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九二冊目次

欒城集五十卷目錄二卷後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
（宋）蘇轍撰　明嘉靖二十年蜀藩朱讓栩刻本　一
欒城應詔集十二卷（宋）蘇轍撰　清影宋鈔本　七二六

欒城集五十卷目錄二卷後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

（宋）蘇轍撰

明嘉靖二十年蜀藩朱讓栩刻本

欒城集五十卷、欒城後集二十四卷、欒城三集十卷、應詔集十二卷、（內府藏本）

宋蘇轍撰。轍有詩傳、已著錄。案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欒城諸集卷目、並與今本相同。惟宋史藝文志稱欒城集八十四卷、應詔集十卷、策論十卷、均陽雜著一卷。焦竑國史經籍志則又於欒城集外別出黃門集七十卷。均與晁陳二家所紀不合。今考欒城集及後集三集共得八十四卷。宋志蓋統舉言之。策論當即應詔集、而誤以十二卷爲十卷、又複出其目。惟均陽雜著未見其書、或後人掇拾遺文、別爲編次、而今佚之歟。至竑所載黃門集、宋以來悉不著錄。疑即欒城集之別名、竑不知而重載之。宋志荒謬、焦志尤多舛駁、均不足據。要當以晁陳二氏見聞最近者爲準也。其正集乃爲尚書右丞時所輯、皆元祐以前之作。後集則自元祐九年至崇寧四年所作。三集則自崇寧五年至政和元年所作。應詔集則所集策論及應試諸作。轍之孫籀撰欒城遺言、於平日論文大旨敘錄甚詳、而亦頗及其篇目。如紀辯才塔碑、則云見欒城後集。於馬知節文集跋生日漁家傲詞諸篇之不在集中者、則並爲全錄其文、以拾遺補闕。蓋集爲轍所手定、與東坡諸集出自他人裒輯者不同。故自宋以來、原本相傳、未有妄爲附益者。特近時重刻甚稀。此本爲明代舊刊、尚少譌闕。陸游老學菴筆記稱、轍在績溪贈同官詩、有歸報仇梅省文字、麥苗含穟欲蠶眠句、譏均州刻本輒改作仇香之非。今此仍作仇梅、則所據猶宋時善本矣。

欒城集序目錄

物之顯晦各有其時故荆山之玉俟卞和而始獻豐城之劍待雷煥而始出葢車之驥須伯樂而始重况文章為天地間至寶弗遇其人則空歷年所湮没無聞曾謂顯晦不有時乎有宋文運弘開五星再聚故三蘇並出於眉山若文定者天性高明資禀渾厚既有父文安以

為之師又有兄文忠以為之友故其文章遂成大家議者謂其汪洋澹泊深醇温粹似其為人文忠亦嘗稱之以為實勝於己信不誣也夫何老泉東坡全集盛行獨公所著雖附三蘇集而采輯未備雖有頴濱集而脫誤實多君子未嘗不三歎焉王溪家有欒城集善本謀諸石川以公眉人也故托合川欲刻之眉州合川能以是書為已任謀諸藩臬謂公蜀産也故命有司欲刻之蜀省

蜀王殿下聞之毅然曰文定三蜀之豪傑也其文章三蜀之精華也孫忝主蜀可諉之他人乎於是令高長史鵬舒教授文明校正鋟梓以廣其傳噫文定之文固無終晦之理然匪王溪則夜光韞於石匪石川合川則龍精沉於獄匪

蜀殿下則騄駬緑耳混於駑駘款段又烏能有今日之顯哉王溪乃張公名潮吏部左侍郎四川内江人石川乃張子名袞通政司右叅議直隷崑山人合川乃王子名珩巡按四川監察御史直隷交河人

蜀殿下則號遹庵實我

太祖高皇帝七葉孫其樂善好古率多類此

云

嘉靖二十年歲在辛丑五月吉日儀封

劉大謨書

欒城集序

余庚子被

余按蜀數月得吾師王溪公所錄欒城集八

十四卷通政張子石川亦以書道公意

謂文定眉之文英其所為文與詩宜刻

於眉庠先賢精華不至淪沒此公意也

是時適秋試士未暇付之有司既而撤

闈又聞

蜀王殿下素被服禮義學閑詩書常於寒

士為忘勢之交尤好蓄古今書籍廼與

巡撫東阜公以其集詢之

王王大悅謂三蘇西蜀豪傑宋興文運之

盛以文鳴于世與歐陽公並稱者蘇之

外無聞焉文定之文與詩又素稱中雅

不事艷麗今幸得覩其全集即命付諸

録不必眉也俾令長史高鵬與教授等

官司其事余時亦以地方少歉南歷嘉眉公暇即詣蘇祠訪其遺跡亦以夙仰其風也有指其池以相告者曰此東坡所濬蓮池即其讀書處也近有生徒刻荷爲暁樹以稻其人夜夢三蘇公令人笞之既而司道來謁詰之得其狀怒而重責之禁不得再藝衆皆異之謂東坡之精靈未泯也有指其樹以相告者曰

此者老泉手所植榆也大數十圍中枯有罅可容數人牧童往往攀入戲蹂近以塵飛雨注罅漸以合而枝葉復生衆皆異之謂老泉之精靈未泯也嗚乎池開于東坡樹植于老泉數百年之後猶能使盜者被譴枯者起榮況其所爲文與詩發乎性情會乎神景才思精蘊盡在于斯使其論沒不傳於世彼文定者

其在天之靈又當何如也邪或又曰眉舊有三蘇集廼前大巡朱雨崖擻其州守所刻也謂三蘇眉人而眉無集刻亦所以重其里也但板已昏漶而詩體未備終爲缺典也然則今日斯集之刻是又不但補蘇集之未備而文定公數百年才思所發得以流布天下垂諸不朽其視東坡之蓮老泉之榆木木花草一

物之微尚克永世者豈可同年語邪歸成都適集刻告成因以所聞者爲

王言之

王喜其說謂此正不忘先賢遺澤之意也

遂書以爲序

嘉靖辛丑夏五月巡按四川監察御史

前翰林吉士交河王𡵉序

欒城集凡例總目

一文定謚議共七葉原本在三卷目錄之後今冠諸目錄之前以謚議重自朝廷而三集亦公生前事也

一欒城三集目錄舊總一冊今惟前集附謚議後而後集三集俱附各集前蓋以類相從且便閱也

一詩類同題各出除同卷相去不遠者歸併餘仍因之如九日九首散見於後集三集凡三出之類意亦隨年逝書云爾

一廟號舊本每空二字今一直書下時非宋也

一欒城集舊五十卷今并目錄總九百七十二葉

一欒城後集舊二十四卷今并目錄總三百四十三葉

一欒城三集舊十卷今并目錄總一百零九葉

凡例總目畢

蘇文定公謚議

承淳熙三年七月十三日

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吏部狀准禮部關准都省批下故門下侍郎蘇轍定謚事今具下項一准禮部關承淳熙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勅試禮部尚書兼侍讀兼給事中兼吏部尚書趙雄劄子奏臣竊詳

國朝故實名臣既歿而不乞謚者往往因臣寮建請特賜徽稱故楊徽之之謚文莊宋綬寔請之宋祁之謚景文張方平寔請之張方平之謚文定蘇轍寔請之凡以尚實報功昭示無極

聖王之所以寵綏臣子者於是至矣臣伏見故門下侍郎蘇轍初以制舉對策受知

仁宗乍起草萊而敷亮切直之聲固已震耀天下晚乃歷踐臺省遂躋政途其絕學長才嘉言讜論與夫進退終始大節天下公論可考不誣而寥寥數十年易名之恩未加在於　盛明之朝綜覈之政誠爲闕典況自頃歲

陛下加惠蘇軾　賜謚文忠　德音流行天下傳誦轍之平生梗槩與軾畧同而宦達過之臣愚欲望

聖明依軾近例特與蘇轍賜謚以示褒勸臣謬司拜

禮職所當言況有宋紱張方平建請故事則區區僭越之罪或可塗於 裁赦也取 進止三省同奉
聖旨依令禮部太常寺擬定申尚書省續准淳熙三年四月十五日 勅三省同奉
聖旨今後王公及職事三品以上法應得謚并勲德節義聲實彰著不以官品特命謚者並先經有司議定申中書門下省具奏取 旨依舊制更不命詞止備坐所議給告吏部牒本家照會禮部太常寺今擬定謚曰文定道德博聞曰文安民大慮曰定并承議郎行太常博士章謙撰到謚議一本頭連在前伏乞

朝廷詳酌指揮施行申都省後批禮部太常寺申擬定蘇轍賜謚五月二十三日送禮吏部照應淳熙三年四月十五日已降指揮施行一檢准淳熙三年四月十五日 勅三省同奉
聖旨今後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法應得謚并勲德節義聲實彰著不以官品特命謚者並先經有司議定申中書門下省具奏取 旨依舊制更不命詞止備坐所議給告吏部牒本家照會一尋行下太常寺擬謚去後據太常寺申繳到承議郎行太常博士章謙撰議曰門下蘇公歿逾六十年矣

天子始從其鄉人大宗伯之請 詔禮部奉常同議命謚謹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安民大慮曰定請以是易公名惟公挺生西蜀毓秀山川大材最高資稟實厚而又有父文安先生為之師有兄文忠公為之師友蓋其所學所行皆本原乎家傳而文章事業卓乎可敬而仰也嗚呼公為元祐名臣行事在國史聲名在天下人其誰不知之宜不待歷數以合文定之謚者請粗陳其畧觀公少年擢兩科與其父兄俱以文名世而公之文汪洋澹泊深醇溫粹似其為人文忠嘗稱之以為實勝己其所為詩騷銘頌書記論譔

與天代言之作率大過人蓋流傳於人間散落於夷狄者不知其幾而所謂愛重其文則一也嘗傳詩春秋訓釋先儒之未達又注老子深窮道德之旨而發明佛老之相類其後作古史所論益廣以刪補子長雜亂殘闕之失書成撫之而歎自謂得聖賢處身臨事之微意末後論著歷代大抵以考古今成敗得失為要不務空言此其道德博聞之淵源者如是可不謂文乎 本朝至
仁皇世可謂極盛公對制策方切切然以海內窮困生民愁苦為憂雖賈誼痛哭流涕之書不過也青苗

八使擾民之事其施行甚明公與王介甫陳勝叔辯
爭之尤力及元祐新政公居言路首陳
神宗變法本欲利民爲社稷長久之計而民力顧因
之以凋獘者其原皆起於大臣蔽塞聰明之所爲由
是蔡呂之徒竟皆貶竄然新政既罕事勢一定大臣
乃有微引用熙豐舊臣爲自全計者公手疏千餘言
極論君子小人之不可並處而爭小人必勝非　朝
廷安靜之福蓋是時公之所爭議大者唯黃河西邊
二事次則差顧役法也深知黨臣之擬捏在位者幸
四弊之不去以藉口而已故又爲之論奏願詔大臣

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脩法爲安民靜國
之術民心既得異議自消至論詩賦經義之兼行未
可遽合祭天地之禮所當復三司利權之不可分皆
反覆精詳未嘗不以謀國體便人情爲慮也此其安
民大慮之深遠者如是可不謂定乎自後世去古既
遠好文之士修辭相高連篇累牘不出風雲月露之
狀而體益以靡文則文矣非所謂道德博聞之文也
清談之士高論性命視天下利害忽然不屑以動心
殆若木偶人者定則定矣非所謂安民大慮之定也
而公則異於是信其有功於治道而有德於生民文

定之謚今合以謚公議者又何辭爲謹議一請本部
郎中覆謚去後承承議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
考功郎官何萬覆謚議曰是非待謚而後定謚於往
者重也數十年之後是非既定命謚以寵之謚之美
惡以助勸沮謚於來者亦重也夫位足以經世要有
其學才足以救時要有其心無其學未發而所到可
知已無其心禍福利害皆足以移之翛然異於是蓋
寡也思其人可無以示勸哉故門下侍郎蘇公轍闕
不作謚適臣以爲請有　詔禮部太常其同定之重
是議也按謚法文之義十有八道德博聞莫如公優

定之義有九安民大慮莫如公稱乃請謚文定上其
議考功豈非謂其有經世之學有救時之心於公無
愧歟公索深綜微得之於天齊直茹醇無待乎外上
窮遂古下至其時廢興治亂得失成敗之所以然皆
貫穿出入如身歷目睹少而對策有愛君之言已乃
上書陳治安之說晚年黜不用於是傳詩春秋老子
作古史載之空辭平生之所欲爲與老而不得卒其
所爲者可以槩見要其歸在於治國平天下遡其學
本末可考也初王荊公之以執政領三司條例也公
爲其屬不爲屈歷疏其不便謝去元祐初既爲諫官

取前日所爲獘與其人悉奏論之然司馬溫公爲相欲盡變顧役法文潞公繼之又欲回河流於東二公清德重望最知公者公亦不以爲便盖進退得喪好惡愁德一不以晋胷中而視百姓有繫此以重困失職則怨焉若無以安也爲侍從不𣏌辨一職以塞責而止以爲

天子所使以論思天下事當無不言凡冬溫大旱水潦陰雪必建言其政有闕失某事當罷行有罪而不誅幾人無功而受賞又有幾賞責巳當求言以開廣

上意及在政府日至

上前與宰相爭用人邪正邊議曲直與行事當否退而批語有不如奏對吏辯詰雖休謁出而見所舉或未善必追論之未嘗曰事不出于我非吾咎不顧也勢移事異猶齗齗論治道至讁逐不悔此其心豈擇所趨避委時於危不救者是以九年之間朝廷尊公路闕忠賢相望貴倖斂跡邊陲綏靖百姓休息君子謂公之力爲多焉信也自公之貶紹聖以權臣用事崇觀以姦臣執柄皆公昔所累疏數言不足倚以事者使公不去其言用寧有後日之禍公之去天也然公身雖肴道愈高籍雖錮於黨人天下愈推爲正臣鉅德渡江之後旌録有　詔令距公死又六十有五年矣猶　詔易名以褒之俾爾士大夫遠實鶩虛貪近忘遠知苟榮於一日不顧遺臭於後世者觀公遭廻困躓顧不若鄉世好以爲身圖者之安然而此等泯泯就盡餘累汗逮孫子而公休澤顯聞乃垂懿無窮是則名節苟全爵禄不足驕公議終在邪說不能勝其亦庶幾知勸也夫文定二名豐約惟允請如博士議謹議今來本官合出告伏候　指揮七月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

樂城集目錄
第一卷
詩五十二首
郭綸
初發嘉州
過宜賓見夷中亂山
夜泊牛口
戎州
舟中聽琴
泊南井口期任遵聖

江上早起
江上看山
山胡
白鷺
屈原塔
嚴顏碑
竹枝歌
望夫臺
八陣磧
灩澦堆
入峽
巫山廟
巫山廟烏
昭君村
三遊洞
寄題清溪寺
息壤
荊門惠泉
答荊門張都官維見和惠泉
浰陽早發

襄陽古樂府二首 野鷹來 襄陽樂
雙鳧觀
懷黽池寄子瞻兄
辛丑除日寄子瞻
次韻子瞻減降諸縣囚徒事畢登覽
次韻子瞻太白山下早行題崇壽院
次韻子瞻延生觀後山上小堂
次韻子瞻題仙遊潭中興寺
石鼻城
磻溪石

郿塢
樓觀
次韻子瞻秋雪見寄二首
次韻子瞻聞不赴商幕三首
次韻子瞻病中大雪
次韻子瞻記歲莫鄉俗三首（餽歲 別歲 守歲）
記歲首鄉俗寄子瞻二首（蠶市 踏青）
子瞻寄示岐陽十五碑

第二卷

詩六十九首

畫文殊普賢
聞子瞻重遊南山
子瞻見許驪山澄泥硯
寒食前一日寄子瞻
大人久廢彈琴比借人雷琴以記舊曲十得
三四率尔拜呈
聞子瞻習射
種菜
次韻子瞻題薛周逸老亭
次韻子瞻題長安王氏中隱堂五首
和子瞻鳳翔八觀八首（石鼓 詛楚文 王維吳道子畫 楊惠之塑維摩像 東湖 真興寺閣 李氏園 秦穆公墓）
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谿堂讀書
次韻子瞻麻田青峯寺下院翠麓亭
次韻子瞻宿南山蟠龍寺
賦園中所有十首
和子瞻記夢二首
次韻子瞻題岐山周公廟
次韻子瞻題扶風道中天花寺小亭
次韻子瞻南溪避世堂

和子瞻三遊南山九首（樓觀 五郡 傳經臺 大秦寺 仙遊潭五首）
和子瞻調水符
次韻子瞻招隱亭
次韻子瞻凌虛臺
次韻子瞻竹鼺
次韻子瞻渼陂魚
和子瞻讀道藏
次韻子瞻南溪微雪
和子瞻司竹監燒葦園因獵園下

木山引水二首
興州新開古東池
子瞻喜雨亭北隋仁壽宮中怪石
用林姝韻賦雪
送張唐英監閬州稅
送張師道楊壽祺二同年
送家定國同年赴永康掾
送覇州司理翟曼
送道士楊見素南遊
利路提刑亡伯郎中挽詞二首

亡伯母同安縣君楊氏挽詞

第三卷

詩七十五首
北京送孫曼叔屯田權三司開拆司
和強至太傅小飲
和強君尾亭
中秋夜八絕
次韻王君貺尚書會六同年
王公生日
次韻姚孝孫判官見還岐梁唱和詩集

次韻王臨太傅馬上
次韻王君北都偶成三首
次韻沈立少卿白鹿
送陳安期都官出城馬上
登上水關
寒食贈遊壓沙諸君
明日安厚卿強幾聖復召飲醉次前韻
次韻柳子玉郎中見寄
秀州僧本瑩淨照堂
京師送王頤殿丞

石蒼舒醉墨堂
遊淨因院寄璉禪師
送柳子玉
送蘇公佐修撰知梓州
送任師中通判黃州
南窗
次韻楊褒直講攬鏡
送錢婺州純老
次韻柳子玉見贈
次韻任遵聖見寄

次韻劉貢甫學士畫松石圖歌
送頓起及第還蔡州
初到陳州二首
柳湖感物
柳湖久無水悵然成詠
次韻孫戶曹朴柳湖
贈李簡夫司封
次贈李簡夫秋園
題李簡夫葆光亭
次韻李簡夫因病不出

張安道尚書生日
送劉道原學士歸南康
題滑州畫舫齋贈李公擇學士
送王恪郎中知襄州
和張安道讀杜集
送張公安道南都留臺
傅欽之學士濟源草堂
文與可學士墨君堂
故成都尹陸介夫挽詞
次韻柳子玉謫官壽春舟過宛丘見寄二首

次韻子瞻潁州留別二首
陪歐陽少師永叔燕潁州西湖
歐陽公所蓄石屏
次韻子瞻初出潁口見淮山
次韻子瞻壽州城東龍潭
和子瞻渦口遇風
和子瞻濠州七絕
塗山 彭祖廟 逍遙堂 觀魚臺 虞姬墓 四望亭 浮山洞
和子瞻泗州僧伽塔
次韻子瞻發洪澤遇大風却還宿

次韻子瞻記十月十六日所見

第四卷

詩七十四首

次韻子瞻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為韻
劉貢甫 孫巨源 劉莘老
和子瞻金山
和子瞻焦山
次韻子瞻遊甘露寺
李簡夫挽詞二首
次韻子瞻初到杭州見寄二絕

和郲子玉地爐
和郲子玉紙帳
次韻子瞻遊孤山訪惠懃惠思
宛丘二詠
贈提刑賈司門
同陳述古舍人觀芍藥
次韻子瞻見寄
趙少師自南都訪歐陽少師於潁州留西湖
久之作詩獻歐陽公
次韻子瞻望湖樓上五絕

和郲子玉共城新開御河過所居牆下
歐陽太師挽詞三首
賦黃鶴樓贈李公擇
次韻子瞻餘杭法喜寺綠野亭懷吳興太守
孫莘老
和子瞻宿臨安淨土寺
和子瞻自淨土步至公臣寺
次韻子瞻遊徑山
次韻子瞻自徑山回宿湖上
次韻子瞻題孫莘老墨妙亭

熙寧壬子八月於洛陽妙覺寺考試舉人及
還道出嵩少之間至許昌共得大小詩二
十六首
洛陽試院樓上新晴五絕
和頓主簿起見贈二首
將出洛城過廣愛寺見三學演師觀楊惠之
塑寶山朱瑤畫文殊普賢爲賦一首
登封道中三絕 緱山祠 轘轅道 少林寺 磨頻起
登嵩山十首 石徑 劉心泉 玉女窓 峯頂寺 擣衣石 登封壇
法華嵓 啓母石 將軍柏 吳道子畫四真君

過韓許州石淙莊
過登封閻氏園
許州留別頓主簿
次韻子瞻登望海樓五絕
和子瞻監試舉人
和子瞻煎茶
次韻子瞻對月見憶并簡崔度
和子瞻開湯村運鹽河雨中督役
次韻子瞻雨中督役夜宿水陸寺二首
次韻子瞻將之吳興贈孫莘老

和子瞻畫魚歌

第五卷

詩六十六首

次韻子瞻吳中田婦歎

次韻子瞻遊道場山何山

癸丑二月重到汝陰寄子瞻二首

次韻子瞻二月十日雪

和子瞻題風水洞

次韻子瞻新城道中

次韻子瞻山村五絶

次韻子瞻遊富陽普照寺

次韻子瞻自普照入山獨遊二庵

次韻子瞻與蘇世美同年夜飲

次韻子瞻病中遊虎跑泉僧舍二首

和子瞻東陽水樂亭歌

次韻子瞻有美堂夜歸

次韻子瞻祈雨

次韻子瞻再遊徑山

王仲儀尚書挽詞

次韻范景仁侍郎移竹

寄題蒲傳正學士閬中藏書閣

自陳適齊戲題

送董揚休比部知真州

送排保甲陳祐甫

送韓祗嚴戶曹得替省親成都

和孔教授武仲濟南四詠 環波亭 北渚亭 鵲山亭 檻泉亭

踏藕

和李誠之待制燕別西湖

送李誠之知瀛州

西湖二詠 觀捕魚 食雞頭

次韻孫推官朴見寄二首

送張正彥法曹

送齊州簽判俞退翁致仕還湖州

和齊州教授顏起九日見寄

題徐正權秀才城西溪亭

和子瞻喜虎兒生

次韻子瞻病中贈提刑段繹

次韻子瞻賦雪二首

次韻韓宗弼太祝送遊太山

次韻劉敏殿丞送春
次韻趙至節推首夏
次韻李昭叙供備燕別湖亭
送李昭叙移黎陽都監歸洛省親
遊太山四首 初入南山 靈岩寺 四禪寺 嶽下
寄孫朴
送王璋長官赴真定孫和甫辟書
和韓宗弼暴雨
舜泉復發
次韻徐正權謝示閔子廟記及惠紙

張文裕侍郎挽詞
東方書生行
送韓宗弼
送劉長清敏
汝尚將歸吳興齊州記室蘇子由辱詩為送因逐韻謝之云
第六卷
詩一百首
題張安道樂全堂
和鮮于子駿益昌官舍八詠 桐軒 [illegible] 竹軒 [illegible]
山齋 會景亭 閑燕亭 宜春亭
次韻分司南京李誠之待制求酒二首
送施歷城 歸常州
施君既去復以事戲贈
和文與可洋州園亭三十詠 湖橋 竹塢 橫湖 荻蒲 書軒 蓼嶼 冰池 望雲樓 天漢臺 吏隱亭 待月臺 霜筠亭 二樂榭 無言亭 靈泉亭 露香亭 涵虛亭 禊亭 溪光亭 菡萏軒 過溪亭 荼蘼洞 披錦亭 篔簹谷 寒蘆港 金橙徑 野人廬 南園 此君庵 北園
次韻吳興李行中秀才見寄并求醉眠亭詩

二首
和子瞻玉盤盂二首
寄題密州新作快哉亭二首
贈馬正卿秀才
答文與可十首
次韻李公擇寄子瞻
次韻李公擇以惠泉答章子厚新茶二首
和李公擇赴歷下道中雜詠十二首
泛清河
將至桃園阻淺且風不得進

桃園阻淺將易小舟一夜水大至復乘便
風頃刻百里
下邳黃石公廟
宿遷項羽廟
呂梁
梁山泊
梁山泊見荷花憶吳興五絕
次韻李公擇九日見約以疾不赴
喜雪呈李公擇
次韻范郎中仲之詠雪
次韻李公朝著作見贈二首
惠穆呂公挽詞二首
次韻蔣夔寒夜見過
次韻王鞏廷評招飲
雪中會孫洙舍人飲王氏西堂戲成三絕
雪中呈范景仁侍郎
次韻景仁丙辰除夜
次韻景仁招宋溫之職方小飲
次韻景仁飲宋溫之南軒二首
次韻景仁正月十二日訪吳縝寺丞二絕

柳子玉郎中挽詞二首
贈淨因臻長老
次前韻答景仁
遊城西集慶園
遊景仁東園

第七卷

詩五十六首

次韻子瞻送范景仁遊嵩洛
送蔣夔赴代州教授
次韻宿州教授劉涇見贈
徐州送江少卿
次韻子瞻寄眉守黎希聲
和李邦直學士沂山祈雨有應
陪子瞻遊百步洪
李邦直見邀終日對臥南城亭上二首
次韻邦直見答二首
再次前韻四首
雨中陪子瞻同顏復長官送梁燾學士舟行
歸汶上
同子瞻泛汴泗得魚酒二詠

明日復賦
贈吳子野道人
李邦直出巡青州余不久將赴南都比歸不
及見矣作詩贈別
司馬君實端明獨樂園
送顏復赴闕
王詵都尉寶繪堂詞
逍遙堂會宿二首
過張天驥山人郊居
魏佛貍歌

雜興二首
贈致仕王景純寺丞
初發彭城有感寄子瞻
次韻子瞻見寄
將至南京寄王鞏
次韻王鞏見贈
送交代劉莘老
次韻王鞏九日同送劉莘老
次韻王鞏欲徃徐州見子瞻以事不成行
宣徽使張安道生日
章氏郡君挽詞
聞王鞏還京會客劇飲戲贈
次韻王鞏遊北禪
次韻王鞏懷劉莘老
飲餞王鞏
送王鞏兼簡都尉王詵
呂希道少卿松石圖
寄孔仲武
孔君亮郎中新葺闕里西園棄官而歸
寄濟南守李公擇

雪中會飲李倅鈞東軒三絕
張恕寺丞益齋
除夜會飲南湖懷王鞏
次韻張恕戲王鞏
送轉運判官李公恕還朝
第八卷
詩六十八首
寄范丈景仁
次韻王鞏上元見寄三首
謝張安道惠馬

次韻子瞻贈梁交左藏
寒食遊南湖二首
觀大閱
送林子中安厚卿二學士奉使高麗二首
送趙屼秘書還錢塘
馬上見賣芍藥戲贈張厚之二絶
答見和
送呂希道少卿知滁州
次韻張恕春莫
次韻傅宏推官義方亭

次梁交之徐州
次韻王鞏見寄
次韻李逵見贈
次韻秦觀秀才攜李公擇書相訪
送龔鼎臣諫議移守青州二首
送余京同年兄通判嵐州
次韻王鞏見寄
河上莫歸過南湖二絶
送提刑孫頎少卿移湖北轉運
次韻劉涇見寄
城南訪張恕
同李倅鈞訪趙嗣恭晉飲南園晚御先歸
次韻韓運使鮮于侁新堂夜月
送梁交供備知莫州
秋祀高禖二絶
過興教贈劉上人
次韻王鞏代書
次韻南湖清飲二首
次韻偶成
中秋見月寄子瞻

次韻王鞏自詠
次韻王鞏同飲王廷老度支家戲詠
送王鞏之徐州
次韻張恕九日寄子瞻
戲次前韻寄王鞏二首
贈杭僧道潛
張安道生日二首
李鈞壽花堂
次韻子瞻題張公詩卷後
次韻廣州陳繹諫議和陳薦宋敏求二圖龍

二首
次韻王廷老寄子瞻
次韻頓起考試徐沂舉人見寄二首
送李鈞郎中
送文與可知湖州
次韻王鞏見寄
嘉雪呈鮮于子駿三首
次韻文務光秀才遊南湖
子瞻惠雙刀
留守與賓客會開元龍興寺觀燈余有故不

預中夜登南城

第九卷

詩七十首

春日耕者
自柘城還府馬上
次韻子瞻人日獵城西
送鮮于子駿還朝兼簡范景仁
次韻秦觀見寄
次韻道潛見寄
次韻王鞏元日
送將官歐育之徐州
次韻答王鞏
次韻子瞻過淮見寄兼簡孫奕職方三首
次韻王鞏留別
次韻答孔武仲
送傅宋著作歸覲待觀城闕
連雨不出寄張恕
和子瞻自徐移湖將過宋都途中見寄五首
次韻劉貢父登黃樓懷子瞻
再和

陪杜充張恕鴻慶宮避暑
宋城宰韓秉文惠日鑄茶
次前韻
答孔武仲
送吳思道道人歸吳興二絕
次韻答陳之方秘丞
登南城有感示文務光王適秀才
張公生日
次韻答張耒
次王適韻送張耒赴壽安尉二首

次韻張耒見寄
次韻王適兄弟送文務光還陳
次韻張耒（？）
臘雪五首
次韻王適雪晴復雪二首
送呂由庚推官得替還洛中二首
四十一歲歲莫日歌
次韻子瞻繫御史獄賦獄中榆槐竹栢四首
次韻子瞻贈張愨子
過龜山
放鬧二首
次韻王適細魚
高郵別秦觀三首
召伯埭上手野亭
次韻鮮于子駿遊九曲池
揚州五詠 九曲池 平山堂 蜀井 摘星亭 僧伽塔
題杜介供奉熙熙堂
遊金山寄揚州鮮于子駿從事邵光
初至金陵

第十卷

詩九十六首
和孔武仲金陵九詠 白鷺亭 鳳凰臺 覽輝亭 天慶觀 高齋 定林院 此君亭 八功德泉 見江亭
遊鍾山
郭祥正國博醉吟庵
湖陰曲
舟次大雲倉回寄孔武仲
池州蕭丞相樓二首
過九華山
佛池口遇風雨
舟次磁湖以風浪留二首不得進子瞻以詩見寄作二篇答之前篇自賦後篇次韻
黃州陪子瞻遊武昌西山
將還江州子瞻相送至劉郎洑王生家飲別
赤壁懷古
自黃州還江州
江州五詠 射蛟浦 東湖 琵琶亭 浪井 庾樓
不到東西二林
遊廬山山陽七詠 萬杉寺 白鶴觀 三峽石橋 簡寂觀 開先瀑布 漱玉亭 歸宗寺

南康阻風遊東寺
寄題陳憲郎中竹軒
次韻孔武仲到官後見寄
次韻筠守毛維瞻司封觀修城三首
次韻子瞻夜字韻作中秋對月二篇一以贈
　王郎二以寄子瞻
次韻王適食茅栗
過毛國鎮夜飲
次韻毛國鎮趙景仁唱和三首一贈毛一贈
　趙一自詠

再和三首
次韻王適州學新修水閣
次韻毛君九日
次韻毛君感事書懷
次韻毛君見督和詩
次韻毛君山房遣興
和胡教授棨太守策試諸生
和毛君州宅八詠　鳳凰山　披仙亭　方沼亭　翠樾亭　八百洞　東丹井　磨劍池　山房
次韻毛君病中菊未開

雨中宿酒務
次韻毛君經旬不用鞭扑
次韻李撫辰屯田修州門
飲酒過量肺疾復作
衢州趙閱道少師濯纓亭
茶花二首
次韻毛君山房即事十首
再和十首
筠州二詠　牛尾貍　黃雀

第十一卷

詩八十六首
和毛君新葺囷庵船齋
寒雨
積雨二首
戲贈李朝散
戲答
臨江蕭氏家寶堂
和蕭刑察推賀族叔司理登科還鄉四首
次韻吳厚秀才見贈三首
次韻毛君燒松花六絕

陪毛君遊黃仙觀
次韻王適梅花
次韻王適春雪二首
毛君惠溫柑荔枝二絕
次韻王適遊真如寺
次韻王適新燕
官居即事
陪毛君夜遊北園
山礬花口號
次韻馮弋同年

送王適徐州赴舉
遊吳氏園
江州周寺丞泳夷亭
次韻毛君遊陳氏園
江漲
和子瞻鐵拄杖
競渡
登郡譙偶見姜應明司馬醉歸
送姜司馬
寄題趙氾承事戲綵堂

次韻溫守李鈞見寄兼簡毛夫人
次韻洞山克文長老
試院唱酬十一首 戲呈試官呂防 次韻呂君豐城寶氣亭 次韻呂君與善寺靜軒 次前韻戲呈試官
次韻呂君見贈 戲贈進士呈試官
次韻[illegible]三首 戲[illegible]偶作
放榜後毛守見招
送毛滂齋郎
熱貢士
次韻毛君請居探菊
次韻毛君見贈

次韻毛君偶成
孔平仲著作江州官舍小庵
送饒州周沃秀才免解
雪中洞山黃檗二禪師相訪
毛國鎮生日二絕
次韻毛君將歸
送楊騰山人
次韻子瞻與安節夜坐三首
次韻毛君上書求歸未報
次韻毛君絕句

次韻毛君晋別
送毛君致仕還鄉
贈景福順長老二首并叙
次贈孔平仲著作見寄四首
陰晴不定簡唐觀秘校并敎吳二君五首
第十二卷
詩八十九首
雨後遊大愚
送高安羅令審禮
送唐觀

次韻唐觀送姜應明謁新昌杜簿
新種芭蕉
次韻姜應明黃檗山中見寄
次韻黃大臨秀才見寄
次韻李朝散遊洞山二首
簡學中諸生
以窖酒送柳真公
次韻柳見答
披仙亭晚飲
余居高安三年每稜入其出輒過聖壽訪聰
長老謁方子明浴頭笑語移刻而歸歲月
既久作一詩記之
次韻子瞻感舊見寄
次韻和人豐歲
同孔常父作張夫人詩
次煙字韻答黃廷堅
東軒長老二絕
題方子明道人東窗
次前韻
迎寄王適

王度支陶挽詞二首
次韻陳師仲主簿見寄
寄題江涣長老南園茅齋
詠霜二首
次韻吳厚秀才見寄
乾荔枝
次韻王適元日并示曹煥二首
寄梅仙觀楊智遠道士
春雪
贈石臺問長老二絕并叙

和毛國鎮白雲莊五詠 漱泉軒 眺遠臺 中洲堂 濯纓庵
白雲莊偶題
次韻王適落日江上二首
張秀才見寄陋容
同王適曹煥遊清居院步還所居
次韻王適春雨
和子瞻蜜酒歌
次韻講律李司理憲見贈
次韻王適遊陳氏園
答孔平仲二偈

次韻柳真公閑居春日
次韻王適東軒即事三首
送李憲司理還新淦
問黃蘗長老疾
復次煙字韻答黃大臨庭堅見寄二首
次韻子瞻臨臯新葺南堂五絕
次韻王適大水
贈三局能師二絕
臨川陳憲大夫挽詞二首
次韻知郡賈蕃大夫思歸
久不作詩呈王適
喜王肇承事北歸
予初到筠即於酒務庭中種竹四叢杉二本
及今二年二物皆茂秋八月洗竹培杉偶
賦短篇呈同官
和王肇見寄二首
復次韻
孔毅父封君挽詞二首
上高息軒起亭二絕
九月十一日事書

和王適寒夜讀書
和王適新葺小室
病中賈大夫相訪因遊中宮僧舍二首
和王適炙背讀書
同王適賦雪
第十三卷
詩八十六首
除夜
種蘭
上元夜

次韻王適元夜二首
王子立與遲等遊陳家園橋敗幾不成行曉
自酒務往見之明日雨作偶尔成詠
幽蘭花二絶
胡長史祠堂
孫實叟道人
新橋
曾子宣郡太挽詞二首
曾子固舍人挽詞
次韻王適一百五日太平寺看花二絶

又次韻遊小雲居
次韻秦觀梅花
後次前韻答潛師
景福順老夜坐道古人搐鼻語
畫枕屏
次韻王適晉別
次韻子瞻特來高安相別先寄遲适遠却寄
邁迨過遜
次韻子瞻端午日與遲适遠三子出遊
次韻子瞻晉別三首
次韻子瞻行至奉新見寄
贈醫僧鑒清二絶
贈醫僧善正
食菱
晉滯高安四年有餘忽得信聞當除官真揚
間偶成小詩書于壁
洪休上人少年讀書以多病出家居泐潭為
馬祖修塔以三絶句來謁答一首
勉子瞻失幹子二首
偶遊大愚見餘杭明雅照師舊識子瞻能言
西湖舊遊將行賦詩送之

將移績溪令
約洞山文老夜話
將之績溪夢中賦泊舟野步
謝洞山石臺遠來訪別
贈方子明道人
回寄聖壽聰老
乘小舟出筠江二首
寄題孔氏顏樂亭
徐孺亭

滕王閣
次韻道潛南康見寄
車浮 并敘
題都昌清隱禪院
逢章戶掾赴澧州
除夜泊彭蠡湖遇大風雪
正旦夜夢李士寧過我談說神怪久之草草
為具仍以一小詩贈之
舟中風雪五絕
題南康大安宅五老亭

書廬山劉顗宮苑屋壁三絕
再遊廬山三首
汲陽阻風
張嘉祐
效韋蘇州調嘯詞二首
至池州贈陳禺秀才
次韻遲初入宣河
次韻侯宣州利建招致政汪大夫
次韻侯宣城疊嶂樓雙溪閣長篇
初到績溪視事三日出城南謁二祠遊石照
偶成四小詩呈諸同官 汪琲 王翺
石照二首
縣中諸花多交代江君所栽牡丹已過芍藥
方盛偶寄小詩
楊主簿日本扇
次韻答人幽蘭
次韻江法曹山間小酌
官舍小池有鵝鶴遺二小雛二首
次韻答人見寄
次韻答人檻竹

第十四卷
詩八十五首
次韻王荐推官見寄
郭尉愿淳夫以琳上人書詩為示次韻
次韻汪琛監簿見贈
周昉畫美人歌
病中郭尉見訪
病後
復病三首
送琳老還大明山

病退
病後白髮
答琳長老寄幽蘭白术黃精三本二絕
次韻侯宣城題疊嶂樓
初聞得校書郎示同官三絕
績溪二詠 翁雲亭 翠眉亭
辭靈惠廟歸過新興院書其屋壁
郭尉惠古鏡
歙縣歲寒堂
邵武游氏老人三清堂紫芝

神宗皇帝挽詞三首
舟過嚴陵灘將謁祠登臺舟人夜解及明已遠至桐廬望桐君山寺縹緲可愛遂以小舟遊之作二絕
泝潮二首
贈王復處士
張惕山人即昔所謂惠思師也余舊識之於京師忽來相訪茫然不復省徐自言其故戲作二小詩贈之
次韻子瞻送楊傑主客奉詔同高麗僧遊錢塘寄龍井辯才法師三絕
元絳參政挽詞
過王介同年墓
將遊金山寄元長老
元老見訪留坐具而去戲作一絕調之
元老和示小詩自謂非戰之罪復作一絕并坐具還之
子瞻與長老擇師相遇於竹西石塔之間屢以絕句贈之又晉書邀轍同作遂以一絕繼之

高郵贈別杜介供奉
答王定國問疾
和子瞻次孫覺諫議韻題邵伯閘上斗野亭見寄
次韻子瞻題泗州監倉東軒二首
答顏復國博
次韻王定民宣德
河冰
復賦河冰四絕
河冰稍解喜呈王適

河氷復結復次前韻
題南都留守妙峯亭
次韻發運路昌衡淮南見山堂
送戴朝議歸蜀中
後省初成直宿呈子瞻二首
次韻子瞻送陳睦龍圖出守潭州
送千之姪西歸
駕幸親賢宅贈隨駕諸公
次韻子瞻飲道者院池上
答孔平仲惠蕉布二絕

次韻朱光庭司諫喜雨
次韻光庭省中書事
送張恕朝奉南京簽判二首
送賈訥朝奉通判眉州
次韻黃庭堅學士狌毛筆
李誠之待制挽詞二首
司馬溫公挽詞四首
送表弟程之元知楚州
送王震給事知蔡州
送王廷老朝散知虢州

送魯有開中大知洺州次子瞻韻
第十五卷
詩八十五首
送陳侗同年知陝府
次韻李曼朝散得郡西歸留別二首
送程建用宣德西歸
次韻子瞻杜介供奉送魚
次韻子瞻招王鞏朝請晚飲
子瞻與李公麟宣德共畫翠石古木老僧謂之憩寂圖題其後

王君貺宣徽挽詞三首
送杜介歸揚州
次韻子瞻與鄧聖求承旨同直翰苑懷武昌西山舊遊
送楊孟容朝奉西歸
次韻孔武仲學士見贈
送家定國朝奉西歸
次韻劉貢父省上示同會二首
次韻孔武仲三舍人省上
送顧子敦奉使河朔

席上再送
次韻孔文仲舍人酴醾
送錢承制赴廣東都監
次韻曾子開舍人四月一二日扈從二首
再和二首
次韻張昌言給事省中直宿
次韻貢父子開直宿
去年冬轍以起居郎入侍邇英講不逾時遷
中書舍人雖忝冒愈深而瞻望清光與日
俱遠追記當時所見作四絕句呈同省諸

公
次韻張問給事喜雨
次韻宋構朝請歸守彭城
次韻劉貢父西掖種竹
次韻劉貢父省中獨直
得告家居次韻貢父見寄
黃幾道郎中同年挽詞二首
和王定國寄劉貢父
故濮陽太守贈光祿大夫王君正路挽詞二
首

韓幹三馬
書郭熙橫卷
題王生畫三蠶蜻蜓二首
贈寫真李道士
次韻子瞻題郭熙平遠二絕
次韻錢勰待制秋懷
宿滎陽宋氏園
滎陽唐高祖太宗石刻像并叙
次韻劉貢父從駕
次韻劉貢父和韓康公憶其弟持國二首

聞京東有道人號賀郎中者唐人也其徒有
識之者作詩記之
送家安國赴成都教授三絕
送歐陽辯
送韓康公歸許州
三日上辛祈穀除日宿齋戶部右曹元日賦
三絕句寄呈子瞻兄
次韻王欽臣祕監集英殿井
集賢殿考試罷二首
問蔡肇求李公麟畫觀音德雲

五月一日同子瞻轉對
次韻劉貢父題文潞公草書
韓康公挽詩三首
送王宗望郎中赴河東漕
送高士敦赴成都兵鈐
盧鴻草堂圖
秦號夫人走馬圖二絶
韓幹二馬
試制舉人呈同舍諸公二首
次韻張去華院中感懷

送周思道朝議歸守漢州三絶

第十六卷

詩一百二十首

程之元表弟奉使江西次前年送赴楚州韻
戲別
表弟程之邵奉議知泗州
次韻子瞻書黄庭内景卷後贈蹇道士拱辰
次韻子瞻好赤頭
送蓀光蹇師遊廬山
同子瞻次梅聖俞舊韻題鄉舍木山

次韻子瞻送千乘千能
題王詵都尉畫山水橫卷三首
次韻子瞻十一月旦日鎖院賜酒及燭
送周正孺自考功郎中歸守梓潼兼簡呂元鈞三絶
雪中訪王定國感舊
次韻王定國見贈
王子難龍圖挽詞
次韻李秀才來別子瞻仍謝惠馬
呂司空挽詞三首

范蜀公挽詞三首
范百嘉百歲昆仲挽詞二首
安厚卿樞密母夫人詞挽二首
題李公麟山莊圖二十六首
建德館　墨禪堂　華巖堂　雲薌閣
發真塢　薌茅館　瓔珞巖　棲雲室
秘全庵　延華洞　潛元谷　雨花巖
泠泠谷　玉龍峽　觀音巖　垂雲沜
勝金巖　寶華巖
陳彭漈　鵲源
將使契丹九日對酒懷子瞻兄并示坐中
題王詵都尉設色山卷後
次韻子瞻相送使胡

歐陽文忠夫人挽詞二首
歐陽伯和仲純挽詞二首
奉使契丹二十八首
次莫州通判劉涇韻二首　贈知雄州王崇拯二首
贈右番趙侍郎　古北口道中呈同事二首　絕句二首　過楊無敵廟　燕山
趙君偶以微恙乘駝車而行戲贈二絕句　會仙館二絕句　出山　奚君　惠州
神水館寄子瞻兄四絕　木葉山　虜帳　十日南歸馬上口占呈同事　傷足
春日寄內　渡桑乾
送文太師致仕還洛三首
李公麟陽關圖二絕
學士院端午帖子二十七首　皇帝閣六首　太皇太后閣六首　皇太后閣六首　皇太妃閣五首　夫人閣四首
次韻門下劉侍郎直宿寄蘇左丞
次韻張耒學士病中二首
次韻張君病起二首

第十七卷

賦八首
巫山賦
屈原廟賦
缸硯賦　并叙

祭眞興寺樓賦
超然臺賦　并叙
服茯苓賦　并叙
墨竹賦
黃樓賦　并叙

第十八首

辭五首
御風辭
上清辭
楊樂道龍圖哀辭　并叙
劉凝之屯田哀辭　并叙
鮮于子駿諫議哀辭　并叙
詩二首
太白山祈雨詩
舜泉詩　并叙
銘二首
彭城漢祖廟試劍石銘　并叙
鳳味石硯銘　并叙
頌二首
筠州聰禪師得法頌　并序

等軒頌
第十九卷
新論三首 上中下
第二十卷
策問三十五首
殿試武舉策問一首
南省進士策問一首
河南府進士策問三首
私試進士策問二十八首
私試武學策問二首
第二十一卷
書一首
上皇帝書
第二十二卷
書十首
上樞密韓太尉書
上昭文富丞相書
上曾參政書
上兩制諸公書
上劉長安書

徐州答陳師仲書二首
答黃庭堅書
答徐州教授李昭玘書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第二十三卷
記九首
筠州聖祖殿記
齊州閔子祠堂記
上高縣學記
京西北路轉運使題名記
齊州濼源石橋記
光州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筠州聖壽院法堂記
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欒城集目錄下
第二十四卷
記九首
東軒記　武昌九曲亭記
王氏清虛堂記　吳氏浩然堂記
黃州快哉亭記　黃州師中菴記
南康直節堂記　洛陽李氏園池詩記
太子少保趙公詩石記
第二十五卷
墓表銘四首
伯父墓表
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墓志銘
全禪師塔銘　閑禪師碑
傳二首
孟德傳　丐者趙生傳
叙三首
類篇叙
古今家誡叙
洞山文長老語録叙
第二十六卷

祭文一十七首
祭歐陽少師文
祭文與可學士文
祭永嘉郡夫人馬氏文
祭正虢州伯敬文
祭鄧內翰母郡太君文
祭曹演父朝議文
祭范蜀公景仁文
祭忠獻韓公文
祭姪林文
代李公儀諫議祭張文裕侍郎文
代張公安道祭李宥侍郎文
代南京留守祭永嘉郡夫人馬氏文
代張公祭蔡子正資政文
代毛錡州祭土觀文韶文二首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代三省祭門下韓侍郎曾孫文
祝文一十六首
陳州食日禱諸廟文
陳述古舍人辭廟文二首

齋州祈雨雪文二首
徐州漢高帝廟祈晴文
南京祈禱文七首
績溪謁城隍文
謁孔子廟文
祭靈惠汪公文

青辭三首
齋州祈雨青辭
南京祈晴青辭
筠州祈雨青辭

第二十七卷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林希集賢殿修撰知蘇州
楊傑知潤州
陳安期屯田郎中
蔡立知鄂州
盛南仲知衛州
許中正致仕覃恩改朝議大夫
麻璧賓鼎州
胡田知誠州邢浩知欽州

王存磨勘改朝散郎
梁惟簡供備庫使
張璪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知鄭州
趙君錫太常少卿
劉絢太學博士
鄧義叔主客郎中
林旦侍御史權淮南運副
田待問淮南運判可淮南提刑
陳紘可倉部郎中王古可工部郎中
孫升監察御史可殿中侍御史

李常蔡延慶並轉朝議大夫
徐彥孚澶州通判
章惇知揚州
邢恕知汝州
王令圖可都水使者
王荀龍知澶州李孝純知棣州
郭逵自致仕起知潞州
何正臣知梓州
孫覽河北運副除右司郎官
陶世延舅辭舅於順州死邢選吉子吉死於盜各補三班借

職
皇兄令羽磨勘轉遙郡
張輔之入內內侍省磨勘轉內殿承制
范鎮可侍讀太一宮使
吳師仁可越州司法文杭州教授尹才虢州司戶田述古襄州司法蘇晒郊州司戶
叔譚叙右千牛衞將軍
潢磨勘改朝請郎
宋彥國轉內殿崇班再知歸信容城縣城定國轉西頭供奉官再任縣尉

張利一自真定總管移知代州
莊公岳成都提刑蘇泌利州運判
內臣馮景降一官
胡宗哲遂州張太寧漢州
李挺知唐州
崔仝通判延州
王純臣通判岷州
姚兕磨勘轉東上閤門使
丁騭太常博士
常安民大理寺丞

田子諒湖南運判
鄭佶都水監丞陳安民簿
葉康彌知錫州
謝卿材河北轉運使自陝漕徙
蔡卞磨勘朝奉郎
丁恂少府主簿
張構再知豐州
呂大防中書侍郎
劉摯右丞
傅堯俞御史中丞

張端答致仕依前朝奉郎
孟永和轉軍器庫副使燕翰林醫官副使
蔡卞知江寧府
王安禮知揚州
林希知宣州
王舜圭除左班殿直

第二十八卷

西掖告詞六十一
郟亶通判永寧軍
叔攷等三十二人並除右班殿直

王宗孟母封壽昌縣太君
胡宗愈吏部侍郎
顧臨給事中
范子奇司農卿
馬默河東運使
岑象求利州運判何琬江西運判
常安民鴻臚丞
李詵自軍頭司除知沂州
郟亶通判睦州
李琬太醫丞充中嶽廟令

王肇通判揚州
劉奉世起居郎孔文仲起居舍人
胡宗炎將作少監
向宗良知衛州
祁觀除借職
曾肇中書舍人
郝恕知汝州
李周陝西運使
劉淑蘇州胡宗哲宿州
許彥先知隨州

孫諤太學博士
王佺通判荊南
韓玠通判河南
占城國進奉判官蒲霞辛可保順郎將
劉攽中書舍人
曹誦進國知保州
王獻可火山軍李昭叙石州
鄭極江西提刑何琬府界提刑
蔡溫叟度支郎中
吳華江西運判

杜常兵部郎中
榮咨道通判鎮戎軍
錢式三班借職
翰林醫官陳易簡等六人比舊各減三官牽復
李括知洋州
張士澄通判定州
彭次雲吏部郎中
章楶吏部馬琬戶部韓宗古司封吳安憲都官黃景職方郎官

盛僑國子司業
黃庭堅著作佐郎
陳侗直祕閣知梓州
晏知止成都運副叅中梓州運副
游酢太學錄
張舜民監察御史
張績祕書省正字
李執叅司農寺丞
陳烈落致仕州教授
龔原國子監丞

仲葩遙刺
吳淵西頭供奉官俞諤左侍禁
袁謊知博州
閻木太學博士藥廚正
宋寶除承務郎
韓忠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
劉敏知辰州
龐布道復翰林醫學
克勍仲晉並磨勘改正任防禦使
蔡確改知安州

呂公孺知秦州

第二十九卷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仲鸞等六人磨勘防禦使
張之諫知德順軍
寇誦覃恩改朝請大夫
郭時亮通判海州
安宗說知利州
范子奇河北轉運使
吳安持司農少卿崔公度將作少監

王兢湖南提刑
錢暎知真州
王漸知階州郭逵知德順軍
蕭世元石州李昭叙忻州李詵隰州
致仕馬充等以登極恩改承奉郎
燕若濟知東明縣
陳向知楚州
士鐘磨勘轉右監門衛大將軍
黃好謙知濮州
張僑駕部郎中

王瑜京西提刑
康識權發遣鄜州令落權發遣
楊叔儀少府少監守本官致仕
融州歸明楊晟該等改右班殿直
曾肇磨勘改朝散郎
蕃官折師武單恩改西頭供奉官
郭知章知海州江公著通判陳州
黃好謙知潁州
霍唐臣知濠州
晁端彥吏部郎何洵直司勳郎顏復禮部郎

辛雍太常博士韓宗文光祿丞孔平仲太僕
丞
元耆寧館閣校勘換校書郎
梁燾轉朝奉大夫
張淳知長垣縣
李清臣資政殿學士知河陽
張整皇城使廣西鈴轄加遙剌再任以交人
理會地界之故
醫官亢瑞叙權易使
交趾使黎鍾吏外副社英華東頭供奉官

鄧忠臣秘書省正字
成卓降兩官監筠州酒稅
仲淡轉正任防禦使
曹評正任防禦使
熊本降授朝散大夫
張綬湖南提刑
劉當時太僕簿
張宿古尚書省都事出職改朝奉大夫
陳遊古知沂州
周純知虢州朱陽縣

宋子儀大理寺丞
秦晋國安仁保祐夫人張氏特封吳楚國安
仁賢壽夫人
彭汝礪右史
王陟臣右司郎中
王古吏部員外郎
張詢浙憲
陝西移四通判
蔡潜除司農簿
令踈除右千牛衛將軍

張元方權發遣府界提點
周郃通判壽春
魏瑋叙奉議郎熙河機宜
常安民太常博士
豐稷工部員外郎
沈季長少府少監
林英大理少卿

第三十卷

西掖告詞五十九首

姚勔宗正丞

林希湖州周之純宣州沈季長秀州
李傑梓州提刑陳鵬運判
呂陶京西運副上官均北部員外郎
史宗範知涇州
黃慶基鴻臚丞
張峋戶部員外郎錢長卿刑部員外郎
大名府驍武第一指揮都虞候楊政等士人
可並左右侍禁
韓維守本官資政殿學士知鄧州
李士京將作丞余中軍器丞

劉務誠三班奉職
王汲知兖州
馮宗道遙郡刺史
胡田知誠州改爲軍除爲知軍
陳安石知襄州
孫懷用知寧化軍郝逢知岢嵐軍
王愈光祿丞
姚勔秘書丞
蒲宗閔知興元府史宗範知廬州
林顏權知泉州

孔平仲太常博士
西蕃首領溫溪心心牟欽氊二人並除化外
州團練
鄭佾知雄州
孫之敏知雍丘楊瓌寶知咸平
許懋右司郎中
陳軒主客郎中
豐稷殿中侍御史
陳知儉蔡州簽判
向宗旦司農少卿

侯利建京東漕并亮采河東漕
馬城湖北憲
林積知福州
朱服權發遣泉州
林顏知濠州
令畧以率府率講書授通直郎
張宗古知登州
高遵易攺知全州
何琥工部郎中
崔公度知潁州
黃禑知賓州錢師孟知橫州

石景畧可宣德郎
范純禮發運副使
張汝賢右司郎中
韓宗道太府卿朱光庭太常少卿
李之純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
廖正一秘書省正字
劉舜卿加遙郡團練馬軍都虞候
游師雄攺奉議郎陜西運判賜緋
廖正古通判滄州
麗元英鴻臚少卿
張琬知秀州
曾孝序通判莫州
劉言可內殿崇班
張峋戶部員外郎攺戶部郎中
韓緒等六人各轉一官
當官免令征攬哥趙令景覃恩攺官
顧臨再授給事中
孔文仲中書舍人
張頡待制河北都運

第三十一卷
西掖告詞五十一首
太皇太后三代
皇太后三代
皇伯世僑追封奉化郡公
越國賢惠長公主追封大長公主
世綮贈安武軍留後追封信都郡公
唐俛贈梓州錄參
克賢贈奉國軍兩使留後封奉化郡公
士觀贈左領軍衛將軍

安燾三代妻
李清臣三代妻
范純仁三代
中丞劉摯父

第三十二卷

西掖告詞四十九
苗貴妃三代
文臣升朝封父母妻
文臣升朝追封父母妻
范鎮父

鮮于侁父
陳曼父閎以赦封承務郎
錢勰父母
李璋三代
王堅父
曾布父
蔡確父母
秦晉國安仁保佑夫人張氏祖祖母父母
世釆母李氏安康郡太君世智母何氏永昌
郡太君

李端愿父母
張方平祖弁父
富紹庭母
蔡厭父挺贈開府儀同三司
劉邠母
奉議郎任斯年祖母黃氏封永壽君
張琬父昪追封韓公
安燾知樞密院贈三代
王汝舟祖母胡氏封嘉興縣太君
皇兄令攉等所生母贈縣太君

富弼贈太師
劉沆追封秦國公
盧政贈司空
王存妻胡氏齊安郡夫人
楊王第三女封安定郡主

第三十三卷

北門書詔五十四首
麻制一十三首
除苗授保康軍節度知潞州制
除劉昌祚武康軍節度殿前副都指揮使制

明堂呂大防加恩制
皇伯祖宗暉加恩制
皇叔祖宗祐加恩制
皇叔祖宗楚加恩制
皇弟徽宗加恩制
皇弟似加恩制
皇弟偲加恩制
劉昌祚加恩制
馮京加恩制
除文彥博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制

除馮京彰德軍節度使制
詔敕四十一首
尚書左丞韓忠彥免弟嘉彥尚主不許不允
詔二首
門下侍郎孫固乞致仕不允仍給寬假詔
韓忠彥乞外任不許不允詔二首
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趙君錫免刑部侍郎不允詔
呂公孺免戶部尚書不允詔
太皇太后明堂禮成罷賀賜門下手詔

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不允詔二首
文彥博致仕再免兩鎮不許不允詔二首
文彥博三免兩鎮不許不允詔二首
文彥博免兩鎮許允詔二首
河東官吏軍民示諭敕書
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韓忠彥免同知樞密院不允詔
蘇頌免尚書左丞不許不允詔二首
蘇頌再免左丞不許不允詔二首
知樞密院孫固乞避親不允詔

周尹進與節龍無量壽佛敕書
范百祿免侍讀不允詔
趙君錫免吏部侍郎不允詔
文彥博免孫男康世章服不允詔
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宰相呂防等為旱乞退不允詔
太皇太后以旱賜門下詔
皇帝以旱賜門下詔
鄧溫伯免翰林承旨不許不允詔二首
呂大防等再為旱乞退不允詔

彰德軍官吏軍民示諭敕書
馮京免彰德軍節鉞不許不允詔二首
文彦博免致仕合得五人恩澤詔
范百祿免翰學士不允詔
第三十四卷
北門書詔祈祝九十首
批答四十四首
門下侍郎孫固乞致仕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劉昌祚免殿前副都指揮使不許不允批答
二首

文彦博乞致仕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呂大防免明堂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皇伯祖宗暉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皇叔祖宗祐宗楚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
首
皇弟佶似偲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劉昌祚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中書侍郎劉摯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尚書右丞許將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文彦博致仕免兩鎮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韓忠彦免同知樞密院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蘇頌免尚書左丞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呂大防等乞御正殿復常膳不許不允批答
二首
第二表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第三表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第四表許允批答二首
書九首
皇帝明堂宿齋第一次問太皇太后聖體答
書

皇太后答書
皇太妃答書
第二次太皇太后書
皇太后答書
皇太妃答書
皇帝謝禮畢太皇太后答書
皇太后答書
皇太妃答書
祝文一十二首
北京南開二股河祭瀆星辰祝文

景靈宮安鐵本寨祝文
後苑祈晴祝文
太廟整漏奏告宣祖皇帝祝文
後苑粉壇祈雨祝文
五岳四瀆祈雨祝文
謝雨祝文
鳳翔府太平宮修殿告遷太宗神御祝文
奏告五星祈雨祝文
天地社稷宗廟謝雨祝文
神廟寺觀謝雨祝文
嶽瀆謝雨祝文

青詞一十二
福寧殿開啓明堂預告道場青詞
罷散青詞
北京南開二股河道場青詞
中太一宮祈晴青詞
明堂禮畢福寧殿道場青詞
罷散青詞
景靈宮預告雅飾聖祖青詞
裝飾聖祖御容青詞

雅飾了畢開啓奉安聖祖真容道場青詞
西嶽謝雨青詞
中太一宮祈雨青詞二首
朱表七首
福寧殿罷散明堂預告道場朱表
北京開二股河罷散日道場朱表
明堂禮畢福寧殿罷散道場朱表
景靈宮奏告雅飾聖祖罷散道場朱表
景靈宮奉安聖祖真宗御容罷散道場朱表
西嶽罷散謝雨道場朱表
諸宮觀罷散謝雨道場朱表

表五首
泥飾諸陵神臺奏告表
泥飾永裕陵神臺等奏告表
明堂禮畢內中奏謝諸佛表
露香表
永裕陵添修屋宇奏告表
第三十五卷
論時事狀三首書二表
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　奏乞外任狀附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畫一狀附
第三十六卷
右司諫論時事七首
論臺諫封事留中不行狀
乆旱乞放民間積欠狀
論罷免役錢行差役法狀
論蜀茶五害狀
乞更支役錢顧人一年候修完役法狀
乞招河北保甲充軍以消盜賊狀

論差役五事狀
第三十七卷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六首
乞賑救淮南飢民狀
乞廢忻州馬城鹽池狀
再乞放積欠狀
論發運司以糶糴米代諸路上供狀
乞給還京西水櫃所占民田狀
論三省事多留滯狀
言科場事狀
乞招畿縣保甲充軍狀
乞令戶部役法所會議狀
乞禁軍日一教狀
乞差官與黃廉同體量蜀茶狀
乞以發運司米救淮南飢民狀
論明堂神位狀
乞借常平錢買上供及諸州軍糧狀
再乞差官同黃廉體量茶法狀
再言役法劄子
第三十八卷

左司諫論時事一十二首
論青苗狀
三論差役事狀
論蘭州等地狀
再論蘭州等地狀
論京畿保甲冬教等事狀
論西邊警備狀
再論青苗狀
乞放市易欠錢狀
言淮南水潦狀

三乞罷青苗狀
申三省請罷青苗狀
請罷右職縣尉狀
第三十九卷
右司諫論時事五首
論戶部乞收諸路帳狀
言責降官不當帶觀察團練狀
再論京西水櫃狀
乞復選人選限狀
論諸路役法候齊足施行狀

中書舍人論時事一首
申本省論處置川茶未當狀
戶部侍郎論時事二首　一云中書舍人時上
因旱乞許羣臣面對言事劄子
論西事狀
第四十卷
戶部侍郎論時事六首
論陰雪劄子
轉對狀
請戶部復三司諸案劄子

論開孫村河劄子
再論回河劄子
三論回河劄子
第四十一卷
戶部侍郎論時事三首
乞裁損浮費劄子
再論裁損浮費劄子
論侯偁少欠酒課以抵當子利充填劄子
翰林學士論時事八首
論黃河必非東決劄子

乞罷修河劄子
北使還論北邊事劄子五
一論北朝所見於朝廷不便事
二論北朝政事大畧
三乞罷人從內親從官
四乞廣行差常用大車
五乞立差爲及驗日限
為旱乞罷五月朔朝會劄子
第四十二卷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七首
乞舉御史劄子
乞罷熙河修質孤勝如等寨劄子

乞分別邪正劄子
論執政生事劄子
論言事不當乞明行黜降劄子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再論熙河邊事劄子
第四十三卷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九首
再論舉臺官劄子
三論熙河邊事劄子
三論分別邪正劄子

四論熙河邊事劄子
論吏額不便二事劄子
乞差官權戶部劄子
三論舉臺官劄子
論堂除太寬劄子
論前後處置夏國乖方劄子
第四十四卷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五首
論所言不行劄子
論渠陽蠻事劄子

乞令兩制共論納后禮劄子
再言渠陽邊事劄子
論衙前及諸役人不便劄子
第四十五卷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一十二首
乞再舉臺官狀
乞改舉臺官法劄子
論用臺諫劄子
乞罷修河司劄子
再乞責降李偉劄子

三論渠陽邊事劄子
乞定差管軍臣僚劄子
乞裁損待高麗事件劄子
論張頡不可用劄子
奏乞禁止高麗下節出入劄子
催行役法劄子
再催行役法劄子
第四十六卷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六首
論邊防軍政斷案宜令三省樞密院同進呈

劄子
論禁宮酒劄子
論多溫無氷劄子
論顧河夫不便劄子
論西邊商量地界劄子
論黃河東流劄子
第四十七卷
中書舍人撰兩府請賀謝表狀一十首
請太皇太后受冊表
賀擒鬼章表

謝入侍早出狀二首
謝坤成齋筵狀二首
謝講徹論語賜燕狀二首
賀雪御筵謝狀三首
編神宗御集奏請表狀二首
乞御製集叙狀
進御集表
雜論薦書狀劄子八首
為兄軾下獄上書
乞牽復英州別駕鄭俠狀

乞擢任劉攽狀
乞推恩故知陳州鮮于侁子孫狀
薦呂陶吳安詩劄子
薦林旦劄子
乞優卹滕元發家劄子
薦王鞏劄子
雜辭免恩命表狀劄子一十六首
辭起居郎狀二首
免修條支賜劄子二首
辭召試中書舍人狀二首

辭戶部侍郎劄子
辭吏部侍郎劄子
辭翰林學士劄子
辭御史中丞劄子
辭尚書右丞劄子四首
免尚書右丞表二首
第四十八卷
雜謝恩命表狀二十一首
謝除中書舍人表二首
謝除戶部侍郎表二首

謝對衣金帶表二首
謝翰林學士宣召狀二首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狀三首
謝赦設狀二首
笏記二首
謝除龍圖閣學士御史中丞表
謝除尚書右丞表二首
生日謝表二首
笏記

第四十九卷

代人上表二十二首
陳州張公安道謝批答表二首
齊州李肅之諫議謝上表
李諫議謝免罪表
南京張公安道免陪祀表
張公謝免陪祀表
張公賀南郊表
南京留守賀南郊表
南京百官賀南郊表
南京謝頒曆表
張公謝南郊加恩表
李誠之待制遺表
龔鼎臣諫議謝青帥表
陳汝羲學士南京謝上表
南京留守謝減降德音表
張昇諫議南京謝上表
張公安道乞致仕表三首
張公謝致仕表
歙州賀登極表
滕達道龍圖蘇州謝上表二首

第五十卷

啓事二十二首
賀歐陽副樞啓
北京謝韓丞相啓二首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迎陳述古舍人啓
賀致仕曾太傅啓
賀韓相州啓
謝韓許州啓
賀河陽文侍中啓

謝文公啓
賀張宣徽知青州啓
謝改著作佐郎啓
謝張公安道啓
賀孫樞密啓
謝黄察院啓
賀趙少保啓
賀文太師致仕啓
謝兩發運啓
賀范端明啓
除中書舍人謝執政啓
除尚書右丞諸公免書
謝啓
代人啓事八首
子瞻答周郎中啓
張公安道答吕陶屯田啓
陳述古舍人謝兩府啓
又謝兩制啓
張聖民修撰謝二府啓
齊州李諫議問候文侍中啓

李諫議賀郭宣徽知并州啓
李諫議謝二府啓

欒城集目録卷第五十

詩五十三首

郭綸 綸本河西弓箭手屢戰有功不賞自黎州都監官滿貧不能歸權加州監稅

郭綸本蕃種騎鬪雄西戎流落初無罪因循遂龍鍾嘉州巳經歲見我涕無窮自言將家子少小學彎弓長遇西鄙亂走馬救邊烽手挑丈八矛所往如投空平生事苦戰數與大寇逢昔在定川寨賊來如群蜂萬騎擁酋帥自謂白相公揮兵取其元模糊腥血紅戰勝士氣振越敵如旋風蚩蚩亹衆將不信勇且忠選語相勸誘一矢摧厥胷短兵接死地日落沙塵蒙

馳歸不敢息馬口銜折鋒誰知入尺軀脫命萬死中忽聞南蠻叛羽檄行忽忽將兵赴危難瘴霧不辭衝行經賀州城寂寞無人蹤攀堞恭不見入據為築墉一旦賊兵下百計燒且攻三月不能陷救至遂得通崎嶇有成績元帥多異同有功不見賞憔悴落巴賨巳矣誰復信言之氣恟恟予不識郭綸問此為欽容一夫何足言竊恐悲群雄此非介子推安肯不計功郭綸未嘗敗用之可前鋒

初發嘉州

放舟末江濱徃意念荆楚擊皷樹兩旗勢如遠征戍紛紛上船人橋急不容語余生雖江陽未省至嘉樹巉巉九頂峯可愛不可住飛舟過山足佛脚見江滸舟人盡斂容競欲揖其拇俄頃巳不見烏牛在中渚移舟近山陰壁峭上無路云有古郭生璞此地苦箋注區區辨蟲魚爾雅細分縷洗硯去殘墨遍水如黑霧至今江上魚頂有遺墨處覧物悲古人嗟此空自苦余今方南行朝夕事鳴櫓至楚不復留上馬千里去誰能居深山永與禽獸伍此事誰是非行行重回顧

過宜賓見夷中亂山

江流日益深民語漸巳變岸闊山盡平連峯遠非漢慘慘瘴氣青薄薄寒日煖峯巒苦崖石草木條幹短遥想彼居人狀類麏鹿竄何時遂平定戍卒從此返

夜泊牛口

行過石壁盡夜泊牛口渚野老三四家寒燈照疎樹見我各無言倚石但箕踞水寒雙脛長壞袴不蔽股日莫江上歸潜魚遠難捕稻飯不滿盂飢卧冷徹曙安知城市歡守此田野趣秖應長凍飢寒暑不能苦

戎州

江水通三峽城州控百蠻沙昏行旅倦邊静禁軍閑

潢房更成市羅紈斬不還投鐶揀精密換馬瘦豨顏
兀兀頭垂髮團團耳帶鐶曳聲不可會爭利苦間關

舟中聽琴

江流浩浩聲動息琴聲琅琅中夜鳴水深天闊音響
遠仰視斗牛皆從橫昔有至人愛奇曲學之三歲終
無成一朝隨師過滄海置置絶島不復迎終年見怪
心自感海水震掉魚龍驚翻回蕩滿有遺韻琴意忽
忽從此生師來迎笑問所得撫手無言心已明世人
嚚嚚好絲竹撞鐘擊鼓浪謂榮安知江琴韻超絶擺
耳大笑不肯聽

泊南井日期任灘聖

期君荒江濆未至望已極朔風吹鳥衰隱隱沙上立
愧余後期至先到犯寒色既泊問所如歸去已無及
繫舟重相邀雨冷塗路濕

江上早起

晨與孫舟上盥濯夜氣清整巾未皇坐雙槳軋已鳴
日出江霧散江上山從橫區區茅舍翁曉出露氣腥
收罱得大鯉愛惜不忍烹持之易斗粟朝飦厭魚羮
蕭蕭遠風起泛泛野鳧驚忽過百餘里山水互變更
蓬舟問所如彼此不知名超超江湖間殊勝地上行
且游市井喧莫宿無人聲江上誠足樂無怪陶朱生

江上看山

朝看江上枯崖山憔悴荒榛赤如赭莫行百里一回
頭落日孤雲靄新畫前山更遠色更深誰知可愛信
如今唯有巫山最穠秀依然不負遠來心

山胡

山胡擁蒼毳兩耳白茸茸野樹啼終日黔山深幾重
啄溪探細石噪虎上孤峯被執應多恨筠籠僅不容

白鷳

白鷳形似鴿拖曳尾能長寂寞懷溪水低回愛稻粱
田家比雞鶩野食薦杯觴肯信朱門裏徘徊占玉塘

屈原塔在忠州

屈原遺宅秭歸山南賓古者巴子國山中遺塔知幾
年過者遲疑不能識浮圖高絶誰所爲原死豈復待
汝力臨江慷慨心自明南訪重華訟孤直世人不知
徒悲傷強爲築土高岌岌

嚴顏碑亦在忠州

古碑殘缺不可讀遠人愛惜未忍磨相傳昔者嚴太
守刻石千歲字已訛嚴顏平生吾不記獨憶城破節
最高被擒不辱古亦有吾愛善折張飛豪軍中生死

何足怪乘勝使氣可若何斫頭徐死子無怒我豈畏死如兒匹曹夫受戮或不避所重壯氣吞黃河臨危閑暇有如此覽碑慷慨思橫戈

竹枝歌忠州作

舟行千里不至楚忽聞竹枝皆楚語楚言啁哳安可分江中明月多風露扁舟日落駐平沙茅屋竹籬三四家連舂並汲各無語齊唱竹枝如有嗟可憐楚人足悲訴歲樂年豐爾何苦釣魚長江江水深耕田種麥畏狼虎俚人風俗非中原處子不嫁如等閑雙鬟垂頂髮已白負水採薪長苦艱上山採薪多荊棘負

水入溪波浪黑天寒斫木手如龜水重還家足無力山深瘴暖霜露乾夜長無衣猶苦寒平生有似麋與鹿一旦白髮已百年江上乘舟何處客列肆喧譁占平磧遠來忽去不記州罷市歸船不相識去家千里未能歸忽聽長歌皆慘悽空船獨宿無與語月滿長江歸路迷路迷鄉思渺何極長怨歌聲苦凄急不知歌者樂與悲遠客乍聞皆掩泣

望夫臺在忠州南數十里

江上孤峯石為骨望夫不來空獨立去時江水拍山流去後江移水成磧江移岸改安可知獨與高山化為石山高身在心不移怨爾行人遠行役

八陣磧在夔州

漲江吹八陣江落陣如故我來苦寒後平沙如匹素乘高望遺迹磊磊六十四遙指如布棊就視不知處世稱諸葛公用眾有法度區區落褻斜軍旅無闊步中原竟不到置陣狹無所茫茫平沙中積石排隊伍獨使後世人知我非莽鹵奈何長蛇形千古竟不悟惟餘桓元子父視不能去

灩澦堆或云上有古碑

江中石屏灩澦堆鑿龕夏禹不能摧深根百丈無敢

近落日紛紛鳧鴈來何人磊落不畏死為我赤腳登崔嵬上有古碑刻奇篆當使晝讀磨蒼苔此碑若見必有怪恐至絕頂遭風雷

入峽

舟行瞿唐口兩耳風鳴號渺然長江水千里投一豀峽門石為戶欝怒水力驕扁舟落中流浩如一葉飄呼吸信奔浪不復由長篙捩柁破濆旋畏與亂石遭兩山蹙相值望之不容舠漸近乃可入白鹽最雄高草木皆倒生哀叫悲玄猿白雲繚長袖零落如飛毛緬懷洚水年慘蹙病有堯禹益決泒水履與山鬼鏖

摧岡轉大石破地涨洪濤巉巉當道山斷截肩尾鎖
峭壁下無趾連峯斷脩腰破處不生草上不掛烏巢
木怪不盡戮下有龍與鼇還哉千萬年禹死遺迹牢
豈必見河洛開峽斯已勞

巫山廟

山中廟堂古神女楚巫婆娑奏歌舞空山日落悲風
吹搴手雅盱道神語神仙潔清非世人瓦盎傾醪薦
麋脯予知神君竟何自西方真人古王母飄然乘風
遊九州揭渡西海溥中土白雲馬車駕蒼虬驂乘湘
君宓妃御天孫織綃素非素衣裳飄颻溥煙霧泊然

冲虛眇無營朝飧肴玉嚥瓊乳下視人世安可據超
江乘山去無所巫山之下江流清偶然愛之不能去
湍崖激作相喧豗白花翻翻龍正怒堯使大禹導九
州石隕山墜鑱斧股山前恐懼久無措稽首山下苦
求助丹書玉笈世莫窺指示文字相爾汝擘山洩江
幸無苦庚辰虞余實相禹功成事定世莫知空山俄
頃千萬古廟中擊鼓吹長簫採蘭爲殽蕙爲肴玉釭
薦芰香飄蕭龍兮取酒注白茅神來享之風飄飄兮
山長江何所有豈有瓊玉薦次塞神君聰明無我責
爲我驅獸攘龍蛟乘船入楚泝巴蜀瀆旋深惡秋水

高歸來無恙無以報山上麥熟可作醪神君尊豈豈
侍我再拜長跪神所勞

巫山廟鳥

巫廟真人古列仙高心獨愛玉爐煙飢烏巧會行人
意來去紛紛噪客船

君昭村

峽如王嬙戀家須入宮節不似秦姝一朝遠逐呼韓
去建憶江頭捕鯉魚江上大魚安敢釣鱄拖橫江筋
力小深邊積雪聖埋牛兩處辛勤何處好夫家誰俗
恭榮華富貴終身獨可嗟不及故鄉山上女夜從東

舍嫁西家

三遊洞

洞前危逕不容足洞中明曠坐百人蒼崖碑几起成
柱亂石散列如騖麏清溪百丈下無路水滿沙土如
魚鱗夜深明月出山頂下照洞口纔及脣沉沉深黑
若太屋野老構火青如燐平明欲出迷上下洞氣甑
亂爲橫雲深山大澤亦有是野鳥鳴噪孫熊三蹲人
一去無後見至今冠蓋長滿門

寄題清溪寺（在峽州鬼谷子故居）

清溪鬼谷子雄辯傾六國視世無足言自閉長默默

蘇張何爲者欲竊長短術學成果無頼發爲世所惑
顛倒實諸侯傾轉莫可執後世何不明疑我不汝及
誰知居深山玩世可終日君觀二弟子死處竟莫得
客齊目披裂投魏求寄食悠悠清溪中石亂流水急
溪魚爲朝飧老死得安穴居亂獨無言其辯吾不測

息壤 在荊南門外

江上寒沙薄如席一夕墳起成高丘江流傾轉力不
勝左齧右吐非自由南郡城南獨何者平地生長殊
不休當中壘脊不盈尺深入百丈皆石樓古人不知
下有怪發破不掩水漲浮傳言夏鯀塞洚水上帝愛

此無敢偷竊持大畚負長鍤剗取不已帝使禹知
水怒非塞止網捕百怪雜蛩鱗搖壕入土不計丈投
擲填壓聲嗚啾一時既定爰後世恐此竊出壞九州
神人已死無復制故以此土封其頭發之輒滿不可
既意使蚤物長幽囚前年大旱千里赤取土盈掬雨
不收誰言咫尺舊黄壤中有千歲龍與蚯高山萬仞
猶可削嗟此何獨生如疣天長地遠莽無極雖有缺
壞誰能賙我疑天意固有在愚世多事窮鐫鏤埏陶
鼓鑄地力困久不自補無爲發世無女媧空白石磊
磊滿地如浮漚耕田鑿井自無已息壤無幾安能酬

荊門惠泉

泉源何從來山下長溪發油然本無營誰使自激洌
茫茫九地底大水浮一葉使水皆爲泉地已不勝洩
應是衆水中獨不容至潔涓涓自傾瀉奕奕見清澈
石泓淨無塵中有三尺雪下爲百丈溪今不受魚鼈
脫衣浣中流鮮我雙足熱樂哉泉上翁大旱不知渴

答荊門張都官維見和惠泉

荒涼荊門西泉水誰爲洩發源雖甚微來意不可折
平鋪清池滿皎皎自明澈茸涼最宜茶羊炙可用雪
炎風五月交中夜吐明月太守燕已還青峰空嵲嵲

泉上白髮翁來飲杯鐵鬬酌水自戲酬箕踞無禮節
區區游泉人常值午日烈回首發重城賞玩安能徹

渦陽早發

春氣入楚澤原上草猶枯北風吹栗林梅蕋殞已無
我行亦何事驅馬無疾徐楚人信稀少田畝任蓁蕪
空有道路人擾擾不暫車悲傷彼何頼數息此亦愚
今我何爲爾豈亦愚者徒行行楚山曉霜露滿陂湖

襄陽古樂府二首

野鷹來

野鷹來雄雉走蒼茫荒榛下趫趫大如斗鷹來翻翻

風雨寒壯士臺中一揮射臺高百尺臨平川山中放火秋草乾雉肥兎飽走不去野鷹飛下風颯然箜峨呼鷹臺人去臺已圮高臺不可見況復呼鷹子長歌野鷹來當年落誰耳父生已不武子立又不強北兵果南下擾擾如驅羊鷹來野雉何暇走束縛輸中安得翔可憐野雉亦有爪兩手捽鷹猶可傷

襄陽樂

誰言襄陽苦歌者樂襄陽太守劉公子千年未可忘劉公一去歲時改惟有州南漢水長漢水南流峴山碧種稻耕田泥没尺里人種麥滿高原長使越人耕

大澤澤中多水原上乾越人爲種楚人食火耕水耨古常然漢水魚多去滿船長有行人知此樂來買槎頭縮頸鯿

雙鳧觀 在葉縣

王喬西飛朝洛陽飄飄千里雙鳧翔鳧飛遭網不能去惟有空覆鳧已亡誰知野鳥不能化豈必雙覆能飛揚鳧神覆怪當有在搔首野廟春風長

懷黽池寄子瞻兄

相攜話别鄭原上共道長途怕雪泥歸騎還尋大梁陌行人已渡古崤西曾爲縣吏民知否轍嘗爲此縣簿未赴而中第舊宿僧房壁共題轍昔與子瞻應舉過宿縣中寺舍題其老僧奉閑之壁遥想獨遊佳味少無言騅馬但鳴嘶

辛丑除日寄子瞻

一歲不復居一日安足惜人心畏增年對酒語終夕夜長書室幽燈燭明照席盤飱雜梁楚羊炙錯魚腊庖人餅雞兎家味宛如昔有懷岐山下展轉不能釋念同去閭里此節三已失初來寄荆渚魚鴈賤宜客楚人重歲時爆竹鳴磔磔新春始涉五田凍未生麥相攜歷唐許花柳漸牙拆居梁不耐貧投杞避糠覈城南庠齋静終歲守墳籍酒酸未嘗飲牛美每共炙

謂言從明年此會可縣射同爲洛中吏相去不盈尺濁醪幸分季新筍可餉伯嵯峨嵩山美漾漾洛水碧官閑得相從春野玩朝日安知書閣下羣子並遭譏偶成一朝榮遂使千里隔何年相會歡逢節勿輕擲

次韻子瞻減降諸縣因從事畢登覽

山川足清曠闤闠巧拘囚安得娥阿御同爲穆滿遊遥知因澣汗遶出散幽憂原隰繁分繡村墟盡小侯春深秦樹緑野闊渭河流四顧神蕭瑟前探意漲浮勝觀殊未已往足詎能收下坂如浮舸登崖劇上樓強行腰偃僂困坐氣嘘咻鳥語林巒靜花明澗谷幽

濯溪鷲野老伐路駭宅州中散探深去文淵到處畱
聽琴峯下寺弄石水中洲溪冷泉氷脚山高霧迸頭
石潭清照骨瀑水濺成鈎仙廟鳴鐘磬神官秉鉞劉
養生聞帝女服氣絶彭鏗故宅猶傳尹先師不喜立
居人那識道過客謾停騶巖谷誠深絶神仙信有不
雲居無几杖霞珮棄鐫鏤豹隱連山霧龍潛百尺湫
門閑誰與叩桃熟浪傳偷斜髮清無比方瞳凛不眸
會須林下見乞取壽年脩拔去和雞犬相隨若旆旒
來風遺騣鬣長嘯駭笙篌從騎衣皆羽前驅鬣盡虯
安能牽兩足蹔得快雙眸自昔辭鄉樹南行上楚舟

萬江窮地脉三峽束天溝雲暗酆都晩波吹木櫪秋
尋溪緣窈窕入洞聽颼飂空寺收黄栗荒祠畫伏彪
登臨雖未日行邁肯停輈簡縮今何事攀躋昔已悠
魏京饒士女春服聚蜉蝣雷動車爭陌花捱樹繋鞦
遊人紛蕩漾野鳥自嚶呦平日曾經洛閑居願卜緱
空言真比夢久渴漸成愁早退嘗相約辭畱痛自摟
愛山心切切從宦興油油海宇都無礙山林盡可投
願爲雲上鵠莫作瓮中鯈適性行隨足謀生富給喉
今遊雖不與後會豈無由晝出同穿屐宵眠共襆裘
弟兄真欲爾朋好定誰儔試寫長篇調何人肯見酬

次韻子瞻太白山下早行題崇壽院

山下晨光晚林梢露滴昇峯頭斜見月野市早明燈
樹暗猶藏鵲堂開已餧僧據鞍應夢我聯騎昔嘗曾

次韻子瞻延生觀後山上小堂

謝公遊意未能厭踏盡登山屐齒尖古殿神仙深杳
杳香爐煙翠起纖纖巖花寂歷飄瓊片庭檜蕭踈漏
玉蟾帝子莫歸人不見微風細雨自開簾（唐玉真公主修道於此）

次韻子瞻題仙遊潭中興寺

潭邊沙水不成泥潭上孤禽掛嶮啼繚繞飛橋能試

客蒙茸翠蔓巧藏溪雲爲絳帳馬融室石作屛風玉
女閨仙果知君今未足臨潭脚戰怕長梯

石鼻城

千山欲盡垂爲鼻百戰皆空但有城虎鬬穴中秦地
恐龍飛渭上漢江傾雍人未有章邯怨魏將猶存仲
達精睥睨陵遲春草滿白羊無數向風鳴

磻溪石

呂公年已耋擇主渭河邊跪餌畱雙膝臨溪不計年
神專能陷石心大豈嘗饘不到磻溪上安知自守堅

郿塢

董公平昔甚縱横晚歲藏金欲避兵當日英雄智相
似燕南趙北亦為京

樓觀

老聃厭世入流沙飄蕩如雲不可遮弟子憐師將去
國關門望氣載遠家高臺尚有傳經處畫壁空留駕
犢車一授遺書無復老不知何苦服胡麻北觀舊宅神仙傳語喜獻流沙之言聊臨獻笑

次韻子瞻秋雪見寄二首

秋氣蕭騷仍見雪客愁繚繞動䰟心幽吟北户窗聲
細歸夢函關馬迹深疎樹飛花輕蔌蔌寒荷留柄亂
簪簪遥聞詩酒皆推勝社客何人近納賒

平時出處常聯袂文翰叨陪舊服膺自信老兄憐弱
弟豈關天下少良朋何時杯酒看浮白清夜肴蔬粗
滿登難思隔年詩不盡秦梁雖遠速須賡

次韻子瞻聞不赴商幕三首

狂我辭官免入商才疎深畏忝周行學從社稷非源
本近讀詩書識長短東舍久居如舊宅春蔬新種似
吾鄉閉門已學龜頭縮避謗仍燕雉尾藏雉藏不敵尺尾鄉人謔以為
南董西曾處署長吏居民怯不來妄語自知當當見

棄遠人未信本非才厭從貧李嘲東閣懶學譏張綫
兩腮知有四翁遺跡在山中豈信少人哉
塤動筅鳴只自知憂輕責少幸官卑聲名謾作耳中
鎮科第空收領底髭西鄙猖狂猶將將中朝閑暇自
師師近成新論無人語仰羨飛鴻兩翅差

次韻子瞻病中大雪

吾兄筆鋒雄詩候不可和雪中思清絶韻惡愈難忝
殷勤賦黄竹自勸飲白墮言隨飛花落意與長風皴
餘力遠見擦千里寄璀瑳嗟予學久廢有類轉空磨
研磨久無得安可待充空貨記乘峽船行意被摧剉

演漾聚洲渚泠冽光照坐我唱君實酬馳騁不遑卧
譬如逐獸盧豈覺山徑坷酒肴助喧熱筆硯盡霑涴
詩詞禁推類令肅安敢破亦有同行人牽挽赴程課
爾來隔秦魏渴望等飢餓徒然遇佳雪有酒誰與賀

次韻子瞻記歲莫鄉俗三首

饋歲

周公制鄉禮無有相通佐鼎肉送子思豕豚出陽貨
交親隨高低豈間小與大自從此禮衰伏臘有飢卧
鄉人慕古俗酬酢等四坐東鄰遺西舍迭出如蟻磨
寧我不飲食無爾相咎過相從慶新春顏色買愉和

別歲

富貴日月速貧賤覺歲遲遲速不須問俱作不可追親舊且勸飯送爾天北涯歲歲雖無情從我歷四時酌爾一杯酒晋我壯且肥長作今歲歡勿起異日悲掉頭不肯顧曾莫與我辭酒闌氣方橫豈信從爾衰

守歲

於菟絕繩去顧兔追龍蛇[illegible]奔走十二蟲羅網不及遮嗟我地上人豈復柰爾何未去不自閑將去乃諠譁天上驅歡官為君肯停過魯陽揮長戈日車果再斜醲酒勸爾醉期爾髮蹉跎俗醉遣爾去壽考自

足誇

記歲首鄉俗寄子瞻二首

踏青

江上冰消岸草青三三五五踏青行浮橋波水不勝重野店壓糟無復清松下寒花初破萼谷中幽鳥漸嚶鳴洞門泉脉龍睛動觀裏丹池鴨舌生山下軿闐露稚孺峯頭鼓樂聚簪纓縞裙紅袂臨江影青蓋驊騮踏石聲曉去爭先心蕩漾莫歸誇後醉從橫最憐人散西軒靜曖曖斜陽著樹明

蠶市

枯桑舒牙葉漸青新蠶可浴日晴明前年器用隨手敗今冬衣着及春營傾囷計口賣餘粟買箔還家待種生不唯籍箔供婦女亦有鉏鎛資男耕空巷無人鬪容冶六親相見爭邀迎酒肴勸屬坊市滿鼓笛繁亂倡優狩蠶叢在時已如此古人雖沒誰敢更異方不見古風俗但向陌上聞吹笙

子瞻寄示岐陽十五碑

堂上岐陽碑吾兄所與我吾兄自善書所取無不可歐陽弱而立商隱瘦且楠小篆妙詰曲波字美婀娜謹潘居顏前河類學顏頗魏華自磨淬峻秀不包裹

九成刻賢俊磊落雜么麽英公與褒鄂戈戟聞自荷何年學操筆終歲惟箭笴書成亦可愛藝業嗟獨夥余雖緣學文書字每慵墮車前駕騏驥車後繫羸跛逾年學舉足漸亦行跛騀古人有遺迹篋短不及鏁願從兄發之洗硯處兄左

欒城集卷第一

欒城集卷第二

詩六十九首

畫文殊普賢

誰人畫此二菩薩趺坐花心乘象猊弟子先後執盂
缶老僧槎牙森比有山林脩道幾世刼顏貌儒雅如
開蓮重崖宛轉帶林樹野水荒蕩浮雲天峨眉高處
不可上下有絕澗錮九泉朝陽未出白霧起有光升
天如月圓靈仙居中粗可識有類白兔依清曜遊人
禮拜千萬萬迤邐漸遠如飛煙五臺不到想亦爾今
之畫圖誰所傳吾兄子瞻苦好異敗繒破紙收明鮮

自從西行止得此試與記錄代一觀

聞子瞻重遊南山

終南重到已春回山木緑崖緑似苔谷鳥鳴呼朝獨
往野人笑語記曾來定邀道士彈鳴鹿誰與溪堂共
酒杯應有新詩還寄我與君和取當遊陪（彈鳴鹿散溪堂皆前遊終南[illegible]事）

子瞻見許驪山澄泥硯

長安新硯石同堅不待書來遂許頒豈必魏人勝近
世強推銅雀没驪山寒煤舒卷開雲葉清露霑流發
涕潸早與封題寄書案報君湘竹筆身斑

寒食前一日寄子瞻

寒食明朝一百五誰家冉冉尚廚煙桃花開盡葉初
緑燕子飛來體自便愛客漸能陪痛飲讀書無思懶
開編秦川雪盡南山出思共肩輿看麥田

大人久廢彈琴比借人雷琴以記舊曲十得
三四率爾拜呈

久廢凡桐不復彈偶然尋繹尚能存倉庚鳴樹思前
歲春水生波滿舊痕泉落空巖虛谷應珮敲清殿百
官寒終宵竊聽不能學庭樹無風月滿軒

聞子瞻習射

舊讀兵書氣已振近傳能射喜征鼓手隨樂節寧論
中箭作鵰聲不害文力薄僅能勝五斗才高應自敵
三軍良家六郡傳真法馬上今誰最出羣

種菜

久種春蔬旱不生園中汲水亂瓶罌菘葵經火未出
土僮僕何朝飽食羹強有人功趨節令悵無甘雨困
耘耕家居閑暇厭長日欲看年華上菜莖

次韻子瞻題薛周逸老亭

飛鳥不知穴山鹿不知流醉子嗜飲酒口如吸水虬
吾觀勝胄間何異族黨州人滿地已盡一介不可留

謂子試飲水一酌不再求謂子飲醇酒百醑宜待酬
酒可水不可其說亦已悠以我視夫子賀腹百丈幽
譬如田中人視彼公與侯未省破顏飲何況裸露頭
鴟夷謂大瓠皆飽安用浮多少苟自適豈害為明遊

次韻子瞻題長安王氏中隱堂五首

春中勝三蜀故國不須歸甲第春風滿巴山夢非
竹深啼鳥亂花落晚蜂飛我欲西還去敲門慎勿違
唐朝卿相宅此外更應無請看庭前樹曾攀屋裏姝
流傳漸失實遺老不禁徂試問歸登物林間翠石孤或云非郎鬻登宅

愛君高堂上有似蜀江壖墻外終南近簷西太白偏
晚梅暗自媚老竹暗相遷未到遲聞說吾廬安得然
宮去空留鶴山浮不見舊竹林迎日淨槐木擁亭高
鳥噪知人至蟬鳴覺口勞誰能飲堂上解帶不穿袍
君看原上墓墳盡但餘碑誰見生前貴塵生帶下龜
高堂幸有酒一飲豈論貲勉強行樂耳古人良可悲

和子瞻鳳翔八觀八首

石鼓

岐山之陽石為鼓叩之不鳴懸無虡以為無用百無
直以為有用萬物徂置身無用有用間自託周宣誰
敢侮宣王沒後墳壠平秦野蒼茫不知處周人舊物
惟存山文武遺民盡囚虜鼎鍾無在鑄戈戟宮殿已
倒生禾黍厲宣子孫竄四方昭穆錯亂不存譜時有
過客悲先王綱繆牖戶徹桑土思宣不見幸鼓存由
鼓求宣近為愈彼皆有用世所好天地能生不能主
君看項籍猛如狼身死未冷割為肺馬童楊喜豈不
仁待汝封侯非怨汝何況外物固已輕毛擒翡翠尾
執塵惟有蒼石於此特獨以無用不見數形骸偃蹇
任苔蘚文字皴剝因風雨遭亂既以無用全有用還
為太平取古人不見見遺物如見方召與申甫文非

科斗可窮詰簡編不載無訓詁字形漫汗隨石缺蒼
蛇生角龍折股亦如老人遭暴橫頤下髭禿口齒齾
形雖不具意可知有云楊柳貫魴鱮魴鱮豈厭居溪
谷自投網罟入君俎柳條柔弱長百尺挽之不斷細
如縷以柳貫魚魚不傷貫不傷魚魚樂死登之廟中
鬼神格錫女豐年多黍稌宣王用兵征四國北摧犬
戎南服楚將帥用命士卒驩死生不顧鬭虓虎問之
何術能使然撫之如子敬如父弱柳貫魚魚弗遠仁
人在上民不怨請看石鼓非徒然長笑太山刻秦語
詛楚文

詛楚楚如桀詛秦秦則紂桀罪使信然紂語安足受
性肥酒醪黎夸誕鬼不祐鬼非東諸侯豈信辯士口
碑埋祈年下意繞章華走得楚不付孫但爲劉季取
吾聞秦穆公與晉嘗甥舅盟鄭絶晉歡結楚將自救
事見呂楠梵秦使秦詛楚人晉亦議秦後諸侯迭相詛禍福
果誰有世人不知道好古無可否何當投涇流渾濁
盖勦醜

王維吳道子畫在普門及開元寺

吾觀天地間萬事同一理偏也工斲輪乃知讀文字
我非畫中師偶亦識畫旨勇怯不必同要以各善耳

壯馬脫銜放平陸步驟風雨百夫靡美人婉娩守閑
獨不出庭户修容止女能嫣然笑傾國馬能一蹴致
千里優柔自好勇自强各自勝絶無彼此誰言王摩
詰乃過吳道子試謂道子來置女所挾從軟美道子
掉頭不肯應　餘我已足自恃雄奔不失馳精妙實
無比老僧寂滅生慮微侍女閑潔非復婢丁寧勿相
還幸使二子齒二子遺迹今豈多岐陽可貴能獨備
但使古壁常堅完塵土雖積光豔長不毁

楊惠之塑維摩像在天柱寺

金粟如來瘦如腊坐上文殊秋月圓法門論極兩相
可言語不復相通傳至人養心遺四體瘦不爲病肥
非妍誰人好道塑遺像鮐皮束骨筋扶咽兀然隱几
心已滅形如病鶴竦兩肩骨節支離體疏緩兩目視
物猶炯然長嗟靈運不知道强剪美須摔兩顴彼人
視身若枯木割去右臂非所患何况塑畫已身外豈
必奪爾庸自全真人遺意世莫識時有遊僧施鉢錢

東湖

不到東湖上但聞東湖吟詩詞已清絶佳境亦可尋
蜿蜒蒼石螭蟠拏據湖心倒腹吐流水奔注爲重深
清風蕩微波渺渺平無音有鷺行在沙有魚躍在潯

舊園如新荷魚細如蠶蟬梧桐生兩涯蕭蕭自成林
孫枝復生孫已中琴與瑟秋虫噪蜩螿春鳥鳴鴃鶯
有客來無時濯足蔭清陰自忘府中官取酒石上斟
醉倒卧石上野蟲上其襟醒來不知莫湖月翻黄金
油然上馬去縱轡不自箴作詩招路人行樂宜及今
人生不滿百一騎何所任路人掉頭笑去馬何駸駸
子有不肯弟有冠未嘗簪願身化爲線使子爲之鍼
子欲烹鯉魚爲子溉釜鬵子欲枕山石爲子求布衾
異鄉雖云樂不如反故岑瘦田可鑿耕桑柘可織絍
東有軒轅泉隱隱如牛涔西有管輅宅尚存青石碪

彭女晉滕踩禮拜意已欽慈毋抱衆子亂石寒蕭森
朝往莫可逐此豈不足臨慎勿語他人此意子獨諶

真興寺閣

秦川不為廣南山不為高崒嵲真興閣傑立陵風飆
危檻俯翔鳥跳簷落飛猱上有傲世人身衣白鶴毛
下視市井喧奔走何嗷嗷翛然倚欄爾遺響入雲霄
清風吹其裾冉冉不可操不知何所為豈即非盧敖
遊目萬里間遠山如伏羔遺語謝世俗釣魚當釣鰲

李氏園 李茂正園也俗謂皇后園蓋茂正謂其妻也

有客騎白駒揚鞭入青草悠悠無遠近但擇林亭好

蕭條北城下園號李家媼縶馬古車門隨意無洒掃
鳴禽驚上屋飛蝶紛入抱竹林淨如濯流水清可澡
閑花不著行香梨獨依島松枝貫今昔林影變昏早
草木皆蒼顏亭宇已新造臨風置酒樽庭下取果棗
今人強歡笑古人已枯槁欲求百年事不見白髮老
秦中古云樂文武在豐鎬廢園鞠榛蕪萎欲饑鹿麌
池魚躍金碧白鳥飛紆縞牛羊感仁恕行葦亦自保
當年歌舞臺後世詠魚藻古詩究猶在遺處不可考
悲哉李氏末王覇出奴皂城中開芳園城外羅戰堡
擊鼓鳴巨鐘百姓皆懊惱及夫聖人出戰國卷秋潦
園田賦貧民耕破園前道高原種菽粟陂澤滿粳稻
春耕雜壺漿秋賦輸秸藁當年王家孫自庇無尺橑
空餘百歲木妄為天巫禱遊人足譏罵百世遺舌討
老翁不願見垂涕祝襁褓持用戒滿盈飲酒無醉到

秦穆公墓 在秦泉上

泉上秦伯墳下埋三良士三良百夫特豈為無益死
當年不幸見迫脅詩人尚記臨穴惴豈如田橫海中
客中原皆潰無報所秦國吞西周康公穆公子盡力
事康公穆公不為負豈必殺身從之遊夫子乃以侯
羸所為疑三子王澤既未竭君子不為詭三良徇秦

穆要自不得已

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谿堂讀書

為吏豈厭事厭事日墮媮著書雖不急實與百世謀
問吏所事何過客及繫囚客實虛攬人囚有不自由
辦之何益增不辦亦足憂嗟此誰不能脫去使自收
幽幽南山麓下有溪水流溪上亦有堂其水可濯漱
終日不見人惟有山鹿呦是時夏之初溪冷如孟秋
山椹黃登展林筍紫角抽朝取筍為羨莫以椹為羞
溪魚鯉與魴山鳥鷺與鳩食之飽且平偃仰自佚休
試探篋中書把卷揖前脩恍如反故鄉親戚自相求

蔚如甕中糟久熟待一薦爲文若江河豈復有刻鏤
尚何憶我爲欲與我同遊我雖不能往寄詩以解愁

次韻子瞻麻田青峯寺下院翠麓亭

走馬紅塵合開懷野寺存南山抱村轉渭水帶沙渾
亭峻朱欄繞堂虛白佛尊煩襟喜脩竹勒馬樂芳蓀
白氎柔隨手清泉滿照盆塵顏洗濯淨髀肉再三捫
饋食青蔬軟流匙細粟翻老僧勿拙敬對客說山門

次韻子瞻宿南山蟠龍寺

谷中夜行不見月上下不辨山與谷前呼後應行相
從山頭誰家有遺燭熒熒深徑馬蹄響落落稀星著

疎木行投野寺僧已眠叩門無人狗出縮號呼從者
久嗔罵老僧下牀揉兩目問知官吏冒夜來掃牀延
客卧華屋釜中無羹甑實盡愧客滿盎惟脫粟客來
已遠睡忘覺僧起開堂勸晨粥自嗟奔走鬧僧閑偶
然來過何年復留詩滿壁待重遊但恐壁埃難再讀

賦園中所有十首（時在京師）

萱草

萱草朝始開呀然黄鵠觜仰吸日出光口中爛如綺
纖纖吐須鬣冉冉隨風哆朝陽未上軒粲粲幽閑女
美女生山谷不解歌與舞君看野草花可以解憂悴

竹

寒地竹不生雖生常若病斸根種幽砌開葉何已猛
嬋娟水雪姿散亂風日影繁華見孫淡一箇敵千頃
令人憶江上森聳緣崖勁無風獨自飄策策鳴荒逕

蘆

蘆生井欄上蕭騷大如竹移來種堂下何爾短局促
莖青甲未鮮枯葉已可束蘆根愛溪水餘潤長鮮緑
強移性不遂灌水惱僮僕晴日下西山汲者汗盈掬

石榴

堂後病石榴及時亦開花身病花不齊火候漸已差

芳心竟未已新萼綴枯槎誰言石榴病乃久占年華
鄰家花最盛早發豈容遮殘紅已零落婀娜子如瓜

蒲桃

蒲桃不禁冬、盈盤似無氣春來乘盛陽覆架青綾被
龍鱗亂無數馬乳垂至地初如早梅酸晚作醲酪味
誰能釀爲酒爲爾架前醉滿斗不與人凉州幾時致

篲草

室幽來客稀塵土積不掃鄰翁笑我拙教我種篲草
細霜研爲篲不讓秋竹好始生如一毛張王忽侵道
鋤耘禁芟斸愛惜待枯槁有用皆勿輕吾師灌園老

果蓏

吾兄客関中果蓏施吾宇兄雖未得還我豈如婦女
吻吻感微物涕泗若零雨但愛果蓏莖屈曲上墻堵
朝見緣墻頭莫已過墻去物生隨年華還日何足數

牽牛

牽牛非佳花走蔓入荒榛開花荒榛上不見細蔓身
誰剪薄素紗浸文青藍盆水淺浸不盡下餘一寸銀
嗟爾脆弱草豈能凌霜晨物性有禀受安問秋與春

雙栢

南園地性惡雙栢不得長蓬麻春始生今已滿一丈

栢生嗟幾年失意自悽愴有子壓枝低已老非少壯
尨栢栢也宛尨地亦恐妄兩旣無所尨高枝幾時放

葵花

葵花開已闌結子壓枝重長條困風雨倒卧枕丘壠
憶初始放花岌岌旌節聳得時能幾時狼籍成荒冗
浮根不任雪採剝收遺種未忍焚枯莖積疊墻角擁

和子瞻記夢二首

兄從南山來夢我南山下探懷出詩卷卷卷盈君把
詩詞古人似弟則吾弟也相與千里隔安得千里馬
携手上南山不知今乃夜晨雞隔墻唱欹枕窻月亞

百語記一詞秋菊悲蛩吒此語飽謝流平日我不暇
我本無此詩嗟此誰所借
蟋蟀感秋氣夜吟抱菊根霜降菊叢折守根安可存
耿耿荒苗下唧唧空自論不敢學蝴蝶菊盡兩翅翻
蟲喙不絕口菊死不絕芬志士豈棄友烈女無兩婚

次韻子瞻題岐山周公廟

周人尚記有周公禾黍離離下有宮破豆烝豚非以
報野巫長跪若爲通山圍棟宇泉流近（廟后有聽瀟 縣音亂增）
鳳去梧桐落葉深有客賦詩題屋壁二南猶自有遺
風

次韻子瞻題扶風道中天花寺小亭

客車來不息轍迹自成溝莫怪慵登寺猶宜常舉頭
獨遊知憶弟望遠勝登樓處處題詩遍篇篇誰爲收

次韻子瞻南溪避世堂

柱杖行窮徑園堂尚有林飛禽不驚處萬竹正當心
虎嘯風吹籟霜多蟬病瘖獸驕從不避人到記由今
未暇終身住聊爲半日吟青松可絶食黄漿不須衾

和子瞻三遊南山九首

偶到初迷路將還始覺深堂中有幽士棲隱尚餘簪

樓觀　次前

神仙遯世守關門一世沉埋百世尊舊宅居人無姓尹深山道士即爲孫天寒遊客常逢雪日暮歸鴉自識村君欲晉身託幽寂直將山外比羌渾

五郡 次韻

蜀人不信秦川好食蔗從梢未及甘當道沙塵類河北依山水竹似江南觀形隨阜飲溪鹿雲氣侵山食葉蚕猶有道人迎客笑白鬚黃袖豈非聃

傳經臺

輪扁不能令子巧老聃雖智若爲傳遺經尚在臺如故弟子今無似喜賢

大秦寺

大秦遥可說高處見秦川草木埋深谷牛羊散晚田山平堪種麥僧魯不求禪北望長安市高城遠似煙

仙遊潭五首

潭

潭深不可涉潭小不通船路斷遊人止龍藏白沫旋剪藤量水短揷石置橋堅橋外君民少躬耕不用錢

南寺

登潭下無底將渡又安能慣上横空木輕生此寺僧曉魚聞考考石塔見層層不到殊非惡它年記未曾

北寺

君看潭北寺何用渡潭南不到還能止重來獨未厭荒凉增客思貧病覺僧慙飲水寒難忍誰言栢子甘

馬融石室

扶風貴公子早歲伴山家吹笛墮秋葉讀書隨曉鴉業成心自放學若我長嗟石室非人住窮山雪似沙

玉女洞

洞門蒼蘚合偪仄不容身傳有虛明處中藏窈窕人吹笙橋上月拾翠洞南春往往來山下蕭然雨洒塵

和子瞻調水符

多防出多欲欲少防自簡君看山中人老死竟誰謾渴飲吾井泉飢食甑中飦何用費卒徒取水負瓢罐置符未免欺反覆慮多變授苦無憂符階下泉可嚥

次韻子瞻招隱亭

隱居吾未暇何暇勸夫人試飲此亭酒自慙纓上塵林深開翠幄岸斷峻巖閣送雪村酤釅迎陽鳥哢新竹風吹斷續湖月轉車輪霜葉飛投坐山梅重壓巾欲居常有待已失歎無因古語君看取聲名本實賓

次韻子瞻凌虛臺

棄我謂我遠求我謂我邇我一爾則二視此臺上山

山高上干天倒不照我顏無乃我自蔽誰謂山則然遠望不見趾近視不得巔山實未始變任子自擇刪北風吹南崖山上秋葉斑道遠又寒苦皴裂辭難攀晴空卷朝雲照夜霜月彎強爾登此臺免爾超聞關扶風大守宅舊不見南山構此臺上見之故云

次韻子瞻竹䶉

野食不穿囷豁飲不盜盎嗟䶉獨何罪膏血自為罔陰陽造百物偏此愚不爽肥癡與瘦黠稟受不相髣王孫處深谷小若兒在襁超騰避彈射將中還後往一朝受羈紲冠帶相賓饗愚死智亦擒臨食抵吾掌

次韻子瞻渼陂魚

渼陂霜落魚可掩枯茨破盤蒲折倒巨斧敲冰已暗知長叉刺浪那容閃鯨孫蛟子誰復惜朱鬣金鱗漫如洪避近相遭已失津偶然一掉猶思暫嗟君遊宦久羊炙有似遠行安野店得魚未熟口流涎豈有哀矜自欺僣人生飽足百事已美味那令一朝欠少年勿笑貪七筋老病行看費鍼砭羊生懸骨空自飢伯夷食菜有不贍清名驚世不益身何異飲醨從酷釅

和子瞻讀道藏

道書世多有吾讀老與莊老莊已云多何況其駢傍所讀嗟甚少所得半已強有言至無言既得旋自忘譬如飲醇酒已醉安用漿昔者惠子死莊子哭自傷微言不復知言之使誰聽哭已輒復笑不如飲此藏脂牛雖肥狞烹熟有不嘗安得西飛鴻送弟以與凡

次韻子瞻南溪微雪

南溪夜雪曉來霽有客晨遊酒未消風泛餘花來逐馬光浮斷澗不知橋山寒凍合行人息醉熟賓歡舞意驕歸騎相將踏瓊玉喚林間認早梅條

和子瞻司竹監燒葦園因獵園下

駿馬七尺行馮馮曉出射獸霜為冰荻園斫盡有枯

栟束葦吹火初如燈乍分乍合勢開展蒼煙被野風騰騰黃狐驚顧獨儔侶飛鳥先起如蒼蠅須臾立旆布行伍有似脩蛾橫岡陵蒼鷹猛犬出前後缺處已掛黃麻罾回風忽作火力怒平地一卷無遺塍商辛不出抱寶死曹瞞逸去燋其肱投身誤喜脫灰燼鬭首旋已遭侵凌何人上馬氣吞虎狐帽壓耳皮蒙膺開弓徐射疊雙兔擁馬騎叫驚未曾舉鞭一麾百夫進擊鼓再發前啓棚去如飛蝱中如電獲若兩獸膏流蠅肉分麾下飽壯士皮與公子晉錦縑縱橫分裂惠村塢尚有磊落載後乘吾兄善射久無敵是日欽

手稱不能憑鞍縱馬聊自適酒後醉語誰能麿健兒擊搏信可樂主將雄猛今誰勝胷中森列萬貔虎嗟世但以文儒稱安得強弓傳長箭使射薇日垂天鵬

木山引水二首

引水穿墻接竹梢谷藏峯底大容瓢牀流旋滴盧山瀑已盡還來海上潮亂點落池驚睡覺半含山潤沃心焦瓦盆一斛何勝滿溢去猶能浸菊苗

簷下枯槎拂荻梢山州邂逅費公瓢幽泉細細流巖鼻盆水瀰瀰漲海潮但愛堅如湖上石誰憐収自竅中焦蒼崖寒溜須佳蔭尚少青多石甃苗

興州新開古東池

山遶興州萬壘青池開近郭百泉并昔年種柳人安在累歲開花藕自生波暖跳魚聞樂喜人來野鴨望船鳴西還過此須終日爲問使君行未行

子瞻喜雨亭北隋仁壽宮中怪石

仁壽宮中稽穀生太湖蒼石草間橫興衰換世身猶在南北從人事已輕累石作臺秋蘚上鑿池通水細渠清三年此亦非公有空使他年記姓名

用林姝韻賦雪

寄雪來何晚窮冬候欲差投空落細米布地淨平沙縈繞飛相着重仍積暗加兩微花破碎風細脚傾斜次第來如掺冥濛墮不譁燖鵝吹劲鞴秀篲拂輕枷畫字飄還没圓毬暖旋家出鹽東海若鍊石古皇媧翻鍛騰歸騎紛飄集晚鴉庭梅辦紅蕚墟麥覆黃芽撥砌求新聚尋蹤射伏麏埋樓平畫脊集樹短晉槎罝下曾何擇平鋪欲盡遮欺貧寒入褐惱客重添車積素聊成燭烹茸強試茶病僧添曉鉢老令放晨衙融液曾何有鮮明竟不奢積多還避井化早發從畬溜滴簷端著行觀逕轉蛇誰能相就醉都市酒容賒

送張唐英監閬州稅

閬中雖近蜀監稅本閑官豈足淹賢俊聊應長羽翰讀書心健否答策意何闌未可厭畋獵田中有走貊

送張師道楊蕣祺二同年

故国多賢俊登科並弟兄重來舊游處兩見近題名冉冉須堪把駸駸歲可驚孤轅已南向馬疋復西征入峽猿應苦還荊雁已鳴喜從元帥幕官職漸崢嶸

送家定國同年赴永康掾

清慎岷山掾登科已七年迎親就魚稻爲吏擇林泉去騎關中熱歸心沫水鮮官閑幸可樂記買鷓鴣煎永康多

送霸州司理翟旻

大梁能賦客遷郡繫因曹官職不相稱聲名終自高試觀爲吏苦應過讀書勞努力事初宦尺絲無厭纏

送道士楊見素南遊

黄河春漲入隋溝往意隨波日夜流萬里尋山如野鶴一身浮水似輕鷗湖風送客那論驛岳寺留人暗度秋遲子北歸來見我携琴要曲記深幽

利路提刑亡伯郎中挽詞二首

好學先鄉黨登科復妙年誰爲耆舊傳最㕓縉紳先

淪謝今亡矣風流孰繼焉莬歸食里社世世仰仁賢

晚歲官仍困終身耻自言廉明漢循吏仁愛鄭公孫

赤縣朝稱理衡山德共尊遠人應罷市處處有遺恩

亡伯母同安縣君楊氏挽詞

德盛諸楊族賓冝伯父家周姜職蘋藻歇母事蚕麻

大邑移封近陰堂去日賖空餘鏡奩在時出舊笄珈

欒城集卷第二

欒城集卷第三

詩七十五首

北京送孫曼叔屯田權三司開折司

人生不願才才士困奔走君爲大農屬求暇更能否自我遊魏博相識恨未久誰言但傾蓋信有勝白首清晨坐風觀落日説凉臙蔡精勤如律令健不論斗旁觀我不能晤語君見受秋風起沙漠凄雨濕征袖送行欲汲汲富貴恐君後將去聊遲遲已遠悲朋友

和強至太傅小飲

誰能飲酒如傾水醉倒坐中扶不起形骸外物已如

遺升斗任君無復避霜梨氷脆寒侵齒未盡一杯先已醉強將文字笑紅裙冷淡爲歡何足貴

和強君兎亭

君爲魏博三年客日有江湖萬里心髮得野亭留馬足強循蹊㮾步堤陰無人携手共吴語得意掉頭時越吟何日東郊過微雨並騎鞍馬去同尋

中秋夜八絕[illegible]

長空開積雨清夜流明月看盡上樓人油然就西没誰遣常時月偏從此夜明犹添珠百倍瘠感免多生欲見初客燭將升尚有星漸高圖漸小雲外轉亭亭

明入庭陰白寒侵酒氣微夜深看更好樓上漸人稀
浮光看不定重露試還無影翻任舞客明誤已棲烏
巧轉上人衣徐行度樓角河漢冷無雲冥冥獨飛鵲
猿狖號枯木魚龍泣夜潭行人已天北思婦隔江南
看久須扶立行貪遂失歸誰能終不睡爛醉羽觴飛

次韻王君貺尚書會六同年

有美佳賓賢主人布衣曾共脫京塵歡來未覺歲華
晚醉後能令秋氣春發譽早同初宦日收功終籍老
成身宅年此會應圖畫傳入誰家屛幛新

王君貺生日

純陰十月晚勁氣肅羣驕惟有喬松在長看積雪消
生賢禀真性特立冠當朝早歲初成賦羣雄已失標
治才精破竹廷論壯生飈博士皆推賈宣皇重試蕭
周旋窮政體出入解心焦九列高稱冠三台豈足超
論功歸領覇舉相待虞姚驥騁經新卧弓強發矢弨
百年時節在四海衆心翹當見飛中使齎金賜此朝
仁廟生日例賜金帛

次韻姚孝孫判官見還岐梁唱和詩集

伯氏文章豈敢知岐梁偶有往還詩自憐兄力能兼
弟誰肯塤終不聽篪西號春游池百頃南溪秋入竹
千枝恨君曾是關中吏屬和追陪失此時

次韻王臨太傅馬上

冬晚霜露重城避鞍馬勞徒知事奔走曾未補毫毛
水旱嗟頻處瘡痍費抑搔莫歸何暇食堆按簿書高

次韻王君北都偶成三首

河轉金隄近天高魏闕新千夫奉儒將百獸伏麒麟
校獵沙場莫談兵玉帳春關南知不遠誰試問蕃隣
天寶亂已定河壖兵更多故城埋白骨遺俗喜長戈
卧獸常思肉奔鯨不受羅縱橫竟安在誰見冢嵯峨
禁籞封金殿清河貫石門畦平餘古木兵散有空屯

形勝山園闊藩宣海内尊川原不論頃雲夢可勝吞

次韻沈立少卿白鹿

白鹿何年養警猜未肯馴軒除非本性飲食強依人
烈影氷浮水飛毛雪洒塵獨游應已倦忽見乍凝神
野色明幽步煙蕪薦卧身異姿人共愛清意爾誰親
日暖山苗熟風微澗草春何緣解韁縶奔放任天真

送陳安期都官出城馬上

城中二月不知春唯有東風滿面塵歸意已隨行客
去流年驚見柳條新簿書塡委休何日學問榛蕪愧
古人一頃稻田三畝竹故園何負不收身

登上水關

淇水活活入禁城城樓中斷過深清空郊南數牛羊
下落日迴瞻觀闕明歲月逼人行老大江湖發興感
平生畫船早晚籠新屋慰意來看水面平

寒食贈遊歷沙諸君

城南壓沙古河淤沙上種梨千萬株隆冬十月我獨
往風吹葉盡枝條踈老僧屈指數春候却後百日花
當蘇微風細雨膏潤足枝頭萬萬排明珠齊開競發
不知數照曜水雪明村墟此時官閑得遊賞長堤平
穩宜騎驢寺門古木芽葉動倉庚布穀相和呼及時

行樂不可緩歲長春短花須臾僧言我意兩相值欲
往屢已指吾車今朝寒食燈火斷薄雲蔽日風沙除
此花久已待我至況有朋友相携扶來遊反覆不能
往豈獨負君花已辜諸君高適足才思佐酒況得萬
玉奴坐中未醉慎無起倒載當山公使如

明日厚安卿強幾聖復召飲醉次前韻

芳樽酌水清無淤梨園著雪迷根株鄰宮士女喜行
樂坐上酌客誰親踈倦遊不知歲月過痛飲漸覺筋
骸蘇風吹落片亂飄灑雨結細實駢明珠雲屯水積
動論頃誰信城郭涵村墟坐觀明媚低照席行看繁
開橫遮騎我貧不辦供酒炙側耳日聽交朋呼無端
人事巧拘束曾不見置閑須臾長鯨渴木求入海老
驥伏櫪思就車清明未過春未老寒食豈必節與除
二君為我重置酒席上醉倒交相扶觀娛安用苦酬
酢叫嘯不畏相罪辜昏然已覺萬物小下視吏役真
婢奴請君數具牛酒費此外百事何能如

次韻柳子玉郎中見寄

新年始是識君初顧我塵埃正滿裾談辨未容朝夕
聽情親空愧往還書久聞筆陣無前敵更擬詩壇託
後車待得入城應少暇相從有約定何如

秀州僧本瑩净照堂

有僧訪我携詩卷自說初成净照堂求得篇章書壁
素不論塵土漬衣黃故山別後成新歲歸夢春來遶
舊房看取盈編定何益客來無語但循墻

京師送王頤殿丞

憶遊長安城昔飲母鄉宅身雖坐上賓心是道路客
笑言安能久車馬就奔迫城南南山近勝絕聞自昔
徘徊竟莫往指點煩鞭策道傍古龍池深透河渭澤
山行吾不能愧此幾咫尺壯哉誰開鑿千頃如一席
參差山麓近滉蕩波光射君時在池上俗事厭紛劇

望門不敢叩恐笑塵土迹自從放京城所向愈無適
君來曾未幾已復向南國扁舟出淮汴唯見江海碧
野人處城市長願有羽翮脫身相從遊未果聊自責

石蒼舒醉墨堂

石君得書法弄筆歲月久經營妙在心舒卷功隨手
惟蓋逸羣氣扶駕須斗酒作堂名醉墨揮灑動牆牖
安得澒酒池淋漓着濡首取但繼張君莫顧顛名醜

遊净因院寄璉禪師

歲月潛消日衰氷依然來見佛堂燈此身已自非前
我問法何妨似舊僧灑面飛泉時點點壓池蒼石尚

層層選知近愛金山好江水煎茶日幾升

送柳子玉

柳侯白首郎風格終近古舊遊日零落新輩誰與伍
人情逐時好變化無定主試看近時人相教蹈規矩
行身剗孔孟稱道皆禹舜但求免譏評豈顧愁胏腑
坐令不羈士舉足遭網罟緬懷我生初遺俗尚目睹
中庸雖已亡比近則猶愈老成慎趨好後生守淳魯
豈效相譏欺街牛沽馬脯過惡酒色間可罪非可惡
譬如嵇與阮心迹豈深蠹京師逢柳侯往事能歷數
歎息子美賢相與實舊故至今存稿章即墨龍蛇舞

斯人今尚在亦恐終囚虜惜哉時論隘安置失處所
一廛寄河壖番老享有土世俗安足論且盡杯中醑

送蘇公佐修撰知梓州

乘軺舊西蜀出鎮復東川父老知遺愛壺漿定滿前
江山昔年路旌節異邦權望重朝中舊籌分劍外天
歲登無猛政釐服罷防邊去國身雖樂憂時論獨堅
孤誠抱松直衆進比茅連我亦相從逝踈狂且自全

送任師中通判黃州

一別都門今五年劇談精壯故依然厭居巴蜀千山
底決住荊河十頃田老去功名無意取身閑詩筆更

能專黃州無事聊須飲世俗方今自足賢

南窗

京師三日雪雪盡泥方深閉門謝還往不聞車馬音
西齋書帙亂南窗初日升展轉守牀榻欲起復不能
開戶失瓊玉滿堦松竹陰客從遠方來疑我何苦心
踈拙自當爾有酒聊共斟

次韻楊褒直講攬鏡

鬢髮年來日向衰相寬不用強裁詩壯心付與東流
去霜蟹何妨左手持花發黃鸝巧言語池開楊柳鬪
腰肢勸君行樂還聽否即是南風苦熱時

送錢婺州純老
桃花汴水半河流已作南行第一舟儂報朝中言噴
亂喜聞淮上樓咿吻平時答策詞無枉此去爲邦學
更優自古東陽足賢守請君重賦沈公樓
次韻柳子玉見贈
壯心衰盡愧當年刻意爲文日幾千老去讀書聊度
歲春來多睡苦便眠夢歸似鴈長飛去才短如蚕只
自纏唯有聞詩尚思和可能時寄最高篇
次韻任遵聖見寄
故國老成誰復先壯心空記話當年灌夫失意貧無

友梅福辭官晚作仙詩句清新非世俗退居安穩卜
江天它年我亦從君隱多買黃魚養復煎
次韻劉貢甫學士畫松石圖歌
長松大石生長見竭遊塵土嗟空羨寒翠閱心失穫
交柴華過眼驚流電破緡買得古畫圖遠墅參差隨
斷線螺枝倒掛風自舞直幹孫生看面面故山日物
遠莫致愛此隨人共流轉物生真僞竟何有遇意一
時寧復辨少年所好老成癖傍人指笑嗟矜衒京城
宅舍松石希買費百金猶恐賤
送顏起及第還蔡州
詔書京鋪起沉淪歲貢仍居第一人不愧得官名暫
屈自誇對策語深淳讀書飽足終無厭從宦奔馳自
此新我去淮陽今不久鄰邦時得問音塵
初到陳州二首
謀拙身無向歸田久未成來陳爲懶計傳道愧虛名
俎豆終難合詩書強欲明斯文吾已試深恐誤諸生
久愛閑居樂茲行恐遂不上官客碌碌飽食更悠悠
枕畔書成僻湖邊柳散愁疎慵愧韓子文字化潮州
柳湖感物
柳湖萬柳作雲屯種時亂挿不須根根如臥蛇身合

抱仰視不見蜩蟬喧開花三月亂飛雪過牆度水無
復還窮高極遠風力盡棄墜泥土顏色昏偶然直墮
湖中水化爲浮萍輕且繁隨波上下去無定物性不
改天使然南山老松長百尺根入石底蛟龍蟠秋深
葉上露如雨傾流入上明珠圓乘春發生葉短短根
大如指長而堅神農嘗藥最上品氣力直壓鍾乳溫
物生禀受久已異世俗何始分愚賢嘗見野人言柳花入水爲萍茯
苓上靈草也爲仙事明藥服之益人古方云十斤鍾乳不如一斤茯苓
柳湖久無水悵然成詠
平湖水盡起黃埃惟有長堤萬萬栽病鶴摧頹沙上

舞遊人寂寞岸邊回秋風草木初搖落日莫樵蘇自
往來更識明年春絮起共看飛雪亂成堆

次韻孫户曹朴椰湖

疎慵非敢獨違時野性顛狂不受羈猶有曲湖容笑
傲誰言與物苦參差水乾生草曾非惡鶴舞因風忽
自怡最愛椰陰遲日暖帽巾輕墨肯相隨

贈李簡夫司封

平生談笑接諸公歸老身心着苦空往事少能陪晤
語新詩時喜挹清風形骸摩結羸偏健筆札西臺晚
更工笑我壯年常苦病異時何以作衰翁

次贈李簡夫春園

秋色豈相負小園仍有花遶欄吟落日拾徑得殘葩
菊細初藏蝶桐疎不庇鴉遊觀須作意霜雪健晋槎

題李簡夫葆光亭

逕草侵苔蘚庭花墮石臺小庭幽事足野色向人來
坐上烏皮几墻間大瓠壺老成無不可談笑得徘徊

次韻李簡夫因病不出

十五年來一味閑近來推病更安眠鶴形自瘦非關
老僧定端居不計年坐上要須長滿客杖頭何用出
携錢未嫌語笑妨清靜閑暇陪公几杖前

張安道尚書生日

出入三朝望愈尊淮陽退卧避喧煩崇高歷遍知皆
妄風俗頻遷氣獨存世事直須勞舊德歸心那復厭
名藩赤松作伴功雖切白髮憂時義所敦仁比高山
年自倍秋逢生日喜盈門知公知命身無禱聊為生
靈舉壽樽

送劉道原學士歸南康

大川傾流萬物俱根旋脚脫争奔徂流萍斷梗誰復
數長林巨石曾須臾軒昂顛倒唯恐後嗟子何獨強
根株三年一語未嘗屈擬學文舉驚當塗心知勢力

非汝敵獨恐清議無遺餘扁舟歲晚告歸覲家勝欲
及蓋華廬隱居高節世所尚掛冠早歲還州閭紛紜
世事不着耳得失豈復分錙銖投身固已陷泥滓獨
立未免遭霑濡君歸左右誰高遯牛毛細數分賢愚

題滑州畫舫齋贈李公擇學士

牕户重重向日明船居氣味此中生汀州出沒叢花
短波浪澄虛兩岸平寬逐南來身未隱安閑感物意
猶驚前賢事迹君今似不愧當年畫舫名（歐陽公有記在是邪而爲齋公擇之簡爲杭南來故取）

送王恪郎中知襄州

魏公德業冠當年汝守威名蹤漢邊將相傳家俱未遠子孫到處各推賢風流最喜君真似符竹連分政得專峴首重尋碑墮淚習池還指客横鞭逃亡已覺依劉表寔後應須禮浩然當有郡人知古意攔街齊唱接䍦篇

和張安道讀杜集用其韻

我公才不世晚歲道尤高與物都無著看書未覺勞微言精老易奇韻喜莊騷杜叟詩篇在唐人喜力豪近時無沈宋前輩蔑劉曹天驥精神穩層臺結構牢龍騰非有迹鯨轉自生濤浩蕩來何極雍容去若遨壇高真命將毳乱始知髦白也空無敵之豈少褒論文開錦繡賦命委蓬蒿初試中書日旋聞鄜時逃妻孥隔豺虎關輔暗旌旄入蜀營三徑浮江寄一艘投人慙下舍愛酒類東臯漂泊終浮梗迂疎獨釣鼇誤身空有賦捽歷惜無袍卷軸今何益零丁昔未遭相如元並世惠子謾臨濠得失將誰怨憑公付两髦

送張公安道南都留臺

識公歲已深從公非一日仰公如重雲庇我食賤疾公歸無留意我處念平昔少年喜文字東行始觀國成都多遊士投謁密如櫛紛然眾人中顧我好顏色

俗征感一遇邂逅登仕籍爾來十六年鬢髮就衰白謀身日已謬處世復何益從來學俎豆漸老信典册自知百不堪偶未三見黜譬如溝中斷誰復強收拾高陵絕塵土舊好等金石庠齋幸無事俾俎奉清適居然遠憂患況復取矜式汪洋際海深淡泊朱弦直徇時非所安歸去亦何失道存尚可卷功成古難必還尋赤松子獨就丹砂術恨無二頃田伴公老蓬蓽

傅欽之學士濟源草堂

閒有高居直百金西山南麓北山陰園通濟水池塘好花近洛川顏色深人去節旄分重鎮客來候鶴感幽吟潩溪雨過西湖漲歸興蕭然定不任欽之時在許

文與可學士墨君堂

虗堂竹叢間那復厭竹遠風庭響交憂月牖散凌乱尚恐莊掩關嬋娟不長見中堂開素壁脩颯起霜幹隨宜賦生意落筆皆蔥蒨根莖雜土石枝葉互長短依依露下緑冉冉風中展開門視叢薄與此終何辨

故成都尹陸介夫挽詞

擁節西來未一年凄涼道路泣東轅蜀都富樂真當惜民事艱難誰復論白馬何人趨遠日青錢盈束更無言興時歸去逢遺老空聽咨嗟述舊恩

次韻柳子玉謫官壽春舟過宛丘見寄二首

局冷曾非簿領迷幽居渾似未官時忽聞客至驚還喜出見泥深笑不知謀拙未能憂歲計身閑聊可飽晨炊行舟借問何怱卒淮口無潮月正虧

獻酬不用辭升斗曲直何勞問尺尋要路風波無限惡謫居情味最能深交從錦水初無間鄰卜共山已有心草聖詩豪並神速數因南鴈惠佳音

次韻子瞻潁州留別二首

託身遊宦鄉終老羨箕潁隱居亦何榮親愛形隨影念兄適吳越霜降水初冷翻然事舟楫棄此室廬靜

平明知當發中夜抱虛警永懷江上宅歸計失不猛人生物所役有若魚墮井遠行豈易還劇飲終難醒不如早自乞閑日庶猶未世事非所憂多憂亦誰省

放舟清淮上蕩漾洗心胷所過日轉勝恨我不得同江淮忽中斷陂壞何重重紫蟹三寸筐白魚五尺童赤鯉寒在汕紅粳滿霜風西成百物賤加飡慰貧窮胡爲復相念未肯安南東人生免飢寒不受外物攻不見田野人四壁編茅蓬有食輒自樂誰知富家翁

陪歐陽少師永叔燕潁州西湖

西湖草木公所種仁人實使甘棠重歸來築室傍湖東勝遊還與邦人共公年未老髮先衰對酒清歎似昔時功成業就了無事令名付與他人知平生著書今絕筆閉門燕居未嘗出忽來湖上尋舊遊坐令湖水生顏色酒行樂作遊人多爭觀竊語誰能呵十年思潁今在潁不飲耐此遊人何

歐陽公所蓄石屏

石中枯木雙扶疎粲然脉理通肌膚剖開左右兩相屬細看不見毫髮殊老樗剝落但存骨病松憔悴空留鬚丘陵迤邐山麓近雲煙濛霧風雨餘我驚造物巧如此刻畫瑣細供人須公家此類尚非一客至不

識空嗟吁案頭紫雲抱明月床上寒木翻飢烏賦形簡易神自足鄙弄筆墨嗟勤劬天工此意與人競維山變怪驚犇愚世間淺拙無與敵比擬慚有公新書（月石硯屏及石上寒林數驛皆公詩所賦）

次韻子瞻初出潁口見淮山

清淮此日見滄浪始覺南來道路長總轉山光時隱見船知水力故軒昂白魚受釣收寒玉紅稻堆場列遠岡波浪連天東近海乘桴直恐漸茫茫

次韻子瞻壽州城東龍潭

東行取次闕三州擊鼓清晨復解舟車騎紛紜追過

客歌鍾凄咽動搭𦄵宦遊底處非巢燕歸計何嫌詣
沐猴賴有故人憐遠適慇懃屢勸酒行周

和子瞻渦口遇風

長淮暮生風來自渦河口新舟雖云固波浪亦難受
詩來話艱厄驚恐及見婦憶同泝荆峽終夜愁否首
餘飇入帷幄跳沫濺寢牖平生未省見驚顧欲狂走
爾來涉憂患漸覺成老醜逆喜波浪中時能飲醇酒

和子瞻濠州七絕

塗山

娶婦山中不肯留會朝山下萬諸侯古人辛苦今誰

信只見清淮入海流

彭祖廟

長說先師似老彭共疑好學古書生不知亦解飧雲
母白日登天萬事輕山有雲母雲彭祖所餌服

逍遙臺莊子墓上祠堂也

猖狂戰國古神仙曳尾泥塗老更安厭世乘雲人不
見空墳聊復葬衣冠

觀魚臺

莊子談空惠子聽郢人斤斧娛忘形莫嗟質喪無知
者對石何妨自說經

虞姬墓

布叛增亡國已空摧殘羽翮自令窮艱難獨與虞姬
共誰使西來敵沛公

四望亭太和中郡守劉嗣之立李紳為之記今亭廢矣

唐史不聞劉嗣之空傳短李舊歌詩高亭毀盡唯存
記猶有區區父老知

浮山洞洞在淮上夏潦不能及而每水加高故人疑其浮也

洞府元依水面開秋潮每到洞門回幽人燕坐門前
石長看長淮船去來

和子瞻泗州僧伽塔

清淮濁汴爭強雄龜山下鬬支祁宮高秋水來無遠
近蕩滅洲渚乘城墉千艘銜尾誰復惜萬人雨泣哀
將窮城中古塔高百尺下有蛻骨黃金容蛟龍百怪
不敢近廻風倒浪歸無蹤越商胡賈豈知道脫身獻
實酬元功至人已立萬物表劫火僅置毛孔中區區
淮汴亦何有一把可注滄溟東胡為尚與水族較時
出變怪驚愚聾於呼此意不可詰仰觀飛拱凌晴空

次韻子瞻發洪澤遇大風却還宿

昨夜宿鴻澤舟來速如歸却行雖云拙乘險諒亦非
誰言淮陰近阻此駭浪飛長風徑千里蛟蜃相因依

耿然持一葉此勢安可遠冒涉彼何人勇決生處微欲速有不達魚服豈足肥風帆尚可轉野廟誰能祈但當擁衾睡慎閉聰與葬夜聞聲尚懸起視聊披衣

次韻子瞻記十月十六日所見．

君不見天高后土黃變化出入唯陰陽旋凝細霧作飛雹復遣震雷追日光可憐萬物甚微細坐聽百變隨顛僵深根固蔕無計遯倏來忽逐安能防平生未見實驚耳稍遠不知如隔牆君看歌舞醉華屋下有纍纍排兩廊眼前苦樂尚懸絕空中造化知有亡我居宛丘厭凝冱雪翻海水填陂塘但知膏澤利牟麥

恣食麰餌真嘉祥山陽所記亦何事有酒胡不盡一觴

欒城集卷第三

欒城集卷第四

詩七十四首

次韻子瞻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爲韻

劉貢甫

貢甫少多才交遊一何衆談詞坐傾倒玉麈日揮弄逡巡不爲虐巧捷有微中羣情忌超邁微過出嘲諷南遷時已久未見肯力貢舌在終自奇髀滿安足痛人生百年內僅比一朝夢驊髮就消酒斗水傾漏甕江淮未可嫌遲晚聊自送試觀終日閑何似兩耳鬨

孫巨源

巨源學從橫世事風討論著書十萬字辯如白波翻諫垣適多事憂心生病根立談信無補閉口出國門棄置臥江海閔哩寧復言朝行共長歎逐客繼二孫（謂巨源莘老）南方固鄉黨識宦侶鶴猿風俗未寧靜明黨爭排根引去良自得獨清在澄源往者未可招冠蓋方駿奔

劉莘老

莘老奮徒步首與觀國賓儼然自約束被服鼓與紳黽勉丞相府接迹與臺臣顧嫌任安躁未忍裂坐茵推置冠獬豸謂言我比鄰三晉固多士毓饑存斯人

竄責不敢辭在言見天與南方異風俗強食魚尾幸
塵同賈太傅抱恧恥自陳猶有痛哭書受釐定何辰

和子瞻金山

長江欲盡闊無邊金山當中唯一石潮平風靜日浮
海縹緲樓臺轉金碧氷洲初見石頭城城下波濤與
海平中流轉柁疑無岸泊舟未定僧先迎山中岑寂
恐未足後將江水遶山麓四無鄰家聲動息鍾聲鏗
鍠答山谷鳥鳶力薄墮中路惟有胡鷹石上宿誰知
江海多行舟遊人上下牽巖幽老僧心定身不定送
往迎來何時竟朝遊未厭夜未歸愛山如此如公稀

不待遊人盡歸去恐公未識山中趣

和子瞻焦山

金山遊遍入焦山舟輕帆急須臾間涉江已遠風浪
闊遊人到此皆爭還山頭冉冉萬竿竹樓閣不見門
長閑金山共此一江水只有勝絕無此閑野僧終日
飽一飯與世相視如鼈蠻門無舟楫斷還往說法教
化龜鼉頑偶然客至話鄉國西望落日低銅鑼峨峨
正在日入處想象積雪堆青鬟稻田一頃良自給仕
宦不返知誰役久安祿廩畏事厭強亏一弛無由攀
行逢佳處輒歎息想見茅屋藏榛菅我知此地便堪

隱稻苗旆旆魚斑斑（焦山長老蜀僧也）

次韻子瞻遊甘露寺

去國日已遠涉江歲將闌東南富山水跬步晉清歡
遷延廢行邁忽忘身在官清晨陟甘露乘高棄征鞍
超然脫闤闠穿雲撫朱欄下視萬物微惟覺滄海寬
潮來聲洶洶望極空漫漫一一渡海船冉冉移檣竿
水怪時出沒羣嬉類猵獺幽陰自生火青熒復誰燃
石頭古天險憑恃分權瞞疑城曜遠目來騎驚新觀
聚散定王業成毀猶月圓金山百圍石岌岌隨濤瀾
猶疑漢宮廷屹立承露盤狂波恐吞噬萬古嗟獨完

凝眸厭滉瀁遶屋行盤跚此寺歷今古遺迹皆龍鸞
孔明所坐石胖蹯非人刊經霜衆草短積雨青苔寒
蕭翁嗜佛法大福將力干坡陁故鑊在甲錯蒼龍蟠
衛公秉節制佛骨埋金棺長松省百尺畫像晉三歎
新詩語何麗傳讀紙遂刓嗟我本漁釣江湖心所安
方爲籠中閑仰羨天際翰遊觀惜不與賦詠嗟獨難
俸祿藉升斗虀鹽嗜鹹酸何時扁舟去不俟官長彈

李簡夫挽詞二首

老成渾欲盡吊客一潸然遺事人人記清詩句句傳
掛冠蹤傳早樂世白公賢歎息風流在埋文得細鐫

又

帰隱淮陽市邀遊十六年養生能淡泊愛客故留連
傾蓋知心晚論詩卧病前蓀光塵滿榻無復聽談禪

次韻子瞻初到杭州見寄二絶

吏治區區豈不任吳中已自富才能還應占位書名
姓學取藍田崔縣丞
試盡風波萬里身到官山水却宜人君知晏子思仍
厚還與從來舊卜鄰

和柳子玉地爐

鑿地泥床不費功山深炭賤火長紅擁衾熟睡朝衙

後抱膝微吟莫雪中寵辱兩忘輕世味氷霜不到傲
天工遥知麻步無人客寒夜清樽誰與同

和柳子玉紙帳

夫子清貧不耐冬書齋還費紙重重牕明曉日從教
入帳厚霜飈定不容京兆牛衣聊可藉公孫布被旋
須縫呉綾蜀錦非嫌汝簡淡爲生要易供

次韻子瞻遊孤山訪惠勤惠思

鳥依山魚依湖但有所有無所無輕舟沿泝窮遠近
有輿上下更傳呼翩然獨往不携挈兼擅魚鳥兩所
娱困依巖石坐峻絶行牽蘿蔓隨縈紆道逢勤思訪

其廬誦詩清切秋蟬孤隱居蓋路陌上土何人起愛
輪下蒲水南巷中羅百夫鷄鳴朝謁至日晡人生變
化安可料憐汝久適終無圖梟鷙不足鶴有餘一俛
一仰戚與蘧嗟我久欲從逃適方圓不敢左右摹

宛丘二詠幷序

宛丘城西柳湖累歲無水開元寺殿下山茶一株
枝葉甚茂亦數年不開轍頃從子瞻遊此每以二
物爲恨去秋雨雪相仍湖中春水忽生數尺至二
月中山茶復開千餘朶因作二詩奉寄

旱湖堤上柳空多倚岸輕舟柰汝何秋雨連渠添積

潤春風吹凍忽生波蟲魚便爾來無數鳧鴈猶疑未
肯過持詫錢塘應笑我坳中浮芥兩幺麽
古殿山花叢百圍故園曾見色依依凌寒强比松筠
秀吐蘂空驚歲月非氷雪紛紜真性在根株大老衆
園稀山中草木誰携種潦倒塵埃不復歸

贈提刑賈司門青

前年乘舟護南河宛丘官舍酣且歌去年持節行
獄驅車道路日不足今年春風塵土黄遠赴三州議
縣役天子憂民法令新整齊百事無閑人甾耘髮櫛
何時已回首昔遊如夢寐區區學舍會未知春晚日

長唯有惺才智有餘安得閑疎慵頑我自當然喜君
未忘太平事獨稱赦書旌孝子項城有孝子負土成墳賈移文陳州請用
檄之存

同陳述古舍人觀芍藥

藹藹堂西十畝園晚涼迎步綠陰繁共驚春去已多
日爭看花開最後番未許狂風催爛熳故將青幄強
安存請公作意勤歡賞趁取殘紅照酒樽

次韻子瞻見寄

我將西歸老故丘長江欲濟無行舟宦游已如馬受
軛衰病擬學龜藏頭三年學舍百不與廩費麋粟常

慙羞矯時自信亦不足從政敢謂學已優閉門却掃
誰與語晝夢時作鈞天遊自從四方多法律深山更
深逃無術衆人奔走我獨閑何異端居割蜂窩懷安
已久心自知彈劾未至理先屈餘杭軍府百事勞經
年未見持千旄賈生作傳無封事屈平憂世多離騷
煩刑弊法非公耻怒馬奔車忌鞭箠藐藐何自聽諄
諄諤諤未必賢唯唯求田問舍古所非荒畦弊宅今
餘幾出從王事當有程去須膰肉嫌無名掃除百憂
唯有酒未退聊取身心輕

趙少師自南都訪歐陽少師於穎州留西湖
久之作詩獻歐陽公

公居穎水上德與穎水清身閑道轉勝內足無復營
平昔富交遊開門坐常盈退居萬事樂獨恨無友生
汝穎亦多士後來非老成趙公平生舊情好均弟兄
少年結意氣晚歲齊功名攜手踐廊廟蹁足辭鈞衡
徜徉里閭間脫略世俗縈興來忽命駕一往千里輕
白髮儼相映元勳各崢嶸人生會面難此會有餘情
遨遊西湖中仲夏草木榮壺觴列四坐歌舞羅前楹
畫舫極沿泝肴輿並逢迎棹進鳧鴨亂樂作蟲魚驚
近寺躡遺迹高臺吹笑聲往事語京洛餘歡發吟賡

拳拳主人厚款款來客誠此樂有時盡此好何由傾

次韻子瞻望湖樓上五絕

欲看西湖兩岸山卧乘湖上木蘭船湖山已自隨船
改更値陰晴欲雨天
眼看西湖不覺來簿書無算撥還開三年屈指渾將
盡記取從今得幾回
湖山欲買恨無錢且盡芳樽對玉盤菱角鷄頭應已
厭蟹螯馬頰更勤飡
終日清漪弄短橈久忘車乘走翹翹秋風且食鱸魚
美洛下諸生未可招

滯留朝市常嫌鬧放棄江湖也未閑孤舫租窮千頃
浪青與未盡百重山
和柳子玉共城新開御河過所居牆下
卜築共山功欲成新河入縣巧相縈誰將畚鍤千夫
力添上園林一倍清生長魚鰕供晚饌浮沉鵞鴨放
春聲為鄰有意非今日丐我餘波伴濯纓
歐陽太師挽詞三首
雄文元命世直氣早成風受任衰遲後安邦反側中
廻天深有力奄聖耻言功事已身隨去驚嗟柱石空
又

唐斆文初喪書成法至今雍容趨聖處深切可人心
氣力知難繼風流喜不淫懸知　公欲謝異說勇交侵
又
推轂誠多士登龍盛一時西門行有慟東閣見無期
念昔先君子嘗蒙國士知舊恩終未報感歎不勝悲
賦黃鶴樓贈李公擇公擇知鄂州
前年見君河之浦東風吹河沙如霧北潭楊柳強知
春樽酒相携終日語君家東南風氣清謫官河堧不
稱情一麾夏口亦何有高樓黃鶴慰平生荆江洞庭
春浪起漢沔初來入江水岸頭南北不相知惟見風

濤湧天地巫峽瀟湘萬里船中流鼓楫四茫然高城
枕山望如帶華表照日光流淵樓上騷人多古意坐
忘朝市無窮事誰道武昌岸下魚不如建業城邊水
次韻子瞻餘杭法喜寺綠野亭懷吳興太守
孫莘老
信美非吾土三吳一水中亭高望已極舟入去無窮
朝市知安在湖山信有功遨遊逐鳧鴨飲食數魚虫
波浪喧朝夕梅蒸變綠紅逢人問京洛去國長兒童
同舍情相接鄰邦信屢通相邀欲相過道里訊溪翁
和子瞻宿臨安淨土寺

四方清淨居多被僧所占既無世俗營百事得豐贍
家居每紛薄奉養世寒欠昔年旅東都局促吁已厭
城西近精廬長老時一覘每來獲所求食飽山茶釅
塵埃就湯沐垢膩脫巾襜不知禪味深但取飢腸饜
京城苦煩溷物景費洽染吳都況清華觀刹吐光豔
石矼廋空闊泉溜瀉深塹纏過未足多終老應長歎
和子瞻自淨土步至功臣寺
山平村塢連野寺鐘相答晚陰生林莽落日猶在塔
行招兩社僧共步青山月送客渡石橋迎客出林樾
幽尋本真性往事聽徐說錢王方壯年此邦事輕俠

鄉人鄙貧賤興類識英傑立石象興王遺迹今芟棄
功勲三吳定富貴四海甲歸來父老藏祟高畏摧壓
詩人巧幾病牛領恐挑抉流傳後世人談笑資口舌
是非亦已矣興廢何倉卒持歸問禪翁笑指浮漚没

次韻子瞻遊徑山

去年渡江愛吳山忽忘蜀道輕秦川錢塘後到山最
勝下枕湖水相縈旋坐疑吳會無復有扁舟屢出凌
濤淵今秋復入徑山寺勢壓衆嶺皆摧顛連峯沓嶂
不知數重重相抱如青蓮散爲雲霧翳星斗聚作潭
井藏蜿蜒欽翁未到人迹絶千里受記來安禪荒榛

野草罝茅屋坐令海賈輸金錢至今傳法破煩惱飽
食過客容安眠解裝投錫不復去紛紛四合來烏鳶
或言此處猶未好海上人少無煩煎天台鴈蕩最深
秀水驚石瘦尤清便青山獨往無不可論説好醜徒
紛然終當直去無遠近藤鞋竹杖聊窮年

次韻子瞻自徑山回宿湖上

朝從徑山來決眥徑山色莫從湖上歸滉瀁湖光碧
借問泛湖舟何似登山屐高懷厭朝市遠去忘憂慄
目向幽人青顏從濁醪赤塵埃解羅網宇宙爲安宅
油然了無營此意誰能詰嗟予別離久欲往徒反側
留滯亦可爲空驚突深黑

次韻子瞻題孫莘老墨妙亭

高岸爲谷谷爲陵一時豪傑空飛騰身隨造化不復
返忽若野雀逢蒼鷹當年碑刻最深固風吹土蝕消
無稜遺文漫滅雨中迹翠石斷裂春後冰古墳欲毁
野廟廢行人不去征鞍憑書生鼽寒立風雪飢驢厭
苦疲奴憎愛之欲取恨無力旋揉翠墨濡黃繒不如
好事孫太守牛車徙置華堂登迤墻羅列耀珪璧罷
燕起讀留賓朋却思遺迹本安在原隰處處荒榛藤
田夫野老誰復顧鬼火夜照來寒燈廢興聚散一如

此反使涕泗沾人膺

熙寧壬子八月於洛陽妙覺寺考試舉人及還
道出嵩少之間至許昌共得大小詩二十六首

洛陽試院樓上新晴五絶

繚繞危譙面面山朝來雲作雨潺潺忽然風卷歸何
處百里陰晴反掌間

嵩少猶藏薄霧中前山迤邐夕陽紅高樓一閉三十
日遥憶巖頭種藥翁

伊闕遥臨鳳闕前龍門女几氣蒼然唐朝御路依稀
在猶想東巡塵暗天

天壇王屋北傍河高比嵩丘一倍多小有清虛今上
在俗緣深重柰成魔
前朝宮闕倚芒山殿閣層層半辨關猶恐北來岡阜
淺大行東抱故彝顏
和頫主簿起見贈二首
聲病消磨只古文諸儒經術鬬紛紜不知舊學都無
用猶把新書強欲分老病心情愁見敵少年詞氣動
干雲捜賢報國吾何敢欲補空踈但有勤
一鎖樓中猜度秋微官黽勉未能休笑談容我聊紓
放文字憑君便去留杯酒淋漓已非敵清詩窈眇更

難酬東歸猶得騁征騎同上嵩高望九州
將出洛城過廣愛寺見三學演師引觀楊惠
之塑寶山朱瑤畫文殊普賢為賦三首
寺古依喬木僧閑正莫年爲生何寂寞愛客尚留連
虛牖羅脩竹空厨響細泉坐聽談舊事遍識洛中賢
又
虛室無尋丈青山有百層廻峯看不足危石恐將崩
聽法來天女依巖老梵僧須彌傳納芥觀此信還曾
又
壁毀丹青在移來殿廡深賦形驚變態觀佛覺無心
空色笙竽含妙音風流出吳様遺法到如今
登封道中三絶
緱山祠
飛仙不返周王子重阜相連少室孫夜靜笙聲拱鶴
下廻看惟有故山存
轘轅道
青山欲上疑無路澗道相縈九十盤東望嵩高分草
木回瞻原隰湧波瀾
少林寺贈頫起
一徑喬林下黃葉三山翠壁遶禪居共君將住還歸

去欲問安心知已踈少林東接少室北倚石幢南臨鳳凰山鳳凰山上有初祖庵二祖問法於此
登嵩山十首
石徑
蒼壁上參天微徑隨流水鑿牙石齒亂紛薄黃葉委
牽攀不得上顛仆幾將止勉強終此行更老知難至
玉女窗
巖竇有虛明巃嵸發猜曉真人無儔匹牕下晨粧早
門開秋雨入室靜長風掃絕跡杳難尋朱顏未嘗老
擣衣石

玉女雲爲衣飄搖不須擣空傳巖下石夜杵知誰抱
清泉供瀚濯素月鋪繒縞人世迫秋寒處處砧聲早

醒心泉

上山苦飢渴中道得寒泉舉瓢石竇響入口煩痾痊
洑流去不見落澗聲鏗然莫歸復相値相從下平川

峯頂寺

重重山前峯上上終非頂行登衆嶺微始得山門逈
高風慘多寒落日側先暝却視向所經杳如在深井

登封壇

登封事已遥大碑摧風雨靈壇久銷禿古木中梁柱

峯巒至此盡蒼石無寸土俯視萬仞高悲辛但狂顧

法華巖

飛橋走巖居茅屋今已破何年避世僧此地常獨卧
秋風高鳥入夜月寒猿過自非心已灰靜極生悲隋

將軍柏 在天封觀觀即唐避暑宮

肅肅避暑宮石殿秋日冷凜然中庭柏氣壓千夫整
風聲答萬壑雲色通諸嶺材大難爲工甘與蓬蒿屏

吴道子畫四眞君 在崇福觀

浮埃古壁上蕭然四眞人矯如雲中鶴猶若畏四鄰
坐令世俗士自愧汗濁身勿謂今所無嵩少多隱淪

啓母石

神父化黃熊神母化白石嬰兒剖還父涕泣何暇郵
爾來三千歲往事誰復識惟有少姨存相望居二室

過韓許州石淙莊 水中有石曰淙唐天后朝燕羣臣於此石刻尚在

飛泉來無窮發自嵩嶺背奔馳兩山間偶與亂石會
傾流勢摧毀泥土久崩潰堅姿未消釋巍巍儼相對
居然受噴激雷轉諸壑內初喧墮深谷稍放脫重隘
跳沫濺霏微餘潤泃澎湃宸遊昔事遠絕壁遺刻在
人迹久寂寞物理係興廢相君厭紛華築室俯湍瀨
濯纓離塵垢洗耳聽天籟將追赤松遊自置青雲外

道人亦何者預此事歸計猶恐山未深更種萬株檜

過登封閻氏園

秋暑尚煩襟林泉淨客心菊殘知節過荷盡覺池深
蹊柳搖山色青苔遍竹陰猶嫌近官道轣轆聽車音

許州留別顔主簿

洛寺相從不出門遶城空復記名園程文堆案晨興
早竹簟連床夜語喧歸路逢僧覽容與登山無力強
扳援遥知別後都如夢賴有君詩一一存

次韻子瞻登望海樓五絕

山色湖聲四面來城中金碧爛成堆不愁門外嚴扃

鎖終日憑欄未擬廻
湖色蒼蒼日向斜煙波萬狀不容誇盡船人去浮紅
葉石徑僧歸躡白蛇
樓觀爭高不計層唈唈過厲自相譍錢王舊業依稀
在歲久無人話廢興
荷葉初乾稻穗香驚雷急雨送微凉晚晴相放秋山
色洗却濃粧作淡粧
白酒傾漿膾斫紅畫遊未厭月明中樓高只辨聽歌
鼓不見遊人轉似蓬

和子瞻監試舉人

登科歲云徂舊學日將落外遭飢寒侵內苦憂患鑠
傳家足墳史遺說本精約羣言乂紛蕩開卷每驚愕
居官忝庠序授業止千籥朝廷發新令長短棄前矱
緣飾小學家睥睨前王作聲形一分解道義因附託
安行厭衢路強挽就縻縛縱橫桄口鼻爛漫塗丹堊
強辯忽橫流漂蕩終安泊憶惟法初傳欲講面先作
新科勸多士從者盡高爵徘徊始未信銜誘終難却
嗟哉守愚鈍幾不被譏謔獨醒慚餔糟未信恥輕諾
敢言折鋒鋩但自保城郭有司顧未知選試謬西洛
羣儒誰號令新語競投削雖云心所安恐異時量度

詭遇便巧射晚稼由拙妁誰能力春耕恐飢待秋穫
聞兄職在監考較筆仍閣縮手看傍人此意殊未惡

和子瞻煎茶

年來病懶百不堪未廢飲食求芳甘煎茶舊法出西
蜀水聲火候猶能諳相傳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
有味君不見閩中茶品天下高傾身事茶不知勞又
不見北方俚人茗飲無不有鹽酪椒薑誇滿口我今
倦遊思故鄉不學南方與北方銅鐺得火蚯蚓叫匙
脚旋轉秋螢光何時茅簷歸去炙背讀文字遣兒折
取枯竹女煎湯

次韻子瞻對月見憶并簡崔度

先師客陳未嘗飽弟子于今敢言巧敗檣破屋秋雨
多夜視陰精過畢昴盞鹽冷落空盃盤且依道士修
還丹丹田發火五臟稼未補浸漫長夜寒我生疲駑
戀堊豆崔翁遊過指北斗唯有王江亦未歸閉門無
客邀沽酒完並道人王江好飲酒去冬游沉並遂不歸

和子瞻開湯村運鹽河雨中督役

興事常苦易成事常苦難不督雨中役安知民力殫
年來上功勳智者爭雕攢山河不自保疏鑿非一端
譏訶西門豹仁智未得完以方勇自許未卹衆口歎

天心閔劬勞雨涕爲洗濯不知泥滓中更益手足寒
誰謂邑中黔鞭箠亦不寬王事未可回后土何由乾

次韻子瞻雨中督役夜宿水陸寺二首

雲氣連山雨滿盆莫投僧舍欲關門暫將酒拂寬行
役終夕崎嶇入夢魂煩熱暗消秋草冷添濡未觧夜
燈昏二年游宦多勞苦何日相從得細論
野寺蕭條厭客喧雨披脩竹亂紛紛已因無食聊從
仕深悟勞生不問禪未至莫憂明日事偷閑且就此
宵眠天明歸去莽難滑鞍有藤輿懶上肩

次韻子瞻將之吳興贈孫莘老

宦遊莫向長城窟冬氷折膠弦亦絕吳中臘月百事
便蟹螯黄金鱸鱠雪京城舊友一分散近憶吳興湏
滿頬世事反覆如翻飛今日共餘前益衰畏人但恐
去不遠適意未覺歸來遲借問校讎天祿閣何如江
海同遊嬉

和子瞻畫魚歌吳人以長竿加枝頭以拔畫水取魚謂之畫魚

潛魚在淵安可及垂餌投竿易如拾橫江設網雖不
仁一舉未移収百十畫魚何者漫區區終日辛勤手
拮据已嫌長網不能遍肯信一竿良有餘鯉鯢駭散
蛟龍泣攫少驚多亦何益願從網罟登君庖碎首畨

鱗非所惜

欒城集卷第四

欒城集卷第五

詩六十六首

次韻子瞻吳中田婦歎

久雨得晴唯恐遲既晴求雨來何時今年舟楫委平地去年簑笠爲裳衣不知天公誰怨怒棄置下土塵與泥丈夫強健四方走婦女餓餒將安歸楊然四壁倚機杼收拾遺粒吹糠秕東鄰十日營一炊西鄰誰使救汝饑海邊唯有鹽不旱賣鹽連坐收嬰兒傳聞四方同此苦不關東海誅孝婦

次韻子瞻遊道場山何山

兩山相負爲峯巒流水重重注溪谷遊人上尋流水源未覺崎嶇病雙足山深下視雲漫漫徑盡石底千屈盤松林陰森白日靜忽驚人世如奔湍客行不避苦寒出僧定端居不下席人生嗟與草木同置身所在由初植堂中白佛青髻鬟氣象冲淡非人間坐令遠客厭奔走徑欲築室依空山木魚根根夜將旦星斗欹斜掛山半行役有程未可留將出山門復長歎

癸丑二月重到汝陰寄子瞻二首

憶赴錢塘九月秋同來頹尾一扁舟退居尚有三師在好事須爲十日留傾瀉向人懷抱盡忠誠爲國始終憂重來東閣皆塵土淚滴春風自不收

百頃西湖十里源近依城郭帶川原古臺駮蹴先臨水野寺參差半掩門遠泛便成終日醉幽尋不盡數家園錢塘未到能先說更看青山兩岸屯

次韻子瞻二月十日雪

春雪漫天豁又稀匀芒失據走靈威故欺貧寠冬裘盡巧助遨遊酒盞飛林下細花添百草背前輕素剪新機老農先解憂桑柘九月家人當授衣

和子瞻題風水洞

風送江湖滿洞天洞門可聽入無緣上囊鬱怒聲初散石齒鏘牙勢未前樂奏洞庭眞跌宕歌傳帝所亦清便何人隱几觀遺韻兩使頹然問嗒然

次韻子瞻新城道中

春深溪路少人行時聽山間耒耜聲飢就野農分餉黍迎㯶射卒闖金鉦閑花開盡香仍在白酒沽來壓未清此味暫時猶覺勝問兄何日便歸耕

次韻子瞻山村五絕

山行喜過酒旗斜無限桃花續杏花與世浮沉真避世將家漂蕩似無家

塍間白水細照聲日暖泥融草不生似恐田家忘帝

力多差使者出催耕
旋舂紅稻始經鏉新煑黄雞取次犇無恙無營人自
樂莫將西子愧無鹽
升平事業苦怱怱未信浮名到底空何用騫馳朝塞
外試聽碌軸語場中
貧賤終身未要羞山林難處便堪愁近來南海波尤
惡未許乘桴自在遊

次韻子瞻遊富陽普照寺

塵埃日已遠斗數更無餘寺到逢門入詩成信手書
山深僧自樂路遠客終疎訪盡前朝景它年一告予

次韻子瞻自普照入山獨遊二庵

披榛入山山路細鐘聲出寺門猶閉石苔冉冉上芒
鞋草露溥溥著衣袂野人茅茨苫竹屋終身局促無
生計天公未省長困人春田米盡秋田繼老妻稚子
亦自樂野草山花還揷髻長笑人間醉未醒終老辛
勤漫欺世

次韻子瞻與蘇世美同年夜飲

晚歲事遊宦相從未嘗足羡君四海皆兄弟棧中直
木不容曲臨安老令況同科相逢豈厭樽中醁潦倒
誰憐澗底松歲寒尚有霜前竹聞道渠家入丈夫它
日歸耕免幽獨

次韻子瞻病中遊虎跑泉僧舍二首

掃地開門松檜香僧家長夏亦清涼公庭多事久來
厭靜處安眠計甚長脩竹塡窓藤篳綠白蓮當戶石
盆方香廚晚飣紅粳熟忽憶烹雞田舍嘗
澗谷新晴草木香野情消散自生凉雨添山色翠將
溜日轉松陰晚更長病客獨來唯有睡遊僧相見亦
它方還家煩熱都消盡不信醫王與藥嘗

和子瞻東陽水樂亭歌

君不見武安前堂立曲旃官高利厚多憂患又不見

夏侯好妓貧無力簾箔爲衣人莫識兩人操行雖不
同辛苦經營實如一不如君家激水石中流聽之有
聲百無憂笙竽窈耿度溪谷琴筑凄咽穿林丘高人
處世心淡泊衆聲過耳皆爲樂退食委蛇石上眠幽
音繼續床前作正如古人樂易多歡娛積土爲鼓塊
爲桴但能復作太古意君家水樂眞有餘

次韻子瞻有美堂夜歸

飲闌鐘虡欲移軒香霧猶殘金博山明月飛來松嶺
外遊人散落馬蹄間城巖盡鼓初傳角路暗山花自
落鬟淸境暫時都不見夜深人靜始來還

次韻子瞻祈雨

世故紛紛誰復閑蛟龍不雨獨安眠人間已厭三秋旱澗底猶慳一掬泉廟令酒殽時醉飽田家糠粃久安便憂心未已誰知郵更把爐香試一燃

次韻子瞻再遊徑山

我兄東南遊我亦夢中去徑山聞已熟往意穿雲霧夢經山前溪足冷忽先渡舉頭雲峯合到寺霜日莫香厨饌巖蔌野徑蹈藤屨平生共遊處寒足躡高步崎嶇每生胝眩晃屢回顧何年棄微官攜手衆山路得此詩後夢與兄同游山中故為此篇

王仲儀尚書挽詞

謝公德業久彌新幼度英奇也絶倫父子俱賢真不朽功名自致豈相因邊兵屢動思良將廷論蕭條憶諍臣青史世家他日事新年宿草惜沾巾

次韻范景仁侍郎移竹

雙檜生南戶叢筠種北墻交陰奉君子爲伴老中堂露洗秋堦綠風含夏簟涼栽花知已誤新上一畨霜

寄題蒲傳正學士閬中藏書閣

朱欄碧瓦照山隈竹簡牙籤次第開讀破文章隨意得學成富貴逼身來詩書教子真田宅金玉傳家定糞灰更把遺編觀得失君家舊物豈須猜

自陳適齋戲題

庠齋三歲最無功羞愧宣王祿萬鍾猶欲談經誰復信相招執籥便須從陳風清淨眠真足齊俗疆梁懶不容久爾安閑長自怪此行磨折信天工

送董揚休比部知真州

奏課西南最分符江海衝往來觀患術蟠錯試餘鋒文字從堆案尊罍罷解容金山只隔水時復聽長鐘

送排保甲陳祐甫

我生本西南爲學慕齊魯從事東諸侯結綬濟南府

誰言到官舍旱氣裂后土飢饉費囷倉剽奪驚桴鼓緬焉禮義邦憂作流亡聚君來正此時王事最勤苦驅馳黄塵中勸説野田父穰穰百萬家一一連什伍政令當及期田閭貴安堵歸乘忽言西劬勞共誰語

送韓祗嚴戶曹得替省親成都

宦遊東土暫相依政役頻煩會合稀每恃詳明容老病不堪羈旅送將歸思親道路寧論遠入蜀山河漸覺非我有舊廬江水上因君聊復夢魂飛

和孔教授武仲濟南四詠

環波亭

南山迤邐入南塘北渚岧嶢枕北墻過盡綠荷橋斷處忽逢朱檻水中央鳧鷖聚散湖光淨魚鼈浮沉瓦影凉清境不知三伏熱病身唯要一藤床

北渚亭

西湖已過百花汀未厭相携上古城雲放連山瞻嶽麓雪消平野看春耕臨風舉酒千鍾盡步月吹笳十里聲猶恨雨中人不到風雲飄蕩恐神驚

鵲山亭

築臺臨水巧安排萬象軒昂發瘞埋南嶺崩騰來不盡北山斷續意尤佳平時戰伐皆荒草亦日登臨慰

病懷更欲留詩題素壁坐中誰與少陵偕

檻泉亭

連山帶郭走平川伏澗潛流發湧泉洶湧秋聲明月夜蓬蓬曉氣欲晴天誰家鵝鴨横波去日暮牛羊飲道邊滓濁未能妨潔淨孤高每到一依然

踏藕

春湖柳色黄宿藕凍猶僵翻沼龍蛇動撑船牙角長清泉浴泥滓粲齒碎冰霜莫使新梢盡炎風翠蓋凉

和李誠之待制燕别西湖并叙

熙寧六年九月天章閣待制李公自登州來守此邦愛其山川泉石之勝怡然有久留之意此邦之人安公之惠亦欲公之久於此也然自其始至而民知其方將復用懼其不能久矣明年二月詔書移牧河間邦之父兄皆惜其去雖公亦將留焉而不可得也於是數與其僚燕於湖上曰北方幸安余將復老於此酒酣賦詩以别從而作者三人公平生喜爲詩所至成編及來此邦而未嘗有所爲故尤貴之遂相與刻於石以慰邦人之思焉

東來亦何恃夫子此分符談笑萬事畢樽罍衆客俱高情生遠岫清興發平湖坐使羈遊士能忘歲月徂

縱歡真樂易恨别不須臾廟幄新謀帥河間最近胡安邊本餘事清賞信良圖應念兹園好流泉海内無

送李誠之知瀛洲

少年學詩書晚歲探至道豈伊封疆臣乃是廊廟寶苦恨富貴遲聲名得空早憶惟西羌然始建元戎纛恩威炳朝日號令肅秋草功勳不容究孤高易摧倒歸來易三邦但養胸中顥寧知北邊將還須用耆老春風吹旌旆先聲過城堡往事安足懲遺黎待公保

西湖二詠

捕觀漁

西湖不放長竿入䆲魚空作渦河食漁人攘臂下前
汀蕩漾清波浮兩腋鵝欹擘不容網䇾作長圍從
手得逡巡小舟十斛重踊躍長魚一夫力鄉條穿額
洗黃金鱠縷堆盤雪花積燒薤香橙巧相與白飰青
蔬芼莫辭食罷相携堤上步將散重煎業家白人生
此事最便身金印看腰定何益

食雞頭

芡葉初生綿如穀南風吹開輪脫轂紫苞青刺攢蝟
毛水面放花波底熟森然赤手初莫近誰料明珠藏
滿腹剖開膏液尚模糊大盎磨聲風雨速清泉活火

曾未久滿堂坐客分升掬紛然咀嚼惟恐遲勢若群
雛方脫粟東鄰每憶會稽酒南国陂塘種尤足東遊
塵土未應嫌此物秋來日日當食

次韻孫推官朴見寄二首

家貧未能憂悄悄得閑時後醉昏昏知君亦學無言
語豈傍維摩不二門

病懶近來全廢學宦遊唯是苦思鄉粗知會計猶堪
仕貪就功名有底忙懷舊暗聽秋雁過夢歸偏覺夜
更長故人知我今何念擬向東山賦首章

送張正彥法曹

憶見君兄弟相携謁侍郎通經詩早歲落筆盡成章
試劇何風發當官便激昂三年知力竭大府覺才長
知已未如格歸貲繞滿囊舊書還讀否師說近凄涼（君以三傳第今廢此學）

送青州簽判俞退翁致仕還湖州

不作清時言事官海邦邪久復盤桓早依蓮社塵緣
少新就草堂歸計安富貴暫持朝露過江山故國水
精寒宦遊從此知多事收取楞伽靜處看

和青州教授頓起九日見寄

歲月飄然風際煙紫萸黃菊又霜天莫思太室杉松

外且醉青州歌舞前（昔年與頓書同登蕭頂轉正重九）一杯酒追歡直
一夢天涯回望正三年近來又欲東觀海聽說毛詩
雅頌篇諧譜

題徐正權秀才城西溪亭

竹林分經水通渠眞與幽人作隱居溪上路窮惟畫
舫城中客至有嘉魚東來只為林泉好野外從敎簿
領疎不識徂徠石夫子無因女壻覓遺書（徐生石介婿也）

和子瞻喜虎兒生

生男如狼猶恐尩寅年生虎慰翁孃汝家家世事文
史門戶豈有空剛強識看猛虎在山谷斧牙鉤爪旗

尾揚徐行當道擇牛羊豚貍驚走熊猪忙我今老病
思退藏生子安得尚激昂不見伯父擅文章逡巡議
論前無當

次韻子瞻病中贈提刑段繹

京東分東西中劃齊魯半兄來本相從路絶人長嘆
前朝使者還手把新詩玩憐我久别離卷帙爲舒散
誰言窮陋邦得此唱酬伴相逢傾蓋閒晤語何旦旦
宦遊少娛樂纏縛苦文案能於王事餘時作楚詞亂
臂如近膏油未肯忘濯盥買豪真勉強功業畏避緩
伊余獨何爲舊籍西南貫竊祿未遑歸自笑嗟已憊

方當四海寒戀此一寸炭主勸客欲留逡巡要奪館
柰何獨見收軟語強慍慢此意定難酬還予投子粲

次韻子瞻賦雪二首

麥苗出土正纖纖春早寒官令尚嚴雲覆南山初半
嶺風乾東海盡成鹽來時瞬息平吞野積久欹危欲
敗簷強付酒樽判醉熟更尋詩句鬭新尖
點綴偏工亂鵠鴉淹留亦解惱船車來春已覺矜餘
力驕巧時能作細花儀厲墮鴟誰得罪敗墻破屋若
爲家天公愛物遙憐汝應是門前守夜义是歲京師雪尤甚孀凍死如積

次韻韓宗弼太祝送遊太山

羨君官局最優游笑我區區學問囚今日登臨成獨
往終年勤苦粗相酬春深緑野初開繡雲解青山半
脫裘回首紅塵讀書處煑茶留客小亭幽

次韻劉敏殿丞送春

春去堂堂不復追空餘草木弄晴暉交遊歸鴈行將
盡蹤跡鳴鳩懶不飛老大未須驚節物醉狂兼得避
危機東風雖有經旬在芳意從今日日非四月十一日立夏

次韻趙至節推首夏

首夏尋芳也未遲遶園紅紫尚菲菲無心與物真皆

可有酒逢人勸莫違夢逐楊花無限思身隨啼鳥不
知歸官居寂寞如僧舍海燕憐貧故入扉

次韻李昭叙供備燕别湖亭

池亭雨過一番凉雲鬢羅裙客兩旁不覺行人離恨
遠貪看積水照筵光滿堂樽俎歡方劇極目江湖意
自長歸去伊川瀟洒地不須遺念舊清湘

送李昭叙移黎陽都監歸洛省親

與君非舊識傾蓋便相親共事林泉郡忘歸南北人
煑茶流水曲載酒後湖濱未覺遊從厭空驚别恨新
潁河今重地知已舊元臣洛下聞雞犬家書不浹旬

西還倚門罷北渡羽書頻忠孝傳家事風流待一振

遊太山四首

初入南山

自我來濟南經年未嘗出不知西城外有路通石壁
初行澗谷淺漸遠峰巒積翠屛互舒卷耕耨隨欹側
雲木散山阿逆旅時百室居人謂川路此意屬行客
久遊自多念忽誤向所歷嘉陵萬壑底棧道百迴屈
崖巘遞崢嶸征夫特出沒行李雖云艱幽邃亦已劇
坐緣斗升米被此塵土厄何年道褒斜長嘯理輕策

四禪寺

山蹊容車箱深入逢有得古寺依巖根連峯轉相揖
樵蘇草木盡佛事亦蕭瑟居僧麋鹿人對客但羞澀
雙碑立風雨八分存法則云昔義靖師萬里窮西域
華巖貝多紙歸來手親譯蛻骨儼未移至今存石室
遺文盡法界廣大包萬億變化浩難名丹青畫京邑
粲然共一理眩晃莫能識末法漸衰微徒使真人泣

靈巖寺

青山何重重行盡土囊底巖高日氣薄秀色如新洗
入門塵慮息盥漱得清泚高堂見真人不覺首自稽
祖師古禪伯荊棘昔親啓人跡尚蕭條豺狼夜相觝
白鶴導青泉甘芳勝醇醴聲鳴青龍口光照白室陛
尚可滿畦塍豈惟濯蔬米居僧三百人飲食安四體
一念但清涼四方盡兄弟何言庇華屋食苦當如薺

嶽下

東來亦何求聊欲觀海岱海西尚千里將行勇還退
岱陰即齊疆南往曾歷塊春深草木長山暖冰雪潰
中巷無居人南畝釋耕耒車徒八方至塵坌百里內
牛馬汗淋漓綺紈聲綷縩喧闐六師合洶湧衆流匯
無復問誰何但自舍耽愛龍鸞畫車服貝玉飾冠佩
驊騮蹴騰驀幡旆飛晻曖腥羶及魚鼈瑣細或蒲萊

遊墮愧無齋技巧窮殊態縱觀聊未已精意殫一酹
出門青山屯遠廟遺迹昧登封尚壇壝古觀寫旗隊
戈矛森毫末舒卷分向背雍容太平業磊落豐碑在
往事半蓬蒿遺踪但悲慨回瞻最高峯遠謝徂徠對
欲將有限力一放目所逮天門四十里預恐雙足廢
三宿遂徘徊歸來欲誰懟前年道轘轅直上嵩嶺背
中休強飲食莫宿將盥頮稍知天宇寬不覺人寰穢
歲將未云久筋骸老難再山林無不容疲苶坐自礙
自知俗緣深畢老守闤闠何當御清風不用車馬載

送王璋長官赴真定孫和甫辟書

昔年旅南服始識王荆州威動千里肅恩寬行客晉從容見少子風采傾凡儔温然吐詞氣已覺清且脩不見十五年相逢話百憂青衫走塵土白髮各蕭頭新棄東海邑頭從北諸侯北鄙事方夥飢饉連戈矛盟好未可輕念當事懷柔主將今老成勉盡良計籌

寄孫朴

憶昔補官太學墟泮宮蕭條人事踈日高軒幢聲噓噓往還廢絕門無車君為尹曹易簡書放懷踈懶亦似余相逢語笑夜踏踏京黃梨栗蓋殽蔬官居一去真蘧廬東來失計悔厥初夜聞桴鼓驚閭閻事如牛

毛費耘鉏遺失真性從史胥目視紛辟邀徐徐芙君不出心自如北潭秋水多芙蕖青荷包節蒲為菹脩然獨往深淵魚人生如此樂有餘胡為自投檻中徂

和韓宗弼暴雨

執熱卧北窓淋漓汗流注蛟龍遣水府誰起叩天戶偶然終日風振撼北山霧崩騰轉相軋變化不容睹雷聲運車轂雨點傾豆黍逡巡溜可濺指顧纔笑語破屋少乾床茅苫固難禦出門泥没足此厄比鄰溥苟令終歲熱敢有今日怒晚照上東軒清風襲虛廡微生免荷鉏但喜脫煩暑農父更事多缺嵔已增土

龍泉復發

與變清波舊遶城旱來泉眼亦塵生連宵暑雨源初拔發地春雷夜有聲復理溝渠通屈曲重開池沼放澄清通衢細灑浮埃淨車馬歸來似晚晴

次韻徐正權謝示閔子廟記及惠紙

西溪秋思日盈牋幕府拘愁學久塞記廟終慙無好句酹墳猶喜有前篇（閔予先生作祭文）屛除筆硯真良計寫寄交遊畏妄傳吳紙贈君君莫怪耕耘廢罷有閑田

張文裕侍郎挽詞

持節西南二十年華堂遺像已蒼然歸來侍從三朝

舊老去雍容平地仙落筆縱橫題壁處誦詩清壯舉杯前東遊邂逅追歸旐淚落城南下馬阡

東方書生行

東方書生多愚魯閉門誦書口生土窓中白首抱遺編自信此書傳父祖辟雍新說從上公冊除僕射翻元功太常子弟不知數日夜吟諷如寒蟲四方窺覘不能得一卷百金猶復惜康成頴達棄塵灰老聃瞿曇更出入舊書句句傳先師中途欲棄還自疑東鄰小兒識機會半年外舍無不知乘輕策肥正年少齒疏髮禿甚笑是非得失付它年眼前且買先騰踔

送韓宗弼

大野將凍河水微慨然臨流送將歸登舟上帆手一揮脫棄朋友如弊衣我來三見芳草腓來時同寮今已非念昔相從未嘗違西湖幽遠人事稀青蓮紫芡傾珠璣白魚掉尾黃鱉肥客醉將起命闔扉方橋月出風露霏星河下照搖清輝嗟呼笑語相嘲譏歲月一逝空長欷交遊去盡將誰依君家漢代平與萬藹然令德傳餘徽鳴鳩著地鴻高飛安得久此同繁機

送劉長清敏

汝州太守卧病年壓塵猶復能清言平生雄辯豈不見風流尚有曹州存歷下東遊少相識歡喜聞君在西邑舊知兄弟無凡儔相逢一笑開顏色三年政令如牛毛思歸南畝皆蓬蒿羨君飲酒動論斗引觥向口收狂潮醉後胷中百無有偃然霸傲傾朋曹中朝卿士足官府君歸何處狂詞謔劉原甫自長安病歸余始識之

汝尚將歸吳興齊州記室蘇子由辱詩為送因逐韻謝之云

釋褐從軍蚕濫官已衰能復尚盤桓爾來齒髮羞相問乞有衡茅覓自安使我襟懷遺內熱誦君詩句禦人寒知誰便是知音者且作巖溪雪景看

高祖郎中頃蒙　以御史召力辭不允解組而歸先生作詩以送之　高祖溪堂集中亦嘗賡和淳熙丁未濊假守筠陽謹刊篇末

欒城集卷第五

欒城集卷第六

詩一百首

題張安道樂全堂

天命無不全人事毎自傷譬如摩尼珠宛轉有餘光
藻飾不能加塵垢豈有亡世人未嘗識姑射手自將
我公體自然率性非勉強驅馳四十年不入憂患場
晩歲事粱養歛退就此堂小儒豈知道宿昔窺門牆
申屠師無人無足亦自忘如是鄭執政一笑先生傍

和鮮于子駿益昌官舍八詠

桐軒

桐身青瑯玕桐葉蒲葵扇落落出軒楹亭亭奉閒燕
夜聲踈雨滴午影微風轉秋颷一凌亂淅瀝驚燕寢
朝日失繁陰青苔覆遺片空使坐中人慨然嗟物變

竹軒

幽軒雖紛華惟有一叢竹纖梢起餘寒紫筍散輕馥
摧幹春雨餘抽節秋霜足不知歲時改守此娟娟綠
上有吟風蟬空腹未嘗食剪伐非所辭不受塵土辱

柘軒

室築城市間移栢南澗底山林風所尚封植聊自寄
崎嶇脫巖石擁塞出榛翳上承清露滋下受寒泉惠
秋來采霜葉咀嚼有餘味苦澀未須嫌愈久其如薺

巽堂

山前三秦道車馬不遑息日出紅塵生不見青山色
峯巒未嘗改往意自奔迫誰言幽堂居近在使者宅
俯聽辨江聲却立睨石壁藤蘿自太古松竹列新植
暑簟卧清風寒樽對佳客試問東行人誰能同此適

山齋

平地厭喧囂虛齋上山足蕭條遠城市坡陁富林麓
簡書日填委杖屨每幽獨豈無山中士高卧白茅屋
逢人默無語長嘯響巖谷此室庶可招夜月相從宿

閑燕亭

登山稍已高瞻望良亦遠危亭在山腹物景行自變
諸峯宿霧收草木朝陽絢崟崟雲出山溜溜泉垂坂
徐行得佳處永日遂忘返此樂只自知傍人任嬉懶

會景亭

亭高冢山下勝勢不自收岡巒向眼盡風籟與耳謀
鳥飛半嶺息雲起當空游視身如乘風超然忘百憂
暮歸室中居唯見窗戶幽視聽隨物變悦誰識其由

寶峯亭

昔過益昌城莫登君子堂焉言念長道未暇升崇岡

今聞寶峰上縹緲陵朝陽三休引蘿蔓一覽窮蒼茫
彼雲竊雙翻落日明故鄉奔馳迹未安山棲意自足
漂揺萬里外手把新詩草宦遊不忘歸何異鳥欲翔
塵土汙顏面年華侵鬢霜何時首歸路所至聊徜徉
樽俎逢故人亭榭凝清光為我具斗酒宿恨猶可償

次韻分司南京李誠之待制求酒二首

世上升沉都夢裏春來雅健欄樽前公田種秫全抛
却坐客無鐘誰與錢
春深風雨半相和節物令人意緒多中酒何須問賢
聖和詩今尚許羊何

送施歷城辯歸常州

高人不受塵土侵三年浙江藏何深久閑物理有相
復歷城官事森成林乘時欲散逐十二鞭捷逋負徒
哀矜一杯相屬未嘗得百畝歸去將安能潜逃雖出
知者後黽勉尚見仁人心歸期忽告三月尾强留不
顧千黃金河豚鮭過鱸鱖在梗稻正抻風雨淫酒肴
勞苦鄰里期會追臨思慷明山川吳越我所愛扁
舟他日要追尋滯留未用便相訛半年歲月行駸駸

施君既去復以事還戲贈

令尹西行去又迴西湖重把舊樽罍吏民再見雖捷

乘猶道吾公挽不來

和文與可洋州園亭三十詠

湖橋

湖南堂宇深湖北林亭遠不作過湖橋兩處那相見

橫湖

湖裏種荷花湖邊種楊柳何處渡橋人問是人間否

書軒

綠竹覆清渠塵心日日踈使君遺癖在苦要讀文書

冰池

水深冰亦厚滉蕩鋪寒玉好在水中魚何愁池上鷺

竹塢

空陂放脩竹鬱鬱復冥冥莫除塢外筍從使入園生

荻浦

雖被寒露下蕭索微風觸摧折有餘青從橫未須束

蓼嶼

風高連欲乘霜重蓼初發會使此池中秋芳未嘗歇

望雲樓

雲生如涌泉雲散如翻水百變一凭欄悠悠定誰使

天漢臺

臺高天漢近匹練掛林端秋深霜露重誰見落西山

待月臺

夜色何蒼蒼月明久未上不上倚城臺無柰東南嶂

二樂榭

動靜惟所遇仁智亦偶然誰見二物外猶有天地全

灤泉亭

泉來草木滋泉去池塘滿委曲到庭除清冷備晨盥

吏隱亭

隱居亦非難欲少求易遂有意未成歸聊就茅簷試

霜筠亭

林高日氣薄竹色淨如水寂歷斷人聲時有鳴禽起

無言亭

處世欲無言事至或未可如有此亭空燕坐聊從我

露香亭

重露覆千花繁香發畦圃不忍日將晞散逐微風去

涵虛亭

虛亭面疎篁窈窕衆景聚更與坐中人行奉望來處

溪光亭

溪亭新雨餘秋色明滉漾鳥渡夕陽中魚行白石上

過溪亭

溪淺復通橋過者猶恨懶頗有沙上鷗常為獨遊伴

披錦亭

春晚百花齊緜緜巧如織細雨洗還明輕風卷無迹

禊亭

觴流無定處客醉醒還酌毋令仲御歌空使人驚愕

菡萏軒

開花濁水中抱性一何潔朱檻月明時清香為誰發

荼蘼洞

猗猗翠蔓長藹藹繁香足綺席墮殘英芳樽漬餘馥

篔簹谷

誰言使君貧已用谷量竹盈谷萬萬竿何曾一竿曲

寒蘆港

蘆深可藏人下有扁舟泊正似洞庭風日莫孤帆落

野人廬

野人三四家桑麻足生意試與叩柴荊言辭應有味

此君庵

風梢遠響亟霜幹當窗爭遥知素壁上醉墨森相映 與可墨竹最見令赴

金橙逕

葉如石楠堅實比霜柑大穿逕得新苞令公憶鱸鱠

南園

官是勸農官種桑亦其所安得陌上人隔葉攀條語

北園

使君美且仁遍地種桃李豈獨放春花行看食秋子

次韻吳興李行中秀才見寄并求醉眠亭詩

二首

才堪簿領更無餘贏得十年閑讀書寵辱何須身自試窮愁不待酒驅除故人歸去無消息佳句新來屢卷舒前日使君今在此不妨特復置雙魚李公擇吳興移齊南

右和見寄

是非一醉了無餘唯有胷中萬卷書已把人生比蘧

傳更將江浦作階除欲眠寧客從教去倒卧氍毹豈暇舒京洛舊遊真夢裏秋風無復憶鱸魚

右醉眠亭

和子瞻玉盤盂二首東武舊苗公家園中千葉白芍藥子瞻新為此名

千葉團團一尺餘楊州絶品舊應無賞傳莒國還鍾處移憶胡僧置鉢盂叢底留連傾蟻落甁中捧擁照浮屠強將絳蠟封紅萼憔悴無言損玉膚

故相林亭父老知出羣草木尚何疑無多産業殘花藥幾許功名舊鼎彜豐艷不知人世別佳名新換使君詩明年會看花尤好剩畫浮苞養一枝

寄題密州新作快哉亭二首

車騎崩騰送客來奔河斷岸首頻回壑成戶牖功無幾放出江湖眼一開景物為公爭自致登臨約我共追陪自矜新作超然賦更擬蘭臺誦快哉

檻前濰水去沄沄洲渚蒼茫煙柳匀萬里忽驚非故國一樽聊復對行人謝安未厭頻攜妓汲黯猶須卧理民試問沙囊無處所于今信怯定非真

贈馬正卿秀才

男兒生可憐赤手空腹無一錢死棄三世委平地骨肉不得歸黃泉徒行乞丐買墳墓冠幘破敗衣屨穿

矯然未肯妄求取恥以不義藏其先辛勤直使行路泣六親不信相尤愆問人何罪窮至此人不敢尤其然天孝慈未省鬼神惡兄弟寧有木石頑善人自古有不遇力行不廢良謂賢

答文與可十首

遠遊既為東魯還居又愛南山幽髮白知將老心懷且欲偷安

舜井溢流陌上歷山近在城頭羇旅三年忘去故園何日歸休

野步西湖緑縟晴登北渚煙縣蒲蓮自可供腹魚蟹

何嘗要錢
飲酒方橋夜月鈎魚晝舫秋風冊冊荷香不斷悠悠
水面無窮
雨過山光欲溜寒來水氣如烝勝處何須吳越隨方
亦有遊朋
揚雄執戟雖久陶令歸田未能眼看雲山無奈神傷
簿領相仍
終歲常親鞭朴此生知負詩書欲尋舊學無處時有
故人起予
故人遠在江漢萬里時寄聲音聞道禪心寂寞未廢

詩人苦吟
佳句近參風雅微詞間發離騷竊欲比君庾信莫年
詩賦尤高
相思欲見無路滿秩西歸有時及君鈴閣少事飲我
松醪滿巵

次韻李公擇寄子瞻

青蒲一下復東來擁扇西風滿面埃擊柝自嘗何擇
地鋪糟同醉未須回孤高振鷺瞻初下淡泊嬰兒及
未孩我亦漂流家萬里年來羞上望鄉臺

次韻李公擇以惠泉答章子厚新茶二首

無錫銅瓶手自持新芽顧渚近相思故人贈答無千
里好事安排巧一時蟹眼煎成聲未老兔毛傾看色
尤宜槍旗攜到齊西境更試城南金線奇（金線泉在齊州城南）
新詩態度靄春雲肯把篇章妄與人性似好茶常自
養交如泉水久彌親睡濃正想羅聲發食飽尤便粥
面勻底處翰林長外補明年誰送雪溪春

和李公擇赴歷下道中雜詠十二首

泛清河

南北無多水崎嶇未捨船何時好霖雨是處有通川
墳壠看書卷興亡指道邊蒼茫半秋草猶復較愚賢

將至桃園阻淺且風不得進

卷帆倚棹淺河津憶泛長江步步新未免生涯寄風
浪不堪舟楫委埃塵往來欲就沙囊堰深淺時看舉
策頻一望雲霓百憂集應思平地隱居人

桃園阻淺將易小舟一夜水大至復乘便風
頃刻百里

此生與物妄相仇欲往長嫌苦見留淺瀨何知向人
惡漲溪豈復為公流雨痕忽到工催客風信初來轉
打頭舉目汀州都未改忽添清興滿行舟

下邳黃石公廟

圯下相逢南北人三邀不勸識天眞十年却見穀城下寂寞同收一夢身

宿遷項羽廟

尺箠西來攏舳中驅馳力盡衆兵衝蒔封獨守君臣義故國長修俎豆容平日軍聲同破竹少年心事莫摧鋒錦衣眷戀多鄉思肯顧田家社酒濃

呂梁

出沒懸流蠷有道憑陵險地本無心未能與物都無礙咫尺清泉亦自深

梁山泊 次題

近通泝泗麻鹽熟遠控江淮粳稻秋粗免塵泥汙車脚莫嫌菱蔓繞船頭謀夫欲就桑田變客意終便畫舫遊愁思錦江千萬里漁蓑空向夢中求并議者將乾此泊以種蒔

梁山泊見荷花憶吳興五絶

南國家家漾綵艫芙蕖遠近日微明梁山泊裏逢花發忽憶吳興十里行

終日舟行花尚多清香無奈著人何更須月出波光淨卧聽漁家蕩槳歌

行到平湖意自寬繁花仍得就船看回頭却向吳儂說從此遠遊心未闌

花開南北一般紅路過江淮萬里通飛蓋靚粧迎客笑鮮魚白酒醉船中

菰蒲出沒風波際鴈鶩飛鳴霧雨中應為高人愛吳越故於齊魯作南風

次韻李公擇九日見約以疾不赴

它年逢九日杯酒逐英豪漸老經秋病獨醒何處高床頭甁罌罄坐上減年毛寂寞知誰問煩公置濁醪

喜雪呈李公擇

秋來旱已久雪至亦不薄沉沉夜未眠簌簌聲初落

霏微入疎戶眩晃先朱閣披衣視羣動照屋始驚愕晨起犯清寒繁陰看漠漠喬林凍相倚隙尾乾猶爍孤村掩圭竇深逕沒芒屩平野恣汗漫四山增犖确晩色漏斜陽林光燦相錯氣埃一清蕩疫癘解纏縛寒蔬養春芽宿麥布冬脚官居亦何賴歲事信所託逋逃幸一飽剽盜止羣惡無事樂自多有酒庶可酌我行令不久公到時方昨豐穰識天意暇豫可前約齋厨雖無餘賓客甚易諾行須酒壺倒莫待陰雲剝

次韻范郎中仰之詠雪

倉廩未應空長天霰雪濛瓊瑤布地淨組練出師雄

雲間諸峯遍花繁百草同農謡麥壠外客與酒杯中
聚散占風力消蝸驗蠶功歷覽西北高崗石山其上不留雪遠遊聊
自喜三見歲時豐
次韻李公朝著作見贈二首
遠客徒爲爾江邊有故丘汀洲信廣大凫鴈任漂浮
好事時携酒歸心久倦遊還鄉定衰老朋友肯相收
又
稽古終何力扶衰謾有方故人憐困躓佳句贈輝光
未暇抽身去安能插翅翔空存疎懶性高卧笑羲皇
惠穆呂公挽詞二首

全齊開故國清廟饗元功德業真無忝勳名但未充
邊防推信惠社稷倚勤忠不作司徒貴何慚鄭武公
又
風俗非平昔賢豪棄此時新阡長宿草行路拜豐碑
惠術遐方記嘉猷信史知悲涼哭墳客不爲受恩私
次韻蔣夔寒夜見過
都城廣大漫如天旅人騷屑誰與歡北風號怒屋無
尾夜氣凝冽冰生槃雪聲旋下白玉片燈花暗結丹
砂丸叩門剝啄驚客至吹火倉卒憐君寒明時未省
有遺棄高論自笑終汗漫識君太學嗟歲久至今客

舍猶泥蟠正如憔悴入籠鶴坐見摧落凌風翰明朝
尚肯過吾飲有酒不盡行將酸
次韻王鞏廷評招飲
病憶故鄉同越舄性安田野似裨諶都城歲晚不歸
去客舍夜寒猶獨吟樽酒憐君偏好客詩篇寄我謬
知音會須雪裏相從飲發迹旋平無處尋
雪中會孫洙舍人飲王氏西堂戲成三絶
新歲逼人無一日殘冬飛雪已三廻百分琥珀從君
勸十里瓊瑶走馬來
南國高人眞巨源華堂邂逅接清樽十年一見都如

夢莫怪終宵語笑喧
傾盡香醪雪亦晴東齋醉卧已三更佳人不慣生疎
客未盡清歌宛轉聲
雪中呈范景仁侍郎
羈遊亦何樂幸此賢主人東齋暖且深高眠不知晨
開門驚照耀舞雪方繽紛繁雲覆庭廡落勢一何勻
霏霰本無着積疊巧相因萬類忽同色九衢净無塵
園林開組練觀闕堆瓊珉蟲書散鳥足縞帶翻車輪
遠遊浩千里欲出迷四隣誰言助春農亦善欺客貧
賴我古君子高談吐陽春當方庇華屋豈憂無束薪

次韻景仁丙辰除夜

數舉除夜酒稍消少年豪浮光寄流水妙理付濁醪微陽未出土大雪飛鵝毛試問冰霜勁春來能久牢

次韻景仁招宋温之職方小飲

高人兩無事相見輒傾懷時以酒相命何妨心自齋燈期飛雪亂春候苦寒乖不就頹然醉難堪風且霾

次韻景仁飲宋温之南軒二首

白髮迎新歲皤然國老更感時能細說對酒任徐行畫軸高分品詩詞妙入評疎狂先醉倒應許恃鄉情

又

飲闌餅已罄話久僕須更高會良難得危言豈易行歸休便老計得失任臺評猶有青編在它年不世情

次韻景仁正月十二日訪吳縝寺丞二絶

夜雪滿庭難失長瓊田早出不黏塵急須卷凍鋪黄道飲看燈山萬萬人

濁醪時飲十分杯萬象溟濛曉氣皚醉倒藍輿夜歸去金吾寧復識誰哉

柳子玉郎中挽詞二首

晚歲抽身塵土中滿山仍乞古仙宮羞時白髮隨馮叟欲就丹砂繼葛洪龍虎未能留物化芭蕉久已悟身空墜人欲作招魂賦蟬蛻疑非世俗同

新詩錦繡爛成編醉墨龍蛇濕未乾共首卜居空舊約兆丘攜手憶餘歡風流可見身如在鄉國全歸意所安行到都門送君處長河清淚兩汍瀾

贈淨因臻長老

十方老僧十年舊燕坐繩床看奔走遠遊新自濟南來滿身自覺多塵垢煖湯百斛勸我浴驪山衮衮泉傾竇明窓困卧百緣絶此身瑩淨初何有清泉自清身自潔塵垢無生亦無滅振衣却起就華堂老僧相對無言說南山采菌軟未乾西園擷菜寒方茁與君

飽食更何求一杯茗粥傾銅葉

次前韻答景仁

儒林談道亦云舊遠自太史牛馬走區區分別意何為擾擾秖添心上垢道大如天不可測異出同歸各穿竇浩然一水散千漚却觀彼我曾無有我丈中心氷玉絜世上浮雲盡灰滅終年行道自不知笑指空門名與說此心未信道不生石上下種何由茁道在起居飲食中安問胡僧分五葉

遊城西集慶園

送客城西客已遠歸路北池接南苑冰澌片斷水光

浮柳線和柔風力輭繚牆朱戶誰家園流水平畦春
日淺禁河分溜一池足洛圃移花百金賤飛鬣斤斧
聲未絶翠柏栽培影初遍傍人笑指高臺處前年適
見荒榛滿金錢力奪天地功歲月未多風物換人生
富貴無不成都門坐冒山林觀暖風遲日時一到早
出莫歸應未晚主人最貴稀出城長使憧憧路人看

遊景仁東園

新春甫驚蟄草木猶未知高人靜無事頗屢春來遲
肩輿出東郊輕裘試朝曦百草抱生意喬松解寒姿
尺書招友生冠蓋溢通逵人生瞬息間幸此休暇時

濁酒瀹浮蟻嘉蔬薦柔荑春來莫嫌早春去恐莫追
公卿多王事田野遂我私松筠自擁蔽里巷得遊嬉
隣家並侯伯朱門掩芳菲畦花被錦繡庭檜森旌旗
華堂絢金碧疊觀凝煙霏髣髴衆宮禁蕭條遠喧卑
徐行日一至何異已有之都城閉門早衆客紛將歸
垂楊返照下歸騎紅塵飛但卜未日歡未與清夜期
人散衆躁絶庭空星斗垂安眠萬物外高世良在茲

欒城集卷第六

欒城集卷第七

詩五十六首

次韻子瞻送范景仁遊嵩洛

舉山非事役行路不應難洛浦花初滿嵩高雪尚寒
平林抽凍筍奇豔變山丹節物朝朝好肩輿步步安
酴醾釀臘酒苜蓿薦朝盤得意忘春晚逢人語夜闌
歸休三黜柳賦詠五噫梁鶴老身仍健鴻飛世共看
雲移忽千里世路脫重難西望應思蜀東還定過韓
平川清涉穎絶頂上封壇出處看公意令人欲棄官

送蔣夔赴代州教授

憶遊太學十年初猶見胡公豈弟餘遍閱諸生非有
道最憐能賦似相如青衫共笑方持板白髮相看各
滿梳暫免百憂趨長吏勉調三寸事新書

次韻宿州教授劉涇見贈

此身雖復類潛夫衰老無心强著書道路不知奔走
賤交遊空怪往還踈弦歌更就三年學簿領唯添一
味愚它日相逢定何處莫將文采笑空踈

徐州送江少卿

夜雨泗河深曉日輕舟發帆開送客遠城轉高臺沒
居人永瞻望歸意何倉卒公來初無事豐歲多年麥

鈴閣度清風芳罇對佳客登臨未云厭談笑方自適
朝廷念黨老府寺虛清劇何以寄風流江山遶官宅

次韻子瞻寄眉守黎希聲

眼看狂瀾倒百川孤根漂蕩水無邊思家松菊荒三
逕回首謳歌沸二天簿領沉迷催我老春秋瘦格累
公賢隣居屈指今誰在一念傷心十五年轍昔侍先人於京師與希聲隣居太常前是時公之七兄之二十姊皆在今十五年而在者唯公與侯二人言之爲流涕

和李邦直學士沂山祈雨有應

宿雪雖盈尺不救春夏旱吁嗟遍野天不聞歌舞適
宵龍一戰旋開雲霧布旌旗後遣雷霆助舒卷雨聲

一夜洗塵埃流入溝河朝不見但見青青黍與禾老
農起舞行人歌汙邪滿車尚可許供輸到骨期無它
水行天地有常數歲歲出入均無頗半年分已厭枯
槁及秋更恐憂滂沱誰能且共蛟龍語時布甘澤無
靡多

陪子瞻遊百步洪

城東泗水平如席城頭遠山銜落日輕舟鳴櫓自生
風渺渺江湖動顏色中洲過盡石縱橫兩去清波頭
盡白岸邊怪石如牛馬銜尾舳艫誰敢下沒人出沒
須臾鬨却立沙頭手足乾客舟一葉久未上吳牛回

首良閒關風波蕩潏未可觸歸來何事嘗艱難樓中
吹角莫煙起出城騎火催君還

李邦直見邀終日對臥南城亭上二首

一徑坡陁草木間孤亭勝絶俯川原青天圍畫四山
合白晝雷霆百步喧煙柳蕭條漁市遠汀洲蒼莽白
鷗翻客舟何事來忽草逆上波濤吐復吞
東來無事得遨遊奉使猜閑亦自由撥棄簿書成一
飽留連語笑失千憂猪書半卷都如夢清簟橫眠似
欲秋聞說歸朝今不久塵埃還有此亭不

次韻邦直見答二首

直能一醉逃煩暑定勝三杯禦臘寒自有詩書供永
日莫將絲竹亂風灘舞雩何處歸春莫叩角誰人怨
夜漫聞道丹砂近有術錙銖稱火共君看
五斗塵勞尚足留閉門聊欲治幽憂羞爲毛遂囊中
穎未許朱雲地下遊無事會須成好飲思歸時亦賦
登樓羨君幕府如僧舍日向城隅看浴鷗

再次前四首韻

城頭棟宇恰三間楚望淒凉弔屈原雨洗山川百里
淨風吹語笑一城喧鄉書莫問經時絶歲事初驚片
葉翻南近清淮鱸鱖好釣筒時問有潛吞

謬將疎野託交遊平日論心亦有由科第聯翩叨舊
契利名疎闊少新憂清談已覺忘朱夏濁酒先防虐
素秋多病無聊唯有睡頻頻詩句未嫌不
野鶴應疑鳬厲苦夏蟲未慣雪霜寒隱居顏氏終安
巷垂釣嚴生自有灘破宅不歸塵可掃下田初種水
應漫退耕尚作悠悠語拙宦猶須步步看
欲作彭城數月留溪山勸我暫忘憂城頭坐擬中秋
望臺上還延九日遊嵐氣雨餘侵近郭江聲風送隱
危樓汀洲聚散知誰作且學漂浮水上鷗

雨中陪子瞻同顏復長官送梁燾學士舟行

歸汶上

客從南方來信宿北方去手棹木蘭舟不顧長江雨
江昏氣陰黑雨落無朝暮蕭蕭赴波瀾濛濛暗洲渚
微涼入窗闥斜吹濕襟宇漂灑正紛紜談笑方容與
不知江路長但覺青山聚客去浩難追落日平西浦
東遊本無事愛此山河右周旋樽俎歡邂逅英豪聚
茲遊有遺趣此樂恐宜屢賤仕迫程期遷延防譴怒
秋風日已至輕舸行當具陰森古城曲蒼莽交流處
懸知別時念將行重回顧非緣一寸祿應作二年住

同子瞻泛汴泗得漁酒二詠

江湖性終在平地難久居淥水雨新漲扁舟意自如
河身縈疋素洪口轉千車願言棄城市長竿夜獨漁

又

懶思久廢詩病腸不堪酒強顏水石間濫蹟賓主後
不知白浪翻但怪青山走莫隨使車塵豈畏嚴城斗

明日後賦

放舟城西南却向東南泊朝來雨新霽白水浸城脚
古汴多流苴清泗亦浮沫平吞百澗暴滅盡三洪惡
遊人不勝喜水族知當樂舟行野鳬亂網盡脩鱗躍
香醪溜白蟻鱠縷填花萼人生適意少一醉皆應諾

同遊非偶然後會未前約簡書尚見寬行日為公却

贈吳子野道人

食無酒肉腹亦飽室無妻妾身自好世間深重未肯
回達士清虛輙先了眼看鴻鵠薄雲漢長笑駑駘安
棧皁腹中夜氣何郁郁海底朝陽常杲杲一屋不顧
簪出深萬里來看故人老空車獨載王陽橐遠遊屢
食安期棗東州相逢真邂逅南國思歸又蹻矯道成
若見王方平背癢莫念麻姑爪

李邦直出巡青州余不久將赴南都比歸不
及見矣作詩贈別

東道初來託故人南樓頻上泗河濱江山尚有留人意樽俎寧當厭客貧顧我及秋行不久問君觸熱去何因西歸凉冷霜風後渴酒清詩誰與親

司馬君實端明獨樂園

子嗟丘中親藝麻邵平東陵親種瓜公今歸去事農圃亦種洛陽千本花脩篁遶屋韻寒玉平泉入畦紆卧蛇錦屏奇種斲巖竇萬高盆架移萌芽城中二月花事起肩輿遍入公侯家淺紅深紫相媚好重樓多葉爭矜誇一枝盈尺不論價十千斗酒那容賒歸來曳履苦遲滑醉倒閉門春日斜車輪班班走金轂印

綬若若趨朝衙世人不顧病揚綰弟子獨有窮侯芭終年著書未曾厭一身獨樂誰復加宦遊嗟我久塵土流轉海角如浮槎歸心每欲自投劾孺子漸長能扶車過門有意奉談笑幅巾懷刺無袍靴

送顏復赴闕

簞瓢未改安貧性羈紲猶傳直道餘不見失官愁慼慼但聞高卧起徐徐居中舊厭軍容講補外仍遭城旦書此去將身置何許秋風未免憶鱸魚

王詵都尉寶繪堂詞

侯家玉食繡羅裳彈絲吹竹喧洞房哀歌妙舞奉清觴白日一醉萬事忘百年將種存慨慷西取庸蜀踐戎羌戰袍賜錦盤鵰章寶刀玉玦餘風霜天孫渡河夜未央功臣子孫白且長朱門甲第臨康莊生長介胄羞膏粱四方賓客坐華堂何用為樂非笙簧錦囊犀軸堆象牀竿叉連幅翻雲光手披橫素風飛揚長林巨石插雕梁清江白浪吹粉牆異花沒骨朝露香(徐熙畫花落筆縱橫其子嗣變格以五色染就不見筆迹謂之沒骨蜀趙昌蓋用此法耳)鬭禽猛獸舌腭張騰蹋騕褭聯驥驪噴振風雨馳平岡前數顧陸後吳王老成雖喪存典常坐客不識視茫洋騏驥飛煙郁芬芳卷舒終日未用忙遊意淡泊心清涼

屬目俊麗神激昻君不見伯孫孟孫俱猖狂干時與事神弗臧

逍遙堂會宿二首并引

轍幼從子瞻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旣壯將遊宦四方讀韋蘇州詩至安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為閑居之樂故子瞻始為鳳翔幕府留詩為別曰夜雨何時聽蕭瑟其後子瞻通守餘杭復移守膠西而轍滯留於淮陽濟南不見者七年熙寧十年二月始復會於澶濮之間相從來徐留百餘日時宿於逍遙堂追感前約為二小詩記之

逍遥堂後千尋木長送中霄風雨聲誤喜對床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

秋來東閣凉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窻呼不起風吹松竹雨淒淒

過張天驥山人郊居

南山莫將歸下訪張夫子黍稷滿秋風蓬麻翳隣里君年三十八三十有歸意躬耕奉慈親未覺鉏耰鄙讀書北窻竹釀酒南園水松菊半成陰日有幽居喜客來特借問問子何年起新宋西溪石更築茆堂址但令三歲熟此計行亦遂堂成不出門肩名滿朝市

魏佛貍歌

魏佛貍飲泗水黃金甲身鐵馬鐘聊睨山川俯畫地畫作西方佛名字卷舒三軍如使指奔馳萬夫鑿山背雲中孤月妙無比青蓮湛然俛下視擧鉦卷旆抽行營北徐府中軍吏喜度僧築室依雲煙俯窺城郭衆山底興亡一瞬五百年細草荒榛没孤壘

雜興二首

陋巷丈夫病且貧懸鶉百結聊庇身蟠蠕大蟲長孫子敗繒弊絮開陽春故襦寛博褁肩脛出没逡巡初莫畏一朝换酒入隣家顧視腰間猶犢鼻入縫循歷還自足肌膚轉近尤爲福咋皮吮血無已時應待湛家具湯沐

朱輪華蓋事遠遊廐無良馬乘疲牛青絲玉勒金絡頭任重道遠旁人憂奔馳往來歷山丘騰阬投淖摧轅輈已壓復起行未休青芻黃粱爲君羞長路漫漫經九州場有白駒胡不収飢食玉山飲河流朝秣幽冀莫炎陬奔雲掣電不少留僕夫顧之心懷愁王良不生誰與謀哀哉駿骨千金酬

贈致仕王景純寺丞

灊山隱君七十四紺瞳綠髮初謝事腹中靈液變丹

砂江上幽居連福地彭城爲我住三日明月滿船同一醉丹書細字口傳訣顧我沉迷真棄耳年來四十髮蒼蒼始欲求方救憔悴它年若訪灊山居慎勿逃人改名字

初發彭城有感寄子瞻

秋晴卷流潦古汴日向乾扁舟久不解畏此行路難此行亦不遠世故方如山我特一寸刃嶮絶何由刋念昔各年少松筠閟南軒閉門書史叢開口治亂根文章風雲起胷膽渤澥寛不知身安危俛仰道所存横渡一傾潰萬類爭崩奔孔融漢儒者本自輕曹瞞

聱將貧賤身一悟世俗昏豈意十年內日夜增濤瀾
生民竟顛頽遊宦豈復安水深火益熱人知蹈憂患
甄豐且自叛劉歆苟盤桓而況我與兄飽食願依然
上願天地仁止此禍亂源歲月一徂逝尚能反丘園

次韻子瞻見寄

衮衮河渭濁皎皎江漢清源流既自異美惡終未明
嗟我頑鈍質乃與公並生出處每自託謳吟輒賡
譬如病足馬共此千里程勝負坐已决豈待終一抨
憶公年少時濯濯吐新萌堅姿映松栢直節凌榛荆
學成志益厲秋霜落春榮澹然養浩氣脫屣遺齊卿

百鍊竟不變三年終未鳴區區兩郡守籍籍四海聲
年來放猜默世事慵譏評不見室家好恍如揖重城
別離長壓垢歲月何崢嶸彭門偶會合白髮互相驚
受教恐不足吐論那復爭疾雷發聾聵清月照昏盲
篤愛未忍棄浪云舊齊名更請聞郭許題品要當精

子瞻杭州見寄詩云先生別駕舊齊名

將至南京寄王鞏

河牽一線流不斷雨散千絲卷却來煙際橫橋村十
里船中倦客酒三盃老年轉覺髀嬉濕世路早令心
似灰賴有故人憐寂寞繫舟待我久徘徊

次韻王鞏見贈

南都逢故人共此一樽淥初來柳吹絮再見風脫木
我老歎意微頭童腰背曲羨子方少年健馬走平陸
狂歌手自拊醉倒頭相觸人生比一瞬世網張方目
但取食場雞豈掛雲飛鵠彭城久相遲官舍虛東屋
重陽試新醸謂子當不速胡爲聽婦言娬變自相逐
我舟得愁霖牽挽脫坑谷風霜作初寒病體欲生粟
解子腰下龜換酒不須贖照碧凝清光相將飲黃菊

送交代劉莘老

建元一二間多士四方至翩翩下鴻鵠一一抱經緯

功名更唯諾爵禄相饋遺縱橫聖賢業磊落君臣意
慷慨魯諸生雍容古君子扶搖雲漢上睥睨千萬里
入臺霜凜然不肯下詞氣失足青冥中投命江湖裏
區區晉都客矯矯當世士空使往來人歎息更相指
我生本羈孤無食強爲吏寒窘避塗泥十載守飢餓
逝將老茅屋何幸繼前軌念君今尚然顧我真當爾
百年同一夢窮達浪憂喜有酒慰離愁貧賤非君恥

次韻王鞏九日同送劉莘老

頭上黃花記別時樽中淥酒慰清悲畫船牽挽故不
發紅粉留連未遽離小雨無端添別淚遥山有意助

鞏看十分酒盞從教勸堆案文書自此辭

次韻王鞏欲往徐州見子瞻以事不成行

河水南來遶郡城銀刀空復衛荷兵交情舊許難爲具客信邪知鵲妾鳴爲婦遲留應未怪還家倉卒定何嘗不關秦女箏聲怨自趂招貫淺上旌

宣徽使張安道生日

從公淮陽今幾年憶持壽斝當公前祝公齒髮老復少歲歲不改氷霜顏掃除四海一清淨整頓萬物俱安全今年見公商丘側奉祠太一眞仙官身安氣定色如玉脫遺世俗心浩然幽居屢過赤松子長夜親

種丹砂田此中自有不變地歲閱生日如等閑門前賀客任塡委世上多故須陶甄秋風坐見蒲柳盡歲晏惟有松栢堅斯人未安公未用使公難老應由天

章氏郡君挽詞 子厚母

馮唐垂老郎潛後李白風流罷直餘觧組同歸榮故國剖符仍得奉安輿家聲未替三公舊葬客應傾數郡車德映閨門人莫見埋文子細列幽墟

聞王鞏還京會客劇飲戲贈

聞君歸去便招呼笑語不知淸夜徂結束佳人試銀甲留連狂客擲金吾燭花零落玉山倒詩筆攲斜翠袖扶暫醉何年依錦瑟東齋還復臥氍毹

次韻王鞏遊北禪

蕭蕭黃葉下城頭頻作野田風日秋粗有樓臺隨處好疑無鼓扑便能幽人稀野鳥應同樂水涸遊魚似欲愁客去知君歡未已遶城攜手更遲留

次韻王鞏懷劉莘老

兩都來往太頻頻眞是人間自在人十載讀書同白屋千金爲客買朱唇結交京邑傾心肺寓思禪宗灑垢塵爲問西歸天祿客何時同看洛川神

飲餞王鞏

送君不辭沽斗酒撥醅浮蟻知君有問君取酒持勸君未知客主定何人府中杯棬强我富案上苜蓿知君眞空厨赤脚不敢出大堤花艷聊相親愛君年少心樂易到處逢人便成醉醉書大軸作歌詩頃刻揮毫千萬字老夫識君年最深年來多病苦侵凌賦詩飲酒皆非敵危坐看君浮大白

送王鞏兼簡都尉王詵

可憐壯老貧無食杖藜曉入春泥濕諸家厭客頻惱人往往閉門不得入我今貧與此老同交遊冷落誰相容幸君在此足遊衍終日騎馬西復東送君仍令

君置酒如此實交世安有君歸速語王武子因君回
船置十斗

呂希道少卿松局圖

溪回山石間蒼松立四五木深不可涉上有橫橋渡
溪外無居人磐石平可往縱橫邊山出隱見雲日莫
下有四老人對局不回顧石泉雜風松入耳如暴雨
不聞人世喧自得山中趣何人昔相遇圖畫入紈素
塵埃依古壁末日奉縛俎隱居畏人知好事竟相誤
我來再三嘆空有飛鴻慕逝將從之遊不惜爛樵斧

寄孔武仲

濟南舊遊中好學惟君耳君居面南麓洶湧岡巒起
我來輒攜帶簷下炙背聽煎茶食梨栗看君誦書史
君歸苦倉卒窗戶日摧毀遷居就清曠改築當前址
開畦得遺植迭璧見題字雲山顧依然簿領輒隨至
思君猶未忘滿秩行自棄爾來鉅野溢流潦壓城壘
池塘漫不知亭榭日傾弛官吏困堤障麻鞋汙泥滓
別來能幾何陵谷既遷徙它日重相逢衰顏應不記

孔君亮郎中新葺闕里西園棄官而歸

宦情牢落苦思歸君側無人留子思手種松筠須灌
溉親修寢廟憶烝祠定應此去添桃李還使舊壇無
棘茨他日東遊訪遺烈因公導我謁先師

寄濟南守李公擇

岱陰皆平田濟南附山麓山窮水泉見發越遍溪谷
分流遶塗巷暖氣烝草木下田滿粳稻秋成比禾菽
池塘浸餘潤菱芡亦云足辭家四千里恃此慰窮獨
公從吳興來苕霅猶在目應恐齊魯間長被塵土辱
不知西垣下滉漾千畝淥仰見鷗鷺翻俯視龜魚浴
初來厭浮鼓稍久捐鞭扑清詩調嘉賓夜話繼華燭
飛花暮雪深浮蟻糟床熟相對各忘歸西來自嫌速
人生每多故樂事難再卜鉅野一汗浸河濟相騰蹙

流沙翳桑土蛟蜃處人屋農畝分沉埋城門遭板築
傷心念漂蕩引手救顛覆勞苦空自知吁嗟欲誰告
遙知舊遊處落落空遺躅平生讀書史物理粗能矚
歸耕久不遂終作羝羊觸賦詩心自驚請公再三讀

雪中會飲李倅鈞東軒三絕

衆客喧譁發酒狂逡巡密雪自飛揚莫嫌作賦無枚
叟且喜延賓有孝王
雪花如掌墮階除劇飲時看盱酒壺半夜瓊瑤深沒
膝欲歸迷路肯留無
竹輿茅庵雪翳簷爐香藹藹著蒲簾欲求初祖安心

法笑我醺然已半酣

張恕寺丞益齋

人生不讀書空洞一無有羨君常齋居散帙滿前後開編試尋繹閲歲行自富從横畫圖中次第宮商奏汪洋畜江河耶華包林藪興亡數千歲絡繹皆在口顧念今所知頗覺前日陋我家亦多書早歲嘗竊叩晨耕掛牛角夜燭借鄰牖經年謝賓客飢坐失昏晝堆胷稍蟠屈落筆逢左右樂如聽鈞天醉劇飲醇酎自從厭蓬蓽誤逐功名誘初心一漂蕩舊學皆榛莠失足難遽回撫卷長自詬幸君無事手謂可終身守

春耕不厭深秋穫當自受金玉或爲災詩書豈相負

除夜會飲南湖懷王鞏

歲晚城東故相家夜聽簾外落環花醉眠東閣銀釭暗起視中庭風竹斜魯酒近來無柰薄秦筝別後苦聞誇思君勸對空陂飲歸去紛如日莫鵶

次韻張恕戲王鞏

二君豪俊並侯家歌舞爭妍不受誇聞道肮髒如素練更堪鬢髮似飛鴉

送轉運判官李公恕還朝

我行未厭山東遠昔遊歷下今梁苑官如雞肋浪奔馳政似牛毛常黽勉幸公四年持使節按行千里長相見厲犁秋田伏兔驚鑣馳平野疲牛勸似憐多病與時違未怪兩州從事懶除書奪去一何速歸袖翩然不容挽黄河東注竭崑崙鉅野横流入州縣民事蕭條委濁流扁舟出入隨奔黿回首應懷微禹憂歸朝且喜寧親便公知齊楚即爲魚勸築宣防不宜緩

欒城集第七

欒城集卷八

詩六十八首

寄范文景仁

京城冠蓋如雲屯日中奔走爭市門弊裘瘦馬不知路獨向城西尋隱君隱君白髮蒼浩氣高論驚世門無賓欣然為我解東閣明窗淨几舒華茵春天雪花大如手九衢斷絶愁四鄰平明熟睡呼不覺清詩淥酒時相親我兄東來自東武走馬出見黃河濱及門却遣不得入回顧欲去行無人東園桃李正欲發開門借與停車輪青天露坐列觴豆落花飛絮飄衣巾畱連四月聽鶗鴃扁舟一去浮奔渾人生聚散未可料世路險惡終勞神交遊畏避恐坐累言詞欲吐聊復吞安得如公百無慾百間廣廈安貧身

次韻王鞏上元見寄三首

棄擲良宵君謂何清天流月鑑初磨莫辭病眼羞紅燭且試春衫蔚薄羅蓮蘂參差明綺戶舞腰輕瘦颭驚鼉少年微服天街闊何處相逢觧佩珂

繁燈厭倦作閑遊行到僧居院院畱月影隨人深有意車音爭陌去如流酒消燈落寧論斗魚照琉璃定幾頭過眼繁華真一夢終宵寂寞未應愁

燈火熏天處處同暗塵應避栢臺驄高情自放喧閙外勝事偏多淡泊中平日交遊徒夢想晉都歌吹憶年豐知君未有南來意歸去相從光與鴻

謝張安道惠馬

從事年來鬢似蓬破車倦僕衆人中作詩僅比窮張籍得馬還從老晉公夜起趨朝非所事晚騎行樂定誰同慣乘欵段遊田里怯聽騕褭兩耳風（張水部集有謝裴晉公惠馬詩）

次韻子瞻贈梁交左藏

彭城欲往意無徼初喜東西合為一將軍走馬隨春風精鋭千人森尺籍口占嘉句驚衆坐手練強兵試鳴鏑酒酣起舞花滿地醉倒不聽人扶出歸來相對如夢寐虎踞能經苦岑寂黃樓方就可同遊飲盡官厨三百石

寒食遊南湖三首

春睡午方覺隔墻聞樂聲肩輿試扶病畫舫聽徐行適性逢樽酒開懷挹友生遊人定相笑白髮近從橫

繞郭春水滿被堤新柳黃官池無禁約野艇得飛揚浪泛歌聲遠花浮酒氣香晚風歸棹急細雨濕紅粧

攜手臨池路時逢賣酒壚柳斜低繫纜草綠薦傾壺

波蕩春心起風吹酒力無冠裳強包裹半醉遺誰扶

觀大閱

承平郡國減兵屯唯有留都一萬人票姚將軍思出塞從橫幕府諧和親旌旗不動風將轉曲部無聲馬亦馴入陣且習遺法在未須親試單車塵

送林子中安厚卿二學士奉使高麗二首

東夷從古慕中華萬里梯航今一家夜靜雙星先渡海風高八月自還槎魚龍定亦知忠信象譯何勞較齒牙屈指歸來應自笑手持玉帛賜天涯

官是蓬萊海上仙此行聊復看桑田鯨移鵬徙秋帆

健瀨闊天低曉日鮮平地誰言無嶮岨仁人何處不安全但將美酒盈船去多作新詩異域傳

送趙屼秘書還錢塘

世人何局促奔走鬢蒼蒼聞道餘杭守衙遊何有鄉禪心朝吐月元氣夜生光清靜安罷瘵寬仁服暴強聲名高一世風采見諸郎謫帶朱爲紱還家綵作裳經過留晝舫談笑接清觴問訊顏依舊崢嶸歲自長人生真幾許世味不堪嘗歸去聞詩罷求余却老方

馬上見賣芍藥戲贈張厚之二絕

春風欲盡無尋處盡向南園芍藥中過盡此花真盡也此生應與此花同

春來便有南園約過盡春風約尚賒綠葉成陰花結子便須攜客到君家

答見和二絕

花柳蕭條行已老聖賢希闊未嘗中眼看芍藥紛紛盡賴有櫻桃顆顆同

塵編何用朝朝看新釀還須處處賒好事若能頻載酒不妨時復到楊家

送呂希道少卿知滁州

長怪名卿亦坐曹忽乘五馬列旌旄才多莫厭官無

事郡小不妨名自高庶子定應牽賦詠醉翁聊復繼遊遨試尋苦戰清流下要識經綸帝業勞

次韻張恕春莫

秪言城市無佳處亦有南湖幾度遊好雨晴時三月盡啼鶯到後百花休老依好飲常連臂野馬依人自絡頭不肯低回池上醉試看生藏木中溜

次韻傅宏推官義方亭

居近古城心自幽簞瓢足用更何求鵰飛旋趁春風出龍臥終聞莫雨搜科第聯翩收甲乙鄉閭驚怪問因由隱君淡泊無人識長夏一衫冬一裘

次梁交之徐州

湖水清且深新荷半循卷未見紅粧窈窕娘先排翠羽參差扇水面風生人未知欹傾俯仰長先見岸上遊人莫不歸清香入袖涼吹面投壺擊鞠綠楊陰共盡清樽飡白飯坐中飛將忽先起輕衫出試彭門遠百步洪西白浪翻戲馬臺南雲岫滿江山雄麗信宜人風流孰似梁王死

次韻王鞏寄見三首

日末官閑自在慵門前客到未曾通憐君避世都門裏勸我忘憂酒盞中城下柳陰新過雨湖邊荷葉自

翻風早須命駕追清賞大字新詩事事工

觸事如棋一一低昏然一睡更何知賈生流落南遷後陶令衰遲歸去時去住由人真水母韲鹽粗足亦山雌年來未省談堯舜一吠鑿蹤豈足吹

池上輕冰暖卻開迎春送臘仰銜杯君家有酒能無事客醉連宵遣不迴詩就商消盤上蠟信來飄盡嶺頭梅商丘冷坐君知否餅餌應須有恥罍

次韻李逵見贈

大學群遊經最明青衫顦顇竟何成羈鹽仍作當年味名譽飛蠅過耳聲

次韻秦觀秀才攜李公擇書相訪

濟南三歲吾何求史君後到消人憂君言有客輕公侯肩并相從古楊州致之匹馬恨無力千里相望同異域誦詩空使四坐驚隱居未易凡人測史君南歸無限情鴻飛攜書墮我庭此書兼置昔年客袖中秀句淮山青老夫強顏依府縣堆案文書本非願清談亹亹解人願安得坐右長相見任客吾非賀季真醉吟君似謫仙人未契長遣少年笑白髮應慙傾蓋新都城酒貴誰當換塵埃汙面非良筭歸來泗上苦思君莫待黃花秋爛漫秦君與家兄子瞻約秋後尋遊彭城

送龔鼎臣諫議移守青州二首

稷下諸公今幾人三爲祭酒髮如銀梁王宮闕歸留鑰尚父山河屬老臣沂水弦歌重曾點菑川故舊識平津過家定有金錢費千里爭看衣錦身

面山負海古諸侯信美東方第一州勝勢未容秦地險奇花僅比雒城優新絲出盎多裘具貢棗登場歲事休鈴閣虛閑官釀熟應容將佐得遨遊

送余京同年兄通判嵐州

嬌嬌吳越士遠爲并代行爽塏雖云異慷慨慰平生我昔在齊南君時事淄青連年食羊炙便欲忘蓴羹

問君棄鄉國何似弊徙輕丈夫事所志歸去無田耕
閑官少愧耻教子終餘齡定心養浩氣閉目收元精
此志我亦然偶與長者并會合不可期未易夸者評

河上莫歸過南湖二絕

西來白水滿南池走馬池邊日落時橋底荷花無限
思清香乞與路人知
淤田水淺客來遲解舫都門問幾時誰道兩京難尺
接差除屈指未曾知

送提刑孫頎少卿移湖北轉運

持節憂邦刑職業已自簡下車偪晋都談笑事亦辦

開軒揖佳客退食事書卷為政曾幾何清風自無限
官居歲月迫歸念湖湘遠依依東軒竹凛凛故人面
詔書遂公私使節許新換舊治行當經家山企可見
宦遊得鄉國勞苦顧猶願歸旆正滂洋行觴豈容緩

次韻劉涇見寄

天之蒼蒼亦何有亦有雲漢爲之章人生混沌一氣
耳嘿嘿何用知肺腸孔公孟子巧言語剖瓠擣竹吹
笙簧含宮吐角千萬變坐令隱伏皆形相我生稟賦
本微薄氤氳方寸不自藏譬如蘭根在黃土春風驅
迫生繁香口占手寫豈得已此亦未免物所將方將
寂寞自收斂不受世俗斗尺量既知仍作未能止紛
紜竟亦類彼莊叟烹心胛擢胃腎自令鬢髮驚秋霜
嗟予獨未知此病從横自恃觜爪剛少年一見非俗
物鏘然脩竹鳴孤凰近來直欲扛九鼎令我畏見筆
力強提携童子從冠者揣摩五帝論三皇詩書近日
費新說掃除舊學漫無光竊攘瞿曇剽李耳牽挽性
命推陰陽狂流衮衮去不返長夜漫漫未遽央詞鋒
後發督逋子慚愧因已稱老蒼是非得失子自了一
醉早醒余所望

城南訪張恕

事似棼絲撥不開秋隨脫葉暗相催城南綠野宜幽
步水北紅塵漫作堆赤棗青瓜報豐熟黃雞白酒勸
徘徊此中真有醇風在一畆何年斸草來

同李倅鈞訪趙嗣恭留飲南園晚衙先歸

城南高樓出喬木下有方塘秋水足新霜未變草木
鮮晚日旋催梨棗熟雨荒松菊半榛莽風老菰蒲初
毿縮門前大路多塵土日中過客無留轂開門却掃
如有待下馬升堂真不速勸我一振衣上黃臨風共
倒罇中淥肴蔬草草意不盡絲竹泠泠暗相屬琳宮
仙伯自閑暇幕府麁官苦煩促晚衙簿領當及期後

堂車轄要須漉令人更愧東宮師眷戀溪山棄華屋

次韻轉運使鮮于侁新堂月夜

長愛陶先生閒居棄官後床上臥看書門前自栽柳低徊顧微祿畢竟誰挽袖索莫秋後蜂青熒曉天宿惟將不繫舟託此春江漘尺書慰窮獨秀句驚枯朽遙知新堂夜明月入杯酒千里共清光照我茅簷漏

送梁交供備知冀州

猛士當今守四方中原諸將近相望一樽度日空閑暇千騎臨邊自激昂談笑定先降虜使詩書仍得靖戎行君看宿將何承矩安用摧鋒百戰場

秋祀高禖二絕

蕩蕩巍巍堯舜前一丘惟見栢森然後來秦漢何堪數跂鼂飛揚得幾年

乾德年中初一新頽垣破瓦委荊榛興亡寒燧干戈際閒暇方知國有人

過興教贈劉上人

四十年間此院留臨河看盡往還舟同來並是三年客聽說行藏各自羞

次韻王鞏代書

去年河上送君時我醉看君倒接䍦一笑便成經歲隔扁舟重到滿城知舊傳北海偏憐客新怪東方苦想飢應笑長安居不易空吟原上草離離

南湖清飲二首

翠箔紅窗映大堤遠來清飲歎參差盈盈積水東西隔脈脈幽懷彼此知淥酒謾傳工破悶主人何敢怪覊留明朝看月雲開未試與詹家一問龜

坐客經年半已非喜君重到暫相依不嫌愛酒樽頻倒只怕題詩紙羅飛耿耿幽懷誰與想徐徐細酌未應違從今更肯相過否幾誤風吹白版扉

次韻偶成

交情淡泊久彌新吏役縈纏日益紛香火社中真避世簿書叢裏強論文樽罍正及明蟾夜舟楫來隨早鴈羣世俗如君今有幾真將富貴等浮雲

中秋見月寄子瞻

西風吹暑天益高明月耿耿分秋毫彭城閉門青嶂合臥聽百步鳴飛濤使君攜客登燕子月色着人冷如水筵前不設鼓與鐘處處笛聲相應起浮雲卷盡流金丸戲馬臺西山鬱蟠杯中淥酒一時盡衣上白露三更寒扁舟明日浮古汴回首逡巡陵谷變河吞巨野入長淮城沒黃流只三版明年築城城似山伐

木爲堤堤更堅黃樓未成河已退空有遺蹟令人看
城頭見月應更好河流深處今生草子孫幸免魚鱉
食歌舞聊寬使君老南都從事老更貧羞見青天日
照人飛鶴投籠不能出曾是彭城坐中客

次韻王鞏自詠

平生未省爲人忙貧賤安閑氣味長粗免趨時頭似
筿相能忍事腹如囊簡書見迫身今老樽酒聞呼首
一昂欲挽天河聊自洗塵埃滿面鬢眉黃

次韻王鞏同飲王廷老度支家戲詠

白魚紫蟹早霜前有酒何須問聖賢上客遠來工緩

頰雙鬟爲出小垂肩新傳大曲皆精絕忽發狂言亦
可憐莫怪貧家少還往自須先辦買花錢

送王鞏之徐州

遨遊公卿間結交非不足高秋遠行邁黃泥没馬腹
問君胡爲爾笑指籬間菊故人彭城守久作中朝逐
詩書自娛戲樽俎當誰屬相望鶴頸引欲往龜頭縮
前期失不遂浪語頻遭督黃樓適已就白酒行亦熟
登高暢遠情戲馬有前躅編章雜笑語行草爛盈幅
歸來貯篋笥把玩比金玉吾兄別我久憂患欲誰告
孤告多風霆彈射畏顛覆白頭日益新歲寒喜君獨

紛紛衆草中冉冉凌霜竹恨我閉籠樊無由託君轂

次韻張恕九日寄子瞻

無限黃花簇短籬濁醪霜蟹正堪持坐曹漫爾誇勤
瘁割肉何妨詭誕欺世外罇罍終日放俗間簿領莫
相縻茱萸插遍知人少談笑須公一解頤（王摩詰詩云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戲次前韻寄王鞏二首

白馬貂裘錦羃䍦觴瀲灩手親持頭風欲待歌詞
愈肺病甘從酒力欺不分歸心太忽草更憐人事苦
縈縻相逢借問空長歎便捨靈龜看朶頤

細竹寒花出短籬故山耕耒手曾持宦遊楚比鳧鷖
集歸計長遭句僂欺歌舞夢回空歷記交朋飛去自
難縻悠悠後會須經歲冉冉霜髭漸滿頤

贈杭僧道潛

月中依松鶴露下抱葉蟬賦形已孤潔發響仍清圓
潛師本江海浪迹遊市廛髭長不能翦衲壞聊復穿
瘦骨見圖畫禪心離攀緣出言可人意一一皆自然
問師藏何深不與世俗傳舊識髯學士後從逮耆年
塵埃既脫落文彩自精鮮落落杜中人如我亦有攜
奈何一相見撫卷坐長歎歸去勿復言山林信多賢

張安道生日二首

椿年七十二廻新蓬矢桑弧記此晨養就丹砂無上藥已超諸數自由身中年道路趨真境外物功名委世人今夜空庭香火罷定應星斗識天真

十載從公鬢似蓬羨公英氣老猶充生時別得星辰力晚歲仍加鼎竈功世事不堪開眼看勞生漸恐轉頭空問公試覓刀圭藥歲歲稱觴此日中

李鈞壽花堂

尚書郎晉陵李公秉性直而和少從道士得養生法未五十去嗜欲老而不衰爲南都通守其西堂

北牖下池生菖蒲開花三四芬馥可愛以書占之曰此壽考之祥也因名其堂曰壽花而余爲作詩記之

石上菖蒲十二節仙人服之好顏色根如蟠龍不可得葉中開花誰復識夫子自少讀道書年未五十嗜欲除河流通天非轆轤下入金鼎融爲珠一醉斗酒心自如鬼物窺覘驚睢盱菖蒲花開壽之符白髮變黑顏如朱它年三茅訪君廬拍手笑我言不虛

次韻子瞻題張公詩卷後

世俗昔枉尺所願求直尋不知一律亂大樂無完音見利心自捉慮害安得深至人不妄言淡如朱絲琴悲傷感舊俗不類騷人淫又非避世翁閔嘿遠陽瘖嘐嘐晨雞鳴豈問晴與陰世人積寸木坐使高樓岑晚歲卧草廬誰聽梁甫吟它年楚僑相儻能記愔愔

次韻廣州陳繹諫議和陳薦宋敏求二龍圖二首

曾送飛龍白日翔未應中路許還鄉鶴歸仍有當年伴松老知經幾度霜城下寶坊聊寄褟朝中振鷺舊成行相逢出處何須問五嶺清平十月涼右和彥升宮定力

琳宮清淨思悠哉頗似山林未肯廻五日趨朝真自

適一樽無事得頻開董狐執筆何時易馬援征蠻未遽來奔走安閑誰是定都門攜手一徘徊右和彥升覺上關鼎

次韻王廷老寄子瞻

歌吹新成百尺臺青山臨水巧崔嵬佳人解作回文語狂客能鳴撾鼓雷擷菊傳杯醒後醉採菱盪槳去仍回新年聞欲相從飲春酒還須剩作醅

次韻頓起考試徐沂舉人見寄二首

齊楚諸生僾聨紳人入願得出君門御枚勇鋭驚初合雞甲須史討許奔細讀未辭燈損目久留終厭棘爲藩定應觀刈翹中楚把卷喧呼半夜言

老年從事忝南京海內交遊尚記名怯見廣場心力
破厭看細字眼花生新科未暇遍三尺舊曲惟知有
六莖空憶倚樓秋雨霽與君看遍洛陽城關（本典試醮頭）
人事

送李鈞郎中

君家毗陵本江南雖爲浙西終未甘風流秀發自不
減氣質渾樸猶中含畝榜滿前但長嘯簿書堆案常
清談湖中往往載畫舫竹下小小開茅庵歌吟舅舅
頗騷雅導引委曲師彭聃新茶發乳雖方覺淥酒傾
水醒復酣一朝揮手去不顧使我把袂心難堪扁舟

水涸費牽挽瘦馬雪凍愛朝參一官來往似秋鸞渾
倖包裹如春蠶東南乞麾尚可得白首誰念家無甔

送文與可知湖州

連持桒洋印又作溪山主深知爲郡樂但畏貫茶苦
來歸天祿閣坐守登聞鼓九重未明入百辟盈庭舞
城南獨歸卧心事誰當語舊聞吴興勝試問天公取
家貧槖裝盡歲莫輕帆舉苕溪淨多石藂領瘦無土
湖藕雪氷絲山茶潑牛乳香粳飯玉粒鮮鯽鱠紅縷
宮閑水精潔人寄畫舟住俗吏自難堪詩翁正當與
從來思清絶况乃病新愈園圃肘後丹罶罶胸中素

高卧鎮今俗清談靜煩訴應笑杜紫微湖亭但狂顧

喜雪呈鮮于子駿三首

發函寬大一封書卧閣雍容三日餘旋見雪花投夜
落未應天意與人疎旄乾淅淅初鳴霰畦潤漸漸想
没鉏高會梁園遺勝在早知詞賦似相如
春秋無麥自當書况後秋田水潦餘一雪端來救焦
槁千箱乞與等親踈消殘温癘曾非藥蝕遍嘆根不
用鉏猶恐遠村霑未足試呼農圃問何如
蠶紙鋪庭幾誤書楊花糝逕未春餘積隨平野分高
下舞倍微風作寄踈解使遊人似姑射仍令飛鳥變

春鉏共驚天巧無能學造物無心本亦如

次韻文務光秀才遊南湖

料峭東風助臘寒汀瀅白酒借衰顔滿床書卷何曾
讀數步湖光自不閑夢想綠楊垂後浦眼看紅杏照
前山新春漸好君歸速不見遊人暮不還（湖前小山曰杏山）

子瞻惠雙刀

彭城一雙刀黃金錯刀鐶脊如雙引繩色如青琅玕
開匣飛電落入手清霜寒引之置膝上凜然愁肺肝
我衰氣力微覽鏡毛髮斑誓將斬鯨鯢靜此滄海瀾
又欲戮犀兕未息行路難有志竟不從撫力但長歎

投刀淚如霰北斗空闌干歸來刈蓬蒿鉏田植芳蘭
惜刀不忍用用亦非所便棄置塵土中坐使鋒刃刓
床頭夜生光知有蛟龍蟠慚君贈我意時取一磨看

晉守與賓客會開元龍興寺觀燈余有故不預中夜登南城而望

燈引雙旌萬點紅傾城車馬在城東使君行樂人人
共遷客安眠夜夜同夢想笑談傾滿坐耳聞歌吹逐
春風三更試上南樓看無限繁星十里中

欒城集卷第八

欒城集卷第九

詩七十首

春日耕者

陽氣先從土脉知老農夜起飼牛飢雨深一尺春耕
利日出三竿曉餉遲婦子同來相嫵媚烏鳶飛下巧
追隨紛紜政令曾何補要取終年風雨時

自柘城還府馬上

春色無人見茲行偶衆先柳黄新過雨麥緑稍鋪田
河潤蒸氷散禽聲向日圓城池高受霧灘渙暖生煙
送客情初惡還家意稍便旋聞夫事起已過佛燈然

簿領何時畢塵埃空自憐南湖漸可到早治木蘭船

次韻子瞻人日獵城西

將賢士氣振令肅軍聲悄晨登戲馬臺一試胡騣裊
城空巷無人里社轉相曉吾公疲無疾但恐囹圄小
荆榛一焚蕩雉兔皆驚矯翩翩白馬將手把青絲挑
少小事邊徼斬刈輕荼蓼殿前賜鞍勒珂月明皎皎
自言得所事強暴無不了廟算本詩書下策禁焚燎
當令百鍊剛甘就一指繞低回未嘗試坐被世人少
秋霜一朝下陵厲見鷙鳥為君整驕惰重立穰苴表

送鮮于子駿還朝兼簡范景仁

蜀中耆舊今無幾相逢握手堪流涕遊劫潦倒不還家舊俗陵遲眞委地錢荒粟帛賤如土榷峻茶鹽不成市詩書鄉校變古法節行故人安近利欲歸長恐歸不得歸去相歡定誰是低徊有似羊觸藩眷榮僮同難擇米中山先生昔所愛南都攝尹私相喜窮冬夜長一事無燈火相從夜深睡讀書萬卷老不廢感寓百篇深有意俗吏惟知畏簡書窮途豈意逢君子春風歸騎忽西顧平日高談應且止朝騎疋馬事朝謁莫就一床尋夢寐猶有城西范蜀公買地城東種桃李花繁飛揚酒滿壺談笑從容詩百紙紅塵暗天

獨不知白首相看兩無愧古人避世今馬門何必柴車返田里

次韻秦觀見寄

東家有賢人西家苦相忽幽蘭委氷霜捲露特未發春風吹芳菲爛熳安可沒東南信多士人物世不闕考槃溪山間自獻耻干謁誰憐幽閑女艶色比南越垂耳困鹽車捐金空買骨讀書謝世事閉門動論月子生亦羈旅處世常卒卒誰令釣竿手強從此持笏惟餘七尺軀空洞中無物時蒙好事過解榻聊一拂野情樂江海夢想扁舟几隱居便醉睡世路多顛蹶

榮華一朝事毀譽百年歇相勸沐咸池陽阿晞汝髮

次韻道潛見寄

蕭蕭華髮映衰容慙愧高僧數不逢遊宦終身空處處塵埃何日退重重已幷憔悴尋雞鶴猶勝劬勞早歲龍回首不堪青火熱試求甘露洒青松

次韻王鞏元日

庭鵲營巢初一枝餘寒未便袂羅衣春風娜娜還吹霰歲事駸駸已發機上國遨遊誰信老中年情味秖思歸和詩應覺添新懶過盡長空鴈北飛

送將官歐育之徐州

輕衫駿馬走春風未識彭城氣象雄青山只在白門外明月盡藏黃樓中五斗濁醪消永日一雙鳴鏑戲晴空歸來笑殺幕府客閉戶看書滴滴窮

次韻答王鞏

君家當盛時晝戟擁朱戶中書十八年清明日方午形容畫雲閣功業載盟府中庭三槐在遺迹百世睹子孫盡豪俊豈類世寒窶胡爲久邅厄黽俛受侵侮往來兩都間奔走未安土願言解纓紱歸去事農圃嘉禾根未拔且恐傍茸兩拂衣走東臯此說吾不取聊復放襟懷淸談對僧麈躬耕未可言知田顧乃父

次韻子瞻過淮見寄兼簡孫奕職方三首

出處平生共江淮恨不來宦遊良誤我老病賦懷哉何物終令世量書盡幾堆歸耕少憂患惟有仰春雷蜀中謂田無水稻者為雷鳴田

龜山昔同到松竹故依然紅印封鹹豉黃壚分井泉青天攜杖處晚日落帆偏無限相思意新詩句句傳

又

行役饒新喜臨川逢故人相看對泉石憐我在埃塵會合終多故分張類有神南遊得如願夢想雪溪春

次韻王肇留別

決策歸田豈世情網羅從此脫餘生請君速治雞黍具待我同為沮溺耕秋社相從醵錢飲日高時作叩門聲茅廬但恐非君處籍籍朝中望已傾

次韻答孔武仲

白髮青衫不記年相逢一笑覺欣然誦詩磨壁銘未肯展卷鬢騷下水舡未肯尺箠分枉直自然鑿枘有方圓閑官更似楊州學猶得昏昏盡日眠

送傅宏著作歸覲待觀城闕

膠西前輩鄭康成千載遺風及後生舊學詩書儒術富兼通法律吏能精遂家餘服頻為壽得邑河壖喜

有兵民事近來多迫促弦歌聊試武城聲肄有韓章館

連雨不出寄張恕

麥熟蠶繰熱似焚雨傾三尺未為淫洗清溝澮蚊虻靜沒盡蒲蓮沼沚深遺秉滿田鷲朽腐移牀避漏畏侵尋高閑秖有張公子卧聽蕭蕭打葉音

和子瞻自徐移湖將過宋都途中見寄五首

東武厭塵土彭門富溪山從兒百日留退食同躋攀輕帆過百步船底驚雷翻肩輿上南麓眼界涵川原愛此忽忘歸願見且三年我去已忽忽兒來亦崩奔求懷置酒地遠國多雲煙

我昔去彭城明日河流至不見五斗泥但見二竿水驚風鬱怒跳沫高睥睨激濺三月餘浮沉一朝事分將食魚鼈何暇顧鄰里悲傷念遺黎指顧出完壘緣隄對連山黃樓麗清泗功成始逾歲脫去如一屣空使西楚氓欲語先垂涕

千金築黃樓落成費百金誰言史君侈聊慰楚人心高秋吐明月白璧懸青岑晃蕩河漢高恍恨窗戶深邀我三日飲不去如籠禽史君今吳越雖往將誰尋

又

欲買蘇家田歸種三頃稻因營山前宅遂作泗濱老

奇窮少成事飽煖未應早願輸槖中裝田家近無報
平生百不遂今又一笑倒乜年數訟宫懸知迫枯槁

又

梁園久無沒何以奉君遊故城已耕稼臺觀皆荒丘
池塘塵漠漠鴈鶩空遅留俗衰賓客盡不見枚與鄒
輕舟舍我南吳越多清流

次韻劉貢父登黃樓懷子瞻二首

青山開四面白水遶三禺野闊時聞籟人閑舊據梧
畫船留上客遺迹問田夫事少日常飲才疎世未須
決河初蒋至勝事偶相俱燕子卑無取滕王遠可橅

飛濤隱睥睨落日麗浮圖同舍新持節專城敢速呼
未迎行部駕已放下淮艫試問登消暑如何楚與吳（吳興有銷暑樓）

再和

譪譪才名世驍騎日轉禺一時同按浙平昔共樓梧
攬轡具壯士擁麾良丈夫塵埃厖細綬水石慰霜須
勝地來相失清樽未暇俱射餘空見帖鑄罷秪觀橅
貴計何當決徂年貢早圖檻中終為食鞲上耻聞呼
顧我千羊毳平生一釣艫微官不須滿也復試遊吳

陪杜充張恕鴻慶宫避暑

至後雨如瀉晴來熱更多簿書霑汗垢巖石思藤蘿
賴有祠宫靜特容俗客過老郎無不可公子亦能和
道勝還相接禪迷屢見訶清涼生絶念煩暑散沉痾
古木便張幄鳴禽巧當歌桃香呈絳頰瓜熟褁青羅
飯細經脣滑茶新到腹過劇談時自笑飽食更無它
適意未應厭後遊真若何官居鄰曲沼田畎助清波
晚照明疎樹微風響衆荷輕舟尚可載小雨試漁蓑

宋城宰韓秉文惠日鑄茶

君家日鑄山前住冬後茶芽麥粒麤磨轉春雷飛白
雪瓯傾錫水散凝酥谿山去眼塵生面簿領埋頭汗

匝膚一啜更能分幕府定應知我俗人無

次前韻

龍鸞僅比閩團釅鹽酪應嫌北俗麤採愧吳僧身似
腊點須越女手如酥根遺味輕浮齒腋下清風稍
襲膚七盌未容留客試瓶中數問有餘無

答孔武仲

飛霜委中林不廢長松綠驚風振川野未省勁草伏
我貧客去盡君來常不速愧君贈桃李永願報瓊玉
我性本山林苦學筆空禿騂騮塞康莊病足顧難逐
錦文衒華藻弊褐非所續家有五車書恨不十年讀

濟南昔相遇我齒三十六談諧傾蓋間還往白首熟
從君飲濁酒過我飯脫粟西湖多蔆芡白晝下鴻鵠
城西野人居柴門擁脩竹後車載鴟夷下馬瀉醽醁
醉眼卧荒草空洞笑便腹踈狂一如此豈望世收録
別來今幾何歸期已屢卜西南有簿田茅舍清溪曲
耕耘三男子伏臘當自足君能遠相尋布衣巾一幅

送吳思道道人歸吳興二絶

一去吳興十五年東歸父老幾人存惠山唯有錢夫
子一寸間田曉日暾

遨遊海上幾逢人宴坐山中長閉門去住只今誰定

是相逢一笑各無言

次韻答陳之方秘丞

南山李將軍死馬獨行獵田中射虎豹後騎不容躡
丈夫貴自遂老大饒讒懾飄搖天地間自視如一葉
故人多東南願作扁舟涉忽蒙長篇贈華此傾蓋接
時世尚新奇詩書存舊業南風吹清汴西去無停檝
恨不留君談一使衆坐厭新詩苦清壯欲和再三怯
東君多名卿投刺日盈篋一言苟合意富貴出旬浹
行看文石階高談曳長裾辱贈但茫然知君念疲苶

登南城有感示文務光王適秀才

幽憂隨秋至秋去憂未已南城試登望百草枯且死
落蘂投人懷驚鴻四面起所思不可見欲往將安至
斯人定誰識顏有二三子清風皎水玉滄浪自澣洗
竊脂未嘗穀南箕儻微似網羅一張設投足遂無寄
田深役兒肥霜降鱸魚美造形悼前失式微歎往士
憧憧畝丘道歲晚嗟未止西山有茅屋鉏耰本吾事

張公生日（提歲己未）

少年談王霸英氣干斗牛中年事軒冕餘世仍多憂
晚歲探至道眷眷懷林丘今年乞身歸始與夙昔酬
高秋過生日眞氣然一周觀心比孤月視世皆浮漚

表裏一蟠明萬物不能留顧謂憧憧人斯樂頗曾不
嗟我本俗士從公十年遊謬聞出世語俛作籠中囚
俯仰迫憂患欲去安自由聞公昔年樂孰與今日優
山中許道士非復長史儔腹中生梨棗結實從今秋

次韻答張耒

客舟逝將西日夜西北風維舟罷行役坐令鬢如蓬
偶從二三子步上百尺臺雲煙遍原隰敞悅令人哀
山中雖久居浮沉在城郭欲學楊子雲避世天祿閣
浮木寄流水行止非所期何須自爲計水當爲我移
外物不可必惟此方寸心心中有樂事手付瑟與琴

夜吟感秋詩惜此芳物零幽人亦多思起坐再三聽白駒在空林缾罄有恥罍盡我一杯酒愁思如雲頹

次王適送張耒赴壽安尉二首

綠髮驚秋半欲黃官居無處覓林塘浮生已是塵勞侶病眼猶便錦繡章羞見故人梁苑廢夢尋歸路蜀山長憐君顧我情依舊竹性蕭踈未受霜

魏紅深淺配姚黃洛水家家自作塘遊客賈生多感慨閑官白傅足篇章山分少石雲煙老宮廢連甍草木長路出嵩高應少駐孱顔新過一番霜

次韻張耒見寄

相逢十年驚我老雙鬢蕭蕭似秋草壺漿未洗兩脚泥南轅已向淮陽道我家初無負郭田茅廬半破蜀江邊生計長隨五斗米飄搖不定風中煙茹蔬飯糗不願餘茫茫海內無安居此身長似伏轅馬何日還爲縱壑魚憐君與我同一手微官骯髒差牛後請看捧版趨府門何以曲肱眠甕牖中流千金買一壺櫝中美玉不須沽洛陽榷酒味如水百錢一角空滿盂縣前女几翠欲滴吏稀人少無晨集到官惟有懶相宜卧看南山春雨濕

次韻王適兄弟送文務光還陳

三君皆親非復客執手河梁我心惻倚門耿耿夜不眠挽袖匆匆有難色君歸使我勞寬夢落葉鳴堦自相擁君家西歸在新歲此行未遠心先恐故山萬里知何許我欲因君亦歸去清江舅舅釣魚船脩竹平生讀書處青衫白髮我當歸咀噍式微慰古詩少年勿作老人調被服榮名慰所思

次韻張芻諫議燕集

淮陽卧閤生清風梁園坐嘯囹圄空不知何術解饑僻但覺羈客忘樊籠樽罍凝落談笑地塵埃脫去文書叢清心斬欲無一事少年空記揮千鍾近傳移鎮

股肱郡後恐入覲明光宫人生聚散不可料一杯相屬時方冬浮陽似欲作飛霰想見觀闌瓊花中孝王會集猶可繼莫嫌作賦無枚翁聖民昔知廣州曾從之遊矣

臘雪五首

長恐冬無雪今朝忽暗空細聲聞簌簌遠勢望濛濛濕潤猶兼雨傾斜半雜風豈登解多事歡喜助三農

又

驕陽不能久密雪自相催急霰初鳴瓦飛花旋集臺着人消瘴疫覆麥長根荄欲試樽中物門前問客來

又

又有歸耕意西山百畝田雪來殊不惡酒熟自相便一被簪裳累長遭羅網牽飛霙迫殘臘愁思渡今年

又

憂愁不可緩風雪故相撩試問五斗米能勝一束樵耕耘終亦飽哺啜定誰邀寒暑不須避傾危且自逃

又

雪霜何與我憂思自傷神忠信亦何罪才名空誤身歸來聊且止老去莫逢嗔樽酒他年事相看醉此晨

次韻王適雪晴復雪二首

驕陽得一雪踰月應更好晨興視窗隙驚見晴霞杲

九衢無停迹狼籍須一掃空餘浩然氣凜凜接清昊餘寒薄虛室一靜解羣燥晨炊晚未供客饋慙草草試脫身上衣行問酒家保孤吟擊槁木大笑稱有道人生但如此富樂何用禱所思獨未見耿耿為懷抱

又

同雲自成幄飛雪來無根一為清風卷坐見東方暾重陰偶復合飛霰滿南軒油然青春意已見出土萱老病一不堪惟恃濁酒溫開戶理松菊掃蕩無遺痕卷舒朝夕間誰識造化元乾坤本何施中有神怪奔萬物極毫末顛倒何足掀老農但知種荷鉏理南園

送呂由庚推官得替還洛中二首

君家相國舊元勳凜凜中丞繼後塵談笑二年同幕府風流一倍愈它人南都去後少佳客西洛歸來多老臣我亦宦遊無久意他年松竹許相鄰

洛水晉人一向乾雪泥溢路十分寒送行我豈無樽酒多難君知久鮮歡回首秖應憐老病凌風爭看試輕翰到家定見嵩陽老問我衰遲未解官司馬君實提舉嵩山崇福宮

四十一歲歲莫日歌

小兒不知老人意賀我明年四十二人生三十百事

衰四十已過良可知少年讀書不曉事坐談王霸了不疑脂車秣馬試長道一日百里先自期不知中途有陷穽山高日莫多棘茨長裾大袖足鉤挽却行欲返筋力疲痿蛇尚前猛虎後脫身且免充朝飢歸來掩卷淚如雨平生讀書空自誤山中故人一長笑布衣脫粟何所苦古人知非不嫌晚朝來聞道行當返四十一歲不可言四十二歲聊自遣

次韻子瞻繫御史獄賦獄中榆槐竹柏

秋風一何厲吹盡山中綠可憐凌雲條化為樵夫束凜然造物意豈復私一木置身有得地不問直與曲

青松未必貴枯榆還自足紛然落葉下蕭條愧華屋
榆
盛衰日相尋循環何曾歇攀條望柔荑回首驚脫葉
綠槐陰最厚零落今存莢千林一枯槁平地三尺雪
草木何足道盈虛視新月徹陽起泉下生意未應絕
槐
故園今何有猶有百竿竹春雷起新萌不放牛羊觸
雖無朱欄擁不見紅塵辱清風時一過交戛響鳴玉
淵明避紛亂歸嘆東籬菊嗟我獨何為棄此北窗綠
竹

曲如山下藤脆若溪上葦春風一張王秋霜死則已
胡為南澗中辛勤種栢子上枝橈雲霓下根絞石齒
伐之為梁棟歲月良晚矣白首閱時人君看柱下史
栢

次韻子瞻贈張憝子

得罪南來正坐言道人閉口意深全天遊本自有真
樂羿彀誰知定不賢攜火暾暾初吐日飛流袞袞旋
成川此心此去如灰冷肯更逢人問復然

過龜山

再涉長淮水驚呼十四年龜山老僧在相見一茫然
僧老不自知我老私自憐驅馳定何獲少壯空已捐
掉頭不見答笑指岸下船人生何足云陵谷自變遷
當年此山下莫測千仞淵淵中湫神物自昔堯禹傳
帆檣避石壁風雨隨香煙爾來放冬汴冷沙漲成田
褰裳六月渡中流一帶牽俯首見砂礫羣漁捕魴鱣
父老但驚歎此理未易原何況七尺軀不為物所旋
衆形要同盡獨有無生全百年爭奪中擾擾誰相賢

放閘二首

盡舫連檣住清流汛閘平忽看銀漢落仍聽夏雷驚
正拖遲廻久開頭取次輕滯晉初一快奔駛忽如傾

不識風濤恐聊同枕席行行逢賤魚稻飽食慰平生

又

閘空非有礙水靜為誰興開閉偶然異喧豗自不勝
淵停初鏡淨勢轉忽雲崩脫隘尚容與投深益沸騰
玉山紛破碎陣馬急侵陵挾版千鈞重浮舟萬斛升
岸摧將落木魚困或投罾洶湧曾誰止蕭條遠欲凝
力爭知必折少待亦何能一發臨流笑微言早服膺

次韻王適細魚

羣魚一何微僅比毛髮大嬉遊極草草鬐鬣自箇箇
造物賦群形偶然如一唾吞舟雖云巨其樂不相過

若言無性靈還知避船桅

高郵別秦觀三首

濛濛春雨濕邗溝蓬底安眠晝擁衾知有故人家在
此速將詩卷洗閑愁
筆端大字鴉棲壁袖裏清詩句琢冰送我扁舟六十
里不嫌罪垢汙交朋
高安此去風濤惡猶有廬山得縱遊便欲攜君解船
去念君無罪去何求

召伯埭上斗野亭

細雨添春色微風淨肺流徂年半今世生計一扁舟

飲食隨魚蠻封疆入斗牛江波方在眼轉覺此生浮

次韻鮮于子駿遊九曲池

天高山近海春盡草生池禾黍多新恨川原自昔時
花存故苑麗樵出舊城隳莫望瓜州渡曾經駐佛貍

揚州五詠

九曲池

嵇老清彈怨廣陵隋家水調繼哀音可憐九曲遺聲
盡惟有一池春水深鳳闕蕭條荒草外龍舟想像綠
楊陰都人似有興亡恨每到殘春一度尋

平山堂歐陽永叔所建

堂上平看江上山晴光千里對憑欄海門僅可一二
數雲夢猶吞八九寬簷外小棠陰蔽芾壁間遺墨淚
汍瀾人亡坐使風流盡遺搆仍須子細觀

蜀井在大明寺

信腳東遊十二年井泉香稻憶歸田行逢蜀井恍如
夢試煑山茶意自便短綆不收容盥濯紅泥遠置亦
清鮮早知鄉味勝為客遊宦何須更著鞭

摘星亭迷樓舊址

闕角孤高特地迷迷藏渾忘日東西江流入海情無
限莫雨連山醉似泥夢裏興亡應未覺後來愁思獨

難齊只堪留作遊觀地看遍峯巒處處低

僧伽塔

山頭孤塔閟真人云是僧伽第二身處處金錢追晚
供家家蠶麥保新春欲求世外無心地一掃胷中累
劫塵方丈近聞延老宿清朝留客語逡巡

題杜介供奉熙熙堂

門前籍籍草生徑堂上熙熙氣吐春遮眼圖書聊度
日放情絲竹最關身年來頻脫烏皮几客去時乾漉
酒巾卜築城中移榜就休心便作廣陵人

遊金山寄揚州鮮于子駿從事邵光

楊州望金山隱隱大如幞謁來長江上孤高二千尺僧居壓山小面面貼蒼石虛樓三百間正壓江潮白清風歛霚霧曉日曜金碧直侵魚龍居似得鬼神役我行有程度欲去空自惜風吹渡江水山僧午方食波瀾洗我心筍蕨飽我腹平生足遊術壯觀此云極鐵甕本誰安海門復誰植東南遞隱見遥與此山匹茲遊幾不遂深愧幕府客歸時日已莫正直江月黑顧視天水并坐恐星斗濕使君何時罷登覽不可失

初至金陵

山川過雨曉光浮初看江南第一州路繞匡廬更南去懸知是處可忘憂

欒城集卷第九

欒城集卷第十

詩九十六首

和孔武仲金陵九詠

白鷺亭

白鷺洲前水奔騰亂馬牛亭高疑欲動船去似無憂洶湧山方壞澄清練不收中秋誰在此明月滿城頭

覽輝亭

城裏最高處坡陁見一城山多來有緒江遠靜無聲歌吹風前度樓臺雨後明風光同楚蜀聊此慰生平

鳳凰臺

鳳鳥久不至斯臺空後高何年種梧竹特地翳蓬蒿白水來無際青山轉幾遭南遊且未返江海共滔滔

天慶觀

興廢不可必冶城今靜祠松聲聞道路竹色淨軒墀江近風雲改亭深草木滋孤墳平遺直狂閣閱兀規（卞壼墓在觀側）

高齋

金陵佳處自無窮使宅幽深即故宮樓殿六朝遺燼後江山百里舊城中兩餘尚有金鈿落月出長窺粉堞空看盡一城懷古地茲遊恨不與君同

此君亭（在華藏寺）

綠竹不可數孤亭一倍幽色分巖石潤梢出澗松修雪節寒方見春萌旱不抽故山多此物長恨未歸休

見江亭（在蔣山）

江水信浩渺連山巧蔽虧端能上嶮絕故自識津涯城没檣竿度飄搖鷺羽遲何人倚舟望亦愛此峯危

定林院

定林兩山間崖木生欲合茅屋倚巖隈重重蔭清樾晨齋取旁寺生事信幽絕吾人定何爲常欲依煖熱

八功德泉

君言山上泉定有何功德熱盡自清涼苦除即甘滑頗遭遊人病時取破匏挹煩惱雖云清凜然終在臆

遊鍾山

江南四月如三伏北望鍾山萬松碧杖藜試上寶公龕衆壑秋聲起相襲青峯回抱石城小白練前橫大江直石梯南下俯城闉松徑東蟠轉山谷喬林無風聲如雨時見遊僧石上息行窮碧澗一庵幾坐弄清泉八功德歸尋晚飯衆山底困卧定林依石壁朝遊不知澗谷遠莫歸但覺穿雙屐老僧一身泉上住十年掃盡人間迹客到唯燒栢子香晨飢坐待山前粥

丈夫齊時誠妄語白首居山本良策茹蔬飯糗何足道純灰洗心聊自滌失身處世足愆尤愧爾山僧少憂責

郭祥正國博醉吟庵

姑熟溪頭醉吟客歸作茅庵劣容席團團鵠卵中自明窓前月出夜更清醉吟自作溪上語不學擁鼻雒陽生詩成付與坐中讀知有清溪可終日作詩飲酒聊復同誰來共枕溪中石圓天方地千萬里中與此間大相似嚣然一息不自停水火雷風相滅起直須只作此庵看歌罷曲肱還醉眠不用騎鯨學太白東

入滄海觀桑田

湖陰曲

老虎穴中卧傭夫不敢窺驛騮服箱驂盜驪巡城三匝漫不知帳中晝夢日遶壁驚起知是黃須兒馬鞭七寶留道左猛士徘徊不能過遺矢如去冰已逯明日神兵下赤霄荒城至今人不住狐兔驚走風蕭蕭

舟次大雲倉回寄孔武仲

一風失前期十日不相見君帆一何駛去若乘風箭我舟一何遲出没蔽葭亂甕中有白糟床上有黃卷婁挐不足共思子但長嘆池陽重相遇撫手成一粲

先行復草草回首空眷眷人生類如此遲速亦何筭
一見誠偶然四海良獨遠相期廬山陰把臂上雲巘

池州蕭丞相樓二首

遶郭青峯脾睨屯入城流水縠文翻樓成始覺江山
勝人去方知德業尊坐乂浮雲靈後嶺酒醒飛雪變
前村我來避逅公歸國猶喜登臨共一樽池守滕元發日將解
去

丞相風流直至今朱欄仍對舊山林奔馳軒冕身何
有跌宕圖書意最深松遶城頭風瑟縮江浮山外氣
陰森三年不起南遷想應有前人識此心

過九華山

南遷私自喜看盡江南山孤舟少僮僕此志還復難
局促守破窻照翻過重巒忽驚九華峯高拱立我前
蕭然九仙人縹緲凌雲煙碧霞爲裳衣首冠青琅玕
揮手謝世人可望不可攀我行竟草草安能拍其肩
但聞有高士卧聽松風眠松根得茯苓狀若千歲龜
煑食一朝盡終身棄腥羶腹背生綠毛輕舉如翔鸞
相逢欲借問已在長松端何年脫罪罟出處良自便
芒鞋挂藤杖逢山即盤桓斯人未可求巖室儻復存

佛池口遇風雨

長江五月多風暴欲行先看風日好北風忽作東南
來陰雲如湧撥不開驚雷往還轉車轂狂波低昂起
坑谷中流一葉那復持卷舒已付天公知解帆轉柂
不容語佛池口中幸可住須臾急雨變昏霾柂師喜
賀風已回澄谿不動縈白練老木蒼崖蔚葱蒨繫舟
茅屋得青蔬試問釣船還有魚開樽引滿向妻子明
日復行未須備陰陽開闔良等閑扁舟誰令乘嶮艱

舟次磁湖以風浪留二日不得進子瞻以詩
見寄作二篇答之前篇自賦後篇次韻

慙愧江淮東北風扁舟千里得相從黄州不到六十

里白浪俄生百萬重自笑一生渾類世可憐萬事不
由儂夜深魂夢先飛去風雨對床聞曉鍾

西歸猶未有菟裘擬就南遷買一丘舟楫自能通蜀
道林泉真欲老黄州魚多釣戶應容貫酒熟鄰翁便
可畱從此莫言身外事功名畢竟不如休

黄州陪子瞻遊武昌西山

千里到齊安三夜語不足勸我勿重陳起遊西山麓
西山隔江水輕舟亂鳧鶩連峯多回溪盛夏富草木
杖策看萬松流汗升九曲蒼茫大江湧浩蕩衆山蹙
上方寄雲端中寺倚巖腹清泉類牛乳煩熱須一掬

縣令知客來行庖映脩竹黄鶏特新莢白酒近亦熟
山行得一飽看盡千山緑幽懐苦不遂滞念每煩促
歸舟浪花瞑落日金盤浴妻孥寄九江此會難再卜
君看孫討虜百戰不提目猶憐江上臺高會飲千斛
巾冠墮臺下坐使張公哭異時君再來携被山中宿

將還江州子瞻相送至劉郎洑王生家飲別

相從恨不多送我三十里車湖風雨交晝車武子故居其水日車湖
松竹相披靡繋舟枯木根會面两王子嘉習雖異
郡雞犬固猶邇相逢勿空過一醉不須起風濤未可
涉隔竹見弈駛渡江買羔豚収網得魴鯉朝畦甘蔬

熟多盎香醪羡烏菱不論價白藕如泥耳誰言百口
活仰給一湖水李官正無頼生事應且爾卜居請連
屋扣戸容羅縷人生定何爲食足真巳矣悠尤未見
尊世俗多相鄙買田信良計蔬食期没齒手持一竿
竹分子長湖尾

赤壁懐古

新破荊州得水軍鼓行夏口氣如雲千艘巳共長江
險百勝安知赤壁焚觜距方強要一鬪君臣巳定勢
三分古來伐國須觀釁意突成功所未聞

自黄州還江州

身浮一葉返溢城变化風濤日夜行把酒獨斟從睡
重還家漸近覺身輕岸回樊口依俙見日出廬山紫
翠横家在庾公樓下泊舟人遥指岸如頳江州城下土赤如赭

江州五詠

射蛟浦

萬騎巡遊遍千帆破浪輕射蛟江水赤教戰越人驚
山轉樓船影岸催連弩聲祈招無為賦餅寢盡平生浦上積水相傳漢武教擢潮於此

浪井

江波浮陣雲岸壁立青鐵胡為井中泉湧浪時驚發

水性本無定得止自澄澈誰爲女媧手補此天地裂

庾樓

元規情不薄上客有殷生夜半酒酣罷公來坐不驚
舞翻江月迥談落麈毛輕塵世風流盡高樓空此名

東湖

讀書廬山中作郡廬山下平湖浸山脚雲峯對虚榭
紅蕖紛欲落白鳥時來下猶思隱居勝亂石驚湍瀉李勃隱居廬山泉石奇勝今褒貴寺其故居也及為九江太守始營東湖風物可愛

琵琶亭

溢江莫雨暗孤舟瞑將發夜聞胡琴語展轉不成別

尋堂寄東林雅息存北闕潸然涕泗下安用無生說

不到東西二林

山北東西寺高人來遠師來遊亦前定回首獨移時社散白蓮盡小空玄鶴悲何年陶靖節溪上送行遲

遊廬山山陽七詠

開先瀑布

山上流泉自作溪行逢石缺瀉虹霓定知雲外波瀾闊飛到峯前本末齊入海明河驚照曜倚天長劒失提攜誰來卧枕莓苔石一洗塵心萬斛泥

漱玉亭

山回不見落銀潢餘溜喧豗響石塘目亂珠璣濺空谷足寒雷電繞飛梁入甁銅鼎春茶白接竹齋厨午飯香從此出山都不棄滿田秔稻揷新秧

簡寂觀

山行但覺鳥聲殊漸近神仙簡寂居門外長溪淨客足山腰苦筍助盤蔬香松定有臧丹處大石仍前拜斗餘弟子蒼髯年八十養生世世授遺書

歸宗寺

來聽歸宗早晚鐘疲勞懶上紫霄峯墨池漫疊溪中石白塔微分嶺上松佛宇爭惟一山甲僧厨坐待十

方供欲遊山北東西寺巖谷相連更幾重（此詩王遵少所畫云有驢先在）

萬杉寺

萬本青杉一手栽蒲堂白佛九天來托（仁宗初年有僧植萬杉特為建此寺以中使賜之）以涓涓石溜供厨足矗矗山屏遶寺開半榻松陰秋簟冷一杯香飯午鐘催安眠飽食平生事不待山僧喚始廻

三峽石橋

三峽波濤飽泝洄過橋雷電記當年江聲髣髴瞿唐口石角參差灔澦前應有夜猿啼古木已將秋葉作歸船老僧未省遊巴蜀松下相逢問信然

白鶴觀

五老相攜欲上天玄猿白鶴盡疑仙浮雲有意藏山頂流水無聲入稻田古木微風時起籟諸峯落日盡生煙歸鞭草草還城市慙愧幽人正醉眠

南康阻風遊東寺

欲涉彭蠡湖南風未相許扁舟厭搖蕩古寺慰行旅重湖面南軒驚浪卷前浦霏微雪陣散顛倒玉山舞一風飄九日未悉土囊怒百里斷行舟仰看飛鴻度故人念征役一飯語平素竹色淨飛濤松聲亂和雨

我生足憂患十載不安處南北已無忘遲速何須數

寄題陳憲郎中竹軒

家有脩篁綠滿軒趨庭詩禮舊忘言凌霜自得良朋友過雨時添好子孫試翦輕筠扶野步旋收涼蘂薦清樽風流共道勝桑梓鄰里何妨種百根

次韻孔武仲到官後見寄

寒楫同千里繫舟時一言共嗟蓬作屋頹就席爲門行後身先困征商思益昏健同登龍斷何止服車轅

次韻筠守毛維瞻司封觀修城三首

北垣荊棘舊成堆留待公來埃第開車馬已通城下路榛蕪盡付冶家灰異時碧瓦千門合應記紅旗百度來自笑禪諶便曠野有興飛蓋許追陪

撥棄案頭文字堆曉晴山色四門開究懷民事老雖壯俛首山城心已灰荊棘燒殘桑柘出狐貍去盡犬雞來規模先遣通蹊隧後乘應容衆客陪

山脚侵城起阜堆逶城微道斬新開閭閻半壞驚潮信隍塹初深見劫灰蟻聚千夫曾幾日鱗差萬瓦看將來史君才力輕山郡朝論行聞急召陪

次子瞻夜字韻作中秋對月二篇一以贈正郎二以寄子瞻

平明坐曹黃昏歸終歲得閑惟有夜已邀明月出牆東更遣清風掃庭下城上青嶽四山合門前白練長江瀉誰家高會吹參差鄰婦悲歌春罷亞二年憂患今已過一夜清光天所借西京詩句出蘇李南國風流數王謝已隨孤棹去中原肯顧新科求上舍讀書本自比嵇鍜學劍要須問曹蔟清觴灎灎君莫違佳句駿子已怕狂夫猖狂終累人不返行遺親黨罵

又

十年秋月照相思相從秖有彭門夜露僂笳鼓思城闕寒迫魚龍舞潭下厭厭夜飲歡自足落落襟懷向人寫秋深河來巨野溢水乾樓起滕王亞北海孔公雖好客河內寇君邪得借是非朝野忽紛紜得喪芳非一開謝明月多情還入門流水何知空遶舍長篙江市富鱣魴夜宿山村足梨棗坐隅鵩鳥不須問糟外蝮蛇猶足怕要公見唾行自乾馮老尚多誰定罵

次韻王適食茅栗

相從萬里試南餐對案長思苜蓿盤山栗滿籃兼白黑村醪入口半甜酸久聞牛尾何曾識竊比雞頭意未安故國霜蓬如結大夜來彈劍似馮驩

過毛國鎮夜飲

風格照人華省郎江山遶郭古仙鄉漫傳鉛鼎八百
歲未比金釵十二行不動歌聲人已醉旋聞詩句夜
初長簿書撥盡知餘力道院清虛頃未宵

次韻毛國鎮趙景仁唱和三首一贈毛一贈
趙一自詠

治劇從容緩策銜鈴軒無事日清談隼旟晝戟明千
里紙帳繩床自一庵金奏釁陳容客和玉山不動看
賓醉我來邂逅逢寬政忘却漂流身在南
一紙新詩過隔銜醒然何異接君談奉親魚蟹蕪臨
海退食琴書定有庵一別經年真似夢多憂不飲亦

如醉共君交契非今日蔽芾棠陰自劒南
遠謫江湖舳尾銜到來辛苦向誰談畏人野鶴長依
嶺厭事山僧祇住庵黃雀頻來成一飽白醪新熟喜
初酣踈頑近日尤堪笑坐任飄風去自南

再和三首

穴鼠何須窶藪銜麁官不用苦高談夜傾淥蟻風吹
竹晝擁黃紬雪覆庵毎作微詞還自笑偶斟餘瀝亦
成酣公詩精絶非倫擬自古騷人盡在南
燕窠泥土一春銜慙愧封侯止立談舊隱尚聞存竹
徑歸休但要葺茅庵釣船夢想沿溪泛酒盞遥思向

日醉強欲遲留依幕府吳公行恐召河南
天教窮困欲誰銜生事那須一一談自笑豐年塵滿
甑不堪雨後菌生庵士師憔悴經三黜陶令幽憂付
一酣它日歸耕若相憶尺書頻寄北山南

次韻王適州學新修水閣

黃鐘巨挺兩春容何幸幽居近學宮坐對江山增浩
氣力追齊魯欲同風頌詩聞道求何武家法行看試
左雄欲伴少年遊覺相奔軍慙愧恐詞窮

次韻毛君九日

山脚侵城盡是臺登高處處喜崔嵬手拈霜菊香無

柰面拂江風酒自開幕府樽罍雲裏集民家歌吹靜
中來定知勝却陶彭澤悵望籬邊白日頹

次韻毛君感事書懷

種棠經歲便成科秋雨調勻氣漸和才力有餘嫌事
少風情無限覺詩多長松更老仍添節古井雖深自
不波宴坐山房人豈識一樽聊且慰蹉跎

次韻毛君見督和詩

新詩落紙一城傳顧我踈蕪豈足編它日杜陵詩集
裏䓁閒遐畧見兩三篇

次韻毛君山房遺與

欲就陽崖僂新開石磴斜誰言太守宅自是野人家
燕坐收心鑑冥觀閱界沙退公長寂寞外物自喧譁
缺逕移松補斜陽種竹遮白雲生後礎孫鸞伴殘霞
破悶時尋鶴呼眠亦任鴉喜聞稽出甕壓問菊開花
古井元依斗丹砂舊養芽蚍蜉頻上案猿狖巧分榛
客到扁舟遠年侵兩鬢華心捏掛風旆眼暗隔輕紗
強撥横肱睡來從捕版衙隱居慙棄擲勝地每咨嗟
頑鈍終何取彫磨豈復加焦先鳳所尚園舍恰如蝸

和胡教授蒙太守策試諸生

著籍初同闕里多采芹先致魯風和欲將大策觀留

膽畫召中堂列隅趨終日正言何忌諱幾人餘力尚
委蛇豈惟太守知爲政仍見先生善設科

和毛君州宅八詠

鳳凰山

山川蟠蜛偶成形威鳳低回又未行更種梧桐眞可
致高飛性似伯夷清

披仙亭

仙翁舊住蜀江邊千歲歸來一鶴翩城郭已非人事
改淒涼遺迹但披仙

方沼亭

池上茅簷覆水低早來秋雨尚虹霓敗荷折葦飛鴻
下正憶漁舟泊故溪

翠樾亭

一夜飛霜點綠苔曉庭黃葉掃成堆簷間翠樾彫疎
盡卻放牆東好月來

李八百洞

洞府山川百里餘洞門藤蔓鎖煙霞神仙不與人間
異弟妹還應共一家

煉丹井

鑿井燒丹八百年塵緣消盡果初圓石床蘚發人安

在淥水園區一片天

磨劍池

神仙鑄劍本無硎岸石斑斑尚鐵鉎天上少年仍狡
獪不須還爾對方平

山房

岸幘携筇夜夜來蒲團紙帳竹香臺直須覓取僧爲
伴更爲開庵斵草萊

次韻毛君病中菊未開

病肺秋深霧雨傷舊繒故絮喜清涼菊花金粟未曾
吐桂酒鵝兒空自黄草木亦知年有閏風霜漸近月

方陽十朋爲得詩閩道維摩病欲欲到毗耶言已忘

雨中宿酒務

微官終日守糟缸風雨淒淒夜渡江早歲謬知儒術
貴安眠近喜壯心降夜深唧唧醅鳴甕睡起蕭蕭葉
打窗阮籍作官都爲酒不須分別恨南邦

次韻毛君絶句不用韻朴

共喜秋深酒味醇官曹休暇不須旬政寬境内棠陰
合訟去庭中草色新不惜牛刀時一割已因旄鼠發
千鈞歲終誰爲公書考豈止江西第一人

次韻李撫辰屯田修州門

六月江濤碧疊頹蒼崖翠巘就新臺咄嗟雙闕還依
舊咫尺群山信有材書戟風生兩衙退飛橋日出萬
人來不因毀圮催興築誰見雍容治劇才

飲酒過量肺疾復作

朝蒙麴塵居夜傍糟床卧鼻香黍麥熟眼亂喉罌過
囊中衣已空口角涎虚墮毀嘗未去足盜醑恐深坐
史君信寬仁高會慰寒餓西樓適新成明月猶半破
擁簷青山橫拂檻流水播雕盤貯糟實銀盆薦秋橘
共言文字歡豈待紅裙佐惟知醲醐滑不悟頰羅大
夜歸肺增漲晨起脾失磨情懷忽牢落藥餌費調和
衰年足奇窮一醉仍坎坷清樽自不惡多病欲何奈
閑公話少年舉白不論箇歌吟雜嘲謔笑語争掀簸
平明起相視銳氣曾未挫達人遺形骸駑馬懷豆坐
不知逃世網但解憂歲課不見獨醒人終費招魂些

衢州趙閱道少師濯纓亭

掛冠纓上已無塵猶愛溪光碧照人點檢舊遊黃石
在掃除諸念白鷗親一樽父老囊金盡三逕松筠生
事貧它日南公數人物丹青添入縣圖新

茶花二首

黃櫱春芽大麥麁傾山倒谷採無餘只疑殘枿陽和

盡尚有幽花瓊雪初耿耿清香崖菊淡依依秀色嶺
梅如經冬結子猶堪種一畝荒園試爲鉏
細嚼花鬚味亦長新芽一粟葉間藏稍經臈雪侵肌
瘦旋得春雷發地狂開落空山誰比數烝烹來歲最
先嘗枝枯葉硬天真在踏遍牛羊未改香

次韻毛君山房即事十首

案牘希疎意自閑夜闌幽夢曉方回青苔紅葉驂人
事時見詩筒去又來
東晉仙人借舊山定應天意許公閑稱人欲問史君
處笑指峯巒紫翠間

蛩知秋候時鳴壁香礙蒲簾不出門隱几無言心有
得南窓晴日暖偃軒

溪山付與醉中仙美酒何曾斗十千就得江邊賤魚
稻閑官未用苦相憐

忘身先要解忘名分别須臾起不平請看早朝霜入
鬓何如卧聽打衙聲

禽哢秋來不復聞桐陰霜後亦成穿黃花強欲招酣
飲白髮偏工報老年

邂逅清歡屢不期病來無奈羽觴飛醉乘籃轝江邊
去長伴漁舟月下歸

醉裏題詩徧韻惡秋來勸酒盆盂深不才多病俱非
敵綠綺緣何得報金

庵中獨宿雨垂垂未夜無人款竹扉灰冷銅爐香欲
滅床頭一點膓燈微

觸事隨緣不用多華堂玉食奈憂何美人未厭山阿
陋薜荔爲裳帶女蘿

再和十首

澗草巖花日日開江南秋盡似春回旋開摧落無人
顧惟有山蜂暖尚來

江上孤城面面山居人也自不曾閑蜂遊蝶聚知何
事日夜長橋南北間

城郭村墟共水雲權籬竹屋映柴門隱居亦有高人
在岸幘無言倚釣軒

一官疎散自疑仙三考應成醉日千早病固須閑地
著多憂長被達人憐

養生尤復要功圓溜滴南溪石自穿近見牢山陳道
士微言約我更三年牢山陳道士瑛近過此仰覔無所云約三年歸再見

張公詩社見公名公昔與張伯是爲唱和之友白首山城嘆不平
坐客要聞新樂府應須湓口琵琶聲

高情日與故山期鴻鵠誰言也倦飛且聽漁人強哺
啜坐中觴客畏公歸

天爲多才故欲禁府門摧落漲江深偶新琴壁排精
鐵湧出飛樓直百金

樓上青山遶四垂畫橋百步引朱扉落成當與公同
上一看長江白練微

歌舞留賓意自多華燈數問夜如何白頭病客無才
思慣卧茅庵長薜蘿

鈞州二詠

牛尾貍

首如貍尾如牛攀條捷嶮如猱猴橘柚爲漿栗爲餱

筋肉不足惟膏油深居簡出善自謀尋蹤發窟幷執
因蓄租分散身爲羞松新尾甑烝浮浮壓入糟盎肥
欲流熊肪羊酪真比儔引筋將舉訊何尤無功竊食
人所仇

黃雀

秋風下黃雀飛禾田熟黃雀肥群飛蔽空日色薄遶
廻百頃朱爲稀翻翻巧捷多且微精尤緻妙舉輒遠
乘時席勢不可揮一朝風雨寒霏霏肉多翅重天時
非農夫舉網驚合圍懸頸系足膚無衣百箇同缶仍
相依頭顱萬里行不歸北方人居厭羔豨咀嚼聊發

一笑歎

欒城集卷第十

欒城集卷第十一

詩八十六首

和毛君新葺園庵船齋

厭居華屋住東庵真味全勝食蘖甘多病維摩長隱
几無心彌勒便同龕謀遊田舍空成笑隸入僧房即
欲參風齋不知吹有萬月明聊共影成三齋如小舫
才容住室類空囷定不貪擁褐放衙人寂寂脫巾扉
酒甕髮匕書囊書帙惟窗案藥裹瓢樽掛壁籃簷竹
風霜曾不到盆花蜂蝶未全諳公餘野鶴驚初睡賓
醉佳人笑劇談勸客巨觥那得避和詩難韻不容探

曉來霏霧連江氣冬後温風帶嶺嵐去國屢成還蜀
夢忘憂惟有對公酣終身術祿知何益投檄歸耕貧
未堪借我此庵泥欒窟古書鴻寶試淮南

寒雨

江南殊氣候冬雨作春寒氷雪期方遠蕉絺意始闌
未妨溪草綠先恐嶺梅殘忽發中原念貂裘擁錦鞍

積雨二首

山雨無時歇江波上岸流泥深未免出橋斷更堪憂
旁淺鄰艚艤宵寒攬絮裘朝來勢未已歸路恐操舟

又

微陽力尚淺未解破重陰雲氣山川滿江流日夜深
凍牙生滯穗餘潤及重衾泥濘沉車轂農輸絕苦心
戲贈李朝散
江霧霏霏作雪天樽前醉倒不知寒後堂桃李春猶
晚試覓酥花子細看
戲荅
銀餅瀉酒正霜天玉塵生風夜更寒下客不辭投轄
飲好花猶恐隔簾看
臨江蕭氏家寶堂
高人不解作生涯唯有中堂書五車竹簡多於孔氏

壁牙籤新似鄴侯家田園豈是子孫計青紫今為理
巷誇富貴早知皆有命君應未厭十年賒
和蕭刑察推賀族叔司理登科還鄉四首
家聲籍籍大江西臨老揮毫捧御題得意何殊少年
樂還家不惜醉如泥
讀盡家藏萬卷書蕭然華髮宦遊初區區獄掾何須
愧聊把春秋試緒餘(漢儒以春秋決獄)
作官未減讀書勤簿領從今日日新汗簡青編誰付
子傳家應有下帷人
巷南諸子足才賢邂逅相逢秀句傳強作短章同寄
與異時見我一依然
次韻吳厚秀才見贈三首
騷人思苦骨巉巖百里攜詩相就談故作微詞挑遷
客不嫌春雨濕歸衫少年舊喜登高賦老病今成見
敵慙問我近來誰復可對君聊擬誦周南
又欲歸田計未成羨君負郭足為生躬耕不用千鍾
祿高卧誰知萬里征已覺安閑真樂事可憐辛苦盡
浮名隱居便作江南計為覓佳山早寄聲
一卷新詩錦一端掉頭吟諷識芳酸哀歌末夜悲牛
角朗詠扁舟哭杏壇聞發笙簧猶可擬棄捐斤斧定

知難繼君高韻君應笑且嚼歸途久據鞍
次韻毛君燒松花六絕
茅庵紙帳學僧眠爐爇松花取易然惟有未能忘酒
石手傾金盞闘垂蓮
餅雜松黃二月天盤敲松子早霜寒山家一物都無
棄狼籍乾花最後般(蜀人以松黃為餅甚美)
松老香多氣自嚴餘煙勃鬱透疎簾須臾過盡惟灰
在借問誰收一番炎
美人懶甚揷閑扉金作松花揷羅雖幾度低頭疑墮
落青煙已斷未消時

枯萼鱗皴不復堅重重正似半開蓮曾令燕舍塼爐見未許邦君晝閤然

黃蠟供炊自一家錙銖貧富遞矜誇都城爭買方新貴却顧松花已自奢

陪毛君遊黃仙觀

李叟仙居仍近市黃公道院亦依城定應昔日山林地未有今時雞犬聲白鶴翻飛終不返黃冠憔悴只躬耕試從車騎尋遺跡恐有居人解養生

次韻王適梅花

江梅似欲競新年照水窺林能愈妍霜重清香渾欲

滴月明素質自生煙未成細實酸猶薄半落南枝意可憐誰寫江西風物様徐家舊有數枝傳

次韻王適春雪二首

江南春後寒猶劇細雨風吹作雪花中夜窓扉初晃漾平明草木半低斜潤催江柳排金線光雜山茶點絳葩老病不堪乘曉出紛紛能使髮增華

春雪飄揚旋不成依依殘跡散空庭山藏複閣猶殘白日照南峯已半青

毛君惠溫柑荔支二絕

楚山黃橘彈丸小未識洞庭三寸柑不有風流吳越客誰令千里送江南

荔子生紅無奈遠陳家璽白到猶難雖無驛騎紅塵起尚得佳人一笑歡

次韻王適遊真如寺

江上春雨過城中春草深擾擾市井塵悠悠溪谷心東郊大愚山自古薝蔔林微言久不聞墜緒誰當尋道俗數百人請聞海潮音齋罷車馬散方籟俱消沉新亭面南山積靄開重陰蕭然偶有得懷抱方愔愔我生米鹽間日被塵垢侵不知山中趣強作山中吟

韻次王適新齋

好雨纖纖潤客衣新來雙鷰力猶微似嫌春早無人見故待簾開掠地飛南國花期知不遠中原寒劇不應歸營巢不怕巢成早記取朝朝為啓扉

官居即事

官局紛紜簿領迷生緣瑣細老農齊偷安旋種十年木肉食還須五母雞對酒不嘗憐酤榷釣魚無術浸臨溪此身已分長貧賤執㸑縫裳愧老妻

陪毛君夜遊北園

池塘草生春尚淺桃李飛花初片片一樽花下夜忘歸燈火尋春畏春晚春風暗度人不知滿園紅白已

離披江南春雨少晴日露坐青天能幾時折花只恐傷花意攜客就花花定喜落蘂飄香翠袖中交柯接葉燈光裏雨練風柔雪不如精神炫轉影扶疎夜香飛霧勝朝日月暗還須明月珠美人勸我殊非惡明日雨來無此樂醉歸不用怕山公馬上接䍦先倒著

山礬花口號

故鄉寒食茶蘼發百和香濃村巷深漂泊江南春欲盡山礬髣髴慰人心

次韻馮弋同年

細雨濛濛江霧昏坐曹聊且免泥奔賣鹽酤酒知同

病一笑何勞賦北門

送王適徐州赴舉

送別江南春雨遲北方誰是子知音性如白玉燒猶冷文似朱弦叩愈深萬里同舟寬老病一杯分袂發悲吟明年榜上看名姓楊柳春風正似今

遊吳氏園

細雨作寒晴便暖好風吹袂意初佳清池解洗春心熱紅艷能添醉眼花紫竹暗生岷峨笋山丹強比洛人家怜渠巧與閑官便申退來遊未覺賒

江州周寺丞夷詠亭

行過廬山不得上溢江城邊一惆悵羨君山下有夷亭千巖萬壑長相向山中李生好讀書出山作郡山前居手開平湖浸山脚未肯郎與廬山疎道州一去應嫌遠千里思山夢中見青山長見恐君嫌要須罷郡歸來看

次韻毛君遊陳氏園

增築園亭木草新損花風雨怨頻頻質醬似欲迎初暑芍藥猶堪送晚春簿莫出城仍有伴移壺籍草更無巡歸軒有喜知誰見道上從橫滿醉人

江漲

山中三日雨江水一丈高崩騰沒洲渚淫溢侵蓬蒿凌晨我有適出門舟自操中厓已易肆下道先容舠雞犬萃墳冢牛羊逾圈牢厨薪散流枿囷米爲浮糟卧席不遑卷剝塈仍未繅老弱但坐視閭里將安逃徙居共撥擾來勢方滔滔嗟余偶同病哀爾爲生勞晴日慰人願寒風送驚濤潘籬出舊趾贏蚌遺平皐流竄非擇地艱難理宜遭胡爲苦戚戚一夕生二毛

和子瞻鐵拄杖

截竹爲杖瘦且輕否堅竹破誤汝行削木爲杖輕且好道遠木折恐不到閩君鐵杖七尺長色如黑蛇氣

如霜提攜但恐汝無力撞堅過險安能傷揶公雖老
尚強健閉門却埽不復將知公足力無嶮阻憐公未
有登山侶回生四海惟一身袖中長劒為兩人洞庭
漫天不覺過半酣起舞驚鬼神願公此杖亦如此適
意遨遊日千里歸來倚壁示時人海外蒼茫空自記

競渡

史君欲聽榜人謳一夜江波拍岸流父老不知招屈
恨少年爭作弄潮游長鯨破浪聊堪比小艓迎風殊
未收角勝爭先非老事凭欄寓目思悠悠

登郡譙偶見姜應明司馬醉歸

蒼然莫色映樓臺江市遊人夜未迴何處酒仙無一
事肩輿射轝過橋來

送姜司馬

七歲立談明主前江湖晚節弄漁船鬪雞誰識城東
老𢩬馬方知塞上賢生計未成歸去詠草書時發醉
中顛當年不辭看齊物氣蹋如山誰見憐

寄題趙屼承事戲綵堂

春晚安輿過浙東求嘉別乘喜無窮索裝已笑分諸
子吏道何勞問辟公堂上壽樽諸椽集室中禪論衲
僧通輿閑却返林泉去幕府長留孝弟風

次韻溫守李鈞見寄燕簡毛夫人

粱死相從簿領中清風相逐畫船東婆娑江海凌雲
鶴飲啄籠樊失渚鴻別後丹砂迷舊訣愁來白髮變
衰翁此間詩老仍勍敵正憶高吟酒盞空

次韻洞山克文長老

無地容錐卓年來轉覺貧偶知珠在手一任甑生塵
窟逐非關性顛狂却甚真此心誰復識試語洞山人

試院唱酬十一首

戲呈試官呂防

新秋風月正涼天空館相看學坐禪滿篋詩書愁病

眼隔牆砧杵思高眠霜飛一葉凋瓊玉風遶雙松奏
管絃聞道熊羆歸夢數優天闕棘漫森然

次韻呂君豐城寶氣亭

紫氣飛空不自謀誰憐黽勉匣中留西山猛獸橫行
甚北海長鯨何日收星斗不堪供醉舞蛟龍會看反
重湫功成變化無蹤迹望斷中原百尺樓

次韻呂君見贈

偶然傾蓋接清言不覺門前晝漏傳老病低摧方伏
櫪壯心堅銳正當年莫嫌客舍一杯酒試論瀛山三
祖禪明日程文堆几案只應衰懶得安眠呂嘗官州問禪齡

山

次韻呂君興善寺靜軒

自恨尋山計苦遲年過四十始知非小軒迎客如招
隱野鳥窺人自識機窓外竹深孤鶴下堦前菊秀晚
蜂飛老僧戰勝長幽寂瘦骨緣何未肯肥

觀試進士呈試官

松庭散朝日棘戶啓秋風鵠鷺紛來下旌旗儼未攻
馳詞看倚馬餘送力征鴻逸足誰先到孤標想暗空
晶熒雙鏡並高下片言公老病方耽睡飛沉一夢中

次前韻

南國號多士幾人洙泗風英材自入彀壞陣不勞攻
文蔚山藏豹飛高弋慕鴻蚩妍歸品藻得失付虛空
考行先推本登賢旋奏公期君幾歸闕一醉鹿鳴中

戲呈試官

只隔牆東便是家悄悄還似在天涯客心不耐聽松
雨婦信猶堪飲菊花翦燭看書良寂寞披沙見玉忽
喧譁自憐空館難留客試問姮娥稍駐車

次前韻三首

老去在家同出家楞伽四卷即生涯麤詩憐我心猶
壯細字憐君眼未花霜落初驚衾簟冷酒酣猶喜咲
言譁歸心知有三秋恨莫學忽忽下坂車
門前溪水似漁家流浪江湖歸未涯避逅高人來說
法支離枯木旋開花諸生試罷書如積劇縣歸時訟
正譁安得騎鯨從李白試看牛女轉雲車
濁醪能使客忘家屈指歸期已有涯魚化昨宵驚細
雨鹿鳴它日飲寒花已諳江上脅蔬薄莫笑衙前皷
笛譁太守況兼鄉曲舊會須投轄止行車

試罷後偶作

重門閉不開烏鳥相呼樂是驛轉簾影微風響松木
喧譁適已定寂歷方有覺人生竟何事外物巧相縛

當時不自悟已過空成作耕耘亦何苦遊宦殊自惡
棄彼既已誤就此良應錯誰能即兩忘隨緣更無作

放牓後次韻毛守見招

飽食安眠愧不材踈簾孤帝幸相陪深居正厭銀袍
亂失喜初聞鐵鎖開佳句徑蒙探古錦小槽仍報滴
新醅諸人欲見風流伯不用招呼亦自來

送毛滂齋郎

先志承顏善養親束裝騎馬試爲臣酒腸大與渾無
敵詩律家傳便出人擁鼻高吟方自得折腰奔走漸
勞神歸來一笑須勤取花發陳吳二月春

燕貢士

泮水生芹藻千旄在俊城桑鶚同變響苹鹿共和鳴秋晚愧先墮霜多桂向榮清樽助勸駕急管發驪聲勇鋭青衿士淹通白髮生芬芳雜蘭菊變化等鵾鯨去日衣冠盛歸時里巷驚坐中詞賦客愧爾一經明

次韻毛君清居探菊

眼前黄葉畏秋霜耳畔啼蛩恐夜長佳節欣聞近重菊清商試爲奏伊涼踈狂久咲謀生拙貧病應憐爲口忙今日共公判一醉從教人道亦高陽

次韻毛君見贈

江國騷人不耐秋夜吟清句曉相投鋒藏豈願囊中脱尾斷終非俎上羞擇地何年真得意餔糟是處可同遊南遷尚有公知我人事何須更預謀

次韻毛君偶成

年來衰病正相兼薄官奔馳尚未厭詩句空多渾漫與俗緣已重不須添聱牙向物知難合踈懶憐公獨未嫌時聽淵明詠歸去猶應爲我故遲淹

孔平仲著作江州官舍小庵

近山不作看山計引水新成照水庵閉口忘言中自飽安心度日更誰參簡編圖畫穿書蠹窓戶低回作繭蠶我亦一軒容膝住敝裘麄飯有餘甘

送饒州周沃秀才免解

少年工作賦中歲復窮經驥老終知道劍埋新發硎束裝鄰里助答策友朋聽還似臨淄貢隨風起北冥

雪中洞山黄蘗二禪師相訪

江南氣暖冬未回北風吹雪真快哉雪中訪我二大士試問此雪從何來君不見六月赤日起冰雹又不見臘月幽谷寒花開紛然變化一彈指不妨明鏡無纖埃

毛國鎮生日二絶

生日元同小趙公里閭相接往還通恠公日夜歸心切欲傍此生丹竈中（去諸叔平大趙參政閣道小趙參政趙公善兼生故有此莊之句）

聞公歸棄尚空虚近送楞嚴十卷書心地本無生滅處定逢生日亦如如

次韻毛君將歸

踈傳思歸不待時孟軻出晝苦行遲新詩尚許晉章句故事誰從問典彝金馬尚應堪避世石泉未信可忘飢不才似我真當去零落衡茅隔瀼岐

送揚騰山人

胸中萬卷書不如一囊錢不見楊夫子歲晚走道邊
夜歸空床卧兩手摩涌泉窓前雪花落真火中自然
渙然發微潤飛上崑崙顛霏霏兩牛露稍稍流丹田
閉目内自視色如黄金妍至陽不獨凝當與純陰堅
一窮百不遂此事終無緣君看抱朴子共推古神仙
無錢買丹砂遺恨盈塵編歸去守茅屋道成要有年

次韻子瞻與安節夜坐三首

前山積雪暮峥嵘燕坐微聞落瓦聲共對一樽通夜
語相看萬里故鄉情信歸嶺上寒梅遠恨極江南春
草生明日青銅添白髮且須醉睡倒燈檠

少年高論苦峥嵘老學寒蟬不復聲目斷家山空記
路手披禪冊漸忘情功名久已知前錯婚嫁猶須畢
此生家世讀書難便廢漫留案上鐵燈檠

謫官似我無歸計落第憐渠有屈聲握手天涯同一
笑倚門歲晚不勝情黄岡俯仰成陳迹白首蹉跎畏
後生歸去且安南巷樂莫看歌舞醉長檠

次韻毛君上書求歸未報

白髮憂民帶減圍頻聞慷慨賦將歸近傳道士連三
噫久悟禪門第一機夜宿庵中詩自得日高門外客
來稀此心素定誰能勸秪有丁寧詔莫違

次韻毛君絶句

中池有士閉重關夜發天光走玉環白日對人人不
識幅巾破褐任塵漫

次韻毛君晋別

問天乞得不訾身屈指人間今幾人魚縱江潭真寄
宅鶴飛松嶺倍精神清風吹雨停歸騎舊圃留花送
晚春自號白雲知有意使從丹竈拂埃塵

送毛君致仕還鄉

古人避世事豈問家有無但言鴻鵠性不受樊籠拘
公家昔盛時阡陌連三衢倉廩濟寒餓婚嫁營羈孤

千金赴高義脫手曾須臾晚爲二千石得不償所逋
撫掌不復言但以文字娱我恨見公遲冉冉垂霜鬚
高吟看落筆劇飲驚倒壺貧罪不自知適意忘憂虞
忽聞叩天閽言旋故山廬朋友不及謀親戚亦驚呼
人生各有意何暇問俗徒嗟我好奇節嘆公真丈夫
天高片帆遠目斷清風徂惟應東宫保迎笑相携扶

贈景福順長老二首并叙

轍幼侍先君聞嘗遊廬山過圓通見訥禪師留連
久之元豐五年以謫居高安景福順公不遠百里
惠然來訪自言昔從訥於圓通逮與先君遊歲月

遷謝今三十六年矣二公皆吾里人訥之化去已
十一年而順公年七十四神完氣定聰明了達對
之悵懷想疇昔作二篇贈之
屈指江西老多言物外人身心已無著鄉黨漫相親
寘遂知何取周旋意甚真仍將大雷雨一洗百生塵
又
念昔先君子南遊四十年相看順老在想見訥師賢
歲歷風輪轉禪心海月圓常情訂延促無語對潸然
次韻孔平仲著作見寄四首
昔在京城南成均對茅屋清晨從發過不顧車擊轂

時有江南生能使多士服同儕畏鋒鋭兄弟更馳逐
文成劇翻水賦罷有餘燭連收領底珠未耗觧中肉
飛騰困中路黽勉啄場粟歸來九江上家有十畝竹
一官粗包裹萬卷中自足疑如白司馬日聽杜鵑哭
我來萬里外命與江波觸罪重慙故人囊空仰微祿
已爲達士笑尚謂愚者福米鹽日草草奔走長碌碌
尺書慰貧病佳句爛珪玉多難畏人知胡爲強題目
徂年慕桑梓歸念寄鴻鵠但願洗餘愆躬耕江一曲
又
共居天地中大類一間屋惟排出高下何異車轉轂
死生本晝夜禍福固倚伏誰令塵垢昏浪與紛華逐
譬如薪中火外照不自燭感君探至道勸我減粢肉
虛心有遺味實腹不須粟芬數謝桃杏清勁比松竹
息微知氣定睡少驗神足胡爲嗜一飽坐使百神哭
要知丹砂異不受腥腐觸可林山憐姿自縛斗升祿
君看出世士肯背世間福寧從市井游與衆同碌碌
不願束冠裳腰金佩鳴玉斯人今何在未易識凡目
恐在廬山中飛翔逐黃鵠試用物色尋應歌紫芝曲
又
百病侵形骸漸老同破屋中有一寸空能用輻與轂

忽如丹砂走不受凡火伏前瞻意不遠後躡愈難逐
將炊甑中飯未悟窗下燭聰明役聲形口腹嗜魚肉
塵泥翳泉井荊棘敗禾粟未知按妙指漫欲理絲竹
廬山多名緇過客禮白足達觀等存亡世俗強歌哭
確然金石心不畏蚊蚋觸順忍爲裳衣供施謝榮祿
眞人我自有渡海笑徐福衆皆指庸庸自顧非碌碌
愧君詩意厚桃李報瓊玉舉網羅衆禽有獲非一目
嗟歎定無用要自取黃鵠君看大方家愼勿留一曲
又
治生非所長兒女驚滿屋作官又迂踈不望載朱轂

因緣罣罪罟未許即潜伏空餘讀書病日與古人逐
老妻憐眼昏入夜屏燈燭上官念貧窶時節饋醪肉
衰年類蒲柳世事劇麻粟數日望歸田寄語先栽竹
文章亦細事勤苦定何足君詩四相攻欲看守陴哭
愧無即墨功不解火牛觸自非太學生彫琢事干祿
安心已近道開口豈非福胡爲調狂詞玉石相落祿
腹中抱丹砂舌下漱白玉作詩雖云好未免亂心目
弈秋教二人不取志鴻鵠學詰非不言遺韻寄終曲

陰晴不定簡唐覲秘校并敎吳二君五首

積雨春連夏新晴忽復陰江痕漲猶在梅氣潤相侵
蕉紵還須脫圖書漸不禁江南舊風俗愁絕北來心

又

蠶眠初上簇麥熟正磨鐮雲氣重重合江流夜夜添
荐饑人甚困多病我仍兼欲就橋南宿單衣莫雨霑

又

漲江方斷渡小棹信輕生貪賤誰憐汝漂浮空自驚

又

一官終竊食何計早歸耕忽發騷人恨淒涼久未平

又

西隣豫章客病骨瘦欒欒清夜眠孤枕終朝飽一簞
雨多愁不出講罷未應餐約我晴相過門前泥欲乾
二子新中楚相攜泮上游蔭壓聊度日爻象久忘憂
寂寞君何病驅馳我自羞何時采芹處來日看鳧鷗

欒城集卷第十一

欒城集卷第十二

詩八十九首

雨後遊大愚

風光四月尚春餘淫雨初乾積潦除古寺蕭條仍貧郭閑官蹤散亦有輿摘茶戶外烝黃蕨掘笋林中聞綠蔬一飽人生真易足試營茅屋傍僧居

送高安羅令審禮

一邑憂勞水旱中牛刀閑暇似無功政成仍喜新蠶熟歸去還將舊橐空清白久聞誇父老沉埋誰爲媿諸公謫居長恨交游少悵望有輿又欲東

送唐覲

溪上幽居少四鄰西家幸有著書人經年食菜誰憐瘦終日題詩自不貧身在江湖釣竿地心馳蘭省會職車塵此行便有飛騰處笑殺年來老病身唐君常試爲陝西官其氣有功名之志

次韻唐覲送姜應明謁新昌杜簿

夫子雖窮氣浩然輕蓑短笠傲江天薄遊到處唯耽酒歸去無心苦問田泮上諸官殊不俗山中老簿亦疑仙相從未足還辭去欲向曹溪更問禪姜如晦方作嶺之行

新種芭蕉

芭蕉移種未多時濯濯芳莖已數圍畢竟空心何所有欹傾大葉不勝肥蕭騷莫雨鳴山樂狼籍秋霜脫醉衣堂上幽人觀幻久逢人指示此身非

次韻姜應明黃檗山中見寄

耆老閑居味更深此身隨世任浮沉北窗未厭曲肱卧西洛能傳擁鼻吟疋馬彷徨猶寄食弊裘安樂信無心我今漂泊還相似同愧高僧支道林

次韻黃大臨秀才見寄

故人聚散霜前葉往事恥茫風際煙遊宦一生非有已隱居萬事不由天崎嶇檻穽力謀食蕭灑山林肯

計年頹已將心問盧老相逢它日笑風顛

次韻李朝散遊洞山二首

古寺依山占幾峯精廬髣髴類天宮三年欲到官爲礙百里相望意自通無事佛僧何處著入羣鳥獸不妨同眼前簿領何時脫一笑相看丈室中

又

僧老經時不出山法堂延客未曾關心開寶月嬋娟處身寄浮雲出沒閒休夏市餅誰與共迎秋水石不勝閑近來寄我金剛頌欲指胸中無所還

簡學中諸生

泮水秋生藻荇凉莫窗燈火亂螢光圖書粗足惟須
讀菽粟才供且自强羽籥暗催新節物弦歌不廢近
詩章腐儒最喜南遷後仍見西雝白鷺行

以窨酒送柳真公

床頭釀酒一年餘氣味全非卓氏壚送與幽人試窨
看不應知是百花鬚

次韻柳見答

挂酒無人寄豫章（江西官醞惟豫章最佳）羈愁牢落遣誰當烹
甌厓蜜真牽强慙愧山蜂久蓄藏江上鱸魚橙正熟
山頭吹帽菊初香漂流異日俱陳迹笑說過從想未

忘

披仙亭晚飲

落日欲没多雲煙南山暝鴉歸北山樓臺城上半明
滅燈火橋頭初往還江西八月熱猶在坐中遷客頭
欲班何時解綱聽歸去黄花白酒疎籬間

余居高安三年每晨入莫出輒過聖壽訪聰
長老謁方子明浴頭笑語移刻而歸歲月既
久作一詩記之

朝來賣酒江南市日莫歸爲江北人禪老未嫌參請
數漁舟空恠往來頻每慙菜飯分齋鉢時乞香泉洗

病身世味漸消婚嫁了幅巾緇褐許相親

次韻子瞻感舊見寄

少年耽世味徘徊不能去老來悟前非尚愧昔遊處
君才最高峙鶴行鷄羣中我雖非君對顔以兄弟同
結髮皆讀書明月入我牖縱横萬餘卷臨紙但揮手
學成竟無用掩卷空自疑却尋故山友重赴幽居期
秋風送餘熱冉冉如人老衣裘當及時田廬亦須早
種竹竹生筍種稻稻亦成浩歌歸來曲曲終有遺聲

次韻和人豐歲

風雨迎寒欲勞農今年真不負元豐蓋藏共荷官無

擾眠食安知帝有功草笠黄冠將蜡祀羔羊朋酒亦
豳風請君早具躋堂飫退食委蛇正自公

同孔常父作張夫人詩

女子勿言弱男兒何必强君看張夫人身舉十五喪
頭上脱笄珥篋中斥襦裳築墳連丘山松柏鬱蒼蒼
親戚不爲助涕泣感道傍昔有王氏老身爲尚書郎
親死棄不葬簪裾日翱翔白骨委廬陵宦遊在岐陽
一旦有丈夫軒軒類佯狂相面識心腹開口言災祥
嗟汝平生事不了今誰當汝身暖絲綿汝口甘稻粱
衣食未嘗廢此事乃可忘一言中肝心投身拜其牀

傍人漫不知相視空茫茫終言汝不悛物理久必償見女病手足相隨就淪亡鄙夫本愚悍過耳風吹牆明年及前期長子憂箭殤一麾守巴峽雙柩遠故鄉弱息雖僅存蹣跚亦非良誰言天地寬網目固自張古事遠不信近事世所詳企張非求福禍敗宮懲王如第末年李士寧言王君事於詒被風其報甚速張夫人南都人孔推官常甫作詩言其實還余同作并言李生事戒足以警云

次煙字韻答黃庭堅

病臥江干鬢帶雪老捻書卷眼生煙貪如陶令仍耽酒窮似湘纍不問天令弟近應憐廢學大兄昔許卯

延年比聞疏茹隨僧供相見能容醉後顛魯直兄日於舒州以養生見贅

東軒長老二絕并叙

始余於官舍營東軒彭城曹君煥子文自浮光訪余於高安道過黃岡家兄子瞻以詩送之曰君到高安幾日廻一時抖擻舊塵埃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君過廬山見圓通知慎禪師出詩示之師嘗與余通書見之欣然明日謂君昨見黃州詩通夕不寐以一偈繼之曰東軒長老未相逢却見黃州一信通何用揚眉資目擊須知千里事同風吾野人不能歎為書君為我誦之而已君旣至未暇及此客有自廬山至者曰慎師送客出門還入丈室燕坐而寂君乃具道其事余感之作二絕其一以答子瞻其二以答慎也

東軒正似虛空樣何處人家籠解盛縱使盛來無著處雪堂自有老師兄子瞻新築東坡雪堂

槍頭挑得黃州籠行過圓通一笑開却到山前人已寂亦無一物可擔廻

題方子明道人東窓

紙窓雲葉淨香篆細煙青客到催茶磨泉聲響石缾

禪關敲每應肝訣問無經贈我刀圭藥年來髮變星

次前韻

閉門何所事毛髮日青青齒折登山屐塵生貫酒缾調心閒具葉救病讀難經定起無人見寒燈一點星

迎寄王適

投寬千山恨不深扁舟夏涉氣如蒸重來疋馬君何事歸去飛鴻我未能養氣經年惟脫粟讀書終夜有寒燈安心且作衰慵伴海底鯤魚會化鵬

王度支陶挽詞二首

風蹟殊不昧聲名豈偶然長途催騄驥爽氣激鷹鸇

意苃成遺恨松楸卜遠年要京故吏盡誰泣氣封前

又

京塵昔傾蓋江國見佳城零落舊冠劍艱難孝弟兄
存亡看世俗意氣憶平生曉鐸知人恨幽音亦未平

次韻陳師仲主簿見寄

朽株難刻畫枯蘖任凋零舊友頻相問村酤獨未醒
山牙收細著江實得流萍頗似申屠子都忘足被刑

寄題江涣長官南園茅齋

白髮辛勤困小邦塵勞坐使將心降河陽罷後成南
圃彭澤歸來卧北窓畦畔草生親荷鍤床頭酒熟自

傾缸因君遺我添歸興舊有茅茨濯錦江

詠霜二首

江南雪不到霜露滿山村紙被欺氊厚茅簷笑瓦溫
何曾凝去潦有意隔朝暾底日身無事高眠不出門

又

清霜欺客病乘夜過窓扉坐睡依爐暖細聲聞葉飛
蕉絺空滿篋砧杵旋催衣起看庭前草松筠未覺非

次韻吳厚秀見寄

壯心摧折漸無餘早歲爲文老不如登木求魚知我
拙循窠覓兎笑君踈清樽獨酌夜方半白髮潛生歲

欲除久恐交親還往絶床頭猶喜數行書

乾荔支

含露迎風惜不嘗故將赤日損容光紅消白瘦香猶
在想見當年十八娘

次韻王適元日并示曹煥二首

井底屠酥浸舊方床頭冬釀壓瓊漿舊來喜與門前
客終日同爲酒後狂老大心情今已盡塵埃鬢髮亦
無光江南留滯歸何日萬里逢春思故鄉

又

放逐三年未遣回復驚爆竹起春雷祈年粗有樽中

桂寄遠仍持嶺上梅莫笑牛狸抵羊酪漫將崖蜜代
官醅二君未肯嫌貧病猶得衰顏一笑開

寄梅仙觀楊智遠道士

道師近在眞人峯欲往見之路無從去年許我入城
市塵埃暗天待不至莫往莫來勞我心道書寄我千
黃金靈衣肉食思慮短文字滿前看不見口傳指授
要有時脫去羅綢當見之梅翁漢朝南昌尉手摩龍
鱗言世事一朝拂衣去不還身騎白麟翳紅鸞我今
雖復墮塵土道師何不與我語它年策足投名山相
逢拍手一破顏

春雪

溫風吹破臘留雪惱新春信逐殘梅到花從半夜句旋消微獲庬狂下亦欺人壓竹時聞落埋萱久未伸山川深不辨樓觀洗成新擁褐僧方睡開門客蛋嚬蹤煙知歲稔後迹笑吾貧畦壟初生韭泥融正費薪寒魚爭就汕濁酒頗無巡預喜田宜麥梨食餅餌頻

贈石臺問長老二絕并敘

石臺長老問公本成都吳氏子棄俗出家手書法華經字細如黑蟻前後若一將誦之萬遍雖老而精進不倦脅不至席者二十有三年余來高安以

鄉人相好蓋余懶而好睡見之惕然自警因贈之二小詩云

法達曾經見老盧半生勤苦一朝虛心通口誦方無礙咲把吳鸞細字書（蜀中藏經往往有古仙人吳采鸞細書經卷精妙可愛）

蒲團布衲一繩床心地虛明睡自亡長伴空中月天子東方行道到西方

和毛國鎮白雲莊五詠

擲泉軒

卜築高深已有山起居清潤可無泉穿牆白練秋聲細照屋清銅曉色鮮已放魚鰕嬉跳擲更除蘋藻任漪漣只應明月中宵下長共禪心相向圓

平溪堂

清溪似與隱君謀故入堂前漫不收盥手從今休汲井浮觴取意便臨流花漂澗谷來應遠石激琴箏久未休莫把朱欄強圍遶山家事事要清幽

眺遠臺

山似高人長遠人不登高處見無因築臺土石無多子照眼峯巒得許新陣馬奔騰時絕遠風濤舒卷忽無垠白雲自是逃名處猶恐此中藏隱淪

濯纓庵

臨池濯足惜泉清纓上無塵且強名橫木爲橋便獨往結茅依島類天成往還漸少人誰識寢食無爲身轉輕有似三吳朱處士釣魚誰與話西征

白雲莊偶題

歸去攜家住白雲雲中徠鶴許同羣陶公酒後詩偏好陳傳金餘客屢醺芒屩潛行逐漁釣壺漿時出勞耕耘却看人世應微笑未熟黃粱晝夢紛

次韻王適落日江上二首

寒煙冪清江漁唱扁舟上江轉少人家自此知安往維舟何處薄明月獨相向欲曉醉應醒還逐輕鷗颺

又

稍息南市喧初上東山月潜魚忽驚踊飢鷹時斷絕落葉誤投籤繁霜疑積雪苦寒良難久愛此元氣潔

張秀才見寫陋容

潦倒形骸山上樗每經風雨輒凋疎勞君為寫支離狀異日長看老病初落筆縱橫中自喜賦形深穩妙無餘偶然掛壁低頭笑俱幻何妨彼亦如

同王適曹煥遊清居院步還所居

身為江城吏心似野田叟尋僧忽忘歸飽食莫攜手畏人久成性路遠古城後茅茨遠相望鷄犬亦時有

人還市井罷日落狐兎走迴風吹橫煙燒火卷林藪草深徑漸惡荊棘時掛肘褰裳涉沮洳斜絕汙池口投荒分岑寂敵側吾自取二君獨何為經歲坐相守遊從乏車騎飲食厭菘韭周旋未忍棄辛苦亦何負歸來倚南窗試挹樽中酒笑問黃泥行此味還同否子瞻謫居齊安自臨皐亭遊東坡路過黃泥坂作黃泥坂詞二君皆新自齊安來故云

次韻王適春雨

久遭客禁往還稀風雨蕭條只自知春色有情猶入眼客愁無賴巧侵眉山僧寄語收茶日野老留人供社時久住不須嫌寂寞此間偏與拙相宜

和子瞻蜜酒歌

蜂王舉家千萬口黃蠟為糧蜜為酒口銜潤水拾花鬚沮洳滿房何不有山中醉飽誰得知割脾分蜜曾無遺調和知與酒同法試投麴糵真相宜城中禁酒如禁盜三百青銅愁杜老先生年來無俸錢一斗徑須囊一倒餔糟不聽漁父言煉蜜深愧仙人傳掉頭不問辟穀藥忍飢不如長醉眠

次韻講律李司理憲見贈

強將羔鴈聘黃鵠破褐疎巾倚夕暉禮律縱橫開卷盡虀鹽令落待賢非日高几案絃歌罷夜永窗扉燈

火微猶喜江邊莫春近舞雩風雨得同歸

次韻王適遊陳氏園

宿雨晴來春已晚衆花飄盡野猶香舞雩便可同沂上飲禊何妨似洛陽新圃近聞穿沼闊漲江初喜放舟長年來薄領縈人甚何計相隨入醉鄉

答孔平仲二偈

熟睡將經作枕頭君家事業太悠悠要須睡著元非睡未可昏昏便爾休

龜毛兎角號空虛既被無收豈是無自有真無遍諸有燈光何礙也嫌渠

次韻柳真公閑居春日

春寒漸欲減衣綿雨勢冥冥水拍天一局無言消日永新詩得意許人傳惜花田地應備擒護筍瀦籬可細編好事報君知我喜同官欲到得閑眠

次韻王適東軒即事三首

新竹依墻未出尋墻東桃李却成林池塘岸長初饒夢村落鶯啼恰稱心江滿船頭朝欲轉泥融履齒莫尤深閉門憐子成書癖試買村醪相伴斟

眼看東隣五畝花茅簷竹戶野人家過墻每欲隨飛蝶歸舍誰憐已莫鴉幽客偶來成晚飯野僧何日寄

新茶三年氣味長如此歸計遲遲也自嘉

北園春草徑微微未用頻教翦棘茨蜂陣紛紛初養蜜鷰巢淺淺欲生兒客情流水燕山遠歸夢遊絲向日遲懶病相將渾欲慣頼君索我強裁詩

送李憲司理還新喻

采芹芹已老浴沂沂尚寒蒯緱長嘆息苜蓿正闌干黃卷忘憂易青衫行路難歸耕未有計且復調閒官

問黃檗長老疾

四大俱非五蘊空身心河岳盡消鎔病根何處容他住日夜還將藥石攻

復次煙字韻答黃大臨庭堅見寄二首

水竹遮藏自一川日高茅屋始炊煙犬乎春米新秋後麥粒烝茶欲社天冠蓋只今成棄物衫松它日記栽年定應笑我勞生在卯睡聞呼衣爲顛

十載懷思寤寐間新詩態度北雲煙清風吹我無千里明月隨人共一天歸去林泉應避暑北征道路恐經年與君共愧知時鶴養子先依黑栢顛

次韻子瞻臨皐新葺南堂五絕

江聲六月撼長堤雪嶺千重過屋西一葉軒昂方斷渡南堂蕭散夢寒溪

旅食三年已是家堂成非陋亦非華何方道士知人意授與爐中一粒砂

北牖清風正滿床東坡野菜漫充腸華池自有醍醐味丈室仍聞薝蔔香

隣人蘄熟容賒酒故客親留爲種蔬住穩不論歸有日船通何患出無車

客去知公醉欲眠酒醒寒月墮江煙床頭復有三升寠貧困相貧恐是天

次韻王適大水

高安昔到歲方閏大水初去城如墟危譙墮地瓦破

裂長橋斷纜船逃逋漂浮隙穴亂竄蟻奔走沙礫摧
嘉蔬里閭破散兵火後飲食弊陋魚鰕餘投荒豈復
有便地遇災秖彼傷羸軀人言西有蛟蜃穴閩年每
與風雷俱漫溝溢壑恣游蕩傾崖拔木曾須臾雞豚
浪走不復保老稚裸泣空長吁滯留再與兹木會淪
胥未晒斯民愚人生所遇偶然耳得失何用分錙銖

贈三蜀能師二絶

得失從來似偶然因師聊復問行年此生竟墮陰陽
數方信修行力未全

旋食江于秋復春歸耕未遂不勝貧憑師細考何年

月可買山田養病身

臨川陳憲大夫挽詞二首

一時冠蓋盛臨川直亮推公益友先淡泊朱絲初少
味蕭疎羣竹久彌鮮崎嶇處世曾何病奔走成功亦
偶然天理疎更終不失雍雍今見子孫賢

五月扁舟憶過門哀憐逐客爲招寃開樽不惜清泉
黎揮汗相看白兩鬚病起清言驚苦瘦歸休尺牘尚
相存秋風灑淅松楸外談笑猶疑對竹軒 公家有
竹軒轍嘗賦詩

次韻知郡賈蕃大夫思歸

江城漂泊最多時邂逅誰令長者期得坎浮槎應有
命投林驚鵲且安枝何年笑語還留客終日勤勞數
問兒鈴閣清虛非此比秋風歸興恐非宜

又不作詩呈王適

憐君多病仍經暑笑我微官長坐曹落日東軒談不
足秋風北棹意空勞懶將詞賦占鵩臆頻夢江湖把
蟹螯筆硯生塵空度日他年何用繼離騷

喜王鞏承事北歸

同罪南遷鞏最遠來流北下喜先歸謂言一笑秋風
後郤顧千山驛路非嶺外雲煙隨夢遠江邊魚蟹爲

人肥還家嫁女都無事卧讀詩書晝掩扉

予初到筠即於酒務庭中種竹四叢杉二本
及今三年二物皆茂秋八月洗竹培杉偶賦
短篇呈同官

種竹成叢杉出簷三年慰我病厭厭翦除亂葉風初
好封植孤根筍自添高節不知塵二辱堅姿試待雪
霜霑君晉取障斜日仍記當年此滯淹

和王鞏見寄三首

南遷春及秋江湖未云半遠此歸路長始悟行日遠
幽憂脫沉痼清夢驚姚姚行行建故人笑語雜悲泣

又

江秋北風多歸帆未應駛天寒鴈南向家書空滿紙契闊幸安平婚嫁須纓珥交遊何爲者空復念君至

又

折葉每安心連環非所計感君扁舟返念我一壓㕓懷思樂全老疇昔忘言契丹砂儻巳成白首願終惠

後次韻

滕王閣在誰攜手徐孺湖寛可放情楚客解書南國恨秦筝助發上林嬰繁匏獨負杯中物擁鼻知逢洛下生問得長貧添夢想蓬窓燈火達天明近遣價望過陵延言定國與黃君體道會於船中燈火終夜而去

孔毅父封君挽詞二首

交契良人厚家封季婦賢詩書中有助蘋藻歲無愆象服期它日恩封屬此年神傷自不覺弔客問潸然

又

別日笑言重歸來粱餌憂鐘歌掩不試其業亂誰收㰦極襲封在情多攏水稠理文應自作一一記徽猷

上高息軒起亭二絕

山下清谿谿上市谿光山色映人煙幽亭正在人聲裏長與谿山共寂然

溪父起收罾下鯉山翁起賣焙中茶長官亦與人俱起笑擁黃紬放早衙

九月十一日書事

東牆瘦菊早開花九日金鈿巳自嘉黍麥候遲初響壟米鹽法細未聲家潑醅昨夜驚泉涌洗盞今晨聽婦誇歸採茱萸重一醉不須怪問日時差

和王適寒夜讀書

父從市井役百事㕓不理感君讀書篇惜此寒夜晷殷勤附燈燭㽞勉就圖史逡巡揖虞夏汗漫馳劉李斯文家舊物早歲夙從事一從慕羶腥中棄如弊屣

今夕亦何夕忽如舊遊至終篇再三歎推枕不成寐人生無百年所欲知有幾懸知未必得奔走若趨市微言寄翰墨開卷入心耳胡爲棄不收所逐在難覬

和王適新茸小室

向日堂東一室存竹爲窓壁席爲門心如白月光長照氣結丹砂體自温飯軟莫嫌紅米賤酒香故取潑醅渾它年一笑同誰說伴我三年江上村

病中賈大夫相訪因遊中宮僧舍二首

江城寒氣入肌膚得告歸來強自扶五馬獨能尋杜老一床深愧致文殊體虛正覺身如幻談劇能令病

自無明日出門還擾擾年來真畏酒家壚

東隣脩竹野僧家亂梛枯桑一徑斜逐客慣曾迂短策使君何事駐高牙蕭條已似邨塢避逅應容設晚茶愁愧病夫無氣力隔墻空聽吏兵譁

和王適炙背讀書

少年讀書處寒夜冷無火老來百事慵炙背但空坐眼昏愁細書把卷惟恐卧寒衣補故𥘵家釀熟新糯微微窗影斜輆輆雲陰過昏然偶成寐鼻息已無奈兒童更笑呼書冊正前墮衰嬾今自由不復問冬課

同王適賦雪

北風吹雨雨不斷遍滿虚空作飛霰紙窗獨卧不成眠茅屋無聲時一泫烏鳥錯莫寒未起庭户空明夜驚旦重樓複閣爛生光絶澗連山漫不見夾砌雙杉洗更碧滿田百草埋應爛城中閉户無履迹市上孤煙數晨爨細排玉箸短垂檐暗結輕氷時入研撥灰有客顧樽俎迹兒何人試鷹犬未容行役掃車轍應有老農歌麥飯一來江城若俄頃四見白花飛面旋坐看酒甕誰敢嘗歸蹈氷泥覺成溅年來橋板斷不屬莫出肩輿足憂患到家昏黑空自咲想婦勤勞每長歎牀頭有酒未用沽甕裏無錢不勞算更尋雪片大如手終勝溪瘴長熏眼謌告猶能不出門典衣共子成高讌

欒城集卷第十二

欒城集第卷十三

詩八十六首

除夜

老去不自覺歲除空一驚深知無得喪久已罷經營黄卷讖前失清樽借後生何年遂疎懶伏臘任躬耕

種蘭

蘭生幽谷無人識客種東軒遺我香知有清芬能解穢更憐細葉巧凌霜根便密石秋芳早叢倚脩筠午蔭凉欲遣蘼蕪共堂下眼前長見楚詞章

上元夜

新春收積雨明月淡微雲照水疎燈出因風遠樂聞天涯仍有節人事竟何分賣酒真拘束何時一醉醺

次韻王適元夜二首

燈光欲凝不驚風月色初晴若發蒙羈客不眠詩未就遊人半醉夜方中荒城熠燿相明滅野水芙蕖亂白紅知欲訪僧同寂寂應憐病懶畏爞爞

宿雨初乾試火城端居無計半遊行厭看門外繁星動想見僧窗一點明老罷逢春無樂事夢回孤枕有鄉情重因佳句思樊口一紙家書百鎰輕

王子立與遲等遊陳家園橋敗幾不成行晚酒務往見之明日雨作偶爾成詠

桃李城東近不遮偶聞花發喜相邀斷橋似欲妨佳思好雨猶能借此朝隨分開樽依綠草偶然信馬及餘瓢重來莫道無閑暇紫燕黃鸝日漸嬌

幽蘭花二絕

李徑桃蹊次第開穠香百和襲人來春風欲擅秋風巧催出幽蘭繼落梅

珍重幽蘭開一枝清香耿耿聽猶疑定應欲較香高下故取羣芳競發時

胡長史祠堂

白首青衫仍隱居晚抛環堵就安輿生芻忽改蒸嘗地函丈空悲講解餘第子璵璠相照耀兒孫松桂共扶疎我來恨不聽遺老空怪鄉鄰盡讀書

孫賓叟道人

萬里飄然不繫舟酒壚一笑便相投千金不換金丹訣何事惟須一布裘

新橋

六月長橋斷不收朱欄初喜映春流虹腰宛轉三百尺鯨背參差十五舟入市樵蘇看絡繹歸家鹽酪免遲留病夫最與民同喜卯酉怱怱無復憂

曾子宣郡太挽詞二首

族大徽音遠年高福祚多生兒盡龍虎封國致山河象服驚初捧理文信不磨送車江郭滿咽絕聽哀歌

又

安輿過西北丹旐歷江湖存没終無憾哀榮兩得俱新封崇馬鬣餘福蔭浮圖家法頻繁在空堂始一虞

曾子固舍人挽詞

少年漂泊馬光祿末路騫騰朱會稽儒術遠追齊稷下文詞近比漢京西平生碑版無容繊此日銘詩誰爲題試數廬陵門下士十年零落曉星低

次韻王適一百五日太平寺看花二絕

遍入僧房花照眼細尋芳徑蝶隨行歸時不怕江波晚新有橋虹木上横

小檻明窓曾不住閑花芳草遣誰栽但須匹馬尋幽勝攜取清樽到處開

又次韻遊小雲居

溪上浮花片片輕泝流登岸得山行僧房幽絕雲居小春日陰晴野色明末遠林榛真有道溺沮耕養亦忘情此身此意何年遂空使常談咲老生

次韻秦觀梅花

病夫毛骨日潤槁愁見米鹽惟醉倒忽傳騷客賦寒梅感物傷春同懊惱江邊不識朔風勁墻頭亦有南枝早未開素質夜先明半落清香春更好鄰家小婦學閑婚靚粧惟有長眉掃孤芳已與飛霰競結子仍先百花老苦遭横笛亂飛英不見遊人醉芳草可憐物性空自知羞作繁華助芒昊

復次前韻答潛師

憐君古木依巖橋江西飲盡須彌倒野花幽草亦何爲嶮韻高篇空自惱萬點浮溪輙長歎一枝過嶺仍誇早拾香不忍遊塵汙嚼蘂更憐真味好道人遇物

心有得尾竹相敲緣自掃誰知真妄了不妨令我至今思璉老妙明精覺昔未識但向閑窓省詩草浮雲時起鳥四飛畢竟安能亂清昊

景福順老夜坐道古人搐鼻語

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仍逢老順師搐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槌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盃聊露滑如飴

晝枕屏

繩床竹簟曲屏風野水遥山霧雨濛長有灘頭釣魚叟伴人閑卧寂寥中

次韻王適晋別

遠謫勞君兩度行後將文字試平衡干時豈爲斗升
祿聞道應忘寵辱驚未了新書誰與讀重晋佳句不
勝情决科事畢知君喜俗學消磨意自清

次韻子瞻特來高安相別先寄遲适遠却寄
邁迨過遯

老兄騎驛日百里據鞍作詩若翻水忽吟春草思惠
連因之亦復添丫子羣兒盡長堪一笑老馬卧餐何
日起聞兄盡室皆舊人見面未曾惟遯耳遲年最長
二十六已能幹父窮愁裏豫兒揚眉稍剛勁叢子温

純無慍喜我兄憔悴我亦窮門户久長眞待爾但令
戢戢見頭角甑倒囊空定何恥家藏萬卷須盡讀此
外一簪無所恃船中未用廢詩書閑寫莫看江山美

次韻子瞻端午日與遲适遠三子出遊

人生逾四十朝日已過午一遊少壯樂日迫老病苦
丹心變爲灰白髮粲可數惟當理鉏耰教子藝稷黍
誰令觸網羅展轉在荆楚平生手足親但作十日語
朝游隔提攜夜卧困蚤蚊未歌唐棣詩已治芻靈祖
亡生際風雲富貴若騎虎奈何貧賤中所欲空齟齬

次韻子瞻留別三首

公來十日坐東軒手自披雲出朝日山川滿目竟何
有波浪翻天同一漚諸門迭出驚異狀聞道懷歸終
舊壁此行千里隔江河何人更問維摩疾
野人性似修行僧長願幽居近林麓南遷無計脫替
組西歸誰爲栽松竹頭上白雲卽飛蓋耳畔清泉當
鳴玉洛川猶是冠蓋林更願高飛逐黄鵠
東西南北無住身竭末封胡四男子彫鎪不遣治章
句爛漫先令飽文字踈慵嗟我屬之人生子夜中唯
恐似傳家粗足不願餘同駕柴車還我里

次韻子瞻行至奉新見寄

四年候公書長覘飛鴻背十日晋公談欲作白蓮會（筠州無可語者往還惟一二僧耳）魏辰一遭縶責酒長不在夜歸步
江潟明月照清瀨心開忽自得語異竟非背觸一樽
談笑間萬事寂寥外欲同千里行奈此一官礙何年
眞耦耕舉世無此大

贈醫僧鑒清二絶

肘後醫方老更精鬚眉白盡氣彌清只應救病能無
病豈是平生學養生
門人久作開堂老庭檜看成合抱圍它日浴堂歸洗
背回頭還解放光輝

贈醫僧善正

老怯江邊瘴癘鄉城東時喜到公房歷言五藏如經眼欲去三彭自有方身厭遠遊安靖默術因多病更深長時時爲我談尊宿曾入南公古道場

食菱

野沼漲清泉烏菱不直錢蟹肥螯正滿石破髓初堅節物秋風早樽罍夜月偏令人思淮上小舫糴如椽

晉滯髙安四年有餘忽得信聞當除官真揚間偶成小詩書于屋壁

數間茅屋久蹉跎四見秋風入薜蘿北棹偶然追鴈

羽南公誰復伴漁蓑三年賈傅驚吾老九歲劉郎愧爾多此去仍家江海上不妨一葉弄清波

洪休上人少年讀書以多病出家居泐潭爲馬祖脩塔以三絶句來謁答一首

早除卽將少年狂祖塔結緣歸故鄉習氣未消餘業在逢人依舊琢詩章

勉子瞻失幹子二首

人生本無有衆幻妄聚耳手足非吾親何況妻與子偶來似可樂強作室家喜忽去未勉悲欣戚要矜毁君家兩歲兒畢竟何自始變化遠初心溯洄劇鹹水

吾儕近始悟造物聊復試道力竟未完聰明信難恃

又

破甑不復顧彼無愛甑心棄璧負赤子始驗愛子深誠知均非我胡爲有不能一從三界遊久被百物侵朝與喜怒交莫與寵辱臨四物皆不勝生死獨未曾不經大火燒熱爲真黄金棄置父子思長住旃檀林

偶遊大愚見餘杭明雅照師舊識子瞻能言西湖舊遊將行賦詩送之

五年賣鹽酒勝事不復知城東古道場蕭瑟寒松姿出遊誠偶爾相逢亦不期西軒吳越僧施擔未多時

言住西湖中巖谷洒清潸却背闠井喧曲盡水石奇昔年蘇夫子杖屨無不之三百六十寺處處題清詩麋鹿盡相識況乃比丘師辯淨二老人精明吐琉璃笑言每忘去蒲褐相依隨門人几杖立往往聞談詞風雲一解散變化何不爲辯入三昧火卵塔長松欹淨老不復出麈尾清風施蘇公得罪去布衣拂霜髭空存壁間字鬱屈蟠蛟螭知我卽兄弟微官此棲遲問何久自苦五斗寧免飢俯首笑不答且爾聊敖嬉我兄次公狂我復長康癡反復自爲計定知山中宜但欲畢昏娶每爲故人疑君歸漫洒掃野鶴非長羈

將移績溪令

坐看酒壚今五年　恩移巖邑稍西遷　它年貧富隨天與　何日身心聽我閑　山栗似拳應自飽　蜂糖如土不須慳　仲卿意向桐鄉好　身後烝嘗亦此間

約洞山文老夜話

山中十月定多寒　纔過開爐便出山　堂衆久參緣自熟　郡人迎請怪忙還　問公勝法須時見　要我清談有夜閑　今夕客房應不睡　欲隨明月到林間

將之績溪夢中賦泊舟野步

扁舟逢野岸　試出步崇岡　山轉得幽谷　人家餘夕陽

被畦多綠茹　堆屋剩黃粱　深羨安居樂　誰令志四方

謝洞山石臺遠來訪別

竄逐深山無友朋　往還但有兩三僧　共遊渤澥無邊處　扶出須彌最上層　未盡俗緣終引去　稍暗真際自虛澄　坐令頑老時奔走　編比韓公愧未能

贈方子明道人

水銀成銀利十倍　丹砂為金世無對　此人斬術不肯傳　閉戶泥墻畏天戒　今子何為與我言　人生貧富寧非大　鉗鍵橐籥枉心力　虀鹽布褐隨因緣　我來江西晚聞道　一言契我心所好　廓然正若大虛空　平生伎倆都除掃　子言舊事淨慈師　未斷有為非淨慈　此術要將救飢耳　人人有命何憂飢

回寄聖壽聰老

五年依止白蓮社　百度追尋丈室遊　睡待磨茶長展轉　病蒙煎藥久遲留　晉贊公夜宿詩仍作　巽老堂成記許求　回首為緣俱一夢　故應此物未沉浮

乘小舟出筠江二首

短艇漂浮真似葉　小蓬低淺便如巢　幽吟但覺山川走　困睡不知風雨交　紅飯白醪供醉飽　青蓑黃蒻可纏包　一竿鶴髮它年事　尚射龍驤任見嘲

宦遊欲學林間鵲　每到新年旋壘巢　蓬蒻龍船聊似屋　漁樵把筆便成交　不妨袖裏攜詩卷　尚可床頭置藥包　古史欲成身愈困　客來未免答譏嘲

寄題孔氏顏樂亭

顏巷久已空　顏井固不遷　荊棒翳蔓草　中有百尺泉　誰復飲此水　累飯耕廢田　有賢孔氏孫　芟夷發清源　廢床見綆刻　古甃昏苔痕　引瓶注瓢樽　千歲忽復然　嗟哉古君子　至此良獨難　口腹不擇味　四體不擇安　遇物一皆可　孰為我憂患　阮生未忘酒　嵇生未忘鍜　欲忘富貴樂　託物便自完　無託中自得　嗟哉彼誠賢

徐孺亭

徐君鬱鬱澗底松陳君落落堂上棟澗深松茂不遭伐堂毀棟折傷其躬二人出處勢不合譬如日月行西東朝為賓主兩相好一榻挂壁吹清風人生偶合何必同一朝利盡更相攻先號後笑不須怪外物未可疑心胷比干諫死微子去自古不辦汙與隆我來故國空歎息城東舊宅生茅蓬平湖十頃照清廟獨畫徐子遺陳公二人皆合配社稷胡不相對祠堂中

滕王閣

客從筠溪來歘爾因一葉忽聞章貢餘滉蕩天水接

風霜出州渚草木見毫末勢奔西山浮聲動古城業樓觀却相倚山川互開闔心驚魚龍會目送鳧鴈成逕瞻客帆久更悟江流闊使君東魯儒府有徐孺榻高談對賓旅確論精到骨餘思屬湖山登臨寄遺堞驕王應笑滕狂客亦憐勃萬錢罄一飯千金賣豐碣豪風相凌蕩俳語終倉猝歐陽文忠公嘗云王勃文似俳而唐人貴之如此何也事徒空長江人來逐飛檝短篇竟無陋絕景費彈壓但當倒罍罌一醉付江月

次韻道潛南康見寄

一葉追隨魚與龍紅粳白酒豐年豐也知山色遙相待苦畏君詩欲見攻來與風帆終日去尋幽蠟屐及春同請君先入開先寺待濯清溪看玉虹

車浮并叙

結木如巢承之以簀沉之水中以浮識其處方舟載兩輪挽而出之漁人謂之車浮此詩所謂汕也

與遲适同作車浮詩

寒魚得汕便為家兩兩方舟載小車謀食旋遭芳餌誤求安仍值積薪遮情存未免人先得欲盡要令物莫加身似虛舟任千里世間何處有畢罝

題都昌清隱禪院

北風江上落潮痕恨不乘舟便到門樓觀飛翔山斷際松筠陰翳水來源升堂稽首晨餐坐乞食帆檣莫遣打誑道路幾許深處一番行草認元昆長老惟湜是胃謝子賢兄將伸有頌刻石

送章戶掾赴澧州

江船不厭窄船窄始宜行風巽長先過灘頭一倍輕迎親無惡處祿養勝躬耕澧上春蘭早猶堪弔屈生

除夜泊彭蠡湖遇大風雪

莫發鄖陽市晚撈彭蠡口微風吹人衣霧走廬山首舟人釋篙笑此是風伯候代舟未及深飛沙忽狂走

晴空轉車歕淥水起岡阜衆帆落高張斷纜已不救
我舟舊如山此日亦何有老心畏波瀾歸卧塞牕牖
土裂一已從萬竅無不奏初疑丘山裂復恐蛟蜃鬬
鼓鍾相轟豗戈甲互磨叩雲霓黑旗展林木萬弩彀
曳柴駭人心振旅擁軍後或爲鸊鵜吟或作倉兕吼
衆音雜呼吸異出殊圈臼中宵變凝冽飛霰集飛椂
篇騷蓬響乾晃蕩牕光透堅凝忽成積澎湃殊未究
紵縞鋪前洲瓊瑰琢連岫山川莽同色高下齊一覆
淵深窮魚鱉野曠絕鳴雉孤舟四鄰斷餘食數升糗
寒齏僅盈盎腊肉不滿豆獘裘擁衾眠微火拾薪搆

可憐道路窮坐使妻子詬幽奇雖云極岑寂頃未覯
一年行將除茲歲直浪受朝來陰雲剥林表紅日漏
風稜恬已收江練平不縐兩槳舞夷猶連峯吐奇秀
同行賀安穩所識問癯瘦驚餘空自憐夢覺定眞否
春陽著城邑屋瓦凍初溜艱難當有償爛熳醉醇酎

正旦夜夢李士寧過我談說神怪久之草草
爲具仍以一小詩贈之

先生惠然肯見客旋買雞豚旋烹炙人間飲食未須
嫌歸去蓬壺却無喫

舟中風雪五絕

北風吹雪密還稀雪勢漸多風力微孤棹獨依銀色
界山川絕路欲安歸

曉風起浪作銀山夜雪爭妍布玉田風力漸衰波更
惡通宵撼我正安眠

擁纜埋蓬不見船船窗一點莫燈然幽人未夜歌黃
竹頼有丹砂煖寸田

濁醪麤飯不成歡白浪飛花雪作團窗外時來一雙
鴨浮沉笑我不禁寒

江面澄清雪未融扁舟蕩漾水無蹤篙師不用匆匆
去適看廬山羣玉峯

題南康太守宅五老亭

五老高閑不入城開軒肯就使君迎坐中莫著閑賓
客物外新成六弟兄雲氣飄浮衣袂舉泉流灑落佩
環聲炭然終日俱無語靜壽相看意自明

書廬山劉顗宮苑屋壁一絕

山西舊將本書生歸老嚴間未厭兵卧聞布水中宵
起錯認邊風萬馬聲

雕弓掛壁耻言勳出入樵漁便作羣五馬親來看射
虎不愁醉尉惱將軍

肯與已棄囑風騅舊物仍存楊柳枝一曲清歌尤近

好五陵故態未全衰

再遊廬山三首

當年五月訪廬山山翠溪聲寢食間藤杖復隨春色到寒泉頓與客心閒巖頭懸布更茶足峽口驚雷泛葉慳待得前村新雨過扁舟應復好風還

憶自栖賢夜入城道邊蘭若一僧迎偶然不到終遺恨特地來遊慰昔情海外聲聞安至此堂中天鼓爲誰鳴匆匆復向深山去一盞醍醐飽衆瞿羅漢院有羅漢羅漢堂中法鼓大

此山巖谷不知重赤眼浮圖自一峯若躋隨僧踐黃

葉曉光消雪墮長松石泉試飲先師錫午飯歸尋下寺鐘勝處轉多渾恐忘出山惟見白雲濃

汲陽阻風

鍾陵距池陽相望千里內江神欺我貧蹙作風雨礙欲投皖公宿三日逢一噫孤蓬面空山朝食淡無菜白醪幸餘瀝黃卷漫相對飢吟非吾病疾走老所戒焦先近不遠蝸舍聞尚在區區問蒼生借我一帆快

張嘉祐

道人何爲者陽狂時放言寶塔昔所構鐵券今尚存張所言其餘都不可曉漫浪難究悉孰知彼根源草庵劣容膝俯仰幾肩跟無食輒行乞一飽常閉門爾來二十年未嘗變寒溫嗟哉豈徒然此意未易言偶來一笑喜但恐笑我昏

效常蘇州調嘯詞二首

漁父漁父水上微風細雨青箬黃蒻裳衣紅酒白魚莫歸莫歸莫歸歸莫長笛一聲何處

歸鴈歸鴈飲啄江南南岸將飛却下盤桓塞北春來苦寒苦寒苦寒寒苦深行欲生且住

至池州贈陳鼎秀才

淮陽學舍舊相依常誦曹溪第一機却到江西心有

悟回看過去事皆非孤舟遠適身如寄二頃躬耕道自肥欲看齊山君去否閑中徒侶近來稀

次韻遲初入宣河

遠客安長道低蓬稱小溪雲添濕帆雨舟滯沒篙泥草綠耕牛徙村深候鳥啼陶翁方作令歸去未成題

次韻侯宣州利建招致政汪大夫

社甕壺漿接四鄰肯與拄杖試紅塵慣眠林下三竿日來看城中萬井春世上升沉無限事樽前強健不貧身經過已足知公政長見車中有老人

次韻侯宣城疊嶂樓雙溪閣長篇

作官如負擔一負當且弛不知息肩處妄問道遠邇
我乘章江流却入兆溪水捨舟陟崖嵬行路極旬巳
名都便欲道佳處賴公指仰攀疊嶂高俯閱雙溪美
不悟身乘空但覺風吹耳雲煙變造埜歌吹鬧近市
倦遊得清曠行役有新喜公言頃榛棘斬伐從我始
堰水種蒲蓮開山蒔梅李擁本待成陰養花要食子
遺風揖桓謝及老邀黃綺邦人魚依蒲食客義在沚
春陰迫寒食謂我姑且止嗟余去鄉國壘把刀環視
感公鵠鷺儕憐我鳧鴨庳異邦逢故人寧復固辭理
高談雲漢上爛醉笙歌裏落日盡公歡推挽未應起

初到績溪視事三日出城南謁二祠遊石照偶
成四小詩呈諸同官（一首謁梓潼廟二首謁汪王廟三首四首遊石照）
行年五十治丘民初學催科愧廟神無限青山不客
隱却看黃卷自憐貧雨餘嶺上雲披絮石淺溪頭水
蹙鱗指點縣城如手大門前五柳正摇春
石門南出衆山巔沃壤清溪自一川老令舊諳田事
樂春耕正及雨晴天可憐鞭撻終無補早向叢祠乞
有年歸告佐梅省文字麥苗含穗欲蠶眠
行盡清溪到碧峯陰崖翠壁畫杉松故留石照邀行
客上徹青山最後重

兩開石照正新磨鳥度猿攀野老過忽見塵容應笑
我年來底事白髮多

縣中諸花多交代江君所栽牡丹已過芍藥
方盛偶寄小詩
偶來山邑便成家慚愧潘生滿縣花想見清樽檻邊
飲尚留佳句壁間誇根株未老年年好艷色方穠日
日加間道北遊無意味春深河上足風沙

楊主簿日本扇
扇從日本來風非日本風風非扇中出問風本何從
風亦不自知當復問大空空若是風穴既自與物同

同物起空性是物非風宗但執日本扇風來自無窮

次韻答人幽蘭
幽花耿耿意羞春紉佩何人香滿身一寸芳心須自
保長松百尺有爲薪

次韻江法曹山間小酌
高情不奈簿書圍行揖青山肯見違綠野逢花將盡
日清樽追我正閑時簷間雙鵲欲生子葉底新梅初
滿枝笑殺華陽窮縣令床頭酒盡只顰眉

官舍小池有鸂鶒遺二小雛二首
半畝清池藻荇香一雙鸂鶒競悠揚來從碧澗巢安

任飛過重城毋自將野鳥似非官舍物牢君昔是釣
魚郎直言慨比竒章者得縣無心更激昂
清池定誰主鵜鶘自來馴知我無傷意憐渠觧説身
橋陰棲息穩島外往來頻勿食遊魚子從交長細鱗

次韻答人見寄

對寨青山雲氣騰天將隙地養無能牕扉迎暑梅將
溜盧市無人冷欲冰寂黙忘言慚社鷰迍邅困睡比
春鷹深知大府容衰病復值年來蘂麥登

次韻答人檻竹

猗猗元自直落落不須扶客節風催發清陰月共鋪

叢長傲霜雪根瘦耻泥塗更種愁無地應須翦碧蘆

欒城集卷第十三

欒城集卷第十四

詩八十五首

次韻王荐推官見寄

可憐衰病執為媒私喜鄰邦得儁才王粲愧無酬錦
繡木瓜却用報瓊瑰風流似欲傳諸謝格律猶應學
老梅始信山川出才士扁舟新自宛溪來（荐宣人也）

郭尉願惇夫以琳上人書詩為示次韻

勉強冠裳四十餘同官早歲亦山居朝來過我三竿
日袖有幽僧數紙書家住一廛何計反官供五斛未
應無間渠秋後來相訪脫粟蔾羹只自如

次韻汪琛監簿見贈

連宵暑雨氣如秋過客不來誰與遊賴有漘臺肯相
顧坐令彭澤未能休琴跡不辦彈新曲學廢誰令致
東脩慚愧邑人憐病嬾共成清净勸遲留

周昉畫美人歌

深宮美人百不知飲酒食肉事遊嬉彈絲吹竹舞羅
衣曲終對鏡理鬓眉岌然高髻玉釵垂雙鬟窈窕簪
業微宛轉躑躅從嬰兒倚楹俯檻皆有姿擁扇執拂
知從誰瘦若飛燕肥玉妃俯仰向背樂且悲九重深
邃安得窺周生執筆心坐馳流傳人間眩心脾飛瓊

小王雲霧幮長風吹開忽見之夢魂清夜那復追老
人衰朽百事非展卷一笑亦胡爲持付少年良所宜

病中郭尉見訪

偶成三日寒熱知是多聞力未全卻問藥王求妙
劑懸非摩詰已歷圓勞公强說脩行漸顧我方爲病
垢纏應是床頭有新酒欲邀佳客故晉遲

病後

一經寒熱攻骸骨正似兵戎過室廬柱木支撐終未
穩筋皮收拾久猶疎芭蕉張王要須朽雲氣浮游畢
竟虛賴有衣中珠尚在病中點檢亦如如

復病三首

其一

病作日短至病消秋氣初山深足氛瘴俗儉少肴蔬
藥亂曾何補心安富自除朝庭閔流落已是

其二

寒作埋冰雪熱攻投火湯今生那有此宿業未應亡
委順一無損力爭徒自傷頹然付一榻是處得清凉

其三

一病五十日復爾當解官不才歸亦樂無食去猶難
黽勉人應笑低徊已意闌舊師摩詰老把卷靜中看

送琳長老還大明山

身老與世疎但有世外緣五年客江西掃執謝往還
依依二三者示我馬祖禪身心忽明曠不受垢污纏
偶成江東游欲別空悽然緣散衆亦去飄若風中煙鳥跛三長老去之甚熟別後文老去歲山寶老與聖壽全老化去華陽本荒邑緇素
明星懸偶然得老尉舊依育王山璉公善知識不見
十九年我昔未聞道問以所入門告我從信入授我
普眼籍冊冊百尺松起自一寸根南歸髮盡白尺書
今始傳不知鄰邑中乃有門人賢百里走相訪觸熱
汗雨翻懷中出詩卷清絕如斷蟬我適病寒熱氣力

才緜緜空齋默相向欲語不能宣求暇答佳意歸錫
鏘金環空有維摩病愧無維摩言

病退

冷枕單衣小竹床臥聞秋雨滴心涼此間本淨何須
洗是病皆空豈有方示疾維摩元自在放身南嶽離
思量病根欲去真源在昨夜夢遊何有鄉

病後白髮

枯木自少葉不堪經曉霜病添衰髮白梳落細絲長
筋力從凋朽肝心罷激昂勢如秋後雨一度一凄凉

答琳長老寄幽蘭白术黃精三本二絕

其一

谷深不見蘭生處追逐微風偶得之解脫淸香本無染更因一嗅識眞知

其二

老僧似識衆生病久在山中養藥苗白朮黃精逡相寄知非象馬費柔調

次韻侯宣城題疊嶂樓

小邑來時路宜城最近隣樓臺百年舊花竹一番新登覽春深日凝思病後身何時對樽酒重爲洗埃塵

初聞得校書郎示同官三絕

其一

讀書猶記少年狂萬卷縱橫曬腹囊奔走半生頭欲白今年始得校書郎

其二

百家小邑萬重山慙愧斯民愛長官粳稻如雲梨棗熟暫留聊復爲加餐

其三

病後淘醪都少味老來歡意苦無多臨行寂寞空相對不作新詩奈客何

續溪二詠

豁然亭

南省城市北省山每到令人意豁然碧瓦千家新過雨青松萬壑正生煙經秋卧病聞斤響此日登臨負酒丹徑請諸君作佳句壁間題我此詩先

翠眉亭

誰安雙嶺曲彎彎眉勢低臨戶牖間封擁千畦鋪潔水稍分八字放遙山愁霏宿雨峯巒濕笑卷晴雲草木閑忽憶故鄉銀色界舉頭千里見蒼顏

辭靈惠廟歸過新興院書其屋壁

來時稻葉針鋒細去日黃花黍粒麁久病終慙多廢

政豐年猶喜慰耕夫青山片片添紅葉深水星星照白鬚東觀校讎非老事眼昏那復競鉛朱

郭尉惠古鏡

凜如秋月照虛空過水留形處處同一瞬自成千億月精神依舊滿胷中(俗言以鏡予人謂己精神故用之云)

歙縣巖寒堂

檻外芊崇錦繡屏長松何者擅亭名浮花過眼無多日勁節凌寒盡此生賸長茯苓根自大旋收金粉氣尤淸長官不用求琴譜但聽風聲作弄聲

邵武游氏老人三淸堂紫芝

黑龜赤鳳早逢師白髮蒼顏老不衰丹鼎一凡深自
祕紫芝三葉却先知煙薰晴日雲容薄色凝秋霜王
性奇何日刀圭救羸病盡芟荊棘種交梨

神宗皇帝挽詞三首

其一

稽古堯無作勸邦禹有攻政新天地力事改漢唐風
禮樂寢中疑梯航海外通華封徙有誦龍御忽乘空

其二

承平終不慮付託重艱難統接神孫正人依聖母安
橋山封劍佩原廟見衣冠萬國纏哀處高陽檜栢寒

其三

取士忘疎賤量書廢寢興芻言本何益王殺最先登
日角依俙想堯言涕泗稱龍輴遠莫及零淚凍成氷

舟過嚴陵灘將謁祠登臺舟人夜解及明已
遠至桐廬望桐君山寺漂渺可愛遂以小舟
遊之作二絕

其一

扁舟忽草出山來慚愧嚴公舊釣臺舟子未應知此
恨夢中飛楫定誰催

其二

嚴公釣瀨不容看猶喜桐君有故山多病未須尋藥
籙從今學取衲僧閑

泝潮二首

其一

潮來海若一長呼潮去蕭條一吸餘初見千艘委泥
土忽浮萬斛泝空虛映山少避曾非久借勢前行却
自如天地尚遭人意料乘時使氣定龐疎

其二

疋練縈回出海門黃泥先變碧波渾初來似欲傾滄
海正滿真能倒百源流柿飛騰竟何在扁舟睥睨久

仍存自慚不作山林計來往終隨萬物奔

贈王復處士

候潮門外王居士平昔交遊遍海涯本種杉松爲老
計晩將亭榭付隣家爲生有道終安隱好事來遊空
嘆嗟猶有東牟舊詩卷忻然對客展龍蛇王君舊蒲亭子時賢路之日擯售其亭既以貧故鬻之矣

張協山人即昔所謂惠思師也余舊識之於
京師忽來相訪茫然不復省徐自言其故戲
作二小詩贈之

昔日高僧今白衣人生變化定難知故人相見不相

識空恠解吟無本詩

聽誦長江近章句喜逢澄觀巳冠巾醉吟揮弄清湖水誰信從前戒律人

次韻子瞻送楊傑主客奉詔同高麗僧遊錢塘

人言長安遠如日三韓住處朝日赤飛帆走馬入齊梁却渡吴江食吴橘玉門萬里唯言九行人淚墮陽關酒佛法西來到此間遍滿曾如屈伸手出家王子身心虚飄然渡海如過渠遠來欲見傾盆雨翳國真逢藏角魚至人無心亦無法一物不見誰爲敵東海東邊定有無拍手笑作中朝客

寄龍井辯才法師三絕并叙

轍自績溪蒙恩召還將自宣城沿大江以歸家兄子瞻以書告曰不如道歙溪過錢塘一觀老兄遺迹轍用其言既至吴中迫於水涸不能久留十月八日遊上天竺子瞻昔與辯才師相好今隔南山不得見乃作一小詩以寄之

我兄教我過東吴遺墨山間無處無忽報多潮催出堰俗緣深重道心麁

山色青冥葉未紅湖光凝碧曉無風行窮上下兩天竺望斷南山龍井龍

井水中藏東海魚側盆翻雨洗凡夫隔山欲共公相見莫道從來一滴無

元絳參政挽詞

吴越朝天功在民當年卿相亦仁人曾孫終與元豐政故老猶知異代因吏治清明開白日文詞俊發吐青春鄰都從事堂中客灑淚高原栢子新

過王介同年墓

平生使氣坐生風徐扣方知學有功應奉讀書無復忘虞翻忤物自甘窮埋根射策久彌奮投老爲邦悍莫攻墳木未須驚巳拱少年我亦作衰翁昔與中甫同登制科僕年最少今已老矣

將遊金山寄元長老

麁砂施佛佛欣受恠石供僧僧不嫌空手遠來還要否更無一物可增添

元老見訪留坐具而去戲作一絕調之

石霜舊奪裴休笏坐具今留君自留放書房還會否受降曾不費戈矛

元老和示小詩自謂非戰之罪復作一絕并坐具還之

請君却領彌天具不欲終收陷虎名莫道昏沉非戰

罪何如不戰屈人兵

予贈與長老擇師相遇於竹西石塔之間屢以絕句贈之又留書邀轍同作遂以一絕繼之

遠老陶翁好弟兄虎溪廬阜久追迎何須更要經平子清議從來貴士衡

高郵贈別杜介供奉

淮南魚米年年賤直便歸休無俸錢錦背圖書何益事塵生弦凳正參禪逢人未厭一樽酒送客長隨百里船世上得如君自在不須開府事開邊（發先往年送家居子嘗至壽州今年後晉壽別）

答王定國問疾

五年竄南荒頑質不伏病吸清吐濁穢氣鍊骨髓勁澹然久忘歸寂寂就遐弃國恩念流落牽挽界隣境舟泝長江藤鞋過重嶺峽深蔦蘿惡山嶮崖石橫台夏初發氛霧秋愈盛粒雜食有時豚羔詎曾省開訟扺入日晏喬舌競肝脾得寒熱冰炭迫晨暝醫固空疎蠻覡刺麄猛老妻但坐哭遺語未肯聽子亦在床一卧昏不醒思歸未可得即死付前定如性終在冉冉歲將冷筋骸稍輕安冠服強披整方厭苓朮日食禁膠茗髮衰亂隨櫛骨瘦空看影簿書勉從親瑑玦非所請馬老固伏櫪搓流舊安井凌兢就輕車避逅出僻絚此生誠夢幻俛仰成弔慶故人枉新詩萬里慰孤耿賞音我非曠斷鼻君真郢南遷昔所同卧疾今亦並遠行信由天未死庸非命歸舟正飄兀齋舍念清淨作書附鴻翼去路瞻斗柄

和子瞻次孫覺諫議韻題邵伯閘上斗野亭見寄

閘水漸安流具音未全正一樽對清言及此冬夜永扁舟未遽解坐待兩閘平濁水汙人思野寺爲我清昔遊有遺咏拈墨存高甓故人獨未來一樽誰與傾

北風吹微雲莫寒依月生前望邗溝路却指鐵甕城茅簷卜茲地江水供晨烹試問東坡翁畢老幾此行奔馳力不足隱約性自明早爲歸耕計免歎老僧榮（嘗築斗野主人也子嘗借卜居臨茶山下此亭正當舊路故云）

次韻子瞻題泗州監倉東軒二首

咼與嬌婿渡浮梁吏隱知君寄一倉十里遊肴飛阜盍小軒相對有壺漿清宵往往投車轄永日霏霏散篆香留滯淮南久仍樂其年何意復爲郎

萬斛塵飛日爲霾無心退食自成齋梅生紅粟初迎臘魚躍銀刀正出淮卧病空看帆度磧誦詩猶記雪

填堦夾河南北俱形勝且借高城作兩崖

答頴侯國傳

歲晚河水留畫船一軒脩竹喜蕭然詩詞温厚新成格道論精微近入禪病後不勝清爵醼別時仍得舊書傳欲成古史須咨考陋巷何因接尺椽

次韻王定民宣德

彭城寺壁看詩來顏氏瓢樽偶共開茅屋未完先鑿沼竹林成後想宜梅新詩妙絕難爲繼高論微低得共陪第一詞人生不識拔行尚喜揖君才

河氷

扁舟多艱虞與我平日類初乘滂洋流旋涉凍淺地日西陰風作夜半流澌至悄然孤寂枕覺此凝冽氣河聲噤不喧燈花結復墜忽來觸舟去聲與裂帛似平明發寨罪吏卒殭未起卒騰陣馬過洶湧晴雲駛紛紛散環玦卷卷浮席被匯流忽騰蹙曲岸相撐抵歎危起丘山汙漫接州沚連艘恣凌轢千櫓競紛委剛強初捍頑潰散終被靡掃除就虛曠沿泝弄清泚我行無疾除乘流得坎止偶然追還期愧此墮十指陰陽有定數開塞亦常理窮冬治舟行嗟此豈天意

復賦河氷四絶

客心凜凜怯寒氷擁褐無言夜漏深河伯似知歸意速風號西北故相禁

春來歸夢劇飛鳧夜半流澌擁舳艫似勝去年彭蠡口雪封廬岳浪翻湖

朝來縣令借長船仍遣千夫上下牽不惜瓊瑤分衆手貪看雲片滿河壖

輕瓠破碎珮環流顛倒鏘鳴亂觸舟解綍役篙曾不顧不知何處擁汀洲

河氷稍解喜呈王適歸

留滯江湖白髮生西歸猶苦凍崢嶸春風未到氷先

解河水初深船自輕去國偶然經晝夢逢人稍欲問都城羈鴻共有成行喜雙鯉應將尺素迎

河氷復結復次前韻

憤懣河氷散復生徂年近已失崢嶸身留短舫厭厭睡目送飛鴻一一輕引綍低徊疑上坂打凌甚苦辛攻城東風憐我歸心速稍變楊梢百里迎

題南都留守妙峯亭欲

我登妙峯亭欲訪德雲師春陽被原野灘漁含流澌未復桃李色稍增松柏姿子夫東來檣冉冉將安之萬物委天運此身免奔馳悵然懷舊遊一丘覆茅茨

清冷久沮洳文雅空頹隳提攜二三子醉倒春風吹不見妙峯處安知德雲期南遷久忘返有獲空自知歸來覽新構悅然發深思遠行極南海此地初不移酌我一斗酒盡公終日嬉德雲非公歟相對欲無詞

次韻發運路昌衡淮南見山堂

壘石初成得賜環未應皆辭玉蒼顏據鞍華岳旌旄裏回首淮山夢想間烽火日傳西塞靜丘陵應伴壯心閑終南太白皆公有肯向庭中更作山

送戴朝議歸蜀中

岷山招我早歸來劍閣橫空未易回北叟忽驚鵲馱

晚西轅欲及海棠開避亂賦客新耕來因亂詩翁著酒杯但愛江山無一事爲言父老莫相猜

後省初成直宿呈子瞻二首

披垣初罷斧斤響棟宇猶聞松桂香江海覽來俱野客雲霄並直愧華堂月明似與人煙遠風細微聞禁漏長諫草未成眠未穩始知天上極清涼

射策當年偶一時對床夜雨失前期廬閭還往無多地夢裏追尋亦自疑蝸墨屢乾朝已久囊封希上出猶遲茅簷半破松筠老歸念蕭然欲語誰

次韻子瞻送陳睦龍圖出守潭州

海上石橋餘折棟大舶記君過鐵甕東行萬里若乘空老蛩長鯨應入韃波揵風卷卧不起免教髀肉鞍磨痛歸來過我話艱苦驚汗津津尚流汞海涯風物畫成圖錯落天吳舞紫鳳至今想象隔人事往往風濤吹晝夢長沙欲往厭飛楫幸有千兵作迎送文章清逸世少比科第崢嶸聲自重遠行屢屈衆所歎出祖誰鞶車故動明朝鼓角背王城莫聽單于吹曉弄

送千之姪西歸

予與其父三舅嘗同在南都見其往返故此詩言之

京洛東遊歲月深相逢初喜解微吟夢中助我生池

草別後同誰飲竹林文字成家憐汝在風流似舊慰人心便將格律傳諸弟王謝諸人無古今

駕幸親賢宅贈隨駕諸公

日日南風夜氣煩一聲鳴蹕萬人看禁溝飛水清黃道涼殿分冰遍從官急雨未成昏觀闕微飆稍覺泛和鑾相看揮汗塵埃裏散髮何人舊不冠

次韻子瞻飲道者院池上

雨氣涼侵殿河流滲入池黃粱瀹魚子白酒瀉鵝兒風細初生袖塵清免汙眉郊行不意得拂壁看題詩

答孔平仲惠蕉布二絕

衮葛終年累已輕薄蕉如霧氣尤清應知浣濯衣猶
敗少助晨趨芊蔡聲
燈籠白葛扇裁純身似山僧不似官更得雙蕉縫直
掇都人渾作道人看

次韻朱光庭司諫喜雨

焦枯連夏火洗濯待秋霖郡邑溝渠淨郊原黍豆深
流膏侵地軸餘意動風琴誰似臣居易先成喜雨箴

次韻光庭省中書事

放浪江湖久惰慵安排誰置從官中龍蹤空與廷和
對開納初還正觀風二鄙兵銷真帝力四方雨足自

天功時將一勺傾滄海漫使人知達四聰

送張恕朝奉南京簽判二首

楚蠻吳耕初著霜梁園官酒試羔羊老如計相非無
齒清似留侯未却糧杖屨稍通賓客過殺蔬要道子
孫嘗詔書委曲如公意幕府新除朱紱郎
朱紱褰家罷倚門晉都無事最宜親下車趨走驚隣
舍決獄平反慰老人相見只今多避逅舊遊他日半
埃塵何年重起扁舟興會作東湖十日賓

送賈訥朝奉通判眉州

歸念長依落日邊壺漿今見逆新官聲傳已覺謳歌
遍身到前知政令寬民病賈人來已暮時平蜀道木
無難明年我欲脩桑梓爲賞庭前荔子丹（眉州綷嫗旧有荔支二株甚大）

次韻黃庭堅學士狌毛筆

不悟身邊一牛紅聖賢隨世亦時中何人知有中書
巧縛送能書陳孟公

李誠之待制挽詞二首

脫遺章句事經綸滿腹龍蛇自屈伸南駕威聲傳絕
域西征餘恨失姦臣空晉諫疏驚頹靡終託詩詞話
苦辛直氣如雲未應盡一雙嗣子亦騏驎

濟南風物在西湖湖上逢公初下車談笑樽前伏奮
虜旌旗門外聽除書一封未奏先焚草三黜歸來便
種蔬淚落西堂歌酒地杉松空見歲寒餘

司馬溫公挽詞四首

白髮三朝舊青山一布衾封章晉帝所德澤在人心
未起謳吟切來歸故託深楊公不久住天意定難忱

又

決策傳賢際危言變法初紛紛看往事一一驗遺書
富貴終何有清貧只自如西州不忍過行哭使回車

又

區區非爲已懇懇欲亡生力盡心終在身忘勢亦成
遺民拋劍戟故老半公卿魏丙生前友俱傳漢相名
又
少年真俏淺射策本龐疎欲廣忠言地先收衆棄餘
流離見更化避近捧除書趙孟終知厭他人恐罵予
送表弟程之元知楚州
與君外兄弟初如一池魚中年雲雨散各異澗谷居
客舍復相從語極長欷歔青衫奉朝謁白髮驚衰梳
百年不堪把一樽歡有餘清言我未厭昨夜聞除書
淮南旱已久疲民食田蔬話發上供米仍疏古邗渠

要須賢使君均此積歲儲徑來兩淛去不待五馬車
別離雖重陳勞徠不可徐政成得召節歲晚當歸歟
送王震給事知蔡州
朝廷入㤀返冠蓋如雲屯賢哉貴公子獨以民社言
西臺出命書落筆波濤翻東臺典封駮坐惜日月奔
試劇得上蔡高卧強東藩旱歲餘多麥時雨如傾盆
鈴軒省鞭扑幕府多壺樽遨巡文字樂斥去簿領煩
賜環行當至坐席恐未溫三槐日成陰富貴屬曾孫
送王廷老朝散知虢州
滿腹貯精神觸手會衆理一麾十五年直坐才多爾

我昔遊宋城憶始識君子簿書填丘山賓客亂蜂蟻
出尋城下宅晝寢床前履清談如鋸木落屑紛相委
解頤自有樂置酒姑且止遨巡破黃封妖姚歌皓齒
風高熊正白霜落蟹初紫夜闌意未厭河斜客忘起
歸來笑僮僕熟醉未曾爾江湖一流蕩歡意日頹弛
西還經舊遊相逢值新喜詔催西州牧門有朱轓軛
都城挽不住山賊近方侈提刀索崖谷援桴動閭里
居家百無與王事非有已何日却休官復飲梁王市
送曾有開中大知洛州次子瞻韻
仲連雖不仕而非綺與園遨巡笑談間覆解戰鬭繫

予敬識二孫長揖鼓鼙喧意氣感周郎振策起江村
二賢繼英風千載爲高門曾孫事仁祖風義夙所敦
臺閣餘故事父老稱遺言白髮識公子十載友元昆
婆娑久不試俛仰色逾溫五馬忽嘶鳴朱輪夾征軒
旌旆隔河至部曲幾人存銅虎不可留匆匆行當燔
秋潦決河防遺黎化鶩黿憂心念千里何暇把一樽
西城叩門別南風吹帽翻嗟我限出謁未敢逾短垣
新晴水尚壯想見民驚奔安得萬丈堤止此百里渾
姑爾救一境誰當理其源百聞貴一見尺書爲我論
欒城集卷第十四

欒城集卷第十五

詩八十五首

送陳侗同年知陝府

上書乞江淮得請臨關河所得非所願親友或相訶丈夫志四方所遇常逶迤況當國西垂形勝古來多崑渠漢北郭華岳垂東阿羌虜昔未平驛騎如飛梭間諜時出沒關梁苦譏訶爾來一清淨西望多麥禾魏絳方和戎先零正投戈秦人釋重負道路聞行歌便當卧齋閣次第除網羅時時一嘯咏未用勤催科諸孤寄吳越食口如雁鵞時分橐中金何必手自摩

次韻李曼朝散得郡西歸晉別二首

風波定後得西歸烏鵲喧呼里巷知未熟黃粱驚破夢相看白髮信乘危豚肩尚有冬深味鐙器應逢市合時父老爲公留臘酒不須猶唱式微詩

懷印徙行尚故衣郎中掾史見猶疑千人上冢鄉關動五馬行春雨澤隨醉裏墜車初未覺道中破甑復誰悲西行漫遣親朋喜早賦陶翁歸去詩

送程建用宣德西歸

昔與君同巷參差對柴荊艱難奉老母弦歌教諸生藜藿飽臧獲布褐均弟兄貧賤理則窮禮義日益明我親本知道家有月旦評逡巡戶牖間時聞歎息聲善惡不可誣孝弟神所聽我見此家人處約能和平它年彼君子豈復地上行爾來三十年遺語空自驚松阡映天末苦淚緣冠纓子親八十五皤然老人星安輿及祿養平反獄中情月俸雖不多足備甘與輕今年復考課得秩真代耕倚門老鶴望策馬飛鴻征歸來歲云莫手奉屠蘇觥我詩不徒作以遺鄉黨銘君昔嘗從君舅弟廬東西相望武昌君見其家事勤非貧賤人也此語未嘗語人後三十年矣因君屬作詩言之不覺流涕

次韻子瞻杜介供奉送魚

天街雪爨初通馹禁籞冰開漸躍魚十尾煩君穿細柳一杯勸我苫青蔬寒厨獨酌偶逢客佳句相酬不用書江海歸來叨禁近空令同巷往來疎

次韻子瞻招王蘧朝請晚飲

矯矯公孫才不貧白駒銜雪喜新春忽過銀闕迷歸路誤認瑤臺尋故人訪我不嫌泥正滑留君深愧酒非醇歸時九陌鋪寒月清絕空教僕御嚬

子瞻與李公麟宣德共畫翠石古木老僧謂之憩寂圖題其後

東坡自作蒼蒼石留取長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嫌未

足吏收前世杜陵詩

王君貺宣徽挽詞三首

妙年收賈傳白首責王陽志氣文章在功名歲月長
遺孫依舊德故吏滿諸方河朔三持節斯民定不忘

又

謫墮神仙侶飛翔鸞鳳姿舊逢黃石老陰許赤松期
歷歷僧伽記申申鄧傳詞翻然歸海嶠無復世人知公少年過泗州於僧伽塔中見一老僧謂公歸味祖墓有白兎者君當第一人及第已而果然既登科見祖墓劉公為公言吾為射洪令射滿得一人疑其行劫吾竟其事釋之問其所從來則山中隱者也以藥遺我因服此藥可以終天年而無病且約我貴極臣今子方且貴慎勿答辱道人公終身用其言輔佐

公於大名舉見公試之

從軍在河上伐鉞喜公來幕府方閑暇歌鍾得縱陪
它年老賓佐過國泣樓臺猶有墳碑在仍令故客開今樞密安公厚卿言身嘗在幕府公家方求厚卿作墓碑

送杜介歸楊州

楊州繁麗非前世城郭蕭條却古風尚有花畦春雨
後不妨水調月明中東都甲第非嫌汝北牖羲皇自
屬翁渭洛放船經月事急先鶗鴂遶芳叢

次韻子瞻與鄧聖求承旨同直翰苑懷武昌
西山舊遊

我遊齊安十日回東坡桃李初未栽扁舟亂流入樊
口山雨未止涇黃梅寒溪聞有古精舍相與推挽登
崔嵬山深縣令喜客至寺荒蔓草生經臺黃鵝白酒
得野餽藤床竹簟無纖埃可憐遷客畏人見共怪青
山誰為堆行驚晚照催出谷中止亂石傾餘壘古今
相望兩令尹謂元結并劉君也文詞麗落千山隈野人豈復
識遺趣過客時為剜蒼苔五年留滯髮齒禿一朝揮
手船頭開玉堂却憶昔遊處笑問五㮚應彫摧滿朝
文士盡貴達馮凌霄漢乘風雷入參祕殿出華省何
曾著足空山來漂流邂逅覽遺躅耳中尚有江聲哀

送楊孟容朝奉西歸

三十始去家四十初南遷五十復還朝白髮正紛然
故人從西來鞍馬何聯翩握手得一笑喜我猶生全
別離多憂患夢覺非因緣惟餘歸耕計祖有山下田
久糜太倉粟空愧鄉黨賢老兄富治行令德齊高年
華此民事清未厭軍壘偏父老攜壺漿稚子迎道邊
應有故相識問我何當旋君恩閔衰病歸駕荷將鞭

次韻孔武仲學士見贈

羨君耽讀書日夜論今古雖復在家人不見揮手處
意求五車盡未惜雙目苦蓬萊倚霄漢簡門充棟宇

學成擅園倉筆落走風雨破籠閉野鶴短草藏文虎
鬢髯忽半白兒女無復乳知君不能薦愧我終何補
偶來相就談日落久未去歸鞍得新詩佳句爛如組
古風棄彫琢遺味比樂府且復調塤篪泠然五音舉

送家定國朝奉西歸

我懷同門友势如曉天星老去髮垂素隱居山更青
退翁聯科第俯仰三十齡仕宦守鄉國出入奉家庭
鵠鷺性本靜芷蘭深自馨新詩得高趣衆耳昏未聽
笑我老憂患奔走如流萍冠裳強包裹齒髮坐彫零
晚春首歸路朱轓照長亭縣令迎使君綵服導輜軿

長歎或垂涕平反知有命此樂我已亡雖達終不學

次韻劉貢父省上示同會二首

流落江湖東復西歸來未洗足間泥偶隨鵷翼培風
上時得銜香滿袖攜落筆遶廻看像直醉吟清絕許
分題相望魯衛雖兄弟終畏鄰封大國齊
披垣不復限東西賓客來衝霧雨泥白酒黃封開欵
甕朱纓青籠落提携五花愧我連書判三道高君兌
試題誰遣松蒿同一谷凌雲他日恐難齊

次韻孔武仲三舍人省上

君不見西都校書宗室叟東嚮高談鼓瑟手偶然同
我西掖垣並立曉班分左右龍文百斛世無價偶二公
瓦釜枵然但升斗諸兄落落不可望兩季幸皆分餘
光大孔香飛自南鄉聯翩羣鴈相追翔渠家冠蓋乍
堂堂

送顏子敦奉使河朔

去年送君使河東今年送君使河北連年東北少安
居嫌覦憐君色自得河流西決不入土千里汗漫被
原隰壯夫奔亡老稚死粟麥無苗安取食君憂臣辱
自古然自跪過門三不入忠誠一發鬼神軸心念既
通謀計集堤防旋立村落定波浪欲仅蛟蜃泣二年

歸國未爲久故舊相看髮猶黑成功豈在延世下好
勇真令腐儒服此時爲國領河平當使君名長不没

席上再送

人言虎頭癡湧作河朔遊黃河六七月不辨馬與牛
單車徑北渡橫身障西流虎頭亦不癡志在萬戶侯
猗徉歷三邊歸借坐上籌腰垂黃金印不受白髮羞
此計雖落落但問有志不臨岐且一醉行役方未休

次韻孔文仲舍人酴醾

蒼虵凍不死輕素暖仍歸落蘂時吹面繁香自撲幃
光疑真照夜枝軟或牽衣似厭風霾苦應思霧雨霏

開樽迎最盛掃地見初稀賴有清陰在金波肯發揮

送錢承制赴廣東都監

家聲遠繼河西守遊宦多便嶺外官南海無波閑關舸北堂多暇得羞蘭忽聞常棣歌離索感寄寒梅報好安它日扁舟定歸計仍將犀玉付江湍

次韻曾子開舍人四月一二日扈從二首

萬人齊仗足聲勾翠輦徐行不動塵夾道讙呼通老稚從官維遲數徐陳旌旗稍放龍蛇卷旒冕初看日月新天遣雨師先灑道晨夫不復誤占辛（屢家常以上辛占雲辛深冬豐熟今年正月八日祈雨不雨塵駕未出一日祈得雷雨翳始有望）

衣冠雙白欵蓬萊簾脫瓊鉤扇不開清曉連鸞三殿啓翠華遙自九天來晨光稍稍侵黃蓋瑞霧霏霏著禁槐千兩翟車觀禮罷歸時滿載德風迴鑾（是日內外命婦皆會）（是錄御樓三館羅然傍不言而化謂公之家有能言之者）

再和

病起江南力未勻強將冠劍拂埃塵木雞自笑真無用芻狗何勞收已陳行從鑾旗風日細側聽廟樂管絃新誰知四載勤勞後併舉成功祚泣辛

宸心惻惻念汗萊南鑾西池閉不開長樂鳴鞘千乘出顒成鷰邑萬方來從臣贈注新宮柳父老行依輦路槐雙闕影斜朱戶啓都人晉看屬車回

次韻張昌言給事省中直宿

還家未暇拂塵衣攜被重來趁落暉省戶鳴騶久分散宮槐栖鵲共翻飛周廬見月風霜靜斜漢橫空星斗稀多病心身怯清禁故山依約夢西歸

次韻貢父子開直宿

鄉簡搖毫氣吐虹興餘庭藥詠殘紅今宵文字知無幾軒轅簾中笑二公

去年冬轍以起居郎入侍邇英講不逾時遷中書舍人雖忝冒愈深而瞻望清光與日俱

遠追記當時所見作四絕句呈同省諸公

邇英肅肅曉霜清玉宇時聞稿葉零風過都城吹廣內萬人笑語落中庭

銅缾灑遍不勝寒兩點勾圓凍未乾回首曈曨朝日上槐龍對舞覆衣冠（邇英閣前有雙槐甚高而柯葉拂地狀若龍蛇故講官進對其下）

早歲西廂跪直言起迎天步晚臨軒何知老侍曾孫聖欲泣龍髯吐復吞（轍昔年制策坐於崇政西廂蓋述英之比也是日晚仁皇自延和步入崇政殿試前對天表嚴若為觀近）

講罷淵然似不勝詩書默已契天心高宗問答終垂世未信諸儒測淺深

次韻張問給事喜雨

已收蠶麥無多日旋喜山川同一雲禾黍趁時青覆壠池塘流潤渌先文兩宮尚廢清晨集中禁初消永夜薰倉粟半空民望足深耕疾耨肯忘君

次韻宋攜朝請歸守彭城

得郡迎親願不違書來無復寄當歸馬馳未覺西南遠鳥哺何辭日夜飛湖水欲平官舍好茶征初復訟珉稀平反問道加飡飯五袴應須換破衣

次韻劉貢父西掖種竹

竹迷誰定知迷否趁取滂沲好雨初栽向鳳池吹律

處斵從芸閣殺青餘迎風一嘯朝回早弄月相差直宿疏應怪籍咸林下客相看不飲作除書（仲馮方作右史必與貢父並直於此）

次韻劉貢父省中獨直

簾深巧為隔朝暾竹密時能引雀喧朝罷宿酲還續夢靜中諸妄稍歸根坐曹問道仍分省出沐誰當與並軒竹筆茅簷它日事重因遺詠記君恩

得告家居次韻貢父見寄

君恩賜告許歸來雨後中庭有綠苔起問日高三丈久臥聞車過九門開泥封連日傳新語朓朓知君有軼才（時八二十二兩日除目甚多）待得晴乾追後乘未應塵土熱如灰

黃幾道郎中同年挽詞二首

溫恭天賦此心良惠愛人知政術長井水無波任綆牛刀投隙應宮商分符出遍名城守攜被歸從華省郎不到汝陰遺恨遠坐令湖水減清光

早歲相從能幾時淮陽花發正游嬉鳴弓墨相人如堵席地滄浪挪作帷十載舊遊真是夢一時佳客尚存誰遙聞葬日車千兩漬酒緜中寄一悲（熙寧昔與叔道相遇於陳陳守張皇民相與游從甚密逮今將三十年當時賓客在者少矣而叔道復化去言之悽愴無已）

和王定國寄劉貢父

度嶺當年惜遠行過淮今日似前生留連秋思江侵海搖蕩春心花滿城欲寄尺書慵把筆偶聞佳句獨含情何時復看清虛會醉聽箜篌促柱聲

故濮陽太守贈光祿大夫王君王路詞二首

落落承平佐英英嗣世風芝蘭託庭戶鸑鷟峙梧桐結客貲豪際傾財緩急中悲傷聞故老淪謝未衰翁

又

吳中試良守濮上繼嘉聲平賦權家恨鋤狙盜俗清家貧久未葬身去獨留名天報多男子終存好弟兄

韓幹三馬

老馬側立鬃尾垂御者高拱持青絲心知後馬有爭意兩耳微起如立錐中馬直視翹右足眼光已動心先馳僕夫旋作奔佚想右手正控黃金羈雄姿駿發最後馬回身奮鬣真權奇圉人頓轡屹山立未聽決驟爭雄雌物生先後亦偶爾有心何者能忘之畫師韓幹豈知道畫馬不獨畫馬皮畫出三馬腹中事似欲譏世人莫知伯時一見笑不語告我韓幹非畫師

書郭熙橫卷

鳳閣鸞臺十二屛屛上郭熙題姓名崩崖斷壑人不

到枯松野葛相欹傾黃散給舍多肉食食罷起愛飛泉清皆言古人不復見不知北門待詔白髮垂冠纓袖中短軸纔半幅慘澹百里山川橫巖頭古寺擁雲木沙尾漁舟浮晚晴遙山可見不知處落霞斷雁俱微明十年江海興不淺滿帆風雨通宵行投篙椓杙便止宿買魚沽酒相逢迎歸來朝中亦何有包裹觀闕圍重城日高困睡心有適夢中時作東南征眼前欲擬要真物拂拭東絹付與汾陽生

題王生畫三蠶蛾二首

飢蠶未得食宛轉不自持食蠶聲如雨但食無復知老蠶不復食矯首有所思君畫三蠶意還知使者誰

又

蜻蜓飛翾翾向空無所著忽然逢飛蚊驗爾飢火作一飽困竹梢凝然反冥寞若無飢渴患何貴一簞樂

贈寫真李道士

君不見景靈六殿圖功臣進賢大羽東西陳能令將相長在世自古獨有曹將軍嵩高李師掉頭笑自言弄筆通前身百年遺像誰復識滿朝冠劒多儒人據鞍一見心有得臨牕相對疑通神十年江海鬢半禿歸來俛仰慚簪紳一揮七尺倚牆立客來顧我誠似

君金章紫綬本非有綠蓑黃蒻甘長貧如何畫作白衣老置之茅屋全吾真

次韻子瞻題郭熙平遠二絕

亂山無盡水無邊田舍漁家共一川行遍江南識天巧臨牕開卷兩茫然

斷雲斜日不勝秋付與騷人滿目愁父老如今亦才思一蓑風雨釣槎頭

次韻錢勰待制秋懷

壯心老自消秋思悲不怨中懷不堪七那用日食萬錢朝陽淨塗潦白露霑草蔓夾衣搜故褚酒債積新券

徂猿便林藪冠帶愁檻圈夢追赤松游食我青精飯
歸心久已爾佳句聊復勤近聞洮東將開出邊馬健
裨王坐受縛右袂行將獻念此愧無功歸歟適吾願

宿滎陽寗氏園

喧卑背城市曠蕩臨溪水車流沂絕壁河潤及桃李
居人有佳思過客得新喜中橋一回顧欲入迷所自

滎陽唐高祖太宗石刻像并敘

滎陽大海院高齋石像二高不數寸而姿製甚妙
唐高祖爲鄭州刺史太宗方幼而病甚禱之即愈
因各爲一碑刻彌勒佛且記其事至今皆在元祐

二年九月祭告永裕陵過而觀焉作小詩以授院
僧

誰言膚寸像勝力妙人天欲療衆生病除扶濟世賢
身微須覆護眼淨照幾先豈爲成功報猶應歷劫緣

次韻劉貢父從駕

一經空記弟傳兄舊德終慙比長卿扈駕聯翩來接
武登朴先後憶題名竹林共集連諸子棣萼相輝賴
友生它日都門俱引去不應廣受獨華榮

次韻劉貢父和韓康公憶其弟持國二首

霜風琴瑟卷梧蕉燕處超然夜寂寥羽客信來丹竈
具石淙事斷水聲遥赤松作伴誰嘗見黄鵠高飛未
易招劒履終身定何益勤勞付與沛中蕭
愛君憂世老彌深特操要須得失臨晚歲飛騰推有
德故鄉安穩信無心小邦近似西山隱元氣終當北
斗斟聖主方求三世舊老臣何止一遺簪

聞京東有道人號賀郎中者唐人也其徒有
識之者作詩寄之

賀老稽山去不還鏡湖獨棹釣魚船南來大白尋無
處却作郎官又幾年岱下迎鑾驚與調家山施藥懸
耕田試窮脚力追行迹亦使今生識地仙

送家安國赴成都教授三絕

城西社下老劉君春服舞雩今幾人白髮弟兄驚我
在喜君浮宦亦天倫（微之先生門人惟僕與子瞻兄敘孔貞退翁兄皆仕耳）
垂白相逢四十年猖狂情味老俱闌論兵頗似前賢
語莫作當年故目看
石室多年款誌平新書久溷里中生遺師今見朝廷
意文律還應似兩京

送歐陽辯

我年十九識君翁鬢髮白盡顴頰紅奇姿雲卷出翠
阜高論河決生清風我時少年豈知道因緣父兄願

承教文章疎略未足云舉止倨狂空自笑公家多士如牛毛揚眉抵掌氣相高下客逡巡愧知己流材低昂隨所遭却來京洛三十載重到公家二君在伯亡仲逝無由追戾落數行心破碎京城東西正十里雨落泥深旱塵起衣冠纏繞頽春蠶一歲相從知有幾去年叔爲尚書郎家傳舊業行有望今年季作澶淵吏米鹽騷屑何當起前輩今無一二存後來幸有風流似黄河西行淤没屋桑柘如雲麥禾熟年豐事少似宜君飽讀遺書心亦足

送韓康公歸許州

功成不顧居身退有餘勇心安里閭適望益縉紳重朝爲北闕辭莫犯南河東人知疎公達王命顯父送百壺山泉溢千兩春雷動旋聞二季賢繼以一章控詔書未云可廷論已爭竦兹行追寒食歸及掃先壠萬人擁道看一子腰金從爾曹勿驚嗟令德勸勤種

三日上辛祈穀除日宿齋戸部右曹元日賦二絶句寄呈子瞻兄

七度江南自作年去年初喜奉椒槃冬來誤入文昌省連日齋居未許還

今歲初辛日正三明朝春氣漸東南還家強作銀幡會雪底蔬芹欲滿盤

北客南來歲欲除燈山火急萬人扶（是山所放北使見日立）欲觀棊催巡游盛深却南宫鎖鑰拘

次韻王欽臣祕監集英殿井

碧甃涵雲液銅瓶響玉除汲花攢點麗霧喚班初龍餅煎無數蟠研滴有餘從官方醉飽一酹解清虚

集賢殿考試罷二首

振鷺紛紛未著行初從江海覷清光卷舒風雨中庭起筆勢雲烟累幅長病眼尚能分白黑衆毛空復數驪黄禁中已許公孫第得失何私物自忙

衰病相侵眼漸昏青燈細字苦勞神遍看大軸知無力聽誦奇編賴有人前日鼓旗聞苦戰明朝雷雨出潜鱗驟癡困極唯思睡却憶登科似後身

問蔡肇求李公麟畫觀音德雲

好事但知寶多才顧長康何嘗爲人畫但可設奇將夕聚要當散能分慰所望清新二大士畀我夜燒香

五月一日同子瞻轉對

羸病不堪金束腰永懷江海舊漁樵對床貪聽連宵雨奏事驚同朔旦朝大耿功名元自異中茅服食舊相要一封同上緣狂直詔許昌言賴有堯

次韻劉貢父題文潞公草書

鷹揚不減少年時墨作龍蛇紙上飛應笑學書心力盡臨池寫遍未裁衣

韓康公挽詩三首

閥閱元高世功名自發身堂堂揖真相矯矯出稠人許國心先定輕財物自親傳經此韋氏世世得良臣

又

耆年時一二新第闕西南好客心終在忘懷日縱談規模人共記風味我猶諳誰是羊曇首回車意不堪

又

師曠聞弦日相如作賦年雖慙衆人後會值主文賢北道初聞召南江正遠遷平生關親近遺恨爲新阡

送王宗望郎中赴河東漕

春初戎馬掠河壖爲國倉皇不鮮鞍未免驅民媿邊食旋聞奉使輟郎官年高轉覺精神勝慮穩要令事業安持節近看葱嶺雪擁裘應慣鴈門寒

送高士敦赴成都兵鈐

揚雄老病久思歸家在成都更向西邂逅王孫馳駟騎丁寧父老問耕犁禪房何處不行樂壁像君家有舊題德厚不妨三世將時平空自萬夫齊

鴻盧草堂圖

昔爲太室遊盧巖在東麓直上登封壇一夜變生足徑歸不復往鬱鬱空在目安知有十志舒卷不盈幅一處一盧生裘褐蔭喬木方爲世外人行止何須錄百年入簪笏大馬同一束嗟子縛世累歸來有茅屋江干百畝田清泉映脩竹尚將逃姓名豈復上圖軸

秦虢夫人走馬圖二絕

秦虢風流本一家豐枝穠葉映花斜欲分妍醜都無處夾道遊人空嘆嗟

朱幘玉勒控飛龍笑語喧譁步驟同馳入九重人不

見金鈿翠羽落泥中

韓幹二馬

玉帶胡奴騎且牽銀鬉白鼻兩爭先入坊龍種知何數乞與岐邠並錦韉

試制舉人呈同舍諸公二首

垣中不減臺端峻池上來從柱下嚴同直舊曾連月久豎來還喜二公兼（僕頃與孫莘老同在諫垣與彭器資同在西掖）直言已許侵彈奏新告行聞振滯淹顧我龍官何所與西曹只合論茶鹽

早歲同科止六人中年零落半埃塵却將舊學收新

進幾誤今生是後身觥觴別都遺老驥沉埋祕府愧
潛鱗（制科策中今獨張公安道二人後來未用惟張去華而已）憐君尚勝劉蕡在
白首諸侯呼上賓

次韻張去華院中感懷

登朝已老似王陽脫棄何堪霖雨涼案上細書憎蟻
黑禁中新酒愛鵝黃臨堦野菊偏能瘦倚檻青松解
許長仕宦不由天祿閣坐曹終日漫皇皇（華頃自給事除秘書郎來至京除右司諫竟不入臺故以慰恨）

送周思道朝議歸守漢州三絕

早綠民事失茶官解印重來十二年羡惡一周還自

復始知東里解言天
梓漢東南甲乙州同時父子兩諸侯（王濬吉出守梓州）宅年
我作西歸計兄弟甕能得此不
酒壓郫筒憶舊酤花傳丘老出新圖（崇州宮道蜀中推第一道士畫）
（桃樓般有文潞亦西州赤畫也）此行真勝成都尹直為房公百頃湖

欒城集卷第十五

欒城集卷第十六

詩一百二十首

程之元表弟奉使江西次前年送赴楚州韻

贈別

送君守山陽羨君食淮魚送君使鍾陵羨君江上居
憐君喜為吏臨行不歔欷紛紛出歌舞綠髮照瓊琚
歸鞍蹋涼月倒盡清樽餘嗟我病且衰兀然守文書
齒疏嬾食肉一飯井青蔬愛水亦已乾塵土生空渠
清貧雖非病簡易由無儲家使赤脚媼何煩短轅車
君船繫東橋茲行尚徐徐對我竟不飲問君獨何歟

表弟程之邵奉議知泗州

馬有千里足所願百里程馬心自為計安用終日行
何人志四方欲買千金輕吾弟有儁才見事心眼明
二年坐北部萬口傳佳聲談笑頑狡伏何曾用敲榜
艱難得銅虎洗眼長淮清民事不足為但嘗食魚烹
負重賁餘力過飽多傷生不見大路馬垂頭畏繁纓

次韻子瞻書黃庭內景卷後贈蹇道士拱辰

君誦黃庭內外篇本欲洗心不求仙夜聽片月墮我
前黑氣剝盡朝日妍一暑一寒久自堅體中風行上
通天亭亭孤立孰傍緣至哉道師昔云然既已得之

戒不得知我此心未斷鶩指我嬰兒藏谷淵言未絶
口行已旋我思其言夜不眠

次韻子瞻好頭赤

沿邊壯士生食肉小來騎馬不騎竹翩然赤手挑青
絲捷下巔崖試深谷牽入故關榆葉赤未慣中原暖
風日黃金絡頭依圉人俛聽北風懷所歷

送蓀光寒師遊廬山

建成市中有狂人縱酒罵市無與親敲門訪我何逶
迤頭蓬面垢氣甚真截河引水登崑崙下洗尺宅骨
髓勻告我入室要自門仙翁道師豈遺君歸來揷足

九陌塵獨遊凝祥芳草春蕭然孤鶴鳴鷄羣子欲不
死存谷神海山微明朝日暾丹成寄子勿妄云出入
無朕窮無垠相思一笑君乃信

同子瞻次梅聖俞舊韻題鄉舍木山

江槎出没浮犀牛波濤撇天谷爲洲江寒水落驚霜
秋危根瘦節鳴寒流脆朽吹去誰鎸鏤連峯疊嶂立
酋酋吾家此山不易得十年棄置空自尤猿號鶴唳
豈無意委蛇恠我懷羞袠西歸父老拍手笑笑憶翁
子躬薪樵去時三山今有五不問故園惟一丘

次韻子瞻送千乘千能

少年食糠覈吐去願一官躬耕遇歉穫不知以爲歡
謂言一飛翔要勝終屈蟠朝廷未遑入江海失所安
多憂變華髮照影愁雙鸞恩從萬里歸獨喜大節完
日食太倉米篋中有餘紈奇窮不當爾自信處此難
長女聞壻居將食涙濡槃老妻飽憂患悲吒摧心肝
西飛問黃鵠誰當救飢寒二子憐我老肇致心一寬
別久得會合喜極成辛酸忽聞倚門望有書驚歲闌
深情見緩急欲報非琅玕勸爾勤孝友慎毋慕衣冠
淵渟自成井放瀉當生瀾豈有白雪駒舉足無和鑾

題王詵都尉畫山水橫卷三首

摩詰本詞客亦自名畫師平生出入輞川上鳥飛魚
泳嫌人知山光盎盎著眉睫水聲活活流肝脾行吟
坐詠皆自見飄然不作世俗詞高情不盡落縑素連
峯絶澗開重帷百年流落存一二錦囊至軸酬不訾
誰令食肉貴公子不學父祖驅熊羆細氊淨几讀文
史落筆璀璨傳新詩青山長江豈君事一揮水墨先
淋漓手中五尺小橫卷天末萬里分毫釐謫官南出
止均潁此心通達無不之歸來纏裹任紈綺天馬性
在終難羈人言摩詰是前世欲比顧老疑不癡桓公
崔公不可與但可與我寬衰遲

憐君將帥雖有種多君智惠初無師篇章俊發已可
駭丹青妙絕當誰知自言五色苦亂目況乃旨酒長
傷脾手狂但可時弄筆口病未免多微詞歌鐘一散
任池館幅巾靜坐空書帷偶從禪老得真趣此身不
足非財貲世間翻覆岸為谷猛獸相食虎與羆逝將
得意比春夢獨取妙語傳清詩眼看宮醸瀉酥酪未
與村酒分醇漓解鞍駿馬空伏櫪奇書黃犬閑生氂
江山平日偶有得不自圖寫渾忘之臨窗展卷聊自
適磐礴豈復冠裳羈欲乘漁艇發吾興願入野寺嗟
兒癡行纏布襪雖已具山中父老應嫌遲

我昔得罪遷南夷性命頃刻存篙師風吹波蕩到官
舍號呼誰復相聞知小園畜蟻防橘蠹（橘性其多蠹南人畜蟻於園中樹間蟻緣木食蠹輒盡而蟻不損橘亦一異耳家有書）空庭養蜂收蜜脾讀
書一生空自笑齏鹽竟日那復詞城中清溪可濯漱
城上連峯堪慕帷十千薄俸聊足用魚多米賤憂無
嘗東坡居士最窮寂岌然深藪見狐羆坐隅止鵩偶
成賦槃中食蓺時作詩憐君富貴可炙手一一特出走
蓋毀譖澤傍憔悴凡幾歲留中芥蔕無一毫江山別
來今久矣不獨能言能畫之同朝執手不容久笑我
野馬初受羈袖中短卷墨猶濕傍人笑指吾儕癡方

求農圃救病已年未用識契遲

次韻子瞻十一月旦日鎖院賜酒及燭

銅環玉鎖閑空堂朧朧初驚筆札忙紅燭遙憐風雪
暗黃封微瀉桂椒香光明坐覺幽陰破温暖深知覆
育長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

送周正孺自考功郎中歸守梓潼兼簡呂元
鈞三絕

白髮熙寧老諍臣凜然心膽大於身吾儕坐看馮唐
去誰起雲中廢棄人
十年符竹守吾州故吏相逢嘲土牛毋謂徐公不堪

用諸人自昔世沉浮
東道如聞近稍安乘驄按部凜生寒忽逢太守能相
下俱是從來言事官

雪中訪王定國感舊

昔游都城歲方除飛雪紛紛落花絮徑走城東求故
人馬蹄旋沒無尋處翰林詞人呼巨源笑談通夜倒
清樽住在城西不能返醉卧吉祥朝日暾相逢却說
十年事往事皆非隔生死惟有飛霙似昔時許君一
醉那須起閣亭俛仰遊已陳黃公酒壚愁殺人君知
聚散翻覆手莫作吳楚乘朱輪

次韻王定國見贈

枯木無枝不記年寒灰誰遣強吹然南遷不折知非妄未老求閑愈覺賢肇出詩章新管籥偶開書卷小山川簿書塡委慚君甚機去歸來粗了眠

王子難龍圖挽詞

帝子乘鸞已列仙遺芳晉得衆孫賢俊科蚤與寒儒競禁從終償白髮年輦路聯鑣驚往事國田回首泣新阡舊聞推歷知天命看熟黃粱定洒然

次韻李豸秀才來別子瞻仍謝惠馬

小床卧客笑元龍彈鋏無輿下舍中五馬不辭分後乘輕裘初許弊諸公隨人射虎氣終在徒步白頭心頗同進想據鞍橫槊處新詩一一建安風

呂司空挽詞三首

少年輕富貴一意在詩書共恨經綸晚纔収老病餘寡言知德勝善應本中虛卒相承平業謳歌元祐初

又

將相家聲近勲名晚歲隆給扶安舊德賜府壁華公不見彌縫迹空推翼戴功山公傳多可冥上泣清風

又

罷郡來淸潁徽宫憶宛丘穎垣邪可住隱几若將休復起民欣願全歸天不留世間反覆手有德竟無憂(公罷潁川退居於陳縣為陳李宮師請見驗)

范蜀公挽詞三首

能言人盡爾有立世終稀憂國常先衆謀身亦勇歸見奇初或笑要極未應非僅似西山老終身止食薇

又

賦傳長蜀久書奏鎛鍾新共歎文章手終為禮樂人遺風滿臺閣好語落簪紳欲取褒雄比終非骨鯁臣

又

劍外東來日城西却住年高齋留寓宿旅食正蕭然謂憾閑投石詩新看涌泉淸樽寄苦淚一酒華墳前

范百嘉百歲昆仲挽詞二首

少年何敏銳才氣伏諸生展卷五行下揮毫萬字傾百年殊未艾一病竟無成誰謂從夫子同歸鬱鬱城

又

季子尤高爽顏家早哭回白頭生使爾黃壤遽相催舊草誰收拾新松剩摒栽悲傷有伯氏諸子尚嬰孩

安厚卿樞密母夫人挽詞二首

家起側微中身兼富貴終慈仁本宜壽勤約自成風大府寧居久名邦賜沐雄共傳生子福仍指讀書功

又

早歲參戎幙開門對粉牆初聞寂兄弟共羨好姑章

一別飛騰速全歸福祿長遺芳在子舍它日望巖廊

題李公麟山莊圖二十首并叙

伯時作龍眠山莊圖由建德館至垂雲沜著録者十六處自西而東凡數里巖崿隱見泉源相屬山行者路窮於此道南溪山清深秀峙可存者有四日勝金巖寶華巖陳彭漈鵲源以其不可緒見也故特著於後子瞻既爲之記又屬轍賦小詩凡二十章以繼摩詰輞川之作云

建德館

龍眠渌淨中微吟作雲雨幽人建德居知是清風主

墨禪堂

此心初無住每與物皆禪如何一丸墨舒卷化山川

華嚴堂

佛口如瀾翻初無一正定畫作正定看於何是佛性

雲薌閣

清溪便種稻秋晚連雲熟不待見新舂西風薌自足

發真塢

山開稍有路水放亦成川游人得所息真意方澹然

薌茅館

山居少華麗牽茅結淨屋此間不受塵幽人亦新沐

瓔珞巖

泉流逢石缺脉散成寶網水神瓔珞看山是如來想

棲雲室

石室空無主浮雲自去來人間春雨足歸意帶雷風

秘全庵

世道自破碎全理未嘗遺溪山亦何有求覺平日非

延華洞

共恨春不長逡巡就搖落一見洞中天真知世間惡

漆元谷

石門日不下潭鏡月長臨細細溪風渡相看識此心

雨花巖

巖花不可攀翔墜久未墮忽下幽人前知子觀空坐

泠泠谷

層崖落飛泉微風泛喬水坐遺谷中人家家有琴筑

玉龍峽

白龍晝飲潭脩尾掛石壁幽人欲下看雨雹晴相射

觀音巖

倚崖開翠屏臨潭置苔石有所獨無人君心得未得

𤇾雲洑

木見𤇾雲洑其如歸與何路窮雙足熱為我洗磐陀

勝金巖

置馬步巖間巖前得平地脊蔬取行籠粗飽有餘味

寶華巖

園圃寶華巖重重蔭琢木歸來得商䇿試衛溪邊緑

陳彭漈

蒼壁立精鐵縣泉瀉天紳山行見已久指與未來人

鵲源

溪深龜魚驕石瘦椿楠勁借予木蘭船寬我芒鞋病

（四時首見伯時所畫）

將使契丹九日對酒懷子瞻兄并示坐中

黄華已向初旬見白酒相携九日嘗更少一枝心自覺舂同斗粟味終長蘭生庭下香時起玉在人前坐亦涼千里使胡須百日定將中子治書囊

題王詵都尉設色山卷後

還君横卷空長歎問我何年便退休欲借巖阿著茅屋還當溪口泊漁舟經心蜀道雲生足上馬胡天雪滿裘萬里還朝徑歸去江湖浩蕩一輕鷗

次韻子瞻相送使胡

𥬇胡沙試此身青羅便面紫紗巾擁爐代北隨飛鴈頓足江東有卧麟欺酒壺氷將送臘照溪梅蕚定先春漢家五餌今方驗更愧當年歎息人

歐陽文忠公夫人挽詞二首

先生才蓋世家事少經心流落初相偶委地志益深功名入圖史文字刻璆琳有助知由内騶虞欲重吟

又

好禮忘耆老持家歷盛衰謹嚴終致一貧富各從宜晚歲仍聞道臨終竟不疑外人傳一二猶得載銘詩

歐陽伯和仲純挽詞二首

之人纏蚤病對客每清言不信疾為累要稱學有原蓮蔭視名器果蓏指乾坤長短何須問傳家已抱孫

又

仲氏氣無前為文思湧泉飄然落筆地時出疾邪篇純幹要經雪驊騮待著鞭淒凉悲故客不及見華顛

奉使契丹二十八首

次莫州通判劉涇韻二首

北國亦知岐有夷何嘗烽火報驚危擁爐絶漠聞嘉語緩帶臨邊出好詩約我一樽迎嗣歲待君三館已多時從今無事唯須飲文字聲名人自知

平世功名路甚夷不勞談說更騎危早年拭目看成賦近日收心聞琢詩古錦屢聞新得句弊貂方競苦寒時雨還欲向春風飲塞柳凋枯恐未知

贈知雄州王崇拯二首

趙北燕南古戰場何年千里作方塘煙波坐覺胡塵遠皮幣遙知國計長勝處舊聞荷覆水此行猶及蟹經霜使君約我南來飲人日河橋柳正黃（壬辰使回以人日還至雄州）

城裏都無一寸閑城頭野水四汗漫興君但對湖光飲久病偏須酒令寬何氏溝塍布棋局李君智略走

珠槃應存父老猶能說有意功名未必難

贈右番趙侍郎

霜須顧我十年兄朔漠陪公萬里行驕馬貂裘寒自煖連牀龜息夜無聲同心便可忘苛禮異類猶應服至誠行役雖勞思應少會看榮棗及春生

古北口道中呈同事二首（前一首呈趙侍郎一首呈王副使）

獨卧繩牀已七年往來殊復少縈纏心游幽闕鳥飛處身在中原山盡邊梁市朝回塵滿馬蜀江春近水浮天枉將眼界疑心界不見中宵氣浩然

笑語相從正四人不須嗟歎久離羣及春煮菜過邊郡賜火煎茶約細君日暖山蹊冬未雪寒生胡月夜無雲明朝對飲思鄉嶺夷漢封疆自此分

絕句二首

亂山環合疑無路小徑縈回長傍溪髣髴夢中尋蜀道興州東谷鳳州西

日色映山才到地雪花鋪草不曾消晴寒不及陰寒重覺饑猶存未著貂

過楊無敵廟

行祠寂寞寄關門野草猶知避血痕一敗可憐非戰罪大剛嗟獨畏人言馳驅本為中原用嘗享能令異

域尊我欲比君周子隱誅彤聊足慰忠冤

燕山

燕山如長蛇千里限夷漢首銜西山麓尾掛東海岸中開哆箕畢末路牽一線卻顧汝漠平南來獨飛鴈居民異風氣自古習耕戰上論召公奭禮樂比姬旦次稱望諸君術略亞孫管子丹號無策亦數游俠冠割棄何人斯腥臊久不滌哀哉漢唐餘左衽今已半玉帛非足云子女罹蹈踐區區用戎索久爾縻郡縣從來帝王師要在侮亡亂攻堅甚攻玉乘瑕易冰泮中原但常治敵勢要自變會當挽天河洗此生齒萬

趙君偶以微恙乘駝車而行戲贈二絶句

鄉國知公未可風雙駝借與兩輪紅他年出塞三千騎卧畫輜車也要公

高屋寬箱虎豹裀相逢燕市不相親忽聞中有京華語驚喜開簾笑殺人

會仙館二絶句

北嶂南屏恰四周西山微缺放溪流胡人置酒留連客頗識峯巒是勝游

嶺上西行雙石人臨溪照水久逡巡低頭似愧南來使居處雖高巳失身

出山

燕疆不過古北闕連山漸少多平田奚人自作草屋住契丹駢車依水泉橐駝羊馬散川谷草枯水盡時一遷漢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漸變存語言力耕分獲世為客賦役希少聊偷安漢奚單弱契丹橫目視漢使心淒然石瑭竊位不傳子遺患燕薊逾百年仰傾呼天問何罪自恨遠徂從祿山（此諸燕人語也）

奚君（館中）

奚君五畝宅封戸一成田故壘開都邑遺民雜漢編不知臣僕賤漫喜殺生權燕俗嗟猶在婚姻未許連

惠州（傳聞南朝逃叛者多在其間）

孫城千室閉重闉蒼莽平川絶四鄰漢使塵來空極日沙場雪盡欲無春羞歸應有李都尉念舊可憐徐舍人會逐單于渭橋下歡呼齊拜屬車塵

神水館寄子瞻兄四絶（十一月二十八日是日大風）

少年病肺不禁寒命出中朝敢避難莫倚皂貂欺朔雪更催靈火煮鉛丹（[illegible]）

夜雨從來相對眠茲行萬里隔胡天試依北斗看南斗始覺吳山在目前

誰將家集過幽都逢見胡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卧江湖

虜廷一意向中原言語綢繆禮亦虔顧我何功慚陸賈橐裝聊復助歸田

木葉山

奚田可耕鑿遼土直沙漠蓬棘不復生條幹何由作茲山亦沙阜短短見叢薄冰霜葉墮盡鳥獸紛無託乾坤信廣大一氣均美惡胡為獨窮陋意似鄙夷落民生亦復爾詬汙不知作君看齊魯間桑柘皆沃若麥秋載萬箱蠶老簇千箔餘粱及狗彘衣被遍城郭天工本何心地力不能博遂令堯舜人獨不施禮樂

虜帳

虜帳冬住沙陁中索羊織葦稱行宮從官星散依冢阜氈廬窟室欺霜風春梁煮雪安得飽擊兔射鹿夸強雄朝廷經略窮海宇歲遣繒絮消頑凶我來致命適寒苦積雪向日堅不融聯翩歲旦有來使屈指已復過奚封禮成即日卷廬帳釣魚射鵝滄海東秋山既罷復來此往返歲歲如旋蓬彎弓射獵本天性拱手朝會愁心胷甘心五餌墮吾術勢類畜馬游樊籠祥符聖人會天意至今燕趙常耕農爾曾飲食自謂得豈識圖霸光和戎

十日南歸馬上口占呈同事

南轅初喜去龍庭入塞猶須閱月行漢馬亦知歸意速朝暘已作故人迎經冬舞雪長相避屈指新春旋復生想見雄州饋生菜菜盤酪粥任縱橫

傷足

少年謬聞道直往寡所疑不知避險巇造次逢顛危中歲飽憂患進退每自持長存鄙夫計未免達士嗤前日使胡罷晝夜心南馳中塗氷塞川滉漾無津涯僕夫執轡前我心志止之馬眩足不禁拉然卧中坻異域非所息據鞍幾不支昔嘗誦楞嚴聞有乞食師行乞遭毒刺痛劇侵肝脾念覺雖覺痛無痛痛覺知念極良有見遂與凡夫辭我今亦悟此先佛豈見欺但爾不即證欲往常遲遲咄哉後來心當與初心期

春日寄內

春到燕山氷亦消歸驂迎日喜嫖姚久行胡地生華髮初試東風脫弊貂插髻小幡應正爾點盤生菜為誰挑附書勤掃東園雪到日青梅未滿條

渡桑乾

北渡桑乾氷欲結心畏穹廬三尺雪南渡桑乾風始和氷開易水應生波穹廬雪落我未到到時堅白如

磐陁會同出入凡十日腥羶酸薄不可食羊脩乳粥差便人風隧沙場不宜客相攜走馬渡桑乾旌旆一返無由還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年年相送桑乾上欲話白溝一惆悵

送文太師致仕還洛三首

國老無心豈為身五年朝謁慰簪紳元臣事業通三世舊將威名服四鄰適閱後生真有道欲談前事恐無人比公惟有凌雲檜歲歲何妨雨露新

齊魯元勳古太師寂寥千載恐無之昔歸變縮經邦手後起還當問道時入謁何曾須扶侍到家依舊擁

旎麾孔公靈壽固應在秋晚香山訪佛祠

西都風物漢唐餘天作溪山養退居盈尺好花扶几杖拂天脩竹倚庭除白頭伴侶誰徜徉率意壺殘夕已踈公昔與司馬公同居洛下常與諸老爲真率之會酒肴果蔬隨有而具我欲試求三畝宅從公它日賦歸歟先人昔游洛中有小築之意不肯常欲成就先志顧耳未

李公麟陽關圖二絶

百年摩詰陽關語三疊嘉榮意外聲誰遣伯時開縞素蕭條邊思坐中生

西出陽關萬里行彎弓走馬自忘生不堪未別一盃

酒長聽佳人泣渭城

學士院端午帖子二十七首

皇帝閤六首

溽暑避華構清風迎早朝楓槐爲自舞冰雪晚初消

又

南訛初應曆五日未生陰靈藥收農録薰風拂舜琴

又

皇心本東曠一氣自炎凉不廢荆吳舊民風見未央

又

九門已散萊醫藥百辟初頒凌室冰飲食祈君千萬壽良辰更上辟兵繒

兩逕麥粒尤堅好日麗蠶絲轉細長入夏民間初觧偃宮中特舉萬年觴

汴上初無招屈亭沅湘近在國南垧太官漫解供新糉諫列猶應記獨醒

太皇太后閤六首

決獄初迎兩開倉旋取陳青黃今接夏飢疫免憂春

又

簾密風時度宮深日倍長紵羅隨節賜黍麥趁新嘗

又

執熱寧忘濯清心自釋煩東朝聞好語畏日解餘暄

又

出磨玉塵除舊廩捧箱絲縷看新絲一年豐樂今將半兩殿歡聲外得知

舟楫喧呼招屈處會魚鼓舞放生中百官却拜皋羨賜函去方知舜有功

王殿清虛過暑天草廬煩促念民編外家近許遷新宅不遣司農費一錢

皇太后閤六首

壽康朝謁番長信燕閑多不有圖書樂其如晝漏何

又
玉宇宜朱憂壺水生晚涼深心念行賜清夜又焚香
又
蠶宮罷採擷㬎室獻朱黃翁呷霜統動關班綵縷長
又
六宮無事著嬉游百藥初成及早收菖歜還蓋十二
節椿年自占入千秋
又
萬壽仍縈長命縷虛心不著赤靈符民間風俗疑當
共天上清高定爾無
楊子江心瀉鏡龍波如細縠不搖風宮中驚捧秋天

月長照人心助至公
皇太妃閤五首
曉起鐘猶凝朝回露欲乾逡巡下清蹕委曲問平安
又
壓旌出塞漿敲冰簇畫堂人間正祥暑天上絕清涼
又
九夏清齋奉至尊消除癘疫去無痕太醫爭獻天師
艾瑞霧長縈堯母門
又
紈扇新裁冰雪餘清風不隔縠羅疎飛昇漫寫秦公
子樂謝應憐漢婕妤

渺渺金河入禁垣漸臺雨過碧波翻共傳太液龍舟
穩不似南方競渡喧
夫人閤四首
脩廈欺晴日重簾度細風羣仙不煩促長在廣寒宮
又
尋芳空茂木鬬草得幽蘭歌舞織絺倦嬉游玉佩珊
又
新煑青鈞稻米香旋抽獨繭薄羅光剩堆雕俎添崖
蜜爭作輕衫薦壽觴
御溝遶殿細無聲飛灑彤墀曉氣清開到石榴花欲

晝陰陰高柳一蟬鳴
次韻門下劉侍郎直宿寄蘇左丞
雷雨連年起卧龍欻然臺閣有清風一時畫諾雖云
舊此日都俞本自公松竹經霜俱不改塤篪共再固
非同一篇和東西府六律更成十二宮
次韻張耒學士病中二首
一卧憐君三十朝呼醫仍苦禁城遙靈根自逐新陽
發病枿從經野火燒勿樂未須尋麯糵饔空誰與典
絺蕉何時匹馬隨街鼓睡起頻驚髀肉消
塵垢汙人朝復朝病中吟嘯夜方遙長空鴈過疑相

苔處幌螢飛坐恐燒稍覺新霜試松竹未應寒雨敗梧蕉從來百鍊身如劍火滅重磨未遽銷

次韻張君病起二首

壯年得疾勢能支不廢霜鬢左手持漸喜一杯晉好客未應五斗似當時口中舌在時聞句雪裏心安不問師去卧淮陽從病守功名他日許君期

老去生經廢不行鏡中白髮見空驚解將中氣通枯指易甚新陽發舊莖一悟少年難久恃不妨多病却長生文章繆忝推前輩服食從來亦強名

欒城集卷第十六

欒城集卷第十七

賦八首

巫山賦

過瞿唐之長江兮覩巫山之崔峨雲孤興其勃勃兮北風慨其揚波山嶔崟而直上兮越至神女之所家峯連屬以十二兮其九可見而三不知蹊遂蕪滅而不可陟兮玄猿黃鵠四顧而鳴悲覽松栢之青青兮紛其若江上之菰蒲維其大之不可知兮有棲雲之脩柯蔓草蒙茸以下翳兮飛泉潔清而無沙亭亭孤峯其下蔾木交錯而不明兮若有美人慘然而長嗟歛手危立以右顧兮舒目遠望怳然而有所懷巇峨巇其有禮兮盛服寂寞而無譁臨萬仞之絕嶮兮獨立千載而不下顛追懷楚襄之放意肆志兮泝江千里而遠來離國去俗兮徘徊而不能歸悲神女之不可以朝求而夕見兮想遊步之逶遲築陽臺於江干兮相氛氣之參差惟神女之不可以求得兮此其所以為神滋洋洋其無心兮豈其猶有懷乎世之人朝雲蔚其長興兮暮雨紛以下注變化倏忽不可測兮俄為鳥而騰去忽然而為人兮佩王鏘以琅琅愛江流之清波兮安燕處乎高唐彼蛟龍之多智兮尚不

可執以罝罦高丘深其蒼蒼兮恍誰識其有無

屈原廟賦

凄凉兮稱歸寂寞兮屈氏楚之孫兮原之子伉直遠兮復誰似宛有廟兮江之浦予來斯兮酌以酹吁嗟神兮生何喜九疑陰兮湘之涘鼓桂楫兮蘭爲舟橫中流兮風鳴厲忽自溺兮驚何求野莽莽兮舜之丘舜之猶兮繚九周中有長蛇兮可駕以遊採玉以爲輪兮斲冰以爲之輈伯翳俯以御馬兮臯陶爲予驂乘憯然愍子之強死兮泫然涕下而不禁道予以登夫重丘兮紛古人其若林悟伯夷以太息兮焦衍爲

予而歔欷古固有是兮予又何怪乎當今獨有謂子之不然兮夫豈柳下之展禽彼其所處之不同兮又安可以謗予抱關而擊柝兮余豈責以必死宗國鄖而不救兮夫予舍是安去予將質以重華兮蹇將語而出涕予豈如彼婦兮夫不仁而出訴慘默默予何言兮使重華之自爲處予惟樂夫揖讓兮坦平夷而無憂朝而從之遊兮顧予使予昌言出而無忌兮暮還寢而燕安嗟平生之所好兮既死而後能然彼鄉之人兮孰知予此歡忽反顧以千載兮喟故宮之頹垣

缸硯賦并敘

先蜀之老有姓滕者能以藥煮瓦石使軟可割如土嘗以破釀酒缸爲硯極美蜀人往往得之以爲異物余兄子瞻嘗遊益州有以其一遺之子瞻以授余因爲之賦

有物於此首枕而足履大腹而大臍杯首而箕制其壽百年骨肉破碎而獨化爲是其始也生乎黃泥之中其成也出乎烈火之下尾銳而腹皤長頸而巨口餔糟啜酒終日醉飽外堅中虛膚密理解偶與物鬬脅漏內槁棄於路隅瓦礫所汝忽然逢人藥石包裹

不我謂瑕冶以鼎鼐烹煎不辭斧鑿見剖一爲我形沃我以水汙我以煤處我以几予既博物之識已否客曰嗟夫物之成也則必固有毁也邪物之毁也則又不可謂棄也邪既成而毁者悲其棄也既棄而復用者又悲其用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以予觀之昔子則非開口而受濡染辛含酸而不得守子之性者邪今子則非坦腹而受汙糢糊彌漫而不得保子之正者邪且其飲子以水也不若飲子以酒以物汙子也不若使子自保子果以此自悲也則亦不見夫諸毛之捽拔諸楮之爛靡殺身自薦求效於此吐詞如

雲傳示萬里予不自喜而欲其故則吾亦謂予惡名
而喜利棄溪而訾義終身陷溺而不知止者可足悲
矣

登真興寺樓賦

季夏六月子瞻與張戸曹琥同遊真興寺晩登寺
後重閣南望連山如畫山前有白鷺十數沓沓飛
去東南望五丈原原上有白雲如覆釜慨然思孔
明之遺迹作書與轍曰可以賦此賦曰

涉六月之徂暑兮遡秦川而遠望援馮高而蘧蘧兮
日將海乎西方牛羊相從而下來兮孤煙特起於蒼

茫南望連山之參差兮奔走相屬而騰驤禁業峨其
雄高兮惟太白與終南林阜蔚以扶拱兮浩合沓而
穰穰若羣馬之相追逐兮忽鬱怒而狂章駢交首以
磨頸兮紛絶馳於四方日將入而山陰兮天黝黝而
芒茫淡平雲之凝碧兮白鷺歸以翱翔裊裊其彌遠
兮聲斷絶而復揚眇將没而猶見兮飄若仙人之不
可望職羣歸於何所兮徂南澗之泱泱回東望夫脩
隆兮隱高原曰五丈思古人而不可見兮涕横流以
浪浪雲坱軋其不起兮若覆釜而在上嗟一日之所
見兮蓋千變以異狀忽已去而莫執兮夫豈勝乎追
想強馳詞於千里兮增異日之惆悵維古事之亦然
兮偶一世之所向非有意於求慕兮徒今世之追賞
雖孔明其何益於五丈兮使無原其忘亮覽川原而
思古兮悅亡者之遺韻

超然臺賦并叙

子瞻既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
求為東州守既得請高密其地介於淮海之間風
俗朴陋四方賓客不至受命之歳承大旱之餘孽
驅除蝗蝝逐捕盜賊廪卹飢饉日不遑給幾年而
後少安顧居處隱陋無以自放乃因其城上之廢

臺而增葺之日與其僚覽其山川而樂之以告轍
曰此將何以名之轍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
知林耕者知原漁者知澤安於其所而已其樂不
相及也而臺則盡之天下之士奔走於是非之場
浮沉於榮辱之海囂然盡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
而達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於物故邪老
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嘗試以超然命之可乎
因為之賦以告曰

東海之濱日氣所先觴高臺之陵空兮溢晨景之絜
鮮幸氛翳之收霽兮逮朋友之燕閒舒堙鬱以延望

兮放遂目於山川設金罍與玉斝兮清醪潔其如泉奏絲竹之憤怒兮聲激越而眇綿下仰望而不聞兮微風過而激天曾陟降之幾何兮棄溷濁乎人間倚軒楹以長嘯兮使輕舉而飛翻極千里於一瞬兮寄無盡於雲煙前陵阜之洶湧兮後平野之渺漫喬木蔚其蓁蓁兮興亡忽乎滿前懷故國於天末兮限東西之險艱飛鴻往而莫及兮落日耿其夕躔嗟人生之漂搖兮寄流枿於海壖苟所遇而皆得兮遑既擇而後安彼世俗之私已兮每自予於曲全中變潰而失故兮有驚悼而汍瀾誠達觀之無不可兮又何有

於憂患顧遊宦之迫隘兮常勤苦以終年盍求樂於一醉兮滅膏火之焚煎雖晝日其猶未足兮俟明月乎林端紛既醉而相命兮霜凝磴而跰蹮馬躑躅而號鳴兮左右翼而不能鞍各雲散於城邑兮徂清夜之既闌惟所往而樂易兮此其所以爲超然者邪

服茯苓賦并叙

余少而多病夏則脾不勝食秋則肺不勝寒治肺則病脾治脾則病肺平居服藥殆不復能愈年三十有二官於宛丘或憐而受之以道士服氣法行之朞年二疾良愈蓋自是始有意養生之說晚讀抱朴子書言服氣與草木之藥皆不能致長生古神仙眞人皆服金丹以爲草木之性埋之則腐煑之則爛燒之則焦不能自生而况能生人乎余既汩沒世俗意金丹不可得也則試求之草木之類寒暑不能移歲月不能敗者惟松栢爲然古書言松脂流入地下爲茯苓茯苓又千歲則爲琥珀雖非金石而其能自完也亦久矣於是求之名山幸而淪之去其脉絡而取其精華庶幾可以固形養氣延年而却老者因爲之賦以道之詞曰

春而榮夏而茂憔悴乎風霜之前摧折乎氷雪之後閱寒暑以同化委糞壤而蕪朽兹固百草之微細與

衆木之凡陋雖復效骨革於刀几盡性命於杵臼解急難於俄頃破奇邪於邂逅然皆受命淺薄與時變遷朝菌無日蟪蛄無年苟自救之不暇矧他人之足延乃欲擷根莖之幺末假臭味以登仙是猶託疲牛於千里駕鳴鳩而升天則亦辛勤於澗谷之底槁死於峯崖之顛顧桑榆以竊歎意神仙之不然者矣若夫南澗之松拔地千尺皮厚犀兕心堅鐵石鬚髮不改蒼然獨立流膏液於黃泉乘陰陽而固結象鳥獸之蹲伏類黿鼉之閑蟄外黝黑以鱗皺中絜白而純

客上灌莽之不犯下螻蟻之莫賊經歷千歲化為琥珀受雨露以彌堅與日月而終畢故能安息龜而定心志却五味與穀粒追赤松於古上以百歲為一息顏如處子綠髮方目神止氣定浮遊自得然後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夫無窮夫又何求而何食

墨竹賦

與可以墨為竹視之良竹也客見而驚焉曰今夫受命於天賦刑於地涵濡雨露振蕩風氣春而萌芽夏而解弛散柯布華凌冬而遂性剛絜而疎直姿嬋娟以閑媚涉寒暑之徂變傲冰雪之凌厲均一氣於草

木嗟壤同而性異信物生之自然雖造化其能使今子研青松之煤運脫兔之毫睥睨牆堵振灑繒綃須臾而成鬱乎蕭騷曲直橫斜穠纖庳高竊造物之潛思賦生意於崇朝子豈誠有道者耶與可聽然而笑曰夫予之所好者道也放乎竹矣始予隱乎崇山之陽廬乎脩竹之林視聽漠然無槩乎予心朝與竹乎為游莫與竹乎為朋飲食乎竹間偃息乎竹陰觀竹之變也多矣若夫風止雨霽山空日出猗猗其長森乎滿谷葉如翠羽筠如蒼玉澹乎自持淒兮欲滴蟬鳴鳥噪人響寂歷忽依風而長嘯眇掩冉以終日笋含籜而將墜根得土而橫逸絕澗谷而蔓延散子孫乎千畝至若藂薄之餘斤斧所施山石犖埆荆棘生之蹇將抽而莫達紛既折而猶持氣雖傷而益壯身以病而增奇淒風號怒乎隙穴飛雪凝沍乎陂池悲眾木之無賴雖百圍而莫支猶復蒼然於既寒之後凜乎無可憐之姿追松栢以自偶竊仁人之所為此則竹之所以為竹也始也余見而悅之今也悅之而不自知也忽乎忘筆之在手與紙之在前勃然而興而脩竹森然雖天造之無朕亦何以異於茲焉客曰蓋予聞之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

者也而讀書者與之萬物一理也其所從為之者異爾況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耶與可曰唯唯

樓賦黃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于濟南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適為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鍾畜土石積芻茭完窒隙穴以為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有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雨晝夜不止子瞻衣製屨廬

於城上調急夫發禁卒以從事令民無得竊出避
水以身帥之與城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潰方水
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冢墓老弱蔽川而
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於丘陵林木之上子
瞻使習水者浮舟楫載糗餌以濟之得脫者無數
水既涸朝廷方塞澶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
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
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復至
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即城之
東門爲大樓焉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

成之轍方從事於宋將登黃樓覽觀山川弔水之
遺迹乃作黃樓之賦其詞曰

子瞻與客遊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
殆哉在漢元光河決瓠子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
受害二十餘歲下者爲汙澤上者爲沮洳民爲魚鼈
郡縣無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東方哀民之無辜流
死不藏使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之
嗟惟此邪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
包原隰而爲一窺吾墉之摧敗呂梁齟齬橫絕乎其前
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以爲
海舞魚龍於隍壑閱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
鞞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救分閭閻之橫潰幸冬日
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棲流枿於喬木遺枯蚌於水
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裳
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飲酣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
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爲樂也必
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憑茲樓而四顧覽天
宇之宏大繚青山以爲城引長河而爲帶平皋衍其
如席桑麻蔚乎旆旆畫阡陌之從橫分園廬之向背
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微雲霮䨴

山川開闔蒼茫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皆馳羣
石傾奔絕流而西百步湧波舟楫紛披魚鼈顛沛沒
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爲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佛
之峯巋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翱翔嵬峨相重激水
既平渺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爲
玦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群往白鳥孤
沒橫煙澹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湠漫古汴入焉
匯爲濤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
聯絡城隅送夕陽之西盡導明月之東出金鉦湧於
青嶂陰氛爲之辟易窺人寰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

激飛楹而入戶使人體寒而戰慄息洶洶於羣動聽川流之蕩潏可以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戊後則光弼建封戰馬成羣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樓舞女歌童勢窮力竭化爲虛空山高水深草生故墟蓋將問其遺老旣已灰滅而無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旣逝閔河決於疇昔知變化之無在付杯酒以終日於是衆客釋然而笑頹然就醉河傾月墮攜扶而出

欒城集卷第十七

欒城集卷第十八

辭五首

御風辭題鄭州列子祠

子列子行御風風起蓬蓬朝發於東海之上夕散於西海之中其徐泠然其怒勃然衝擊隙穴震蕩宇宙披拂草木奮厲江海強者必折弱者必從俄而休息天地肅然塵埃皆盡欲執而視之不可得也蓋歸於空今夫子晝無以食夜無以寢鄰里怨之弟子疑之則亦鄭東野之窮人也然而徐行不見徒步疾行不見車馬與風皆逝與風皆止旬有五日而後反此亦何功也哉子列子曰嘻子獨不見夫衆人乎貧者葦蒲以爲屨斷栟以爲屐富者伐檀以爲輻桊駟以爲服因物之自然以致千里此與吾初無異也而何謂不同乎苟非其理屨屐足以折趾車馬足以毀體萬物皆不可御也而何獨風乎昔吾處乎蓬蓽之間止如枯株動如槁葉居無所留而往無所從也有風瑟然拂吾廬而上攝衣從之一高一下一西一東前有飛鳶後有遊鴻雲行如川奕奕溶溶陰陽變化顛倒橫從不眎海嶽晃蕩青紅蓋雜陳於吾前者不可勝窮也而吾方黜聰明遺心智足不知所履手不知所

馮濟乎與風爲一故風不知有我而吾不知有風也蓋兩無所有譬如風中之飛蓬耳超然而上薄乎雲霄而不以爲喜也拉然而下隕乎坎井而以爲凶也夫是以風可得而御矣今子以子爲我立乎大風之隧凜乎恐其不能勝也蹙乎恐其不能容也手將執而晉之足將騰而蹴之目眩耀而憂墜耳洶湧而知畏紛然自營子不自安而風始不安子躬矣子輕如鴻毛彼將以爲千石之鍾子細如一指彼將以爲十仞之墉非傾而覆之拔而投之不厭也況欲與之逍遥翱翔放於大空乎子雖蹈后土而倚嵩華亦將有

時而窮矣古之至人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熱苟爲無心物莫吾攻也而獨疑於風乎於是客起而歎曰廣矣大矣子之道也吾未能充之矣風未可乘姑乘傳而東乎

上清辭宮在太白山用手體作

帝蕩蕩其無尊兮居深高乎九關顧后土之茫昧兮若世人之觀天雲冥冥其無見兮曰其下維神姦山重深而海廣兮憂百鬼之傷人屬神媼以九土兮畀海若以九川時節降以督視兮下斗鬼之神君吁嗟君兮吾不可得而訊也盾使我待之人兮其使我以爲神也朝求兮山顛夕釆兮淵涘取荷華兮菱實拾芳蘭兮白芷鹿伎伎兮來置魚揖揖兮趨餌秋風高而稻熟兮寒泉冽其清此爲酒醴以跪酌兮斷白茅而爲委嗟天上其何食兮畏神君之不吾以進弃息以觴恪兮退俯傴而仰俟爲善得福兮畀惡以死恐懼受賜兮息傲獲罪玉食有不享兮會潢汙蘋蘩之不棄謂神君之不可知兮何好惡之吾似跨脩龍之百尋兮騰怒髮而上指從千騎之飄忽兮拂長劒其天倚殞星殃於太極兮霍雲散而風靡還秘殿之清深兮目流電其不可仰視望威神而股栗兮知其中

之人耳致吾有以薦誠兮庶其可得而祀也

楊樂道龍圖哀辭并敘

嘉祐五年三月轍始以選人至流內銓是時楊公樂道以天章閣待制調銓之官吏見予於稠人中曰聞予求舉直言君必無人敢爲得備數轍曰唯既而至其家一見坐語如舊相識明年予登制科公以諫官爲考官秘閣又明年四月公薨方其病也予見於其寢漠然無言曰死矣將以寂滅爲樂蓋予之識公始三歲矣三歲之中不過數十見公齒甚長予甚少公已貴予方貧賤見之輒歡樂笑

語終日不厭釋然忘其老且貴也相與痛惜其不幸而予又竊有以私懷之公本河東人家世將家有功於國公始以文詞得官其後將兵南方與蠻戰亦有功其爲將能與士卒均勞苦飲食比其最下者而軍行常處其先以此得其死力常學李靖兵法知其出入變化之節其稱曰今之人才不及古人多將輙爲所昏惛於南方以數千卒自試自度可以復益數千人而不亂然公之與人謹畏循循無所近乎居遇小事若不能次人皆怪其能將以破賊疑其無以處之不知其中

有甚勇者人不及也蓋其謹畏循循者所以爲勇而人莫知之卒時年五十有六素病瘦甚羸然平居讀書勤苦過於少年好爲詩喜大書皆可愛有子一人生始二歲將卒名之曰祖仁既卒家無遺財以故衣斂仰於官及其友人以葬以充養其家將以七月葬于洛陽五月其家以其柩歸作哀辭以遺其紼者歌之辭曰

嗟夫楊公歸來兮洛之上其土厚且温生年五十六有子以祭兮何慕而不若人天子憐爾贈金孔多兮家可以不貧乎生不爲懸死而有遺愛兮雖亡則存家本將家有功而不墜兮配祖以孫爲人至此非有不足兮可以無憾而人爲悲辛嗟夫楊公歸來兮家有弱子侍爾神

劉凝之屯田哀辭并叙

元豐三年九月辛未廬山隱居劉凝之卒于山之陽其孫格書來赴曰君昔知吾兄既又識吾父今不幸至於大故其爲詩使挽者歌之以厚其葬十月乙酉葬于清泉鄉書不時至緩不及事乃哭而爲之辭始予自蜀遊京師識凝之長子恕道原博學強識能通三墳五典春秋戰國歷代史記下至

五代分裂皆能言其治亂得失紀其歲月辨其氏族而正其同異上下數千歲如指諸左右其爲人剛中少容是是非非未嘗以語假人人多疾之翰林學士司馬公方受詔紬書東觀以君爲屬公以直名當世而君尤甚雖公亦嚴憚之士知君者曰君非偶然君父凝之始以剛直不容於世俗棄官而歸老於廬山二十年矣君亦非父於此者也既而君得請以歸養其親三年得疾不起今年春予以罪謫高安過君之廬傷君之不復見拜凝之於牀下其容睟然以温其言肅然以厲環堵蕭然饘

粥以爲食而遊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慼慼之意凜乎其非今世之士也然予之見凝之始得道士法卻五穀茭褰以爲食氣清而色和及其沒也晨起衣冠言語如平時無疾而終予然後知君父子皆有道者然道原一斥不用遂仕而不能返凝之隱居絕俗三十餘年神益彊氣益堅盡其天年物莫能傷其清則同而其擴達自遂道原不及也辭曰

伯夷之清百世而一人兮其生也薇以爲食餓死於首陽世之士謂清不可爲兮計較得失以和爲臧信和之可以浮沉而自免兮彼爲和者何三黜之皇皇

曰爲道者不與命謀兮非和實得非清實喪若凝之爲父與原之爲子兮絜廉不橈氷清而玉剛如世之言當皆折兮原何獨短凝何獨長要長短之不可以命人兮適天命之不可常惟溷濁之不可居而狷絜之難久兮吾將與凝乎同鄉

鮮于子駿諫議哀辭 并敘

中山鮮于子駿弱冠而仕老而不得志買田於陽翟蓋將終焉元祐元年始召爲諫議大夫朝廷以得人相慶而子駿亦不敢以老爲辭意將有所建焉居數月得足疾不能造朝即自引去得請淮陽未幾以不起聞士之識與不識皆爲之出涕夫死生得喪非子駿之憂而有志不獲爲可悲也子駿於書無所不讀而善屬文晚節爲楚詞得古之遺思其文與蜀郡文與可相上下與可沒將十年而子駿亡蜀人皆悲思之其子頡求予爲挽歌作楚辭以授之以爲子駿之意也

登嵩高兮捫天涉清潁兮波瀾中休息兮故韓有美人兮來居曳佩玉兮長裾內諒直兮外脩車還軫兮莫予留築室兮疏流植榦兮蒔芳雪積兮中谷曰予俟兮春暘春風至兮百鳥鳴升高禾兮雨亦時鳴一

再兮驚人時不予兮徂征美人兮駕長離來逡巡兮往奔馳命不可兮柰何號帝閽兮訴予予騫木蘭兮茹紫芝予飲石泉兮濯流波不妄食兮裴回莫之飽兮不飢游於斯兮伏斯命有盡兮孰遠心不滅兮亭亭倚嵩少兮長歌

詩二首

太白山祈雨詞 同子瞻作

田漫漫耕耙耙拔陳草生九穀人功盡雨則還苗不穗莘不米哀將飢兮

山巖巖鎮南西嗟我民匪神依伐山木藝稷黍求既

多訴不已猶我許兮
山爲灰石爲炭水泉沸百草爛神子我旱奄之孰爲
是驕不威尚可弛兮
雷馬空雨騰淵誅孽妖反豐年顧千里瞬三日神在
堂龍爲役是何惜兮
雨既止百穀復築場壞治囷簏爲酒醴伐豚羔舞長
袖擊鳴鼉匪以報兮

舜泉詩并叙

始余在京師遊宦貧困思歸而不能聞濟南多甘泉流水被道蒲魚之利與東南比東方之人多稱

之會其郡從事闕求而得之既至大旱幾歲赤地千里渠存而水亡問之其人曰城南舜祠有二泉今竭矣越明年夏雖雨而泉不作人相與驚曰舜其不復享耶又明年夏大雨霖麥禾薦登泉始復發民驩曰舜其尚顧我哉泉之始發瀦爲二池釃爲石渠自東南流於西北無不被焉灌濯播灑蒲蓮魚鱉其利滋大因爲詩使祠者歌之詩曰

歷山嵔嵔虞舜宅焉虞舜徂矣其神在天其德在人
其物在泉神不可親德用不知有冽斯泉下民是祗
泉流無疆有本我思源發于山施于北河播于中逵
匯爲澄波有鼈與魚有芰與荷蘊毒是洩汙濁以流
埃壒消亡風火滅收藪木敷榮勞者所休誰爲旱災
靡物不傷天地耗竭泉亦淪亡民咸不寧曰不享耶
時雨既澍百穀既登有流泫然彌坎而升瀟洫滿盈
鰕黽沸騰匪泉實來帝實碩余執其羔豚蘋藻是菹
帝今在堂泉復如初

銘二首

彭城漢祖廟試劒石銘

漢高皇帝廟有石高三尺六寸中裂如破竹不盡者寸父老曰此帝試劒石也熙寧十年蜀人蘇軾

爲彭城守弟轍實從入廟觀石而爲之銘曰

維漢之興三代無有提劒一呼豪傑奔走厥初自試
山石爲剖夜斷長蛇旦泣神母指麾東西泰項授首
歙然三尺一夫之偶大人將之山嶽頹仆用巨物靈
不復凡手武庫焚蕩帝命下取矗然斯石不尚有舊

鳳咮石硯銘

北苑茶冠天下歲貢龍鳳團不得鳳凰山咮潭水則不成潭中石蒼黑堅緻如玉以爲研與筆墨宜世初莫知也熙寧中太原王頎始發其妙吾兄子瞻始名之然石性薄厚者不及寸最後得此長博

豐碩蓋石之傑子瞻方爲易傳日劫於前與有功
焉爲之銘曰
陶土塗鑿崖石玄之靈頹之賊涵清泉闘重谷聲如
銅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歎息招伏羲揖
西伯發秘藏與有力非相待誰爲出

頌二首

筠州聰禪師得法頌并敘

禪師聰公昔以講誦爲業晚游淨慈本師之室誦
南嶽思大本和尚口吞三世諸佛語迷悶不能入
一日爲本燒香本曰吾疇昔爲汝作夢甚異汝不

悟即死不可不勉師茫然不知所謂既而禮僧伽
像醒然有覺知三世可吞無疑也趨往告本本曰
向吾夢汝吞一世界一剎刀汝今日始從迷悟是
始出家真吾子也乃擊鼓升座爲衆說此事聰作
禮涕泣而罷聰住高安聖壽禪院予嘗從之問道
聰曰吾師本公未嘗以道告人皆聽其自悟今吾
亦無以告子予從不告門久而入道乃爲頌曰
道不可告告即不得以不告告是真告敎香嚴辭去
得之瓦礫臨濟不喻至愚而悉非愚非瓦皆汝之力
有不至此是非出家夢吞剎刀髮落如花遊行四方
物莫能遮終亦不告獨障其邪弟子度者如恒河沙

等軒頌

南豐張君家有等軒問我何者是平等法我告張君
物之不齊何所不有長短大小淨穢好醜雜然首陳
參差不等亂我身心耳目鼻口欲求平等了不可得
忽然覺知身心本空萬物亦空諸差別相皆是虛妄
無有失性孰爲不等等爲一空尚無平等何處復有
不平等者遍觀萬物無等不等是謂真實平等法已

欒城集卷第十八

新論三首

新論上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因天下之亂以濟其所不足不誣治以為亂不援亂以為治援亂以為治是愚其君也誣治以為亂是脅其君也愚君脅君是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徼幸也故莫若言天下之誠勢請言當今之勢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於安亂而不至於危紀綱粗立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

言事者爲大則曰無亂爲異則曰有變以爲無亂則可以無所復爲以爲有變則其勢常至於更制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計也今世之弊患在欲治天下而不立爲治之地夫有意於爲治而無其地譬猶欲耕而無其田欲賈而無其財雖有鉏耰車馬精心強力而無所施之故古之聖人將治天下常先爲其所無有而補其所不足使天下凡可以無患而後徜祥翶翔惟其所欲為而無所不可此所謂爲治之地也爲治之地旣立然後從其所有而施之植之以禾而生禾播之以菽而生菽藝之以松柏梧檟叢莽楱樸無不盛茂而如意是故施之以仁義動之以禮樂安而受之而爲王齊之以刑法作之以信義安而受之而爲霸督之以勤儉厲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爲強國其下有其地而無以施之而猶得以安存最下者抱其所有倀倀然無地而施之撫左而右動鎮前而後起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給故夫王霸之略富強之利是爲治之具而非爲治之地也有其地而無其具其弊不過於無功有其具而無其地吾不知其所以用之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齊然其能有立於世未始不先爲其地也古者伏羲

神農黃帝既有天下則建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婦聯其兄弟殖之五種服牛乘馬作爲宮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天下之人生有以養死有以葬歡樂有以相愛哀感有以相弔而後伏羲神農黃帝之道得行於其間凡今世之所謂長幼之節生養之道者是上古爲治之地也至於堯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闕而時補之故堯命羲和曆日月以授民時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驅鳥獸以安民生命棄播百穀以濟民飢三代之間治其井田溝洫步畝之法比閭族黨州鄉之制夫家卒乘車馬之數冠昏喪祭之節

歲時交會之禮養生除害之術所以利安其人者凡皆已定而後施其聖人之德是故施之而無所齟齬舉今周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為治之地而聖人之德不與也故周之衰也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由此言之幽厲之際天下亂矣而文武之法猶在也文武之法猶在而天下不免於亂則幽厲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遺法尚在故天下雖亂而不至於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壞欲為治者無容足之地泛泛乎如乘舟無楫而浮乎江湖幸而無振風之憂則悠然唯水之所漂東西南

此非吾心也不幸而遇風則覆没而不能止故三季之極乘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則天下全地而莫之救然世之賢人起於亂亡之中將以治其國家亦必於此焉先之齊桓用管仲辨四民之業連五家之兵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相地而征川澤各致其時陵阜陸墐各均其宜邑鄉縣屬各立其正舉齊國之地如畫一之可數於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諸侯存邢衛定魯之社稷西尊周室施義於天下天下稱伯晉文反國屬其百官賦職任功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財足用利器明德舉善援能政平民阜財用不匱然後入定襄王救宋衛大敗荊人於城濮追齊桓之烈天下稱之曰二伯其後子產用之於鄭大夫種用之於越商鞅用之於秦諸葛孔明用之於蜀王猛用之於符堅而其國皆以富強是數人者雖其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為地者一也夫惟其所以為地者一也故其國皆以安存惟其所施之不同故王覇之不齊長短之不一是二者不可不察也當今之世無惑乎天下之不躋於大治而亦不陷於大乱也祖宗之法具存而不舉百姓之患略備而未極賢人君子不知其地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當

種之不生而不知其無容種之地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夫其不躋於大治與不陷於大乱是在治乱之間也徘徊彷徨於治亂之間而不能自立雖授之以賢才無所為用不幸而加之以不肖天下遂敗而不可治故曰莫若先立其地其地立而天下定矣

新論中

治國而為其地非聖人而後然也古之君子莫不皆然而其不然者則僅存之國也人之治其家也其最上者為虞舜其次為曾閔而其次猶得為天下之良人其下者乃有不慈不孝置其不慈不孝蓋自其得

爲良人以上至於爲舜其所以治其身上以事其父母下以化服其妻子者不同而其所以爲主者子耕于田婦織于室養其雞豚殖其菜茹無失其時以養生送死雖舜與天下之良人均也舜而不然不得以爲舜天下之人不然不得以爲良人何者是亦治家之地焉耳而至於爲國而豈獨無之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故周公因之建爲步畝溝洫之制何者其所因者治世之成法也孔子之治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何者其所因者衰世之餘制也當戰國之強諸侯無道然孟子亦以爲有王者起今之諸

侯不可盡誅惟教之不改而後誅之故漢之興也因秦之故而不害其爲漢唐之興也因隋之故而不害其爲唐由是觀之則夫享國之長短致化之薄厚其地能容之而不能使之也地不能使之長短薄厚然長不得地則無所效其長厚不得地則無所致其厚故夫有地而可以容有所爲者舉而就之可也當今之世祖宗之法或具存而不舉或簡略而不備具存而不舉是有地而不耕也簡略而不備是地有所廢缺而不完也欲築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後加石木焉故其爲室也堅今之治天下則不然蓋嘗論

之自五代以來強臣專國則天下震動而易亂自吾祖宗削而漸磨之則今世可以粗安凡今世之所恃以爲安者惟無強臣而已然特其一之粗安也而盡忘其餘故嘗以爲當今天下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並起而百善並廢何者天下之吏媮墮苟且不治其事事日已敗而上不知使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驕脆無用召募日廣而臨事不獲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財出之有限而用之無極爲國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基未平也加之以其所欲爲是故與一事而百弊作動一役而天下困投足而遇陷

穽側身而入河海平居猶懼有患而況求以馳騁於其上哉固不可矣今夫夷狄之患是中國之一病也吾欲拒之則有以爲拒之之具和之則有以爲和之之費以天下而待一國其爲有餘力也固亦宜矣而何至使天下皆被其患今也天下幸而無它患雖而唯西北之爲畏然天下之力亦已困而不能支矣一歲之入不能供一歲之出是非特納賂之罪也三事不立之過也故三事立爲治之地既成賂之則爲漢文帝不賂則爲唐太宗賂與不賂非吾爲國治亂之所在也治亂之所在在乎其地之立與不立而已矣

天下之事因循而維持之以至於漸不可舉猶曰是養之未至也乘舟中流釋其楫而聽水之所之旋於洄洑格於洲浦以爲是固然也其爲無具亦已甚矣以今之時天子仁恕士大夫好善天下之風俗不至於朋黨亂正誣罔君子也世之清議凜然在矣公卿之欲有爲以濟斯世誰有言者而曰吾有所待是徒空言非事實也故爲之說曰居之以強力發之以果敢而成之以無私夫惟有私者不可以果敢果於一不果於二天下將以爲言不果者不可以強力力雖強而輒爲多疑之所敗天下之人惟能爲是三者則

足以排天下之堅強而納之於柔懦擾天下之怨怒而投之於不敢惟不能爲是三者則足以敗天下之賢才而卒之以不能有所建是故無私而果敢果敢而強力以是三者治天下之三不立以立爲治之地爲治之地既立然後擇其所以施之天下將無所不可治

新論下

天下之未治也患三事之不立苟其既立則患其無以施之蓋君子爲國正其綱紀治其法度皆可得而知也惟其所以施之則不可得而知周公之治周也修其井田封建百辟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天下歸周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之治魯也墮其三都誅其亂政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羔豚不飾賈男女別於道者不可得而知也孟子之所以治邾者正其經界五口之家桑麻雞豚必具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之至於王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孟子之所汲汲以教人者在其不可得而知而其可得而知者不詳論也曰是有意於治者能之然而亦不可去也故其得爲是國也必舉之以爲先由是觀之治國之地聖人無之不得以施其聖然而聖人之道有所高遠而不可

及者矣其於孔子之門所謂政事而冉有子路之所能者治國之地也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爲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是亦自以爲能爲其地而未有以施之云爾然夫子許其能之而不以爲大賢則夫子之道深矣遠矣夫子平居朝夕孜孜以教人者惟所以自修其身而其所以修其政事者未嘗言也蓋亦嘗言之矣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所重民食喪祭是九者凡所以爲政而

未足也故繼之曰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是四者所以成之焉耳其意以爲能成而後以其平居自修之身施之故記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爲有此具也君子脩其身無所施之則不立治其政事無以施之則不化當三代之治也天下之事無不畢舉雖後世之君猶得守其法度以爲無過惟無暴君則天下可安故伊尹之訓太甲曰從諫弗咈先民時若以爲如是而可以爲治已矣古之人言治天下若甚易然今之人以爲大言而不信不知其有此地也悲夫世之君子孜孜以修其身恭儉忠信欲以

施之天下終身而不見其成則以爲古之人欺我也夫苟以爲古之人欺我雖有爲之者蓋勉強而爲之也夫苟不欲而強爲之則其心益不自信而道日疎夫以不信之心行日疎之道以治無以爲地之固是以功不可成而患日至故莫若退而立其爲治之地爲治之地既立則身脩而天下可化也

欒城集卷第十九

欒城集卷第二十

殿試武舉策問一首

問王者之兵不貴詐謀奇計至於臨敵制勝良將豈可少哉朕以天下爲度懷柔四夷而西戎背誕腰領未得凡吾接之以恩信懷之以禮義者固有道矣若夫示之以形禁之以勢使之望而不敢犯犯而無所得者其術何由伐其謀散其黨使之退而不得安安而不能久者其道何以夫隱兵於民井田之舊法也材官府兵猶行於後世而保甲之役民以爲勞以車即戰丘甸之遺制也武剛鹿角猶見於近事而車牛

之役世以爲非古者兵有奇正旋相爲用如環之無端其出入之法今幾絕矣敵有陰陽客主興宜易之則敗其先後之節將何施焉淮陰之伐趙勝亦幸耳使左車之說行則計將安出仲達之却蜀非其功也使孔明而不死則勝將孰在子大夫講於兵家之利而明於當世之務審矣其以所聞著之于篇朕將覽焉

南省進士策問一首

問三代漢唐之法行於前世而施之於今輒以不效何也昔者蓋嘗取經界之舊法以爲方田采府衞之

遺意以爲鄉兵舉黜陟之璧典以爲考課矣然而爲方田則民擾而不安爲鄉兵則民勞而無益爲考課則吏欺而難信三者適所以爲患不若其已也孟子有言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凡今世之法駸駸近古矣政之近古天下之所以治也然而如彼三者獨何哉豈古之法遂不可施之於今歟抑亦救之不自其本爲之不得其道以至於此也

河南府進士策問三首

問法立於上則俗成於下故兩漢之間經各有師師

各有說異師殊說相攻如仇讎異己者雖善不從同己者雖惡不棄下逮魏晉爭者少止然後學者相與推究衆說從其所長至唐而傳疏之學其由是學者始會于一數百年之間凡所以經世之用君臣父子之義禮樂刑政之本何所不取於此然而窮理不深而講道不切學者因其成文而師之以爲足矣是以間者立取士之法使人通一經而說不必舊法既立矣俗必自此而變蓋將人自爲說而守之耶則兩漢之俗是矣將舉天下而宗一說耶則自唐以來傳疏之學是矣夫上能立法以救弊而已成其俗者必在於士將使二弊不作其將何處而可哉

問三代之治以禮樂爲本刑政爲末後世反之儒者言禮樂之效與刑政之弊其相去甚遠然較其治亂盛衰其比後世若無以大相過者蓋夏后氏自禹再傳而失國亂者三世商人再衰而後興周人一遷而不振其賢於漢唐其實無幾至於漢文帝唐太宗克己裕人海內安樂雖三代之盛王何以加之夫禮樂刑政其功之異豈特如此而已今自祖宗創業百有餘年法令備明上下相維四方無虞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今之久者然而儒者論其禮樂常以爲不若

三代此豈誠不若耶爲習其名而未稽其實也不然世之治安則不在禮樂歟宜一有以斷之

問孟子言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數罟不入洿池則魚鼈不可勝食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誠哉是言也雖然孟子將何以行之豈將立法設禁以驅之歟夫立法設禁而無刑以待之則令而不行有刑以待之則彼亦何罪請言孟子將何以行此

私試進士策問二十八首

問昔者承五代之亂天下學者凋喪而仕者益寡雖有美才良士猶溺於耕田養生之樂不肯棄其鄉閭而効力於官事當此之時至調富民而爲官夫豈不甚病矣哉及天下天定學者漸已貴顯勤勞勸誘數十年之間而後士人方洋纖起則天下之官爲之盡滿而無所置之是以頃者立任子之限減進士之額繩以苛法抑以細過使之久而不調然後官吏歲以漸減凡今一歲之調蓋不足以償其休老物故者然則數十歲之後無乃將復有向者乏人之患歟夫古之聖人雖能於其未然而預防之故無後憂昔者惟

不能於其至少之時而爲其過多之慮是以惟務進之而有今日之弊夫民惟其誘而進之則進而不知伏抑而排之則無聊而引去天下要亦有不絜不屑之士不可恃爵禄之利以爲可以必致也故願於其未然而求其所以進之而可以使今無冗員之弊退之而可以使後無乏人之患者此亦天下之深慮也

問學者之論周禮或以爲周公之書或以爲戰國陰謀之書二者孰爲得之今觀其書亦有所不知者二焉夫公吕爲井田而鄉遂爲溝洫比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爲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以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爲地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夫利害同而法制異爲地少而用力博此其所未知者一也五家爲比比有比長五比爲閭閭有閭胥四閭爲族族有族師五族爲黨黨有黨正五黨爲州州有州長五州爲鄉鄉有一正卿及有軍旅之事則以比長爲伍長閭胥爲兩司馬族師爲卒長黨正爲旅師州長爲師師鄉爲軍將故凡官之在鄉者軍一起而皆在軍矣起軍之法自五口以上家以一人爲

兵一人爲役而家之處者甚衆而官吏舉皆在外將誰使治之此其不可知者二也故願與學者究之

問學者表不求學孔子今考於傳記而觀其行事蓋有所不通者焉語曰佛肸召子欲往又曰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學者以爲孔子急於行道而爲此夫孔子之於衞靈公語及兵事不說而去於陽貨時其亡而見之蓋亦不欲見也而孟子亦云惡夫枉尺而直尋者然則彼二事者獨何歟至於仕魯爲司寇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且夫仕而至於司寇君臣之義不爲淺矣膰肉不至而行何其輕君臣之義而重

區區之微禮哉此明於輕重者之所不爲也或曰臘肉不至仲尼以爲禮將從此而大壞此所謂知幾者夫爲大臣知禮之將亡不救而去則又安用夫大臣者故此將有微眇難見之意而世或未之思學焉者所宜辨之

問古之爲國者必有所尚夏忠商質而周文儒者以爲此三者如循環百世而無窮然則今世之所尚者何耶夫不必聖人而後有所尚然則今世之所尚者其以爲忠耶則小民多詐而爭訟並起非所以爲忠也以爲質耶則金玉錦繡不爲之節而文詞熾於天

下非所以爲質也以爲文耶則禮樂不備冠昏喪祭之義至爲淺薄非所以爲文也然則今世其無所尚耶蓋亦有之而未之見耶其果有之也則亦可用耶不可用耶其明著其說

問古之學者其爲學必遲而信道必篤蓋非其遲則不能至於篤也故子夏之門人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孟子亦云君子之於道欲其自得自得之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夫待其自得也非久而何昔者孔子五十而後學易方今薄才下士之所謂甚遲而可悔者也故夫當今之世無惑乎其無信道之士也古之養士者莫善於太學而今太學之教一日之所爲必若干取方冊之難知者而悉論之不待其問而先告之無先後無少長無賢愚其問同而其功等其上者無以優游翱翔以寬緩其心而其下者勉強困躓不暇於爲善故其學也必遠而守道必不篤何者非其自得之也夫人之才譬如草木焉雨以濡之風以動之則其長也可立而待有宋人焉揠之而自以爲喜此孟子所以太息其不知學也然而寬以待之則太學之法將必有所大變而後可變法者不可不預立其說也

問古者禮備而費少今者費愈多而禮愈闕古者七世之廟分而爲七今者七世之廟合而爲一古者一歲大祭天者四五歲大祭宗廟者再今者三歲迭用其一而略其餘古者命士以上皆有廟今至於公卿大夫無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遠者十二年一巡守今者非郊祀校獵不出於郊以今之至簡省也而財至於不給則古之甚繁者宜其無以供之然以古之甚繁而不至於大費則今之簡省而至於不給者何也凡今之人皆以費故棄先王之禮是以禮日益壞以爲今之世有周公仲尼其將亦畏費而止歟其

將亦略備其禮而不至於大費歟然而今之所以至於大費而不可省者或亦有故也其思所以省之而無害之說而著于篇

問茶之有榷與稅非古也特就其便於今者言之有以為榷便曰凡所以備邊養兵者皆出於榷然江淮之間以私茶死者不可勝計此則仁人之所不忍為也而何便於榷以稅為便則夫邊鄙兵革之用將何以供之且夫稅之入其不足以當榷之利亦易見矣而特以不忍驅民而納之陷穽是以去榷而為稅今欲復反其舊冒行殺人之害而就夫區區養兵之利

則何以為仁求以生民而國用至於困乏則何以為智蓋將以生民而富國兼收仁智之實而並享之者必將有說也

問君子能盡人之情而不能盡物之變盡物之變惟精者能之古之君子專一而無傷心是以益治鳥獸棄治稼穡夔治鐘磬羲和治曆皆以聰明睿智之才而盡力於一物終其身而不去至於後世官者至以為氏故當此之時天下之事無不畢舉今者四方既平非有勤勞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每每廢墜而不理蓋鐘律之不和河之不循道此一二事者百有餘年而莫有能辨之者是豈非務於速進而恥以一物自盡之過歟夫古之君子往往老於小官終身而不厭則上之所以使之者誠有道也安得斯道而由之以使斯人之復如古也

問今世法唐以為治上自百官刑法禮儀下至州郡兵民賦役要之以唐為準譬如商之於夏周之於商事無不考為者然天下之廣方制萬里夷狄不作兵革不用四方之貢不絕於道路而國用常苦於不足唐自天寶以來府衛之兵廢租庸之法壞收茶鹽榷酒酤其法與今略等然而天下分裂天子之地至少

征伐相繼而起而憲文武宣之世方鎮稍定則財用未嘗有所匱乏與今世無異至於齊蔡三晉各以數州之地養數萬之兵內以抗衡京師外以備禦鄰敵綽然有餘亦不如今之將師仰給於大農也夫法與唐內地多於唐費不用若唐之多而府庫之蓄無以大相過者何也其必有能辨之

問方今天下患於兵多故銷兵之說人人知之然獨求觀夫兵少之為患也方今天下患於財少故求財之術人人講之然獨未觀夫多財之為累也夫銷兵之患有甚於兵多而多財之累有甚於財少衆人知

目前之利而不爲歲月之計故儒者非之儒者操根本之論而不救急切之害故衆人違之今將救目前之病使兵多財少之患去全歲月之計使兵少財多之弊不見其將何道而可

問舜受天下於堯故郊嚳宗堯不敢廢堯之祀禹受天下於舜而其郊宗皆其祖考夫推舜之心以及於禹則禹必將兼祀堯舜而後可今也不然不獨廢堯而且忘舜何也夫受其成業而黜其祀雖少恩者不爲而謂禹行之乎其故安在

問古之言治者必曰禮樂禮樂之於人譬如飲食未

有一日而不相從者故士之閒居無故不去琴瑟行則有佩玉之音登車則有和鸞之節身蹈於禮而耳屬於樂如此而後邪辟不至蓋自秦漢以來士大夫不師古始然其朝廷鄉黨之間起居飲食之際亦未嘗無禮而樂獨盡廢士有終年未嘗聞樂而不知其非者於是有以疑樂之可去而以古人爲非矣不然請言樂之不立而士之所以不如古者安在

問西漢自孝武之後崇尚儒術至於哀平百餘年間士之以儒生進用功業志氣可紀於世者不過三四而武夫文吏皆著飾當世其業與儒者遠甚及至東漢雖光武兵革之後而儒者遂顯其後世道凌遲其所以扶危持顛皆出於學者而他人不與夫兩漢之用儒其實無以相過而士之優劣相遠如此何也

問古者建國設官分職以爲政本近代因循雜亂無復統紀朝廷深惟其弊推本宗周旁擄宇文氏以易其制惟周官分建六職各帥其屬以治百事仰以奉天地鬼神外以御諸侯四夷下以治士農工商至於草木鳥獸無不咸在可謂備矣宇文氏雖參考其舊以命庶工而典籍亡逸不可究知其兵戎之官多設於六卿之外今將遠法宗周則宇文之遺法固將在

所去取然則凡官之以武事設者當領於六官耶其亦將特設而後可也

問周官三百六十所以治王之畿內也其畿外諸侯國自有官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亦皆有屬以治其事是以六官之屬足以治畿內而止矣今四方郡縣自一介之吏該命於朝廷則六官之外當得羨吏以典其職以階易官蓋出於此然而設階之法始於散官而散官之興近自魏晉因魏晉之遺俗以間三代之舊典竊以爲未盡也其將何脩而後可以復三代之故也哉

問古者取士於鄉而養之於學觀其德行道藝而進之以官故其得人也全今也雖鄉取而學養之然其試之也獨取其藝而德行之舉不復並立凡今之士雖有内懷德義而無藝以自將則不免廢於有司故其得人也偏今將略其藝文而取其行義凡科舉之法所以杜請謁而絶情故者一切盡廢則奔競朋黨之風必扇於下豈古之學校遂不可復耶其具論之于篇

問古者兵出於民而兵戰以車車馬介胄皆民力也民之於兵可謂勞矣三時務農一時講武鋤耰錢鎛

之人而驅之以干戈之事民之於兵可謂疎矣然而古者以甚勞之民用至疎之兵而民以爲安四夷賓服其故何也近世兵民既分凡兵之器用皆給於官旦暮教戰不擇四時民可謂逸而兵可謂習矣然其所以安萬民而威四夷者亦何以遠過於古若夫正兵既練而又蒐連伍保之兵民兵既設而不試以征伐之事此又今世之新意者所以勸兵務民者可謂至矣至於與同待失之辨其詳著于篇

問古者爲貨泉以權物之輕重今所在鑄錢數日益多制日益少可謂錢輕矣然而金帛米粟賈日益賤而錢之行於市者日益少有錢重之弊夫當重者反輕而當輕者反重其説安在將救其失其術何以

問孔子與老子同時孔子以禮樂教人而老子以清淨無爲爲宗孔子蓋嘗問禮於老子未有一言非之者夫孔老豈同道者或後世孟軻韓愈皆學於孔子然孟子之於楊朱墨翟韓子之於浮屠氏皆詆言攻之疾之如仇讎夫韓孟之賢不過於孔子而楊朱浮屠之害無異於老子或釋而不問或排而不置其説安在

問漢武帝攘却四夷拓地千里後世賴以爲強唐太

宗誅滅胡虜兵不折北民不告病用兵之利前世無與爲比然而武帝之治安不若文景之多而太宗之功無補中國之治亂是以儒者終莫之善也夫儒者之説勝則帝王之武功沒世而無聞不世之功成則中國先受其害二者不可合并然高宗之伐鬼方文王之征獫狁聖人有所不免則武帝太宗之功業其終不善於儒者何也

問河之爲害遠矣自漢已來東決則盡太山之麓西決則盡西山之趾凡二山之間數千里之地丘陵險阻河皆堙而平之存者無幾矣蓋禹之治水也以爲

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自二渠之廢而河乃恣行不可備禦夫河決不東則西豫以二渠待之則雖決而有以受之乃不爲害此聖人之遺跡也今將訪而復之以待河之暴其可否何説

問韓非明老子而以刑名游説諸侯李斯師孫卿而以詐力事秦至於焚詩書殺儒士其終皆陷於大戮原其所學皆本於聖人而其所施設則鄉黨之士所不忍爲夫豈其學有以致之歟蓋老子孫卿其教之善雖弊不至於敗亂天下然則二子之學其所以失

之而至此者何也學之不詳毫釐之差或致千里學士大夫可不辨之乎

問堯舜之德盛矣然孔子稱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何者世相近事相若而人情未遠也儒者常稱二帝三代雖其道德之隆世世師之至於禮樂刑政將以師之今世亦已難矣今自五代以上其文物政事之備未有若隋唐之善者自祖宗已來采前世之舊而施之於時亦未有若隋唐之多者也然其或因或革而當否存焉蓋亦有時異事異久遠而不可復者歟其亦有因習俗而重改作可復而未暇者歟其相與講習而著其宜焉

問古者有罪不免於刑失誤有贖親賢有議眚災有赦未聞有赦天下者也自漢以來赦始及天下而言政者病之蓋成周之隆成康之際刑措不用而漢孝文唐太宗之盛天下斷獄歲不過數十當此之時雖有赦何所施之後世法令滋章而姦宄不禁刑之不能正而赦之不能救數赦則民玩於法而不赦則上所不忍其將何施而可

問三代以田養民而取之以什一其民盡力於耕則足以自養上之人以時平其政令而民受其賜既已

厚矣自戰國之禍田制既壞賦法隨弊天下之民仰困於租稅而俯困於兼幷其害不可言矣是以漢自文景以來賜民田租孝弟力田鰥寡孤獨金帛布絮之率歲時不絶考之於古則所謂惠而不知爲政者也然自漢氏絶而復興其民思之不忘其恩澤之結於民豈不至哉惟三代仁政其紀綱法度既不可逮復而漢室賜予之惠府庫之積力有所不逮然則將以厚民其術安在

問三代聖人以禮樂治天下動容貌出詞氣逡巡廟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

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
既已卑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以田常三晉
之亂天下遂爲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
相與爲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行矣
而況於文武成康之舊歟及秦并天下風俗日惡不
可復改雖漢唐之隆格之以商周之盛蓋已愧矣夫
三代之間其民更桀紂之禍與戰國何異然聖人一
出禮義復興天下和洽不若後世寂寥無聞獨何故
歟豈帝王之道古今一變遂不可復反乎不然何漢
唐之陋如此

問秦滅經籍漢興易詩書禮春秋復存而樂遂喪然
自孔子弟子散亡天下學者爭立異說各尊所聞以
相攻而聖人之道日以湮沒頃者朝廷患之掃除傳
疏而著以新說天下靡然由此以識聖人之遺意然
易詩書禮皆立學官春秋雖不用而其書亦不廢惟
大樂淪棄湮滅無文無所考信嗚呼士生於今去聖
文遠師法不傳幸明天子慨然深愍遺墜而興之而
六經不備豈不闕甚矣哉意者求之亡書推其端而
究其末引而伸之猶可得而覩也請誦其所取焉

問漢收河南地兵不再舉唐後河隴未嘗用兵今朝
廷兵甲之精卒伍之練蓋近世所未有也是以收洮
泯略蘭會大功既就四夷震疊有志之士蓋以心馳
於燕薊之兆矣夫能稼而能穡所以爲良農也能獲
而能烹所以爲善爨也故夫拓國而安邊唐漢之間
必有良策焉其試言之

私試武學策問二首

問古之善戰者必以兩擊一既爲之正又爲之奇故
我之受敵者一而敵之受敵者二我一而敵二則我
佚而敵勞以佚擊勞故曰三軍之衆可以使之必受
敵而無敗自唐季以來古之陣法遺散而不講今世
用兵之將置陣而不知奇正夫置陣而不知奇正猶

作樂而不用五聲飪食而不用五味宮竭而商不繼
甘窮而酸不輔一變而盡矣不可復用也今將推古
法求奇正之意而施之行陣其亦可得歟兵法曰先
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又曰奇亦爲正之正而正亦
爲奇之奇所謂奇正者將合爲一陣歟將離爲二陣
歟學者所辨之

問古稱淮陰侯善用兵然觀其所以勝者亦若有天
幸焉淮陰之攻趙也廣武君請以輕兵絕其饟道而
堅壁以老其師其攻齊也人或說龍以且相持不戰

而陰招齊之亡城此二計者淮陰實雖之幸其計之不用是以能充然而使此計誠行淮陰豈坐受縛者耶其必有以待之請言其說

欒城集卷第二十

欒城卷第二十一

上皇帝書一首

熙寧二年三月日具位臣蘇轍謹昧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臣官至疏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當進至言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
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群議使臣得不遂棄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為日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為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無以自效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為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為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為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登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為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茀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求

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旣服而遠人自至矣
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强求而不
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
陛下施設之萬一以爲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爲而所
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爲信然也特其所
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爲陛下深言之伏
惟陛下即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
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
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
之矣夫以天縱之姿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

無爲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爲國歷年於玆而治
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
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
災火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
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
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
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
備邊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
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
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

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
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險
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山之
民厭苦思漢而又乘其荐飢苟加之以兵此非計之
失者也然而沿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
所與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爲憂以
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旣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
旣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
有獲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
致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朞年之前

而罷之於旣發之後豈以爲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
財以繼其後爾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至
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
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
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祕府之財徙內郡
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
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爲未也何者祕府之財
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
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効其區區而不
能自已也蓋善爲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

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坂嶮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嶮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為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

者求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為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為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為守令入以為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

極於是奠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偽不恥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紓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為窘則濫亂濫亂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徬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

不勝其多也設嶮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為士為士者皆其修絜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為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為士者也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今世

所謂居家不事生産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

是以官狗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勌而後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爲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曷爲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遁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

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

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運相鉤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當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絶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世危

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義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義其爲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捐其生業棄其

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以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

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旣不敢辭矣而況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

徒以爲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

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旣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内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

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
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為兵
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為額
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
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
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
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
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
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
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

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
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受爵祿百金不能
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
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
於以少為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為少得失之原
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
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
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
董遵誨王彥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
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

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
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
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
入敵國刺其陰計而効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
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
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
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
萬兵足為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
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
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

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
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為間者皆不足恃聽傳
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
於熟戶苟有籍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
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
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
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
於茶綵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
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
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

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討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脩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輙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

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

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邑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疎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

之祖皆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疎貴賤爲差以次出之使得出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祿秩之數遷敘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

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効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廪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祿尊之以其實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實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夫自王而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

如故而使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誅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

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餽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故斂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強天下承望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遡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弊於道路月廪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飢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它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即用舊法官出舡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舡及人漕

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舡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

也故臣願為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
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
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
卹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
存者廣矣從其無足卹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亡
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富而
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
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
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
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

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
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
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西流民
勞徠之未息官私乏困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
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之義臣誠
知事之既往無可為者然苟自今從其可卹而收之
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
勝拳拳私憂過計為是三冗之說以獻伏惟陛下思
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屬臣之所陳
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為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

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
其方畧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
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
之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
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治
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
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是其流發其謀者不
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
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
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

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為此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
大夫好同而惡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已小有
齟齬不合則羣起而譁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
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
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
一不當眾將羣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
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眾人非之於下而
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眾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
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
為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

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授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旣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爲漢文帝不宥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書

欒城集卷二十一

欒城集卷第二十二

書十首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

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大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上昭文富丞相書

轍西蜀之人行年二十有二幸得天子一命之爵飢寒窮困之憂不至於心其身又無力役勞苦之患其所任職不過簿書米鹽之間而且未從事以得自盡方其閑居不勝思慮之多不忍自棄以爲天子寛恩與天下無所忌諱而轍不於其強壯閑暇之時早有所發明以自致其志而復何事恭惟天子設制策之科將以待天下豪俊魁壘之人是以轍不自量而自與於此蓋天下之事上自三王以來以至於今世其所論述亦已畧備矣而猶有所不釋於心夫古之帝王豈必多才而自爲之爲之有要而居之有道是故以漢高皇帝之恢廓慢易而足以吞項氏之強漢文皇帝之寛厚長者而足以服天下之姦詐何者任人而人爲之用也是以不勞而功成至於武帝材力有餘聰明睿智過於高文然而施之天下時有所折而不遂何者不委之人而自爲用也由此觀之則夫天子之責亦在任人而已竊惟當今天下之人其所謂有才而可大用者非明公而誰推之公卿之間而最爲有功列之士民之上而最爲有德播之夷狄之城而最爲有勇是三者亦非明公而誰而明公實爲

宰相則夫吾君之所以爲君之事蓋已畢矣古之聖人高拱無爲而望夫百世之後以爲明主賢君者蓋亦如是而可也然而天下之未治則果誰耶下而求之郡縣之吏則曰非我能上而求之朝廷百官則曰非我責明公之立於此也其又將何辭嗟夫蓋亦嘗有以秦越人之事說明公者歟昔者秦越人以醫聞天下天下之人皆以越人爲命越人不在則有病而死者莫不自以爲吾病之非眞病而死之非眞死也它日有病者爲過越人而屬之曰吾捐身以予子子自爲子之才治之而無爲我治之也越人曰嗟夫難

哉夫子之病雖不至於死而難以愈急治之則傷子之四支而緩治之則勞苦而不肯去吾非不能去也而畏是二者夫傷子之四支而後可以除子之病則天下以我為不工而病之不去則天下以我為非醫此二者所以交戰於吾心而不釋也既而見其人其人曰夫子則知醫之醫而未知非醫之醫歟今夫非醫之醫者有所冒行而不顧是以能應變於無窮今子守法審微而用意於萬全者則是子猶知醫之醫而已天下之事急之則喪緩之則得而過緩則無及孔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不肖者不

及也夫天下患於不知而又有知而過之者則是道之果難行也昔者世之賢人患夫世之愛其爵祿而不忍以其身嘗試於艱難也故其上之人沓不過顧以搏天下之公利而忘其私在下者亦不敢自愛呼號紛譟以攻訐其上之短是二者可謂賢於天下之士矣而猶未免為不知何者不知自安其身之為安天下之人自重其發之為重君子之勢而輕用之於尋常之事則是猶匹夫之亮耳伏自明公執政於今五年天下不聞慷慨激烈之名而日聞敦厚之聲意者明公其知之矣而猶有越人之病也轍讀三國志嘗見曹公與袁紹相持久而不決以問賈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紹兵百倍於公公畫地而與之相守半年而紹不得戰則公之勝形已可見矣而久不決意者顧萬全之過耳夫事有不同而其意相似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豈亦此之故歟明公其畧思其說當有以解天下之望者不宜轍再拜

上曾參政書

轍聞之士不更變不可與圖遠新勝之家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始若可喜而終不可久昔者轍

讀書至秦誓而得之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夫昔之為此言者蓋亦已知之矣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此三人者秦之家後有決之士而百里奚蹇叔子此秦之所謂老耄而不武者也穆公欲襲鄭孟明以為可而蹇叔以為不可則蹇叔之說無乃遂於事情而近於怯哉然而要其成敗得失之終而責其思慮之長短則蹇叔不可謂迂而孟明不可謂是也故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

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嗟夫穆公至此而後知蹇叔之非庸人歟今夫立於百官之上而宰天下之事者亦何以其他技爲哉温良博愛而能容天下之士斯可矣往者轍之東遊而明公適爲京兆當此之時明公之聲上震於朝廷而下懾於閭里行道之人爲之不敢妄視盜賊屏息而不作可謂才有餘矣然至於參決大政而日韜其光務爲敦厚不欲以才蓋天下上承二公下附百官周旋揖讓而士大夫莫不雍容和穆以相與也嗟夫明公何以及此哉轍西蜀之匹夫往年偶以進士得與一命之爵今將爲

吏崤澠之間閑居無事聞天子舉直言之士而世之君子以其山林朴野之人不知朝廷之忌諱其中無所隱蔽故以應詔而轍也復不自度量而言當世之事亦不敢爲莽鹵不詳之說其言語文章雖無以過人而其所論說乃有矯拂切直之過竊獨悲古者深言之人遭時之不祥一有所觸而其言不復見録於世方今羣公在朝以君子長者自處而優容天下彥聖有技之士士之有言者可以安意肆志而無患然後知士之生於今者之爲幸而轍亦幸者之一人也恭所爲文家貧不能盡致有歷代論十二篇上自三王而下至於五代治亂興衰之際可以槩見於此觀其畧可也

上兩制諸公書

轍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紜同異之辯後世工巧組繡鑽研離析之學蓋嘗喟然太息以爲聖人之道譬如山海藪澤之與人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充足飽滿各自以爲有餘而無慕乎其外今夫班輸共工旦而操斧斤以遊其叢林取其大者以爲楹小者以爲桷圓者以爲輪挺者以爲軸長者撥雲霓短者蔽牛馬大者擁丘陵小者伏蓁莽芟夷蹶取皆

自以爲盡山林之奇怪矣而獵夫漁師結網聚餌左強弓右毒矢陸攻則斃象犀水伐則執鮫鮀熊羆虎豹之皮毛黿鼉犀兕之骨革上盡飛鳥下及走獸昆蟲之類紛紛籍籍折翅披足鱗鬣委頓縱横滿前肉登鼎俎膏潤砧几皮革齒骨披裂四出被於器用求珠之工隨候夜光間以蠙珧磊落的皪充滿其家求金之工輝赫晃蕩鏗鏘交戛遍爲天下冠冕佩帶飲食之飾此數者皆自以爲能盡山海之珍然山海之藏終滿而莫見其盡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游者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

從之周旋奔走逐於宋曾飢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
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蓋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
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
之下而至於邦巽孔忠公西輿公西蔵此數子者門
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
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其後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譁
之不詳乃竊以為虛無淡泊之說而吳起禽滑釐之
類又以猖狂於戰國蓋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後之人
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而楊朱墨翟莊周鄒衍
田駢慎到韓非申不害之徒又不見夫子之大道皇

皇惑亂譬如陷於大澤之陂荊榛棘茨蹊隧滅絕求
以自致於通衢而不可得乃妄冒蒺藜蹈崖谷崎嶇
繚繞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為已之得之也敝
皆怪古之聖人既已知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
著之六經六經之說皆微見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
之疑惑使之一見而籍者是以世之君子紛紛至此
而不可執也今夫易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剛柔喜
怒之情勇敢畏懼之性而寓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
吉凶得失之際以教天下之趨利避害蓋亦如是而
已而世之說者王氏韓氏至於老子之虛無京房焦

貢至以陰陽災異之數言詩者不言咏歌勤苦酒食
燕樂之際極歡極戚而不違於道而言五際子午卯
酉之事言書者不言其君臣之歡吁俞嗟歎有以深
感天下而論其費誓秦誓之不當作也夫孔子豈不
知後世之至此極歟其意以為後之學者無所據依
感發以自盡其才是以設為六經而使之求之蓋又
欲其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為明著其說使天下各
以其所長而求之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
謂之智而子貢亦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
其小者夫使仁者効其仁智者効其智大者惟明其

大而不遺其小小者樂致其小以自附於大各因其
才而盡其力以求其至微至密之地則天下將有終
身校其說而無勸者矣至於後世不明其意患乎異
說之多而學者之難明也於是舉聖人之微言而折
之以一人之私意而傳疏之學橫放於天下由是學
者愈怠而聖人之說益以不明今夫使天下之人因
說者之異同得以縱觀博覽而辨其是非論其可否
推其精粗而後至於微密之際則講之當益深守之
當益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
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

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昔者轍之始學也得一書伏而讀之不求其傳而惟其書之知求之而莫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而莫見而後退而求其傳何者懼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堅也及既長乃觀百家之書從橫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無所適從蓋晚而讀孟子而後徧觀乎百家而不亂也而世之言者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不幸而見之則小道異術將乘閒而入於其中雖楊雄尚然曰吾不觀非聖之書以為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心者知人之弱子切弟不當出而置之於紛華雜擾

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謂知道者邪詞入之而不能蕩詖詞汜之而不能詐爵祿不能使之驕貧賤不能使之辱如使深居自閉於閨閣之中兀然頹然而曰知道知道云者此乃所謂腐儒者也古者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是君子之所不為也而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而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伯夷柳下惠是君子之所不為而不棄於孔子此孟子所謂孔子集大成者也至於孟子惡鄉原之敗俗而知於陵仲子之不可常也美禹稷之汲汲於天下而知顏氏子自樂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諸侯其所取之為盜而知王者之不必盡誅也知賢者之不可召而知召之役之為義也故士之言學者皆曰孔孟何者以知其道而已今轍山林之匹夫其才術技藝無以大過於中人而何敢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汎觀天下之異說三代以來興亡治亂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今年春天子將求直言之士而轍適來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不肖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薦之俾與明詔之末

伏惟執事方今之偉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業之所服聲華之所耀孰不欲一見以効薄技於左右夫其五十篇之文從中而下則執事亦既見之矣是以不敢復以為獻姑述其所以為學之道而執事試觀焉

上劉長安書

轍聞之物之所受於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高則必趯然有所不合於世俗蓋猛虎處於深山向風長鳴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柏生於高岡散柯布葉而草木為之不殖非吾則爾拒而爾則不吾抗也故夫才不同則無朋而勢遠絕則失衆才高者身

之累也勢異者衆之棄也昔者伯夷叔齊已嘗試之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冠之不正也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共處者耶舉天下而無可與其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苟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病之與其病而後反也不若其素與之之爲善也伯夷叔齊惟其往而不反是以爲天下之棄人也以伯夷之不吾屑而棄伯夷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之絜清而不屑天下是伯夷亦有過耳古語有之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何者懼天下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

困我故以拙養巧以訥養辯此又非獨善保身也亦將以使天下之不吾忌而其道可長久也今失天下之士轍已畧觀之矣於此有所不足則於彼有所長於此有所蔽則於彼有所見其勢然矣反聞執事之風明俊雄辯天下無有敵者而高亮剛果士之進於前者莫不振栗而自失退而仰望才業之輝光莫不逡巡而自愧蓋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轍願執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樂進於前而無恐而轍亦得進見左右以聽議論之末幸幸甚甚

答徐州陳師仲書二首

轍白陳君足下去年轍從家兄遊徐州君兄弟始以客來見一揖而退漠然不知君之胷中也既而問之君之鄉人君力學行義不妄交遊既已中心異之及來南京又辱以所爲文爲贈讀之脩然以清追慕古人而無意於世俗心雖愛之然亦憂君之以是困於今世也今年春君西遊謀所以葬先子於朋友既而東歸貧不克舉書來告曰將改卜七月且問所以爲葬嗟夫轍固知君之至於此也以若所爲行求今之人則其困也固宜雖然子而固子之守盡子之有欲手足形還葬此則曾子之所以葬其親也而何病詩

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有欲救之心而力不贍愧實在我而子何病今既七月矣惟自勉以禮不宜轍白

又

蒙惠書論詩許以五百篇爲惠既知所從學詩之人又知所以作詩之意五百篇雖未至然見此書已與見詩無異矣聰悚言迫於解舟有書不能盡取即此詩是耶轍少好爲詩與家兄子瞻所爲多少畧相若也子瞻既已得罪轍亦不復作詩然今世士大夫亦自不喜爲詩以詩名世者蓋無幾人間有作者尤足貴也故僕每得其所爲輒諷味終日譬如新病喑人

口不復歌聞有歌者猶能手足舞蹈以自慰釋足下尚能以五百篇見惠耶苟有以慰我不必矜自口出也

答黃庭堅書

轍之不肖何足以求交於魯直然家兄子瞻與魯直往還甚久轍與魯直舅氏公擇相知不踈讀君之文誦其詩願一見者久矣性拙且懶終不能奉咫尺之書致慇懃於左右乃使魯直以書先之其爲愧恨可量也自廢棄以來頹然自放頑鄙愈甚見者往往嗤笑而魯直猶有以取之觀魯直之書所以見愛者與

轍之愛魯直無異也然則書之先後不君則我未足以爲恨也比聞魯直吏事之餘獨居而蔬食陶然自得蓋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無酒嵇無琴則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獨顏氏子飲水啜菽居於陋巷無假於外而不改其樂此孔子所以歎其不可及也今魯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過人遠矣而猶以問人何也聞魯直喜與禪僧語蓋聊以是探其有無耶漸寒比日起居甚安惟以時自重

答徐州教授李昭玘書

轍啓女夫王君適自徐還鈴承賜以長書伏讀愧歎無以爲喻自惟愚拙加以罪廢平時學問捐棄不講譬如荒畦敗圃草棘很籍雖追惟疇昔耘耔之勤欲從容遊步其間而亦愀然自嫌不欲眞足況夫道都大邑之人遍觀天下之巨麗心目廣大物難稱愜乃欲遊目縱覽究其有無豈有不害笑者哉伏惟君侯壯年篤學才節茂美文章雋發何意過聽如此然聞王君言出入學中逾年稍知旨趣所詣蓋耽悅至道忽忘世味每有超然絕俗之意閔轍被罪以來自知鄙陋歸耕之計慮之已熟不督其故遽以知道許之

夫古之所謂知道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夫豈如轍困躓而謀安者耶若夫收其精以治身而斥其土苴以惠天下此君侯之所當學也而亦何取於轍哉辱賜之厚不知所報謹奉啓陳謝伏惟照察不宣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轍竊見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墳在公所治郡新建縣西山鸞岡原徐公没於淳化辛卯迨今九十四年公無子故人奉新胡克順葬之胡氏昔爲大家克順慕公高義春秋特祀墳未嘗廢自克順死胡氏衰公之墳域荒茀不治蓋有年矣聞自近歲民間利其林木

至訟而爭之公所犂地本其先塋公家既無子孫契券亡失官遂籍沒其地伐其松栢以治屋宇行道知之往往爲之掩泣竊惟南唐舊臣如公之比蓋無一二方陳覺馮延魯愚弄其主擅興甲兵喪師蹙國特無一人敢非之者公獨與韓熙載力陳其姦卒致其罪及王師南討李氏危在朝夕公受命兵間不爲身計義動中國至今稱之蓋公之大節落落如此雖使千載之後猶當推求遺迹以勸後來今沒未百年棄而不録仁人君子豈其然哉伏惟明公家本先聖先中丞忠義慷慨氣節凜然公行亦大方直繼前烈如

徐公董人譬之草木臭味不遠儻蒙矜念使掘墳遺魄不至侵暴祭祀稍存樵采不犯不惟南方士人拭目傾心將天下義士知有所勸轍言非所職干冒高明不勝戰越

欒城集第卷二十二

欒城集卷第二十三

記九首

筠州聖祖殿記

維周制天下邑立后稷祠而唐禮州祀老子蓋二祖之德光配天地充塞海寓凡有社有民不可以弗饗既以爲民祈福俾雨露之施無有遠邇亦以一民之望使知飲食作息皆上之賜粤維我聖祖功緒永遠肇自皇世超絶周唐逾千萬年威神在天靈德在下祥符癸丑實始詔四方萬國咸建祠宮立位設像歲時朝謁因周唐之故以教民順筠故附庸豫章列爲

成國維近匪遠吏民朴陋野不逮禮承命不謁因仍故宮即其東廂以建神位凡進見之禮稽首東嚮更六十有九年弗葺弗新元豐三年二月臣維瞻受命作守始至伏謁惕然不寧既視事遂以言於朝度其宮之東得隙土南北十有二筵東西九筵伐木於九峯道運之山四年八月始庀工九月而告成耽耽其堂殖殖其庭神來顧享民以祇肅臣轍適以讁來睹其終始乃拜手稽首爲詩六章章八句刻之祠廷之石詩曰

高安在南分自豫章重山複江魚鳥之鄉俗野不文

吏亦怠荒禮失不知習爲舊常於穆聖祖宅神皇極降鑒在下子孫千億羽衣玉佩旗纛旄節巍巍煌煌秩祀萬國如日在天靡國不臨矧雖小邦其有不歆東廡西嚮誰皆嘗之民昏不知神以不懷深山之間野水之濱禮樂聲明孰見孰聞祖廟之嚴君臣則存失而不圖民以罔觀毛侯始來其則有憲匪民之愚禮教實墜章聞于朝帝曰俞哉弗改弗營何以示民九峯之杉逍遥之楠易直且修弗斲而堪新堂有嚴四星在南朝廷之儀萬民所祇

齊州閔子祠堂記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耋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惟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庀工爲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儐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即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憤觸蛟蜃而不讋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

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隨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二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上高縣學記

古者以學爲政擇其鄉閭之俊而納之膠庠示之以詩書禮樂揉而熟之既成使歸更相告語以及其父

子兄弟故三代之間養老饗賓聽訟受成獻馘無不由學習其耳目而和其志氣是以其政不煩其刑不瀆而民之化之也速然考其行事非得於學然也郊社祖廟山川五祀凡禮樂之事皆所以為政而教民不犯者也故其稱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蓋古之君子正顏色動容貌出詞氣從容禮樂之間未嘗以力加其民民觀而化之以不逆其上其所以藏身之固如此至於後世不然廢禮而任法以鞭朴刀鋸力勝其下有一不順當以身較之民於是始悍然不服而上之人親受其病而古之所以藏身之術亡矣子游

為武城宰以弦歌為政曰吾聞之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使武城之人其君子愛人而不害其小人易使而不違則子游之政豈不綽然有餘裕哉上高筠之小邑介於山林之間民不知學而縣亦無學以詔民縣令李君懷道始至思所以導民乃謀建學宮縣人知其令之將教之也亦相帥出力以繕其事不逾年而學以具與享有堂講勸有位退習有齋膳浴有舍邑人執經而至者數十百人於是李君之政不苛而民肅賦役獄訟不誘其府李君喜學之成而樂民之不犯知其為學之力也求記其事告後以不廢予亦嘉李君之為邑有古之道其所以得於民者非後世俗之吏也故為書其實且以志上高有學之始元豐五年三月二十日眉山蘇轍記

京西北路轉運使題名記

惟京西於諸路地大且近西舉鞏洛北蔽鄭滑南收陳許蔡汝唐鄧申息胡沈浸淫秦楚之交翕引河汴縈阻淮漢出入數千里土廣而民淳鬭訟簡少盜賊希闊外無蠻夷疆場之虞內無兵屯饋餫之勞為吏者常閑暇無事然其壤地瘠薄多曠而不耕戶口寡

少多惰而不力故租賦之入於他路為最貧每歲均南饋北短長相補以給軍吏之奉故轉運使之職於它路為最急雖然事止於自治而無外憂財止於自足而無外奉則雖貧而可以為富雖急而可以為佚也熙寧之初朝廷始新政令其細布在州縣而其要領轉運使無所不總政新則吏有不知事遽則人有不辦當是時也轉運使奔走於外咨度於內日不遑食由是京西始判而鄭滑幷於畿內自某某若干州為南自某某若干州為北南治襄陽北治洛陽殿中丞陳君知儉自始更制而提舉常平旣而為轉運判

官後爲副使以領北道始終勞瘁實功最力將刻名於石以貽厥後而顧聽前人泯焉未紀乃按典籍以求遺放自開寶以來得若干人而君之祖考伯父三人在焉嗚呼盛哉夫若干人者遠矣其詳不可得而知然其遺風餘澤故老猶有能道之者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若夫政之去取地之合離與其人之在是者後世將有考焉是以具載於此熙寧六年十月日記

齊州濼源石橋記

濼水之源發於城之西南山下北流爲埭其淺可揭

城之西門跨而爲橋自京師走海上者皆道於其上每歲霖雨南山水潦暴作匯於城下橋不能支輒敗熙寧六年七月不雨明年夏六月乃雨溼潦繼作橋遂大壞知歷城施君辯言於府曰水歲爲橋害請爲石橋以紓其役距城之東十五里有廢河敗堰焉其棄石鐵可取以爲用府用其言以告轉運使得錢二十七萬以具工廩之費取石於山取鐵於府取力於兵自九月至十一月而橋成民不知焉三跌二門安如丘陵驚流循道不復爲虐方其未成也太守李公日至於城上視其工之良窳與其役之勞佚而勸相

之知歷城施君實具其材兵馬都監張君用晦實董其事橋之南五里有大溝焉釃於四澗以殺暴水之怒久廢不治於是疏其堙塞築其缺而完之橋之西二十步有溝焉居民裴氏以石壅之而屋於其上水不得洩則橋受其害亦使去之皆如其舊而止又明年水復至橋遂無患從事蘇轍言曰橋之役雖小也然異時郡縣之役其利與民共者其費得量取於民法令寬簡故其功易成今法嚴於卹民一切仰給於官官不能盡辦郡縣欲有所建其功比舊實難非李公之老於爲政與二君之敏於臨事橋將不就夫橋

之役雖小然其勞且難成於舊則倍不可不記也遂爲之記

光州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古之循吏因民而施政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與其所欲而廢其所患苦順其風俗之宜而吾無作焉故文翁治蜀立之學官龔遂治渤海督之耕牛衞颯治桂陽教之嫁娶茨充代颯誨之織屨此四人者非其強民也民之所欲而莫爲之勸盻盻相視不能以自致非得賢長吏以時挈持而振理之使之得其所願以相生養則民至老死不見風俗之備然而蜀之

學官施於齊魯之邦則玩渤海之耕牛試於郊邰之野則厭衛之嫁娶茨之織穫行之華夏之國亦未免於非且笑也故爲治者亦觀其俗乘其時使民宜之蓋無所必爲亦無所必置也弋陽郡居長淮之西地僻而事少田良而民富朝散大夫彭城曹公受命作守因俗爲政安而不擾誅其豪強而佑其善良民化服之始至訪其士民問其所欲爲咸曰吾郡既庶且富所不足者非財也而浮屠老子之宫室貌象庳陋廢圮民不佑鄉父兄竊議以不若四鄰爲愧而莫或先也公曰是無難也民所不欲吾不敢爲苟誠欲之

不成非患也乃召其徒而語之故民勸其令相帥從事不三年而有成天慶道士治三清北極聖祖諸殿清浄嚴肅朝謁有所而開元僧明僧新其大殿趣功勸力先告工具棟楹峻峙瓦甍緻密爲佛菩薩衆像尊嚴盛麗儼若在世士女和會耋孺咸喜稽首祈福如慰如慕蓋殿始作於至道丙申而復新於元豐癸亥中間寂寥八十八年然後民獲就其志嗚呼循吏之迹闊而政之難成其久如此明僧知民之悦故以告於公請記其事而刻諸石公以書來屬余余考之循吏傳以爲當書故記之不辭五月初五日記

筠州聖壽院法堂記

高安郡本豫章之屬邑居溪山之間四方舟車之所不由水有蛟蜃野有虎豹其人稼穡漁獵其利粳稻竹箭楩柟茶楮民富而無事然以其嶮且遠也士之行乎當時者不至於其間元豐三年余以罪遷焉既至幸其風氣之和飲食之良飽食而安居忽焉不知嶮遠之爲患然以有罪故法不得釋宫而遊間獨取郡之圖書考其風俗人物之舊然後信其宜爲余之居也昔東晉太寧之間道士許遜與其徒十有二人散居山中能以術救民疾苦民尊而化之至今道士

比巴州爲多至於婦人孺子亦喜爲道士服唐儀鳳中六祖以佛法化嶺南再傳而馬祖興於江西於是洞山有价黄檗有運真如有愚九峯有虔五峯有觀高安雖小邦而五道場在焉則諸方遊談之僧接迹於其地至於以禪名精舍者二十有四此二者皆他方之所無予乃以罪故得兼而有之余既少而多病壯而多難行年四十有二而視聽衰耗志氣消竭夫多病則與學道者宜多難則與學禪者宜既與其徒出入相從於是吐故納新引挽屈伸而病以少安照了諸妄還復本性而憂以自去洒然不知網罟之在

前與桎梏之在身孰知夫險遠之不爲予安而況徙之不爲予幸也哉然郡之諸山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皆非余所得往獨聖壽者近在城東南隅每事之間輒往遊焉其僧省聰本綿竹人少治講說晚得法於浙西本禪師聽其言亹亹不倦郡人有吳智訥者治生有餘輒盡之於佛既爲僧堂之後室又爲聰治其法堂皆極壯麗凡材甓金漆皆具於智訥堂成聰以余遊之亟也求余爲記余亦喜聰之能以其法助余也遂爲記其略四年六月十七日

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知其勝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嶪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嶮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之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明年長老智遷使其徒惠遷謁余於高安曰吾僧堂自始建至今六十年矣瓦敗木朽無以待四方之客惠遷能以其勤力新之完壯邃密非復其舊願爲文以志之余聞之求道者非有飲食衣服居處之求然使其飲食得充衣服得完居處得安於以求道而無外擾則其爲道也輕此古之達者所以必因山林築室廬蓄蔬米以待四方之遊者而二遷之所以實力而不懈也夫士居於塵垢之中紛紜之變日遘於前而中心未始一日忘道況乎深山之崖野水之垠有堂以居有食以飽是非榮辱不接於心耳而忽焉不省也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夫騁

鶩乎俗學而不聞大道雖勤勞沒齒余知其無以死也苟一日聞道雖即死無餘事矣故余因二遷之意而以告其來者夫豈無人乎哉四年五月初九日眉陽蘇不記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錢塘有大法師曰辯才初住上天竺山以天台法化吳越吳越人歸之如佛出世事之如養父母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居天竺十四年有利其富者迫而逐之師忻然捨去不以爲恨吳越之人涕泣而從之者如歸市天竺之衆分散四去事聞於朝明年俾復其舊

師黽俛而還如不得已吳越之人爭出其力以成就廢缺衆復大集無幾何師告其衆曰吾雖未嘗爭也不幸而立於爭地久居而不去使人以己是非彼非沙門也天竺之南山山深而木茂泉甘而石峻汝舍我我將老於是言已策杖而往以茅竹自覆聲動吳越人復致其所有鏡嶮堙圮築室而奉之不期年而荒榛巖石之間臺觀飛湧丹堊炳煥如天帝釋宮師自是謝事不復出入高郵秦觀太虛名其所居曰訥齋道潛師參寥告予爲記予聞之師始以法教人叩之必鳴如千石鐘來不失時如滄海潮故人以辯名

之及其退居此山閉門燕坐寂嘿終日葉落根榮如冬枯木風止波定如古澗水故人以訥名之雖然此非師之大全也彼其全者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不垢不淨不辯不訥而又何以名之雖然樂其出而高其退喜其辯而貴其訥此衆人意也則其以名齋也亦宜系之以詞曰

以辯見我　既非見我　以訥見我　亦幾於妄
有叩而應　時止而止　非辯非訥　如如不動
諸佛既然　我亦如是

欒城集卷第二十三

欒城集卷第二十四

記九首

東軒記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既至弊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圮缺闢聽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爲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于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

市人爭尋尺以自效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顏子以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爲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若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縶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

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為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通
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為大與
生死之為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
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
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睎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
欲庶幾顏氏之樂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
下高為魯司冦下為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
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譴來此
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
而憐之不得歸休田里治先人之弊廬為環堵之室

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
老然而非所敢望也元豐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眉陽
蘇轍記

武昌九曲亭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
昌諸山陂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
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櫪蕭然絕俗車馬之
跡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
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
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
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
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
羊腸九曲而獲小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
俯視大江仰矚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
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
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
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
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
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
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

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為之悵然移日
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
而飲之見者以為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
為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灑
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
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
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王氏清虛堂記

王君定國為室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瓌奇琬琰
之觀後有竹林陰森冰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而名

之曰清虛日與其遊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詠舉酒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遊於其堂者蕭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塵土之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爲清虛者耶客曰不然凡物自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爲清自其實者視之則虛者爲虛故清者以濁爲汙而虛者以實爲礙然而皆非物之正也蓋物無不清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清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今夫王君生於世族棄其綺紈膏粱之習而跌蕩於圖書

翰墨之圃沉酣縱恣洒然與衆殊好至於鍾王虞褚顏張之逸迹顧陸吳盧王韓之遺墨雜然前陳贖之傾囊而不厭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既與世俗遠矣然及其年日益壯學日益篤經涉世故出入患禍顛躓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箱篋出其玩好投以與人而不惜將曠焉黜去外累而獨求諸內意其有眞清虛者在焉而未之見也王君浮沉京既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梁張公氏張公超達遠騖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有得於是矣熙寧十年正月八日記

吳氏浩然堂記

新喻吳君志學而工詩家有山林之樂隱居不仕名其堂曰浩然曰孟子吾師也其稱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吾竊喜焉而不知其說請爲我言其故余應之曰子居於江亦嘗觀於江乎秋雨時至溝澮盈滿衆水既發合而爲一汪濊涯溢充塞坑谷然後滂洋東流蔑洲渚乘丘陵肆行而前遇木而木折觸石而石隕浩然物莫能支子嘗試考之彼何以若此浩然也哉今夫水無求於深無意於行得高而渟得下而流忘己而因物不爲易勇不爲嶮怯故其發也浩然放

乎四海古之君子平居以養其心足乎內無待乎外其中潢漾與天地相終始止則物莫之測行則物莫之禦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行乎夷狄患難而不屈臨乎死生得失而不懼蓋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今余將登子之堂舉酒相屬擊槁木而歌徜徉乎萬物之外子信以爲能浩然矣乎元豐四年七月九日眉山蘇轍記

黃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北合

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没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騖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

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宫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絶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爲快也哉元豐六年十一月朔日趙郡蘇轍記

黃州師中庵記

師中姓任氏諱伋世家眉山吾先君子之友人也故余知其爲人嘗通守齊安去而其人思之不忘故齊安之人知其爲吏師中平生好讀書通達大義而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故其爲吏通而不流猛而不暴所至吏民畏而安之不能欺也始爲新息令知其民之愛之買田而居新息之人亦曰此吾故君也相與

事之不替及來齊安常游於定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其後余兄子瞻以謫遷齊安人知其與師中善也復於任公亭之西爲師中庵曰師中必來訪子將館於是明年三月師中没於遂州郡人聞之相與哭於定惠者凡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師中於庵蓋師中之去於是十餘年矣夫吏之於民有取而無予有罰而無恩去而民忘之不知所怨蓋已爲善吏矣而師中獨能使民思之於十年之後哭之皆失聲此豈徒然者哉朱仲卿爲桐鄉嗇夫有德於其民死而告其子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

民既而桐鄉祠之不絕今師中生而家於新息沒而齊安之人為亭與庵以待之使死而有知師中其將往來於新息齊安之間乎余不得而知也元豐四年十二月日眉山蘇轍記

南康直節堂記

南康太守聽事之東有堂曰直節朝請大夫徐君望聖之所作也庭有八杉長短鉅細若一直如引繩高三尋而後枝葉附之岌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莖凜然如五卿大夫高冠長劍立於王庭有不可犯之色堂始為軍六曹吏所居杉之陰府史之所蹤

伏而簿書之所填委莫知貴也君見而憐之作堂而以直節命焉夫物夫生未有不直者也不幸而風雨撓之巖石軋之然後委曲隨物不能自保雖竹箭之良松栢之堅皆不免於此惟杉能遂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利棟宇者與竹栢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徐君溫良汎愛所居以循吏稱不為皦察之政而行不失於直觀其所䜟而其為人可得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堂成君以客飲於堂上客醉而歌曰吾欲為曲為曲必屈曲可為乎吾欲為直為直必折直可為乎有如此杉特立不倚散柯布葉安而不危乎清風吹衣飛雪滿庭顏色不變君來燕嬉乎封植灌溉剪伐不至杉不自知而人是依乎廬山之民升堂見杉懷思其人其無已乎歌闋而罷元豐八年正月十四日眉山蘇轍記

洛陽李氏園池詩記

洛陽古帝都其人習於漢唐衣冠之遺俗居家治園池築臺榭植草木以為歲時遊觀之好其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高少室天壇王屋岡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瀍澗流出平

地故其山林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閭閻之人與其公侯共之一畝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脩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觀之盛實甲天下若夫李侯之園洛陽之所以一二數者也李氏家世名將大父濟州於太祖皇帝為布衣之舊方用兵河東百戰百勝烈考寧州事章聖皇帝守雄州十有四年繕守備撫士卒精於用間其功烈尤奇李侯以將家子結髮從仕歷踐父祖傳職勤勞慎密老而不懈實能世其家既得謝居洛陽引水植竹求山谷之樂士大夫之在洛陽者皆喜從之遊蓋非獨為其園也凡

將以講閲濟寧之餘烈而究觀祖宗用兵任將之遺意其方略遠矣故自朝之公卿皆因其國而賜之以詩凡若干篇仰以嘉其先人而俯以善其子孫則雖洛陽之多大家世族蓋未易以園圃相高也熙寧甲寅李侯之年既八十有二矣而視聽不衰筋力益強日增治其園而往遊焉將列詩於石其子遵度官於濟南實從予遊以侯命求文以記予不得辭遂爲之書熙寧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記

太子少保趙公詩石記

高安太守朝請大夫毛公與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

保趙公里人也公始以老歸故鄉大夫適方家居與公出入相從爲山林之遊朝夕無間公好爲詩而大夫以詩自名遇其得意輒以詩相屬元豐三年大夫來守高安簿書期會非其意也間與客語有歸歟之歎曰要當從公於松石之間逍遥以忘吾老時又出公之詩以夸其坐人公詩清新律切筆迹勁麗蕭然如其爲人蓋老而益精不見衰憊之氣卒然觀之不知其既老之爲也轍昔少年始見公於成都中見公於京師其容睟然以溫其氣肅然以清十年之間富貴熺熺談笑於廊廟而其所以爲公者湛然無變之異自不見公今又十餘年間而聞之公之鄉人見之公之詩書其風力骨骼有加而無損亦與始見無異然後知公之所以過人者遠甚蓋人必有不可變者然皆汩没於塵垢與物流轉而不返於是索然苶然與髮皆白與齒皆落忽然失之而不自知也若夫公之不可變者轍亦安足識之蓋亦見其見於外者而已大夫將刻公詩於石而屬轍爲記

欒城集卷第二十四

墓表銘四首

伯父墓表

蘇氏自唐始家于眉閱五季皆不出仕蓋非獨蘇氏也凡眉之士大夫修身于家爲政于鄉皆莫肯仕者天禧中孫君堪始以進士舉未顯而亡士猶安其故莫利進取公於是時獨勤奮問學旣冠中進士乙科及其爲吏能據法以左右民所至號稱循良一鄉之人欣而慕之學者自是相繼輩出至于今仕者常數十百人處者常千數百人皆以公爲稱首公諱渙始

字公羣晚字文父曾大父諱祐妣李氏大父諱杲妣宋氏考諱序以公登朝投大理評事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妣史氏追封仙游蓬萊縣太君公少穎悟職方君自說以家事使公得篤志于學其勤至手書司馬氏史記班氏漢書公雖少年而所與交遊皆一時長老文詞與之相上下天聖元年始就鄉賦通判州事蔣公堂號閱所爲文嘆其工曰子第一人矣公曰有父兄在楊異宋輔與吾遊不願先之蔣公益以此賢公曰以子爲三人以成子美名明年登科鄉人皆喜之迓者百里不絕爲鳳翔寶雞主簿以能選開寶監未幾移鳳州司法王蒙正爲鳳州以章獻太后姻家怙勢驕橫知公之賢屈意禮之以郡委公公雖以職事之而鄙其爲人蒙正嘗薦公于朝復以書抵要官諭公可用公喻郡邸吏匿其奏而藏其私書未幾蒙正敗士以此多公罷爲永康錄事叅軍歲饑掌發廩粟民稱其均以太夫人憂去官起爲開封士曹雍丘民有獄死者縣畏罪以疾告府遣吏治之閱數人不能究及公往遂直其冤夏人犯塞府當市民馬以益騎士尹以諉公馬盡得而民不擾以薦知鄢陵始至散遣壁吏不敢爲姦遂得其民歲大荒賊盜蜂

起剽略父老驚怖相率請公自救公慰諭遣之而陰督吏士數日盡獲有兄殺弟而取其衣者弟偶不死父皆訴之捕得公閔其窮而姦問之曰汝殺而弟知其不死而捨之者何兄喻公意曰弟死復生適有見者不敢再也由此得不死父子皆感泣及公去負任從之數千里通判閬州州苦衙前法壞爭者日至公爲立規約訟遂止雖爲政極寬而用法必當吏民畏而安之閬人鮮于侁少而好學篤行公禮之甚厚以備鄉舉侁以後仕進其始爲吏公復以循吏許之侁仕至諫議大夫號爲名臣職方君自眉視公治喜其

能晉數月而歸會金洋兵亂閬人恟懼時方闕守公
領州事陰爲之備而時卒察吏登城縱酒民逢以安
亂兵適亦敗散不及境還朝監栽造務未幾而職方
君没葬踰月芝生于墓木鄉人異焉服除選知祥符
祥符多富貴家公均其繇賦而平其爭訟民便安之
鄉書手張宗乂爲姦利畏公託疾滿百日去而引其
子爲代公曰書手法用三等人汝等第二不可宗素
事權貴訴于府府爲符縣公杖之已而中貴人至府
傳上旨以宗爲書手公據法不奉詔後一中貴人至
曰必於法外與之公謂尹李絢曰一匹夫能亂法如

此府亦不可爲矣公何不以縣不可故爭之絢愧公
言明日入言之上曰此非吾意誰爲祥符令者絢以
公對上稱善命內侍省推之蓋宗以賂請于溫成之
族不復窮治杖矯命者逐之一府皆震包孝肅公拯
見公嘆曰君以一縣令能此賢於言事官遠矣公嘗
出見一婦人弊衣負木顧曰此蘇士曹也公怪使人
問之曰嚮我廖尹曹女流落爲人婢因泣下公惻然
訪其主以錢贖之迎置縣空屋中擇婦人謹厚者視
之廖君昔與公同爲府中掾公帥寮舊嫁之能知衛
州來賜民爲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爲盜公
察而疑之問尉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
視之得其居人以獻公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
爲功尚何視他人必此爲姦訊之而伏他日果得真
盜衛人以公爲神選知漣水軍未行會振寮副使孫
公抃薦公擢提點利州路刑獄嘗行部至閬中民觀
者如堵牆其童子皆相率環公揮之不去公謂之曰
吾去此二十年矣爾何自識予皆對曰聞父祖道公
爲政家有公像視公復來故爾公笑曰何至是公至
逾年劾城固縣令一人妄殺人者一道震恐遂以無
事嘉祐七年八月乙亥無疾暴卒吏民哭者皆失聲

閬人聞之罷市相率爲佛市中以報享年六十有二
官都官郎中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後以二子登
朝累贈太中大夫夫人楊氏累封玉城同安縣君公
没之明年六月庚辰卒治平二年二月戊申合葬于
眉山永壽鄉高遷里生子三人不欺太子中舍監成
都糧料不疑承議郎通判嘉州公既没相繼而亡季
曰不危家居不求祿仕女四人長適進士楊薦次適
進士王東美次適遂州節度推官任更李適宣德郎
柳子文孫男十二人千乘千運千之千能千里千秋
千經千傑千壽千億時暉女子十人曾孫男女十二

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好讀書老而不衰平居不治產業旣沒無以葬善爲詩得千餘篇題其編曰南麈退翁雜文書啓章奏若干卷記平生所涖歲月爵土一卷曰蘇氏懷章記其爲吏長於律令而以仁愛爲主故所至必治一時稱爲吏師公沒二十七年不危狀公遺事以授公之從子轍曰先君旣沒而二兄不淑惟小子僅存不時記錄久益散滅則不孝大矣轍生九年始識公于鄉其後見公于杞聞公之言記公之遺烈僅識其一二謹拜手稽首書于墓之碑曰轍幼與兄軾皆侍伯父聞其言曰予少而

讀書師不煩少長爲文日有程不中程不止出遊於塗行中規矩入居室無惰容非獨吾爾也凡與吾遊者舉然不然轍爲鄉所擯曰是何名爲儒故當是時學者雖寡而不聞有過行自吾之東今將三十年歸視吾里弦歌之聲相聞儒服者於它州爲多善矣爾曹才不逮人姑亦師吾之寡過爲可也皆再拜曰謹受教及長觀公行事循循若無所爲動以律令爲師而見義輒發未嘗處人後政事審可爲者力爲之不疑鄭子產有言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公爲政近之故其所至必有功其去必見思思自諸父沒後生不聞老成之言無所師法而流於俗轍懼子弟之日怠也故記其所聞以警焉元祐三年歲次戊辰十二月朔日癸酉從子朝奉郎試尚書戸部侍郎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轍表

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尚書戸部侍郎簡肅公諱奎之女也簡肅公事眞宗朝所至以才名稱晚事仁宗爲叅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公剛毅守節事不苟隨朝廷賴之天下至今稱焉文忠公以文章名當世其風節尤峻叠歲以言事不合流落于外

仁宗亮其忠晚用之亦叅知政事仁宗英宗之際其所以綏靖朝廷者與丞相忠獻韓公相爲表裏蓋二公之功名士大夫舉知之夫人簡肅公之第四女母曰金城太夫人亦賢婦人也夫人高明清正而敏於事有父母之風及歸于歐陽氏治其家事文忠所以得盡力于朝而不恤其私者夫人之力也而世莫知之初簡肅見文忠公願以夫人歸焉未及而薨及文忠公貶夷陵令金城以簡肅之志嫁夫人于許州不數日從公南遷始歸國太夫人性剛嚴好禮夫人生于富貴方年二十從公涉江湖行萬里居小邑安于

窮陋未嘗有不足之色事韓國時其起居飲食寒溫
節度未嘗少失其意雖寒鄉小家女有不能也夫人
幼隨金城朝於禁中面賜冠帔及文忠爲樞密副使
夫人入謝慈聖光獻太后一見識之曰夫人薛家女
邪夫人進對明辯自是每入輙被顧問過事陰有所
補嘗待班於廊下内臣有乘間語及時事者意欲達
之文忠夫人正色拒之曰此朝廷事婦人何預焉且
公未嘗以國事語妻子也文忠既歸老穎上慈聖嘗
幸集禧過其舊廬使人訪問夫人其後姻家有入禁
中者慈聖猶使傳旨問勞文忠既薨夫人不御珠翠

羅紈服布素者十七年文忠平生不事家產事決於
夫人率皆有法從文忠起艱難歷侍從登二府既薨
盛衰之變備矣而其出入豐約皆有常度以韓國治
家之法戒其諸婦以文忠行己大節厲其諸子而不
責以富貴平居造次必以禮辭氣容止雖溫而莊未
嘗疾言厲色而整衣冠正顏色雖寒暑疾病不改其
度將終疾革言語如平日見諸子號泣曰吾年至此
死其常也比爾等憂豈復預吾事邪其天性安於禮
法恬於禍福如此享年七十有三元祐四年八月戊
午終于京師十一月甲申祔於文忠之塋夫人始以
文忠貴封壽安縣君入遷爲仁壽郡夫人後以其子
三遷封安康郡太夫人子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少府
監丞奕故光祿寺丞監陳州糧料院棐朝散郎尚書
職方員外郎充集賢校理辯宣德郎監澶州河北酒
稅其四人皆未名而卒女三人皆未及嫁而卒孫男
六人憲陝州司戶參軍恕新授滑州韋城縣主簿愬
雄州防禦推官監西京左藏庫悊愿愻並假承務郎
孫女七人長適權忠武軍節度判官蘇京次適承事
郎元耆寧次適許州長社縣主簿范祖朴次適承奉
郎王徽次適承務郎王景文次許嫁承務郎蘇迨次

尚幼適范王氏三人皆早卒曾孫二人延世奉世皆
薛氏歐陽氏世家既具於簡肅文忠之誌轍少獲知
於文忠公出入門下與其諸子游知夫人平生爲詳
而子棐復以狀求銘銘曰
簡肅文肅夫人實承之文忠之忠夫人實成之既成
其夫亦遺其子白髮素襦動不忘禮貧富之交生死
之間有以壯夫而莫克安夫人居之不懾不疑問誰
使然簡肅之遺有立於朝文忠子孫豈獨文忠夫人
與存

全禪塔師銘

黃檗斷際禪師之後十有九世曰道全禪師洛陽王氏子也生而不食葷血父母異之使事其舅廣愛演師十有九年而得度二十年而受具游彭城歷壽春受華嚴清凉說於誠法師朝授師說夕能爲其徒講彭城有隱士董君識師非凡人也勸遊南方問無上道師乃棄其舊學渡江而南始從廾露夫禪師茫無所見復從棲賢秀禪師秀勇於誨人示以道機迷悶不能入深自悔咎至唱惡食飲惡水以自礪凡七年道不見舍秀遊高安事洞山文禪師五年而悟告文曰吾一提打透無底藏一切珎寶皆吾有也文喜曰

汝得之矣自是言語偈頌發如涌泉不學而得高安太守請師住石臺清凉已而徙居黃檗師爲人直而淳信不飾外事元豐三年眉山蘇轍以罪謫高安師一見曰君靜而惠可以學道轍以事不能入山師每來見輙語終日不去六年師得疾甚苦從醫於市見我語不離道曰吾病宿業也殆不復起矣君無忘道與時見我無相忘也既而病良愈還居山中七年轍蒙恩移績溪令十一月將西行意師必來別我師遂以病不出十二月乙丑升堂與其衆訣歸而趺坐欲化衆強之卧遂卧不動不復飲食明日丙寅而寂體煖香輭凡十五日而荼毗得舍利光潔無數享年四十九臘三十明年二月十三日其徒葬之斷際塔之右其友人聰禪師與其徒思聰皆以書來績溪曰師逝矣君知之者以舍利爲信請爲銘其塔而刻諸石爲之銘曰

備哉菩提心一切皆具足云何有不見迷悶去狂惑譬如衣中珠一見不復失假令墮塗泥以至大火坑珠性常湛然不應作異想全師大乘師晚悟最上乘身病心不病身滅心不滅西域師子師中國惠可師皆不免厄死而況其餘人疾病不能入刀兵不能攻

非彼有不能乃我未常受我今爲師說智者不當疑

閑禪師碑

閑禪師者臨濟玄公九世法孫而黃龍南老嫡嗣也南老以道化江西其徒常數百人而師爲高第南每嘆曰祖師之道不墜於地斯人是賴南雖在世而學者歸之已如雲矣南既寂一時尊宿無有居其右者熙寧年廬陵太守張公鑑請居隆慶未幾年鍾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廬陵人聞其捨龍泉也舟載而歸居隆慶之西室事之愈篤居二年元豐四年三月十三日洛說趺坐以偈告衆以將

入滅遂泊然而化既化神色不變鬚髮而後出廬
陵守與其人來觀者如堵皆願留事真相長老利儼
禀師遺言闍維之薪盡火滅全身不散以油沃薪益
之乃化是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煙氣所至東西南
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碎之
如金沙居士長者贖以金錢細民拾而鬻之數日不
絕計其所獲幾至數斛師法名慶閑福州古田卓氏
子也母夢胡僧授以明珠得而吞之覺而有孕及生
白光照室幼不近酒肉年十一事建州昇山資慶長
老德圓十七削髮受具二十辭師遠遊及其終也年

五十三臘三十六余未嘗識師元豐七年過廬山開
先見瑛禪師言及師事且曰瑛少嘗問道於閑師願
為文刻石傳示久遠余許之明年遣其徒請於績溪
余有善知識本出於南老將問之益信而作五月辛
亥得疾寒熱癸丑益甚余正卧念曰四大本空五蘊
非有今我此疾何自而至少頃耶睡夢有告者曰如
閑師後何疑耶疑疾病矣余聞之矍然即於夢中作
數百言詞甚為備覺而忘之病亦稍愈乃為之碑而
系之以偈曰一切諸如來惟於一性通具足大神力
或坐微塵裏而轉大法輪或於一毛端普見寶王剎
或於見在土遍見一切土彼此無壞相或於見在上
直上忉利宮人天相還往而無有難相或令土石沙
皆化為黃金一切皆得取或令江河海皆化為酥酪
一切皆得食或近取一劫而演為十劫或遠取百劫
而促為一劫一切無礙法河沙不可擬閑師得正眼
久為僧中王及其滅度時廣作諸法事顏色不動搖
爪髮日滋長薪盡火亦滅凝然不解散益薪助以油
爾乃就變滅是時人天哀大風吹陰雲發瓦折大木
煙氣所及處皆得大舍利圓明如寶珠精色如真金
其數千萬億是事大希有聞者以為疑我昔忝聞道

亦不免斯惑病中夢訶者閑師事何疑有疑即是病
不當作是見夢中悔謝咎口作數百言曾不以意作
已覺不能記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憫世狹劣故
聊示其小者復以告瑛師刻石示學人

傳二首

孟德傳

孟德者神勇之退卒也少而好山林既為兵不獲如
志嘉祐中戍秦州秦中多名山德出其妻以其子與
人而逃至華山下以其衣易一刀十餅携以入山自
念吾禁軍也今至此捕亦死無食亦死遇虎狼毒蛇

亦死此三死者吾不復卹矣惟山之深者往焉食其餅既盡取草根木實食之一日十病十愈吐利脹懣無所不至既數月安之如食五穀以此入山二年而不飢然遇猛獸者數矣亦輒不死德之言曰凡猛獸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號其聲震山谷德以不顧死未嘗為動須臾奮躍如將搏焉不至十數步則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試之前後如一後至商州不知其商州也為候者所執德自分死矣知商州宋孝孫謂之曰吾視汝非惡人也類有道者德具道本末乃使為自告者置之秦州張公安道適知秦州德

稱病得除兵籍為民至今往來諸山中亦無它異能夫孟德可謂有道者也世之君子皆有所顧故有所慕有所畏慕與畏交於胷中未必用也而其色見於面顏人望而知之故弱者見侮強者見笑未有特立於世者也今孟德其中無所顧其浩然之氣發越於外不自見而物見之矣推此道也雖列於天地可也曾何猛獸之足道哉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既聞而異之以為虎畏不懼己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上者有虎自山上馳下婦人倉惶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觝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怪意虎之食人必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施歟世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非俟其醒俟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為豬狗類也以杖擊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其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不敢食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軾題

丐者趙生傳

高安丐者趙生弊衣蓬髮未嘗沐洗好飲酒醉輒毆詈其市人雖有好事時召與語生亦慢罵斥其過惡故高安之人皆謂之狂人不敢近也然其與人遇雖未嘗識皆能道其宿疾與其平生善惡以此或曰此非有道者耶元豐三年予謫居高安時見之於途亦畏其狂不敢問是歲歲莫生來見予予詰之曰生未嘗求人今謁我何也生曰吾意欲見君耳既而曰吾知君好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吾將教君挽水以溉百骸經旬諸疾可去經

歲不怠雖度世可也予用其說信然惟怠不能久故不能究其妙生嘗告予吾將與君夜宿于此予許之既而不至問其故曰吾將與君游於它所度君不能無驚驚或傷神故不敢予曰生游何至曰吾常至岐下所見與世說地獄同君若見此歸當不願仕矣予曰何故生曰彼多僧與官吏僧逾分吏暴物故耳予曰生能至彼彼人亦知相敬耶生曰不然吾則見彼彼不吾見也因歎曰此亦邪術非正道也君能自養使氣與性俱全則出入之際將不學而能然後爲正也予曰養氣請從生說爲之至於養性奈何生不答

一日連問曰君亦嘗夢乎予曰然亦嘗夢先公乎予曰然方其夢也亦有存沒憂樂之知乎予曰是不可常也生笑曰嘗問我養性今有夢覺之異則性不全矣予矍然異其言自此知生非特挾術亦知道者也生兩目皆翳視物不明然時能脫翳見瞳子碧色自臍以上骨如龜殻自心以下骨如鋒刃兩骨相值其間不合如指富自言生於甲寅今一百二十七年矣家本代州名吉事五臺僧不能終棄之游四方少年無行所爲多不法與楊州蔣君俱學蔣惡之以藥毒其目遂翳然生亦非蔣不循理槁死無能爲也是時予兄子瞻謫居黃州求書而往一見喜子瞻之樂易留半歲不去及子瞻北歸從之興國知軍楊繪見而晉之生喜禽鳥六畜常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居興國畜駿騾爲騾所傷而死繪具棺葬之元祐元年予與子瞻皆召還京師蜀僧有法震者來見曰震泝江將謁公黃州至雲安逆旅見一丐者曰吾姓趙頃於黃州識蘇公爲我謝之予驚問其狀良是時知興國軍朱彥博之子在坐歸告其父發其葬空無所有惟一杖及兩脛在予聞有道者惡人知之多以惡言穢行自晦然亦不能盡揜故德順時見於外今余觀

趙生鄙拙忿隘非專自晦者也而其言時有合於道蓋於道無見則術不能神術雖已至而道未全盡雖能久生變化亦未可以語古之真人也道書屍假之下者留脚一骨生豈假者耶

敘三首

類篇敘

雖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無不各獲其處也多而至於失其處者非多罪也無以待之則十百而亂有以待之則千萬若一今夫字書之於天下可以爲多矣然而從其有聲也而待之以集韻天下之字

以聲相從者無不得也從其有刑也而待之以類精
天下之字以形相從者無不得也既已盡之以其聲
矣而又究之以其形而字書之變曲盡蓋天聖中諸
儒始受詔為集韻書成以為有形存而聲亡者未可
以責得於集韻也於是又詔為類篇凡受詔若干年
而後成夫天下之物其多而至比於字書若未始有
也然而多不獲其處豈其無以待之昔周公之為政
登龜取黿攻梟去蛙之說無不備具而孔子之論禮
至於千萬而一有者皆預為之說夫此將以應天下
之無窮故待天下之物使皆有處如待字書則物無

足治者凡為類篇以說文為本而其例有入一曰學
規同部而吶尉異部凡同意而異形者皆兩見也二
曰天一在年一在真凡同意而異聲者皆一見也三
曰叟之在草侌之在於凡古意之不可知者皆從其
故也四曰雰古仝類也而今附雨齡古口類也而今
附音凡變古而有異義者皆從今也五曰壺之在口
無之在林凡變古而失其真者皆從古也六曰一先
之附天一生之附人凡字之後出而無據者皆不得
特見也七曰王之為玉朋之為朋凡字之失故而遂
然者皆明其由也八曰邑之加品白之加鄉凡集韻

之所遺者皆載於今書也惟此入者以求其詳可得
而見也凡十四篇目錄一篇文若干

古今家誡叙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
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為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
行精慮故其為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
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轍少而
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
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
於弟子也為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強

也君之於臣也為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
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不則去子之於父也以
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
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
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
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為子言也
必忠且盡而況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脩
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
忘為賢母錄以致其意之又集古今家戒得四十九

人以示轍曰古有爲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爲此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嘆曰雖有悍子忿鬭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元豐二年四月三日眉陽蘇轍叙

洞山文長老語錄叙

水流於地發爲草木鹹酸辛苦皆水也火傳於薪化爲飲食飯蔬羨胾皆火也心藏於人見於百骸視聽言動皆心也古之達人推而遺之大而天地山河細而秋毫微塵此心無所不在無所不見是以小中見大大中見小一爲千萬千萬爲一皆心法爾然而非有所造也故其指心法以示人也有以光明相好化人有以飲食卧具衣服有以園林臺觀虛空有以寂嘿無說無示蓋事無非法者然有聞思修法門衆生由之以入如大衢路既徑且易自達磨西來諸祖相承皆因言以曉人心地既明出語皆法譬如古木生氣條達花葉無數顛倒向背穠纖長短無一不可譬

如大海濕性融溢隨風舒卷波濤流轉充遍洲渚無一不到觀者眩曜莫測其故然至於循流返原識其終始可以拊手而笑有克文禪師幼治儒業弱冠出家求道得法於黃龍南公說法於高安諸山晚居洞山實繼悟本辯博無礙徙衆自遠而至元豐三年予以罪來南一見如舊相識既而其徒以語錄相示請之縱横放肆爲之茫然自失蓋余雖不能詰然知其爲證正法眼藏得遊戲三昧者也故題其篇首

欒城集卷第二十五

祭文一十七首

祭歐陽少師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觀文少師贈太師九文之靈嗚呼嘉祐之初公在翰林維時先君處于西南世所莫知隱居之深作書號公曰是知予公應嗟然我明子心吾於天下交遊如林有如斯文見所未曾先君來東實始識公傾蓋之歡故舊莫隆過出所爲嘆息改容歷告在位莫此敵家報國以士古人之忠公不妄言其重卑鍾厥聲因

馳靡然向風嗟維此時文律頹毀奇邪譎怪不可告止剽剝珠貝綴飾耳鼻調和椒蟚毒病唇齒咀嚼荊棘斥棄羨截號茲古文不自愧恥公爲宗伯思復正始狂詞怪論見者投棄踸踔元昆與轍皆來皆試於庭羽翼病搖有鑒在上無所事禁馳詞數千適當公懷擢之衆中羣疑相攙公恬不驚衆惑徐開滔滔狂瀾中道而廻匪公之明化爲訕俳公德日隆歷踐二府轍方在鄭撫視逾素納銘幽宅德逮存故終喪而還公以勞去公年未衰屢告遂莫自亳徂青迄蔡而許來歸汝陰嘯傲環堵轍官在陳於穎則隣拜公門下笑言歡欣杯酒相屬圖史紛紜辯論不衰志氣益振有如斯人而止斯耶書來告衰情懷酸辛報不及至凶訃遄臻嗚呼公之於文雲漢之光昭回同達無有秉章學者所仰以克攸方知者不惑昧者不狂公之在朝以直自遂排斥姦回罔有剡易後來相承隕故事雖廣無知亦或勉勵此風之行逾三十年朝廷尊嚴庶士多賢伊誰云從公導其先自公之歸忽爲變遷又誰使然要歸諸天天之生物各雜其時朝陽薰風春夏是宜凍雨急雪匪寒不施時去不返雖強其遠矧惟斯人而不有時時既往矣公亦逝矣老

成云亡邦國瘁矣無爲爲善善者瘵矣時實使然我誰懟矣哭公於堂維其悲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文與可學士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己未二月庚子朔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吳興太守與可學士親家翁之靈嗚呼與君結交自我先人舊好不忘繼以新姻鄉黨之歡親友之恩豈無他人君則廉之君牧吳興我官南京從君季子長女實行君次于陳往見姑章使者未反而君淪亡于何不淑以至于斯匪人所知神實爲之昔我愛君忠信篤實廉而不劌柔而不

屈發爲文章實似其德風雅之深追配古人翰墨之
工世無擬倫人得其一足以自珍縱横放肆久而疑
神晚歲好道耽悅至理洗濯塵夥湛然不起病革不
亂遺書滿紙嗟乎今日見此而已我欲哭君神往身
留遣使往奠涕泗横流旛緯素車歸安故丘嗚呼哀
哉尚饗

祭永嘉郡夫人馬氏文

維元豐元年八月壬寅朔十八日己未具官姓某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永嘉郡夫人馬氏之靈惟
夫人毓德大宗作配仁人富貴顯榮居之若無寬裕

慈祥終身不改晚通至道游心空寂啓手卽化容如
平生登證妙果古人是似歲月遷逝歸全南野君子
在位嗣子在列鄰人出祖欷歔歎息軾與弟轍皆游
門下義均親戚令德懿行夙所聞知恭致祀奠禮薄
誠至尚饗

祭王虢州伯敭文

年月日具官某與弟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虢州使君伯敭朝散親家翁之靈軾官吳中昔始
識君愚不自量欲裕斯人衆目睚眦更笑迭瞋君在
其間乃獨不然危弦急張時一弛寬我賴以全民亦
少安事之難知君以罪廢還家宋都轍適在是簿書
之間往走君廬忘其厄窮笑歌讙呼夜飲不歸月墮
城隅閉屏僕夫與我深言今昔之故君何不聞指後
將然已而信然見遠識微我不如君我遷于南一往
大年歸來執手白髮侵顛遂以息女許君長子朋友
惟舊親戚惟始西虢之行過我都城慨然憂世不憂
死生訃來自西驚怛不信車過城東往奠不辰追懷
平生哭于寢門漬酒東脯以寄酸辛嗚呼哀哉尚饗

祭鄧內翰母郡太君文

惟靈祇服圖史肅恭蘋蘩擢芳江漢之濱齊聲尹姞

之盛篤生賢子揚于帝廷北扉代言訓誥如古南宮
庀職賓旅有儀聯袂以朝列鼎而養纖穫以就方進
豈惟古人鶴髮以成陶公復見南國耋期不亂子孫
滿前福祿所鍾方期永世壽懽相繼入弔於廬今者
冊旐告行靈舟將發僚舊之故肴醴式陳冥而有知
嘉此誠意尚饗

祭曾演父朝議文

我官宋都最出南河逢公北征吏卒譏呵相揖于輿
莫後遑它伯氏之南見公符離傾蓋相歡執手無疑
公顧我笑我猶未知逮伯遷黃公在浮光山聯川通

可跂而望有饋豚黍報之膠漆始於朋友求我婚姻數歲之間相與抱孫我雖未際而日以親我夢皎然有告不祥凶訃在門妻絕肝腸諸子纍纍匍匐哀號公嗜讀書瞻于文詞亦達于政實惟吏師惟人莫知而止於斯匪我知公我兄實知哭公寢門兄在禮闈嗚呼已矣寄哀此詞尚饗

祭范蜀公景仁文

維元祐四年八月十日丁未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軍州事蘇軾與弟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端明殿學士贈金紫

光祿大夫忠文范公之靈公之少年初以賦鳴挾策來東氣和而平微見圭角人人自驚宋氏叔仲典司衆盟見公所爲簁簸以迎自毀其文以致公名士滿太學莫之敢爭公之中歲始以諫丞堯老將傳未有立子群公欲言以目相視公獨發之自跪以死帝知其忠始怒終喜後有繼者實蹈公軌公亦自信卒老言事公之末年終以節聞國有蠹賊當之以身力言不從遂致爲臣開門接士不慫不懫群枉既消衆困當伸有欲援之同撫我民公笑稱病誓不復投先世之人有一于是翹然自名足以爲貴公有其三豈不卓備位雖顯融有不盡志嵩隗之間潁湜之湄有廬可安有田可食顧惟平生篤志鐘律既成既上疾亦告革嗚呼昔我先人公早知之白首相歡事往莫追軾方在朝公舉諫官卒以獲罪而無一言轍來自東復館于門曾患之不卹而惟義是敦今其云亡無復斯人嗚呼哀哉尚饗

祭忠獻韓公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正月二十三日己丑具官蘇轍其官趙君錫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某官韓公之靈轍等游公之門迹有戚疏長育成材公志

不殊譬諸草木農夫所殖方其播之匪擇瘠腴既苗且實物自函徐究觀厥成功在于初公之事君社稷是爲允有膂力以執大器既安且平物賴其賜豈惟吾儕有祿與位自公云亡日月逾邁蒼然墓木過者垂涕轍與君錫偕使于遼驅車往來實出其郊顧瞻西山與公俱高使事有期當復于朝觴豆甚微懷想則勞且謁且辭袂回奈何尚饗

祭姪林文

年月日從叔某以肴酒之奠祭于亡姪十六郎之靈嗚呼小宗之傳五世於是甚謹而信孔孝而悌既冠

而孤方壯而死何辜于天至此極也昔我來東侍爾於斯憂樂相知有無相資千里故鄉相視忘歸奈何忽焉去而莫追王城西原土原而溫上爾先君下爾弟昆一畝之丘三人終焉弱子僅存始行而言自今以往見此而已予撫予育曰比汝後庶幾鬼神憐汝無罪畀之壽考以繼家事嗚呼哀哉尚饗

代李公儀諫議祭張文裕侍郎文

惟公擢秀齊魯朴厚忠良自下升高勤勞四方操行之堅老而益強蒼眉皓髯邦家之光既謝於朝偃息帝鄉高風凜然公卿是望于何不淑奄焉周行衰歸

于東邦人慨慷肅之於公朋好有年繾綣王事出入周旋孰云委化不告而先念昔方壯交遊滿前俯仰幾何凋落紛然富貴壽考神弗能全有如公躬十無一焉公今安歸來舉豆籩尚饗

代張公安道祭李宥侍郎文

元豐元年歲次戊午二月丙午朔二十一日丙寅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太子賓客贈工部侍郎李公之靈世稱至治咸平景德士生其間端良純一公進以文而以德稱不介不隨自然靜深推以予人恕而多矜下御吏民如恐不勝晚登朝廷逡巡自得獨立不競浮夸是律卒引而去識者歎息歸老睢陽環堵而終更三十年乃葬元豐世遠人亡誰復知公反兆東圻祖奠有時訊銘考行則猶可知沒而不亡雖久何悲嗚呼公乎今世之師尚饗

代南京留守祭永嘉郡夫人馬氏文

鵲巢之風久矣其亡有德斯潛亦耀于鄉宜其家人退食廟堂壽考而終令問不忘有崇其丘都人所望某守土于茲襄事告時尊德以敬惟吏之宜生有邑膳没有廟祠今則不能念昔行之致是菲薄惟愧矣夫尚饗

代張公祭蔡子正資政文

嗚呼公材甚長無適不宜公氣孔堅勇而敢爲厥初磐桓亦躓不顯守邊西方鋒穎乃見聲聞于朝遂付兵樞剔朽鉏荒計之馳驅有志不從疾病支離中道不行釋扶而歸嗟我與公少年相親鄉黨之遊繼以昏姻我老厭事求歸不能公敏而強力罔不任謂當敷施慰我友朋奈何不淑棄我而先遣奠有時酒湯何言誰實使之要以問天嗚呼哀哉尚饗

代毛筠州祭王觀文韶文二首

公學敦詩書性喜韜略奮迹儒者收功戎行千里開

疆列鼎而食豐功偉烈震燿當年緌纓朱轓留連列郡用舍之際方共慨然存沒之來孰云止此子幼方仕母老在堂百口有嗷嗷之憂十年爲夢寐之頃士夫殞涕道路輿嗟甚比綴未姻仍叨屬部笑言未接涕泣長辭攀望靈車寄哀薄奠伏惟尚饗

嗟人之生夢幻泡影短長得失何實非病惟公少年闊略細行從軍西方睥睨隣境手探虎穴足踐荒梗遂開洮岷歸執兵柄功名赫奕富貴俄頃未安西樞斥就南屏磐桓武昌偃息洪井國方用兵邊鄙未靖謂當再駕及齒馳驛嗚呼不淑一寐不醒老幼盈前

饘粥誰省盛衰奄忽驚怛羣聽惟公晚年自謂見性死生變化其已安命世之不知奔走弔慶寄寘一觴孰爲悲哽尚饗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嗚呼元豐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帷幄是望公來自西會哭于廷搢紳咨嗟復見老成太任在位成王在左曰予惸惸誰卹予禍白髮蒼顏三世之臣不留相予執左右民公出于道民聚而呼皆曰予父歸歟歸歟公畏莫當遯反洛師授之冢丘實將用之公之來思岌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不言一二卿士代天斡旋事棼如絲衆比如櫛治亂之幾間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寧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鉏去太甚復其本原白叟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見延和稽民之言之死靡它將享合宮百辟咸事公病于家卧不時起明日當齋公訃暮聞天以雨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衮蟬冠遂以往從公之初來民執弓矛逮公未歸既耕且耰公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進毋隕匪以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母萬年民不告勤公志

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尚饗

代三省祭門下韓侍郎曾孫文

惟靈淵源深長才質純茂出從仕籍有聞搢紳若顏方與秀而未實寵祿將至往而莫留日月有時出祖于道尊親之愛感念則深同列增嗟行路興歎精誠未民來饗一觴嗚呼尚饗

祝文一十六首

陳州日食禱諸廟文

年月日具官張舜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太昊之神呼嗚日宵底日實詔天戒正陽之朔將有薄食

上心震懼側身修德誕布休命赦宥多辟凡在祀典罔不咸秩惟神聰明昭鑒誠忱消復大青導迎和氣俾我有邦享天之衷民物康阜以永保神之休無斁尚饗

陳述古舍人辭廟文二首

某來守是邦于今未幾恭承嘉惠即工南服自初始至逮茲解去雨暘時若災厲不起豈某之能緊神之功風俗淳厚獄訟稀少豈某之敎緊神之德獲免罪戾敢忘大賜誠薦俎豆匪以報也尚饗 右辭大昊廟

某奮自諸生列位近侍凡出守之地雖駑不才所至

輒繕其學宮修其禮物見其學士大夫敎其子弟庶幾有成以無忘夫子之業及來是邦獲兩執幣爵以見於廷慨然顧瞻思繼前志而詔書來被移殿南服將以是月甲子有事於行登薦菲薄惟告不敏尚饗

右辭孔子廟

齊州祈雨雪文二首

惟神出入造化呼召風雲播灑井澤膏潤下土今茲歷時不雨麥不得種饑饉既至疫癘將起守土之吏知任其憂而不知所爲神能仁愛斯民又能作爲雨雪以生育萬物是以敢告苟克有應嘉雪時降以寬吏民之憂敢不有以報也尚饗 右禱龍洞

某播守濟南適丁旱災自秋徂冬迄此春莫赦粟不登麥不得種秋田既耕種不入土公私匱竭食將不繼官吏震懼並走祠聖精誠不格報不時至暴風振揚雲合輒解斂斂相視知殞溝壑粤茲耆艾稽首來告曰維此土西附岱麓蒙神之休常以有年雲興膚寸實雨天下矧伊我邦而或棄遺神不遺我我則不告是用祗具牲酒請命有神吏之不虔無所逃罪民知歸神神豈棄之茲誠不妄耳雨時至迨秋有成民免於死將戴神之功展其四支以永事神無斁尚饗

右禱文山

徐州漢高帝廟祈晴文代子瞻

熙寧十年六月癸巳具官蘇某謹以清酒少牢之奠告于漢高皇帝之神曰此方之民以麥爲命今茲歲首雨雪失候麥苗病瘁獲不償種恃秋有成庶幾無饑禾粟滿野淫雨爲害豐沛庳下𣶒爲瀦澤暑雨方作晴未可覬兩暘之間死生係之吏民相視無所控告惟神爲自茲上埽滅強暴雖宅關輔實懷故鄉俯仰千歲遺語猶在閭里告病其有不卹驅除陰雲導迎秋暘神實能之疏放流潦以種秋稼民實望之道

民之言徼神之福吏實職之苟克有應敢忘其報尚饗

南京祈禱文七首

熙寧十年九月戊辰某官某謹告于某神曰今兹禾稼將登鉦艾滿野陰雨爲沴彌月不止穗者將腐角者將落徐方大水將浸東境瀰漫盈滿流潦橫至民貧無食恃穫以飽官貧無蓄恃稅以給而雨弁害之公私困竭神亦將之享吏既不職無以格神之休敢因民心以乞靈于爾有神神能掃除陰雲顯見白日使秋稼畢登宿麥咸蕤民免於飢吏免於罪則神之

賜多矣其何以報謹告

九月甲戌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神曰民能盡力於而耕水旱之變不能知也吏能盡力於治而饑饉之憂不能爲也斡旋陰陽開闔天地其職在神此吏民之所恃而依也雖然叩之而必聞號之而必應人有不能而況於神之遠而微也今者以雨病告不旋日而雨止種麥穫豆不失其時也太守不德而蒙貺自視缺然知無以堪之也酒醴潔芳肴蔌備具匪以爲報惟致其意也尚饗

十二月己亥某官某謹以酒果之奠告于某神宋維大都兵食殺繁一歲之奉仰于諸藩自河爲災千里汙浸隣邑告病我邦獨完賦稅百須所恃惟田終歲不雪麥將大乾患始于民卒近于官神仁愛人忍坐以觀卷舒陰陽職上通天勞不崇朝雨雪紛然民食宿麥癘疫莫干久而不施莫知誰怨吏則不德而民嘗哀隣歸誠于神其終捨旃尚饗

元豐元年正月庚申某官某謹以肴酒之奠祭于句芒之神木氣既應田事將起肇出土牛以令早晚惟神體仁司春發生萬物時節風雨祐我農夫苟東作順叙將終歲允賴邦有舊典敢卒以告尚饗

二月己未某官某謹以肴酒之奠告于某神某來守是邦自秋徂春政事不修雨暘失候始以水告繼以旱請玩神瀆祀至于再三中心赧焉懼獲譴咎然今宿麥將槁時雨不降流亡布路倉廩莫繼與其病民寧我獲戾是用恭卜良日申禱有神其尚哀矜農夫賜以膏澤尚饗

六月十七日具官某謹以肴酒之奠告于某神梁宋之郊頻年旱饑盜賊煩興囹圄塡充粤自玆夏農獲六七流亡既去桴鼓隨息庶幾秋成民以阜安而淫雨不節水潦橫潰狂苡禾黍鞠爲汙澤秋氣方始田

可更種神誠愛民錫之開晴積水時去晚稼後熟則
民報神之心不在俎豆將世以奉承毋有厭斁尚饗
七月五日具官某謹以肴酒之奠告于某神乃者暑
雨特至溝澮滿盈淤田棄水相繼爲虐秋稼滿野淪
胥以敗民號無告吏莫之救酌酒告神庶幾哀憐曾
未旋踵秋暘炳耀匪神之仁化爲凶年雖使民竭其
所有無以報稱奉觴再拜惟誠而已其尚驅除陰沴
以終大賜尚饗

績溪謁城隍文

某以不才忝臨民社謹因舊禮拜謁祠下神仁愛民

恭率神意不敢不勉神亦時節風雨驅除癘疫以佑
相我治謹告

謁孔子廟文

某結髮學問今始爲邑無由之政事而治蒲無偃之
文學而治武城進謁祠下惟愧惟栗謹告

祭靈惠汪公文

維元豐八年歲次乙丑八月壬戌朔十六日丁丑承
議郎知縣事騎都尉蘇轍謹遣男造以庶酒特羊致
祭于靈惠公汪王之神神有功斯民世享廟祀某來
長是邑即神舊邦家神之休雨暘以時稼穡大熟賦
役畢具獄訟衰少才短政拙何以獲此意由僥倖以
致疾癘寒熱爲虐下逮兒女更相揣染臥者過半迄
玆瘥損自夏及秋中間禱禳神不厭瀆卒保康又皆
神之恩玆用薦致薄禮以謝不敏敢告驅除瘴癘時
節風氣使民不告病而吏與家既尚饗

青辭三首

齊州祈雨青辭

嗚呼民愚無知吏怠弗教鬼神不享積孽成厲旱氣
充塞五種失藝饑饉既至疾疫將起禱求百神寂寥
無聞民既窮瘁吏亦震恐各知咎殃將自洗濯而神

怒未息膏澤不至栗栗危懼無所歸命敢因舊儀祇
薦誠悃維皇天后土靡不覆載日月宿耀靡不臨照
山川岳瀆靡不容載哀矜無辜縱舍有罪并包含養
與道爲一祓除妖孽布導和氣時播甘雨以救民命
亦俾我守臣闔家大賜以究愛責

南京祈晴青辭

嗟民之艱豐歲常少粤維玆夏牟麥小熟飢者未飽
而淫雨爲沴秋稼殄瘁淪爲塗潦宿藏將盡歲計莫
續盜賊將起犴獄充斥民之無辜誰爲此禍吏實不
德俾過於神胡爲殃民以重吏愆今茲歸誠天地布

其腹心神仁愛人豈終病之其尚振拔清風以逐犀翳使太陽顯行后土以乾民趨于田既從且耕亦有高廩以祀以養吏家其賜不知其報此亦天地之大德下民之所仰望而求也

鈞州祈雨青辭

臣來是邦歲比不登去夏大水汎溢城邑繼以秋旱民食不足庶幾今歲五種歲茂以釋餘病而亢陽爲災不雨彌月水泉耗竭多稼殄瘁雲物告異災火時發上下恐懼不知所措惟吏之不德無以仰當天心惟民之無良有以召致神怒雖自洗濯並走祠望而

誠意淺陋靈既不答將嘿不以告而民不可棄神亦不終棄人護歸誠天地請命百神尚克收如焚之咸以布甘雨使民得稼穡各安其居使我守土之臣亦蒙大賜

欒城集卷第二十六

欒城集卷第二十七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林希集賢殿修撰知蘇州

勑具官林希朕歷選多士以備左右侍從之臣股肱之良槩出於此爾以文學政事有聞于時擢從右史試以書命而行已不靖遂致人言朕不忍棄才尚寵以書殿往治吳俗思慎厥終可

楊傑知潤州

勑具官某京口江浙之會而楊楚方飢仰食隣境朕思得良吏通其有無以濟民病爾以冬官屬績用有

聞而欲自諉以治民朕不汝遺其究乃心以底成效可

陳安期屯田郎中

勑具官某爾以能選積勞于工正升之文昌以勸勤吏矧司空之屬農部爲上爾其益敬厥事以稱朕意可

蔡立知鄂州

勑具官某武昌控引江漢勢居上流古爲重地非練達政事不以畀之以爾久於治民爲論者所稱朕將觀爾于事惟寬而勿弛明而勿苛則予汝嘉可

盛南仲知衡州

勅具官某朕進退天下士大夫不惟其才惟其行蓋未有不能正身而能正人者也爾以世族之後嘗爲部使者矣而不閑于家厥聲達焉法不可置往即南服尚克循省可

許中正致仕覃恩改朝議大夫

勅具官某朕嗣服之初推恩海宇矧惟耆老之士登隆止足之風豈無寵嘉以慰鄉黨可

虞肇知鼎州

勅具官某武陵依重湖之深嶮據五溪之走集民夷

雜居剽輕易擾惟守以安靖可以言治爾昔以才舉爲御史蜀官久於牧民宜在此選毋煩條教以便遠人可

胡田知誠州邢浩知欽州

勅具官某等欽誠爲郡雖有新舊之異而民夷雜處不可一以華法治也田自欽易誠其習南越之故矣浩自環慶往亦知所以治邊之宜惟寬可以懷遠人惟廉可以服殊俗輔以明斷其罔有不濟可依前件

王存磨勘改朝散郎

勅朝廷用人惟其才而考績必以歲月用人惟其才故政無不修考績必以歲月故官不失緒朕兼此二柄以御羣臣故雖六事之長猶寓郎官之秩具官王存文雅足以飾吏事靖重足以鎮國俗恬於進退不爲利回出入臺省人言無間司馬治兵朕已重其選矣有司奏課并欲以報其勞焉可

梁惟簡供備庫使

勅朕惟崇慶日總萬機號令所至澤遍海內況其左右侍御之臣朝夕執事之勞而有不被其賜者乎坤成之慶國有常憲尚勉忠孝思報其萬一可

張璪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知鄆州

勅昔我神考收擢儁良寘于丞弼惟茲內史之重實綜萬幾之繁朕方將圖任舊人與之裁成庶務乃者總章大享百辟在廷時予重臣獨以病告不忍賢勞之久力求補外之安曲成其私勉遂所請具官某名臣之後風流具存儒術之英文史足用詳練政事究通物情樽俎可賴以折衝盤錯亟觀於游刃轂自西臺之要付以新鄆之雄加秘殿之寵名兼進秩之異數使郡縣識朝廷之意而官吏知卿相之賢表帥四方朕尚有賴可

趙君錫太常少卿

勅太常總禮樂之政兼伯夷后夔之業平居無事若
無所爲至於郊廟社稷之儀朝廷　下之分一有大
議罔不責成昔叔孫通爲東宮傅以習於國廟復命
此職趙宗儒失不任事由卿而罷爲東宮師用人之
難蓋自前世具官某篤於孝悌居家可紀敏以從政
臨事不煩予欲決嫌而明微蓋有取於靜愼此官職
清而事少亦將便於老成往服優恩勉揚厥職可

劉絢太學博士

勅春秋之廢於今二十年矣講者不以爲師而學者
不以爲弟子孔氏之遺書而陵遲至是朕甚閔之爾

能講誦其說遺棄而不廢蓋將有見於此者夫三傳
之義其得之者多矣附以啖趙無蔽於一家庶幾士
有考焉可

鄧義叔主客郎中

勅國有四方賓旅之事則主客掌其享燕饋牽之節
其疏數豐殺皆有常度遠人於是觀禮不可以不愼
爾旣掌其事矣以資當遷共益勉之以稱其職可

林旦侍御史權淮南運副

勅具官某淮甸之民荐罹饑饉乃者詔發倉廩輟吳
楚漕以拯其急猶以乏食流徙達於朕聽朕惟救荒
之術行之略書惟得良使者因事施宜爲右可頼爾
由郎官以才任御史習於楊楚之故其爲朕往視之
均揑濟飭禁暴戢姦無使斯人重被其困可

田待問淮南運判可淮南提刑

勅具官某揚楚春旱秋水民艱於食漸起爲盜遂使
州縣犴獄充滿朕憂之未始一日忘也間起爾於山
陽守參領漕事今又命爾督賦刑辟徙以爾習其風
俗知吏民所疾苦夫察貪暴謹追擾均有無督盜賊
此荒政之急也勉勤其職以稱朕意可

陳紘可倉部郎中王古可工部郎中

勅具官某等漢郎官出宰百里今部使者入治諸司
其爲輕重異矣朕於是考察多士近而觀其不煩遠
而觀其不惰庶幾有得以待任使以汝等久於吳越
優有善狀故使紘治予廩古治予工其益敬厥事以
底成績可

孫升監察御史可殿中侍御史

勅具官某朕方共默不言責成於有司正賴耳目之
官別白忠邪論辨得失言而中理則予汝嘉不幸而
失予不汝咎爾爲御史期年於此矣察其所爲忠慤
不回以次而遷庶盡其用爾其深誠朕意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安意肆志無掉後害可

李常蔡延慶並轉朝議大夫

勑三考而議黜陟古今所同積日而叙勤勞貴賤無間矧夫內與六官之長外總連帥之權均計大之龢虛司隣邦之動靜歷年應格稽法當遷有司以言朕何敢後具官李常書由疏遠深自刻修財賦所存綱目其舉具官蔡延慶名臣之後吏治有餘干城四方安靜不擾咸以待從之選而膺股肱之良錙尺寸以遷未彰於異數而命秩之寵差慰於久勞可

徐彥孚澶州通判

勑具官某河徙而西則澶淵非復昔日之舊然國門之壯兵屯倉廩猶甲於它郡大臣言爾可用往承守事勉竭才力以安我股肱之名郡可

章惇知揚州

勑樞臣之長出居列郡汝海之地僻在連山邈焉鄉黨之遐疑失親庭之便朕方以孝治天下德綏臣鄰宜推茂恩俾易近地具官某蚤以文詞中選拔出於衆人中以功名自期微遇於先帝逮予纂服亦既期年比緣議論之差授以方州之寄澹然自守綽有安靖之風卧而治民不失綏懷之體眷楊楚之重地據吳越之通途仰足以分予南顧之憂俛足以慰爾思歸之願體朕至意勉於裕民可

邢恕知汝州

勑具官某觀過而知其仁君子與之爾有志於特而不知力之不逮以陷於過徐察其中蓋有足矜者臨汝古郡民朴而事簡可以自養益務修省不汝終棄可

王令圖可都水使者

勑大河西流汎溢千里河朔之民以蒲葦為生與魚鼈同居朕中食而歎思得明習水事之人而與謀之

具官某老於從政才力有餘出入兩河間知其得失久矣水官之職爾實宜之楊焉王延世之功朕有望焉可

王荀龍知澶州李孝純知棣州

勑具官某等治國如烹小鮮泄官如製美錦以烹手烹魚則魚必潰使學者製錦則錦必傷朕知斯民之艱難擇人而養之閔閔焉若將不及以爾荀龍典刑舊德習於為政以爾孝純家世循吏屢典大邦澶淵無棣皆河朔之要擇以付爾其益勉之朝夕無怠以深副吾望可依前件

郭逵自致仕起知潞州

敕秦伯復用孟明是以能覇蜀人亟誅馬謖終亦無功朕周於用人篤於求舊雖設干羽以懷柔異類而聽鼙鼓則無忘將臣豈其舊勲久廢不用具官某蚤學弓劍晚通詩書勇而有謀整且能暇威名聞於西鄙柄任及於中樞南伐無成嗟伏波之遂棄退居能飯知廉頗之未衰擢從解組之餘復寄長民之任過而能改豈一眚之足云窮當益堅或來功之可冀勉於圖報以稱異恩可

何正臣知梓州

敕東蜀地險而民貧不如西蜀之厚而戎瀘被邊民夷雜居安之尤難朕方寬賦役以裕民正疆場以息裘連帥之任宜得其人具官某耆自東南擢居侍從參議論於臺省布條教於方州比自長沙復臨上黨出入既久當識朝廷之心寄任愈隆初無遐邇之異務爲安靖以慰遠民可

孫覧河北運副除右司郎官

敕具官某奉使北方治河而備邊任亦重矣以爲未足以盡其才也召而寘之都司吾之所以責任爾者可見也夫分治六官事無巨細畢陳於前若網存綱振之則舉弛則墮靡爾昔既稱治辦矣勉既厥心以觀來效可

陶世廷（弼孫弼死於潁州）邢選（吉子吉死於盜）各補二班借職

敕陶世廷等惟乃祖父以身殉職義不旋踵寵爾一命庶幾士知忠力之必報可依前件

皇兄令羽磨勘轉遥團

敕具官某考績之法一以歲月爲勞而不以親疏爲異爾能靖恭於位積日當遷以環衛之崇而加團結之寵益勉忠孝無溢無驕以保祿爵之重可

張輔之入內內侍省磨勘轉內殿承制

敕具官某昔文武之盛其侍御罔匪正人今余近習之臣與縉紳之士均遇以法亦無以私恩進者爾以久勞當遷往祇厥官使天下知叙法之公無內外之異可

范鎮可侍讀太一宮使

敕爲國無強於得人用人莫先於求舊朕歷選賢儁至於側微患其德望之未充而典刑之未練含騏驥而不御臨長道以咨嗟昔人病之予何疑者具官某文冠多士有楊雄之遺風仕歷三朝守劉向之忠節蚤事仁祖首開社稷之言晚就裕陵復陳堯舜之道

自處以義歸不待年身友漁樵已無求於當世名書簡冊恍或疑其古人兹予續服之初日思讜議之益謂白首窮經之樂尚可推以與人而真祠訪道之遊足使退而養志勉徇予意毋晋所安可

吳師仁可越州司法充杭州教授尹才饒州司戶田述古襄州司法蘇昞邠州司戶

勑進士某等古者舉逸民以懷天下朕以爾等皆以行義聞於鄉黨故命之一官試之行事其勉於從政以效聲聞之美可依前件

叔諄先因殺人追官勒停已叙今叙右千牛衛將軍

勑具官某責而犯法義不得宥過而知改恩不廢叙往服恩命而知義之可畏庶勉於咎可

黃復磨勘改朝請郎

勑冀孝宣帝厲精爲政二千石有治理效輒增秩賜金朕追想其風欲見之於事而況積勞之久於法當遷者乎具官某頃自禁林出爲方伯推其所學施於有政表賢獎善有古人之節考績應格吏以叙聞其益勉於裕民無使循吏之賞獨隆於前世可

宋彥國轉內殿崇班再知歸信容城縣城定國轉西頭供奉官冊任縣尉

勑具官某等疆埸之吏勇者或以致寇怯者易以納侮朕方欲愼守四境以綏靖四夷求勇怯之中而有司以爾名聞各仍舊官以增新秩謹修邊政思稱朕意可依前件

張利一自真定總管移知代州

勑邊之宿將國之干城處則爲民社之寄欲其不擾動則當金鼓之任責其知變兼是二者實難其人具官某世爲將家久習疆事持重有守得將吏之心善覘多權知敵國之變鴈門極邊密邇獯鬻朕方懷柔遠人以寧中國爾其謹守吾圉示之以信而裁之以義適寬猛之中以稱予意可依前件

莊公岳成都提刑蘇泌利州運判

勑莊公岳等守令賢否朝廷不能自知天下利病吏民不能自言宣吾德澤於下而達民情於上者部使者也朕既進用舊人而去其貪暴詔舉新進而汰其不以實者矣以爾公岳久任剌舉所至稱治以爾泌家世文雅通於吏事益利嶮遠民罹茶鹽苗役之害罷瘵未復朕念之深矣其悉乃心謹察苛吏與民休息毋廢朕命可依前件

內臣馮景現任文思副使知父以園業獻安仁保佑夫人曾得御書父古詩爲園地

勑具官某以欺得罪律旣重矣覩望高下情尤不可赦也奪爵一等益務循省以蓋其咎可

胡宗哲遂州張大寧漢州

勑具官胡宗哲等朕惟西南之遠弛鹽利之害議者推之弊以寬其人矣惟是役法久而未定吏祿爲姦人或告病夫因事制宜法不能盡順民施法責在守令宗哲家世公卿習於吏事大寧生長蜀漢知其風俗遂漢名郡皆東西蜀之重地苟能平心正身首治縣事以寬民力則太守之職舉矣可

李挺知唐州

勑具官某異時爲郡清心絜已平政理訟朞爲賢太守矣朕方變役法之弊新故紛然民意未定京西俗寠役勞治之尤難以爾嘗試爲郡條教不煩往宣朕意勤察貪吏使民忘縣事之勤此朕所望於二千石也可

崔全通判延州

勑具官某將師治邊以軍政爲重至於均賦役平獄訟實倉廩郡丞事也使者以爾才稱往貳焉汝克勤庶事以分帥臣之勞可

王純通判岷州

勑具官某朝廷始復洮岷以其初附閑其憲令吏祿甚爲虧政事不舉今其郡縣日益完矣居其官者當以近地爲比爾以選往其謹守條約毋以遠故廢職可

姚兕磨勘轉東上閤門使

勑具官某爾以勇氣聞於西垂奮身獨人致位通顯去論功而賞雖如丘山不以爲重考績而遷差之毫釐有不能得國有常典朕弗敢私勉勤厥官以靖疆埸可

丁隲太常博士

勑具官某朕方出滯淹以修庶政舉廉退以靖風俗以爾學以本原辭聞東南一時交遊皆致位通顯而循然自守浮沉筦庫將二十年不以爲恥奉常禮樂之地教化所從出也因其職事而施爾舊學朕將觀焉可

常安民大理寺丞

勑具官某吏習於法而不更治民閑於論報而不知爲政朕愍其未能盡法之變也爾以經術進而治縣有聞考課稱最往涖丞事庶幾有補於法可

田子京湖南運判

勑具官某天下之治緩急相矯常過其中乃者常為刻覈之正矣其弊也事從文具而民受其病今予欲以寬治民憂其末流頹弛而莫振㩀予意而布之州縣部使者之事也公卿言爾才力有餘試之南方究而不弛察而不苛則予爾嘉可

鄭佶都水監丞陳安民簿

勑具官某等朕既平政以便民民少安矣而大河以北水不潤下昏墊為虐故當今之政水事為急以爾佶嘗丞水官練達有素以爾安民屢試民事治辦見

稱其益講求本原以稱厥職可

葉康爾知劍州

勑具官某朕銓綜庶工獎勵失職思使中外樂事勸功相勉以治爾昔以選任使者中以事廢盤桓不試普安蜀漢之咽喉張之會地雜磽衍民艱於食往修厥官以稱恩命可

謝卿材河北運轉使自陝漕徙

勑三路之重一也關中夏秋豐穰老人欸附而河朔大水人民流離比顧之憂於是為急具官某強敏而惠靖重而文風節之厚追配古人踐歷之久號稱循吏今河決西流而堤防未立民棲丘隴而播種未期爾能相塞決之宜通有無之積以寬民力而紓吾憂此朕所以用爾於北方之意也可

蔡卞磨勘朝奉郎

勑朕俾侍從之臣出守四方試之從朕以觀其才而有司考課積勞應格國有成法非予所私具官蔡卞嘗由文藝久踐臺省欲效才實之美自詭民社之政宣城古郡晉唐名臣臨長其地者風績相望也爾其勉思古人以修條教服我新命以寵吏民可

丁恂少府主簿

勑具官某古者謂少府為天子私藏朕為天下夫復何私惟是技巧之工以供禮樂之用爾以吏能掌其典籍法度之事其講明之可依前件

張構爾知豐州

勑具官某爾既嘗為九原矣知其風俗而習其吏民治之為易使它吏往雖得賢者要必久而後治也使者既以爾言勉悉乃心綏我疆事可

呂大防中書侍郎

勑用人先於求舊為政莫如守成朕若稽祖宗之遠猷祇敬神考之近事網羅遺放而與任勳舊崇尚寬

簡而慎守典刑茲予一時股肱之臣率皆三朝髦儁之選圖任之意炳然可知具官某器宇博深才智強敏遜遇英祖亟開直諒之言中事裕陵不改忠誠之節翱翔外服所臨有聲綜轄中臺百務咸舉甚和而理處劇不煩朕方欲力行忠厚而患其末流之惰媮追復賦役而懸天下吏之使擾思與在位同協厥中往貳西臺之隆益敦大政之本朕既開懷以用善士亦誠意以報予其克一心同底于道可

劉華右丞

勑漢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為丞相近世中執法議

論不撓亦補執政昔我任祖優養正士開受直言特則有若包拯張昪之流咸以敢言復聞大政舊俗已遠此風寖寥容悅相承亦棄不用朕追懷先正選建忠賢諤諤之聲庶幾前列具官某昔以御史祇事裕陵力陳是非不避權寵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召置臺端首聞正論進任中司之要屢聞白簡之言風聲凜然國是以定朕欲試其行事之實是用付以右轄之權治忽所關寄任尤重夫以言責人甚易以義持己實難爾其勉之毋使輔政之功不若言事之效可

傳堯俞御史中丞

勑枉直未定決於繩墨之平是非相乘臨以法度之士比朕纘服之始羣議紛然實賴耳目之司力陳骨鯁之論逮茲閱歲浸以成風然而神明存乎其人衆正可以無咎余欲一變至道固須多士以寧具官某凜然直諒之風出於豈弟之性兼為御史議體不阿中列諫垣言政多牾流落雖久志氣益堅俾還侍於燕閒日有聞於禮義執法之任非爾而誰蓋政無舊新以便民為本人無彼此以得賢為先朕將允執厥中爾尚不牽于俗可

張端落致仕依前朝奉郎

勑具官某君子之仕進退無常惟義所在爾昔以強敏之資達於從政由病賜告未老而歸比於恬養之餘復有願仕之意朕方篤於求舊急於用人祇服前官以聽新命可

孟永和轉軍器庫副使兼翰林醫官副使

勑具官某以醫為職生死係焉不幸而失豈專其罪比更大赦其益進厥官俾精術業以答恩命可依前作

蔡卞知江寧府

勑左右近臣入備侍從出典藩服習知朝廷號令之

意灼見吏民憤鬱之本此朕所以歷試在位而成就人才之道也具官某文華之美發自早年才力之優見於治郡宣城之政數月而成秣陵之徙百里而近既助予治亦安爾私勉修厥官以答恩寵可

王安禮知揚州

勅淮南天下之重鎮也俗本剽輕習吳楚之傳歲仍水旱有流亡之憂朕深念其民尤慎所付思得朝廷之舊以殿東南之衛具官某吏治有餘儒雅足用昔爲京兆休有治功其發擿姦伏明而不苛其推行惠術寬而中理遂領臺轄以秉國成方先帝屬精求治

之秋有大臣進賢退姦之助久於外服稍易近邦其克爲朕舉荒政以惠民謹追胥以助治寬我南顧康此凶年可

林希知宣州

勅具官某爾名在文學之科而才兼政事之選比以吳郡生齒蕃術學者如林假爾才名以重其守而僑籍所在重以親嫌飛章自陳懇求易地宣城大藩亦東南之要往涖其治服我異恩可

王舜圭羅山縣尉獲賊二十一人除左班殿直

勅具官某盜發鄰境而能率衆攻討殲其徒黨非特武力之勝抑亦智慮有過人者矣寵以勇爵以爲能吏之勸可

欒城集卷第二十七

欒城集卷第二十八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郊寧通判宋寧軍

勑具官某北邊俗淳而士武隣好輯睦日以無事爾昔嘗以才任剌舉矣久而不試往貳博野尚勉無怠可

叔攷等三十二人並除右班殿直

勑具官某男某等士勤身苦節從事於文武積累歲月僅乃祿仕以免於耕勞亦至矣今宗室之子始名而官其克孝悌於家忠信於國識吾尊祖敬宗之意

以移保祿位可

王宗孟母壽昌縣太君 上宗孟南京推官母年九十二封

勑具官某母某氏年及耄期而家有壯子非有馴行不能致此福也錫之封邑不吝常典尚俾天下知貴老教孝之意可

胡宗愈吏部侍郎

勑吏部分列三銓而長貳各領其一其爲權任重矣天下官吏至於其間長短有度輕重有數而猶患不得其當者吏撓之也朕數求儁良付之流品意在是矣具官某學術之茂冠於東南操履之固不流世俗試於封駮任職不阿方今吏員冗溢待次者無算爾其去晉難之吝寬滯積之歎毋使吏操其柄而士失其職可

顧臨給事中

勑朕欲網羅天下之士而患知人之難唯有歷試之詳重以旋觀之久雖復堯舜何以尚之具官某樸厚之性出於自然直諒之才可備三益守道安命端靖不回二十餘年晏然一節外督漕事公議惜之維是東臺封駮之司實予萬幾出納之地宜得守法之士以爲過舉之虞爾其稽考典常附以經術令有不便知無不言使天下之人不能指摘而議則爾職舉矣可

范子奇司農卿

勑司農之政歸于地官則卿事寡矣然朕觀兩漢之士政事如朱邑儒學如鄭衆皆老於此官則前代用人蓋不輕矣具官某家世名臣詳練吏事出入中外治辦有稱居九卿之列修后稷之政益勉無怠以答恩命可

馬默河東運使

勑具官某汾晉之民儉而能勤易以衛富比緣兵役

之後瘡痍未復思得靖重愛民之人爲朕伺察害政之吏以爾傳學不勸從政有方文登之民至今頌其遺愛彭城之治復能首發巨姦是用輟從大農寬我西顧朕於用人無中外之間爾於報國無終始之殊務安邊民以稱朕意可

岑象求利州運判何珖江西運判

勅具官某等朕爲官擇人不惟其才之儁良亦因其人之便習欲使上下相得所至郎安以爾象求學有本原持心近厚昔在蜀部遠民宜之以爾珖才力敏明爲政不擾頃居江左列城賴焉往修鄰道之政無

替已成之效使西南之人雖在遐僻千里之外咸知朝廷愛之之意可依前件

常安民鴻臚丞

勅具官某爾進出儒術舉以民政朕將觀爾於近以信其遠典客之職號爲優暇益勉無怠蓋將有考焉可

李詵自軍頭司除知沂州

勅具官某武吏當守四方以干城吾民宂於内服屢以吏事雖有才力智勇無自而見爾世本將家習於武事求試於外朕不汝遺夫治兵欲整而治民欲安能整且安則疆埸之事吾無慮矣可

鄭亶通判睦州

勅具官某仕官之優莫如鄉國知其吏民之態習其風俗之宜所至而安於治爲易矧桐後廬之勝加以才力之優懷組而歸益勉無怠可

李珖太醫丞充中嶽廟令

勅具官某爾久習禁方善救諸苦勉思賦禄之厚益勵好生之心可

王鞏通判揚州

勅具官某爾故相之孫而名臣之子也生於富貴而

篤志於學勇於議論而不謀其身淮南大邦民病水旱往貳其事益試爾才

劉奉世起居郎孔文仲起居舍人

勅欲治國家當先得士頃者人物之評廢而長育之道微朕顧瞻周行憫焉興歎或盤桓久次而未用或沈伏下僚而莫知將以責成治功折衝遐邇人不素具其何賴焉具官劉奉世家世名臣才穎秀發試以治劇煩而益明具官孔文仲進以直言文史足用責之典禮守正不回斯皆一時之儁良多士之領袖方欲寘之侍從益當養其才能左右史官號爲要地前

後進者皆由此途手刋冊書足以明枉直之效密侍
殿陛足以觀進退之詳益勉自修以須不次可

胡宗炎將作少監

勅具官某官室都城責在工正朕方以恭儉自居以
法度自律宜得恬靜之吏以督繕治之功爾昔居此
官號爲任職往貳其事無改厥勤可

向宗良知衛州

勑具官某士生於富貴者常患其懷安佚樂怠於功
名爾以外戚之懿求試治民求惟此心有足嘉歎衛
雖跨河地實近輔勉脩爾政朕將觀焉可

郝觀字皇太后殿管勾文

勑具官某朕恭養隆祐朝夕無諸爾久此服勞適當
誕慶錫爾一命無改厥勤可

曾肇中書舍人

勅朝廷以號令鼓舞四方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昔河
西諸將讀璽書而知天子之聖明河北叛臣聞赦令
而致武夫之涕泣故朕思得良士俾代予言知民物
之至情識邦家之大體擇之久矣僅乃得之具官曾
肇少知爲文久益更事家傳父兄之學言有漢唐之
風汗簡編年手紬金匱執筆紀事密侍丹墀比於簡
牘之餘試以絲綸之作油然不竭煥乎可觀俾即拜
於西垣將益觀其來效雖文稱蘇李未足以爲寶而
事問高崔庶幾於適用勉於自竭以稱異恩可

邢恕知汝州

勑具官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此朕所以教天下之
孝也爾比自漢東恩移汝海國有常典中止不行朕
終念篤老之親宜得便安之養特申前命以慰慈心
服我異恩益思報稱可

李周陝西運使

勑具官某關中之民勞於征伐而弊於飢饉久矣朕

既爲之含垢以和諸戎天維顯思助我豐歲粒米狼
戾法當欽藏繼出中都之泉以廣窮邊之積猶恐吏
不時具而民或未寧分吾此憂責在漕吏爾忠厚之
性見紀於時治辦之才屢試以事往惟朕言去蠹賊
之害而督備禦之宜使疆場末安而民以無事可

劉淑蘇州胡宗哲宿州

勅具官某等姑蘇之饒冠於吳越符離之災接於徐
亳因其富庶而待之以法郡乃可治乘其饑饉而濟
之以惠民亦胥懷苟得其人所至而定以爾淑治郡
有方吏民不擾以爾宗哲臨事必辦才力有餘往因

其民以立其政使富而不溢貧而不怨以稱朕意可
勑具官某隨於春秋雖號小國然觀其應接鄰敵常有賢者今以吾士大夫之多而顧無善人以爲之守乎爾蚤有文學晚習吏治尚無菲薄其民往求所以安之可

孫諤大學博士

勑具官某士溺於專門之學而不治諸書不達前世施之於事罔焉不知朕甚患之爾博於文史不流不固往司講解思所以救其失者可

王倹通判荆南

勑具官某南郡控引江湖商賈之淵而盜賊之會也守貳之事於南方爲劇爾游官之久才力有聞往替其治益勉毋怠可

韓玠通判河南

勑具官某爾家世公卿當識治體而西南之政俾民驚擾達於朕聽往貳西都服我恩命無怠循省可

占城國進奉判官蒲霞辛可保順郎將

勑具官某航海而至奉琛在廷心知禮義之榮身無遐邇之異特頒恩命昭示遠人可

劉攽中書舍人

勑士有博學而不文甚文而不達於政者矣朕惟人才之難技士之急凡所擢用惟其所長矧夫名在文學之科才兼政事之選釋而不用夫又何求具官某能讀墳典立索之書習知漢魏晉唐之故中更直諒發爲謀猷方其流落之中益聞豈弟之政比召還於册府將漸寘於近班適以病辭勉從所請汲黯雖安於卧治蕭生雅意於本朝眷予侍從之華實司號令之本惟詳練可以彌縫庶政惟辯博可以鼓舞四方爾其勉盡所長朕將觀爾於是可

曹誦遥郡知保州

勑具官某惟爾先臣克平吳蜀仁澤之深與江漢無極于今四世子孫盛大時出能者昔漢唐功臣高密汾陽之家傳世赫奕不殞其業予甚嘉之今爾奮於閥閲之中休有搢紳之望練達兵事曩贊西樞屬邊守之須才加使名以爲重予欲不違和好之舊而得嚴整之稱體國承家有望於爾可

王獻可火山軍李昭叙石州

勑具官某等河東邊城俗儉而兵勁吏能守法易以爲治爾等才稱武吏之選家本名將之裔往修厥政

以覔治民以嚴御兵思稱朕意可依前件

鄒極江西提刑何琬府界提刑

勑具官某等朕惟古之聖王不泄邇不忘遠雖在江湖萬里之外眎之如畿甸之間是以並擇才能以察犴獄以爾極出將使指入參郎曹以爾琬比在江淮積有歲月咸能慎所施設紀於吏民夫究民滯訟苟爲不察雖堂上有不能矚苟爲察之雖遠何患往袛爾事克慎庶獄以稱朕意可依前件

業温叟度支郎中

勑具官某朕既克己裕民凡非法之求罔不罷去而

國之經用率如故初是以思得敏強之臣理財節用以羨補不足爾以儒推吏術有聞於時其能量入爲出助成地官以濟我邦計可

吳革江西運判

勑具官某江西地薄民貧儉而好訟頃者有司失計以鹽賦民愁嘆無聊困弊愈甚朕雖已弛其峻密復其故常而瘡痍未平念之未嘗忘也爾以才敏擢守廬陵知其吏民之艱究其本末之變往佐漕事思所以安而養之以稱朕意可

杜常兵部郎中

勑其官某夏官掌天下兵事而邊防禁旅馬牧之政比皆隸於西樞則事益鮮矣爾以吏能久於其屬於法當遷夫以久習之吏而治益鮮之官事其無不辦也往率乃職益勉毋怠可

榮咨道通判鎮戎軍

勑具官某被邊之地政兼兵民武吏以奮其威文吏以治其政凡所以愛民備敵之道至矣爾頃以博學多聞試於奉常出佐疆埸勉勤職事益以觀爾可

錢式三班借職

勑具官某國家廣漕東南以實中都爾董其事免於

亡失錫以一命益勉無怠可

翰林醫官陳易簡六人比舊各減三官牽復

勑具官某等醫如函人皆志於仁不幸失之法不可廢而情則可恕爾等奪官既久稍復其舊體予至恩益勉毋怠可

李括知洋州

勑具官某益昌諸郡莫如梁洋地通蜀漢之饒俗廉奉龍之勁每欲擇守常難其人爾頃爲赤令勤勞茲又懷組過家無異鄉國服我恩寵勉思治民可

張士澄通判定州

勑具官某君子之仕不以高下易其心爾昔以才敏嘗奉使指兹予命爾佐中山守往悉乃力益勉於事則予汝嘉可

彭次雲吏部郎中

勑具官某以資格用人所以為公也而賢不肖雜糅無以奬勸士大夫朕既命有司講求其方矣爾為地官屬以才能稱進領銓事其悉心流品思稱朕意可

章楶吏部馬珫戶部韓宗古司封吳安憲都官黃景職方郎官

勑具官某等先帝以禮樂刑政責成於文昌用人之

難非它官比清曹劇部尤重其選惟能試之有漸是以用無不宜以爾案按察西南治辦不撓玩典領徒隸從容有餘宗古出入臺閣有靖慎之風安憲家世公卿有練習之譽景質性端茂學術有聞並稱一時之良為我庶政之助譬如衆輻各致其用然後大車得以運行勉悉爾心以稱朕命依可前件

盛僑國子司業

勑具官某先帝肇新辟雍以養多士於兹歷年學者雲集師儒之任比益重焉是以增命樂正之官以輔司成之教爾以老成端厚久於郎曹往祗厥職勉於訓勵無使陽城韓愈之流專美於前世可

黃庭堅著作佐郎

勑具官某左右史記言動之詳而宰臣紀時政之要以授東觀會而成書然後善惡之實後世得以考焉茍非其人何以取信爾孝弟之美著於閨門文史之功稱於朋友昔張衡崔駰張華束皙皆以才行久於此官朕既思見古人爾尚追配前烈可

陳何直祕閣知梓州

勑具官某朕憂勞遠人過於幾甸以為吏之侵漁細民者遠則莫見民之呻吟疾苦者遠則莫聞是以選

任守臣惟難惟慎爾以臺閣之舊出臨關陝曾未朞歲厥聲茂焉朕惟東蜀郡縣之多思得循吏鎮撫其俗進直書閣寵光西南尚無菲薄其民勉修安靖之政可

晏知止成都運副秦中梓州運副

勑具官某等蜀險而遠民弱而畏吏失其道民始無告久而不堪或以生事故朕選任使者必先循良將使吏不為暴而民不失職以爾知止賢相之後文雅有餘以爾中治術之精前後可紀託以二蜀之重分吾千里之憂爾其急吏緩民深體朕意可

游酢太學錄
勑具官某凡有職於成均者皆士之秀也爾以學業之茂獲與茲選勉修其行使士大夫有觀焉可

張舜民監察御史
勑具官某御史之官知無不言則朝廷肅將然後言則天下信嘉謨嘉猷朕之所急也用人之慎孰先於此爾以文行風節見紀於時方召實不渠而臺以名聞往祗厥服使言必有物行必有常以稱朕命可

張績祕書省正字
勑具官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顏之行而士之

所師法也爾昔以直言進流落不用十有餘年安於潛默不慍不求今予命爾於東觀將用之也其勉修所以行之者以稱朕意可

李執柔司農寺丞
勑具官某大農事歸於地官則丞事益簡然卿寺之屬皆吾養材之地也爾家世名臣業稱修飭往祗厥官無墜先烈可

陳烈落致仕福州教授
勑具官某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為政爾以篤行見紀於東南雖老而不試可以無憾朕方欲推爾所為施於鄉人其起視學校使諸生有所矜式可

龔原國子監丞
勑具官某爾昔以經術教國子與中以罪廢而士大夫高爾之義有司薄爾之過其往涖丞事使朝廷用人之周無善不舉可

仲葩遷刺
勑具官某古者宿衛之臣勤勞于內刺舉之吏捍守于外蓋官稱其事祿視其功事功既修然後得之今朝廷以仁洽親爵秩之施舉從其厚故爾以積年為勞考課當遷然非其孝弟恭儉持身有法則亦何以

及此其服我恩命勉於自修使寵祿日至而無滿盈之患以稱朕意可

吳淵西頭供奉官俞謂左侍禁
勑具官某等爾以吏事宰府久勤於職懇求補外惟廉且慎可以綏荷寵祿可依前件

袁誂知博州
勑具官某吏部以格用人嚴銓綜之敘雖有賢者不得獨進故使政事之臣視其才能資任而以時用之然後法不亂而才不滯爾以吏能見紀歷典劇郡河朔之民方以饑饉為憂往勤勞徠以弭流亡之患可

閻木太學博士兼濤正

勑具官某等天下之士視成均之所趨向以為風俗朕方患其學術之雜駁而文體之流蕩思得知本務實之士相與正之木才質端厚學有原本濤議論堅正行極純絜其往帥多士喻以朕意可依前件

宋實深澤主簿廣之一百歲給祿敘

勑某祖宗以來以仁率天下肆予士民皆得保其天年爾以行義之厚獨享期頤之福一鄉所重朝所尊禮歲時有束帛之寵廼守有就見之義宜加一命以成子孫禄養之羨可

韓忠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

勑有唐開元之初以儒將守邊靜則詳於治民動則計而後戰邊鄙不竦號稱得人茲于祖宗阜康兆民和諸戎狄垂白之老不見兵革亦惟禮樂之士能收干城之功用人之明豈獨前世具官某元臣之後風力自將長於周行旋付河間之重入參法從遂膺宗伯之選世有明德人無間言惟乃顯考嘗以節旄為中山守寬厚之化浹於斯民整嚴之聲震於鄰國三十餘年故吏遺民猶有存者今予命爾以要職撫輯斯土爾亦益懋乃德視乃先烈使北邊之人知韓氏有子予亦有臣豈不休哉可

劉敏知辰州

勑具官某武陵被邊雜夷雜其守比斥廣沅溪而控扼諸夷實賴茲土爾才堪煩劇累更事任尚能持身潔廉與物安靜以循養斯民懷服異類可

龐希道復翰林醫學

勑具官某爾以醫從仕始以不驗失官終以有勞獲叙功過相除固法之所許也既復爾舊益懋乃術以答恩寵可

克勍仲登並磨勘改正任防禦使

勑唐始以防團領四方之戎事中以刺史持節兼治兵民國朝參其舊章因其爵秩以録親報功恩禮尤重以爾具官克勍力行孝弟著於閨門具官仲登服勤詩禮信於朋友皆董司環衛兼領遥州積勞之久歲月應格俾正使名之重益隆磐石之宗夫富而能約者可以保家貴而知降者可以安職服是恩命思予訓言可

蔡確改知安州

勑朕體貌大臣務全終始有善則濤飾褒顯以風勵天下有過則遷就諱避以曲全舊恩至於用法蓋不

得已具官某早以才力奮於下寮旋蒙器使致位元宰矜碩不類貪冒有素而溺於私愛以廢公議曲從舉吏之請遂成贓貨之辜其驕奢淫縱之狀理無不知而涵養蒙蔽之甚殆非體國致煩言之並作雖欲宥而不能黙守小邦仍褫舊職往自循省尚體至恩可

呂公孺知秦州

勑秦故重鎮統制西戎乃者肇復河湟遐候浸遠雖復號稱近地而實摠其本根用人之難與昔無異具官某故相之後風流未亡舊德之重出入見紀臨民

有寬厚之美治兵知節制之方儼然長城可託西顧朕方包褁兵甲以懷柔異類督厲將帥以完整邊防蓋非靖重無以為安非緒治無以特久祗率朕意勉成厥功可

欒城集卷第二十八

欒城集卷第二十九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仲鸞等六人磨勘防禦使

勑朕於族屬之尊恩極富貴之奉至其進秩之際必由考績之詳蓋所以示出爵之非私勉脩身於在位典章之舊朕何敢忘具官仲鸞力行孝恭閨門稱順具官仲隗服勤詩禮朋友僉嘉具官仲癸恭儉自將有搢紳之度具官仲鄉脩飭匪懈號宗黨之良具官仲聘信厚之深居有聞望具官仲霸威儀之謹動無過尤皆領職遙州分董右衛既積勞於累歲宜正命

於前官尚能以約保家以謙守位服此新命思我訓言可依前件

張之諫知德順軍

勑具官某守土之臣皆欲久於其事矧夫邊吏內撫軍旅之政外御夷狄之情非習其故何以能稱爾以材勇謀略出入邊鄙安定之治綽有合聞是用就易符竹往施舊政蓋所以安靜疆場非獨便爾私也可

冠誦單恩改朝請大夫

勑具官某朕纘嗣丕業思與士大夫祗奉遺訓同濟于艱難爾久服官政有勞于位蚤進爵秩非予爾私

亦惟先聖之德澤不泯于下可

郭時亮通判海州

勑具某官朝廷之法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爾昔左定武百發姦謀而義不受賞歲月久矣大臣猶以為言東海名郡往貳守事益勉於政將以觀爾可

安宗說知利州

勑具官某益昌之民山居而谷飲控二蜀之要耕桑不足而商賈有餘不得安靖之吏民將有不堪命者爾昔以選用所至有聞不由吏部復典茲郡其益勉於從政以報恩命可

范子奇河北轉運使

勑具官某河決而西汗漫千里聽其西流則堤防未立郡縣受害猶水堙塞導之東徙則功費極大民殫於役水未必聽頃者議論紛紜未知適從人民流散靡所戾止朕中食嘆息思救其患以爾任寄之久才力有餘頃將北漕嘗講茲事是用申飭前命責之成功夫使水不潤下民不宅上則征賦靡弊帑廩耗竭漕事盡廢爾將何以尸此其往悉乃心博謀於眾詳究利害以時上聞朕將考而施之尚勉無怨可

吳安持司農少卿從公度將作少監

勑具官某等朕用人之廣實惟其材上自公卿之家下迨山澤之雋一有可任不論其世以爾安持賢相之子所見者大歷試煩劇風力有餘以爾公度舊自東南文采自表用之諸寺職業不廢遞加進擢以慰勤勞或勉輿九農之功或益修大匠之政朕將考察其實以觀成功可

王兢湖南提刑

勑具官某朕俾士大夫入治省曹出按州部非特以寵祿尊其身也內則習知朝廷政事之體外則審察吏民情偽之變踐歷既久獎用亦重爾總督倉庾才

力有聞惟是湖相之遐民習嶮詖之故犴獄所寄得人則安其尚悉乃心罔以內外之殊而不盡其力可

錢暵知眞州

勑具官某五代藩鎮之家惟吳越之後冠冕相屬豈惟朝廷寵綏之厚亦其子孫忠孝之篤楊子重地據江淅之會守土之吏未嘗不選也爾以奉使之勤選領其事治民之餘得以瞻望父祖之故國豈不休哉可

正漸知階州郭逢知德順軍

勑具官某等朕以恩信御夷狄以嚴整治邊鄙常使

我直彼曲彼亂我治庶幾兵民底于安靖凡守邊之吏皆當知朕此意爾等咸以才謀見絀習於疆事往祇厥官肅戒無怠可

蕭士元石州李昭叙忻州李詵隰州

勑具官某等河東諸郡犬牙相錯皆警邏鄰國有兵有民凡與茲選其任惟一爾等咸以謀略才勇所臨治辦或告親嫌許以易地將使吏卒無送迎之苦而邉鄙獲安靖之便各勉於事以稱朕意可

致仕馬充等以登極恩改承奉郎

勑具官某等爾以耆年知止退安丘樊顧予綏服均

霈多士進秩之寵隱顯同之往服異恩以介眉壽可

燕若濟知東明縣

勑具官某古者大邑必使學者制之矧維畿甸四方觀法於此大臣以爾才堪治劇命以東岳耳目所接得失可考可無勉哉可

陳向知楚州

勑具官某爾爲部使者薦士失當以致人言朕不忍廢什爾山陽淮南之民荐經水旱流亡未復勉修政事勞徠安集俾民宜爾以蓋前咎可

士鯁磨勘轉右監門衛大將軍

勑具官某九子五宗之屬皆有十年之叙勤勞非在廷之比而爵祿居庶姓之右所以示親親也爾能孝恭內外無怨無惡坐閱歲月以陟門衛苟知以進秩爲懼日務克已則寵祿之至何止於是可

黃好謙知濮州

勑具官某爾齒髮雖衰而風力猶在俾於朝謁亟請外官朕惟民政之難不惟其力而惟其才俾朕得循良以牧養細民俾爾得暇豫以攻治衰疾夫亦何所不可濮陽之治尚能勉以圖報可

張脩駕部郎中

勑具官某馬牧之政歸于西樞則司駕之治簡矣以爾才力之優歷使諸部亦既勞止還總車乘政之試於內服益以觀爾可

王瑜京西提刑

勑具官某宿具業則民安其政方今吏盜于額朕雖欲行之而有所未暇以爾察刑于淮甸歷年之久民無怨言茲復命爾督視許鄧地雖不同而職事如一庶幾練習之故以無曠弛之虞祇服新命益勉無怠可

康識權發遣鄜州令落權發遣

勑具官某朝廷急於用人故士有以資未應格進攝
事者爾以才智足用擢守鄜畤歲月既久治辦有聞
俾正厥官益思所報可

楊叔儀少府少監守本官致仕

勑具官某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古之仕者以之而士
大夫有不能者爾起於布衣進貳列卿而能因病告
休敎止足之義因其舊秩歸耀鄉黨尚使子弟知所
矜式可

融州歸明楊晟荄等改右班殿直

勑具官某等爾等獻地禁堡披山通道忠孝之心見

于勤瘁不有褒顯孰云旌勸特命進秩列于 廷臣祇
服異恩永保寵賜可

曾肇磨勘改朝散郎

勑士大夫有常秩者皆得以叙進至於近侍之列優
以三歲之典非謂從官親近而特私之也進用賢才
理有當爾具官某學術精博遺詞甚工操履堅正遇
事不苟北司國史煥乎筆削之華進領披垣確然議
論之正有司考績於法當遷稍陟崇階增重要職勉
服寵光之厚益思報稱之宜可

蕃官折師武單恩改西頭供奉官

勑具官某朕纘承丕緒推恩四海罔有内外咸進爵
秩爾世在疆埸有守禦之勤服吾異恩勉事忠孝可

郭知章知海州江公著通判陳州

勑某等天下之士非舉無以知其賢非試無以効其
實舉之於衆而試之以事此先王所以求賢責實之
方後世之所不易也爾等咸以才名薦於近臣朕信
而任之使知章守東海使公著佐淮陽勉悉乃心朕
將觀爾所爲以知言者之非妄可

黄好謙知潁州

勑具官某汝陰民庶而事繁河通而地勝前後擇守

皆用名臣閱謀具存風迹未泯爾才術通敏長於治
人出入勤勞久於郎省自求外服以養高年亦何愛
於一邦不以成其素志益勉於治以荅異恩可

霍唐臣知濠州

勑具官某士奮於布衣爲列郡守有民有社可以言
政爾積累勤瘁逮茲長人濠雖小邦而民物之繁山
川之勝苟治之有道亦足以觀循良之効矣可

晁端彦吏部郎何洵直司勳郎顔復禮部郎

勑具官某等朕愼於用人進必以漸考實已試之効
常懼或失其人故使端彦以功籍之明升領右選洵

直以典禮之修進直勳府俟以奉常之勸擢佐春官庶幾背馬鮮有敗事爾等其明識朕旨省察姦吏剖決留事以稱吾設官之意可

辛㦸太常博士韓宗文光祿丞孔平仲太僕丞

勑具官某等朕網羅隽乂而分之職事以養其才能右無曠官有進無退㦸儒雅自飭譪然有聞宗文世族之良勤於厥事平仲詞學有本敏於爲政皆有巳試之效當吾次遷之進夫奉常三禮所在而善蠡開牧朝夕之所有事也其勉悉乃心務舉其職以稱朕意可

元耆寧館閣校勘換校書郎

勑具官某先帝始復圖書之府並建官屬而收校讎之職爾昔以大臣子篤志學問列於石渠終喪而來官匪其故祇服新命勉思舊學以克嗣世可

梁燾轉朝奉大夫

勑國材任人國之大柄考績進秩吏之常法乃者歷選帶淹試于侍從而有司奏課以時上聞非朕敢私法固當爾具官某早以好學召寘石渠中以嘉猷入事樞府恬於榮利久此盤桓方議禮於秩宗旋納忠於西掖進對一再議論雍容歲月之遷未足爲寵大言大利將有俟焉可

張淳知長垣縣

勑具官某士欲得民而行志莫如爲邑毀譽易聞榮辱易及莫如畿甸大臣言汝可辦是邑往慎爲所毋忝知者可

李清臣資政殿學士知河陽

勑朕惟先朝政事之臣與聞玉几之言常奉橋山之禮助我致治行將三年出納萬微日以詳練而乃飛章自乞誠意確然屢却不回執志莫奪止足之懼黽勉而從具官某博學洽聞蚤與直言之對高文密議

中陪禁苑之遊自登丞轄之司益著公勤之効勸於機事力請近藩雖大臣體國不以中外爲心而朝廷任人常敦始終之分三城重地少假寶欸祕殿隆名益旌舊德尚懷眷予之厚入告謀猷之嘉惠安小民推廣予意可

張整皇城使廣西鈐轄加遥刺再任以交人理會地界之故

勑具官某桂林諸郡帶山並海控引蠻夷比雖少安而備禦之宜常若寇至爾以才勇謀幹久於其地特加遥州之賞仍領兵鈐之重勉圖方略以答恩寵可

醫官元瑞叙推易使

勅具官某爾以方技事上前以不效失官後以有勞進秩特旣當叙而法非其故疑而後予古之道也祇服異恩益勉無怠可

交趾使黎鍾吏外副社英筆東頭供奉官

勅具官某等梯航之勞不憚嶮遠職貢之禮克遵故常特加朝命之榮以爲海邦之耀往服恩寵無廢忠勤可

鄧忠臣秘書省正字

勅具官某爾昔以賦頌之工登圖書之府終喪來見

舊學未忘往祇厥官以卒前業可

成卓西京左藏庫副使邕州左右江都巡檢差人書歸化州地圖致農智會乞割州地與交趾降兩官監筠州酒稅

勅具官某歸化近蕃與吾疆土相接爾爲邊吏而致其割地以附益遠夷不任其咎罪當誰執奪爵二等邦有常憲往祇厥官深體寬宥可

仲泱轉正任防禦使

勅朝廷篤於九族之恩許以十載之叙使其賢者有所勸勉而怠者知自修飭祖宗之舊漢唐所無有司奉行敢有加損具官某幼知義訓長事禮文無替梁之識有搢紳之譽久服勞於遠郡效正命於使聯其克自修以求終譽可

曹評正任防禦使

勅曹氏爲將未妄誅戮遠人安之忠厚之報集于子孫自勝衣以上皆高爵重祿而天下不以爲過朕甚嘉之具官某幼蒙父祖之慶長有搢紳之譽服事左右勤勞匪懈正名閑樂之任以旌恪恭之懿服我休命毋忝乃祖可

熊本降授朝散大夫

勅守器不假疆埸之常道啓寵納侮蠻夷之野心謀

之不臧終必貽患具官某昔以近侍出守桂林眷歸化之近蕃有裔夷之小警不惟分上之素定輒興晝界之狂謀舉八縣之故封捐三隘而爲境苟幸一時之無事遂忘經世之遠圖咎旣莫追罪不可赦奪官一等國有常刑思蓋往愆爾其自訟可

張綎湖南提刑

勅具官某爾昔以常平奉使官廢而罷濟南大藩民富而多盜布政期月人亦用乂荆湖之南地遠而多嶮民悍而喜訟犴獄之寄惻于予衷往祇厥官布欽愼之意蓋朕之用人惟善所在不以遠近爲異爾其

魁之可

劉當時太僕簿

勑具官某朕數求雋良選世族之後惟乃顯考昔為嘉祐侍從之冠文學議論有絕倫之聲肆爾仲叔侃然自修不忘前人茲予命爾僕臣之佐以修閑牧之關毋羞失朕命以忝乃父可

張宗古尚書省都事出職致朝奉大夫

勑某仕為大夫出守列郡士之力學行義有白首而不能至者矣爾名在中臺勤勞積歲坐而致此朝廷之於三省厚矣盍將自是為吏民長惟清與慎乃能

終荷斯寵可

陳遊古知沂州

勑具官某沂居齊魯之間周孔之風既遠民悍而喜犯法之所以待之者不與它郡等朕甚憐之以爾老於從政知吏民之情往求所以安之非徒勝之而已也可

周純知虢州朱陽縣

勑某縣令雖輕職要而近民苟得其人事或以濟虞詡為朝歌長施設方略使積歲之盜一朝而去今吾士大夫之富不愧於古而獨無其人乎聞爾昔尉摩

恩折馘執俘幾獲渠師而以誣罔被讁功不時賞今尚號之冦依阻為虐往思古人時建功名以效疇昔之勇可

宋子儀大理寺丞

勑某用人之明莫如已試崇陽之訟誣執交構吏數獄吏皆不能察汝能究其本根而枝葉自舉使究者獲信死者無憾往丞廷尉推行此心要使庶獄皆如此而後可可

秦晉國安仁保佑夫人張氏特封吳楚國安仁賢壽夫人

勑朕永懷先帝聲屨之遺率皆當今宮掖之貴而況

擁佑聖德夙夜有勞光寵極於一時始終歷於多載不有異數何以示恩具官張氏資性淑均值遇明聖躬執燥濕之役行無保傅之寶賴致治於承平誠有功於當世封吳與楚實居四海之上游既壽且賢殆蕪五福之美報號名之盛前後莫倫明發有懷匪以為賜可

彭汝礪右史

勑朝廷以科舉取人甲乙皆侍從之選然而遽進有浮淺之累歷試得重慎之宜逮欵稍淹士知自養望實既備用之不疑具官某蚤以詞章策名第一試之

彈奏臨事不回屢嬰權倖之鋒不爲進退之慮翱翔外服黽勉歷年今朕思得忠良之士以紀言動之實顧瞻在列咸曰汝宜出入禁闥益將察汝所爲長育人林亦當識予深意可

王陟臣右司郎中

勅具官某尚書萬幾所在二丞總之至於條目之煩郎任其責朕既欲得淸流以厭服多士又欲得能吏以肅齊庶政爾名臣之後學世其家者以藝文擢上第之選頃以強濟爲天官之屬都司之任汝實宜之往祗厥官思稱朕命可

王古吏部員外郎

勅具官某晉魏之間吏部進退天下士而世不以爲嫌今茲以格用人動輒有法苟能淸心奉公宜無不治以爾名相之後奉使諸道號稱良能勉佐天官繩晉雜之吏寬滯積之士以求稱吾意可

張詢浙憲

勅具官某地官掌財賦之出納而辨其贏耗爾佐其事累年于茲亦已勞矣吳越之人文巧奸利犴獄多有汝長於其鄉而知其情僞往將典憲鉏其豪強而紓其無告以致予欽卹之意可

陝西移四通判秦異叟光移秦州秦州齊承之移秦異延州崔同移渭州渭州歐陽成後移延州

勅具官某等朝廷推誠心以待天下之士而祖宗法令之舊有不敢逾茲緣親嫌俾爾易地蓋秦雍延渭均號藩州而兵民政刑皆足爲治勉出爾力以左右元帥毋以東西易其意可

蔡濬除司農簿伉子

勅某朕惟英邸舊臣淪謝無幾幸而有子亦既能仕其於成就長養宜在朝廷是以擢於稠人命以農屬其尚體予至意克祗厥官以毋墜其世可

令䟽騤章恩特服闋右千牛衛將軍

勅某朕嗣服之初博推霈澤爾與陳衍異遐遭閔凶終喪而朝前命不改宜陟環衛之列以均宗黨之榮可

張元防權發遣府界提點

勅具官某畿邑之廣官吏之衆不能當諸道亦明矣然朝廷置使以糾察其政刑則與諸道比蓋所以詳治都鄙而儀刑四方不可不愼也以爾才力之裕習於從政往祗厥官務求實效千里之近耳目所及吾得以觀爾可

周邠通判壽春

勅具官某鄭俊爲郡興廢補敗爾與有勤焉壽春之富民庶而事叢旣以旌爾亦以觀從政之效可

魏璋 先從韓存寶失官後從劉昌祚有勞辨復奉議郎熙河機宜

勅具官某爾昔從軍瀘戎以譴奪爵起事西師以功見賞逮兹復叙升舉前勞往佐戎旃勉以圖報惟爾前事可以爲懲而後事可以爲勸懲勸不忘厥幾可以求成功矣可

常安民太常博士

勅具官某禮之正國猶繩墨之於曲直其以止患猶

隄防之於江河雖先王之典布在方册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以爾學術之通長於議論政事之美載於東南尚能推明舊章以佐卿貳毋使繩墨不得其施而隄防敗於微隙勉思職事朕將觀焉可

豐稷工部員外郎

勅具官某周官司空之職曰居四民時地利蓋宮室械器之事不及焉朕方以恭儉自居凡興建百役有所未暇而大河西流水性未得冬官之責莫斯爲重以爾性質方厚居官可紀往佐爾長職思其憂以稱朕意可

沈季長少府少監

勅具官某天惟無私故物無不生朕於用人惟其可者從而舉之爾昔以事廢於朝周旋於外久矣朕棄其過而收其所長擢爲九卿貳爾亦深識朕意勉修厥職以荅休命可

林英大理少卿

勅具官某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然後民知不犯有司今朕旣省事以安衆棄利以厚民而決獄之煩動以千數豈其聽讞之吏不能推行朕意以至於是哉爾以儒者通於吏道尚能以經術緣飾法律先民有言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朕夙夜庶幾天下之吏能服斯訓以助予治爾於廷尉安可不勉可

欒城集卷第二十九

欒城集卷第三十

西掖告詞五十九首

姚勔宗正丞

勑具官某進取之士忘於功名不得廉退靖重之人以鎮之則往而不返流以成俗朕方博求賢雋以助成治道聞爾淡於榮利未老而歸宴居立國稱道不亂是以擢丞宗正以風勵天下勉從弓旌之命使士大夫知篤行之貴可

林希湖州周之純宣州沈季長秀州

勑具官某等江浙之間山川民物之勝有唐臺省之

士求守其地有不可得者矣今故士大夫重內而輕外胙之千里之社或缺然不滿其意此豈朕不泄邇不忘遠之意哉以邇希蚤與從官文學足用之純昔嘗奉使才幹有聞季長久於滯淹風力不替朕惟吳郡宣城嘉禾三郡之富思得才者付之吏民勉究乃心毋以內外為高下之意民苟安汝朕不汝遺可

李傑梓州提刑陳鵬運判

勑具官某等東蜀諸郡頃以西南夷之亂輸輓供億民不堪命朕既寬而養之瘢痍未復而春夏繼旱有艱食之憂是以刺舉之吏其選尤急以爾傑頃參使事久勞于職習知其故以爾鵬生於其鄉長為之吏詳其得失故使傑察其刑鵬佐其漕朕於遠人所以念之者至矣推予此心各勉於治可

呂陶京西運副上官均比部員外郎

勑具官某等士任言責則無官守以言取人而不試以事朕以為未也昔漢宣帝以諫大夫通政者補郡國守相而唐世御史與尚書郎相出入也蓋前世之所以用人者至矣今陶由殿中擢與七人之列而均以監察遷為副端之重其為朕明是非辨邪正者多矣其以陶刺舉許洛諸郡而以均按討出納諸稽苟

試之以事而人無間言焉則才可見矣可

史宗範知涇州

勑具官某安定雖非極邊而聚糧訓兵為疆場之重所賴者多矣爾歷試諸郡治辦之聲達於朝廷是以召之江淮優佚之邦付之金革備禦之地勉修厥政綏懷兵民而撫循將佐以稱予選任之意可

黃慶基鴻臚丞

勑具官某鴻臚之於諸寺號為少事矣然皆朝廷所以長育人材之地未嘗妄授也爾通守南邦蓋未嘗求而遷擢自至其克自奮勵使天下信吾用人之公

非苟然而已也可

張峋戶部員外郎錢長卿刑部員外郎

勑具官某等六卿之屬其切於民事者地官制其衣食而秋官治其生死有非其人或受其病以爾峋將漕右輔民不告勞長卿司計中臺事不失統是用以特進之俾佐二部夫職日以高則責日以重惟能以遷爲憂而不以爲嘉則職事舉矣可

大名府驍武第一指揮都虞候楊政等七人

可並左右侍禁

勑具官某等承平既久貔虎之士以歲月爲勞坐致好爵既登仕籍後從吏治惟廉與慎可以安受寵祿可

韓維守本官資政殿學士知鄧州

勑朕承祖宗之丕業訪求黎老與共國事矧從裕陵藩邸之舊父兄世臣之餘民望所依朕何敢後然而華髮在御有賢勞之嗟旅力既愆以出守爲樂進退之際禮義存焉具官某須以耆艾恬於燕閒召真邇英賴其勸講之助擢居黃閣付以議論之權任寄方深歲月未幾惟廊廟有日昃之務而方州存卧治之風眷南陽之大邦本故鄉之近地仍遷舊職以示往恩尚俾中外之臣知予終始之意思永終譽克綏厥心可

李士京將作丞余中軍器丞

勑具官某等匠事之不可廢與戎備之不可忘其職均耳以親爲嫌法所尚避往祗新命率職無怠可

劉務誠三班奉職

勑具官某吏自宣猷故隸奉常歲月滋久勤亦至矣錫爾好爵勉於廉節以安寵祿可

王袞知袞州

勑具官某吏道以律令爲師然讀其書誦其數而不

知所以行之未足與言治也爾明習三尺出守列郡臨長吏民知弛張之方有循良之譽急於親養來請鄉邦朕不爾違以勸能吏祗服休命益勉無怠可

馮宗道遙郡刺史

勑朕嚴內外之分飭左右之戒是以近習之臣雖才智敏強見於內廷而外無知者具官某蚤蒙器使薦經事任出入諸道靖而不煩比緣積勞之久擢參後省之祕而重愼祗肅有加於前宜因寄資之崇益以閱月之效佩之郡印以寵貂冠勵爾在公清我禁闥可

胡田州先以宮苑副使知誠州改為軍除為知軍

勅苹沅誠皆南邊新郡而誠之於沅地不能半官吏兵丁餽餉勞止比因有司之請易以軍壘之稱爾因領舊治以撫遠民均為長吏毋以名號之殊為輕重之意可

陳安石知襄州

勅襄陽古都會也山河雄勝居楚越之上游風俗剽悍燕雍洛之餘習在戰國為用武之地方承平為無事之國牧守之勝圖諜具在具官某起自世族華髮一心試之中外清節可紀比者解印西土持節南陽

坐席未温捧詔入覲眷荊州之重地方守臣之關人匪為爾私將適民望勉圖安静之術思繼循良之風可

孫潩用知寧化軍郝建知岢嵐軍

勅具官某等嵐谷固軍皆樓煩之故地民事雖簡而邊政為重守上之吏必慎所付爾等咸以選任習於疆場之政惟恩與信可以附吾民而服隣國勉思訓言無怠於事可

王愈光祿丞

勅某政無大小以得人為重雖復膳羞之末足效才否之實爾久試於外而來居此勉修厥職毋忝朕命可

姚勔秘書丞

勅具官某爾以清節懿行聞於鄉黨公卿譽者交至於前乃者擢丞宗正實判玉牒領惟東觀之重號為衆材之委往服厥職益懋乃德以稱予待爾之意可

蒲宗閔知興元府史宗範知廬州

勅具官某等漢中蜀之大都而合肥楚之奥壤守臣之選不在有司以爾宗閔入治郎曹出將使指以爾宗範踐歷藩郡宜於吏民因其已試之效付以共理

之柄往祗厥服俾二郡之民被豈弟之政以助予治可

林顏權知泉州

勅某祿廩之給官有常日爾奉使于外而取逾於法以致人言將何以率屬群吏責之廉節乎宜罷所領假守方州祗服寬憲修省無怠可

孔平仲大常博士

勅具官某刑政之得失衆人知之然其所興壞止於其事而已禮樂之得失視之未必見也而治忽之端或自是起故朕於奉常之官擇之必慎用之亦速爾

以儒術精博吏治通敏以在兹選其克爲朕别嫌明
微以詔爾長俾上下内外不惑于傳聞則爾職舉矣
可

西蕃首領温溪心心年欽毡二人並除化外
州團練

勑具官某等天之於人善惡必報朕上法天道以辟
命四方有能忠勤必保富貴爾等才雄諸部心奉本
朝審於禍福之原明於逆順之理圖兵寵秩蓋旌守
節之堅絶等異恩當俟成功之報可

鄭佾知單州

勑某公卿之世有列於朝不患不用而患不立爾名
臣之後以詞藝自奮入佐卿寺出典藩服由河内領
單父恩亦厚矣毋忝乃祖勉思所以報者可

孫之敏知雍丘楊瓌寶知咸平

勑某等畿邑大夫古所謂内諸侯也仰有朝廷俯有
吏民善惡之狀朝夕可見以爾之敏家世名臣才穎
自著以爾瓌寶宦學歷歲志節不回試以鄉遂之民
將觀政事之實在邦必達爾尚勉之可

許懋右司郎中

勑某萬幾出納萃於中臺詔剌稽停文案壅滯自唐
正觀之盛而患之矣矧今俗弊政煩實倍前世雖上
有管轄而郎不得人罔與共齊以爾舊自周行亟更
劇務强敏樂易所至有成是以召自蔚服還領右部
尚能體余不决之舉勉盡匪躬之節虛位以俟爾其
欽哉可

陳軒主客郎中

勑某春官之屬皆郎之清選也爾昔以文藝發身名
在甲乙中以靖退補外安於遐逖還朝已久素守不
渝今典祠溢員而司蕃虛位祇服朕命往勤厥官可

豐稷殿中侍御史

勑具官某孔子稱有德者必有言德之無素而言以
爲責則言有失當而聽者惑矣爾昔爲御史不得其
言而去出使諸道入居郎曹端良之聲予有聞焉其
尚一乃心時以德言來告俾予一人獲聽德之助可

陳知儉蔡州簽判

勑具官某五世舊臣百年遺老求之於時蓋無幾矣
今其子弟官於四方左右莫與爲養大臣來告惻焉
孜懷以爾篤於孝弟服勤無斁雖從事汝南擬於左
邇而朝夕之奉實惟汝志可

向宗旦司農少卿

勑具官某司農掌倉庾委積舟楫苑囿之政合以時行視吏卒因其勤惰而正其黜陟蓋亦勞矣異時二卿共事猶或不給今萃于一安得不告勞乎爾以世家之盛兼外戚之寵而仕由科舉官有風迹往爲之少卑羣司競勸衆務咸舉以稱朕命可

侯利建京東漕井亮采河東漕

勑具官某等齊魯之富甲於四方而連歲水旱民艱於食盜賊將起汾晉之貧甚於西邊而遠秋豐成粒米狼戾收斂爲急朕思得良使者以濟二方之宜以爾利建忠飭強勁安靖不擾以爾亮才力敏濟察

舉有方卓然已試之效庶幾諸道之選往祗厥服使民食無匱而邊儲有繼此予所以命汝意也可

馬瑊湖北憲

勑某爾轉漕汾晉之間以羨補不足歷年于茲亦既勞矣荆楚雖遠而庶獄之治方漕爲簡其克清心慎聽使江漢之間無冤想之民以荅恩寵可

林積知福州

勑某長樂大藩七閩之冠衣冠之盛甲于東南工商之饒利盡山海然以地狹故民多不足俗巧故吏或不稱爾既生於其鄉長習爲政歷試列郡服勞諸卿今予命爾懷組而歸非獨觀榮於故鄉蓋將責實於來効可

朱服擢發遣泉州

勑某爾昔嘗備左右史矣出涖京口于茲在朞朕比以常法遣爾長樂而有司言爾事親不謹爲吏不職朕方以恕臨物不忍究也清源大府往爲假守內飭孝弟之行外循律令之禁日夜不忘庶免來咎可

林顏知濠州

勑某汝奉使閩越不聞令譽而臨財弗慎以致煩言朕因其悔過待以寬容而公議不置封章繼聞濠雖

小邦有民與社服我恩貸勿忘省循可

令宅以率府率講書授通直郎

勑某先皇帝厚於宗室勉以爲善有能通於經術率常試以吏事爾誦習典謨明其義訓往服通籍之寵以爲維城之勸可

張宏古知登州

勑某文登濱海有邊防之責上出守其地非選不授爾服勤南宮以積勞而往勉自修飭無忝明命可

高遵易改知全州

勑某黔南雖遠而任寄爲重爾以親往俾於嶮艱改

命清湘以安祿養孝治之篤豈惟爾私可

何琬工部郎中

勅某漢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至于技巧工匠器械元成之間鮮復能及承維熙寧元豐之政其微見於百工之事與漢宣比朕雖繼之以恭儉而至於練精之功其可忘之爾歷使諸道吏能有聞入賛冬官屬精厥務勉循舊章以毋失其故可

崔公度知潁州

勅某汝陰土沃民移有魚稻之饒而訟訴之煩亦倍它郡守得其人則湖山之勝足以為樂苟非其人行

獄煩多日不遑給爾忝以文詞備選更踐吏事亦云久矣勉勤政事毋為頴俗所撓以稱朕命可

黃裯知賓州錢師孟知橫州

勅具官某等嶺南諸郡土曠民稀而密通夷落以疆場之政為重故守土之吏常選於右府以爾裯仕至通籍而帥臣任以軍政以爾師孟雖為勇爵而習於文法之治安城寧浦有民有兵其先為安靖以待外侮知予所以命爾之意可

石景略可宣德郎

勅具官某朝廷因唐之故以六曹寺監綱紀百執事之治凡祖宗法令之舊合散出入有司有不能知者是以分命近臣條衍為書於茲歷年爾與有勞焉功雖未究而考應於格舉自縣令寘之通階毋郡邑之勞而被斯寵爾其勉之可

范純禮發運副使

勅具官某慶曆名臣莫如文正之賢者朕訪其後人寘之於朝如見遺老以爾愼靖而文肅恪而通能世其家是以擢於文昌之要付以禮樂之事而乃畏避權寵自嫌閑閲東南漕事國用之根本任人之重朝廷難之均通有無以實中都非特私請之便實亦當今之急也可

張汝賢右司郎中

勅某東南都漕出納財賦幾半天下左右都司綜執綱紀與聞治要雖有內外之異而用人之慎其選維均爾比自文昌出總錯運治辦之稱朕用嘉之還爾舊司益勉毋怠以稱朕委寄之重可

韓宗道太府卿朱光庭太常少卿

勅某等西漢之治以九卿為重隋唐以來政在中臺則寺監之事蓋無幾矣然至於奉常司府禮樂財賦之所在用人之慎初無間焉宗道奮於世族之良練

達政治之要光庭比自諫諍之列出佐綱轄之司而皆敦朴自守才力有聞擢居二寺之重益觀歷試之效深自勉勵以究成功可

李之純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

勑蜀雖險遠而民習禮義易與為善難與為非一遇循良懷之沒齒少加虐政病不自申昔張詠出守方兵革之後撫之以義民欣戴之趙抃奉使方泰修之餘節之以禮民安樂之及其後來吏民讙呼唯恐其去得失之效昭然著明具官某性本靖深政實寬厚處東南苗役之際簡以易從當西南征伐之衝安而

弗擾遺澤猶在父老知之是以改重職於西清付遺黎於右蜀勉因舊治追繼前人毋使張趙之賢獨擅巴漢之譽可

廖正一祕書省正字

勑某朕登延儁良策之翰林爾推言往古以及當世挺然不回朕甚嘉之東觀圖書之府挾册考義游於其間者皆士之選也爾往講習道藝長育才幹敦業以待舉吾於養士亦厚矣勉於問學思所以成之可

劉舜卿加遥郡團練馬軍都虞候

勑朕臨御華夷不求功伐本欲屈己以安衆故務柔遠而息民姦披偪羌風號通冠誘脅思立得罪先朝置而不誅冀其改過乃敢結連西夏攻圍南川竊據邊城窺伺便利天奪其魄無復畏忌之心人嫉其姦思致殄殲之勇將子良帥集此膚公具官某學通詩書才任斧鉞靜而知變勇且有謀至則避其銳鋒去則攻其不備臨洮堅壘破不崇朝講珠長橋殘於一炬元惡受首種羌震驚折馘執俘恩既均於諸將發蹤指示賞不可以逾時宜錫州團之名仍遷軍候之職河湟遺種未忘反側之心惟堅深謀當審恩威之用勉思全勝以究前功可

游師雄改奉議郎陝西運判賜緋

勑某伐叛柔服朝廷之大義避實擊虛將帥之成筭爾出使西鄙灼知虜情能宣朝論之詳以助元戎之決縛致首惡壞其窟謀諸羌震驚邊吏增氣遂以文史之舊與有干戈之功增秩易章未足為寵奉使將漕益觀厥成子欲戢兵固所望於爾者兵利乘隙豈可以為常哉可

廖正古通判滄州

勑具官某景城負海帶河為一郡會養兵備邊任甚將帥當得才士往為之佐爾昔為小官疾姦除惡以

能名聞祗服寵命勉思所以爲報可

麗元英鴻臚少卿

勅某朕嘉祖宗將相之臣有德于朝有勞于邊訪其後人長育成就以勸勵百辟矧爾風力強濟出入有聞贊導國容職高而事寡兹朕所以追寵先正之意爾往勉之可

張珫知秀州

勅某有司進退多士必以資考爲之銓次爾入官雖久而法當爲邑擢守嘉禾出於異恩其克臨民以寬勿爲苛亟馭吏以嚴勿爲姑息思所以答獎用之意可

曾孝序通判莫州

勅某河決而西北方並塞之地頻年水災民艱於食爾以才選往貳守事其思所以均通有無疏導堙塞使吾邊民免於流徙之患則吾爾嘉可

劉言可内殿崇班

勅某爾章獻外家子生於紈綺而能勉自飭勵以成淑均之行選與宗姻既緣華族特增美秩兹有舊章益務自脩以永終譽可

張峋戸部員外郎攺戸部郎中

勅具官某爾既出使近部入贊民曹其爲蹇任均矣然猶以資考之異別中外之民用人之愼國有常典益勉於事以觀成功可

韓緒等西賊攻圍威戎軍南川寨等處緒等賊守有勞或獲傷中韓緒轉遷轉二官擬吉遙郡一題職減遷各轉一官

勅韓緒等夏戎背恩侵我疆埸犬羊之羣遍滿川谷諸將戮力清野以須或斬馘酋豪折其凶氣或堅完壁壘保我烝徒雖矢刃夷傷而忠節彌壯遂使醜類奪氣引兵遁還得不償費無以復令其下論功行賞國有舊章疇其勞能增其爵秩朕既無德不報爾尚勉於立功可

蕃官党令征攺爲趙合景章恩攺官

勅某等朕嗣守丕業凡在臣庶罔有内外咸欲先之以恩而後責其所報爾等守在蕃服世篤忠勤朕不以遠故遺爾增秩賜邑與朝臣比勉服訓以答恩寵可

顔臨再授給事中

勅朕歷觀多士惟有實者可以久用而不見其敗若夫無實之人朝爲端良而莫入於邪具官某質重而文不阿世俗比從將漕擢寘東臺封駁之風震竦朝聽旋以河漳之害出使趙魏之衝面直聲在人公議

所惜因其入奏俾復舊司勿改平日之心審察未行之政朕有過舉不憚改爲苟無布於四方害及民物則朕爲有知人之哲爾亦有常德之譽矣可無勉哉可

孔文仲中書舍人

勑政令之出公卿爲朕行之而臺諫爲朕言之方其未行内史舍人得聞其議與其既行而後言孰與未行而議之哉具官某蚤以直言鋪陳治要流落雖久氣節不衰比自右史遷長諫列朕審聽其言未嘗吐剛茹柔慨然有仲山之節是以擢寘西掖試以代言

夫文墨雍容既爾舊學論思密勿毋替前勞可

張頡待制河北都運

勑河決累年隄防未立西山諸水汗漫無歸爲此秋霖鞠爲汙澤朕比顧之念寤寐不忘雖賑廩已行而宿麥未廣欲使斯民無艱食流亡之患要在使者有受人惻怛之誠具官某蚤分剌舉之權旋委方州之重以勤勞久次之選居出納右部之繁趙魏之憂宜任其責農桑之政勉盡所宜待加延閣之華以重外臺之寄可

欒城集卷第三十

欒城集卷第三十一

西掖告詞五十一首

太皇太后三代

曾祖瓊魏王

勑朕祇事東朝朝夕咨稟以從政乃者躬見上帝升侑神考克以聘將舉行盛禮思所以仰報於慈訓謂莫如追寵其先人太皇太后曾祖某蚤事章聖蔚爲名臣智勇冠時忠勤没世決策澶淵之役卒致匈奴之和勲列鼎彝慶鍾任姒賦政惟輕澤被海隅家傳異姓之王誓堅帶礪恩加千里之國昭示子

孫其尚有知服此休命可

曾祖母李氏燕國

勑朕嗣守鴻圖初見上帝推衍天澤丕冒海涯矧惟文母之家尊爲外戚之冠恩自近始寵無與倫太皇太后曾祖母某氏蘋蘩之儀敬而不瀆珩璜之節動必以時作嬪大家肇錫餘慶宜新湯沐之奉以追窀穸之榮音徽永存尚克嘉此可

曾祖母李氏韓國

勑和熹之慶兆自高密外著武功中篤淳行閨門之風比隆儒者維我聖母鍾慶烈武積累之厚追配古

人宜其室家並受光寵大皇太后曾祖母某氏夙被
女訓有鵲巢之風能使君子成羔羊之行德配圖史
福流子孫肆予纘事之成宜錫大邦之寵服我新命
賁爾舊阡可

祖繼隆楚王

勑朕惟祖宗功臣能父子相繼勲業不墜者惟曹氏
高氏克顯於世而皆篤生聖女輔成二宗之内治今
予神母實親庶政均覆内外是用寵其先人以慰慈
心太皇太后祖某武力自奮家聲益茂出擁旄節入
董環衛與漢辛氏武賢慶忌唐李氏西平大凉較長

挈大罔有愆德兹予大享于合宫思與懿戚共享其
福大邦名城錫實宜之肇封荆楚以福爾後可

祖母康氏魯國

勑古之命婦貴從其夫維克有後則以其子矧予天
下之母内極三世之尊可無追崇助我孝治太皇太
后祖母某氏育德名族作嬪大邦象服之盛配德於
山河彤管之職比絜於圭璧比列荆河之壤追賚九
泉徙封少昊之墟益彰異數追遠之厚予何吝焉可

祖母郭氏豫國

勑朕於舊勲之家無所不厚矧維坤德之重恩何以
加内輔孝敬之深心庶幾慈仁之一喜比緣大賚思
極追榮太皇太后祖母某氏保傅丕勤宗族稱善姑
章安其能養子孫法之不忘兹用推恩澤於總章易
隆名於大國濕泉之慶尚克享之可

祖母全氏秦國

勑朕篤於奉天禮極顯父思其志意莫如念母之深
寵其祖先尚有追封之典太皇太后祖母某氏婦德
成於早歲母儀著於當年宜其室家施及宗黨鳲鳩
懷均一之性翬翟見委蛇之容没而不忘易舊封於
西土傳之罔極告新命於宗祧可

父遵甫唐王

勑高密之仁其報在訓汾陽之功其報在孫雖其子
孫不能專有其福寔生聖女以母天下漢唐之盛曠
無與倫太皇太后父遵甫魏王之孫而楚王之子也
生而富貴動由禮義才甚高而不試德雖隱而自彰
命之不融中道而殞祚我神母實代天工厚德載於
三朝貴名高於十亂仁民愛物每以生靈而爲心克
已復禮深惡外家之太盛臨御恭歲遂安四方和熹
才有餘而德不充懿安福至厚而功不著欲報之德
不知所從兹子祀帝於總章大霈寵恩於海寓追崇

之典所不敢忘改封堯都增寵家廟可

母曹氏吳國

勑朕以四海之富爲二宫之養猶朝夕歉然以爲未足推予此心以知聖母追遠之念罔有窮已謂將成就其美莫如褒顯其先太皇太后母某氏生於功臣之家綽有女士之德恭儉廉退孝友慈祥實生太任作合英祖方其造舟以迎于渭教成而結其褵母育四方二紀于是君臨百辟朞年有成推迹本原安可忘報改封南國以賁九泉庶乎有知服我新命可

母李氏秦漢國

勑尊之而欲其貴愛之而欲其富聖人非私其親也情之所厚禮有必然𥙿予外戚之小君蚤與唐國之內治恩寵之興中外莫先太皇太后母某氏奕世將家生知法度鵲巢無愧於居有麟趾自致於多賢受均七子之仁養及中宫之貴迨此臨軒之日方其授几之辰化被族人貴褒海內疏封二國蓋近世之罕聞壽考百年均本朝之多福可

皇太后三代

曾祖敏中申王

勑昔我皇祖光宅天下求賢以自輔一時公相皆世之豪傑子孫顯融歷世不墜篤生淑女作配皇極究觀本源蓋非一日之積也皇太后曾祖某光大篤實真漢相之風富貴壽考有天人之福畫象原廟銘功太常方均慶於合宫宜易封於成國服我休命祚爾後昆可

曾祖母梁氏魏國

勑朕親祀合宫佈以陟配昭考追文王之典俛以大賚臣工侈上帝之福眷予母族之重實居戚里之崇豈無異恩以廣慈念皇太后曾祖母某氏静而守禮存江漢之風動必之儀儼山河之象德洽宗黨慶流

子孫疏封有唐于今歷歲肇新畢萬之國以寵向氏之祧可

曾祖母張氏曾國

勑昔向氏之祖位列丞弼世方平寧在位正直有羔羊之風退食委蛇木鵲巢之致積是懿德逮其曾孫嬪于有虞遂母天下寵光所被中外莫加皇太后曾祖母某氏躬服孝慈動由禮義其歸以百兩之象其貴有六珈之儀壽雖正於中身慶實鍾於來裔推予享帝之賚錫以保釐之封尚克有知服此休命可

曾祖母宋楚氏國

敕朕躬享昊天升侑神考外推嚴父之教內懷將母之誠厚撫其家追王厥祖下迨閨幃之懿咸加封爵之崇躬孝帥民朕無所愧皇太后曾祖母某氏嚴於正家動必由禮采蘩以共公侯之事親桑以致衮冕之華藹然令猷克光來葉肆新封於荊楚告休命於烝嘗尚克有知膺此異數可

曾祖母王氏陳國

敕朕尊尊以教敬親親以教愛非予戚里之尊孰能蕪受斯禮皇后太曾祖母某氏毓德柔嘉執禮嚴靖服膺保傅之教究知臣妾之勤內無愆言家有餘慶

衍發坤元之福遂正母儀之尊方總祀於總章既大賚於寰海易爾句踐之國錫以太昊之墟恩寵有加永世無墜可

祖傅亮榮王

敕爵爲上公周制也王以異姓漢法也朕兼采周漢之舊以寵親賢之家因大享之告成錫異恩而追遠皇太后祖某故相之子生而顯榮躬蹈儒者之風行無世祿之過積累之厚下逮子孫褒寵之優雖建邦邑因其奄受北國之命寵以剏立南面之尊朕將以慰母心爾亦世享廟祀可

祖母吳氏越國

敕申王諸子皆列貴仕榮國不耀中止郎官潛德之深其報在後及孫而顯母儀天下德澤流衍室家光榮皇太后祖母某氏珪璋之行著於族人蘋藻之恭宜于祖考賁始封邑恩錫有邦茲因總章之祀推廣隆祐之孝裂會稽之奧壤增湯沐之舊封尚克有知服我休命可

父經周王

敕申伯之德參於周召之間諸公之賢載於王謝之列恩非專於戚里名自顯於搢紳今予外家庶幾前

烈皇太后父某絕出世胄交友儒林休聲藹然多福自至卧淮陽之近輔表東海之雄藩清淨不煩得承流之要忠悃深至有入告之常壽止中身慶在隆祐茲因嚴父之際起予念母之心大啓周南之封以慰宮中之孝國有常典匪予所私可

母李氏豫國

敕先皇帝刑于室家以御于天下非獨外有輔佐而中宮之懿實與有勞煥乎四德之文豈惟一世之積皇太后母某氏敦閱圖史服勞組紃肅雍婉妙之間祗敬姑章之奉誕生淑女之淵穆不及君子之榮華

初建長秋閟追榮之已遠繼開隆祐知餘慶之方遐乃者熙事告成麗恩廣被肇錫荊河之國以新脂澤之田賁于九原嘉此休命可

母張氏楚國

勅朕聞後庭以德進則外戚以福終周之任姒旣克保其國而漢之竇薄亦能全其家至哉坤元實相內治宜爾外家之慶抑同帝室之休皇太后母某氏性禀淑均德推靖慎因豫國治家之遺迹追慈徽懿德於妙年命之不融乃止中壽比緣毖祀啓湯沐於堯都錫以命書賁丞嘗於家廟溥泉之澤奕世不忘可

皇伯世儔贈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奉化郡公

勅唐之藩郡以晉後為重周之列國以諸公為貴國朝兼用古制外以待將帥之功內以優宗室之懿非此二者未嘗授焉具官某貴而能降富而不盈孝弟之美著於親黨儼恪之容見於朝會沒身不試遺範不忘寵加兩使之貳優以五等之貴寃而有知嘉此休命可

越國賢惠長公主追封大長公主

勅王姬之貴而能執婦道以成肅雍之美朕嘗聞召南唐棣之詩矣求惟皇祖之慶篤生淑女之質賦命不融中道而沒哀榮之典茲何敢忘故越國賢惠長公主嬰寵宮庭生知禮義儀降王后有車服之崇德配君子稱室家之懿逮茲享帝之澤推子尊祖之誠大長之稱寵榮斯極追錫成命以賁九泉追

世繁贈安武軍留後追封信都郡公

勅晉後之權均於元帥郡公之爵貴於諸侯國朝兼采用唐之舊官以為親賢之異數愼終追遠斯極哀榮具官某生於富貴之中綽有縉紳之度行以禮好善不衰朕篤於合族之仁嘉爾終身之善錫之好爵

胙以大邦仰增族黨之華俯為窀穸之耀可

唐倪（入蓬溪簿於瀘州護軍節夫 界章死贈梓州錄參）

勅具官某乃者師征瀘戎爾與在行瘴癘為虐往而不返朝廷追錄勤勞不遺細大特加督郵之贈以易賻布之禮孝子之請予何忍違可

充賢贈奉國軍兩使晉後封奉化郡公

勅生於富貴而成於禮義克自抑畏以沒其身不有寵榮何以為勸具官某宗黨稱孝朝廷所賢肅雍右衛之華悍禦禔州之重賦命不淑中道云亡𠑹卹之恩情何極已哀榮之典國有故常可

士覲贈左領軍衛將軍

勑具官其宗室之良生而不試沒而無述則爲善者何勸焉爾以孝弟忠信紀於族黨贈之諸衛之秩以表平生之賢寃而有知嘉此休命可

安燾三代妻

曾祖

勑朕方恭默思道垂拱責成乃者大享合宮陟配聖考躬執珪幣敬逆神休奉璋峨峨皆先朝之舊降福簡簡告純嘏之豐朕弗敢專用廣其施具官某曾祖某懷抱美志浮沉人間孝弟篤於父兄忠信驗於朋友天道不謟報在子孫人爵自高寵極師保朕命不替世世賴之可

曾祖母

勑朕嚴父配天以教天下之孝肆眚及物以廣上帝之仁顧予左右丞弼之良咸有肅雝顯相之助既寵榮其祖禰復追賚其室家具官某曾祖母某氏頻蘩之儀敬而不瀆珩璜之節動必以時休聲藹然後世追誦宜錫召公之社以寵安氏之祧尚克有知服我休命可

祖

勑天之於人無德不報凡今卿士大夫有立於朝尊寵於世者皆其先人積累之厚玆朕既奉神考以配上帝尊親之極誠禮兼盡思與群公推廣斯義以致其孝具官某祖某才甚長而不試德久晦而自彰身雖屈於當年善緫表於來世三師極品焜燿縉紳之間九原有知寵綏存沒之地可

祖母李氏

勑古之命婦責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寵予本兵之地實總幾事之煩乃者大享合宮相予肆祀義無不答禮有追崇具官某祖母李氏性本柔嘉行稱純絜婦德成於雍穆母儀備於慈仁胙以少天之墟易其杈鐸之土服我休命宜爾後人可

祖母齊氏

勑古之命婦責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寵予本兵之地實總機事之煩乃者大享合宮相予肆祀義無不答禮有追崇具官某祖母齊氏恭順以惠女師慈儉以奉君子閨門從而有禮子孫賴以多賢上參之封歷年於是大名之墟關國惟新寵以密章賁爾家廟可

父

勑士之修身行義不顯於國必顯於鄉黨故其乘時得志不任其身必在其子孫謂天難忱於事可考其官某父某樂於潛晦不求聞知惟良心以與人抱長才而不試安與就養遍歷於方州西府晏閑荐移於歲月錫之好爵以裕予心服我寵章益介眉壽可

母張氏

勑士大夫義隆於顯親恩深於念母追劬勞之罔極悼寵祿之無施茲予烝祀於總章大霈覃恩於海縣思廣吾孝以即爾心具官某母張氏靖而有禮勤於治家空傳四德之名不待千鍾之養寵加異數以慰

終天爵無異於生榮地莫加於韓樂服我休命子孫不忘可

母王氏

勑朕惟左右之臣家有父母之養自公退食朝夕侍側以盡人子之願者方今一人而已總章之慶恩被遐遠封爵之厚予何愛焉具官某母王氏居不忘敬行必由禮手治蘋藻躬執組紃老而不衰足以為法宜錫三秦之壤以為一族之華壽考且寧祗服朕命可

妻

勑朕初見上帝嚴配文考公卿駿奔來相熙事工祝致告均錫純休朕不敢專思以追下非獨身享其報亦使家被其榮具官某妻某氏少長名家輔佐吉士承嘗之敬先祖是安饍服之宜宗族咸喜仁厚見於麟趾正直發於羔羊宜增湯沐之封益耀笄珈之寵服我新命宜爾家人可

李清臣三代妻

曾祖

勑朕方恭默思道垂拱責成乃者大事合宮陟配聖考躬執珪幣敬逆神休奉璋峨峨皆先朝之舊降福

簡簡告純嘏之豐朕弗敢專用廣其施具官某曾祖某迹晦鄉黨德如珪璋力行於方寸之間責報於百年之後子孫之盛搢紳窐開保傅之尊德義為允服我休命宜爾後昆可

曾祖母尹氏

勑朕嚴父配天以教天下之孝肆育及物以廣上帝之仁顧予左右丞弼之良咸有肅雝顯相之助既寵榮其祖禰復追賚其室家具官某曾祖母某氏及其良人咸有淳行孝敬稱於宗族福祿迨其子孫策名儁科與我近輔肇啓伯禽之邑以為家廟之華其尚

有知服寵無數可

曾祖母周氏

勑朕嚴父配天以教天下之孝肆青及物以廣上帝之仁顧予左右丞弼之良咸有肅雝顯相之助旣寵榮其祖禰復追賚其室家具官某曾祖母周氏珪璋之行著于族人蘋藻之恭竭于嘗禘貴始封邑恩錫有邦肇從申伯之封改食潞子之國服我休命以賁宗祧可

祖

勑天之於人無德不報凡今卿士大夫有立於朝尊

寵於世者皆其先人積累之厚茲朕旣奉神考以配上帝尊親之極誠禮兼盡思與群公推廣斯義以致其孝具官某祖某修身正家而發被於鄉黨居約履順而福流於子孫世有英才與聞大政寵列三師之貴祚隆十世之餘錫之閔章以賁幽隧可

祖母

勑古之命婦貴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翊余中臺之轄實總萬機之煩乃者大享合宮相予肆祀義無不答禮有追崇具官某祖母某氏服勞組紃敦閱圖史祗敬姑章之奉肅雍娣姒之歡中饋之儀風猷未替東之國贈寵數有加賜之密章賁爾廟祏可

父

勑士之脩身行義不顯於國必顯於鄉黨故其乘時得志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謂天難忱於事可致具官某父某隱而不試久則自彰孝弟隆於父兄忠信驗於朋友是亦為政人無間言由其教子之嚴為我循臣之助比推恩於秋享增峻秩於師垣追賁九原尚克嘉此可

母

勑士大夫義隆於顯親恩深於念母追劬勞之罔極

悼寵祿之無施茲予毖祀於總章大霈寵恩於海縣思廣吾孝以慰爾心具官某母某氏山河之容江漢其行風被女訓有鵲巢之風能使君子成羔羊之德宜卽鄉邦之奧壤以為封國之美名服我寵章祚爾後嗣可

妻

勑朕登用儁傑委任責成非獨厚以爵秩之華亦將盡其室家之願乃者躬祀帝考大賚臣工封國追於閨閫世祿通於子弟朕於卿士實無愛焉具官某妻某氏生於名儒之家綽有女士之德愛均諸子比鳲

鳩之仁賁以良人備翬翟之服肇錫山河之簡寵增湯沐之封宜其家人服我休命可

范純仁三代

曾祖

勑朕方恭默思道垂拱責成乃者大享合宮陟配聖考躬執珪弊敬逆神休奉璋峨峨皆先朝之舊降福簡簡告純嘏之豐朕弗敢專用廣其施具官某曾祖某潛德不耀餘慶自彰仁義之報不及其身功名之實灼見於後極三師之貴旣錫於寵名慰九原之知肇建於成國可

曾祖母

勑朕嚴父配天以教天下之孝肆眚及物以廣上帝之仁顧予左右丞弼之良咸有肅雝顯相之助旣寵榮其祖禰復追賚其室家具官某曾祖母某氏幽閑之中率禮不越共儉之素御家有常報在子孫世篤功烈肇錫韓候之邑以爲家廟之華其尚有加服寵無斁可

祖

勑天之於人無德不報凡今卿士大夫有立於朝尊寵於世者皆其先人積累之厚茲朕旣承神考以配上帝尊親之極誠禮無盡思與群公推廣斯義以致其孝具官某祖某種德之深豫而不耀發源之遠流則愈長備哉元子之賢繼以諸孫之盛廟食之久蓋未可量鄕國之封肇新其舊可

祖母

勑古之命婦貴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列于本朝之要實總樞事之煩乃者大享合宮相予肆祀義無不答禮有追崇具官某祖母某氏徽柔靖恭信順慈孝天道不諂報在後昆人爵自高祚以封國易宛丘之故地錫全楚之大邦尚克有知服我新命可

祖母

勑古之命婦貴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列余本兵之要實總幾事之煩乃者大享合宮相予肆祀義無不答禮有追崇具官某祖母某氏服勞組紃敬治蘋藻祇率祖考之舊循致子孫之賢中饋之儀風猷未替西國之贈寵數有加賜之密章以嚴廟祀可

父

勑昔我皇祖仁宗博求多士以綏靖四方天惟眷祐賢之正人旣以克和羌戎又以燮治區夏出入中外實兼文武　之烈今子嗣守丕業選任大吏亦拔

西師以臨中樞匪伊畢人惟父惟子
愧焉具官某父某秉德不貳好謀而成始
無不言中爲將帥靖而能勇率以功業
予懷想風烈用建爾仲子嘉其緇衣之德錫以召祖
之命惟師保之貴既無以加故河濟之封益大其寵
可

母

勑士大夫義隆於顯親恩深於念母追劬勞之罔極
悼寵祿之無施兹予毖祀於彝章大霈龐恩於海縣
思廣吾孝以慰爾心具官某母某氏山河之容江漢

其行其君子正直有羔羊之德其後世信厚有麟趾
之風宜錫寵榮以慰存沒乃祖唐相實啓衞國之封
眷予樞臣願爲容章之贈賁于幽壤尚克嘉之可

中丞劉摯父

勑朕臨照百官寄耳目於中執法乃眷季秋大享駿
奔在廷迄于熙事之成繄其正色之助方均行於惠
澤宜特先於庶工具官某父某積德之深終身不顯
教忠之篤没世乃彰挺然司直良美哉有子之慶不
有錫命孰知其賢宜加四品之崇以爲九原之慰可

欒城集卷第三十一

欒城集卷第三十二

西掖告詞四十九首

苗貴妃三代

曾祖

勑昔我仁祖刑于室家以御于邦國下逮嬪御化其
德風罔不賢淑迄茲三世獨有耆舊儀于六宮故其
祖考曰益尊顯貴妃苗氏曾祖祚潛德不耀久而後
彰至于曾孫寵詎宮掖兹因大享祇率舊章命爲上
公封以成國九原有知尚克嘉此可

曾祖母

勑天之報施昭然不誣世之顯榮皆有由始而況追
事皇祖流澤私親夫豈偶然而至於是貴妃苗氏曾
祖母馮氏柔嘉之德見絕於族人慈儉之風有聞於
後世乃眷曾孫之貴親承大享之休易湯沐之舊封
爲寵多之新寵服我成命世世不忘可

祖

勑朕嗣守鴻圖初見上帝推衍天澤丕冒海隅矧惟
先朝舊人外家通貴恩自近始宜無與先貴妃苗氏
祖仁恭隱約之中操修以禮被寵光於來裔知報施
之不誣宜爲上公已極人臣之貴地分全楚復推列

國之雄錫是閟章以賁幽壤可

祖母

勑朝廷寵綏臣庶褒顯其先惟有四輔之崇乃錫三世之命其於禁掖殆無幾人貴妃苗氏祖母袁氏容德之修著於宗黨福祿之盛及其子孫方予熙事之終胙以成國之賦賁爾廟祀世世保之可

父

勑於赫皇祖仁覆四方求懷予舅之遺不忘膝發之舊而況逮事左右今爲老成宜其尊親特被休寵貴妃苗氏父某躬有懿行篤生淑人既壽且康允仁而

信耇經元祀之慶毋極追崇之榮肇錫大名以配隆爵容章之賜澤及九泉可

母

勑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矧吾三朝之人獨享百年之福眷爾近戚予何可忘貴妃苗氏母裴氏徽柔靖恭幽閑肅敬行應家人之美慶鍾女子之祥兹予大享之成肇易新邦之寵屬泉之壤存沒兼榮可

文臣升朝封父母妻

父

勑具官某父某朕茲祀總章陟配神考子大夫奔走厥服成與有勞推予嚴父之心爲爾顯親之慶錫命之寵壽考不忘可

母

勑具官某母某氏慈惠有以宜家肅敬可以教子乃者大享之禮百執咸事朕寵綏忠孝之心推本源流之自疏爾爵邑以榮子孫可

妻

勑具官某妻某氏士大夫出仕于朝能以恭儉正直成羔羊之美必有淑女以治其私用能退食委蛇無內顧之慮朕方推帝澤於天下其何愛一邑不以寵

其家人可

文臣升朝追封父母妻

父

勑朕具官某父某合宫之享義存嚴父朕惟天下之士追養之誠上下無間是用推予錫命之寵旌爾教忠之勤九原有知尚服休命可

母

勑具官某母某氏生能正家没有良子欲盡劬勞之報莫如爵命之隆方大賚於總章宜肇新其湯沐服我休命世世不忘可

妻

勑具官某妻某氏恭事君子宜其家人勤勞則同而寵榮莫及存没之念終身惻焉方予慶賜之行肇加脂澤之奉賁于窀穸尚克嘉之可

范鎮父

勑士有歷事三世秉持一心志確金石之堅言爲社稷之計耄期不亂清靜無求訪之古人殆亦無幾朕既復命以位思見其人旅觀德業之崇知有源流之自具官某父某隱居閭巷名出搢紳以孝弟爲傳家之資以詩書爲教子之實自修於方寸之內責報於

百年之間子孫勃興冠冕相繼方予大享之慶錫以追崇之榮開府之儀比隆於三事濡泉之澤少慰於終天可

鮮于侁父

勑朕既得直諒多聞之士而寘之禮樂之司擢之諫諍之列矣乃者總章大享來相于庭因予嚴父之心成爾顯親之願具官某父某懷抱美志博通古文上自河圖洛書下及天文地理無有不綜庶幾古人卷懷而歸以遺後嗣金章紫綬雖不及其平生褒印閔書示追榮於泉壤可

母

勑婦人之賢室家所賴上能使其君子有羔羊正直之行下能政其後世有麟趾信厚之風詩人所嘉於今猶信朕既得其子以知其親具官某母趙氏江漢之行山河其容手執詩書親教子弟雖負來而養自有孝弟之歡而列鼎以祠莫盡劬勞之報宜易脂田之奉仍加榆翟榮追賁九原以慰存役可

陳昊父閏 曼任登州錄事叙閏年九十一以敘封承務郎

勑具官某父某總章之慶九通籍之士皆復爵命其親朕惟子大夫沉於下僚家有耄期之養而寵榮不

及念之怃焉錫爾一命以綏子孫之志可

錢勰父母

父

勑錢氏衆國內附保吳越之人免兵革之亂子孫受封帶河礪山藏在盟府列其後世賢傑間出赫奕相望其於追崇安可後具官某父某貫穿墳史練達典章博辯有文絕出倫輩父子兄弟進以直言譽喧一時望以卿相中道而隕報在後昆儼然侍從之華與我總章之祀寵之開府載是閔書九原有知服命無斁可

母

勑婦人之貴當從其夫禮變古今義均存沒肆予大享之慶俾極追封之榮具官某母某氏育德高門作嬪大族生知圖史之樂不煩保傅之箴餘慶在其子孫清風播於宗黨肇封成國光有翟衣錫此寵章寵爾廟祐可

李瑋三代

曾祖

勑昔我仁祖敦睦九族以和萬邦顧惟念母之深特厚外家之禮往事雖遠此恩未移具官李瑋曾祖具

懷抱美志浮沉人閒孝弟篤於父兄忠信驗於朋友天道不諂報在子孫人爵自高寵極師保肆予大享之慶肇易三秦之封九泉有知服我休命可

祖

勑成王之母邑姜齊侯世受其祉宣王之母申后申伯亦賴其寵矧我皇祖之聖重以李氏之賢子孫相承冠冕日盛追崇之典國有舊章具官李瑋祖某隱約之中操修以禮克有淑女篤生聖人寵雖不逮於平生澤尚可加於來裔比因秋享肇易國封錫是閔書以寵廟祀可

父

勑朕深惟仁祖之意寵綏元舅之家申錫婚姻以固恩禮乃眷冀邦之嗣來相合宮之祠熙事告成鴻恩先及具官李瑋父某貴而能降富而不驕諸子之賢迭為將帥大邦之寵更王齊秦肇新錫命之書以慰終天之感可

王堅父

勑朕惟景德祥符之間治定功成庶幾三代時維丞相魏公左右厥辟同底于道於穆清廟卒配烝享至於慶曆嘉祐之際克有賢子不墜厥家出入中外允

文允武茲予季秋大享追念先正之後有能在朝相我熙事宜有褒寵以勸百官具官某父某始以諫諍名聞朝廷終以將帥威加戎狄父錫之慶子成厥功故雖富貴顯融赫奕再世而天下之議不以為過生為大官之長沒加三事之榮匪予爾私惟德之報可

曾布父

勑曾氏系出東魯淵源師友本於孔氏譜牒詳具雖遠而明子孫盛大繼顯於世具官某父某文學之美肖其先人議論之長信於來世仕而不遇志存於書沒而愈彰慶鍾厥子屬詞比事粲然有古人之風理

財禦邊卓然有當世之具才智競爽爵秩同升其於搢紳殆無一二朕既任以事思寵其先今茲大享告成顯親沛澤追錫崇階之贈以慰九原之知可

蔡確父

勑位極三師而爵封大國雖元勲盛德有不能至者矣而將相大臣欲顯其親者得之吳是以知積善之爲難而有子之爲貴也具官某父某潛於下僚不求聞達躬有懿行乃發揚美哉中子之賢任予元宰之事乂厥機務退守便藩深念教忠之勞求易直茅之賜大名與壤雖爲甸服之雄全楚新邦顧即故鄉之近九原未泯尚克嘉之可

母

勑貴以其子而爵從其夫此婦人之禮也特予舊揖之寵告我念母之誠亦何愛於大邦不以成其純孝具官某母某氏仁以逮下嚴於治家禮先中饋之勤恩遍外姻之廣命之不淑没有餘哀肇易脂田之封永保荆人之國寵爾㢘室以利後人可

秦晉國安仁保佑夫人張氏

祖

勑具官某祖某朕追懷弓劒之遊不遠鼈㣌之舊烈功存於保護而寵極於平生宜因大享之恩成其尊祖之念寵加列衛追賁九泉可

祖母

勑具官某祖母某氏朕祇祀合宫嚴配聖考思其志意怳焉如存是以推廣舊恩施及幽遠肇易脂田之奉以申追遠之誠可

父

勑具官某父某朕孝愛之崇無德不報未惟保育之舊夙著劬勞之恩方大享之告成宜顯親之施及諸衛之貴存没兼榮可

母

勑具官某母某氏爾蚤以息女之良功存潛邸之養報已隆於貴顯恩宜逮於存亡肇新湯沐之封以爲幽冥之慰可

世系安李氏安康郡太君世智安何氏永昌

郡太君

勑嚴父配天國之大禮也以子貴母三代之舊章也兹予大饗之慶澤被含生之倫矧於近親志切追遠錫命之典其何可忘具官某母某氏承上克恭臨下以禮生著御家之法没聞有子之賢賜湯沐於大邦

爲窀穸之餘寵九原未泯尚克嘉之可

李端愨父

勑富而好禮貴而不驕勢憑戚里之榮躬被儒者之節昔聞其語未見其人具官某父爵某本傳家親賢築館進退以禮無世祿之非交友多賢盡當時之傑被遇前聖流芳後來有子而賢久列東宮之貴開府以贈仍因西土之封錫是閟章賁爾幽隧可

母

勑帝乙歸妹而交泰之功著王姬之車而肅雝之禮成風化所由恩禮當異具官某母某氏淵源之盛富

世莫倫禮義之隆至今傳誦儀若姑章之奉穆然閨壼之風車服下於王后而不以驕人子孫衆如螽斯而要於守法故能奕世不墜休聲愈隆故子大享之成因爾故封之廣閟書容印寵數不渝可

張方平祖

勑朝廷優二府之臣列三世之贈眷我耆舊退處鄉閭方大享之告成宜申錫於休命賁及祖朝進封大邦具官某祖某修身正家而聲被於宗黨居約履順而福流於子孫力行於方寸之間得報於百年之後朝之大老惟爾元孫肇新洪典之封增寵師臣之貴告于幽隧服此優恩可

父

勑士之懷抱志節老於山林不求聞知者何可勝數求惟公卿之貴本由父祖之賢行義絶倫聲聞不著特緣有子得列於朝追想風猷不忘嘉歎具官某父某性本靜重行極高明宴坐一室之間心遊萬物之表澹然自守寡笑與言遂以絶人之姿深積傳家之慶柱石之奇嘗參二府之崇几杖之儀又已十年之久比緣昭配許以侍祠宜因均福之恩懋錫追崇之典地分全魏爵列上公九原有知服我休命可

富紹庭母

勑朕追懷先正之臣建功當年流澤後世時惟丞相臨淄公以丰盤之舊股肱太平丞相韓公以魏丙之賢襲亮數世風流水遠家事落然比因大享之成重興追遠之念具官某母某氏臨淄公之子而韓公之配也幼服圖史之訓晚同忠義之勤有德有年五福兼備奄從淪謝中外咨嗟玆用不忘舊勳寵加新命因其封國之故以明有子之良賁爾宗祧世世無斁可

蔡膝父徙贈開府儀同三司

勑昔我皇考分命守將鎮撫四夷時惟西羌弗克靖
順寔頼良帥是寵是服遂以顯績進登西樞命之不
融中道而殞聲蹟之美于今不忘具官某父某謀猷
靖深勲業崇茂治邊之略紀于一時經遠之功著于
來世比緣陟配之享永懷先正之良追錫崇階比儀
三事有子之慶奕世嘉之可

劉攽母

勑婦人之賢著於麟趾贈禮之盛極於翬衣朕親享
合宮加恵百辟刻復從官之列來告念母之誠可無
異恩以示追遠具官某母某氏篤生大族作配名儒

環佩之聲動必由禮蘋藻之薦舉不失時追懷令猷
尚有諸子守道不倚則漢中壘尉傳學不倦則唐居
巢侯美哉有子之良爲我得臣之助祚之大郡慰爾
九原可

奉議郎任斯年祖母黄氏以母封回授郡君

勑朕親享合宮均慶多士以寵榮其親推而上之又
及其祖其於親親尊祖之義備矣美名大邑介爾眉
壽子孫不忘益勉忠孝可

張琥父昇追封韓公

勑朕追懷祖宗下逮先正開嘉祐治平之盛宗臣大
老相望於朝永思其人如見風采具官某父某始以
直氣振於中司終以令德長於西府歷事二祖懇款
一節歸老嵩少追迹松喬殂謝未幾風烈猶在比緣
合宮之祀嘉其有子之慶即封鄉國以賁私祧九原
有知服此休命可

安燾知樞密院贈三代

曾祖

勑樞臣之長戎政出焉内則張皇六師以禦外侮外
則綏懷四夷以安中國久虛之位歷試以庸特推三
世之恩以示百官之勸具官安燾曾祖某處躬甚厚

與世無求人莫能知而天相其善身隱不仕而世承
其休逮爾曾孫之良冠于西府之列折衝之效偃革
可期斯用錫帝傅之隆名賁私祧之常祀九原未泯
百世不忘可

祖

勑古之賢君有帥臣之義朕臨御百辟想見其人眷
予宥密之賢風承祖考之烈積德之厚償報甚隆寵
之上公以見予意具官某祖某賦性端愨終身退藏
孝弟發於自然忠信驗於來世松生於谷閟歲不衰
泉發於山遺平而大啓良心於嗣子胙多福於元孫

歸于家廟之隆數致閔書之賜賁于幽隧宜爾後昆
可

父

勑子之能仕父敎之忠率循孝弟之風施及邦家之
廣朕旣用其子不忘其親蕃錫崇階之榮以寵退食
之養具官某父某資性淳篤旣愼靖以安貧操行堅
强亦恭儉以居富一變簪裳之盛覩見廊廟之崇循
致承平旣股肱之允賴報之寵祿宜命數之超升壽
考且寧訓敎無怠可

王汝舟祖母胡氏封嘉興縣太君（汝舟以妻敕封回受）

勑某合宮之慶士得以其親及其室家之封封其大
父母令汝舟願以妻之叙而加其祖母恩從其厚將
以極尊祖貴老之義而已綬爾眉壽服寵無斁可

皇兄令擢等所生母贈縣太君

勑某母某氏合宮之慶澤被存沒爾篤生令人當以
子貴肇錫湯沐之奉以慰怵惕之感寃而有知嘉此
休命可

富弼贈太師

勑慶曆之盛朝多偉人維范與富才業名位實相先
後海內稱誦見於聲詩比之夔契經涉險阻織以存
亡惟天所佑克享全福歷相三世配食清廟肆予大
享加寵先正亦克有子列于在廷具官某父某德及
夷夏功載史冊出盟獯鬻復結二國之歡入秉陶鈞
首開萬世之議性本直諒終身不回心樂虛閑超世
自得音容未遠風烈可追錫以上公之章明我師臣
之意告于幽隧慰爾後昆可

劉沆追封秦國公

勑生而秉鈞顯名於世沒而有子通籍于朝家存舊
德之餘國有世臣之盛比緣大享之慶來告顯親之
誠勤舊旣隆恩寵亦異具官某父某奮身南國致位

中台風蹟之偉效見於民政勤勞之久聲載於圖書
頃自告終奄更三世爵極師保之重國分吳會之雄
宜錫社於秦亭示追崇於家廟九原未泯服此渥恩
可

盧政贈司空

勑祖宗懷柔四方兵革不試雖有貔虎之士擁旄鉞
之寄皆老死侍衛之間不見才武之效然其聲績未
泯子孫在廷追遠之恩國有常典具官某父某弓劒
之任推雄萬夫韜略之賢著稱當世卒能保寵以沒
其身茲大享於合宮示追崇於列辟宜錫冬官之印

以增家廟之榮寵而有知服寵無斁可

王存妻胡氏齊安郡夫人

勅朕數求哲人咨以大政知其有孝恭祖考之義則爵其三世以禮其私袛知其有慈愛宜家之心則封之大郡以助其内治凡所以深慰其情而優爲之禮者亦已至矣具官某妻某氏舉無失中言必由禮起於糟糠而善處窮約逮其富貴而不聞驕奢兹使君子綽有成德遂登丞轄之位寔由夙夜之佐是用望郡以爲湯沐翟茀以與會朝勉修令猷答此休命可

楊王第三女封安定郡主

勅朕有懷二宗思見文武之盛念我叔父亦配聞平之賢學維禮命之優蓋有朝廷之舊女既及笄而字爵當裂土而封恩禮之隆孝敬斯在楊王第三女幼而好禮姆教不煩長而知方婦德已備兹擇良士亦惟外親將修釐降之儀肇錫湯沐之奉惟恭且儉可以保是美名惟孝與和可以安於二姓風化之首其尚勉之可

欒城集卷第三十二

欒城集卷第三十三

北門書詔五十四首

麻制十三首

除苗授保康軍節度知潞州制

門下上將之任本智略以爲先萬夫所望亦材武之兼尚惟擢拜之未幾亟辭疾以告勞言念悃誠式敷明命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黔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持節黔州諸軍事黔州刺史上柱國濟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苗授蚤諳兵法有志事功久踐戎行自奮邊鄙入參環列既

被遇於先朝累積歲勞適謀選於元帥遂分旄節之寄克諧率衆之權宿衛逾年勤勩爲請思得賢於煩使俾甦佚於近藩爵加貴名邑衍真食潞子之舊俗武而淳守土之臣事簡且暇於戲建纛而出知寵數之不移勿藥有瘳幸年歲之未暮用理非壯士之節力疾有忠臣之風勉俟安平起就勳業可特授檢校司空持節房州諸軍事房州刺史充保康軍節度房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知潞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兼提舉澤晉絳慈隰州威勝軍屯駐駐泊就糧本城兵馬巡檢公事替韓宗古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

二百戶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劉昌祚武康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制

門下多畜衞兵莫如國朝之盛次補元帥蓋本祖宗之常頒惟萬騎之選師重以千廬之徼欲衆心之素服非宿將而莫當誕告在廷咸聽朕命侍衞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冀州管內觀察使持節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劉昌祚奮由弓劍資以韜鈐整於治軍才出邊將之右勇於對敵聲著隴山之西乃者取其先朝指蹤之餘授以平涼總護之貴種羌乂因

既款塞以來庭環尹適虛歸釋甲而御衆爰加旄節之重以壯轅門之觀旌旗不移什伍如故當使少加號令自益精明於戲仁足附衆則六師不擾威能充愛則萬夫可齊亦俾貔貅之徒咸知忠孝之節勉矣來效往其欽哉可特授持節洋州諸軍事洋州刺史充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洋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勳封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明堂呂大防加恩制

門下昔吾祖宗革五季之遺復三王之舊皇祐之盛始寓總章於外朝元豐之隆載嚴上帝之定位物有成憲敢遺後人朕因而循之罔有失墜乃辛巳之吉躬被冕服秩飭群工禮成不遺神貺昭答誕降多福均畀在廷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九百戶食實封六百戶呂大防篤實而文寬厚而栗在英祖時納忠不回爲名御史在神考時宣力不懈爲賢守臣逮茲纘承卽與丞弼既全付之鈞軸遂能任我棟梁正顏色而誠意宣出詞氣而忠邪辨左右三載咸乂四方民無煩苛蔑率舊職稼穡茂遂神人燕安俾我嚴事告成舊章不墜維荷帝祉時惟乃功宜因賜胙之恩遂行進

律之典增大國邑衍食真封曠爾茂勲勸我多士於戲公爾忘私非獨得君亦以獲祐於帝實而有制非獨善始亦以克要厥終及茲休成同底至道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皇伯祖宗暉加恩制

門下宗祀配天所以教諸侯之孝加地進律所以廣上帝之恩矧維天屬之尊世奉濮園之享相予肆祀綏我思成躬率父兄之和以致天人之應用敷大號昭告治朝皇伯祖鎮南軍節度洪州管內觀察處置

等使檢校司徒開府儀同三司持節都督洪州諸軍
事洪州刺史上柱國嗣濮王食邑一萬二千一百戶
食實封三千七百戶宗暉爵封世王名冠屬籍貴而
能降富而不驕孝弟肅恭率本天姿之懿威儀問學
蚤承師訓之良同我絜齋獻於饋熟進退和於禮節
升降比於樂章逮此休成宜均多福益衍舊封之廣
仍加眞食之優於戲承安懿之後思繼前人之令猷
秉將相之隆勉圖夾輔之休烈茲因受爵之寵益起
循牆之恭庶無間然克有終譽可特授依前官職加
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皇叔祖宗祐加恩制

門下朕出欽原廟之嚴入謁總章之秘師臣外助多
士以靖吾國宗卿內帥諸父以正吾家親賢既和天
人咸若膺受多福施及四方矧惟族屬之尊宜有寵
光之異皇叔祖寧遠軍節度容州管內觀察處置等
使持節容州諸軍事容州刺史上柱國肇國公食邑
五千八百戶食實封一千六百戶宗祐耻爲富貴之
胄動由禮義之中祗順父兄親近師友藹若閨門之
治穆然朝謁之容秉旄鉞而四方之志行錫茅土而
諸侯之禮備遠鎮容管近殿洛師處之若無久而益

愼愛推大賚之澤益彰有德之榮增衍故封懋錫眞
食於戲考之晉人則安平之於武帝求之唐室則元
嘉之於高宗皆以德重屬高恩隆禮異往祇服於明
命思無愧於古人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七百戶
食實封二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皇叔祖宗楚加恩制

門下漢封同姓之國勢遂疏於本朝唐任宗室之隆
用每雜於它族祖宗酌古今之典篤兄弟之親雖極
茅土之封常居朝謁之地眷禮特異前世莫倫皇叔
祖建武軍節度邕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邕州

諸軍事邕州刺史上柱國隕國公食邑五千八百戶
食實封一千六百戶宗族孝友根心文藝飾性居處
恭故不聞過行室家理故可以涖官師保不煩朋友
稱信乃者顯相原廟之祀齋宿總章之廷嚴假無言
賚明成禮顧惟大賚之澤宜處羣臣之先益衍
故封陪敦眞食於戲宗祀之典所以教孝於諸侯賜
胙之恩所以均福於上帝誠觀禮以知義尚修身而
保終祗服寵光永有燕譽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
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皇帝徽宗加恩制

門下朕惟成王尚幼而紹文武任姒之業特其諸弟之貴則有邢晉應韓之封皆克保邦以輔王室令子仲叔之衆咸訓祖考之謀方宗祀于文人以昭配于上帝禮成弗越孝思無窮爰因降福之多以均同氣之盛皇弟鎮寧軍節度澶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持節澶州諸軍事澶州刺史上柱國遂寧郡王食邑六千戶食實封一千九百戶名得天之粹克孝于家典學之初弗煩于傅觀其率禮之意旣有成人之風受冊苴茅已賜盟於如礪備儀出閤終有賴於維城朕方推神之休布澤于下豈

兹貴介而有忽遺宜增多戶之封并衍真食之賜於戲富而知稼穡之事則富可保貴而知君臣之節則貴可全受爵旣先於四方修己豈後於群辟祗服明訓其永有詞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皇弟似加恩制

門下朕明發而興有懷文武之烈孝愛之廣施及兄弟之親茲擇季秋之良躬展總章之祀升侑烈考昭配昊天執幣以前愾然如在念遺意之所屬顧同氣之當先皇弟集慶軍節度亳州管內觀察處置河堤等使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持節亳州諸軍事亳州刺史上柱國普寧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似幼有岐嶷之姿長見肅雝之美克勤朝夕既已無違於家日親詩書知其有志于學爵分茅土之貴任兼將相之榮身能處之不驕人亦期之可久宜益舊封之廣仍加真食之多於戲顯宗之於東平下腰膂之詔明皇之於隆慶歎羽翼之詩朕旣無間於伯仲之間爾亦無忘於孝友之行外以事國內以顯親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皇弟偲加恩制

門下古者教成於家治定於國九族既睦萬邦咸和令子季弟之親未違就傅之禮追先帝眷懷之深意推東朝鞠育之異恩錫命之隆可後於衆皇弟武成軍節度滑州管內觀察處置河堤等使檢校太尉持節滑州諸軍事滑州刺史上柱國郇國公食邑三千七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偲生而敦大長則惠和氣稟清明有室家君王之壽心懷洞達知師保教訓之方乃者擇季秋之良修宗祀之禮事天所以報本嚴父所以顯親肇海宇之人孰非付託之重念天倫

之戚末懷顧爲之隆宜因慶賜之行并衍封食之賜於戲父兄皆萬乘之富豈其惠賞爵秩既五等之尊貴於能降罔存得之之易當念守之之艱滿而懼傾高則不墜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馮京加恩制

門下世臣之於故國增望實之隆老成之於典刑有謀謨之益眷吾嘉祐侍從之列實惟朝廷心膂之臣迨今所存數人而已乃者合宮肆祀百辟駿奔顧瞻舊人方在外服懷想風聲之懿豈忘霈澤之加保寧

軍節度婺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婺州諸軍事婺州刺史上柱國始平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戶馮京敦大敏明肅恭和惠名冠多士偏居臺省之高華德合前人遂攬兵政之微密納之煩劇而不亂涅於渾濁而不緇心與善人望推前輩丙吉雖病以陰德而復全蕭傅出藩懷本朝之雅意頃膺旄節之重以當趙魏之衝坐使中朝不勞北顧宜衍大邦之履仍加眞食之封於戲身歷四朝更夷險而一致心通庶事閱義理者尤多豈以中外之殊而廢謀猷之告介爾眉壽左右皇家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劉昌祚加恩制

門下朕因路寢之正舉合宮之祠禮樂法兩周之隆車服兼漢唐之盛出欵原廟還享上穹職貢充庭工師設位兵衛如植旌旆不煩實惟有人以克成禮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洋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洋州諸軍事洋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劉昌祚天資鷙勇性本忠良結髮征羌號馬上之飛將授鉞臨塞皆

關中之要區方西鄙之須材會中軍之謀帥畀之旄節之重付之貔虎之師歸閱決句旋聞輯睦逮此熙成之慶類其宿衛之勤既增封爵之崇仍加眞食之厚於戲古之明主立賞以待有功古之賢將有功而恥自列服予霈澤之異勉爾勳名之思責當益恭老當益壯可特授依前官職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除文彥博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制

門下周公未嘗之魯老亦居豐晉侯晚雖強食終不任事蓋委寄之重初無間然而止足之風所不敢廢

惟我耆舊歷事祖宗纘服之初復命以位維師保之
地優佚不煩而立契之心朝夕以請布告在位俾聞
高風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上柱國潞國公食邑二萬
八千一百戶食實封一萬一千八百戶文彥博允孝
而忠允文且武其在師旅有方召之勳其在朝廷有
崇景之業士民視其去就夷狄震其威名時更四朝
躬蹈一節先皇帝懋勞以事既許其歸越予訪落之
年禀有涉淵之志起之既老待以仰成出入五年終
始全德進而論道日聞與訓之言倚以折衝卒靖邊
防之警委成功而不處指其景以求安勤請屢聞誠

心莫奪顧瞻閭井近在洛師郭氏有求巷之嚴裴公
有綠野之勝豈以替紱之累久致形氣之勞貴極上
公既無復加之爵秩分領全晉仍畀久還之節旄增
廣舊封益衍真食殫盡人臣之寵歸從父老之游於
戲音聲不遐尚有就問之禮几杖以俟復期親祀之
陪勿以進退之殊而廢謨猷之告式燕且譽俾壽而
康可特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充河東節度
管內觀察處置等使致仕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
百戶勳封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除馮京彰德軍節度使制

門下備河禦胡固天下之要地建都置守皆前世之
重臣雖中外之無虞實根本之所在非其人則視若
虛邑得所付則坐為長城是用敷告外廷復任舊老
保寧軍節度婺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婺州諸
軍事婺州刺史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公事畿內
勸農使充大名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上柱國
始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一百
戶馮京名冠多士望高累朝和而不同性有鹽梅之
德磨而不磷志懷金石之堅入則參領萬幾出則藩
屏四國頃加旄鉞之寵俾臨趙魏之衝宜民宜人靖

重而不擾無怨無惡樂易而可親朕不忍奪民所安
故命易節而處升視冬卿之秩併加邑戶之封蓋官
宿其業則事無不知民習其上則信而易使方今河
流所出近在都城之西故道已堙而歲有衍溢之虞
北流既駃而方患隄防之缺介衆所利鄉靡常聞舊
德所臨朕亦何慮於戲兵民細故責之將佐而可為
邦國大猷非吾耆老而誰聽勉盡白首之節以寬北
顧之憂可特授檢校司空持節相州諸軍事相州刺
史充彰德軍節度相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再任知
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公事畿內勸農使充大名府

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仍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
二百户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詔勑四十一首

尚書左丞韓忠彥免弟嘉彥尚主不許詔

勑忠彥覽所劄子奏伏聞聖恩宣召臣弟嘉彥赴禁中引見欲令尚主伏望以長主之責更加慎擇事具悉惟先正魏公光輔三世有勞宗祧雖歿元身其報在後先皇帝追懷忠厚之德許以婚姻之親逮茲奉行實出遺旨雖卿以盈滿為戒深欲固辭而朝廷謂無德不酬莫同成命謙冲之意嘉歎不忘所請宜不

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 同上條

昔王導以輔政之業郭子儀以專征之功肆其後人皆聯戚里衣冠之盛晉唐所稱未聞其子孫以盈滿為言而朝廷聽辭避之請也今子先正實配前人築館之恩報功斯在蓋便蕃之寵屬於乃父而事不在卿選擇之命出於先朝而朕不敢易體茲至意罔或固辭所請宜不允

門下侍郎孫固乞致仕不允仍給寬假詔

勑孫固省所劄子奏春中以被病危重乞一致仕名目聖恩深厚未忍遽從今氣血益以羸耗任假已二十日坤成聖節不能勉強趨赴伏望聖慈察臣出於至誠曲成其志事具悉朕以篤老之臣於國有肝膽之親而命以位非責其趨走之勞也卿以垂白之年許朕以股肱之用而受其託非徒為朝謁之勤也今者眷倚之厚朕方未息聞望之隆人亦無間徒以壽日方迫疾勢未平不能造朝遂欲謝事既非朕所以待卿之本意亦非卿所以事朕之素心人其謂何朕實未諭既命賜告以自養卿其少安而勿遽所請宜不允仍給寬假將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韓忠彥乞外任不許詔

勑忠彥覽所劄子奏兄為執政弟為駙馬未有似此體例不若自求罷免伏望許解近司處之外任事具悉魏公之功沒而不朽先帝之命久而不忘吾有懷舊勳擢卿於六官之貴繼因遺旨屬嘉彥以副車之姻推吾此心蓋非一日本將并錄其子以寵其父豈欲獨收其弟而棄其兄比因力辭嘗已臨諭有唐故事非獨一家本朝已行亦存近比尚茲勤請殊失眷懷吾欲伯仲相望於朝以示國家不替舊德起視乃職罔復煩言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 同上

勑忠彥省所劄子奏兄爲執政弟爲駙馬未有似此體例不若自求罷免伏望許解近司處之外任事具悉君臣之間以誠意相遇則事無不可以形迹爲務則理或難通朕惟魏公歷事三朝咸有一德功存社稷澤及于孫追懷厥勳述行先志以卿性資忠良久更事任可以寄股肱之託以嘉彥業履純潔方及冠歲可以與姻親之選各隨材分以答勳勞由義而言略無嫌疑之可避顧卿何慮特假形迹以爲辭況考之古今亦有成例祗服朕訓何卹人言其同復辭以安厥位所請宜不允故玆詔示想宜知悉

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勑孫固省所二上劄子奏乞致仕事具悉卿以疾辭位義也而朕以事畱卿亦義也既皆爲義則卿之所執雖未爲過而朕之所設亦豈遽非乎尚何力辭以廢成命今者四方無虞廟堂之上非有艱難之慮緩急之政也卿疾雖未復而勢已有間日雖稍久而事則無損誠能得告以養疾疾愈而造朝宜若於體無害也治疾以安身身強而圖報宜若於國有補也尚何所疑而辭之不已乎勉徇前命無復煩請所請宜不允故玆詔示想宜知悉

趙君錫免刑部侍郎不允

勑君錫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朕以卿仁恕不苛必能哀矜有罪寬乎盡下可以詳究獄文剏在東臺逮茲累歲覩封駮之無避知廉直之有餘衆言既孚朕志亦定往祗成命罔復固辭所請宜不允故玆詔示想宜知悉

呂公孺免戶部尚書不允詔

勑公孺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方今賦有常供無暴斂之入用循故事有不給之虞朕眷求長材委以

足用虛位以竢累月于玆卿家本世臣早更事任頃涖京邑亦既久勞辭而不居誰使任事所請宜不允故玆詔示想宜知悉

太皇太后明堂禮成罷賀賜門下手詔

勑門下皇帝臨御海內晏安五經季秋再講宗祀克有君德以享天心顧吾何功獲被斯福今有司因天聖之故事修會慶之盛禮將俾文武稱慶于廷吾自臨決萬機日懷祗畏豈以菲薄之德自比章獻之明矧復皇帝致賀于禁中羣臣奉表于閤左禮文既具夫又何求前朝舊儀吾不敢受將來明堂禮畢更不

受賀百官班內東門拜表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

勑彥博覽所劄子奏陳乞致仕事具悉吾之用卿本以公義卿之事人亦非私意起於既謝凡以為民扮於陟除之間未覺筋力之憊苟誠在愛民則愈老而民不厭誠在許國則愈久而君益親卿既以道深結於朝而欲以私自便而去義有未可非吾所知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 同上條

勑彥博省所劄子奏陳乞致仕事具悉絜去就之分

履廉恥之風此新進之士立名於世者之所為也以朝廷為家以社稷為悅此老成之臣竭忠於國之者所志也卿昔以八十之年不卹小廉出徇朝命既得之矣歲月未幾體力猶康遽欲告歸朕所未喻豈以老成之望而蹈新進之為謂宜少安卒輔予治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文彥博致仕甫免兩鎮不許詔

勑彥博覽所再上劄子奏辭免恩命乞只以河東一鎮致仕貼麻處分事具悉朝廷數以兩鎮命卿而卿率以固辭復免抑有由也或特恩之橫被或謝事而得休歷考前後所加猶是公相常禮今者老而復起起而復歸率自帝師之隆未見前人之比兼持旄節夫豈過哉已却封章姑止可也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 同上條

勑彥博省所再上劄子奏辭免恩命乞只以河東一鎮致仕貼麻處分事具悉命由君出禮以義起豈必皆有故事然後得以奉行卿有德有年在朝不見其比或出或處自昔未聞其人矧復兩鎮之異恩既有先朝之成命蓋昔日之勳未若今日之盛則今日之

受豈必前日之非勉聽朕言祗受冊禮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文彥博三免兩鎮不許詔

勑彥博覽所三上劄子奏辭免兩鎮恩命止授河東一鎮致仕事具悉卿股肱四朝而為二帝師求之古今未見倫擬得謝而去在禮宜殊佩相印持將鉞以為未足故并付以蒲中漢中之衆所以華國非特以為卿寵也今辭之不已深所未喻吾志先定卿其勿辭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 同上條

勑彥博省所三上劄子奏辭免兩鎮恩命止授河東一鎮致仕事具悉朝廷之命審而後發非力辭之所得免也卿親對便坐繼三上章詞已竭矣而朕之素心終不可易曰卿兩以師臣歸第前無其比而後無繼雖兼擁二節孰以為非者哉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文彥博免兩鎮許詔

勑彥博覽所累上劄子奏辭免兩鎮恩命乞秪帶河東一鎮致仕事具悉恩之不勝義舊矣卿既告老而吾以至恩授卿二鎮朝有成命而卿以大義執節固

辭雖欲不聽其如義何況卿所陳關國之體以謂宗室之故不當施於羣臣而非法所加亦難行於治世辭之以禮與實謂宜吾豈以一時之恩而廢天下之義哉勉從所請還卿舊節再惟誠悃不忘嘉歎特依所請換授依舊領河東節度使致仕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允詔　同上條

勑彥博省所累上劄子奏辭免兩鎮恩命乞秪帶河東一鎮致仕事具悉朕惟先朝嘗以兩鎮寵綏大臣者惟魏國忠獻韓公與卿為二忠獻既已一辭於前而卿亦嘗再辭於後先帝亮其至意為改冊書天下既頌先帝之明後嘉二臣之義今朕嗣守成憲率而行之以卿累章稽之故事實無違者古之君子愛人以德朕豈忘斯義而廢卿言特依所請換授依舊領河東節度使致仕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河東官吏軍民示喻勑書

勑河東官吏軍人僧道百姓等朕以文彥博四朝舊臣一時耆德起於既老之後輔予纘服之初奏章屢陳歸意莫奪師臣之貴爵無復加將鉞之崇恩俾還舊列爾故鄉之父老安於前尹之威懷比聞冊書想

多歡慰今特授文彥博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充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致仕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勳封如故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將士等各得平安好參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並存問之遺書指不多及

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勑孫固省所劄子奏自去年正月未涉夏兩次重病蒙聖恩寬假得遂生全然臣一年飲食減少氣力羸乏仰于天聽以所矜憫許臣休致事具悉朕屬任耆老本非旅力之求卿被遇股肱豈可一朝而去雖自

以羸瘠爲苦朝謁多艱然而遇事不廢思慮之明進對每有諮謀之益何損於政遽當告歸矧今邊防無異域之虞宥府有同寮之助勉親藥餌仰徇邦家神之聽之介以壽考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韓忠彦免同知樞密院不允詔

勑忠彦省所劄子奏伏覩除同知樞密院伏望追改新命事具悉朕以西樞總領兵要綏御邊防事有失於須臾患或貽於久遠是用輟卿左轄之要付卿右武之權分職雖殊柄用則一易地而已力辭謂何矧後親黨之微嫌豈爲腹心之深累勉起視事尚體眷

懷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蘇頌免尚書左丞不許詔

勑蘇頌覽所劄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家世名臣少小篤學在昔圖史包括無遺本朝典章指陳可數中以直道廢於一時終守金石之姿不爲燥濕所變白首在列丹心甚明進轄中臺斷自吾意服勉休命勿爲固辭所請宜不許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 同上條

勑蘇頌省所劄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目奉寶訓進讀金華詞氣裕然進退以禮朕既已熟聞讜解之益抑又究觀叢脞之詳臺中紀綱責任丞轄卿其以平昔舊聞施於政事朕亦以所參聽政驗卿前言毋爲固辭當取成效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蘇頌再免左丞不許詔

勑蘇頌覽所再上劄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昔在仁祖之朝已預石渠之選一時同列于今幾人結髮翰墨之場白首忠信之節議論如故志意不衰權任柄臣蓋旌耆德辭至于再殊匪吾懷所請宜不許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 同上條

勑蘇頌省所再上劄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二轄之司萬幾所萃不明故事政或失於紛更不達當今用或病於膠固朕以卿誦習典章而不厭更閱義禮者尤多擢寘左右之聯實求咨訪之益雖力辭之不已顧成命之難回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知樞密院孫固乞避親不允詔

勑孫固省所劄子奏伏覩除韓忠彦同知樞密院事緣臣有女嫁忠彦之弟純彦有此親嫌理合迴避伏望罷臣知樞密院事復遂休退事具悉朕惟先朝同秉樞機之臣有以近親不許避免之比是以並建長

貳之懿不取形迹之嫌今卿以謂無他同寅詣循著
令雖祖宗舊法不可遂忘而君臣同德故爾無害豈
以纖芥之故遽爲退老之謀再閱譔詞徒用嘉歎所
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周尹進與龍節無量壽佛勑書

勑周尹省所進奉與龍節無量壽佛一軸事具悉佛
心無爲佛壽無量有能繪其真相俾來獻於誕辰勉
我以清淨之風祝我以期頤之福忠勤深至嘉歎不
忘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

范百祿免侍讀不允詔

勑百祿省所上表家恩除兼侍讀伏望特寢誤恩事
具悉卿秉心直諒臨事莊栗頃貳憲部持法寬平不
屈於權要及領選曹馭吏詳察不撓於煩劇其達於
吏治朕既知之矣至於通經博古慨然正論昔由此
進今以是老朕稽寀格言而獨未聞焉挾策進讀其
勿復避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趙君錫免吏部侍郎不允詔

勑君錫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孝友慈祥可以
施於有政寬栗柔立可以命之有家適從議讞之勞
遷領銓綜之重蓋因已試之效非有躐等之嫌進劇
務繁不可久曠勉力思報賢於固辭所請宜不允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

文彥博免孫男康世章服不允詔

勑彥博省所劄子奏辭免孫男康世章服事具悉卿
以耆老給扶子孫以進見授服前後既異豈以重復
爲嫌奏牘上聞何其畏慎之過已頒成命再復重辭
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勑孫固省所劄子奏以老病情迫累乞休致未賜開
可緣年齒晚暮疾病侵陵今日筋骸困憊至此無復

安全之理伏望哀憐早降俞音事具悉卿逮事聖考
於潛宮與聞先朝之大政貴老求舊爲任之意方隆
引疾告歸退避之言已甚君臣同德夫豈當然體力
雖衰姑復自勉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宰相呂大防等爲旱乞退不允詔

勑大防等省所劄子奏時雨不足乞罷免職任事具
悉歷時告旱歲事可虞精禱未孚神貺猶嗇朕側身
思咎終夕靡遑卿等躬任燮和志同憂患雖引義自
責大臣之體則然而釋位求安有國之討何賴尚講
救荒之政以助疲民之誠苟能使旱不爲災則朕復

何咎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太皇太后以旱賜門下詔

勑門下吾毋臨四方親决萬務淸心克己凡以爲民而天意弗或歷時災旱宿麥幾盡秋稼未立饑饉旣至疫癘將起齋祠雖切漠然弗應吾則不德民實何罪中自循省寢食皆廢豈政治失當事之害物者尚多上下否塞情之不通者非一刑或不稱其罪用或不當其人有一于斯皆足以上怫天心下擾民聽循致斯旱咎實在吾皇帝遇災恐懼不敢自佚旣命有司降食避殿罷五月朔朝吾亦自今月二十三日後

減常膳側身念咎固無吝於改爲協德濟民尚有未於列位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皇帝以旱賜門下詔

勑門下朕奉承統業于今五年臨御尚稚未達庶政夙夜祗懼若涉淵冰常恐德之弗類無以上慰民望上當天心今者冬雪不效春雨弗若逮此孟夏旱災如焚麥不允食禾未出土歲事凜凜民且狼顧雖禱祠備至而神莫之答惟循省自克則災或可消意者政令寬弛吏或爲害而莫懲斂賦役失當民病於事而莫察歟忠言有壅而未達賢才有抑而未用歟念之雖勤行則未至昭明恐懼之誠冀庶幾陰陽之不遇可自今月二十三日後減常膳不御前殿及將來五月一日罷文德殿視朝朕上奉東朝深愧常珍之日欽下臨庶尹猶冀嘉言之上聞苟利於人其無不可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鄧溫伯免翰林承旨不許詔

勑溫伯覽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以文史足用久在禁林侍靖寀左右承密旨雖云新命率皆前官尚此盤桓固求引避旣違朝廷號令之信徒有道路進退之嫌其尚亟前勿爲煩請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不允詔同上

勑溫伯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翰林以議論爲官而承旨以年德爲選茲所以歷求多士復用舊人卿旣久在朝廷當識朕意遷延退託雖多長者之風號令文詞宜得宿儒之用成命不反固辭實難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呂大防等再爲旱乞退不允詔

勑大防等省所再上劄子奏近以旱暵爲沴乞罷職

任伏蒙詔命不從所請伏望早賜施行事具悉常瑒
爲災民瘠已甚朕爲之父母而卿等爲朕股肱相與
憂之固其任也然至於求罷職事則匪朕心朕既自
以失德爲疑卿等姑後以批政爲念因民情而圖救
脩早備以防微既能夙夜在公豈必逡巡去位朕志
如是卿其少安所請宜不允故玆詔示想宜知悉

彰德軍官吏軍民示諭勅書

勅彰德軍官吏軍人僧道百姓等朕以魏都要地宇
難其人馮京名臣姑易其節假爾鄴城之重壯我留
鑰之聲矧旄鉞之得賢抑吏民之增氣已頒大號想

慰輿情今特授馮京檢校司空持節相州諸軍事相
州刺史充彰德軍節度相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再
任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公事幾內勸農使充大
名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仍加食邑五百戶食
實封二百戶勳封如故故玆示諭想宜知悉將士等
各得平安好否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並存問之
遣書指不多及

馮京免彰德軍節鉞不許詔

勅馮京覽所上表辭免恩命事具悉老臣所在衆志
雖邊鄙塞其威名吏民習於條教事可坐定政無更
張是用因魏都之舊疆換鄴城之新節孚號既布僉
諧畢同方慶得人之難遽覽飛章之請吾命惟允卿
其勿違所請宜不許故玆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
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不允詔 同上條

勅馮京省所上表辭免恩命事具悉魏博重鎭舊用
老臣旄節寵章制存易地朕以卿著稱多士既歷三
朝卧治此邦於今再歲復欲借君以爲重蓋亦因民
之所安豈其固辭而可得免祇服成命永綏北郊所
請宜不允故玆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

書指不多及

文彥博免致仕合得五人恩澤詔

勅彥博省所劄子奏今來致仕依條合得五人恩澤
乞賜寢罷事具悉朝廷以恩遇老臣無所不厚而卿
以禮自免辭不敢居卿既能見得思義以律貪夫朕
豈不能成人之美以明晚節蓋知損之爲益是以高
而不危所請宜允故玆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范百祿免翰林學士不允詔

勅百祿省所上表辭免恩命事具悉卿蚤以直言預

英祖之選中以直道于神考之知佩然立朝老而益劭朕欲訪經籍討論之助求文章潤色之工旣已寘卿金華之中玆又擢卿玉堂之上郄後班六曹之首無踰等之嫌繼仲父之賢有位家之慶朝有成命勢不可違時方須才義亦難奪所請宜不允故玆詔示想宜知悉

北門書詔祈祝九十首

批答四十四首

門下侍郎孫固乞致仕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不出帷幄臨御家邦實賴股肱之良以持綱紀之要於其進退頤可輕聽之哉卿頃自近藩擢貳東省本以年德之故非有筋力之求若夫正顏色出詞氣使人望之而忠誠可信鄙倍自遠斯可矣豈以一病未能造朝遂欲舍而去哉誠請雖勤於義未也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卿事先帝於東宮覽兵要於西府忠厚之節始終不渝朕敷求舊人所得無幾親之信之以為手足尊之重之以為蓍龜非有大故不可棄也豈以一病而輕去哉雖會朝之常儀與坤成之大慶未能自力蓋亦何疑尚寧乃心終輔予治所請宜不允

劉昌祚免殿前副都指揮使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衛兵虛帥累月于玆召節亟還辭章繼入既匪眷懷之素復稽總護之宜與其飾說以固辭孰若勤職而圖報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卿結髮兵間著績境外臨總環衛本以次
遷懇避節旄冊形叢請願成命之不反宜就職以無
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文彥博乞致仕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卿以衛武之年踐呂尚之位安然無作則
功名自隆默然無言則卿尹自化當以至靖之德坐
鎮尊勳之樞不勞施爲以憊筋力今者初畢元祀遽
聞告歸幾務多閑朝謁非病屬任既重披閱爲疑方
假百年之合獻以覩廢尹之成效來請雖切殊匪吾
心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老而謝事古之禮也而勢未可去蓋有不
得謝者矣卿元豐之間引年而歸隆知足之風元祐
之初承詔而起敦急病之義既進退之兩得謂始終
之不渝方朝廷政事之優閑而卿志氣之康裕雍容
師保之地儀刑卿士之前朕之望卿意未有艾誠請
雖至義不可從所請宜不允

呂大防免明堂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吾聽政九重逮今四載觀孝孫之致享奉
文子以配天神人既和禮樂備舉終事如素就尸厥
功顧惟元臣宜與有慶往服休命其勿復辭所請宜
不許

省表具之朕臨御諸夏俛仰四年格茲秋成躬致禋
祀燮和鎮撫卿與有勞豈惟一朝顯相之勤實賴同
德贊襄之益國有成憲時錫龍章其冐復辭勉服休
命所請宜不允

覽表具之寵至而辭抑惟常禮義當而受顧亦何疑
太言宗祀之嚴實賴顯相之助加惠百辟罔遺一人
豈其股肱之良而無封邑之寵成命不易祗受勿違
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奉祀合宮祗見上帝諸侯致享邇臣侍

祠凡執豆籩咸被慶賜矧予元宰實代天工獨執謙
言執先多士勉膺成命罔復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
來章

皇伯祖宗暉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季秋致享率后在廷卿奉祀濮園首帥宗
子相我熙事不忘肅雍逮茲禮成宜受帝祉矧朝廷
之寵數皆祖宗之舊章雖執謙辭莫回成命所請宜
不許

省表具之朕推廣帝澤覃及海涯惟英祖伯仲之親
與濮園烝嘗之奉顧膺異數實先諸臣矧茲均福之

餘本緣升侑之慶祗服成命其又何辭所請宜不允
覽表具之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古之道也總章之祀
成于顯祖雖駿奔走執豆籩皆被其澤矣而況於王
乎雖復固辭難遂來懇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屬尊則禮必異親近則寵必先國之舊章
朕何敢廢矧惟合宮之祀實賴顯祖之勸雖欲不居
懼失常典載嘉誠請難徇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
章

皇叔祖宗祐宗楚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
首

覽表具之吾祗命元孫躬饗上帝父兄在列君臣肅
然熙事告成大霈時舉宜因休命之降以爲群臣之
先執謙而辭殊匪吾意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躬享上帝陟配文考事天事親一舉而
得既受帝祉懼不敢專思與父兄共享其福若尊屬
懿親辭而不有謂羣臣何其聽朕命服此休寵所請
宜不允
覽表具之祭祀之澤神所照臨祖宗之舊吾無加損
卿侍祀夙夜終事肅雍既同百僚咸被光寵豈獨絜
已固陳謙詞懇請雖堅成命莫改所請宜不許仍斷
來章
省表具之朕既有事于明堂凡執事之臣咸與有慶
矧諸父兄之貴朕所尊禮而祖宗之所顧享者耶辭
至于再深所未諭尚體至意無復煩請所請宜不允
仍斷來章

皇弟佶似偲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吾奉承先緒成就緒孫宗祀合宮玆見元
良之盛大霈宸寓特先仲叔之賢率時舊章錫以休
命體我眷厚其勿謙辭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兄弟之義譬如手足憂喜同之朕有事于

合宮徼福于上帝中外臣庶咸被其澤豈于諸弟之
親而不遍者乎朕命惟允其勿辭可也所請宜不允
覽表具之席父兄之貴居王公之尊典禮既行爵命
自至玆以廣愛豈將期驕與其被命而力辭孰若居
寵而知畏祗服異數毋忘益恭所請宜不許仍斷來
章
省表具之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此周禮也議于諸儒
歷世不決逮我聖考一言而定朕奉而行之罔有增
損至於禮樂之文赦宥之澤咸有成法非朕所私豈
予諸弟之賢弗迪前人之訓祗服寵命其勿固辭所

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劉昌祚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卿國之虎臣帥我爪士總章大祀宿衞有勞宜爲六軍之先以承大賚之慶辭而不有殊匪吾心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卿爲環列之尹職在訓齊方總章之稱勞於宿衞禮成加惠國有舊章上自將帥之聯下逮什伯之長咸錫休命用遺一夫茍將獨辭何以率衆所宜請不允

覽表具之朝廷治安將帥閑暇因慶推賞或疑無名

孰知養之之優蓋由賁之之重鎭靖吏士折衝蠻夷苟誠能之尚有大者往服成命毋徒固辭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三歲親祠百辟來助因上等之降福縻好爵以廣恩非獨爾私尚將何避若夫閫外之寄師中之權朕既不以私假人卿亦宜以功受祿令此成命其勿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中書侍郎劉摯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雙日而朝勤勞政事四歲之久庶幾成功莘斯民之小康見合宮之再享豈伊寡德實賴羣公苟天下之信安夫何賞之不可大賚之慶胡以辭爲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歷三歲以親祠肇四海之來祭維祖考之德足以致此而左右之助豈其無人卿夙夜在公直諒不倚成我庶事爾勞居多惠澤之均率由舊典已行之命其罔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尚書右丞許將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祭有大澤惠及庶工凡自通籍之臣莫不指日而待卿位在丞轄手執紀綱辭而不居衆或未喩矧成命之不反宜勉受以勿違所請宜不許仍斷

來章

省表具之朕祇見昊穹嚴奉文考卿蚤以儒術用於先朝登圖任有求舊之心而顯相有逮事之感實先多士推霈渥恩其勿固辭往服成命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文彥博致仕免兩鎭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凡自一命告老于朝考之舊章必加以爵蓋所以敦始終之義礪廉退之風國之故常吾敢失墜卿自祖宗之世兼將相之權得謝神考之朝既發師臣之貴老而後起功成告歸宜以上公之尊不如

命士之寵蕃鎮之重故事可推雖曰非常之恩孰是元臣之比勉膺成命毋煩固辭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越自沖年嗣承大統念昔師臣之美起卿謝事之餘元老在朝國勢增重講言時至典學日新方當問道之秋遽聞歸老之告留之不可爵之無加推考舊章以錫成命因有餘而戒得雖嘉乃心念不足於報功亦伸朕志所請宜不允

韓忠彥免同知樞密院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以二三大臣分領兵政庶務雖職之煩簡或異而事之緩急略殊然而屬任惟均出入無間

卿既與聞國論豈不明吾此心安有總轄中臺則足以參幾微之決至於論議西府則不能處軍旅之尚體眷懷毋復議請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惟乃先正歷事累朝經國論道有賢相之規治兵禦戎得名將之略風績猶在子孫不忘今朕舉以試卿意卿得其遺意勉膺成命其勿煩請上可以幹國之蠱下可以信父之志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蘇頌免尚書左丞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國方治安典章文物可以御世朝有耆老風采議論足以服人吾以卿風守名節練達故事舉而用之豈苟而已勉起就職毋廢成命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若稽古訓况於祖宗之法何所不考思得良士達於今昔之故明以來詔以卿立朝滋久稽道不亂權實綱轄之地以爲先後之寄明體茲意毋復來請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呂大防等乞御正殿復常膳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勉而臨政志切爲仁凡克己以濟民皆

力行而不悔矧今及旱傷稼憂在阻飢豈以非食逾旬損爲雖事而卿等因是微澤率然上章雖嘉乃誠殊匪吾意夫旱災之後荒政之所備者尚煩秋種雖生終歲之可虞者非一與其君臣釋然而忘患孰若上下相儆以圖安姑存降食之文以示畏天之實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歷特不雨天之告戒巳深因旱責躬朕之誠意未忘今雖小雨繼至而二麥巳傷饑饉有巳見之形未忝無必復之理卿等遽陳誠請復求故常朕仰畏天威下念民瘼深愧治朝之盛未知肉味之甘

刻後神毋愛民憂心如昨朕獨何意遽舉舊章須歲
事之有成與天意而皆復所請宜不允
第二表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性本恭儉居不求豐時方旱災懼若無
措是用側身念咎貶食以其上將答於天下心以慰
於民望今者膏澤既至黍稷可期此則上帝仁愛之
深斯民鰥寡之幸在吾祗懼何敢弭忘卿等備位股
肱亮此誠意豈可因風雨之微順忽陰陽之乂想方
歲事之多虞姑復少俟苟民食之既足吾亦何辭所
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復守丕基未習師保之訓不有善政以
于陰陽之和去多以來時雨弗若譴告之久逮今半
歲有餘戒懼之誠豈以一兩而足未惟朔會之禮百
辟具來膳飲之常庶珍咸在方斯民之未裕匪朕意
之所存卿等寄在腹心志同憂樂奉我以犓豢之盛
不若處我於無過之中厚我以玉食之華不若助我
以兼濟之善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第三表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乃者雩而得雨牟麥既傷田雖可耕禾黍
猶病吾惟農夫之不易歲事之多艱未忘戒懼之誠

不進口體之養今者時雨既至秋稼稍蘇卿等遽與
庶官求信首請吾將推先王非食之意以終斯民豐
歲之祈行之雖久而不謂勞卿其姑止以成吾志所
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庶政不明常暘為譴奔走祠望降黜典
常亦既逾時僅而復雨未推天意之難復民食之未
充朕幾終歲之登成未免玆心之怵惕處治朝之列
位損內饔之常羞於朕心猶曰未安而卿等遽以為
請昔成湯自省以六事楚莊常懼於無災朕既嘉前
王之小心豈以一雨而遂懈所請宜不允

第四表許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聞天之降異本以仁愛人君君知畏天
乃克保有邦國故旱雖傷稼而恐懼修政則變或可
消雨雖應祈而怠忽忘災則歲未可必頃者膏澤荐
至羣言上聞吾夙興念此降食如故今勤請繼至屢
却弗回惟衆意之不可重違故事之不可終廢膳羞
之設雖勉強以復常修省之心終頃刻而不去尚賴
多士同致此誠所請宜許
省表具之畏天卹民本朕躬平日之志避殿損膳抑
祖宗故事之常乃者亢暘為災甘澤未遍厥祇率舊

典以行本心哉因屢請之勤審知時雨之足苟毋憂
於民食豈必廢於邦常朕既川僉言正坐食珍不敢
國朝之舊御等亦廣吾意修政謹備常若水旱之來
所請宜允

書九首

皇帝明堂宿齋第一次問太皇太后聖體答
書

太皇太后致書于皇帝祗事總章竭誠齋宿上承天
以報本內嚴父以顯親克慎多儀來膺繁祉

皇太后答書

皇太后致書于皇帝國有舊章禮嚴宗祀祓齋殷禋
之祕和調玉食之精益慎孝思以迎純嘏

皇太妃答書

皇太妃致書于皇帝齋居外朝躬承太祀穆然重宮
之邃煥乎右坐之嚴祗率舊章以承天貺

第二次太皇太后答書

太皇太后致書于皇帝祀嚴三歲卜告中辛既結佩
以齋心將奠玉而致享克勤陟降以接明靈

皇太后答書

皇太后致書于皇帝講禮合宮祗事上帝將儀式於
文考以教孝於諸侯尚愼威儀以承佑享

皇太妃答書

皇太妃致于書皇帝上帝降衷文考升侑精誠盡於
齋宿進退比於樂文罔之告勞以須降福

皇帝謝禮畢太皇太后答書

太皇太后致書于皇帝奉承天休纘嗣先烈四及季
秋之吉冊歆合宮之嚴禮成不違神貺昭答益懋仁
孝之本以格天人之和

皇太后答書

皇太后致書于皇帝秋物豐成克致粢盛之奉群心

祗若式觀職貢之來內盡純誠外殫庶物遂與多儀
之盛何勤累聖之隆降福孔多克勤無斁

皇太妃答書

皇太妃致書于皇帝潔齋居外有夙夜之勤旋辟致
恭盡禮樂之變仰以報功於上帝俛以祈福於斯民
及此休成蓋亦勞止來膺福祚以保家邦

祝文十二首

北京開二股河祭河瀆星辰祝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月朔日嗣天子名謹遣承議
郎行太常博士充祕閣校理武騎尉劉唐老敢昭告

于尾宿星乃者暑雨過常河流東溢因有司之來告請以時而決疏兵役暴興冀明靈之垂祐民心苟利幸開塞之協宜尚饗

景靈宮安鐵水窓祝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八月戊戌朔十六日癸丑皇帝遣昭宣使和州刺史內侍押班管勾景靈宮趙世長致祭于里域真官伏以靈宇邃嚴周渠捍密有司繕故以時易新既命涓神敢告經始尚饗

後苑祈晴祝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八月戊戌朔二十二日己未

皇帝遣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後苑譚戾等請僧三七人於後苑華景亭開啓祈晴道場伏以秋稼方登淫雨作沴矧合宮之大禮迫季月之近期塗潦爲憂寢食殷廢仰祈法力之勝時欽積雨之祥開示秋暘以成歲事下慰勤農之念上全享帝之誠謹言

大廟壁漏奏告宣祖皇帝祝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六日癸酉孝曾孫嗣皇帝臣名謹遣朝請大夫守太常少卿直龍圖閣柱國賜紫金魚袋臣李周敢昭告于宣祖昭武睿聖皇帝伏以廟室久安霖雨乘隙飾工繕治選日告虔棟宇益堅威靈無斁尚饗

後苑粉壇祈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四月丙申朔皇帝遣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後苑譚戾等請僧三七人於後苑華景亭開啓粉壇祈雨道場伏以自冬常暘涉夏未雨四方千里二麥一空惕焉不德之愆貽我烝民之病爰假佛乘之妙力大啓天竺之淨壇庶使鍾梵既交作雲雷於清晝膏澤普潤俾禾黍於有秋豈獨微衷之私實亦衆志之願謹言

五岳四瀆祈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謹遣左朝散郎充集賢校理守尚書禮部郎中崔公度敢昭薦于東嶽天齊仁聖帝伏以君德不修天澤弗應自冬涉夏困於常暘失麥與禾何以卒歲率土之廣匪神孰依雖或政令之失宜嗟彼烝庶之何罪尚祈甘雨克昇豐年衆之所同神罔終棄尚饗

謝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謹遣左朝散郎充集賢校理守尚書禮部郎中崔公度敢昭賽于

東嶽天齊仁聖帝伏以自冬歷春雨雪弗效由近及
遠麥禾可憂懼成凶年病我赤子神明昭答膏澤普
加力回大旱之餘卒致有秋之喜不腆之薦誠意斯
存尚饗

鳳翔府太平宫修殿告遷太宗神御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孝曾孫嗣皇帝臣名
謹遣臣某敢昭告于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
睿烈大明廣孝皇帝伏以終南積高神明是宅仙廟
夙設容御攸存屬當圖新敢告遷寓少祈安妥旋復
故常尚饗

奏告五星祈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四月丙申朔八日癸卯嗣天
子名謹遣左奉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趙屼敢昭
告于東方歲星伏以膏澤不時咎在邦政烝庶何罪
橫罹深災惟神聰明實司造化尚霈甘雨卒成豐年
衆所共祈神豈弗答尚饗

天地社稷宗廟謝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五月乙丑朔十三日丁丑嗣
天子臣名謹遣中大夫守門下侍郎柱國彭城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五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劉
摯敢昭賽于昊天上帝伏以旱始于冬牟麥既病勢
延于夏禾黍亦傷憂心如焚靡神不舉雖責躬而何
益賴靈德之好生甘澤霶流睪槁復作民有望於豐
穰國無廢於粢盛仰止鴻私莫知所報尚饗

神廟寺觀謝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五月乙丑朔十三日丁丑皇
帝謹遣左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胡宗回敢昭賽
于護國顯應公伏以民以食爲生神以民爲主亢陽
爲厲頗多匪德之愆靈雨既周終賴無私之施釋三
農之憔悴復九穀於登成利澤無窮恩德何報尚饗

嶽瀆謝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謹遣某官某
敢昭賽于東嶽天齊仁聖帝乃者歲方常暘民既艱
食振倉廩而何救殫雩禜而莫聞雖懷閔雨之誠顧
乏應天之實是以並走羣望靡神不宗神惟不終棄
民國亦因以受賜油雲屢作甘雨繼均禾黍復生麻
菽可藝民既勤止朝夕耘耔之間神終相之時節風
雨之至尚饗

青詞十二首

福寧殿開啓明堂願告道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八月戊戌朔十三日庚戌嗣
天子臣名請女道士二十七人於福寧殿開啓明堂道
場一月罷散日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
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嗣
守丕業于今四年躬祀總章方期再見講會之舊當
先事于泮宮稽國之常亦預祈于中禁祓除祕殿祗
竢真游降福備祥望璇霄而非遠奉珪幣冀鑒事
之有成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羅散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十三日庚辰嗣

天子臣名請女道七二七人於福寧殿罷散明堂道
場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
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將款合宮祗見
上帝遵道家之祕籙先祓不祥企真馭於太虛罔遠
誠悃錫茲祉福畀我休成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北京南開二股河道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月朔日嗣天子臣名謹遣承
議郎行太常博士充祕閣校理武騎尉臣劉唐老請
道士二七人為開二股河開啓道場七晝夜罷散日
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

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大河西行已見歷
年之久漲水東溢疑還故道之流兵役亟興民力重
困顧河朔災傷之未復惟天心惻怛以無私式遏橫
流少安北道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中太一宮祈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八月戊戌朔二十二日己未
嗣天子臣名謹遣入內內侍省內侍高品臣楊偁請
道士三七人於太一宮真室殿開啓祈晴道場謹上
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
以多稼如雲遲雨若注勢逾三日害及百嘉永惟刑

政之失中顧念蒼黔之何罪矧復宗祀有日百執致
功泥潦塞途中外告病仰惟真聖之妙實司陰陽之
權廓清繁雲煥發朝日俾伸俄頃變化無方使民獲
收斂之功而國遂齋祠之禮末望霄極祗荐勤誠無
任懇倒之至謹詞

明堂禮畢福寧殿道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十四日辛巳嗣
天子臣名請女道士二七人於福寧殿開啓明堂禮
畢道場一七日罷散日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
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伏以因聽政之堂修饗帝之祀陟配文考大賚四方
禮成不遑神貺昭答念非寡德之致顧依妙道之餘
祗祓禁塗遠迎真馭誠心上達徹供獲陳無任懇倒
之至謹詞

罷散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二十日丁亥嗣
天子臣名請女道士二七人於福寧殿罷散明堂禮
畢道場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始天尊
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饗帝合宮
僅成嚴父之志薦誠私殿復陳終事之儀靈科既修

真貺斯格肅若神光之下怳然誠意之通明德甚微
愧天心之博應神功莫測保邦祚於無疆無任懇倒
之至謹詞

景靈宮預告稚飾聖祖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嗣
皇帝臣名謹遣昭宣使和州刺史內侍省內侍押班
管句景靈宮臣趙世長請道士二七人於景靈宮天
興殿開啓稚飾預告道場三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
二百四十分位謹上啓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
生天尊大帝伏以威神在天像設有位稍經歲月緣
失光儀輒因靈科以告增飾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裝飾聖祖御容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二十日丁亥嗣
皇帝臣名謹遣昭宣使和州刺史內侍省內侍押班
臣趙世長謹上啓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
尊大帝伏以真聖所依宜極華煥歲月既久必有增
嚴兹因卜日之良敢告飭工之始無任懇倒之至謹
詞

雅飾了畢開啓奉安聖祖真容道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二十七日甲午

嗣皇帝臣名謹遣昭宣使和州刺史內侍省內侍押
班管句景靈宮臣趙世長請道士二七人於景靈宮
天興殿開啓奉安道場三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二
百四十分位謹上啓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
天尊大帝伏以靈德當新威顏有粹儼若斯民之望
怳然真馭之臨肇自殊庭即安珍館稽首延佇降福
無疆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西嶽謝雨青詞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謹遣入內內
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張怀宝請道士二七人於開啓謝雨道場晝夜設醮分位恭書于

金天順聖帝伏以靈雨愆期農民驚顧精禱既格神
應不遠牟麥復存禾黍可望永惟千里之澤豈獨一
人之私尚終降休迄有豐歲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中太一宮祈雨青詞二首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二月丙申朔二日丁酉嗣天
子臣名謹遣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臣李永言
請道士三七人於中太一宮真室殿開啓祈雨道場
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
帝伏以冬雪不效春雨過期雲族屢興風災輒至牟
麥既病秋種未入嗟民何罪顯天不聞惟側身念咎

之誠不敢自赦而絜齋祈福之舊亦莫少怠庶見膏
澤之滂流尚俾飢民之粒食懇禱斯極真聖所臨無
任懇倒之至謹詞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五月朔日嗣天子名謹遣入
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三館秘閣臣李永言
請道士三七人於中太一宮真室殿開啓祈雨道場
謹尚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
帝伏以常暘爲雪夏以及中精禱未浮雨不逾尺麥
雖粗入未足以充入口之飢禾則始生猶當埃三日
之澤人謀竭矣天意謂何惟至道之密微運元化於

俄頃慈閔眾疾覆護邦家召呼風雲廣施千里之潤
物興禾稷終致百室之盈永與斯民同仰靈德無任
懇倒之至謹詞

朱表七首

福寧殿罷散明堂預告道場朱表

臣名言絜誠致享近在外朝先事告誠祗祓中禁仚
聖真於璇極嚴科式於靈場忽怳倏通福祥來暨冀
興至而神享迄升煙而禮成終始莫遺上下蒙慶臣
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
懼頓首頓首謹言

北京開二股河罷散日道場朱表

臣名言秋水游至河流灌盈溢於北都之南歎有東
行之漸亟興兵役求念民勞仰祈幽贊之功式遏橫
流之勢浮議一定疲俗再安覩洪造之無私庶微衷
之不昧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
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明堂禮畢福寧殿罷散道場朱表

臣名言親祠之重每三歲而後成陟配之隆及中辛
而既舉顧非薄之何有賴真聖以爲依祗按靈科絜
齋祕殿仙游降格神貺普存上保邦家之休下祈民

物之定聆然微惘過此何求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
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景靈宮奏告雅飾聖祖罷散道場朱表

臣名言於赫皇祖數祐下民眷真宇之靚深儼粹容之肅穆雖道存不變而體有從將既祗薦於科儀期永安於像設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景靈宮奉安聖祖真宗御容罷散道場朱表

臣名言真源永久福千世以無疆邃宇穆清延萬靈之景從肇新遺像祗薦薄誠庶資法會之功敷錫悉

民之祉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西嶽罷散謝雨道場朱表

臣名言歷時不雨千里同憂顧民何知惟帝是賴精禱既應多稼獲存饘粥之餘倉廩依實仰憑道供少答神休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諸宮觀罷散謝雨道場朱表

臣名言生靈多罪丁旱暵以知窮真聖至仁視疾苦而能救不嫌屢請之黷溥施甘澤之滋禾黍復生囷倉可望仰企霄漢莫報恩私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表五首

泥飾諸陵神臺奏告表

臣名言伏以威神如在陵寢無疆風雨侵尋塗丹脫落特加新飾以謹故封敢因良辰式告安宅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泥飾永裕陵神臺等奏告表

臣名言伏以陵臺肇固殿宬峻嚴雨澤浸淫丹粉墮

落恭擇良日以命衆工彩飾再完威神不逮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明堂禮畢內中奏謝諸佛表

伏以躬薦徵誠克終大典致周公嚴父之志達聖人享帝之能顧菲薄之何功賴懷真之垂祐歸依靡極荷戴不忘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露香表

伏以大享告成舊章不墜祗荅昊穹之貺升侑文考

之靈精爽洛遹多福荐至敢因清夜躬薦薄誠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永裕陵添修屋宇奏告表

臣名言伏以宫寢崇深廊廡缺圮敢渭良日祇命衆工庶復從新以資永固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欒城集卷第三十四

欒城集卷第三十五

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 [illegible]

轍頃者誤蒙聖恩得備官屬受命以來於今五月雖勉強從事而才力寡薄無所建明至於措置大方多所未諭每獻狂瞽輒成異同退加考詳未免疑惑是以不慮僭冒聊復一言竊見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按求農田水利與徭役利害以爲方今職司守令無可信用欲有興作當別遣使恐隨不逹竊以爲國家養材如林治民之官棊布海內興利除害豈待他人今始有事輒特遣使使者一出人人不

安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議其短客主相忌情有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實使者既知朝廷方欲造事必謂功效可以立成人懷此心誰肯徒返爲國生事漸不可知徒使官有送迎供饋之煩民受更張勞擾之弊得不補失將安用之朝廷必欲興事以利民轍以爲職司守令足矣蓋勢有所便衆有所安今以職司治民雖其賢不肖不可知而衆所素服於勢爲順稍加選擇足以有爲是以古之賢君闕選用職司以責成功未聞遣使以代職司治事者也蓋自近世政失其舊均稅寬邮每事遣使冠蓋相

望而卒無絲毫之益謗者至今未息不知今日之使何以異此至於遣使條目亦所未安何者勸課農桑墾闢田野人存則舉非有成法誠使職司得人守令各舉其事罷非時無益之役去猝暴不急之賦不奪其力不傷其財使人知農之可樂則將不勸而自勵令不治其本而遂遣使將使使者何從施之議者皆謂方今農事不修故經界可興農官可置其觀職司以下勸農之號何異於農官嘉祐以來方田之令何異於經界行之歷年未聞有益此農田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天下水利雖有未興然而民之勞佚不同國

之貧富不等因民之佚而用國之富以興水利則其利可待因民之勞而乘國之貧以興水利則其害先見苟誠知生民之勞佚與國用之貧富則水利之廢興可以一言定矣而況事起無漸人不素講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使者所至必將求之官吏官吏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者有實無可告者不得於官吏必求於民不得於民其勢將求於中野興事至此蓋已甚勞此水利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徭役之事議者甚多或欲使鄉戶助錢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與齊民並

事此三者皆見其利不見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謾之患今乃捨此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轍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今國家設捕盜之吏有巡檢有縣尉然較其所獲縣尉常密巡檢常疎非巡檢則愚縣尉則智蓋弓手鄉戶之人與屯駐客軍異耳今將使縣人捕盜則與獨任巡檢不殊盜賊縱橫必自此始轍觀近歲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令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

謂之庸錢以備官雇鄉戶舊法革去無餘雇人之責官所自任且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于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欲取庸蓋天下郡縣上戶常少下戶常多少者徭役頻多者徭役簡是以中下之戶每得休閒今不問戶之高低例使出錢助役上戶則便下戶實難顚倒失宜未見其可然議者皆謂助役之法要使農夫專力於耕轍觀三代之間務農最切而戰陣田獵皆出於農苟以徭役較之則輕重可見矣城郭人戶雖號兼幷然而緩急

之際郡縣所賴饑饉之歲將勸之分以助民盜賊之歲將借其力以捍敵故財之在城郭者與在官府無異也方今雖天下無事而三路芻粟之費多取京師銀絹之餘配賣之民皆在城郭苟復充役將何以濟故不如稍加寬假使得休息此誠國家之利非民之利也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議者不究本末徒聞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遂欲使衣冠之人與編戶齊役夫一歲之更不過三日三日之雇不過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下無得免者以三大戶之役而較之三日之更則今世既已重矣安可復加哉蓋自

古太平之世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其力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以爲責之以學而奪其力用之於公而病其私人所難兼是以不取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且州縣差役之法皆以丁口爲之高下今已去鄉從官則丁口登降其勢難詳將使差役之際以何爲據必用丁則州縣有不能知必不用丁則官戶之役比民爲重今朝廷所以條約官戶如租佃田宅斷買坊場廢舉貨財與衆爭利比於平民皆有常禁苟使之與民皆役則昔之所禁皆當廢罷能之則其弊必甚不罷則不

如爲民此徭役之說轍所以未諭也轍又聞發運之職今將改爲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爲青苗愚鄙之人亦所未達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而法術不正吏緣爲姦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與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世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才智方略未見桑羊之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惟利是嗜以轍觀之其

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說甚美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苟誠止於此則似亦可爲然而假以財貨許置官吏事體既大人皆疑之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許之以變易矣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然至往往敗折亦不可期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祿廩爲費已厚然後使民各輸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然則商賈之利何

緣可得徒使謗議騰沸商旅不行議者不知慮此至欲捐數百萬緡以爲均輸之法但恐此錢一出不可復還且今欲用忠實之人則患其拘滯不通欲用巧智之士則患其出没難考委任之際尤難得人此均輸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常平條勅纖悉具存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舊制不過以時斂之以利農以時散之以利末斂散既得物價自平貴賤之間官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爲提舉別立賞罰以督增虧法度紛紜何至如此而况錢布於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斂之則結怨於民捨之

則官將何賴此青苗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凡此數事皆議者之所詳論明公之所深究而轍以才性朴拙學問空疎用意不同動成違忤雖欲勉勵自効其勢無由苟明公見寛諒其不逮特賜敷奏使轍得外任一官苟免罪戾而明公選賢舉能以備僚佐兩獲所欲幸孰厚焉

條例司乞外任奏狀

右臣近蒙聖恩召對便殿面賜差使仍奉德音不許辭避伏自受命於五月雖日夜勉強而才性朴拙議論迂疎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伏惟陛下創置此司將以講求財利猶致太平宜得同心協力之人以備官屬而臣獨以愚鄙固執偏見雖欲自效其勢無由臣已有狀申本司具述所論不同事件苟陛下閔臣孤危未賜誅譴伏乞除臣一合入差遣使得展力州郡敢不策勵駑鈍以酬恩私臣無任瞻天請命激切屏營之至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誠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

地以逸安養將辭之日而奉德音以爲大臣之義皆當爲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爲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于今一歲心目昏眊有加無瘳故嘗乞匄餘生求還閭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一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間久無所與今者竊有所懷上爲陛下察之官吏下爲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

引前古逆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聰明也凡皆陛下之
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即位賁
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卹費
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
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惇孝弟
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
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紀是時天下雖大變
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
族親睦羣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
誹謗之聲不聞於里閭陛下優游無爲而天下已治

矣爲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
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觀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
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爲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
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
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嚮使陛下
推行此道始終不變則臣以爲久大之功可得而致
矣其後求治大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
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
誘之計陛下餙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感
皆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據奪尺寸無用之土空

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冤讎西
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姿英果
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
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
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置之條例
司以講求天下之遺利己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
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爲常平青
苗再出而爲揀兵併營三出而爲出錢雇役四出而
爲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諫
爭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爲

之當寧太息日旰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
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
而揀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爲怨最深爲
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
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
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爲惠反謂陛下畏
之耳不幸邊臣失算再生戎患惟憸之臣謀之不臧
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
豫書誥勑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
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爲萬舉而萬全

既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微勸受毋已築之城隨即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己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爲是邪非邪陛下犯逆衆心力行不顧其必以爲是不以爲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儉而不可侮者隣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隣國矣夫犯兵侮隣

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而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爲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也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毁壞支體熏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

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憾之民嘗爲羣盜侵淫蔓延深而後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羣臣交口爭辯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疲勸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决矣且夫即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即位之本心而徇臣

下之過計臣竊以爲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議於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捨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竊陛下爲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恬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智廢置自我而獨爲此鬱鬱也漢宣帝與趙充國議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爲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充國也然其與國同憂樂無

僥倖功名之心與睎望爵賞之意則過於充國遠甚充國猶不可聽而況不如充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代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愛國之誠是以勢疎而言切惟陛下察之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方陛下求治之初上書言事陛下不廢任狷召對便殿親聞德音九品賤官自此始得登對論事當此之時陛下好聞之聲震動海內愚賤之人篤信寡慮以爲天下之事可得徐陳適與

指顧而定矣旣而誤蒙恩澤之受職條例抗論得失與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安終未可見臣竊疑之伏惟陛下天縱聖德聰明睿智不學而具其於謀慮措置曾何足云然自頃歲以來每有更張民率不服蓋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嘆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臣以爲非也陛下之聖明無所不知何以言之二年以來陛下屢發英斷廢置大吏數其罪愆明示臣庶凡天下之所共疾惡者陛下無一不知由此觀之凡天下之所共厭苦者陛下何所不察今者皇天悔禍啓道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踴躍思覩寬政而歷日彌月寂寞無聞衆心皇皇如父飢而不得食臣雖愚陋竊獨爲陛下恨也陛下自即位以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將以堯舜之隆乎易漢唐之淺陋不幸左右不明陵遲以至於此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旣知其不可用而去之又循其舊術而不改將逢代之任咎此臣之所以爲陛下恨也且今天下之安危智者不再計矣水旱連年死者將半遺民飢困盜賊滿野疆場未寧軍

旅在外府庫空竭邊鄙寡少事之可憂者何可勝數術之不效斷可見矣然陛下獨遲遲而不決意者已爲之而已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深淺耶臣聞人主之德如天天之於物也熾然而旱赤地千里草木皆死可謂虐矣然至雷雨時作膏澤洋溢百穀奮起民復粒食鼓舞盛德而忘旱之虐何者度量廣大改過無疑也如使密雲而不雨旣雨而中止遲疑猶豫久而不忍則天之生物盡矣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陛下誠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湛乎彼我得失莫能嬰也去惡

如棄塵垢遷善如救飢渴與民一新罷此四事青苗之既散者要之以三歲而不收息保甲之既團者存其舊籍而不任事役差役以罷免役之條通商賈以廢市易之令行之朞年而觀之苟民不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起財用復竭誠有一事以累陛下臣請伏罔上之誅以謝左右陛下誠不信臣數年之後親受其弊矣古人有言曰一慙之不忍將終身慙乎惟陛下為社稷籌之臣謹列四事之害畫一以獻不勝愚忠憤懣之誠干犯天威伏俟鐵鉞臣轍誠惶誠恐昧死上書

畫一狀

謹案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事得失最為易見上自中外臣寮下至田父野老無有一不知者但以朝廷所行言其是則有功言其非則有罪是以畏避緘默不敢正言臣今謹采衆議人所共知灼然可見者畫一開坐如後

一議者皆謂富民假貸貧民坐收倍稱之息是以富者日富貧者日貧今官散青苗取息二分收富人兼并之權而濟貧民緩急之求貸不異於民間而息不至於倍稱公私皆利莫便於此然公家之貸其實與私貸不同私家雖取利或多然人情相通別無條法今歲不足而取償於來歲米粟不給而繼之以芻藁雞豚狗彘皆可以還債也無歲月之期無給納之費出入閭里不廢農作欲取即取願還即還非如公家動有違礙故雖或取息過倍而民恬不知今官貸青苗責以見錢催隨二稅隣里相保結狀請錢一家不至九家坐赴城市糜費百端一有逋負均相追要以皆斃而後已朝廷雖

救其失而其實無益也

一議者又謂平時差役破壞民家一夫為役舉家失業故使逐戶出錢官為顧人謂之免役出錢雖多而民免於破家之患以此為說行之不疑然不知三代之民以力事上不專以錢近世因其有無各聽其便有力而無財者使効其力有財而無力者皆得顧人人各致其所有是以不勞而具今也棄其自有之力而一取於錢民雖有餘力不得効也於是賣田宅伐桑柘鬻牛馬以供免役而天下始入病

矣且夫錢者官之所米為粟布帛者民之所
生也古者上出錢以權天下之貨下出米粟
布帛以補上之闕上下交易故無不利今青
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物皆賤而惟錢
最貴欲民之無貧不可得也至如京師百司
郡縣刑法之吏無祿而役為日久矣周制庶
人在官雖曰有祿而事簡吏少勢或易供非
如今時員數猥多不可供億況三代兵出於
民而今世之兵坐而仰給若又兼舉大費為
力實難然議者以為給之以祿然後可責之

以廉蓋朝廷選吏之精必不如擇官之慎祿
吏之厚必不如祿官之多今慎擇多祿之官
猶不免於貪而況於吏人乎且昔之為法也
計贓得罪無祿者減等今用倉法則吏之得
罪反重於官顛倒失宜尤為未可若朝廷誠
患吏貪但使官得其人則吏之受賕自有分
限若猶未也則雖重祿深法不能禁矣

一議者又謂三代之盛兵出於農故國結伍保以
寓軍令朝廷喜其近古亦謂可行然而三代
之民受田於官官之所以養之者厚故出身
為兵而無怨今民買田以耕而後得食官之
所以養之者薄而欲責其為兵其勢不可得
矣蓋自唐以來民以租庸調與官而免於為
兵今租庸調變而為兩稅則兩稅之中兵費
具矣且又有甚者民之納錢免役也以為終
身不復為役矣今也既已免役而於捕盜則
用為耆長壯丁於催稅則用為戶長里正於
巡防則用為巡兵弓手一人而三役具焉民
將何以堪之且其為巡兵弓手也一保甲之
中丁壯既出老弱守舍盜賊乘間如入無人

之境而其上番之期又不過旬日坐作進退
未能知也代者既至相率而反往來道路勞
弊何益至使盜賊縱橫官吏蒙責嘯聚群黨
攻剽州縣未必不由此也古之循吏使民賣
劍買牛今也使之棄其農具而買兵器小民
無知緣以為惡良民之畏事者一入而終身
不得脫姦民之好權者一補而終身不得免
其為患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議者常患百貨輕重制在富民少則貨貴以取
贏多則賤買以要利利有所壅商賈難通於

是置市易之官以平貴賤有司誠守此議不更別有所營則雖繁碎難行然亦未有深害今自置市易無物不買無利不籠命官遣人販賣南北放債取利公行不疑杜絕利源不與民共覩其指趣非復制其有無權其輕重而已也徒使小民失業商旅不行空取專利之名實失商稅之利國體卑辱海內離心巍巍盛朝何苦於此況復小民好利類無遠見爭取官債以救目前欺謾父兄妄引抵當期限既迫逃竄無所婦子離散行路咨嗟奈何

爲此陷穽誘而納之也至於姦民巨賈窺伺間隙取利則多或輸滯積不售之貨以易見錢或指殘破無用之屋以賒實貨巧智百出難以具言有司蒙蔽指以爲利泉幣一散汗漫難收官之所藏徒文具而已竊聞朝廷近日將議窮究然而既弊之法施行未已買賣百物猶且如故譬如含茹毒藥喉舌破敗胃腹脹滿知其非矣然且閉口不吐安坐切脉廣求方書其於速愈之術疏矣

右臣所陳畫一事件皆是耳目所接衆庶共知朝廷清明豈有不察若誠有意改易非復難行但朝出一紙詔書四弊夕去非如前代積弊或在列國或在四夷欲議改更恐其動搖海內故且維持含養苟自使安今事在朝廷出命則已聚所系望勢雖文晉而私自頃懸遲遲不決以失天下之心臣竊不取也愚惷之人志在憂國言詞激切干犯典刑區區寸誠耳誅戮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欒城集卷第三十五

欒城集卷三十六

右司諫論時事七首

論臺諫封事留中不行狀 元祐元年二月四日

右臣伏見皇帝陛下以至孝純仁承統踐祚太皇太后陛下以聰明睿智親攬庶政二聖協德以幸天下曾未朞歲而敝事稍去寬政復行元元之民免於流離之患蒙更生之福海內釋然無意外之憂不勝幸甚伏惟陛下恭勤祗畏發於天性猶復選於羣臣增廣諫員求直言以自助天下之士聞風相慶臣實何人得於今日備位於此然臣聞帝王之治必先正風

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為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為惡中人自勉於善則人主耳目衆多易與為治中人自棄於惡則臣下朋黨蕃殖易以為非蓋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者也昔真宗皇帝臨馭羣下奬用正人一時耆儁爭自記於明主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既以諫諍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後耄期厭事丁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朝多正士謂雖懷姦慝而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即流放仁宗皇帝仁厚淵嘿不自可否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脩余靖之

流以言事相高此風既行士恥以鉗口失職當時執政人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隨輒屏去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下至小民皆知其非而卿士大夫從風而靡則風俗之變於此見矣是時惟有呂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敗無一人復正言者天佑皇室啓迪聖德臨政未幾而以言路為急天下竦然思見祖宗遺俗然臣自至闕廷聞臺諫對事一切留中不出玩不施行又

不黜責臣不勝憂疑夫朝廷所以待臺諫者不過三事言當則行不當則黜其所上封事除事干幾密人主所當獨聞須至留中外並須降出行遣止所以正朝廷之紀綱使無廢職業下所以全人臣之名節使無負公議若當而不行不當而不黜則上下苟且廉恥道廢風俗衰頹國將從之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大者可黜小者可罷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陛下垂拱於上群臣肅雍於下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久旱乞放民間積欠

右臣伏見陛下以久旱憂勞禱請勤至自冬歷春天意未荅宿麥枯瘁災害廣遠民自近歲皆苦於重歛儲積空匱若此月不雨飢饉必至盜賊必起保甲之餘民習武事倡狂嘯聚爲患必甚而陛下所以應天動民未有其實臣竊見去年赦書蠲免積欠止於殘零兩稅至於官本債負出限役錢皆不得除放民有破蕩家產父子流離衣食不繼有死而不可得者買撲酒坊先因實封投狀爭氣務勝競設高價既得之後利入微細不能出辦違限不納加以罰錢至於籍

沒家產杻械生蟣虱而不得脫臣願陛下降哀痛之書應今日已前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役錢及酒坊元額罰錢見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放使民得再生以養父母妻子朝廷損弃必不可得之債以收民心民心悅附甘澤可致雖使天道幽遠雨不時應而仁澤流溢亦可以化服強暴消止盜賊臣謹按漢書文景宣元之間憂民之疲病每歲輒施租稅減筭賦自損以厚下民蕺其澤中遭王莽之變皆謳吟思漢漢已絕而後續夫漢世平安之日猶蠲必得之常賦以惠民而況當今旱勢未止災害方作前件欠負皆勢不可得柰何靳而不與哉伏願陛下斷自聖心特降手詔無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廢格聖澤則天人不遠宜有善應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竊見近年貪刻之吏習以成風上有毫髮之意則下有丘山之取上有滂沛之澤則下有涓滴之施如先帝向時爲瀘南用兵兩川應副疲極特放五等人戶稅賦而東川路轉運司公行擘沮只放三等以下緣累經大赦不敢論列如此之類朝廷雖累行戒飭終恐不改若行臣此奏即乞痛賜約束如監司敢有違戾許州縣官吏具事由實封奏聞

論罷免役錢行差役法狀

右臣伏見門下侍郎司馬光奏乞罷免役錢復行差役舊法奉聖旨依奏施行臣竊謂近歲所行新法利害較然其間免役所系尤重朝廷自去秋已來改更略盡惟此一事遲留不決民間傾聽想聞德音臣竊利此事既行民間鼓舞相慶如飢得食如旱得雨比之去年罷導洛市易鹽鐵等事其喜十倍非至仁至聖至明至斷誰能行此然臣有愚慮蓋朝廷自行免役至今僅二十年官私久已習慣今初行差役不免

有少齟齬不齊譬如人有重病不治必死醫者用藥攻療必有瞑眩不害要須病去藥消然後乃得安樂今中外用事臣寮多因新法進用既見朝廷革去宿敝心不自安必因差役之始民間少有不便指以爲言眩惑聖聰敗亂仁政兼臣竊覩司馬光前件劄子條陳差役事件大綱已得允當然其間不免疎略及小有差誤執政大臣豈有不知若公心共濟即合據光所請推行大意修完小節然後行下今但備錄劄子前坐光姓名後坐聖旨依奏其意可知自今以往其必有人借中外異同之論以搖動大議臣願陛下但思祖宗以來差役法行民間有何患害近歲既行免役民間之敝耳目厭聞即差役可行免役可罷不待思慮而決矣伏乞將臣此奏留中不出時賜省覽苟大法既正縱有少害隨事更張年歲之間法度自備臣踈遠小臣初蒙擢用輙此深言罪在不赦但念臣初無左右之助諫垣之命出自聖意不敢自同它人更存形迹冒昧陳聞惟陛下裁幸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貼黃臣竊詳差役利害條目不一全在有司節次修完近則半年遠亦不過一年必有成

法至於鄉戶不可不差役錢不可不罷此兩事可以一言而決况所在役錢寬剩一二年間必未至闕用從今放免理在不疑前來司馬光文字雖有役錢一切並罷之文又却委自州縣監司看詳有無妨礙臣竊慮諸路爲見有此指揮未敢便行放罷依舊催理則凶歲疲民無所從出或致生事欲乞特降手詔大略云先帝役法本是一時權宜指揮施行歲久民間難得見錢已詔有司依舊差役所有役錢除坊郭單下女戶官戶寺觀依舊外其餘限詔到日並與出牓放免其去年已前見欠役具數錢聞奏未得催理聽候指揮

論蜀茶五害狀 四二廿

右臣伏見朝廷近罷市易事不與商賈爭利四民各得其業欣戴聖德無有窮已惟有益利秦鳳熙河等路茶場司以買賣茶虐害四路生靈又以茶去影蔽市易販賣百物州縣監司不敢何問爲害不細而朝廷未知禁止臣聞五代之際孟氏竊據蜀土國用褊狹始有榷茶之法及藝祖平蜀之後放罷一切横歛茶遂無禁民間便之其後淳化之間牟利之臣始議

措取大盜王小波李順等因販茶失職窮為剽刧凶
焰一扇兩蜀之民肝腦塗地久而後定自後朝廷始
因民間販賣量行收稅所取雖不甚多而商賈流行
為利自廣近歲李稷初立茶法一切禁止民間私買
然猶所收之息止以四十萬貫為額供億熙河至劉
佐蒲宗閔提舉茶事取息太重立法太嚴遠人始病
是時知彭州呂陶奏乞改法只行長引令民自販茶
每茶一貫出長引錢一百更不得取息得旨依奏民
間聞之方有息肩之望又却差孫迥李稷入川相度
始議極力措取因建言乞許茶價隨時增減茶法既

有增減之文則取息依舊由是息錢長引二說並行
而民間轉不易矣而稷等又益以販鹽布乃能增額
及六十萬貫及李稷引陸師閔共事又增額至一百
萬貫師閔近歲又乞於額外以一百萬貫為獻朝廷
許之於是奏乞於成都府置都茶場客旅無見錢買
茶許以金銀諸貨折博遂以折博為名多遣公人牙
人公行拘攔民間物貨入場賤買貴賣其害過於市
易又以本錢質典諸物公違條法欺罔朝廷蓋茶法
始行至今法度凡四變矣每變取利益深民益困弊
然供億熙河止於四十萬貫其餘以供給官吏及非

理進獻希求恩賞而害民之餘辱國傷教又有甚者
夫遂州通判本以按察吏民諸縣令佐亦以撫字百
姓而計算息錢均與牙儈分利至於監茶之官發茶
萬馱即轉一官知縣亦減三年磨勘國之名器輕以
與人遂使貪冒滋章廉恥不立深可痛惜又案盜賊
之法贓及二貫止徒一年出賞五貫今民有以錢八
百私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出賞三十貫又遞鋪
文字專于軍機及非常盜賊急脚遞日行四百里馬
遞日行三百里遲二日止徒一年今茶遞往還日行
四百里遲一日輒徒一年立法太深苟以自便不顧

輕重之宜蓋造立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體但以
遠民無由伸訴而他司畏憚不敢辯理是以公行不
道自始至今十餘年矣臣竊聞朝廷近日察知其弊
差官體量然猶恐未知其詳臣今訪聞稍得其實謹
具條件五害如左
其一曰益利路所在有茶其間邛蜀彭漢綿雅洋等
州興元府三泉縣人戶以種茶為生自官榷茶以來
以重法脅制不許私賣抑勒等第高秤低估遞年減
價見今止得舊價之半乞委所差官取榷茶至今遞
年所估價例對定即見的實茶官又於每歲秋成糴

米高估米價強俵茶戶謂之茶木假令米石八百錢即作一貫支俵仍勒出息二分春茶既發茶戶納茶又例抑半價兼壓以大秤所損又半謂之青苗茶（元條園戶茶一百斤許收十斤市例內一斤八官一斤用錢竊客旅今遂場一百斤有收至二十斤出剩者並在都商作園戶中茶盡旁支出官錢八配近年中州嘗有此欲又有見出剩數多明與客旅配量納路不貲指出賣者）教及至賣茶本法止許收息一分今多作名目如牙錢打角錢之類至收五分以上買茶商旅其勢必不肯多出價錢皆是減價虧損園戶以求易售又昔日官未榷茶園戶例收晚茶謂之秋老黃茶不限早晚隨時即賣榷茶之後官買止於六月晚茶入

官依條毀棄官既不收園戶須至私賣以陷重禁此園戶之害一也

其二曰川茶本法止於官自販茶其法已陋今官吏緣法為姦遂又販布販大寧鹽販瓷器等物并因販茶還脚販解鹽入蜀所販解鹽仍分配州縣多方變賣及折博雜物貨為害不一及近歲立都茶場緣折博之法拘攔百貨出賣收息其間紗羅皆販入陝西奪商賈之利至於買賣之餘則又加以質當去年八九月間為成都買撲酒坊人李安典糯米一萬貫每斗出息八錢半年未贖仍更出息二分其它非法類皆如此今四方蒙賴聖恩罷去市易抵當之弊而蜀中茶官獨因緣茶法潛行二事使西南之民獨不蒙惠澤此平民之害二也

其三曰昔官未榷茶陝西商旅皆以解鹽及藥物等入蜀販茶所過州軍已出一重稅錢及販茶出蜀並帶蜀貨沿路又復納稅以此省稅增羨今官自販茶所至雖量出稅錢比舊十不及一縱有商旅興販諸處稅務畏憚茶官又利於分取息錢例多欺詐以稅為息由此省稅益耗假有作稅錢上曆歲終又不撥還轉運司但添作茶官歲課公行欺罔（錢關元豐七年八月陸師

閔奏茶司全年課利錢有一項係茶稅錢）又茶官違法販賣百物商旅不行非唯稅虧兼害酒課蜀中舊使交子唯有茶山交易最為浩瀚今官自買茶交子因此價賤（蜀人利交子之輕便一貫有賣一貫一百以上者近歲止賣九百以上）此省課之害三也

其四曰蜀道行於溪山之間最號嶮惡般茶至陝西人力最苦元豐之初始以成都府路廂軍數百人貼鋪般運不一二年死亡略盡茶官遂令州縣和雇人夫和雇不行即差稅戶其為搔擾不可勝言（[illegible]有洋州般茶人以疲勞不堪告訴本州縣令取狀在案則云候本府權人數日呈後來不曾權人）後遂添置遞鋪十五里輒立一鋪招兵五十人起屋

六十間官破錢一百五十六貫並以民力僅乃得成今已置百餘鋪矣若二百鋪皆成則是添兵萬人衣糧歲費二十萬貫見招塡不足旋貼諸州廂軍逐州闕人百事不集又茶遞一人日般四䭾計四百餘斤回車却載解鹽往還山行六十里稍遇泥潦人力不支逃匿求死嗟怨滿道至去年八九月間劒州劒陽一鋪人全然走盡沿路號茶鋪爲納命場此遞鋪之害四也

其五曰陝西民間所用食茶蓋有定數茶官貪求羨息般運過多出賣不盡遂州多虧歲額遂於每斤增

價俵賣與人元豐八年鳳州准茶官指揮每茶一斤添錢一百其餘州郡准此可見又茶法初行賣茶地分止於秦鳳熙河今遂東至陝府侵奪蠶茶地分所損必多此陝西之害五也

五害不除蜀人泣血無所控告臣乞朝廷哀憐遠民罷放榷法令細民自作交易但收稅錢不出長引止令所在場務據數抽買博馬茶勿失朝廷武備而已如此則救民於網羅之中使得再生以養父母妻子不勝幸甚如朝廷以爲陝西邊事未寧不欲頓罷茶事即乞先弛榷禁因民販茶正稅之外仍收長引錢

一歲之入不下數十萬貫（以見今長引錢數計之可見）而商旅通行東西諸貨日夜流轉所得茶稅雜稅錢及酒課增羨又可得數十萬貫（以未榷茶以前及榷茶後來年分自蜀至陝西沿路酒稅課額可見）之而罷置茶遞無養兵衣糧及官吏緣茶所費食錢息錢之類其數亦自不少則榷茶可罷灼然易見若異日西邊無事然後更罷長引錢如舊收稅而止然臣再詳師閔所管茶利雖使之裒斂一一如數止於二百萬貫無復贏餘矣若以前件茶引茶稅雜稅酒課利等錢約七八十萬貫折除即止約有利一百二十餘萬貫若更除茶遞養兵衣糧及官吏緣茶

所費約三四十萬貫即是師閔百端非理刻虐細民上得八十萬貫（前件兩項錢並且從小約計故師閔所得利有八十萬貫若依實計之恐不及此數）得假令萬一蜀中稍有飢饉之災民不堪命起爲盜賊或如淳化之比臣不知朝廷用兵幾何費錢幾何殺人幾何可得平定今但得七八十萬貫錢置此不慮臣竊惑也兼臣訪聞陸師閔去年自成都移治永興仍取成都供給有本府衙前楊日新者爲之賣酒至十二月中師閔自覺非法始移牒永興成都止就用永興供給其違法差衙前賣酒及多請過成都供給即不曾舉覺其貪冒無耻一至如此亦乞令

所差官便行體量如是詣實乞重行黜謫以慰遠方
積年之憤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黃陸師閔久擅茶事欺罔朝廷奏請如意
爲吏民所畏憚若留在本職雖特遣使命恐
必難以體量實害欲乞先罷師閔職任及利
州路轉運使蒲宗閔昔同建議榷茶曾竊冒
恩賞顯有妨礙亦乞指揮不得同簽書體量
事所貴官吏不憂後害敢以實告

乞更支役錢雇人一年候修完差役法狀

右臣伏見二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劄子節文應天下

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
舊法人數定差更乞指揮諸縣官吏看詳若依今來
指揮別無妨礙即便依此施行若有妨礙致施行未
得限勑到五日內具利害擘劃申本州本州限一季
聞奏奏到各隨宜修改奉聖旨依奏臣看詳上件指
揮大綱已得允當其間節目頗有疎略差誤未易一
一具言全在有司節次修完近見開封府奏開祥兩
縣於數日之內依舊役法人數差到役人臣竊惟自
罷差役至今已僅二十年乍此施行吏民皆未習慣
兼差役之法關涉衆事根牙盤錯行之徐緩乃得詳
審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但恐既行之後別生諸
弊臣竊見州縣役錢所在例有積年餘剩今年夏料
雖已放罷舊餘剩錢猶足支數年欲乞朝廷指揮將
見在役錢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却於今年之內
催督諸處審議差役令的確可行更無弊害然後於
今冬迤邐差撥起自來年役使鄉戶一則差役條貫
既得審詳既行之後無復人言二則將已納役錢一
年雇役民力紓緩進退皆便臣深恐諸道以爲朝廷
已行之命降到即行雖有妨礙更不陳述致差役之
條未盡其利若朝廷以臣此言可用欲乞下三省疾

速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黃新法已來減定役人皆是的確數目行
之十餘年並無闕事則舊法人數決爲冗長
天下共知況近降指揮明使州縣相度有無
妨礙至於揭簿定差亦無日限今來開封官
吏更不相度申請於數日之間一依舊法人
數差撥了絕如壖子之類近年以剩員充者
一例差撥役人監勒開祥兩縣迅若兵火顯
是故欲擾民以害成法尚賴百姓久苦役錢
乍獲復舊更無詞訟不爾必須爭訟紛紜爲

害不小乞下所司取問開封官吏明知有上件妨礙更不相度申請及似此火急催督是何情意特賜行遣以戒天下挾邪壞法之人

乞招河北保甲充軍以消盜賊狀

右臣聞薄賦斂散蓄聚若以致貧而民安其生盜賊不作縣官食租衣稅廩有餘粟帑有餘布乆而不勝其富也厚賦斂奪民利若以致富而所入有限所害無窮大者亡國小者致寇寇盜一起盡所得之利不償所費之十一乆而不勝其貧也臣未敢遠引陳勝吳廣黃巢之類只如淳化中李順慶曆中張海

等熙寧中廖恩此數火盜賊討其燔燒官寺劫略倉庫以至發兵命將轉輸糧食耗失兵械殺士賞功之費支率不下數百萬貫但得事了豈敢言費然方其未發有能建言乞捐數十萬貫以消其變則上下爭執如惜支體不肯割截此天下之大迷古今之通患也故臣願於元豐庫或內藏庫乞錢三十萬貫上以爲先帝收恩於既往下以爲社稷消患於未萌伏願陛下權禍福之重輕較得喪之多少斷而行之毋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害大計河北之民喜爲剽劫所從來尚矣近歲創爲保甲驅之使離南畝教之使習凶器一夫在官一家資送窮苦無聊靡所不至推埋爲姦十人而九號爲保甲莫敢誰何若更一年不罷則勝廣之事可立而待也今雖已罷而弓力之手不可以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蔬既無所歸勢必爲盜今河北寇賊成群訪聞皆是保甲餘黨若因之以饑饉則變故之作不可復知近歲富弼知青州是時河北流民百萬轉徙京東弼既設方略振活其老幼而招其壯悍者爲軍不待朝旨皆刺指揮二字其後皆爲勁兵百萬之衆無一人爲盜者弼人臣便宜行事猶能若此況陛下富有四海而元豐及內庫錢

物山積莫可計數只如近日內降睿思殿金銀一色令別庫收貯者自約及百餘萬貫皆是先帝多方收拾以備緩急支用不取於民聖筭深遠非凡所及若積而不用則與東漢西園錢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於先帝聖德不爲無損故臣願乞三十萬貫爲招軍例物選文武臣僚有才幹者一二人分往河北逐路於保甲中招其強勇精悍者爲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本州無闕則自近及遠或押上京不過一二萬人則河北豪傑略盡矣其間武藝絕倫舊日以補班行者押赴闕試驗有實即以補內六班之闕或以

補本貫及鄰近關額軍員但當嚴賜指揮候了日當
遣人覆按有不如法重坐官吏臣聞先帝本謂保甲
可用故欲隱兵於農以漸消正兵是以禁軍多有闕
額今保甲既罷正使無事猶合補填況如前所陳者
惟陛下深察果斷而力行之今冬春大旱二麥不熟
事勢如此恐不可緩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差役五事狀十五日

臣近奏言二月六日三省樞密院劄子同奉聖旨罷
免役錢行差役事大綱已得允當其間小節疏略差
悮乞令諸處審議候的確可行然後行下近日已蒙

聖旨差韓縝等四人置局看詳臣前所謂疏略差悮
其事有五謹具條件如左

一衙前之害自熙寧以前破敗人家甚如兵火
天下同苦之久矣先帝知之故剏立免役法
拘收坊場官自出賣以免役錢顧投名人以
坊場錢爲重難酬奬及以召募官員軍員押
綱自是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患而近歲所
以民日貧困天下共苦免役法者乃是莊農
之家歲出役錢不易及出賣坊場許人添價
爭劃致送納不前之弊也向使先帝只行官

自出賣坊場一事自可了却衙前色役有餘
其餘役人且依舊法則天下之利較然無疑
衙有一弊所顧衙前或是浮浪不如鄉差稅
戶可以委信然行之十餘年浮浪之害無大
敗闕不足以易鄉差衙前擾擾之患今來略
計天下坊場錢一歲所得共四百二十餘萬
貫若立定酌中價例不許添價划實亦不過
三分減一尚有二百八十餘萬貫而衙前支
費及召募非泛綱運一歲共不過一百五十
餘萬貫雖諸路多少不齊或足或否而折長

補短移用可足由此言之將坊場錢了衙前
一役灼然有餘何用更差鄉戶今年二月六
日所降指揮但云諸公使庫設廚酒庫茶酒
司並差將校勾當諸綱運並召得替官員或
差使臣軍大將將校管押衙前若無差遣不
闕有破產之人以此欲差鄉戶至於坊場元
無明文處置不知官自出賣爲復却依舊法
酬奬衙前若官自出賣即如川蜀京東淮浙
等路舊來坊場優厚人人願爲長名元不差
鄉戶去處今來却須創差民情必是大段驚

擾若依舊法用坊場酬獎衙前即未委召甚
官員軍員將校等押綱用何錢支遣若無錢
支遣即諸般重難還是鄉戶衙前管認爲害
不小
一坊郭人戶熙寧以前常有科配之勞自新法以
來始與鄉戶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
但所出役錢太重未爲經久之法今若全不
令出即比農民反爲僥倖若依熙寧以前科
配則取之無藝人未必安今來二月六日指
揮並不言及坊郭一項欲乞指揮幷官戶寺

觀單丁女戶並據見今所出役錢裁減酌中
數目與前項賣坊場錢除支顧衙前及召募
非沒綱運外常切樁留准備下項支遣所有
月掠房錢十五千及歲收斛斗百石以上出
錢指揮恐難施行
一新法以來減定諸色役人皆是的確合用數目
行之十餘年並無闕事即熙寧以前舊法人
數顯是冗長虛煩民力今來二月六日指揮
却令依舊人數定差未爲允當欲乞只依見
今役人數目差撥若自前元差鄉戶充役後

來却用剩員抵替如場子壇子之類其剩員
所費請受合還運司者即乞於前項坊場坊
郭等錢支還
一熙寧以前散從弓手手力等役人常苦接送之
勞遠者至四五千里極爲疲弊自新法以來
官吏皆請顧錢役人既以爲便官吏亦不闕
事今民力凋殘比之熙寧以前尤當憫恤若
不免接送必有逃竄流離之憂欲乞依新法
官吏並請顧錢仍於前項坊場坊郭等錢內
支

州縣胥吏並募情願充役不請顧錢如不情願
量支顧錢仍罷重法亦以前項坊場坊郭等
錢支如支用不足即差鄉戶仍許指射舊人
官爲差顧代役其鄉戶所出顧錢不得過官
顧數目
右件乞降付看詳役法所詳酌施行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欒城集卷第三十六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六首

乞賑救淮南飢民狀

右臣訪聞淮南久旱兩全未足二麥並已枯死浙中米價雖賤而運河無水客旅不至米斗直一百七十以來民間闕食甚覺不易而所在官吏並未見賑濟及奏請別作處置臣竊見頃立義倉至今已將十年所聚糧斛數目甚多每遇災傷未嘗支散一粒民情深所不悅臣欲乞指揮淮南官司先將所管義倉米數隨處支與闕食人戶兼將常平米減價出賣及取

問監司州縣因何並不曾申請擘劃兼乞體訪諸路如有似此闕食去處一例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廢忻州馬城鹽池狀

右臣訪聞河東除晉絳慈隰州舊賣解鹽外其餘州縣盡只賣末利東西兩監鹽民間未嘗闕鹽食用祐豐二年後來前宰相蔡確兄碩等始議創添忻州馬城池鹽其鹽夾硝味苦人不願買故自四五年來作分數抑賣與鋪戶多有訴免去年轉運司以此申乞住收馬城池鹽而虞部李閎畏避蔡碩權勢曲生問難自去年六月以來行遣未了都符下提舉司相度意在觀望不肯依實定奪臣欲乞下河東轉運司結罪保明只將末利東西兩監鹽供賣本路諸州有無闕事如委無妨闕即乞依所請住收馬城池鹽依舊只賣末利東西兩監鹽仍乞取問蔡碩等建議害民及虞部官吏希合權要故作拖延情罪依法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訪聞忻州曾申本路轉運司乞抑銅鋪戶前來買鹽以此顯見人情不願

再乞放積欠狀

竊見三省同進呈臣前奏乞將民間官本債負出限

役錢及酒坊元額罰錢見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放事奉聖旨節文令戶部勘會應係諸色欠負科名數目仍契勘欠戶見今各有無抵當物力開具保明聞奏臣竊謂朝廷將施舍已責救民於溝壑之中其施行節次當如救焚不可少緩前件指揮令戶部開具欠戶見今抵當物力此事不在戶部惟州縣可見若令戶部取之州縣文字往來動經歲月反覆問難何時了絕救民之急不當此此乃有司出納之常度而非朝廷救災之體如陛下將布德施仁以收民心荅天意且使惠澤滂流雖民間

小有僥倖何損於德況此積欠經涉久遠凶歲疲民空煩鞭箠必無所得縱使毫末無補國計乞特降朝旨直下諸路監司與州縣一面依下項除放結罪保明聞奏所貴小民早被聖恩不至失所別致生事謹具條件如後

一官本債負在京乞委提點司與府縣及市易官外道委轉運司與州縣同取索逐戶元請官本若干經今多少年月合出息錢若干逐戶從請出官錢後來已納到官本若干息錢若干通計本息已納及元請官本之數即便與

放免如通計本息未及官本而家業蕩盡者亦與除放如尚有些小家業而見今孤貧不濟者即權住催理官吏結罪保明奏聞聽候勅裁

一拖欠坊場錢所委官乞取索逐戶元認淨利錢若干自開沽以來違欠月分合納罰錢若干將本戶已納到淨利及罰錢通計若干如已通及元認淨利之數即與放免如通計未及元認淨利之數而家業蕩盡者亦與除放如尚有些小家業而見今孤貧不濟者即權住催理官吏結罪保明聞奏聽候勅裁

一出限拖欠役錢今來朝廷已行差役之法即免役錢別無支用雖使差役未了間時暫晋舊雇人執役月有從來寬剩役錢支遣其拖欠役錢乞與一切放免

右臣前奏係二月十五日及今已四十日而行遣迂緩未知何時恩澤可以及下伏乞陛下深念欠負人戶枷錮已久衣食不繼父子離散其愁苦無聊甚可哀閔斷自聖心依臣所乞特與除放無使有司爭執細故遷延歲月所得無幾而民間窮困小則病痒愁

苦感動陰陽大則計較死生起爲盜賊所失轉大雖悔無及臣不勝區區爲國深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發運司以糶糴米代諸路上供狀

右臣竊見近歲有司分掌利柄更相侵漁以自爲功究其本末其實皆朝廷財用而以此取彼此雖有得彼必有失其終均出於民是以民日益病無所告訴頃者發運司以錢一百萬貫爲糶糴之本每歲於淮南側近趁賤糴米而諸路轉運司上供米至發運司者歲分三限第一限自十二月至二月第二限自二月至五月第三限自六月至八月違限不至則發運

司以所糴米代之而取直於轉運司幾倍本路實價轉運司米雖至而出限一日輒不得交數江湖諸路自來皆係出米地分而難得見錢舊日官歲糴米錢散於民故農不大傷無錢荒之弊今發運司以所糴米代供而責錢於諸路諸路米無所售而斂錢以供發運司則錢日益荒而農民最病此東南之大患也訪聞發運司所收厚利別無所用不過以為羨餘進奉以固結恩寵方今陛下恭儉節用食租衣稅專以利民何取於此臣乞指揮發運司今後諸道轉運司出限不到米依舊以發運司所糴米代發上京而不

得於諸道責取米價候諸道般到米依數撥還據逐限欠數取勘轉運司官吏要使上供不闕而無所取利諸道得以及時收糴錢有所洩而農不甚病此利甚廣如朝廷以臣言為可用伏乞下戶部立法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給還京西水櫃所占民田狀

右臣訪聞頃年宋用臣引洛水為清汴水源淺小行運不足遂於中牟管城以西強占民田瀦蓄雨水以備清汴乏水之用方用臣貴盛州縣皆不敢爭但中牟一縣占田八百五十餘頃伏惟陛下卹養小民過於赤子無名侵奪聖意不然臣欲乞指揮汴只以東州縣各具水櫃所占頃畝數目及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櫃委實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即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論三省事多留滯狀

臣竊見先帝改定官制因唐之舊布列三省使出入相糾較文理審察得古之遺法然患有司推行不能盡如聖意參考之益未見而迂滯之害先著見今三省文書節次留礙比官制未行以前頗覺其弊臣嘗訪聞衆人得其一二意欲因見行之法畧加疏理務

令清通簡便苟迂滯之病既除事不至雜冗難治官吏日有餘力則參考之功可得而見也謹具條件如後：

一凡事皆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所以為重慎也臣謂國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依此施行則可至於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議者一切依此則迂緩之弊所從出也假如百官乞假有司請給器用之類此所謂日生小事也臣僚陳請興革廢置朝廷未究本末欲行勘當之類此所謂事之方議者也昔官制未行

如此等事皆執政批狀直付有司故徑而易
行自行官制遂罷批狀每有一事輒經三省
謄寫之勞既已過倍勘當既上小有差誤重
復施行又經三省循環往復無由了絕至於
邏場發事河防要切一切如此求事之速辦
不可得也故臣乞復批狀之法以便日生小
事及事之方議者惟國之大事及事之已成
者然後經歷三省則事之去者過半矣
一三省文書法許吏人互相點檢差誤毫末之失
皆理爲賞罰故被罰者畏避譴何巧作遷延

以求細密被賞者睎望勞績吹毛求疵務爲
稽緩因此文書無由速了臣欲乞今後不以
差誤爲賞罰惟有所欺弊及雖係差誤而害
事者方行賞罰
一文書至尚書省自省付諸部自部付諸司其開
拆呈覆用印皆有日限逐處且以五日爲率
凡十五日其勘當於外日數又多率而一出
得完具者自諸司申部自部申省其限日如
前則已一月餘日矣不幸後有問難又復一
月自此蓋有不可知者賞日雖久而遵限如

法雖欲加罪終不可得故臣欲乞以事之緩
急裁定日限亦救弊之一端也
一古者因事設官事不可已然後置官今官做唐
制事本不須如此而爲官生事者往往而有
如應支錢物尚書度支行遣得旨許支合下
所管庫務支給者必先由太府寺本寺備錄
帖所管庫務又經比部句過然後送庫務支
給臣謂太府寺未嘗可否一事枉有經歷宜
令度支徑送比部句過又如諸路召募押綱
合得酬獎諸庫務已給朱鈔先絕太府寺印

紙保明指定合得酬獎申尚書金部金部再
行勘驗請實關司勳句覆然後關吏部施行
臣謂太府金部兩處勘驗保明顯有煩重宜
裁減一處又如在京職事官合破白直幷宣
借剩員或替換宣借昔未行官制以前皆係
所屬直下步軍司差撥自行官制並須經由
尚書兵部兵部但指揮步軍司依條施行臣
謂兵部別無可否亦不須更令經歷如此等
事數必不少非臣所能盡知乞下六曹及二
十四司各具有無似此重複之事若能一切

裁損必大有所益

右三省事務衆多條約繁夥非臣一人所能究悉臣前件所陳四事特其一二而已欲乞陛下降付三省推類講求立法施行或選擇臣僚精通明敏者一二人俾專治其事務令約而不遺多而不亂令三省胥吏比舊人數極多皆由法不省便枉費人力若將來法制一清此曹亦漸可减事清吏少此最爲治之要也惟陛下留神省察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言科場事狀

右臣伏見尚書禮部會議科場欲復詩賦議上未決

欒城集　卷三十七　九

而左僕射司馬光上言乞以九經取士及令朝官以上保任舉人爲經明行修之科至今多日二議並未施行臣竊惟來年秋賦自今以往歲月無幾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學者知朝廷有此異議無所適從不免惶惑潰亂蓋緣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兼治它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臣欲乞先降指揮明言來年場科一切如舊但所對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已見不專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為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晚也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招畿縣保甲充軍狀

右臣近奏乞招河北保甲充禁軍聞已有朝旨令逐州軍長吏等優給例物寄招在京禁軍去訖臣竊謂京畿諸縣保甲事體與河北無異而所在闕額禁軍尚多欲乞指揮京畿諸縣一依河北已得指揮招募施行臣又聞河北河東舊有義勇自來每年冬教以爲邊備民所習慣不以爲怪畿內百姓非邊民之比今來保甲雖罷按閱而未免冬教民情未安亦乞特與放罷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欒城集　卷三十七　十

乞令戶部役法所會議狀

右臣伏見閏二月十五日聖旨節文詳定役法所奏諸路衙前先以坊場河渡錢依見今合用人顧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臣竊聽中外之議以謂此法頗爲穩便蓋見今諸路每年所入坊場河渡錢共計四百二十餘萬貫而每歲所費衙前支酬及召募押綱錢共計一百五十餘萬貫所費止用所入三分之一縱使坊場河渡價錢別行裁减不過比見今三分减一則是所費亦不過所入之半而免却民間衙前最重之役其爲利民不言可見續准閏二月二十七日聖

旨節文詳定役法所狀再詳雇募二字切慮諸路承用疑惑將謂依舊用錢雇募充役欲乞改雇字爲招字聚謂此法既不以錢雇人空行招募必是招募不行要須一例役擬未委每年所得坊場河渡錢四百二十餘萬貫除支酬衙前重難及雇募押綱錢外其餘欲將何處支用又熙寧以前諸路衙前多有長名人數只如西川全係長名故衙前一役不及鄉戶淮南兩浙長名太半以上其餘路分長名亦不減半今坊場既已拘收入官必無人願充長名則應係衙前並是鄉戶雖號爲招募而上戶利於免役方肯投名

與差無異上等人戶既充免役衙前則以次人戶須充以次色役如此則下戶充役多如熙寧以前方今人戶又爲苗役所困物力比熙寧以前貧富相遠而差役之法比舊特重此衆議所以服未也然臣竊聞西邊熙蘭等州及安疆米脂等寨每年費用約計三百六七十萬貫此錢太平出於苗役寬剩今苗役既罷故議者欲指坊場河渡錢以供其費致使衙前須至並差鄉戶臣謂朝廷養民備邊雖有內外之別而其實一家之事耳若備邊之費實未有准擬則坊場等錢存以待之亦不得已之計也今邊防之計詳定役法所必未能周知其詳而暗指坊場等錢以備其費則其養民之計亦已踈矣臣欲乞朝廷密切指揮戶部與詳定役法官會議先計上件新置城寨歲費幾何若干係西川茶錢若干係經制司錢若干係闕額禁軍錢若干係內藏庫錢似此諸般科名外尚有不足數目若干若此數目不至絕多臣乞計其所闕三年之數於元豐庫及崇政殿庫錢內樁出訪聞此庫錢物山積本先帝所蓄以備邊事今於此支用正合先帝本意臣訪聞蘭州等處道里嶮遠決爲難守朝廷見議棄捐以安中國三年之後邊境已定即非

久遠不絕之費所用錢數雖多亦有限量其坊場河渡等錢既別不支用即乞依閏二月十五日聖旨指揮雇募衙前施行若朝廷重惜二庫錢物未欲專行支給即乞將坊場河渡等錢除雇募衙前等外量將剩數添助邊費所貴養民備邊兩不失所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黃朝廷方議息民不宜爲邊費奪坊場錢專差衙前以困民力臣竊見諸路州縣累年積下青苗息錢及免役寬剩錢數目不少亦可以助西邊新置城寨三二年之費所貴留

得坊場錢雇募衙前令民間無重役之患則朝廷恩德及民深矣

乞禁軍日一教狀

右臣竊見諸道禁軍自置將以來日夜按習武藝劍槊擊刺弓弩斗力比舊皆倍然自比歲試之於邊亦未見勝敵之効蓋士卒服習止軍中一事耳至於百戰百勝則自有道不可不察也臣訪聞凡將下兵皆蚤晚兩教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士卒極以爲苦頃歲西鄙用兵士自內郡往即戰地皆奮踴而去以免教爲喜先朝留意軍事每歲遣官按閱錫賚豐

厚遷補峻速士心猶且如此臣觀今日所以厚之者不如先朝而所以勞之者如舊臣竊以爲疑也古之名將如李牧王翦將用人之死力必椎牛釃酒聽其佚樂養而不試士皆投石超距踴躍思奮而後用之故所向無敵今平居無事朝夕虐之以教閱使無遺力以治生事衣食殫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力臣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人其餘日止一教使得以其餘力爲生與日驅以征伐其樂致死以報朝廷宜愈於前日也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差官與黃廉同體量蜀茶狀

右臣近曾奏言益利等路茶事司以買賣茶虐害四路生靈朝廷已差黃廉體量利害乞先罷茶官陸師閔職任使四路官吏不憂後患敢以實害盡告黃廉今聞朝廷却差黃廉就領茶事臣竊以爲黃廉若以專使按榷茶之弊則身無利害茶事巨細勢必具陳若身自領茶事有課利增損逐計盈虛之責則茶之爲害勢必不肯盡言兼朝廷本爲遠民無告特遣此使使事未達而就除外官小民無知必謂朝廷安於虐民重於改法此事體大宜速有以救之朝廷必謂陸師閔蠹害四路爲日已久不欲別差替人淹延歲

月因黃廉在彼即行替罷事雖稍便理有未盡臣欲乞選差清強官一人與黃廉同共體量候了日赴闕面奏利害所貴不敢隱蔽茶弊四路之人終被德澤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以發運司米救淮南饑民狀

右臣伏見淮南旱災民食踴貴朝廷特令截留上供米三十萬石以濟其急卹民之深異時所未嘗有然臣訪聞本路自正月以來以義倉常平糴斛逐旋賑濟約至夏中麥熟稍得給足不意今旱勢益甚夏麥無望而秋收之期遠在百日之後雖有前件截留上

供米分在一路恐未能遍及飢民訪聞發運司逐年將糴糴本錢一百萬貫趂賤糴米以代諸路遠限上供米數外或遇米貴亦出糶收息臣欲乞指揮發運司約定今年合留代上供外其餘權令只依元買價盡數支撥於諸郡出糶不得收息仍先具若干留代上供若干可以出糶及元買價例申奏所糶米數稍多救接饑饉可以支持至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明堂神位狀

右臣聞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

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近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之疎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圜丘必兼饗地祇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丘别行他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圜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為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為得禮之變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為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親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疎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即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豐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取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祠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昭降溥及上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借常平錢置上供及諸州軍糧狀

右臣聞自古經制國用之術以為穀帛民之所生也故斂而藏之於官錢幣國之所為也故發而散之於民其意常以所有易其所無有無相交而國用足焉故自熙寧以前民間兩稅皆用米麥布帛雖有沿納諸色雜錢然皆以穀帛折納蓋未嘗納錢也錢之入官者惟有茶鹽酒稅雜利而已然方是時東南諸郡猶苦乏錢錢重物輕有錢荒之患自熙寧以來民間出錢免役又出常平息錢官庫之錢貫朽而不可較民間官錢搜索殆盡市井所用多私鑄小錢有無不

交田夫蠶婦力作而無所售常平役錢山積而無救
錢鏟蓋自十餘年間積成此弊於今極矣朝廷近日
雖已減損常平罷放免役使民休息然而錢積於官
無宣洩之道民無見錢百物益賤譬如飢人雖已得
食而無所取飲久渴不治亦能致死臣竊見國朝建
立京邑因周之舊不因山河之固以兵屯為險阻祖
宗以來漕運東南廣蓄軍食內實根本外威夷狄方
其盛時足支十餘年近者歲運損耗糴買不節太倉
無五年之備國計寒弱有識之士為之寒心至於諸
路軍糧大抵無備熙寧之間東南大旱民間闕食官

欲賑濟無所從得不免誅求富民斂斗石之粟以濟
億萬之衆勞而無益徒以為笑然今諸路轉運司久
以商賈不行農民罷病故酒稅不登收買軍器雜物
封樁闕額衣糧等事故經費不足朝廷雖欲內實京
師外實諸郡有司匱乏勢無所出臣欲乞指揮東南
諸路轉運司各借本路常平見錢遇年豐穀帛價賤
預買三年上供米及本路州軍諸軍三年衣糧限以
三年節次收糴重立禁約不得別作支用仍於五年
內收糴錢物撥還常平倉司每歲終具元借錢及所
糴物及所還數提刑司保明申戶部點檢有無違法

聞奏應干借錢糴買事有不如法並許提刑司覺察
聞奏但令泉幣通行足以鼓舞四民流轉百貨倉廩
充實足以贍養諸軍備禦水旱則上下皆足公私蒙
利矣如許臣所請伏乞下戶部立法施行謹錄奏聞
伏候勑旨

貼黃所借常平司錢非是直取以供國用當
指揮轉運司勒令如期發還務令常平司錢
久遠不匱轉運司緩急有所借便實長久之
利也

再乞差官同黃廉體量茶法狀

右臣近奏乞選差清強官與黃廉同體量蜀中茶法
辱蒙朝廷差杜紘前去既而詳定編勑所奏留杜紘
紘既不行而蜀中茶法至今未見差人同黃廉體量
伏乞檢臣前奏別選差一人所貴黃廉不敢以謀利
增虧自作身計盡具茶法利害聞奏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再言役法劄子 五月十六日

臣聞世無不弊之法雖三代聖人之政不免有害故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臣竊見朝廷近罷免役復行差
役小民初免出錢鼓舞相慶士大夫因民之喜以為

差役一行可坐而無事矣臣之愚意以為免役之害雖去而差役之弊亦不可不知也是以推言其故而陛下察之國朝因隋唐之舊州縣百役並差鄉戶人致其力以供上使歲月番休勞佚相代吏若循理不以非法加民則被役之人本無大苦然役人既是稅戶家有田産誅求必得吏少廉慎凡有所須不免侵取故祖宗之世天下役人除正役勞費之外上自衙前有公使厨宅庫之苦中至散從官手力有打草供柴之勞下至耆長壯丁有歲時饋送之費習以成俗恬不為怪民被差役如遭冠虜神宗皇帝照知此害

始議立免役之法前弊雖鮮而所取役錢多收寬剩民間雖得見錢日益貧瘁　朝廷既已復行差役除見議衙前差募未有成法外其餘耆戶長弓手散從等役一切定差貪官暴吏私竊以此相賀何者市井之人應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所措手今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懾怖而況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動心妄意朝廷既行差役凡百侵擾當復如舊訪聞見今諸路此弊已行臣恐稍經歲月舊俗滋長役人困苦必有反思免役之便者其於聖政為損不細頃者朝廷初革衆弊士懷異議多被遷逐睥睨新收幸其不成者非一人也若此弊不除使民有怨言彼立異之人他日必指以為事臣欲乞明降詔書丁寧戒敕監司長吏使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宗朝愛惜雇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刑部錄出具委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牓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赦應監司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發露者重其坐庶幾民被差役之利而無差役之害然後天下蒙賜深矣取進止

欒城集卷第三十七

欒城集卷第三十八

左司諫論時事一十二首

論青苗狀

右臣伏以青苗之害民朝廷之所悉也罷而不盡廢而復講使天下之人疑朝廷眷眷於求利此臣之所深惜也何者朝廷申明青苗之法使請者必以情願而官無定額議者以爲善矣然以臣觀之無知之民急於得錢而忘後患則雖情願之法有不能止也侵漁之吏利在給納而惡無事則雖無定額有不能禁也故自今年春諸縣所散青苗處處不同凡縣令曉

事吏民畏伏者例不復散其闇於事情爲吏民所欺者所散如舊蓋立法不善故使猾吏得依法爲姦監司雖知其不便欲禁而不可得天下既已病款今朝廷復修夏料納錢減半出息之法此雖號減息而使天下曉然知今日朝廷意仍在利雖有良縣令臣恐其不能復如前日自必於不散矣且自熙寧以來吏行青苗皆請重祿而行重法受賕百錢法至刺配然每至給納之際猶通行問遺不能盡禁今吏祿已除重法亦罷而青苗給納不止臣恐民間所請錢物得至其家者無幾矣伏乞追寢近降青苗指揮別下詔旨天下青苗自今後不復支散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三論差役事狀

右臣五月二十六日上殿劄子乞明降詔書戒敕監司長吏令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宗朝愛惜雇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刑部錄出具委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牓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敢應監司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發露者重其坐至今多日未蒙施行伏念臣前作此奏爲聞近日諸縣曹吏有因

差役致富小民被差充役初參上下費錢有至一二十千者州縣官吏亦有以舊雇役人慣熟多方陵虐所差之人必令出錢作情願雇募又有以新差役人拙野退換別差必得慣熟如意而後止者天下官吏不能皆良如此等事所在不一雖非目見可以意料民被其害如遭湯火竊意此奏朝上聖心惻怛不待終日而行不意遷延至今不以爲急臣愚竊恐朝廷始復差役議者妄謂差法一行更無患害聞臣此奏未免不信臣謂改雇爲差實得當今救弊之要然使聞害不除見善不從則差役害人未必減於免役伏

乞聖慈檢臣前奏早賜詔書其言所聞差役官吏情弊仍備錄前後禁約曉諭中外使知朝廷深意則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黃臣訪聞近日頗有上書言差役不便家降付看詳役法所者臣推原其意皆由州縣施行差法別有搔擾以致人言若不早爲禁約深爲不便伏乞指揮於役法所檢取民間前後言差役不便文字略賜省覽即見詣實

論蘭州等地狀六月二十八日

右臣竊見先帝因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熈河路增

置蘭州於鄜延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議者講求利害久而不決其一曰蘭州五寨所在嶮遠饋運不便若竭力固守坐困中國羌人得以養勇窺伺間隙要之久遠不得不棄危而後棄不如方今無事與而與之猶足以示國恩惠其二曰此地皆西邊要害朝廷用兵費財僅而得之聚兵積粟爲金湯之固蘭州下臨黃河當西戎咽喉之地土多衍沃略置堡鄣可以招募弓箭手爲耕戰之備自開拓以來平治徑路皆通行大兵若舉而棄之熈河必有晝閉之警所謂借寇兵資盜粮其勢必爲後患此二議者臣聞之久矣然以夏戎背畔雖屢有信使而未修臣職未請侵地則棄守之議朝廷無因自發今聞遣使來賀登極歸未出境而使者復至講和請地必在兹舉雖廟堂議論已得詳熟而小臣憂國不能嘿已輒嘗覈實其事以爲前件棄守之議皆非妄言然而朝廷當決從一議欲決此議當論時之可否理之曲直筭之多寡誠使三者得失皆見於前則棄守之議可一言而決也何謂時之可否方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諒闇不言共默思道太皇太后陛下覽政簾帷之中舉天下事屬之輔相當此之時安靖則有餘舉動則不足利

在綏撫不利征伐今若固守不與西戎必至於爭甲兵一起呼吸生變緩急之際何所咨決況陝西河東兩路比遭用兵之厄民力困匱瘡痍未復一聞兵事無不狼顧若使外患不解內變必相因而起此所謂時可棄而不可守一也何謂理之曲直西戎近歲於朝廷本無大罪雖梁氏廢放其子而夷狄外臣本不須治以中國之法先朝必欲弔伐但誅其罪人存立孤弱則雖犬羊之羣猶將伏以聽命今乃割其土地作爲城池以自封殖雖吾中國之人猶知其爲利而不知其義也曲直之辨不言可見蓋古之論兵者以

直爲壯以曲爲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連年入寇邊臣失律敗亡相繼然而四方士民裹糧奔命唯恐在後雖捐骨中野不以爲怨兵民競勸邊守牢固而中國徐亦自定無土崩之勢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禍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頃自出師西討雖一勝一負而計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寶元之多也然而邊人憤怨天下咨嗟土崩之憂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與負不直謗之而使關右子弟肝腦塗地臣恐邊人自此有怨叛之志此所謂理可棄而不可守二也何謂筭

之多寡棄守之議朝廷若舉而行之其勢必有幸有不幸然臣今所論於守則言其幸於棄則言其不幸以効利害之實今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方其未成而西戎不順求助北虜並出爲寇屯戍日益飛輓不繼賊兵乘勝師喪國蹙蘭州不守熙河危急此守之不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倉庾有素兵馬有備戎人懷惠不復作過此棄之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復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决也若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且耕且戰西戎懷怨未能忘爭時出虜略勝負相半耕者不安餽運難繼耗蠹中國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西戎據蘭州之堅城道熙河之東路我師不利復以秦鳳爲境修完廢壘復置烽候人力既勞費亦不小此棄之不幸者也夫守之雖幸然兵難一交仇怨不解屯兵饋糧無有休日熙河因此物價翔貴見今守而不戰歲費已三百餘萬貫矣戰若不止戍兵必倍糧草衣賜隨亦增廣民力不支則土崩之禍或不可測也棄之雖不幸然所棄本界外無用之城秦鳳之間兵民習熟近而易守轉輸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熙蘭難易十倍有守邊之勞而無腹心之患與平日

無異也夫以守之幸較棄之不幸利害如此而況守未必幸而棄未必不幸乎且朝廷以天地之量赦其罪惡歸其侵疆復其歲賜通其和市雖豺狼野心能不愧耻縱使酋豪內懷不順而國恩深厚無以激怒其民臣料一二年間其勢必未能舉動萬一不然而使中國之士知朝廷棄已得之地含垢爲民西戎背恩彼曲我直人懷此心勇氣自倍以攻則取以守則固天地且猶順之而況於人乎故臣願朝廷決計棄此然後慎擇名將以守熙河厚養屬國多置弓箭手於熙蘭往還要路爲一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

其入寇之道於泰鳳以來多置番休之兵以為熙河緩急救應之備明敕將佐繕完守備常若寇至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至庶幾可以無後患也臣自聞西使復來謹采衆議以三事參較利害反覆詳究理無可疑是以輒獻狂言惟陛下裁擇幸甚

貼黄臣竊見二聖臨御除去煩苛天下之民想見太平之風今西戎已有向化之漸若朝廷靳惜蘭州等處堅守不與敵合背畔使邊兵不解百費復興則自前苛政皆將復用太平之期不可復望深可痛惜伏乞陛下與二三大臣詳議其事以天下安危念勿爭尺寸

之利以失大計則社稷之幸也臣竊聞議者或謂若棄蘭州則熙河必不可守熙河不守則西蕃之馬無由復至而夏戎必為蜀道之梗臣謂此皆切恃朝廷欲必守蘭州之說而非國之至計也臣聞熙河蕃國疆族甚多朝廷養之極厚必不願為西戎所有若帥臣能以恩信結之統之以戍兵貼之以弓箭手又於熙蘭要路控以堅城恐西戎未易窺伺而西蕃之馬何遽不至乎至於蜀道之虞自非秦鳳階成等處蕩然無城池兵馬之備則西戎豈敢輕為此計臣謂此說亦空言而已

臣又聞說者謂韓縝昔與北朝商量河東地界舉七百里之地以畀之近者臺諫以此劾縝縝由此罷相故今朝廷議欲以蘭州等處復與西戎無敢主其議者臣謂蘭州等處與河東地界不可同日而語河東地界國之要地祖宗相傳誰敢失墜舉而與人非臣子之義至於蘭州等處本西戎舊地得之有費無益先帝討其罪而取之陛下赦其罪而歸之理無不可不得以河東地界為比也

再論蘭州等地狀

右臣近於六月二十八日奏以西旒入界恐必有請和請地之議乞因此時舉蘭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棄而與之安邊息民為社稷之計見今西使已到竊聞執政大臣棄守之論尚未堅決臣竊見皇帝陛下登極以來夏國雖屢遣使而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狹心蓋知朝廷厭兵是以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為重朝廷深覺其意恐而不與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還其來使徒手而歸一

夫此機必為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與不復為恩不許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臣又聞昔日取蘭州及五寨地本非先帝聖意先帝始議取靈武內臣李憲畏懦不敢前去遂以兵取蘭州先帝始議取橫山帥臣沈括种諤之徒不能遵奉聖略遂以兵取五寨此二者皆由將吏不職意欲邀功免罪而先帝之意本則不然其後元豐六年夏國遣使請罪先帝嘉其恭順爲敕邊吏禁止侵掠既又遣使謝恩請復疆土先帝仍為指揮保安軍與宥州議立疆界因循未定而

先帝奄棄萬國遂以至今由此言之蘭州五寨取之則非先帝本心棄之則出先帝遺意今議者不深究本末妄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為國計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利也臣又聞議者或謂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以地與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筭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濞內懷不軌稱病不朝積財養士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

終不能發及景帝用晁錯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帝發天下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究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決近於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於強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為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雖有千濞亦何能為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日雖食晁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棄之策

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謀與景帝類臣乞宣諭執政欲棄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孰為利害況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慈以此反覆深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棄守之議皆不得其便則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論京畿保甲冬教等事狀

右臣竊見仁宗朝河北河東刱置義勇至英宗朝推行其法漸及陝西皆以地接胡虜有守禦之備每歲

冬教一月民雖以爲勞而邊防之計有不得已及熙寧中更置保甲使京畿二路之民日夜教習二聖臨御知其不便舉皆罷去民得歸耕耒耜盜賊因此衰息歌舞聖德無有窮已惟有冬教一月之法三路以披邊之故民習爲常不敢辭避至於京畿諸縣累聖以來爲輦轂所在素加優厚今乃與三路邊郡爲比一例冬教情所未安伏乞聖慈深念根本之地所宜寬卹特與蠲免兼訪聞京畿三路見今皆修蓋冬教場屋宇州縣頗以爲勞臣昔守官河北竊見義勇冬教並不置教場屋宇每遇教日皆權於係官屋宇及

寺院等處安泊別無闕事朝廷若允臣所奏免畿內冬教則其教場屋宇已自不修如三路冬教乞下逐路監司相度只如自前權於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安泊有無不便如別無不便亦乞罷修以寬民力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西邊警備狀

右臣近奏乞因夏國遣使入貢歸其侵地竊聞朝廷已降詔開許伏惟包荒之德與天地同量使西邊之民自此得免饋餉之勞脫戰鬭之禍天下不勝幸甚然臣聞兵法受降如受敵夷狄獸心見利忘義雖以恩信深加結納而備豫不虞不可暫弛況朝廷數年以來舉兵攻討深入其地奪其疆土今雖援以恩禮其怨毒之意必未遽忘若因給賜城寨定立界至之際乘我無備輒肆猖狂則取笑四夷悔不可及謂宜明加約束所賜城寨須候逐路帥臣處置毀撤器甲抽那兵馬凡百了當立定期日然後得令人交割若未了之間不得令一人一騎先期窺覘仍指揮沿邊將吏常加嚴備因夏國新復侵地謹守誓約之際招填士馬充實倉廩綏懷熟戶常若寇至不得爲其通和稍有弛廢如此數年朝廷常務懷柔以革其欲報之

心邊臣常作隄防以折其內侮之志臣謂數年之外必無後患縱使背畔而還計已完士氣已復度其事勢亦不足深憂況背恩犯順彼曲我直雖復羌人亦當知非足使吾民坐而賈勇制勝之道始自今日惟願陛下深詔大臣安不忘危常以戒敕邊吏爲心則社稷之福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青苗狀

右臣近奏乞罷支青苗錢兼訪聞臺諫官皆有文字論列至今並不蒙降出施行臣伏見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用事首建青苗之法其實放債取利而妄

引周官泉府之言以文飾其事天下公議共以爲非是時韓琦富弼司馬光范鎮等皆昌言其失恨不能救今二聖在上照知民間疾苦解去弊法既已略盡兼近日責降呂惠卿數其罪惡亦以創行青苗爲首然天下復散青苗其實至今未正民間疑惟以爲朝廷仍有好利之意臣博采衆論云近有臣僚獻議以國用不足爲言由此聖意遲遲未決臣雖至愚竊爲陛下深惜此計何者自古爲國率皆祿養官吏廩給士伍崇奉郊廟鎮撫四夷然而食租衣稅未嘗有闕今陛下力行恭儉前代帝王所有浮費一切不爲今

日之計但當戒飭天下守令使之安集小民若能稍免水旱之災復無流亡之患則安靖之功數年自見穀帛豐羨將不可勝用何至復行青苗以與民爭利也哉伏惟陛下聖性仁厚凡利民之事知無不爲若非左右搆此危語動搖聖聽則何至爲之廢格羣言以成邪說然臣竊恐中外不知本末但見臺諫之言皆留中不出妄意陛下牟於求利不卹細民遠近傳聞所損不細臣欲乞陛下盡將臣僚前後所上章疏付三省詳議施行以弭斯謗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放市易欠錢狀

右臣頃曾上言乞將市易欠錢人戶通計所納息罰錢數如已納及元請官本數目即與除放蒙聖恩依此施行德澤滂沛所及甚廣然臣訪聞京師欠戶貧下之家從初多作詭名請新還舊以此無緣通計息罰故除放之恩多止上戶臣近日再行體問據通直郎監在京市易務宋肇爲臣言若截自欠二百貫以下人戶一例除放則所放人戶至多事亦均一仍具本務一宗節目及利害文字請臣論奏臣詳究其說竊以爲當行之事有五市易本錢前後諸處撥到共計一千二百六十七萬貫中間撥還內藏庫等處共

計五百三十萬餘貫朝廷支使過共計三百八十四萬餘貫即今諸場務見在共計三百五十三萬餘貫將此三項已支見在計算已是還足本錢則今來人戶所欠皆出於利息若將見欠二百貫以下人戶除放所放錢數不多此事之當行者一也見今欠人共計二萬七千一百五十五戶共欠錢二百二十七萬餘貫其間大姓三十五酒戶二十七共欠錢一百五十四萬餘貫小姓二萬七千九十三戶共欠錢八十二萬餘貫若將欠二百貫以下人戶除放共放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三戶放錢四十六萬六千二百餘貫

所放人戶九分以上而所放錢止及二分此事之當
行者二也元豐年中朝廷催理欠負極為峻急然一
歲所納不過三萬貫頃來朝廷優假細民所催微細
自今年正月至今止及六七千貫今且以三萬貫為
率猶須七十餘年乃可納足如此則小姓之家死喪
流亡不可復知而國家每歲得錢六千貫臣所乞放一百貫以下欠戶錢於見欠錢都數中止十分之二即是每歲催及三萬貫數中不過催得六千貫而已如九
牛一毛不為損益而二萬餘家困苦為害至大此事
之當行者三也市易催索錢物凡用七十人每人各
置私名不下十人掌簿籍行文書凡用三十餘人每

人各置貼寫不下五人共約一千餘人以此一千餘
人日夜搔擾欠戶二萬七千餘家都城之中養此蝨
賊恬而不恠此事之當行者四也市易之法欠戶拖
延日久或未見歸著及無家業之人皆差人監逐遇
夜寄禁既有此法則一例公行寄禁然吏卒須欲得
錢即放無錢即禁榜笞捽縛何所不至若不別作擘
劃則日被此苦者不知其數此事之當行者五也伏
乞聖慈以此五事較其利害斷自聖意特與除放或
因將來明堂赦書行下或更溥行諸路則細民荷戴
恩德淪入骨髓社稷之利不可勝計然臣竊見太府
寺今歲終較課以本理息及一分以上具官員等第
保明聞奏自來市易官因此酬奬轉官及請賞錢所
得無筭今來既見市易已支見在實數僅能還足本
錢則以本理息皆是欺罔從前官吏轉官請賞皆當
追奪官爵及所賞錢物亦乞朝廷根究前後緣市易
轉官請賞之人依理施行內有呂嘉問係創行市易
害民最深雖已經責降向緣有上求乞公議更乞重
行竄謫以謝天下所有朱肇劄子三道臣輒備錄進
呈如左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所言放欠事上係二聖德澤唯當直
出中旨不宜更顯言者姓名或須至令三省
相度施行即乞指揮執政勿令宣布

言淮南水潦狀
右臣竊見淮南春夏大旱民間乏食流徙道路朝廷
哀憫饑饉發常平義倉及截留上供米以濟其急淮
南之民上賴聖澤不至飢殍然自六月大雨淮水汎
溢泗宿亳三州大水夏田既已不收秋田亦復蕩盡
前望來年夏麥日月尚遠勢不相接深可憂慮訪聞
見今官賣米猶有未盡然必不能支持久遠臣欲乞
朝廷及今未至闕絕之際速行取問本路提轉發運

司令具諸州災傷輕重次第見今逐州各有多少糧
食可以賑濟得多少月日如將來之絶合如何擘劃
施行立限供報所貴朝廷得以預先處置小民不至
失所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三乞罷青苗狀 初四日與東省同上

右臣等屢有封事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施行伏以
王安石呂惠卿創行此法以來天下之士惟王呂黨
人欲以青苗進身者則以其法爲是其它士大夫上
自韓琦富弼中至司馬光呂誨范鎮下至臣等輩人
未有一人以爲便者方安石惠卿用事忠言壅塞不

得施用小民無告飲泣受害今者二聖臨御盡革衆
弊天下欣欣日望青苗之去而近日刪立舊法益更
滋彰中外孤疑不曉聖意竊聞近日左右臣僚有以
國用不足欲將青苗補其闕乏者聖心未察是以爲
之遲遲臣等雖愚以爲自古爲國止於食租衣税縱
有不足不過輔以茶鹽酒税之征未聞復用青苗放
債取利與民爭錐刀之末以富國強兵者也藝祖太
宗之世四方未平中國至狹歲歲用兵其費不貲及
真宗東封西祀遊幸亳宋造立宮室仁宗結好契丹
平定西戎築城南征此皆非常大費而常賦之外無
大增加未聞必待青苗以濟國用今二聖恭儉安靜
無爲四海之富與祖宗無異何憂何慮而欲以青苗
富國乎臣等以爲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未嘗接見多
士大皇太后陛下覽政惟慎未能博聽羣議聽納之
道於斯實難竊謂臣下每有獻言宜一切折以公議
彼既欲散青苗而臣等以爲不可陛下受其所言而
臣等封事遂留中不出臣等不知陛下何以斷其是
非而信之如此之篤乎陛下必欲決此深疑即當盡
出臺諫所言付之三省使之公議得失不當隱忍不
辨是非而陰用其言也如衆議必以罷之爲是即乞

早賜裁斷以慰民心必以罷之爲非亦乞顯行黜謫
以懲臣等狂妄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申三省請罷青苗狀 初四日與東省同入

右某等伏見熙寧之初始行青苗士無賢愚皆知其
不便是時建議之臣盡力主張者不過一二人賢士
大夫極言其失者非一人也蓋今之執政嘗論之矣忠
言讜論播於天下至今傳誦以爲口實小民呻吟欲
聞更張亦已久矣伏自二聖臨御革去弊法而青苗
之議獨無所變始者但令取民情願不立定額州縣
或散或否事體不一天下固已疑之矣中間修完本

法使夏料納者咸半出息中外喧言朝廷欲依舊放債取利此聲流傳極損聖政某等備位諫官不敢黙已遂與臺官前後上言僅數十章皆不蒙施行傳聞大臣奏對有以國計不足疑誤聖聽者遂致此議夫而不下某等雖愚竊所未喻也蓋聞古者聖人在上食租衣稅而已凡所以奉事郊廟禄養官吏畜兵備邊未嘗有闕也後世鄙陋乃始益以茶鹽酒稅之征然亦未聞放債取利若此之衰也今兹二聖在上恭儉無爲度越前世選用執政將致太平某等與天下士民尚冀朝廷能寬酒稅之榷損茶鹽之入以復三

代之故不意今者乃欲以青苗富國失天下之望也王安石呂惠卿既以此負國使朝廷被此聲於天下今者又復以此誤二聖此某等區區所深痛也近日朝廷責降呂惠卿告命之出首以青苗爲罪天下傳誦人人稱慶奈何詔墨未乾復蹈其故轍乎且青苗之法其所以害人者非特抑配之罪也雖使州縣奉行詔令斷除抑配其爲害人固亦不少何者小民無知不計後患閧官中支散青苗競欲請領錢一入手費用橫生酒食浮費取快一時及至納官賤賣米粟淩及田宅以至破家一害也子弟縱恣欺謾父兄隣

里無賴妄託名目歲終催督患及本戶二害也逋欠未納請新蓋舊州縣欲以免責縱而不問三害也常平吏人舊行重法給納之際初不能止今重法既罷賄賂公行民間所請得者無幾四害也四事爲害雖復除抑配之弊亦無如之何而况抑配必未除乎某等職在言責目覩弊事黙而不言則上負朝廷下負民物若未得請决無中正之義伏乞盡取前後章疏省詳施行以允公議謹狀

請罷右職縣尉狀　初八日上奏

臣伏見舊法縣尉皆用選人自近歲民貧多盜言事

者不知救之於本遂請重法地分縣尉並用武夫自改法以來未聞盜賊爲之衰少而武夫貪暴不畏條法侵漁弓手先失爪牙之心搔擾鄉村復爲人民之患臣竊惟捕盜之術要在先得弓手之情次獲鄉村之助耳目既廣網羅先具稍加方略易以成功舊用選人雖未能一一如此而頗知畏法則必愛人使之出入民間於勢爲便不必親習騎射躬自格鬬然後能獲賊也今改用武夫未必皆敢入賊而不習法律先已擾民訪聞河北京東淮南等路凡用武夫縣分民甚患之欲乞復令吏部依舊只差選人所貴吏民

相安不至驚擾取進止

欒城集卷第三十八

欒城集卷第三十九

右司諫論時事五首

論戸部乞收諸路帳狀

准尚書戸部牒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勑節文

一府界諸路州軍錢穀文帳舊申三司昨撥歸逐
路轉運提刑司點磨歲終刑部尚書點取勾覈帳
勘磨令上件諸州軍錢穀文帳欲收歸戸部點磨

一府界諸路州軍常平等錢穀文帳舊申司農寺
昨撥歸逐路提舉司點磨戸部右曹歲取提舉司
勾覈帳赴部點磨今上件諸州軍錢穀文帳欲收
歸戸部點磨者

右臣竊聞熙寧以前天下財賦文帳皆以時上於三
司至熙寧五年朝廷患其繁冗始命曾布删定法式
布因上言三部胥吏所行職事非一不得專意點磨
文帳近歲因循不復省閱乞於三司選吏二百人顓
置一司委以驅磨是時朝廷因布之言於三司取天
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發其封者
蓋州郡所發文帳隨帳皆有賄賂各有常數常數已
足者皆不發封一有不足即百端問難要足而後已
朝廷以布言為信帳司之興蓋始於此張設官吏費

用錢物至元豐三年百尾七八年開帳司所管吏僅六百人用錢三十九萬貫而所磨出失陷錢止一萬餘貫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而使州郡應申省帳皆申轉運司内錢帛糧草酒麴商稅房園夏秋稅管額納畢鹽帳水脚鑄錢物料稻糯帳本司別造計帳申省其驛料作院欠負修造竹木雜物舟船柴炭修河物料施利橋船物料車驢草料等帳勘勾訖架閣蓋謂錢帛等帳一司總領國計須知其多少虛實故帳雖歸轉運司而又令別造計帳申省至於驛料等帳非三司國計虛贏所系故止令勘磨架閣又諸路

轉運司與本部州軍地里不遠取索文字近而易得兼本道文帳數目不多易以詳悉自是内外簡便頗稱允當今戶部所請収天下諸帳臣未委爲収錢帛等帳耶爲并収驛料等帳耶若盡収諸帳爲依熙寧以前不置帳司不添吏人耶爲依熙寧以來復置帳司復添吏人耶若依熙寧以前則三二十年不發封之弊行當復見若依熙寧以來則用吏六百人磨出失陷錢一萬貫而費錢三十九萬貫之弊亦將復見臣乞朝廷下戶部令子細分析聞奏然臣竊詳司馬光元奏自改官制以來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

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帳籍不盡申戶部戶部不能盡天下錢穀之數欲乞令戶部尚書兼領左右曹其舊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収歸戶部推其本意蓋欲使天下財用出納舒卷之柄一歸戶部而戶部周知其數而已今戶部既已專領財用而元豐帳法轉運司常以計帳申省不爲不知其數也雖更盡収諸帳亦徒益紛紛無補於事矣臣謂帳法一切如舊甚便乞下三省公議然後下戶部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言責降官不當帶觀察團練狀

右臣伏以朝廷典章百世所守因事變法爲患常多祖宗之世使相節度不領京師官局其奉朝請必改它官或爲東宮三師或爲諸衛將軍太平興國中以趙普之勳自河陽還朝止爲太子少保以向拱張永德之舊並爲環衛至今諸道鈐轄總管以防團老歸者亦以諸衛處之蓋其遺法也至明道中錢惟演以章獻皇后親嬿罷樞密使始以保大節度爲景靈宮使治平中李端愿以長公主子亦以武康節度爲醴泉觀使恩倖一啓自是戚里以節察居京邑不治事者有相磨也然猶未見以罪降黜而以觀察團練享

厚祿居謫籍者近日李憲以宣州觀察使提舉明道宮王中正以嘉州團練使提舉太極觀二人貪墨驕横敗軍失律罪惡山積雖死有餘責聖恩寬貸皆異之善地而又首亂國憲假以使名臣恐後世推壞法之始歸咎今日謂宜考修制度追還誤恩以存舊典且使罪人知有懲艾謹錄奏聞亦非小補也臣不勝區區守法愛君之心欲乞追還前命使天下明知朝廷不以私愛害公議干冒鈇鉞俯伏待罪

再論京西水櫃狀

右臣三月中奏乞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櫃所占

頃畝及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櫃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即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尋蒙朝旨令都水監差官相度到中牟管城等縣水櫃元舊浸壓頃畝及見今積水所占及退出數目應退出地皆撥還本主應水占地皆以官地對還如無田可還即給還元估價直聖恩深厚棄利與民無所靳惜所存甚遠然臣訪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官地可以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櫃為雨水浸淫占壓未得耕墾知鄭州岑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興至水櫃以來元未曾以此水灌注清汴清汴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盡廢水櫃以便失業之民臣愚以為信如象求之言則水櫃誠可廢罷欲乞朝廷體念二縣近在畿甸民貧無告特差無干礙水部官重行體量若信如象求所請特賜施行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復選人選限狀

右臣竊聞監察御史上官均上言極論官冗之弊已蒙朝旨降付給舍左右司看詳施行臣伏見祖宗舊法凡蔭補子弟皆限二十五歲然後出官及進士諸科釋褐合守選人幷州縣選人除司理司法縣尉外

得替日皆合守選逢恩放選乃得注官所從來久遠仕者習以為常雖經涉歲月不以為怪及先朝患天下官吏不習法令欲誘之讀法乃令蔭補子弟不復限二十五歲出官應係選人皆不復守選並許令試法通者注官自是天下官吏皆爭誦律令於事不為無益然人既習法則試無不中故蔭補者例減五年而選人無復選限遂令吏部員多闕少差注不行訪聞見今已使元祐四年夏秋季闕官冗之患亦云極矣臣愚以為方人未習法誘以免選於理亦宜及其既習雖無免選不患不習且為吏而責之讀法本事

之當然不爲過也謂宜追復祖宗守選之舊而選滿
之日兼行先朝試法之科此亦今日之便也欲乞以
臣所言付給舍左右司一處看詳立法謹錄奏聞伏
候勑旨

論諸路役法候齊足施行狀

右臣訪聞諸路所定役法限日已滿近日夔州等路
文字相繼申到旋已逐一進呈施行臣竊惟諸路役
法所係民間利害至深至廣雖逐路事體各別條目
必有不同而朝廷變法從便措置大意所謂海行條
貫者不得不同也臣竊恐詳定役法所急於行法每

遇逐路申到文字不候類聚參酌見得諸路體面即
便逐旋施行因此致諸路役法大體參差不齊使天
下之民不得均被聖澤欲乞指揮本所候諸路所申
文字稍稍齊集見得諸處役法不至大段相遠然後
行下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中書舍人論時事一首

申本省論處置川茶未當狀

朝廷若罷益利路榷茶之法只榷陝西沿邊諸郡不
許客旅私販仍將沿邊每歲合用益利諸場茶色及
斤重配在諸場令及時立限和買隨每歲茶價高下比臨時價例微高一如易常和糴米粟之比可也買茶之限令茶場司立定州縣不得低估茶價令人戶不肯申官以致出限如有事故須至展限者具事由申本司量展五日仍得不過再展每茶戶入場中賣須即時揀選秤買不得輒有畱難或更依客旅例於冬先放茶價令茶戶結保請領及時送納以上並不得縱行留難
官買數足方許私下交易除沿邊所榷地分外一任
客人興販如此深害比之頃年全榷益利及陝西諸
州其利有五益利茶戶不被官場以賤價大秤抑勒
收買一也昔茶未有榷民間採茶凡有四色芽茶早
茶晚茶秋茶是也採茶既廣茶利自倍自榷茶以來
官中只要早茶其餘三色茶遂棄不採民失茶利過
半今既通商則四色茶俱復採二也官所運茶止於

邊郡所須比榷茶之日所運減半則茶遞役兵及州
郡顧腳皆得輕減三也陝西茶商既行岐雍之間民
皆食賤茶四也益利諸州百貨通行酒稅課利理當
自倍五也若比之今來有司所議但榷名山梁洋三
處放行益利諸場茶貨其利有四名山梁洋三處榷
法如舊而不榷之地犬牙相錯榷與不榷茶戶利害
相遠例皆王民而咫尺之間不宜頓有此異一也榷
與不榷地分不遠小人易以起動茶戶借如名山之
西南出茶之地尚有雅州盧山滎經等處若放令此
茶北出道過名山彼此相雜不可辨認若放令此茶

由水路入嘉眉則名山之茶亦當從此走失寬則榷
法自廢急則民遭誣罔横被從配二也官中所買只
用早茶則牙茶晚茶秋茶亦爲棄物民失厚利與頃
歲無異三也沿邊諸州蕃部所要茶色各別今只將
名山梁洋三色茶與之彼旣未諳茶性必有不售四
也若比之今來或人之說無榷陝西袤外諸州據合
用茶數於益利諸場和買官自般賣和買之餘成都
路客人販茶不得過劒門利州路客人販茶不得過
陝西其害有三盡奪茶利商賈不行百貨不通酒稅
課利自減一也運茶旣多遞鋪役兵及州郡顧脚勞

費與頃年無異二也岐雍之民仍食貴茶三也由此
觀之朝廷若但和買邊郡合用茶數只於邊郡立榷
法其餘率皆通商此法一行則上件三說之弊自除
至於供給蕃部收買戰馬之利則與三說無異以此
較之利害可見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戸部侍郎論時事二首

因旱乞許群臣面對言事劄子

臣伏見二年以來民氣未和天意未順災沴荐至非
水即旱淮南饑饉人至相食河北流移道路不絶京
東困弊盜賊群起二聖遇災憂懼傾發倉廩以救其
之絶獨此三路所散已僅三百萬斛矣異時振恤未
見此比然而民力已困國用已竭而旱勢未止夏麥
失望秋稼未立數月之後公私無繼群盜蜂起勢有
必至臣未知朝廷何以待此臣竊見太皇太后陛下
清身奉法與物無私皇帝陛下恭默靖愼動由禮義
皇天后土照知此心而和氣不應深所未諭陛下嘗
究其說否臣聞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陰陽和暢雨澤
乃至君廣聽以納下臣盡言以奉上上下交泰元氣
乃和今二聖居幃箔之中所與朝夕謀議者上止執
政大臣下止諫官御史不過數十人耳其餘侍從近

臣雖六官之長皆不得進見而況其遠者乎臣以謂
群臣識慮深淺不同其心好惡亦意故須兼聽廣覽
然後能盡物情而得事實今陛下聽旣不廣則所行
之事不得不偏聽徧事偏則陰陽亢隔和氣不効必
然之理也臣觀祖宗故事百官有司皆得以職事進
對從容訪問以盡其情今二聖臨御四方覆人主之
位而謙恭退託疎遠群臣不行人主之事遂使百官
不敢以職事求見臣謂宜因此時明降詔書許百官
而奏公事上以盡群情之異同下以閲人才之賢否
人心不堅天道必從則久旱之災庶幾可息臣蒙國

厚恩比聞詔書引咎自責避正殿損膳分命臣僚並
走群望私心踧踖不敢遑寧輒揣天意人事影響之
應庶幾有補萬一惟陛下恕其愚僭略賜采擇取進
止

論西事狀

右臣伏見西夏頃自秉常之禍人心離貳梁氏與人
多二族分據東西廂兵馬勢力相敵疑阻日深入寇
之謀自此衰息朝廷略加招納隨即伏從使介相尋
臣禮甚至只自今年春末夏初以來始有桀心出兵
數萬掩襲涇原殺虜弓箭手數千人後歸巢穴朝廷

方事安衆難於用武接以君臣之禮加以冊命之恩
特遣使人厚賜金幣戎狄獸心敢爲侮慢輒以地界
爲詞不復入謝至於坤成賀使亦遂不遣中外臣子
聞者無不憤怒思食其肉臣忝備侍從主憂臣辱義
不辭勞況臣擢自小官列於禁近議論幾事旣其本
職感激思報宜異常人是以冒昧獻言不避罪戾庶
幾聖意由此感悟雖被譴逐臣不恨也臣竊惟當今
之務以爲必先知致寇之端由審行事之得失然後
料虜情之所在定制敵之長筭誠使四者畢陳於前
羌戎小醜勢亦無能爲也董氈本與西夏世爲仇讎
元昊之亂仁宗賴其牽制梁氏之篡神宗藉其征討
世効忠力非諸蕃之比乃者董氈老病其相阿里骨
擅其國事與其妻契丹公主殺其二妻心牟氏其大
將鬼章及溫溪心等皆心懷不服阿里骨欺罔朝廷
自稱董氈嗣子朝廷不察情僞不原逆順即以節鉞
付之謀之不臧患自此起阿里骨旣知失衆虐用威
刑衆心日離而鬼章自謂與阿里骨比肩一體頡頏
其下心常不伏夏人乘此閒隙折節下之先與阿里
骨解仇結懽令轉說鬼章舉兵入寇後誘脅人多保
忠令於涇原竊發當與旣立羽翼旣成是以敢肆狂

言以動朝聽向若阿里骨以董氈之死來告立嗣朝
廷因其所請遍問鬼章溫溪心等以惟實當立若衆
以阿里骨爲可立則旣立之後衆必無詞若以爲不
可則分董氈之舊秩以三使額授此三人阿里骨無
僥倖之命鬼章無怨望之意則夏人無與爲援安能
動搖加以數年以來朝廷本厭兵事羌中測知此意
亦以自安頃者忽命熙河點集人馬大城西關仍云
來年當築龕谷聲實旣暴虜心不寧舉兵自強畢亦
由此此所謂致寇之端由也先帝昔因梁氏篡逆之
禍舉兵誅討侵據地界爲怨至深羌虜之性重於復

讎計其思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徒以喪亂相繼兵
力凋殘陛下臨御之初意切懷納是以連年入貢以
休息其民雖有恭順之言蓋亦非其本意矣假令犯
順固猶有詞今朝廷因其承襲之後賜之冊命捐金
錢二十餘萬緡以爲之禮彼既與我有君臣之分然
後可責以忠順之節朝廷此舉於義甚長而羌虜無
謀遂肆桀傲內則其國中士民自知不直必不爲用
外則中國兵將皆有鬬志易以立功曲直之幾於此
始定雖棄捐金幣以封殖寇讎小人謂之失策而分
別曲直以激勵將士智者謂之得計此所謂行事之

得失也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狂輕
用其衆頃爲邊患皆歷歲年然而國小力微終以困
斃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內自多難而欲外侮
中原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竊謂二聖在
位恭默守成仁澤之深遠近所悉既無用武之意可
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從勢當必
從以爲狂言一聞求無不得今朝廷既已漸爲邊備
益兵練將則羌虜之心已乖本計不過秋冬寒涼之
後小小跳梁以嘗試朝廷而已若朝廷執意不搖守
邊無失則款塞請盟本無愧恥若朝廷用心不一推

務求和則求請百端漸不可忍此所謂虜情之所在
也凡欲應敵必先正名夏人初起邪謀必有一説其
一以爲慢詞既達則地界可得無窮之請因以滋彰
其二以爲雖不得地實亦無損猖狂力屈稍復求和
中國厭兵勢無不許方其不遜則張皇事勢夸示諸
戎及其柔伏則略爲恭順使中國羈縻而聽今朝廷
遣兵積粟地界之請固已不從然而號令未明逆順
未著臣恐夏人未知朝廷不憚用兵之意無以折其
姦心又恐將來姦窮力屈略修臣禮便與講和要約
不堅必難持久昔趙欲與秦爲購其謀臣虞卿以爲

從趙爲購不若從秦爲購於是東結齊人而秦人自
至區區之趙尚知出此而況堂堂中國畏避畜縮媮
於無事不一分別曲直而反聽命於羌人哉臣願陛
下明降詔書榜沿邊諸郡其大意略曰夏國頃自亮
祚喪亡先帝舉兵弔伐既絶歲賜復禁和市羌中窮
困一絹之直至十餘千又命沿邊將吏迭行攻討横
山一帶皆棄不敢耕窮守沙漠衣食併竭老少窮餓
不能自存朕統御四海均覆無外閔此一方窮而無
告遂敕諸道帥臣禁止侵掠自是近塞之田始復耕
墾既通和市復許入貢使者一至賜予不貲販易而

歸獲利無筭傳聞巻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
理朕循念孤童幼弱部族携貳若非本朝賜之策命
假以寵靈則何以威伏酋豪保有疆土是時朝士大
夫咸謂夷狄反覆心未可知使者將行言猶未已朕
有存亡繼絶之志欲修祖宗爵命諸侯之典以爲寧
人負我斷而不疑故遣使出疆授以禮命金錢弊帛
相屬於道邊人父老觀者太息以爲仁義之厚古所
未有而狼子野心飽而背德不遣謝使不賀坤成朕
以君道撫之而不以臣禮報朕天地所疾將相咸怒
朕惟狂謀逆節止其一二姦臣國人何辜當被殺戮

是以弭兵安衆未議攻討然而逆順之理不可不明
其令沿邊諸將飭勵兵馬廣爲儲峙敢有犯塞即殺
無赦彼既背逆天理不有人禍必有鬼誅姑修吾疆
以待其變臣料此命一出羌人愧畏雖未即款伏而
姦計沮屈無以號令其下諸路兵民知彼曲我直人
思致死勇氣一發邊聲自倍此必然之勢也今朝廷
日夕備邊常若寇至而但曲加隱忍不降此命使虜
衆一旦犯境終亦不免交鋒若聽臣此言要之亦不
出兵坐而待敵初無有異而使士氣感怒以思戰虜
情知難而自屈求和之請其至必速此所謂制敵之

長筭也臣竊聞朝廷近已添屯兵將增廣邊儲議絶
和市使熙河帥臣招來阿里骨鬼章溫溪心人多保
忠等此兵法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者陛下若
能餌之以金錢而寬其繩墨使將帥得盡其心間諜
得盡其力則事無不成而虜漸可制矣然有一事似
非臣所得言者但以家國厚恩不敢不盡昔熙寧元
豐之間所行政令雖未必便民然先帝操之以法齊
之以威是以令無不從而事無不舉頃者朝廷削去
苛法施行仁政可謂善矣然而刑政不明多行姑息
中外觀望靡然有縱弛怠惰之風平居無事姑以婾

安可耳今虜方不順勝負之變蓋未可知緩急之際
威令無素何以使衆臣謂宜因事正法以明示天下
臣前所言去歲大臣承用阿里骨欺罔之奏授以節
制致令鬼章懷憤入寇夏人乘釁遂命此則當時宰
相樞密使副苟簡無謀之罪也近者涇原賊馬至者
數萬殺略數千斥候不明備禦不及熙河賊退經今
累月而殺傷焚蕩之奏至今未止此則將帥弛慢不
畏朝廷之罪也陛下恬不爲怪略無責問政之不修
孰大於此中外相視以爲疑怪朝廷方將使人蹈白
刃赴湯火臣有以知其不能矣昔公孫洪爲相諸侯

有逆謀請歸侯印以塞責諸葛亮爲相任馬謖不當請自貶三等以右將軍領事蓋大臣體國不惜身自降黜爲衆行法今陛下何不取去歲冊命阿里骨與議大臣不論去位在位皆奪一官至於兩路將帥雖寄任不改而法不可廢皆使隨罪行罰以此號令四方庶幾知所畏憚政修於朝廷之上而敵人恐懼於千里之外勢之所至不足怪也今陛下未能正群臣而望西羌之畏威不可得矣臣聞范仲淹守慶州因葛懷敏之敗請以任將非人因兩府遜謝損其勲爵而後其位以激厲諸將感慰邊兵時雖不用而仲淹

之言至今惜之臣雖不敢究觀往事以爲可施於今不敢默已小臣狂僭斧鉞之誅無所逃避惟陛下裁察取進止

貼黃或言阿里骨之請命與乾順之嗣立事體無異今臣言冊命乾順爲得策而封拜阿里骨爲失計似言之未當者臣以謂不然阿里骨之請命可否在我而乾順之嗣立朝廷且不得而知況能制其可否乎故臣以乾順之命爲是而以阿里骨之命爲非不爲妄論

欒城集卷第三十九

欒城集卷第四十

戶部侍郎論時事六首

論陰雪劄子

臣伏見自去冬至今陰雪繼作罷民凍餒困斃道路聖心憂勞何所不至蓋嘗命有司發內庫之錢出司農之粟竭太府之炭以濟其急矣猶以爲未也則釋狂獄罷夫役凡可以惠民之事無不爲矣而天意不順雨雪如故臣竊惑之臣嘗觀先儒論五行之說以爲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故周之末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則天應之以燠煖秦之末周

峻刑暴斂海內重足而立則天應之以寒慄是以是亡無寒歲秦滅無燠年信如此言則朝廷之政令豈失於急歟竊惟二聖臨御以來革斂去煩施惠責己凡所措置雖未盡得而民獲其所欲者多矣苟以爲急雖三尺童子不信也然則陰雪之應其咎安在臣聞商高宗雉雊於鼎其臣祖己告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夫所謂正厥事者無常事也惟因其非而正之耳故臣竊推之古事以爲天大雷電以風而成王應之以逆周公衛國大旱而文公應之以伐邢夫親任三公非所以止風而興師伐人非所以致雨彼既爲

之不疑而天亦報之如響者誠得其時當其事耳臣竊惟近者天地之變常半歲苦旱半歲苦陰陰陽之氣一有過差浸淫爛熳而不能反今雨雪既甚久而不止則春夏之際又將復旱此其類似有以致之者古之爲政德刑並用寬猛相濟使天下懷其惠而畏其威和氣充塞而天地從之故陽不過而陰不忒自頃以來朝廷之政專以容悅爲先務上下觀望化而爲一監司之臣以不執有罪爲賢郡縣之官以寬弛租賦縱釋酒稅爲優至於省臺寺監亦未聞有正身治事以辦集聞者也何者朝廷方燕容是非以不事

事爲安靜以不別白黑爲寬大是以至此極也臣竊惟朝廷之意其始蓋欲以寬治民耳而不知姦臣猾吏乘其間以侵虐細民其弊不可勝數名雖近寬而其實則虐也陛下誠欲消復此變宜訓敕大臣使之守法度立綱紀信賞必罰使羣下凜然知有所畏苟朝廷無偏甚不舉之政則陰陽過差浸淫爛熳從而不反之氣宜可得而止也不然雖空府庫竭倉廩以賑貧窮破囹圄焚鞭扑以縱罪戾臣恐天地之意未易回也待臣罪地官以簿書米鹽爲職出位而言罪在不赦陛下傾自疏外擢臣而用之二年之間致位於此豈欲責臣齦齦以吏事自效而已哉是以冒萬死獻言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轉對狀

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臣待罪地官以財賦爲職朝夕從事今於半年耳目所接或于利病敢緣虞人守官之義庶幾百工執藝以諫謹條具本職三事昧死上獻

一臣伏見本部一月出入見錢之數率皆五十餘萬貫磬竭所得僅給經費而已稍加他用輒干求朝廷方能辦事有司惴惴常有闕事之

懼臣聞古之爲國皆食租衣稅而足降及近世始有鹽鐵酒稅之利凡郊廟朝廷祿士養兵禆邊睦隣皆色取具於此蓋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足以養人自三代漢唐至於祖宗之盛未有舍此而外求者也今四海萬里耕稼相屬而以不足爲憂臣實怪之孟子有言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臣愚無知意者朝廷之政豈有所未立故耶臣觀諸道監司自近歲以來觀望上下無復厲精之實妄意朝廷以不親細務爲高以不察姦吏爲賢於是巡歷所

至或不入場務不按有罪郡縣靡然承風惰者頹弛權歸於吏貪者縱恣毒加於民四方敖敖幾於無告其他害理而傷化者非臣之職臣不敢議也若夫兩稅征商酤榷無故虧欠者比比皆是此臣之職也欲乞陛下特降指揮令本部左曹具諸路去歲三事增虧之數其非因水旱災傷特以寬弛不職而致虧欠者擇其最甚黜免轉運使副判官罰一以勸百上意所向下之所趨也如此施行庶幾財賦漸可治矣

一臣聞漢以九卿治事唐以六曹為政漢非無尚書而唐非無卿寺也蓋事不在耳先帝法唐之故專任六曹故雖兼置寺監而職業無幾量事設官其間蓋有僅存者矣頃元祐之初患尚書省官多事少始議併省郎曹所損纔一二耳而寺監之官如鴻臚將作舊不設卿丞者紛紛列置更多於舊中外之議以此疑惑以為朝廷為人設官非為官擇人此言一出為損非細其於治體非臣所當議也而至於京師廩給之厚出於本部故臣願明詔有

裁去寺監不急之官以寬不貲之費而已

一臣聞財賦之源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為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具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斂散及時縱捨由己利柄所在所為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

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皆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為朽壞無益於算故臣願陛下舉近歲朝廷無名封樁之物歸之轉運司蓋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脚與外江綱船之類一經擘劃例皆封樁夫闕額禁軍本當以例物招置而出軍之費罷此給被初無封樁之理至於清汴水脚雖損於舊而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綱船雖不打造而雇船運糧其費特甚重複刻剝何以能堪故

臣謂諸如此比當一切罷去況祖宗故事未
嘗有此但有司固執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
斷而與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上供有期
戶部亦有賴矣
右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請戶部復三司諸案劄子
臣以愚拙待罪戶部右曹俛仰幾歲訖無云補竊嘗
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體制既殊利害相
遼恐合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昧死具三弊以聞其
一曰分河渠案以為都水監其二曰分胄案以為軍

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為將作監前件三監皆隸
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它司頃
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為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
然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之事猶為諸司所
擅深可惜也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
下事幾至太半權任之重非它司可比推原其意非以
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
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
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
為明手足賴之以為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

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況於安且
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它司分治其
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不明祖宗之意每
因一事不舉輒以三司舊職分建它司利權一分用
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為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
給財為功則不論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
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才智之臣終亦無益於算矣能
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
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
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

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凡郡之諸埽埽
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
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
歛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
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所有不相為用而轉運
司始不勝其弊矣近歲嘗詔罷外監丞識者韙之旣
而復故物論所惜此工部都水監為戶部之害一也
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事多隸
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內為軍器
監而外隸工部外為都作院而止隸提刑司欲有興

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頃歲爲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乏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爲物稍經歲月必須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使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爲戶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爲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爲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修造歲有料例遂令般運堆積以分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十幾何一歲所用

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爲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爲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徧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而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之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戶部則凡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凡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而工部工拙可得而考矣事在本職在臣不得不言如果可采伏乞付外施行取進止

貼黃三司設案舊職今分隸膳部光祿寺雖所掌飲食帳設利害非大如臣所言可采亦當如上三案分隸戶部

論開孫村河劄子

臣爲戶部右曹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匱竭不繼之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左藏見緡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略無贏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賴臣之愚怯

常恐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西羌旅距邊鄙繹騷河議失當賦役橫起三事有一大計不支雖使桑羊劉晏復生計無從出矣而況於臣之駑下乎今者幸賴二聖慈仁恭儉天地垂貺諸道秋稼稍復成熟雖京西陝西災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爲深憂羌人困窮旋聞款塞惟有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人蓄聚稍椿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敝之餘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嘆勞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在來歲天啓聖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轉運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臣平日

過憂頗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固執開河分水之說雖
權罷大役而兵功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
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者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
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
黃河之　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
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
堤防其為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
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
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朝廷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
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

二聖憂民之深為之改過不吝今乃顧惜前議未肯
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實為朝廷惜之然
臣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之策其說有三其一曰御
河堙滅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為害公
私損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虜界入海邊防失
備凡其所以熒惑聖聰沮難公議皆以三說藉口夫
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勢如登屋雖使三說
可信亦莫如之何矣況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具
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
運既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堙滅失此大利

誰則不如天實使然人力何及若議者能復澶淵故
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
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
河堙滅已一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
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漲溢淩敗秋田
濱河數十里為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既去淤厚累
尺宿麥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寄君立家以避淫
潦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勢亦
如此遠為堤防不與之爭正得漢賈讓治河之意比
之故道歲省兵夫梢芟其數甚廣而故道已退之地

桑麻千里賦稅完復為利不貲安用逆天地之性移
西流之憂為東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漲水為害之
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虜接境
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為塘水以捍胡馬之衝今河既
西行則西山一帶胡馬可行之地已無幾矣其為邊
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
虜界中造舟為梁便於南牧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
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
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為臣言
之大略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知此河入虜界

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願以此三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足復爲矣又臣訪聞今藥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嘗有數百人持板築之械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避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死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垂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冬放凍來歲春暖復調就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若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耻於不效而堅持之於上小臣急於利祿不顧可否隨而和之於下上下雷同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纔一二人耳

然事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默誰當言者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貼黃臣訪聞河北轉運司今年應副開河費用錢七萬三千餘貫粮一十七萬餘石梢草一百五十二萬餘束方災傷之後極力划刷先了河事後及經費極爲不易若使今年不與河役則上件錢粮稍草別將應副他事已自有餘深爲可惜雖已往之事不可復追而來年不可復使河北重有此費

再論回河劄子

臣頃聞朝廷議罷回河來年當用役兵開河分水臣以爲天下財賦匱竭河朔災傷之後民力未復未堪此役輒奏言不便既而採察衆議聞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到闕昌言於朝曰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下水勢奔快上流堤防無復決怒之患而下流湍駛行於地中日益深浚朝廷若以河事付臣臣請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之間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本任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三人利在回河雖言其便而亦知其難成故於議

狀之末復言若將來河勢變移乞免修河官吏責罰都下洶洶傳笑以爲口實蓋回河之非斷可知矣然近日復聞內批降付三省如云若河流不復故道終爲河朔之患外廷疏遠不知此說信否然衆心憂懼深恐羣臣由此觀望不敢正言得失臣職在財賦憂責至深不敢畏避誅戮願畢陳其說方今回河之策中外諳之熟矣雖大臣固執亦心知其非無以藉口矣獨有邊防一說事係安危可以竦動上下伸其曲說陛下深居九重群言不得盡達是以遲遲不決耳昔真宗皇帝親征澶淵拒破契丹因其敗亡與結歡

好自是以來河朔不見兵革幾百年矣陛下試思之
此豈獨黃河之功哉昔石晉之敗黃河非不在東而
祥符以來非獨河南無虜憂河北亦自無兵患由此
觀之交接夷狄顧德政何如耳未聞逆天地之性引
趨下之河升積高之地興莫大之役冀不可成之功
以為設險之計者也昔李垂孫民等號知河事嘗建
言乞導河西行復禹舊迹以為河水自西山北流東
赴海口河北諸州盡在河南平日契丹之憂遂可無
慮今者天祚中國不因人力河自西行正合昔人之
策自今以往北岸決溢漸及虜境雖使異日河復北

徙則虜地日蹙吾土日紓其為憂患正在契丹耳而
大臣過計以為中國之懼遂欲竭民力導河東流
其為契丹謀則多為朝廷慮則疏矣議者或謂河入
虜境彼或造舟為梁長驅南牧非國之利臣聞契丹
長技在鞍馬舟楫之利固非所能且跨河繫橋當先
兩岸進築馬頭及伐木為船其功不細契丹物力寡
弱勢必不能就使能之今兩界修築城柵比舊小增
輒移文詰問必毀而後已豈有坐視大役而不能出
力止之乎假設虜中遂成此橋黃河上流盡在吾地
若沿河州郡多作戰艦養兵聚粮順流而下則長艫

巨艦可以一炬而盡形格勢禁彼將自止矣臣竊怪
元老大臣久更事任而力陳此說意其謀已出口重
於改過而假此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耳不然豈
肯於天下困弊河朔災傷之後興數十萬夫費數千
萬物料而為此萬無一成之功哉夫大役既興勢不
中止預約功料有少無多官不獨辦必行科配官出
其一民出數倍公私費耗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苟民
力窮竭事變之出不可復知飢餓相逼必為盜賊昔
秦築長城以備胡城既成而民叛今欲回大河以設
嶮臣恐河不可回而民勞變生其計又出秦下異日

雖欲悔之不可得也陛下數年以來休養民物如恐
傷之今河已安流契丹無變而強生瘡痏以擾之非
計之得也故臣願陛下斷之於心罷此大役唯留神
察之自河決小吳於今九年不為不久矣然虜情恭
順與事祖宗無異陛下誠重違大臣姑復以三年觀
之事久情見大臣之言與天下之公議可以坐而察
也臣不勝區區憂國之誠干犯斧鉞死無所避取進
止

貼黃朝廷雖已遣范百祿趙君錫出按回河
利害然大臣方持其議事勢甚重中外誰不

觀望風旨百祿等雖近侍要官臣不敢保其不爲身謀能以實告也故不避再瀆復爲此奏非陛下斷之於心天下之憂未知所底也

三論回河劄子

臣近者聞有内批降付三省言黄河若不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初聞此旨中外無不驚愕以爲黄河西行已成河道大臣橫議欲變令復東異同之論方相持未決而此旨復降臣下觀望誰敢正言方衆心憂疑之際旋聞後有聖旨收入前降指揮羣臣釋然咸

知陛下虛己無心欲來公議深得古先聖王改過不吝之美正人端士始有樂告善道之意然臣竊聞近又降敕以北京封樁京東新法鹽錢三十五萬貫指揮河北收買開河梢草繼又商量調發來歲開河役兵二事既出中外復疑何者朝廷近遣范百祿等按行河事利害若開河之議可行無疑則安用遣使若猶遣使則開河之議尚在可疑今使未出門而一面收買梢草調發役兵則是明示必開也形欲令使者默喻欲開之旨臣雖愚暗竊恐非陛下虛己無心欲來公議之意也伏乞速降指揮收回買梢發兵二事使范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得以盡心覆量不至阿附大臣以誤國計今中外財賦匱竭見錢最爲難得新法鹽錢不屬户部要是百姓膏血不可輕用況河北災傷之餘明年大役決不可興雖如今歲止用役兵如臣前奏所言役苦財傷爲害已甚將來若范百祿等以開河爲便猶當計校利害寬展歲月調兵買梢皆非今歲所急若范百祿等以開河爲不便則聚兵積梢梢草輕脆稍經歲月化爲糞壤皆非計也況所用梢草動計千萬一時收買價必踴貴若止令和買則所費不訾必非止三十五萬貫可了若令

配買則河北災傷之餘民間大有陪備或生意外之患不可不慮也臣受聖恩至深至厚位下力微竊不自量再三干瀆罪當萬死不敢逃避取進止

欒城集卷第四十

欒城集卷第四十一

戶部侍郎論事時三首

乞裁損浮費劄子

臣等竊見本部近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天下所收錢穀金銀幣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今左藏庫見錢費用已盡去年借朝廷封椿米鹽錢一百萬貫以助月給舉此一事則其餘可以類推矣臣等聞古者制國之用必量入爲出使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故三十年之間而九年之畜可得而備也今者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選人

吏胥之衆率皆增廣而兩稅征商榷酒山澤之利比舊無以大相過也昔祖宗之世所入既廣所出既微則用度饒衍理當然爾今時與事變而奉行舊例有加無損今日天下已困弊矣若更數年加之以饑饉因之以師旅其爲憂患必有不可勝言者臣等備位地官與聞朝廷大計而喑默不言異日雖被誅戮何補於事故臣等願及今日明勑本部取見今朝廷政事應干費用錢物者隨事看詳量加裁損使多不至於傷財少不至於害事二聖以身率之大臣以身行之使天下曉然皆知事之當然而非朝廷有所靳惜則誰不信伏昔治平熙寧之間因時立政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爲四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爲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而爲六歲一人宗室自袒免以上漸殺恩禮天下晏然莫以爲言此則今日之成法也臣等伏乞檢會寶元慶曆嘉祐故事於本部置司選擇近臣共議其事嚴立近限責以實效法度一成數歲之後費用有節府庫漸充傳之無窮久而不弊則其於聖德實非小補也臣等愚拙不能修明職業以廣財賦冒昧獻言罪當萬死取進止

貼黃勘會頃降朝旨令本部裁減浮費前後

所減三十餘事率皆浮費之小者然所減已約及二十餘萬貫不爲無補今若事無大小並量行參酌裁損則爲利必大伏乞聖慈早賜施行

論侯偁少欠酒課以抵當子利充填劄子

臣竊見今月二十二日勑滑州韋城縣百姓侯偁少欠酒務課利等錢特許將子利並充欠數已拘收抵當契書依舊在官仍許納錢收贖所欠課利等錢與均作七年送納仍免差人監催餘人不得援例臣竊以民間欠負合催合放皆有條法上下共守凡有寬

貸皆先經戶部勘當於法無礙然後施行未有如侯
僻之比直自朝廷批下聖旨更不問條法可否一面
行下仍令衆人不得援例者本部官吏皆竊疑惟不
敢奉行深恐此令一行應干欠負之家皆懷不平之
意已具狀申尚書省乞朝廷裁酌施行去訖臣今竊
聞侯僻係皇太妃親戚二聖篤於恩愛特爲降此指
揮踈賤之臣不當更有論奏然臣職左右曹專掌坊
場法度祖宗條約當與天下共之不宜以宮禁以私
輒有撓敗臣恐此門一啓宮中遞相扳援其漸可畏
臣若失職不舉其罪大矣竊惟皇太妃供養二宮動

循禮法外廷雖踈未聞有過差之事今侯僻所欠不
過萬數千緡耳若以私親之故出捐金帛以濟其急
下足以存骨肉之恩上足以全祖宗之法天下傳誦
無復閒言公法既完國勢增重其於太妃盛德亦非
小補也臣不勝區區守法愛君之心欲乞追還前命
使天下明知朝廷不以私愛害公義干冒鈇鉞俯伏
待罪取進止

貼黃契勘人戶承買場務如有拖欠官錢已
拘收抵當在官其所收子利自合納官其拘
收抵當亦合依條出賣今所降聖旨有此遣

礙

再論裁損浮費劄子

臣等近奉勑裁減冗費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
史旁及宮室械器凡經益過多之用皆得量事裁減
唯詞官被浮費名件不少有司不得盡見未敢輒議
竊見近降詔書以方將裁損入流以清取士之路遂
命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
妃所得恩澤並四分減一欲以身先天下詔書既出
中外臣庶皆知聖明以私徇公至有感激流涕者臣
等仰測聖意克己爲人無所不可其欲裁損宮掖浮

費與裁損私門恩澤何異然而至今未見施行者蓋
有司失於建明則臣等之罪也謹案寶元二年嘗命
近臣詳定裁損冗費時諫官韓琦建言請令三司取
入內內侍省幷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
支費之目比附酌中減省其無名者一切罷去時有
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相
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支賜即許會問入內內侍
省等處施行及慶曆元年又詔入內內侍省等處取
先帝時帳籍比較近年內中用度之數以聞是時所
損浮費數目極多爲益不細臣等欲乞陛下推廣前

日減省恩澤已行之心仰法寶元慶曆祖宗已試之效使天下明知陛下節用務民自宮禁始則凡有裁損誰不心服臣等不勝區區干犯鈇鉞取進止

翰林學士論時事八首

論黃河必非東決劄子

臣去歲領戶部右曹以財賦不足而開河之議不決河北費用不貲會三上章論河流西行已成河道而孫村以東故道高仰勢決難行是時大臣之議多謂故道可開西流可塞朝廷因遣范百祿趙君錫親行相度以人情論之符合大臣則易爲言違背大臣則難爲說而百祿等旣還皆謂故道不可開而西流不可塞何也地形高下可指而知水性避高趨下可以一言而決故百祿等不敢蒙昧朝廷希合權要黨其

誠說而致之陛下陛下亦知其言明白信而行之中外公議皆以爲當今自夏秋之交暑雨頻併河流暴漲出崖由孫村東行以理言之蓋河上每歲常事耳其都水監勾當公事李偉與河埽使臣因此張皇申報以分水爲名欲因發回河之議都水監從而和之亦以僥倖欲成回河之役臣竊以爲此輩類多小人不知遠慮河若安流則無以興起功役功役不起則此輩差遣請受不可僥求惟有河事一興則求無不可而況大臣以其符合已說樂聞其事乎臣竊聞見今河道西行孫村側左大約入地二丈以來而見今申報漲水出崖由新開口地東入孫村不過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漲水而奪入地二丈河身雖三尺童子知其難矣然朝廷遂爲之遣都水使者興兵工開河道進鋸牙欲約之使東今方河水盛漲其西行河道若不斷流則過之東行實同兒戲昔鯀堙洪水汨陳五行逆天地高下之性九載而功不成鯀以殛死今一河雖小而河朔百萬生靈安危所係奈何不計利

害而輕動之哉臣願陛下急命有司且徐觀水勢所向依累年漲水舊例因其東溢引入故道以舒北京朝夕之憂其故道堤防壞缺之處略加修完免其決溢而已至於開河進約等事一切不得興功仍不許奏辟官吏調發夫役候河勢稍定然後議之不過一月之後漲水既落則西流之勢決無移理而群小妄說不攻自破矣若不待水勢稍定倉猝之間即行應副大役一起小人既得差遣請受因緣生事勢難禁止則河北之患有不可知者矣臣兄軾前在經筵因論黃河等事爲衆人所疾迹不自安急求引避臣今

出位而言正與見軾無異然不忍朝廷莫大之害而
舉朝臣僚懲創前事無有一人為陛下言者是以不
能自已狂愚率易伏俟誅譴取進止

貼黃訪聞孫村出岸漲水今已斷流河上官
吏未肯奏知朝廷臣乞特降聖旨差不干礙
官司體量聞奏

乞罷修河劄子

臣於去年嘗再具劄子論黃河漲水於孫村出岸東
流本非東決而吳安持李偉等附會大臣欺罔朝聽
欲因此塞斷北流東復故道差官調夫於今年春首

興起大役臣竊疑之是以不避煩瀆越職獻言以為
河北生靈連歲災傷不宜輕有舉動乞陛下斷之於
心力止其事是時大臣固執前議天聽高遠言不能
回臣尋被命出使契丹道過河北見州縣官吏訪以
河事皆以目相視不敢正言及今年正月還自虜中
所過吏民方舉手相慶皆言近有朝旨罷回河大役
命下之日北京之人驩呼鼓舞以為二聖明見千里
之外雖或巧為障蔽而天日所照卒無能為惟減水
河役遷延不止耗蠹之事十存四五民間竊議意大
臣業已為此勢難遽回既為聖鑒所臨要當漸還盡

罷今月六日果蒙聖旨以旱災為名罷修黃河候今
秋取旨大臣覆奏盡罷黃河東北流及諸河功役民
方憂旱皇皇之際聞命踴躍實荷聖恩然臣竊詳聖
旨不謂減水河必不可開而託名旱災曲全大臣不
欲明指其過而大臣復請遍罷諸河以蓋獨罷減水
之迹上下相蒙體實未便何者北流堤防積歲不治
近來南宮宗城等處決溢皆由堤防怯薄夏秋水漲
勢不能支都水官吏竊幸其事因以為回河減水之
說既不依常理興功貼築甚者又大計閉塞決口功
料以形比孫村回河之費意謂彼此費用相若則孫

村之役不為過當由此北流之患浸不禁止臣昨過
瀛深洺等州界吏民皆言今年若不治堤數州之民
受害尤甚至於東流故道地勢積高必不可復所聞
減水河雖不開掘每歲漲水必由此行歲歲淤高往
事可驗縱復開掘深廣河淤一上勢不復存於此施
功願是枉費國力而捨彼為此欺罔可知然臣之所
憂非特在此何者河流之不可復東若使上下誠有
不知誤興大役雖傷財害民為患不小而事有過誤
於君臣之間逆順之際未為大不便也今者大臣之
議違衆悖理決不可為而協力主張膠固為一去歲

所罷今復復行順之者任用違之者斥去雖被聖旨揩復還就以便其私陛下之言上合天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語激切中外聞者或至泣下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半由此觀之則是大臣所欲雖害物而必行陛下所爲雖利民而不聽至於委曲回避巧爲之說僅乃得行君權已奪國勢倒植臣所謂君臣之間逆順之際大不便者此事是也董仲舒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今陛下既得其所聞知然未能尊而行之臣恐群臣顒望有不爲陛下用者矣故臣願陛下有所不知知之必行

有所不行行之必盡黃河既不可復回則先罷修河司只令河北轉運司盡將一道兵功修貼北流堤岸罷吳安持李偉都水監差遣正其欺罔之罪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獨河事就緒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虛誑欺朝廷弊事庶幾漸去矣臣待罪翰苑身無言責冒昧納忠譏訶貴近罪合萬死然念頃自初任知縣蒙二聖非次拔擢首尾五年叨在禁近恩德深重群臣少比臣而不言天下無敢言者矣斧鉞之誅所不敢避取進止

貼黃訪聞修河司承受內臣鄭居簡近爲黃河故道不可復行不敢虛占本職請受乞先罷任已蒙朝廷允許以此觀之顯是修河司不消復存其吳安持李偉尚自貪祿拈權未即引去伏乞早賜罷免所有修河見司管職事即乞依去年正月二十八日已降指揮令河北轉運司結絕

訪聞修河司妄舉大役略無所益而費用錢糧物料萬數不少河北災傷之後極不易應副縱是封樁錢物亦出自民力深可痛惜臣欲乞委河北提轉不干礙官具前後所費用

過數目結罪保明聞奏所貴朝廷上下具知蠹害之實令後慎於興作

北使還論北邊事劄子五首

一論北朝所見於朝廷不便事

臣等近奉使出疆見北界兩事於中朝極爲不便謹具條列如後

一本朝民間開版印行文字臣等竊料北界無所不有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傳語臣轍云令兄內翰(臣諱)觀眉山集已到此多時內翰何不印行文集

亦使流傳至此及至中京度支使鄭顓押燕為臣轍言先臣洵所為文字中事迹頗能盡其委曲及至帳前館伴王師儒謂臣轍聞常服伏苓欲乞其方蓋臣轍嘗作服伏苓賦必此賦亦已到北界故也臣等因此料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傳在彼其間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論言朝廷得失軍國利害蓋不為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視印行戲褻之語無所不至若使得盡流傳北界上則洩漏機密下則取笑夷狄皆極不便訪聞此等文字販入虜

中其利十倍人情嗜利雖重為賞罰亦不能禁惟是禁民不得擅開板印行文字令民間每欲開板先具本申所屬州為選有文學官二員據文字多少立限看詳定奪不犯上件事節方得開行仍重立擅開及看詳不實之禁其今日前已開本仍委官定奪有涉上件事節並令破板毀棄如一集中有違只毀篇犯之文不必毀全集詳不實亦節法如此庶幾此弊可息也

臣等竊見北界別無錢幣公私交易並使本朝銅錢沿邊禁錢條法雖極深重而利之所在勢無由止本朝每歲鑄錢以百萬計而所在常患錢少蓋散入四夷勢當爾也謹案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土皆產鐵見今陝西鑄折二鐵錢萬數極多與銅錢並行而民間輕賤鐵錢十五僅能比銅錢十而官用鐵錢與銅錢等緣此解鹽鈔法久遠必敗河東雖有小鐵錢然數目極少河北一路則未嘗鼓鑄臣等嘗聞議者謂可於三路並鑄鐵錢而行使之地止於極邊諸州極邊見在銅錢並以鐵錢兌換般入等夔州軍如此則雖不禁錢出外

界而其弊自止矣伏乞下戶部令遍問三路提轉安撫司詳講利害如無窒礙乞早賜施行惟河東路極邊數郡訪聞每歲秋成必假銅錢於北界人戶收糴乞令相度若以紬絹優與折博有無不可此計若行為利不小

二論北朝政事大畧

臣等近奉勑差充北朝皇帝生辰國信使尋已具語錄進呈訖然於北朝所見事體亦有語錄不能盡者恐朝廷不可不知謹具三事條列如左

北朝皇帝年顏見今六十以來然舉止輕健飲

咱不爽在位既久頗知利害與朝廷和好年
深蕃漢人戶休養生息人人安居不樂戰鬬
加以其孫熙王幼弱頃年契丹大臣誅殺其
父常有求報之心故欲依倚漢人託附本朝
為自固之計雖北界小民亦能道此臣等過
界後見其臣僚年高曉事如接伴耶律恭燕
鄭顓之流皆言及和好咨嗟歎息以為自古
京三司使王經副留守耶希古中京度支使
所未有又稱道北朝皇帝所以館待南使之
意極厚有接伴臣等都管一人未到帳下除

翰林副使送伴副使王可難帳下不數日除
三司副使皆言緣接伴南使之勞以此觀之
北朝皇帝若且無恙北邊可保無事惟其孫
燕王骨氣凡弱瞻視不正不逮其祖雖心似
向漢未知得志之後能彈壓蕃漢保其祿位
否耳

一北朝之政寬契丹虐燕人蓋已舊矣然臣等訪
聞山前諸州祗候公人止是小民爭鬬殺傷
之獄則有此弊至於燕人強家富族似不至
好此契丹之人每冬月多避寒於燕地牧放

住坐亦止在天荒地上不敢侵犯稅土兼就
役頗輕漢人亦易於供應惟是每有急速調
發之政即遣天使帶銀牌於漢戶須索縣吏
動遭鞭箠富家多被強取玉帛子女不敢愛
惜燕人最以為苦兼法令不明受賕鬻獄習
以為常此蓋夷狄之常俗若其朝廷郡縣蓋
亦粗有法度上下維持未有離析之勢也

一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講其書每夏季輒會諸
京僧徒及其群臣執經親講所在修蓋寺院
度僧甚眾因此僧徒縱恣放債營利侵奪小

民民甚苦之然契丹之人緣此誦經念佛殺
心稍悛此蓋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

右謹錄奏聞乞賜省閱亦足以見鄰國向背得失情
狀取進止

三乞罷人從內親從官

臣等近奉使北朝竊見每番人從內各有親從官二
人充牽攏官訪聞自前牽攏官並只是宣武長行不
差親從官止於近歲始行差充緣親從官多係市井
小人既差入國自謂得以伺察上下入界之後恣情
妄作都轄以下望風畏避不敢誰何雖於使副亦多

塞傲夷狄窺見於體不更昨來左番有李寔一名見
作過犯已送雄州枷勘施行錄選差使副責任不輕
謂不須旁令小人更加伺察況已有譯語般使別具
語錄足以關防欲乞今後遣使其牽攏官依舊只差
宣武長行更不差親從官取進止
四乞隨行差常用大車
臣等近奉使北朝每番於車營務差到車六兩般載
官司合用諸物其車多是低小脆惡纔行一兩程即
致損壞沿路不輟修完僅能到得雄州極為不便蓋
為國信內有鞍轡等匣舊例不使常用大車須得別

準備此車專充入國既居常不使風雨暴露積久損
爛臨時差撥但取數足致有此弊竊見每歲按送伴
臣使只使常用大車頗極牢壯今若令入國亦只選
差常用大車四乘令勾當使臣等自辨葦竹於車箱
前後夾縛安置諸匣別無不便免使沿路修車煩擾
州縣極為穩便取進止
五乞立差馬及駞日限
臣等近奉使北朝竊見一行所用馬及橐駞並於太
僕寺及駞坊差撥檢會條貫俱未有差撥日限由此
坊監公人例於使副臨起發日然後差撥蓋逐坊監

多有病患駞馬本處避見倒死科較利在臨時差撥
雖要期限迫促入國使副雖知不堪無由退換以此
入界之後經涉若寒嶮遠多致倒死有誤使事欲乞
今後所差入國駞馬並於起發半月以前差定仍即
時關報使副令看驗揀擇取進止
為旱乞罷五月朔朝會劄子
臣伏見去冬無雪今歲春夏時雨絕少二麥不收秋
種不入旱勢闊遠嵗事可慮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
帝陛下聖心焦勞禱請備至發倉粟留上供米以救
饑饉苟可利民無所愛惜而天意未回旱氣日甚臣

實憂之竊惟古之明君遇災恐懼內既竭其誠心齋
用勑分以濟民厄外必避殿減膳廣求直言以答天
意今二聖既勤其內而外事未修五月之旦將御之
德朝群臣臣恐九重之祕憂懼之實民莫得知徒見
陛下晏然坐朝臨御大衆民愚無知或謂陛下不畏
天災不卹民瘼人心一疑天意弗順以此救旱所損
大矣臣愚伏願陛下舉行祖宗故事明照有司罷朔
會避正殿損常膳令百官吏民皆得上封事指陳時
政闕失如此施行雖未得雨而人知陛下實畏天戒
不吝改過群情悅伏神亦將助以此救旱非小補也

近日執政大臣雖曾奏乞辭罷職任以答天變而所請未力無益於事今若陛下既自引咎則大臣勢難獨止雖未可遽從若且例降一官俟得雨而後君臣協心災庶可止臣備位禁林心有所見不敢緘嘿或加采納乞不出臣此章只作聖意行下於體尤便取進止

欒城集卷第四十一

欒城集卷第四十二

御史中丞論時事七首

乞舉御史劄子

臣以空疎備位執法當得僚佐以助不逮竊見兩院御史見止三人而兩人辭免未入不獨言者寡少於朝廷得失有所不盡而六察所治事務至煩力有不及則百司怠廢頃者員缺不補動經歲月衆論莫不疑怪臣竊見唐制臺官皆大夫中丞自辟有不由此除授勅命雖行皆拒而不納至本朝雖稍損其舊然亦必令本臺與兩制分舉而人主自擇其可者用之

初無執政用人之法也然人才之難非獨今日故自唐太宗以來蕪設監察裏行以待資淺之士而祖宗舊制亦許用京朝官知縣以上立法稍寬易於應格近日舉法須得實歷通判一考人物衰少莫甚於今而獨於言事官重爲艱阻實未允當臣頃在內外制見每有詔下同列相視患無合格可舉之人所舉既上又多不用却於前任臺官中推擇任使雖云舊人不免出自執政所可殊失祖宗博舉之意臣今欲乞並詔本臺及兩制依放舊制舉升朝官初任通判以上或第二任知縣（通判以上及縣人所舉各半）物從聖意選擇補足

見闕仍依舊置監察裏行所貴祖宗選任臺官舊法不至隳壞而綱紀之地易於得人亦免遺曠取進止

乞罷熙河修質孤勝如等寨劄子

臣伏見西夏輕狡屢臣屢叛爲患莫測昨與延安商量地界遷延不決指歸本國招之不至邊人之議始謂地界自此不可復議而坤成賀使亦當不至矣今者天誘其衷使者既已及境而地界復議如故方其未遽告絶招懷之計猶可復施此實中國之利也然臣恐朝廷忽而不慮不於今日窮究端由窒其釁隙必俟邊患既起而後圖之則無及矣臣聞熙河近日

創修質孤勝如二堡侵奪夏人御莊良田又於蘭州以北過河二十里議築堡寨以廣斥候夏人因此猜貳不受約束其怨毒邊吏不信朝廷不言可見矣彼以歲賜至厚和市至優是以勉修臣節其實非德我也使之稍有便利豈肯帖然不作過哉何者中國既失大信則夷狄不可復責故也臣竊惟朝廷之於西夏棄捐金帛割裂疆土一無所愛者累年于茲矣而熙河帥臣與其將吏不原朝廷之心徼求尺寸之利妄覬功賞以害國事深可疾也頃年熙河築西關城發言次築龕谷鬼章疑懼遂舉大兵攻擾一路瘡痍至今未復今既城質孤勝如其勢必及龕谷夏人驚疑正與鬼章事同由此言則之曲在熙河非夏人之罪也夫蘭州之爲患所從來遠矣昔先帝分遣諸將入界李憲當取靈武畏怯不敢深入遂以此州塞責自是以來築城聚兵完械積粟勞費天下動以千萬爲計議者患之久矣好事之臣因此請求遺利以爲金城本漢屯田舊地田極膏腴水可灌漑不患無食患在不耕不患不耕患無堡障凡西關龕谷質孤勝如與過河築城皆所以爲堡障也從來熙河遣兵侵耕此地皆爲夏人所殺況於築堡致寇無疑而朝廷

恬不爲怪坐視邊釁之啓深可惜也夫蘭州不耕信爲遺利矣若使夏人背叛則其爲患比之不耕蘭州何翅百倍故臣以爲朝廷當權利害之重輕有所取捨況蘭州頃自邊患稍息物價漸平比之用兵之時何止三分之一若能忍此勞費磨以歲月徐觀閒隙族夏人微弱决不敢爭乃議修築如此施行似爲得策臣不知邊臣何苦而爲此怨匕也昔唐明皇欲取吐蕃石堡城隴右節度使王忠嗣名將也以爲頓兵堅城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酬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快忠嗣由此得罪其後帝使哥

舒翰攻拔之雖開屯田徙軍實不爲無補而士卒死
亡略盡皆如忠嗣之言唐史以爲深戒此則今日之
龜鑒也若朝廷不用臣言臣料夏人久必復叛用兵
之後不免招來其爲勞耻必甚今日敵人強梁則畏
之敵人柔伏則陵之恐非大國之體也惟陛下留神
省察取進止

貼黃臣聞朝廷欲遣孫路以點檢弓箭手爲
名因商量熙河界至臣觀孫路昔在熙河隨
李憲等造作邊事由此蒙朝廷擢用深恐路
狃習前事不以夏人逆順利害爲心而妄國

蘭州小利以失國家大利伏乞明賜戒敕若
因界至生事別致夏人失和勞民蠹國罪在
不赦

乞分別邪正劄子

臣竊見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羣枉上有忠
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
中外帖然莫以爲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
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
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
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至

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
人作易内陽外陰内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内陰外
陽内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
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使無失其所
不至忿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
桓溫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爲
政以三桓分莅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
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
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内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
桓氏而寘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

不能保其身而況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
養小人爲自便之計既小人内有所主故蔡確邢恕
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
之失凡在内臣僚例蒙推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爲侍
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
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爲朝
廷斂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爲小人雖決不可任
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
廢寵祿恩賜當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
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溫伯爲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

進言持爲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稟進臣嘗論溫伯之爲人粗有文藝無它大惡但性本柔彩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顧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便流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爲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爲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溫伯則過至爲朝廷遠慮則未爲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愼用左右之近臣毋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一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爲安意爲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

博采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敦斯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取進止

論執政生事劄子

臣聞宰相之任所以鎭安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職賞罰各當其實人主垂拱無爲以享承平之福此眞宰相職也臣竊見近者執政進擬鄧溫伯爲翰林學士承旨除命一下而中書舍人不肯撰詞給事中封還詔書御史全臺兩省諫議皆力言其不可議論洶洶經月不定而執政之意確然不回溫伯旣仍舊就職而言者並獲美遷質之公議皆不曉其故若謂執政誠是耶則給舍臺諫並係所選豈其皆非若以論者誠非耶則不加黜責並獲優寵進退無據是以公議皆謂朝廷自知其非但重於改作而已今者謗議未息又復進擬禮部侍郎陸佃兵部侍郎趙彥若權本部尚書中書舍人二人復相次封還陸佃之命臣竊惟此二事本非朝廷急切之務勢須必行者也上既不出於人主下又不起於有司皆由執政出意用人致此紛爭內則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厭於煩言焦勞彌月下則侍從要司失其舊職綱紀

廢壞至於賞罰顚倒頃所未聞臣不知爲政如此得爲鎭安中外安靖朝廷者乎頃者諸曹侍郎闕人朝廷始擢用諸卿監爲權侍郎蓋以不權侍郎則本曹公事闕官發遣如禮兵諸部事至簡少雖無侍郎但責郎官亦自可了況侍郎旣具而復權尚書此何說也若謂侍郎久次當遷尚書臣不知尚書久次當遷遷執政乎此則爲人擇官而非爲官擇人之意也臣待罪執法竊慮聖意未經究察但見執政屢試有司而自伸其意使羣臣無由自明今後更有如此等事無敢守法爲陛下明白是非者是以區區獻言不覺

煩瀆罪當萬死取進止

論言事不當乞明行黜降劄子

臣聞孟子有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故祖宗朝凡任臺諫言而見聽則居職言而不用則黜罷理之必至前後悉然惟有去年臺諫論回河不當言既不從而言者皆獲美遷今年復論鄧溫伯不可任翰林承旨言既不效而言者亦並進職雖人臣迫於朝命黽俛就位而中外觀望不知曲直所在爲損不細誠使朝廷偶有過舉聞善而改適足以增開納之光其或言者論事不當據法罷

免亦足以示進退之公今者不辨是非一加進擢朝廷則負諱過便私之毀臣下則被苟簡懷祿之非風俗漸成士節陵替載之史冊不爲美事臣今待罪執法才力疲駑何能發明然在職思憂不敢不勉若所言中理望陛下力賜主張行之無吝一有不當亦乞明加流竄以懲妄言惟乞勿爲隱忍包含之計使臣望俱受其謗不勝其幸取進止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今月二十三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竊觀聖意類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機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謬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爲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皋陶不仁者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

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爲詳密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卦爲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爲姤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與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

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坰牧天下無

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踧踖若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

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寘之於外恩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睥睨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遂以為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

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為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它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為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與同反覆為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皐陶

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既徙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待止如此則異同之迹亦復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為善也臣受恩深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取進止

再論熙河邊事劄子

臣近以熙河帥臣范育與其將吏种誼种朴等妄興邊事東侵夏國西挑青唐二難並起禍故莫測乞行貶降至今未蒙施行臣已別具論奏臣竊復思念熙

河邊釁本由誼朴狂妄覬幸功賞今育雖已去而誼朴猶在新除帥臣葉康直又復人才凡下以臣度之必不免觀望朝廷為誼朴所使若不並行移降則熙河之患猶未可知加以朝廷議論亦自不一臣請詳陳本末而陛下察之昔先帝始開熙河本無蘭州初不為患及李憲違命剏築此城因言若無蘭州熙河決不可守自取蘭州又已十餘年今日欲築質孤勝如以侵夏國良田遂言若無質孤勝如蘭州亦不可守展轉生事類皆浮言蓋以邊防無事將吏安閑若不妄說事端無以邀求爵賞此則邊人之常態而自古之通患也今若試加詰問理則自窮何者二寨廣狹幾何所屯兵甲多少夏人若以重兵掩襲其勢必難保全既克二城乘勝以擊蘭州則蘭州之危何異昔日今朝廷不究其實而輕用其言以墮大信夏國若因此不順外修朝貢以收賜予之利內實作過以收鹵獲之功臣恐二寨所得地利殊未足以償此臣所謂質孤勝如決不可城者由此故也昔先帝綏御西蕃董氈老而無子趙醇忠其族子也先帝嘗遣苗履多持金幣以醇忠見之是時聖意蓋有在矣事既不遂而董氈尋病遂為阿里骨所殺阿里骨本董氈

之家奴先亂其家次取其國董氈之臣如鬼章溫溪心等皆有不服之志此實一時之機會也是時朝廷若因機投隙遣將出兵擁納醇忠則不世之功庶幾可立而一時大臣不知出此遽以旄鉞寵綏篡奪之臣使得假中國爵命之重以役屬蕃部臣主之勢由此而堅然自是以來頗亦外修臣節未顯背畔之迹而育等欲於此時復舉前策蓋已踈矣昔曹公既克張魯劉曄言於公曰公既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劉備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誠因其傾而壓之蜀可傳檄而定若小緩之蜀人既定據險守要不可犯矣公

不從居七日間蜀中震動公以問韓肆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夫機會一失七日之間遂不可爲今乃於數年之後追行前計亦足以見其暗於事機而不達兵勢矣臣聞种諤昔在先朝以輕脫詐誕多敗少成當爲先帝所薄今誼朴爲人與諤無異誼於頃歲偶以勁兵掩獲鬼章以此自負而西蕃懲於無備久作隄防亦無可乘之勢況育自到任屢陳此計咫尺蕃界誰則不知臣謂兵果出境必有不可知之憂矣兼聞近日擅招青唐蕃部數以千計納之則本無朝旨未有住坐之處却之則於彼爲畔必被屠戮之苦據

此專擅罪名不輕臣不曉朝廷由加保庇其意安在若不並行責降臣恐朝廷之憂未有艾也借使阿里骨因此怨叛結連夏人同病相卹更出盜邊羽書交馳勝負未決當此之時大臣相顧不敢任責而使聖君聖母憂勞於帷幄之中雖食主議者之肉復何益乎臣所謂阿里骨決不可取者由此故也凡此二事皆國家安危邊民性命所係禍機之發間不旋踵故臣願陛下奮發英斷黜此三人外則使異域知此狂謀本非聖意易以招懷內則使邊臣知賞罰尚存不敢妄作此當今所宜速行者也然臣尚謂熙河違此

破壞彼此相疑却欲招納令就平帖非得良帥未易可也臣觀葉康直之爲人深恐未足倚仗何者康直頃緣權貴所薦節制秦鳳秦鳳邊回至俠號爲無事而康直於前年冬無故長修甘谷城致令夏國大兵壓境兵役已集康直恐懼不敢興功妄以地凍請於朝廷役既不成虜兵乃去既無將帥持重之略而當熙河擾動之秋臣恐陛下西顧之憂未可弭也要須徙置它路更命熟事老將以鎮熙河仍特賜戒敕使知朝廷懷柔遠人不求小利之意如此而邊患庶幾小息矣取進止

貼黃葉康直頃歲差知秦州中書舍人曾肇諫議大夫鮮于侁皆言康直昨因兵興調發芻粮一路騷然及令兒男摑取客販斛㪷貨賣及建言欲由涇原路入界和顧事乘人夫爲知永興軍呂大防所奏有遺詔赦先帝欲深寘於法康直素事李憲憲營救得免按其爲人如此今熙河方反側未安而付之此人中外知其不可也

种朴昔因永樂喪師之後父諤權領延安之日與其親戚徐勳燔爲諤奏妄自保明勞效

仍邀取諸將賂遺并奏其功先帝覺其姦詐欲加極典旣而釋之並特降官落職停替譴因此憂恚發病至死狂妄如此若不加貶責臣恐熈河終未寧靖也

欒城集卷第四十三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九首

再論舉臺官劄子

右臣等近准尚書省劄子勘會御史中丞蘇轍侍御史孫升同舉到監察御史貳員內壹員不曾實歷通判不應條壹員與執政官礙親七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轍孫升同別舉官二員聞奏者撿會元祐三年六月九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左右司諫左右正言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通判資序實歷一年以上人舉官准此臣等竊見後來所用諫官如吳安詩劉唐老司馬康三人並非實歷過判之人緣上件所降朝旨係諫官御史並用實歷通判一年即無分別今來人才難得之際若臺官獨拘苛法必至闕官況自立法以來前後本臺及兩制官並不舉到實歷通判可用一人以塞明詔足見臣法難以久行伏乞特依近用諫官體例於臣等前來所舉人中選擇除用免致言事之官久闕不補於體不便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三論熈河邊事劄子

臣近論奏范育以措置邊事乖方召還為戶部侍

賞罰倒置乞行責降仍乞罷种誼种朴本路差遣更擇熙河師臣使之懷柔異類謹修邊備雖蒙聖旨罷育戶部而使還領熙河其於邊事一皆如故臣方以爲憂旋聞賀孫勝如二寨近日以爲夏人出兵平蕩臣本儒生不習軍旅妄以人情揆度以爲熙河創見於非守把之地修築城寨理既不直必生邊患言未絕口而夏國人兵既已破城而歸矣臣謹案二寨雖昔嘗興置至元豐五年並已廢罷與羅兀永樂等城無異今欲復行修築生事致寇理在不疑而熙河諸將意欲侵奪良田収耕穫之利以守蘭州而不顧夏

國爭占之害計其所得不補所亡不待臣言事已可驗然臣竊語夏國所遣坤成使臣適至京師而國中遂敢舉兵攻城略無所忌者意謂築城之役曲在熙河雖朝廷之重亦必不敢無名皆罰其所故也邊計一失遂爲夷狄所侮可勝歎哉如臣愚見謂宜速擇良帥俾往綏靖一路至如聚粮添屯之類亦必隨事應副以備不虞今育與誼朴猶在木足觀其輕敵無謀貪功睎賞必更妄起事端以蓋前失關陝之憂未可知也況育等欲納趙醇忠謀已宣露爲阿里骨所然二難交至可無慮乎昔李德裕議討劉稹同列有異議者德裕請曰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今中外皆謂守信固盟中國之利若大臣有欲專任育等不顧邊患者臣願陛下以德裕之請要之若能如此即用其計事定之日按行賞罰則朝廷綱紀庶幾尚在也取進止

貼黃臣竊見朝廷久不明辨是非必行賞罰故羣臣輕易造事去年議回黃河所費兵夫物料不可勝計功卒不成而議者仍舊在職略無責問臣下習見朝廷刑政如此故敢輕造邊釁臣乞陛下以河事爲戒與大臣熟議

必令任責不辭然後舉事

三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聞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能推至誠之心而加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況於斯人誰則不服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隨時弛張改革弊事因民所惡屏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羣黨自作浮議近者德音一發衆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嚮惟二聖勿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衛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苟存至誠不息之志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

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蕃布列中
外豈免覬倖若朝廷施設必當則此輩覬望自消昔
田蚡爲相所爲貪鄙則竇嬰灌夫睥睨宮禁僥倖有
功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則廖立李嚴雖流徙邊郡
終身無怨此則保國寧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
由者也臣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
在州郡民物粗安若朝廷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邀
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
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憂蓋亦不足慮
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

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汩五行之理
及陛下再遣官吏按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經
今累歲回河雖罷减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
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徠之厚惟恐失
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
奪其節鉞功未可覬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
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隙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
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者也昔嘉
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
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

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
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顧顧法
有所未盡但當隨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
存顧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爲
便差法一行郎將差足顧法雖在誰復肯行臣頃奉
使契丹道出河北官吏皆爲臣言豈朝廷欲將賣坊
場錢別作支費耶不然何故惜此錢而不用殫民力
以供官此弊四驗爲損非細又熙寧顧役之法三等
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
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

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顧法之行最爲其
便及元祐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惟是中等
則反爲害臣請且借畿內爲比則其餘可知矣畿縣
中等之家大率歲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
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縣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
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
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
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顧役
十年所供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
今法爲害而熙寧爲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戶等六色

役錢只得支雇役不及三年處州役而不及縣役覓剩役錢只得通融隣路隣州而不得通融隣縣人户願出錢顧人充役者只得自顧而官不爲顧如此之類條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在反復幸國之失有以籍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執政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

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内蒙福上下所同所有衙前差役二事臣方根究詳悉續具聞奏臣不勝區區冒昧聖聽伏俟誅譴取進止

四論熙河邊事劄子

臣論范育种誼等不可留在熙河章三上矣而朝廷不從臣亦言之不已不審陛下亦嘗察其故否臣初論育措置邊事失當不合遷戸部侍郎朝廷既追寢成命臣亦粗可以塞言責矣育知熙州誼知蘭州皆非今日之命臣雖不言於臣職事非有害也而臣再三干瀆聖聽誠有説也方今太皇太后陛下聽政於帷幄之中皇帝陛下育德於恭嘿之後欲以仁覆天下則有餘欲以武服四夷則不足利在安靖不利作爲而大臣欲聽育等狂謀以興邊事使夏人由此失和兵難不解當此之時欲相率持羽檄决計於簾前此臣所以寒心者一也元祐以來朝廷懷柔夏人如恐不及地界之議將成而絶者屢矣頃者朝命許以二十里爲界彼既忻然聽從而熙河幸其聽從之間於四十里之外修築已廢舊寨奪其必争膏腴之地版築未移戎馬即至而二城不守矣今若不問枉直

所在興忿恚之師爲必取之計則関陝兵禍漸不可知若自知不直雖不復争而留育等守之一則夏國懷疑終不信向二則育等積憤耻功不遂妄造事端以蓋前失患終不弭況復育等既結阿里骨之恐二隙交構勢尤可虞此臣所以寒心者二也非此二事憂患迫切育等瑣瑣臣豈屑以爲言哉然臣所言於育等三人亦止是各移降差遣及育作待制差緩數年而已於其私計無多損也臣愚以謂方論國事宜且先公後私以全大計不勝區區孤忠愛國再三干瀆天聽伏俟斧鉞取進止

論吏額不便二事劄子

臣頃於門下中書後省詳定吏額文字已具進呈後來都省吏額房別加改定施行其間二事最爲不便人情不悅是致六曹寺監吏人前後經御史臺論訴者不一本臺亦曾爲申請終未見果決行下臣昔既手綜其事今又目覩所訴理難默已謹具條列如後

一自官制以來六曹寺監吏額累經增添人溢於事實爲深弊臣既詳定即依先降指揮取逐司已行兩月生事分定七等因其分簹以立人數然是時逐司之吏僅三千人皆懼見沙

汰不肯供具臣遂稟白三省執政言事干衆既懷疑懼文字必難取索雖或以朝廷威勢逼令盡供及至裁損必致紛競於體不便不若且據事實立成定額俟將來吏人年滿轉出或死亡事故更不補塡及額而止如此施行不過十年自當消盡雖稍似稽緩然見在吏人知非身患必自安心極爲穩便當時執政率皆許諾遂於元祐二年十一月內具狀申尚書省其略曰今來參定吏額本欲稱事立額量力制祿唯務人人放實事務相稱即非苟要裁損人額及減廪祿縱人額實有可損亦候他日見闕不補即非便於法行之日經有減罷若非朝廷特降指揮曉諭本意終恐人情不以爲信致供報不實虛陷罪名尋准當月九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所申臣等遂備坐出牓曉示逐司自此數月之間文字齊足方得裁損成書却被吏額房還廢上件聖旨指揮將所減人數便行裁撥失此信令人情洶洶又緣此任永壽等得騁其私意近下人吏惡爲上名所壓者即爲撥上名於

他司謂即左選爲下名樂毅崔吏額房蒸爲擬上名孔仲卿等於考功之類是也閑慢司分欲遷入要局者即自寺監撥入省曹欲大理寺孫任永壽親情信等十人入考功之類是也中任情紛亂弊倖百出由此諸人多被排斥以至失所凡所訴說前狀已具開陳下則衆口怨謗感傷和氣上則朝廷失此大信今後雖有號令誰復聽從臣今欲乞只依前件聖旨將所損人額直候他日見闕不補是在人數且依舊安存況尚書左選撥到兵部手分近已准都省指揮發遣歸元來去處伏乞檢會此例一體

施行

一六曹寺監吏人多係官制以前諸司名額其請受多少及遷轉出職遲速高下各各不同及官制後來分隸逐司一司之中兼有舊日諸司之吏臣詳定之日與衆官商量以謂若將舊日諸司之吏納入今日逐司各額則其請受遷轉出職參差不齊理難均一蓋將逐司數種體例併為一法其勢非薄即厚非下即高若不虧官必至虧私虧官則然而不言虧私則不免爭訴俱為不便況今舊司吏人並

權新額請受許從多給遷補出職皆依舊司並有見行條貫若且依此法可以不勞而定及吏額房創意改更務欲一例從新以顯勞效遂除見理舊司遷轉已補最上一等名目見理年選更無遷轉職名之人即聽依舊條出職若就選試補填闕者令候降到新法施行所有依舊司遷補出職指揮更不行用緣緣舊諸司吏人根源各別立法不同不可槩以一法新法雖工止於一法而已以待新法吏人則可以待舊法吏人則不幸者必衆求

其無訟不可得矣見今刑部田舜賢等經臺理訴勢必難抑欲乞止依後省所用舊條庶幾便可止絕

右臣聞孔子論為政之本欲去兵去食而存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初議吏額羣吏疑懼陛下與二三大臣既令臣等明出牓示告以將來雖有所損直候見闕不補聖旨明白人謂信然競出所掌文案輸之有司臣類之以立條例會未逾歲書入他司凡有所損即行裁撥棄置大信略無顧惜此正先聖之所禁也兼前件二事如後省所定皆人情所便極

為易行如吏額房所定皆人情所不便極為難守今棄易即難以招詞訴又政事之大失也伏乞聖慈速命有司改從其易以安羣吏之志取進止

乞差官權戶部劄子

臣伏以戶部財賦出入之地天下之劇曹而民之司命也一日不治百日將亂今權尚書梁燾方辭免不出而兩侍郎皆新除未到獨一韓宗道以刑部兼權則是平日四人職事并在一人況刑部事繁宗道之入戶部止及半日而已本部官吏自來日出視事幾至日沒而罷今既無所統領郎官多相隨早出及議

論不一凡事無所取決以致文移壅滯因禁稽留臣
愚以謂方正官未到之間當更差一二人特暫權攝
令學士給舍共有六人職事稀簡宜擇詳熟吏事者
俾權其職庶幾財賦重事不至曠廢取進止

三論舉臺官劄子

臣近准勅與孫升同舉監察御史二人尋准尚書省
劄子以一員不曾實歷通判令别舉官聞奏臣檢會
元祐三年六月八日聖旨左右司諫左右正言殿中
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通判資叙實歷一年
以上人舉官准此臣竊詳上條本爲朝廷除授而設

後來朝廷所除諫官如吳安詩劉唐老司馬康二人
皆未曾實歷遂再奏乞比附施行尋又蒙尚書省劄
子令依條别舉臣退後思念豈以除諫官皆出聖意
故得不依條法舉臺官出於有司故不得援例邪竊
惟前件三人惟司馬康故相光之子光被眷任最深
康亦素有清譽或爲二聖所知至於吳安詩劉唐老
此二人者何緣得被聖眷若非大臣進擬或容有薦
導陛下何緣知之竊謂本臺所舉亦合依例施行况
朝廷前後所用百官亦多不應格豈固違法蓋不得
已也若獨於臺官固執近法中外必以爲疑伏乞檢
會前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堂除太寬劄子

臣頃權吏部尚書竊見京朝官以上皆使一年以上
闕大小使臣及選人皆使二年以上闕雖闕少員多
事不得已而待闕之人已不免咨怨近者復見堂除
人亦有待闕及一年以上者人情驚駭昔所未見蓋
祖宗朝堂除舊例見闕然後差除因事然後超擢所
除既有限量故用闕不至久遠近歲監司以上員數
至多而猥更擢人以至衍溢所擢未必勝舊徒使監
司闕額不足以應副來者而已至於知州以下舊人

未減新人日增蓋由于謁成風除授無法雖稱以才
擢用其實未免緣故至於待闕久近所任閑劇衆口
議評皆爲之説只如開封司録舊用歷知州人頃自
郭畯之後未及三年而迭用陳該張淳陳元直二人
率皆資望輕淺政績未聞已見新故相代輕用堂除
於此可見及諸寺丞例亦如此臣欲乞今後謹守祖
宗故事凡堂除皆俟有闕方差粗見今堂除人輪環
充補其新擢用者皆須功譽顯著然後得差蓋用人
法要須員闕相當未聞無闕添人謂之擢才濟用者
也如此數歲若見闕稍多然後量闕選才理無不可

可廢使堂除官吏不復待闕與四選稍與亦旌勸之
義也取進止

論前後處置夏國乖方劄子

臣前後四次論熙河處置邊事乖方乞移范育种誼差遣至今未蒙施行然臣前所論止言見今措置之非未及已往根本之失若默而不言竊恐聖明尚有未曉再三煩瀆罪合萬死臣竊觀朝廷前後指揮方夏人猖獗寇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多方徵求苟欲自利以此凡所與奪多失其宜何者元祐三年朝廷遣使往賜册命而夏

人公然桀傲不遣謝使再遣兵馬蹂踐涇原朝廷方務遵養不復誅討於四年始復遣使奏乞以所賜四寨易塞門蘭州朝廷雖不聽其所乞然即為改易前詔不候分畫地界先以歲賜予之仍令擬銜以三省密院意旨開喻來使及言所納永樂陷沒人口既經隔歲月或與元數不同並許據數交割及所立界至雖有自來遠近體例或山斜不等不許邊臣固執爭占凡此三事皆夏人奏請之所不及而朝廷迎以與之者也及鄜延路乞依夏人所請用綏州舊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之間量築堡鋪十里之外並為荒閑近黃河者仍以河為界朝廷一一聽之臣竊見先朝分畫綏州之日界至遠近責令帥臣相度保明往反審實乃從其說今所畫界首起鄜延經涉環慶涇原熙河四路朝廷更不委逐路審覆即以鄜延一路所見便利指喻夏人號令一布無由復反至今夏人執以為據此則臣所謂朝廷方夏人猖狂寇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者也至於熙蘭所謂欲以蘭州黃河之北二十里為界臣竊謂過河守把勢已艱難使占蕃地理尤不可仰料朝旨必不敢依唯所言定西通西通渭等城外弓箭手耕種地遠者七八十

里近者三四十里不可以二十里為界邊臣雖為此說然識者或謂蘭州每遣弓箭手耕種此地輒為夏人所殺若言已有耕者則弓箭手必有名籍所得租課歲入幾何二說相違理難遙度要須以此先與夏人商議各從逐路之便不可以二十里一槩許之朝廷既失先事籌量及號令已行乃欲追悔先後皆失遂生釁階而熙河帥臣與其將佐乃敢不候朝旨於元請之外修勝如質孤二寨二寨既於元豐五年廢罷具載九域圖志見今無使臣兵馬住坐而妄謂夏人舊係守把朝廷從而助之以九域圖志為差誤以

吏部見差管句二寨弓箭手道路巡檢使臣為守把臣謂苟以此誑惑中朝士人可耳若欲以此塞夏人之口而伏其心恐未可也此則臣所謂朝廷方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多方徼求苟欲自利者也然臣竊妄料朝廷之意勝如質孫二寨必難議再修定西通西通渭三寨二十里以上界至亦無以取必於夏國蓋朝廷歲賜大利既於無事之時空以與人及此緩急無以為重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然則地界之事要必相持不決遇有朝貢使介往來秋冬之交賊馬肥健時出寇掠安侮夷狄何時已耶如臣愚

見欲乞檢會前奏移降育誼置之他路別擇名將謹守大信且修邊備本路疆界之議實非見今守把者可推以與之以信前約其佗則令推公心具長久計條列聞奏然後朝廷擇而行之則熙河尚可得而安也今臣觀朝廷初無定議方熙河邊釁之作也急召帥臣寘之戶部及臣言賞罰失當則急復遣育還帥熙河至如种朴本與育誼共造邊隙今乃移朴涇原獨留育誼若以召育為是則今遣之為非矣若以移朴為當則獨留育誼為失政矣政令如此終安適從徙遣孫路穆衍之流往彼相度朝廷大計豈可取決衍等之口萬一敗事雖戮衍等何補於國臣前上言唐李德裕議討劉稹同列有異議者德裕請曰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今中外皆謂守信固盟中國之利若大臣有欲專任育等不顧邊患者臣願陛下以德裕之請要之若能如此即用其計事定之後案行賞罰今臣言已竭勢不能回不審陛下嘗以臣前說要之否邊事至重安危未可知惟陛下留神而已臣以孤忠誤蒙援擢不敢不盡所懷以孤任使然觸犯者衆死有餘責取進止

欒城集卷第四十三

欒城集卷第四十四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五首

論所言不行劄子

臣七月二十四日今月初八日兩次面奏熙河路范育种誼等違背大信貪功生事以速邊患乞移降他路更選帥臣俾之鎮守臣方奏對間蒙太皇太后再三宣諭以臣言爲是然至今多日但見种朴一人移涇原路句當公事至於育誼並未見移動臣竊伏思念人臣言事不患聖意不回患在聖意已回而大臣固執事輒中止何者聖意不回惟當再三開陳期於

悟若聖意已回而大臣不可事不得行則是君權已移上下倒置雖欲納忠何益於事此臣所以晝夜憂懼欲言而後止者也昔齊桓公游於郭問郭公之所以亡其父老對曰以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此賢君也而何故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此其所以亡也今陛下以臣言爲是而不用以大臣爲非而必聽臣竊惑之且陛下雖處帷幄之中實攬人主之事今依違退託專聽大臣事有未安誰受其弊故臣以爲居其位而不任其事任其事而不斷其是非者古今未嘗有也臣以非才誤蒙擢

用盡忠獻言上牾大臣下牾邊吏其所以再三論列不爲身計者誠以爲外可以利民而内可以報國故也今所言不從空結怨怒無補於國臣雖狂愚何苦而爲此哉臣恐忠臣自此結舌不敢復以至言聞於陛下矣去年之冬陛下知回河之失深詔大臣罷東流之役天語惻怛中外具聞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半雖罷回河之名仍存減水之實鋸牙馬頭率皆如故意幸漲水之至河或可回然今日觀之終復何益是以衆議皆謂陛下聖明察物照見千里之外而號令不行未見成效是時臣奉使契丹還奏其事此章具

在可覆視也今熙河邊事大略類此若使聖意又爲大臣所沮則君權愈奪臣勢愈張養之不已後患益甚及其事極難忍而後制之則傷君臣之恩失朝廷之體不若今制其漸使事無所失而臣亦獲安之爲善也臣不勝區區爲國遠慮觸冒忌諱甘俟斧鉞取進止

論渠陽蠻事劄子

臣竊見朝廷近差唐義問處置渠陽寨夷人事議者以爲義問文吏無他才能不習邊事去年受命廢渠陽軍爲夷人所圍窮困危蹙計無所出時知沅州胡

田在圖中爲設詭計詐欺諸夷言義問當爲奏復軍
額及乞爲酋長改官夷人信之聚聽事前監令發奏
義問假此僅得脫歸尋遣急遞追還前奏言旣不驗
諸夷具知其詐後來每侮過義問指揮沿邊不得申
報今朝廷復以邊事專委義問深慮無益有損是時
臣以未知義問爲人旣見朝廷再加選用疑亦可使
今訪聞邊奏皆至義問所遣東南第七將王安入界
陣亡其所陷沒將校非一臣方知衆議果信不妄熟
訪聞得見今作過楊晟臺等手下兵丁雖止六五千人
然種族蟠踞溪洞衆極不少晟臺桀黠屢經背叛慣

得姦便加以山溪重複道路嶮絶漢兵雖有精甲利
械勢無所施若措置得所本無能爲或經畫乖方實
亦未易撲滅義問前來舉動已爲夷虜所輕今復經
敗衄實難倚伏蓋古今命將必因已試之效內爲兵
民所信外爲蠻夷所畏威名已著故功效可期今蠻
急屢聞死傷已甚謂宜別加選任以過寇擾臣竊見
知潭州謝麟屢經營事頗有勤績溪洞之間伏其智
勇衆議皆謂欲制群蠻未見有如麟者伏乞指揮寄
院撿會麟前後屢歷功狀如衆言不虛乞賜委用庶
幾蠻寇可速平定臣區區愛國輒採公議以補萬一

取進止

貼黃湖北渠陽與湖南蒔竹本羈縻微城州
也訪聞昔雖置爲州縣然與沅州等處事體
不同蓋沅州等處昔皆用兵誅鋤首領或徙
置內地蕩平巢穴故所置州縣久遠得安今
渠陽蒔竹雖名州縣而夷人住坐一皆如故
城池之外即非吾土道路所由並係夷界平
時軍食吏廩空竭兩路今欲舉而棄之實中
國之利也然其兵民屯聚商賈出入金錢鹽
帛貿易不絕夷人由此致富一朝廢罷此利

都失此其所以盡死爭占而不已者也自來
廢罷堡寨全藉兵民捍禦追襲其事非易况
今夷人阻截道路兵未得進若不得良將處
置實恐爲患不淺又其種族遍據諸洞跨涉
湖南北廣西三路凡有措置當使二路同之
只如渠陽蒔竹唇齒相依若渠陽先廢群夷
併力以攻蒔竹勢難獨存今朝廷獨使湖北
處置疑其事有未盡今若別遣官經制宜令
通管一路邊事所貴諸處利害不至抵牾

乞令兩制共議納后禮劄子

臣伏見今月五日詔書節文以皇帝尚虛中壼令太常禮官參考古今與故著爲成式臣謹案通禮納皇后最爲嘉禮之重自天聖以來逮今六十餘年在朝臣僚及太常官吏無復親經其事者茲禮至大宜加重慎竊見近歲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寶册冠服儀衛等事皆令翰林學士兩省給舍與禮官同議今來皇帝昏禮所以承宗廟奉兩宫子四海其事甚重伏乞仍令翰林學士以下共加詳議蓋慎始所以敬終而正家所以齊天下不可忽也取進止

再言渠陽邊事劄子

臣前月二十四日面進劄子以唐義問處置渠陽蠻事前後乖方致東南第七將王安入界陣亡恐邊患滋長乞速選差諳知用兵之人往代其任尋又聞義問兵敗之後奏乞棄增城寨與夷人講和其爲諳弱謬妄取笑夷虜如此然其事已暴伏計朝廷必不復用然外人竊見召還彭孫妄意朝廷欲付湖北邊事蓋孫亦以此自任群議洶洶皆所不曉謹案孫初竊之餘賊性不改前後委任欺罔貪盜靡所不爲今若付以兵柄深恐塗炭湖北非州郡所能禁止蓋蠻人背叛不過侵撓邊城若使彭孫作過腹心郡縣並遭其毒前者誤用義問止於敗事今者若用彭孫凶嶮多端事有不可知者以臣愚見端知朝廷必不肯輕用此人然衆所共憂不敢默已若待既用而後獻言實恐於事有損伏乞聖慈檢會臣前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竊以邊臣處事乖方軍民性命所系差之頃刻所害不小今義問謬妄有迹敗衂已見而朝廷重難易置久而不決邊民何辜坐受塗炭若非聖慈惻憫早與指揮臣恐湖北之憂未可涯也

論衙前及諸役人不便劄子

臣近奏乞修完弊政以塞異同之議其一謂諸州衙前臣請先諭今昔差顧衙前利害之實蓋定差鄉戶人有家業欺詐逃亡之弊比之顧募浮浪其勢必少此則差衙前之利也然而每差鄉戶必有避免科決比至差定州縣胥吏乞取不貲及被差使先入重難若使顧募慣熟之人費用一分則鄉差生疎之人非二三分不了由此破蕩家產嘉祐以前衙前之苦民極畏之此則差衙前之害也若顧募情願自非慣熟必不肯投州縣吏人知其熟事乞取自少及至勾當

勸知空使費亦有常雖經重難自無破產之患此則顧衙前之利也然浮浪之人家產單薄侵盜之弊必甚於鄉差熙寧以來多患於此此則顧衙前之弊也然則差衙前之弊害在私家而顧衙前之弊害在官府若差法必行則私家之害無法可救若顧法必用則官府之弊有法可止何者嘉祐以前長名衙前除差三大戶外許免其餘色役今若許顧募衙前依昔日長名免役之法則上等人戶雖不願投諸州衙前例得實戶則所謂官府之害坐而自除臣竊謂雖三代聖人其法不能無弊是以易貫為助易助為徹要

以因時施宜無害於民而已今差法行於祖宗顧法行於先帝取其便於民者而用之此三代變法之比也謹具條例如後

元祐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勅諸路衙前規繩合逐州當職官員體究利害委是難以招募處即以舊支顧食錢參酌量添入合銷重難分數勾集衙衆參定優重之實申轉運司審察施行訖保明申戶部點檢

元祐三年六月三日勅應投名衙前並依舊與免本戶色役

元祐三年六月三日勅諸處鄉戶衙前役滿未有人抵替者並且依見行招募法支顧食支酬錢如願招募者聽仍依條與免本戶身役不願招募者速招人抵替封（月一日勅除貸嵩二字）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九日勅諸路監司勘會衙前有招募未足去處躬親與當職官員同共體究利害如委有妨害事節及優重未均或合以舊支顧食錢添入重難分數並依五月二十八日勅命指揮勾集衙衆參定一面施行訖修入衙規仍分明曉諭限半年招募人

投名替放鄉差人戶了當如限滿尚有不足去處即具的實事由申戶部看詳施行

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諸州衙前投名不足去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如願投充長名及向去招募到人其顧食支酬錢即全行支給卻罷差充其投募長名之人並與免本戶役錢二十貫文如所納數少不係出納役錢之人即許計會六色合納役錢之人依數免放

臣看詳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以前所完衙前條貫

頗已完備亦近人情只緣諸州招募未足見在鄉差衙前不得替罷議者特以爲言即議改更却行差法臣嘗略聞建議大意止謂雇人不足良由人户欲要高價不肯投募以俟添錢故令投募者並得顧食支酬等錢而被差者一錢不得爲此誘脅之術欲使招顧得行然不知州縣官吏利在差人向者法不得差故勉行顧法今既立差法差人既足雖有顧法其勢必不行矣臣以爲若錢顧人正如出錢買物錢物相當理無不得縱使一人欲

要善價餘人安肯坐而待之哉彼誘脅之術蓋商賈小數不足爲朝廷大法也今者已行此法其事可驗大抵欲顧之心無由徒得而已差之勢遂不可回加以賣坊場錢自此有入無出差人既依嘉祐而支酬不復其故萬口怨咨皆言朝廷直取此錢欲作他用本求利民之譽更得剥下之謗此最立法之病也而況長名衙前若免户役之費動累百千今每歲止免二十千彼亦何賴於此乎況非見納役錢人户又須取之他人收索之間必不

便得訴訟之端由此必甚凡此皆非所以便民也臣今欲乞應招募衙前並依上件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以前條貫其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更不施行其招顧未足州郡所差鄉户且令依舊招募候招募到從下户先入役者替放與折當合入役次仍令諸州軍所定衙規比元豐年雇食支酬錢數別無增添者監司不得曲加問難蓋元豐以前屢經裁損縱有些小優潤數亦不多所貴民間易爲應募仍限指揮到日限半年依前指揮保明

申户部

貼黃户部近乞衙前依舊鄉差比顧役衙前五分雇食支酬錢臣謂官自有坊場錢可以支顧必不以減半爲利顧間不免差役之害不若以顧人仍免户役可得實户之爲利也

元祐四年五月十一日勅諸路收到助役錢只許支充應係補助役人費用不得别將支用候歲終除支外尚有寬剩錢數令封樁户房置簿候諸路逐年申到數目揭貼仍令户部指揮諸路提刑司依封樁錢物法條式施行歲

元祐四年六月九日初坊場錢並依上件助役錢
終具帳限次年春季申戶部繳申尚書省
已得指揮令封樁戶房一號置簿揭貼
臣看詳諸路坊場嘉祐以前並以支酬長名衙前
熙寧以後並出賣得錢爲雇役衙前顧食支
酬之費未有以供他用者也至於人戶所出
役錢本以補助戶少役多縣分顧募役人亦
非國家經費所入之數今自二聖臨御改更
宿弊大抵皆是捐利以予民而獨於衙前坊
場及人戶助役支用之餘收入封樁以充朝

廷緩急之用民愚無知但見損下益上非已
之利必致怨謗況所顧衙前錢數一定無復
減損而坊場敗折所入淨利有減無增人戶
色役頻煩日益不易若丞收羨數不以及民
必失民望臣觀此法止是官吏以聚歛爲功
欲因增羨覬幸酬賞而已非二聖仁民愛物
之意也臣今欲乞一皆仍舊只以准備補助
役人若欲歲知其數宜令提刑司申上戶部
右曹置籍揭貼勿申都省文封樁錢數以解
天下之惑且使衙前役人兩得足用

其二謂諸州縣役人臣前已具論差顧役人利害以
謂差役之利利在上等下等人戶而顧役之利利在
中等旣利害相半則兼行差顧爲利實多然則祖宗
舊法與先帝近制要爲皆有所去取唯當問人情之
所便更不當以新舊彼我爲意有所偏係也臣觀前
後役法皆由臣僚意有所執或自前曾經議論欲遂
成其說或見今觀望上下有所希合致令所立之法
不得通濟謹具條例如後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勑官戶等助役錢逐
州除依條支用外以實數十外量留一分准

備其餘錢勘會管下諸縣合役空閑戶不及
二番處將州手分散從官承符人招募抵替
鄉差人戶
元祐三年五月十五日勑役錢除令招募役人支
使外有寬剩錢數許一路通那支用
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勑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
其餘應係合差州役人年滿本州於替期前
行下合干縣分差充本縣先於本等內揭簿
定差如無空閑及三年戶卽於次等差又無
空閑及三年戶本縣方具目今未有可充役

人戶保明申州支錢顧募
臣看詳三番之法似疎而易行三年之法似密而
難用何者人戶物力厚薄等第高下丁口進
減及充役年限久近率皆不齊而縣言三番
此所謂似疎也然而逐等合役人數若干可
役人戶若干捐簿可指自非造簿別無增減
逐縣先供番數在州遇州役有闕當差當顧
不待下縣州自可見人戶晏然不知而胥吏
無以寒熱此所謂易行也州役有闕每須下
縣覆實無空閑三年人戶然後得顧此所謂

似密也然而每有一闕縣吏得以起動人戶
雖空閑未及三年非賄不免雖已及三年得
賄或止加以三番之法本約六年以來今無
故輒減其半民情不悅此所謂難行也臣今
欲乞復行三番舊法仍約定每番止於三年
及令人戶逐等各計番數不滿本等不足即差次等之法盡則
以優貧鄉也使寬鄉雖閑得六年以上而法不禁
狹鄉雖閑止三年以下而民不怨則善矣又
臣以為助役錢本出於民除留准備一分外
當盡用顧役以助民力蓋取之於民而還以

為民民情乃悅今此法許以顧州役而不及
縣役若役錢不足則已若役錢有餘而止顧
州役非通法也臣竊見梓州路轉運副使呂
陶奏朝廷立法既令空閑戶不及三番處並
顧州役則是欲減合差之役令人戶空閑須
及三番今除已顧州役外尚有空閑不及一
番兩番三番處即差役年辰愈近民力愈不
易理合將助役錢為顧縣役令人戶空閑及
得三番則法意均一民力寬紓本路年收助
役四萬四千四十貫有零除當留一分及顧

募州役外尚餘寬剩錢三萬一千一百一十
貫有零今若更將一萬二千五百五十貫有
零顧止件不及三番以下縣役尚有寬剩一
萬八千五百六十貫有零委是不致妨闕又
知陝州呂大忠奏陝州所統七縣除受縣外
大縣戶少役多且以平陸一縣言之每揭簿
定差本等不足須及次等又不足則逓還遠
那逐至下等縣役既無指定空閑年月之文
役滿遇闕便即再差則上戶無有休息若稍
寬上戶則下戶反應重役臣自到任以來訪

閭役法未便士莫不竊議於其家農莫不竊議於其野人人共知而州縣觀望惟務遷就庶幾推行而終有窒礙乞下有司早議成法

臣詳觀大忠之言雖不陳措置之方大約與呂陶之意不異訪聞諸路事體大略亦與二人所言不殊臣欲乞諸路役錢除通那支顧不及三番處州役外仍許通那顧不及一番以上縣役令人戶皆及三番而止其錢少路分則隨錢所及而止臣嘗謂畿內天下根本其民與外道均出助役錢止以顧法止於州

役使畿內人戶出錢而不得顧役反不及諸路之優今若通顧縣役則畿內之民與諸道均被其賜此又均一之一端也

貼黃戶部見立法諸州助役錢留一分准備外盡數支顧州役此法比舊雖已甚寬然臣謂不限不及三番然後許顧即寬鄉愈寬狹鄉自狹未若限以不及三番通顧州縣役之為均也

元祐差役勑人戶差役除耆長戶長壯丁須正身充役其餘公人如願雇人充代者並許任便選顧經官陳狀委保替名祗應其顧直錢物聽臣私下商量

臣看詳元豐以前官顧役人皆有定下錢數不至過多今既行差役法仍許所差之人不願身充亦得顧募蓋所以從民之便也然私下顧人為弊不一或官吏苛虐必使顧募其人或所顧頑狡百端取其顧直官中所使要以皆非稅戶正身而橫使民間分外靡費雖條約頗嚴然州縣施行豈得如法其弊終在見今州役如承符等皆官自顧人至於縣役必使

民間自顧議者之意但欲苟存差役之虛名而不顧民間之實病非通法也臣欲乞應州縣諸役所差人如欲顧人並許依元豐以前官顧錢數納錢入官官為雇人一如舊法據前後臣寮上言乞行此法者非一乞令戶部檢會足見人情共願非一人私說也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勑諸縣空闕戶不及三番處將州手分招募抵替鄉差人戶

元祐三年五月十六日勑州手分不以諸縣空闕戶及與不及三番處並招募替放鄉差人戶

元祐四年七月二十七日都省批狀據戶部狀契
勘朝旨州手分係差到人並許支錢招顧抵
替外有係投名舊人願住即不該支給顧錢
檢會前後累據京東京西淮南路轉運并京
東京西河北利州河東路提刑司及環慶密
濟黄滑唐陳鄧鄭秦瀛定州河陽潁昌府各
申陳據舊吏人詞訴不請顧錢事理不均勘
會諸州吏人除江南東西兩浙福建廣南東
西已有投名人數足外餘路逐州軍有投名
不足抽差人數蓋鄉村人戶素多不閑書筭

不請公家行遣決第於應役之際惟憚差充
人吏其承符散從之類只是身自出力可以
自充是致無投募手分處惟手分最爲重役
本部今相度諸州吏人除自來已有人投名
數足處外應有抽差人數見行雇募處並以
見支雇錢裁減均那不限舊新人並行支給
如委的數少向去招募不行即從本州當職
官員參酌案分繁簡相度量添即不得過舊
日募法顧直之數仍開具立定所支錢數案
分等第則例保明申提刑司審察詣實指揮

施行若助役錢有闕剩即從本司通一路移
那應副支使候施行訖依此開折保明申戶
部點檢狀後批勘會昨戶部申請乞以招募
投名人分數支給食錢尚慮不均別有弊倖
今來卻乞不限新舊人一槩並行支給比前
申請尤更僥倖七月七日退送戶部子細看
詳合如何立法得爲允當及可以情願使人
投募具狀申尚書省者本部勘會諸州軍吏
人見今有招募數足又有招募不足去處及
舊人投名不支顧錢投名替鄉差人即支錢

逐處申陳不一即未審諸路逐州軍的實利
害因依今欲乞下諸路轉運提刑司契勘委
自逐司子細體究詳具逐州確實利害因依
相度合如何措置施行具詣實保明事狀連
書申部候到類聚參較別行立法申都省候
指揮狀後批七月一十七日送戶部依折申
臣看詳四方風俗不同吳蜀等處家習書筭故小
民願充州縣手分不待招募人爭爲之至於
三路等處民間不諳書筭嘉祐以前皆係鄉
差人戶所憚以爲重於衙前自熙寧以後並

係顧募雖不免取受然非顧不行今朝廷役
法兼行差顧苟有錢可顧其義當先顧役之
重者今三路等處實以州手分爲重則雇役
之所當先也然近法雇州手分止於替鄉差
其非替鄉差者皆不得顧夫所謂非替鄉差
者皆舊人職名已高或本是稅戶苟欲免差
者也若使所職輕重一般而有祿無祿頓異
人情不安必有辭罷者矣縱不辭罷將來老
疾事故無願投者必不免雇故不若早立一
法均行顧募之爲善也且民間諳習書筭行

遣之人除投充手分之外其實亦無他業不
爲手分亦將何爲今但比元豐舊法量支役
錢理無不至詳觀前件戶部所陳詞理已盡
朝廷仰而不用實爲未便自令諸路相度以
來略無報應足見於戶部所請之外別無可
擘畫矣臣欲乞指揮三路等處州手分除招
募已及九分外餘並比元豐舊支顧錢分案
分輕重量加裁損立定錢數招募施行餘依
戶部前來所請

貼黃朝廷向申明投名州手分非替鄉差不
支顧錢因令州役承符人等非替鄉差亦不
得支今州手分既不分新舊一例支錢則承
符人等亦當如此

右臣竊見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政如青苗市易保
甲等事一皆剗削而天下卒無一人以爲非者至於
改募役爲差役建議之始異論已多逮今五年終云
未便蓋事之當否衆口必公雖古聖人孰敢違衆故
臣願朝廷採此衆志立成定法臣昔於元祐三年任
戶部侍郎竊見朝廷始議兼行差顧二法使天下以
六色助役錢雇募州役是時特出朝旨不問有司斷

然必行已而衆皆稱便何者非常之原凡人不曉或
暗昧不燭至理或偏係不肯公言俟其同心事何由
濟故臣今所言欲乞出自聖斷與大臣熟議如有可
采依三年例斷而行之所貴天下之民速蒙利澤不
然使中外雜議動經歲月大法無由得成而民被其
害未有已也臣不勝區區不知言之煩瀆死罪死罪
進取止

欒城集卷第四十四

欒城集卷第四十五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一十二首

乞再舉臺官狀

右臣等近准敕舉岑象求趙屼充臺官已蒙聖恩除象求殿中侍御史竊見本臺兩院官兵六員分領六察昔得言事元祐之初朝廷急於求治臺中闕員畧無一二四方觀望皆知陛下勤於聽納爭以悃愊以補萬一今日監察御史併闕四員雖聖明開納之意無損於前而員闕不補中外疑惑今六曹寺監雖復闕地每遇有闕猶未嘗不補況於人主耳目所係至

重自非議聞直言及有所壅蔽而聽其久闕實非治世之事也況六察所治事務不少若稍有弛廢則冤抑者必衆亦非先帝設官之本意也伏乞特出聖旨下本臺及兩制分舉八員陛下擇取四人用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招求忠言與昔無異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改舉臺官法劄子

臣伏見唐制御史屬官皆大夫中丞自舉及本朝舊法亦皆承雜及兩制舉人蓋以人主耳目之官不欲令執政用其私人以防壅蔽近自元祐三年六月八日聖旨指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歷朝官通判資序實歷一年以上人自是以來雖時復令本臺及兩制舉官而終無一人應格可用何者士自選人改官經兩任知縣一年通判若稍有才名多爲朝廷擢用其餘碌碌無取難以復充臺官雖或間有沉淪未見知賞然蓋亦已少矣今法限取此人已傷苛細而又緣祖宗舉臺官舊法久廢不用而執政以意選用舊人之例遂以成風近日雖聖意開悟復令臣等舉官然弊法尚存方人物衰少之時實患難以應法伏乞檢臣前奏稍改近制令臺官得舉陞朝第二任

知縣及通判以上各半若謂知縣資淺乞依尚書侍郎例許權察御史所貴稍存祖宗故事不致執政自用臺官雖方今君臣相信法度可畧而朝廷紀綱不可不經久遠臣職在臺長臺中典章義當固守取進止

論用臺諫劄子

臣聞書稱堯舜之德曰明四目達四聰蓋人君居高宮深其勢易與臣下隔絕若不務廣耳目則不聞外事無以預知禍福之原臣不敢復論前代請陳本朝故事每當視朝上有丞弼朝夕奏事下有臺諫更迭

進見内有兩省侍從諸司官長以事奏禀外有監司郡守走馬承受辭見入奏凡所以為上耳目者其衆如此然至於事有壅蔽猶或不免今自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垂簾以來每事重慎羣臣得對於前者惟有執政及臺諫官而已然天下之事其是非可否既決於執政陛下欲於執政之外特有所聞者又獨有臺諫數人而已臣觀今日臺官三員諫官二員其間非執政私人特出聖意所用者又不過一二人孔子有言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陛下試取此五人言行之實而諦觀之則其邪正向背槩可見也

昔漢成之世王鳳用事羣臣莫敢盡言惟劉向王章力言其惡無所顧避皆為鳳所不喜旨卒不用或繼以死而鳳推薦其門人如杜欽谷永之流使上對論事欽等所言皆掩蔽鳳短專攻帝失由此直言不聞漢以不競今陛下深處帷幄耳目至少惟有臺諫數人若又聽執政得自選擇不公選正人而用之臣恐天下安危大計無由得達於前而朝廷之勢殆矣惟陛下留神省察無忽臣言則社稷之福也取進止

乞罷修河司劄子

臣伏見大河北流經今十年已成河道每年夏秋汎溢孫村地形低下漲水東出因此張問等輒欺罔朝廷建爲回河之議自是北京生靈懷魚鼈之憂日夜爲遷徙之計監司守臣及勅遣使者皆言其不便朝廷亦知其難矣而去歲八月宣德郎李偉輒敢獻言欲閉塞北流回復大河力排衆議僥倖方一私覬功賞朝廷爲之置修河司調發民夫刻剝役兵差文武官吏收買梢芟百費並舉河北京東西路公私爲之擾動萬口一詞知其無成上賴陛下聖明照知利害然猶未能盡罷其役始令且開減水河次因旱災令權罷修河放散夫役然修河司依前不罷李偉仍提

舉東流故道後因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勅命尋奉四月五日聖旨李偉差遣候過漲水檢舉取旨臣訪聞是時大臣面許陛下候求得一人可代偉者即令偉罷去夫偉以欺君動衆害及數路據法當即日誅竄以謝天下今乃遷延至此況有前件聖旨必非虛言理當檢舉施行以信大臣前說今漲水已退而偉終不罷據今月三日聖旨止是依吳安持等所請候霜降水落從北丞司相度將梁村口至孫村河身内妨礙處取豁壁掠候水凍消釋相地形順便隨宜開導務令深闊釃爲二渠臣詳觀安持等說蓋猶挾姦意

觀望朝廷欲徐為興動大役之計之固權利不然但略行開撥口地則北外丞司自可辦事自不須復存修河司及晉李偉使時進姦謀以敗大計也以臣觀之修河司若不罷偉若不去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終不得安居伏乞指揮大臣速罷修河司及撿舉前物流竄李偉以正國法取進止

貼黃臣觀大河北流北京在其東軍民倉庫所在河朔之都會也昔人遂為漲溢之備於其西岸開三河門使漲水西流於空閑之地至館陶合入河身故北京苦無大患今日李偉等閉塞

三河門築截河馬頭指水鋸牙激水東向仍於東岸第三第四第七鋪開撥河道慾令漲水灌注北京之上今歲八月漲水東流幾與北京資横堤平兩望瀰漫五十餘里是時北京中若雨不止風不定本京必致踈虞今偉等申請皆沒此目前實害而深言北流深瀛汎濫之害以為不可不存東流以分減水勢標今年深瀛等州堤防新復未甚高厚然皆不至決溢若將來歲歲增築使與從前河堤相若加以海口深決漲水不得停留縱有小溢必不至爲害雖無東流未為患也故臣以為偉等皆妄言苟欲自便耳若不斥去則邪說無窮正論無由得伸最河防之巨蠹也

再乞責降李偉劄子

臣近奏乞罷修河司并責降李偉等尋准九月二十六日聖旨李偉權發遣北外監丞提舉東流文准十月二日聖旨罷提舉修河司以為河司雖罷而李偉不去與不行臣言無異謹按李偉屢以姦言動搖朝廷興起大役於去年八月中獨銜奏稱大河見今已為二股分行然須當於第四鋪地分更行開廣河槽

只得兵夫二萬於九月興功至十月寒凍時畢功因而引導河勢豈止二股通行而已亦將遂爲回奪大河之計凡偉所言大率狂妄不疑如此由此朝廷信以為實為之發兵調夫差官吏聚捎芟搭換河北京東西三路吏民為之不聊生者半年朝廷中覺其妄遽罷其役是時中外公議皆望朝廷立行誅竄明其欺罔以謝天下而因循不決任偉如故既而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制書乞罷偉差遣朝廷循復隱忍於四月五日降聖旨李偉差遣候過漲水取旨今漲水已過中外又謂陛下必責降偉以信前命而反擢授監

丞仍提舉東流會未數日復罷修河司蓋朝廷之所以罷修河司者謂回河不可復行故也回河既不可復行則偁罔上誤國之罪審矣今乃以初任知縣權發遣都水監丞則是有罪之人更得遷法進擢此公議所以不伏也且修河司雖罷而孚偁不去贅官時至河事變更不定河朔生靈無時得安此又公議之所深憂也且朝廷號令貴在必信四月五日聖旨指揮著在有司今棄而不用使天下皆得竊議以謂朝廷虛設此言姑使給事中奉行制命及制命已行則棄爲虛語曾不顧邮大臣何惜一偁而輕犯此謗讟

臣不勝區區伏乞檢會前奏速賜流竄偁者不黜公議終不止也取進止

貼黃去年八月偁始奏乞回河朝廷用其言差官吏兵夫收買梢芟開堀河槽修築馬頭鋸牙功役至大于今觀之皆是虛費臣乞差不干礙官司一一磨筭費用之實若只據此偁之流竄自有餘責而況欺君誤國臣子之大惡耶

三論渠陽邊事劄子

臣近再論唐義問處置邊事乖方致渠陽蠻寇賊殺將吏乞早黜義問以正邦憲更選練事老將付以邊場經今多日不蒙施行訪聞執政止以臨敵易將兵家所忌爲說雖知義問處置顛錯至覆軍殺將而猶復隱忍不即遣代比雖遣衡規往視然規凡人未曾經練戎事何益於筭徒引歲月坐睎邊人肝腦塗地臣甚惑之謹按義問所爲蓋全不曉事晉在邊上一日即有一日之害昔趙任廉頗以趙括代之則敗秦任王齕以白起代之則勝蓋臨敵易將顧代者何人耳今執政乃以虛文籍口終欲庇之邊人何辜日被塗炭若非陛下哀矜四方亟命賢將往代則臣恐陷害生靈未有已也蕪臣訪聞渠陽諸蠻蟠踞山洞道

路險絕中國之兵入踐其地雖跬步不得其便昔郭逵知邵州困於楊光僭李浩從章惇入沅州入過界即敗逵浩皆西北戰將然並有敗無成者地形不便也今聞朝廷已指揮諸道發兵數目不少然將非其人臣恐既不知戰又不知守老兵費財漸致腹心之患深可慮也今朝廷欲棄渠陽然其中屯戍兵民不下數千義無棄之虜中俾爲魚肉要須畧行定討使之畏憚肯出渠陽兵民然後爲可臣訪聞湖南北士大夫皆言羣蠻難以力爭可以智伏欲遣間諜招誘必用土人欲行窺伺攻討必用土兵捨此而欲以中

國強兵敵之雖多無益然此可使智者臨事制置難以逆度也臣前者嘗以衆人言謝麟屢經變事頗有勞效乞行委任朝廷置而不用蓋必有賢於麟者惟乞速遣以紓邊鄙之患至於義問決無可望幸陛下無疑也臣又聞渠陽諸夷與宜州群蠻相接宜蠻部族衆多若與渠陽諸夷合謀作過勢益昌熾猝難翦滅亦乞指揮廣西預行招撫雖不得其用但勿與協力亦不爲無益矣取進止

乞定差管軍臣僚劄子

臣伏見管軍臣僚見闕三人頃者竊聞大臣議除張

利一張守約陛下以謂二人皆資任淺下用之則爲曠等又張利一張耆之子而得一誠一之兄故不可用特出聖意欲用王文郁姚兕大臣既退輒擬文郁兕面進擬利一守約右丞許將既隨衆簽書進擬而復奏論其不便因此進擬文字爲聖旨所却經今一月有餘廢不復議竊以祖宗故事凡有管軍皆以資任先後相壓未嘗輕有移易自非戰守功效尤異豈可超授今利一守約資淺才下列無出衆勞效而利一家世又如聖旨所論大臣力行已意力欲進擬其爲不便不言可見許將既知其失自合與衆人公議止其進擬今乃外同簽書内行論奏反覆之狀殊非大臣之體由此互相疑阻遂使差除之政廢不時舉以臣愚見實恐自此專權之迹與窺伺之風交行於上浸淫不止皆非朝廷之福也况自祖宗以來以管軍入人總領中外師旅内以彈壓貔虎外以威服夷夏職任至重豈以大臣商量未得如意闕而不補臣欲乞指揮以本朝故事參近日聖旨苟非邊功允著衆所推服罪惡顯白世所共棄且當循守資格速功降授以允公議取進止

貼黄訪聞張利一任定州總管日曾入敵場巡

教以不得軍情諸軍並不唱喏因此移真定總管據此事狀實亦難令管軍

乞裁損待高麗事件劄子

臣伏見高麗北接契丹南限滄海與中國壤地隔絶利害本不相及本朝初許入貢祖宗知其無益絶而不通熙寧中羅拯始募海商誘令朝覲其意欲以招致遠夷爲太平粉飾及掎角契丹爲用兵援助而已然自其始通及今屢至其實何益於事徒使淮浙千里勞於供億京師百司疲於應奉而高麗之人所至游觀伺察虛實圖寫形勝陰爲契丹耳目或言契丹

當遣親信隱於高麗三節之中高麗密分賜于歸爲契丹幾半之奉朝廷勞費不訾而所從如此深可惜也今其復至既朝廷未欲遽絕謂當痛加裁損使無大饒益則其至必踈而我得其便失竊見近日已降朝旨自明州以來州郡待遇禮節率皆減舊而京師諸事未加裁定臣愚以謂朝廷交接四夷莫如遼夏之重而自前所以遇高麗者其比二虜多或過之非獨於本朝事有不便儻使二國知之亦爲未允今畧取都亭及西驛所以待西北人使約束與同文館待高麗條例輕重相比乞行裁酌謹具條例如後

北使條約

一人使送到買物劄子如內有不係賣與物色更不關報國信司下行幷官庫供納仰館伴使副婉順說與後條其不係買賣物色名件送一繳開

西使條約

一西人詣闕賀正旦聖節到許住二十日非泛一十五日如係商量事候朝旨進發

一西人到闕隨行蕃落將不許出驛或有買賣於本驛承受使臣處出頭官爲收買後條不許收買物等細開名件

一西人到京買物官定物價比時估低小量添分數供費所收加撻納官

高麗使條約

諸人從出外買到物並檢察有違礙者即婉順留納以後支錢繳進聞奏係特政論議及言邊機等文字即問元資處關開封府

諸進奉人到闕司錄司及膀示行人許將物入館至設廳兩廊與進奉人交易仍關監門不得阻節

諸親事官隨人從出外遊看買賣輒呼樂藝人飲

酒作過及買違禁物者杖八十情重者奏裁差到充責娛樂就

諸下節日聽二十人番次出館遊看買賣仍各差親事官一人隨預乘馬者於諸司人馬內各借壹匹幷牧馬兵士壹人至申時還仍責隨人所往處狀

諸進奉人乞贖藏經者申尚書祠部餘相度應副即不許買禁物禁書及諸毒藥

諸進奉使乞差伎藝人教習三節並關管勾同文館所

公使錢五十貫關左藏庫供限壹日到每叁日或
伍日買時物花果之類送進來使副并上中
下節闕即冉關取

右臣竊謂遼夏高麗鈞為夷狄朝廷所以交接之儀防閑之法理當無異況高麗之於契丹大小相絕有君臣之別今館餼之數出入之節或皆如一或更過厚其於事體實爲不便臣欲乞凡館待送遺並量加裁抑其人從出入即依西北人使舊例其留住月日非汴水未通仍立定日限如此施行亦自不爲薄也取進止

貼黃高麗人使見今必已至浙路所定裁損條約乞不下省部只自朝廷指揮免有稽緩失事

論張頡不可用劄子

臣伏見朝廷以置渠陽軍為不便議欲棄之者久矣然自去年以來欲棄而不得羣蠻猖獗南邊至今為梗者何也任非其人而棄之無術故也唐義問文俗吏耳無它才畧昔被朝命直入羣蠻之中欲棄此城既爲蠻衆所圍用胡田之計詐欺羣蠻苟脫性命既歸不敢以其實聞凡有寇盜皆指揮邊城不得申報朝廷不察其實而任之不替則既一失之矣及今夏以來蠻寇大作以至殺軍殺將臣屢以爲言而朝廷爲任義問之意不衰訪聞大臣但以臨敵不可易將爲詞幹欲庇義問不卹邊人肝腦塗地之苦及今已將半年則既再失之矣今者朝廷除張頡知荊南頡自瀛徙荊誠不爲超遷然近降朝旨令單馬赴任外人始知朝廷欲以頡代義問蓋義問之所以敗者闇而自用很而失衆今頡猜嶮闇愎又甚於義問而朝廷復加委任則又三失之矣臣竊悲湖北之人外遭羣蠻驅掠不安其居内蒙用人三失未知息肩之所是以不避煩瀆冒進讜言昔元祐二年朝廷除頡戶

部侍郎臣時爲諫官前後具頡罪惡入事乞行罷免時雖不從然用頡未逾年知其不可卒黜之外任及今未幾而遂付以邊事邊事重害又與戶部不同蓋臨敵統衆兵民性命所係不可不慎竊聞大臣謂頡本貫荊州意其習知蠻事是以遣之然不知人才各有短長未必生於其鄉必善其事臣但恐頡任情恣行出於天性老而不改必致敗事頡昔爲桂州經畧使始因斬斧小費終以措置乖方諱頡具入臣輯遂致宜州夷人皆叛賊殺本州兵官頡尋遣費萬王奇二將繼往攻討卒皆陷沒先帝震怒差官取勘遂落職奪

官降知均州又元豐三年除頡知熙州是時臣條上言頡天資褊躁動多猜忌頃在廣南忿爭互論州郡官吏爲之不安乞賜追寢新命尋奉聖旨令依舊知滄州然則頡之不可付以邊事著自先朝非獨今日臣言之矣所有臣昔具頡入事皆非虛言並有案據謹別具開録奏聞乞令大臣省詳罷頡新命或但無令預聞邊事別揀諳練用兵之人責之成效取進止

貼黄張頡資任已深除知荆南不爲過當臣今所言但以頡爲性猜嶮所至不得衆情不可令管邊事耳

再乞禁止高麗下節出入劄子

臣近奏乞裁損同文館待高麗條例除近降聖旨畧施行外有一項下節日聽二十人番次出館游看買賣止減爲十人竊縁夷狄之人懷挾姦詐情不可知許令游覧都城大則察探虛實圖寫宮闕倉庫營房衢道所在曲折事極不便小則収買違禁物貨機密文書及作非違法令之則傷恩不治則害事聽之出入無一而可舊法雖令親事官監視然小人貪利徼加贈遺何所不從其實無益若是朝廷全然不邮前事則雖日令二十人出入可也若以爲可慮則止許十人實亦不便伏乞再降聖旨全令禁絶取進止

催行役法劄子

臣昨於九月初論役法未便事經今已是兩月未見施行臣竊見二聖臨御以來凡所更改法度皆已畧定惟是役法首尾五年民間終未得安便若不及今完治實恐久遠姦人指以爲詞疵病聖政古人有言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惟陛下哀憐小民速指揮大臣早定良法取進止

再催行役法劄子

臣伏見二聖臨御以來號令之不便於民者莫知役

法之甚蓋編户之民自五等以上人被其害士大夫自有知識以上人知其非臣昨自蒙聖恩擢任執法即嘗首言其事以爲他日小人疾害聖政欲立異同之論者必指此以籍口不若今日博采公議自救其失故於九月八日備論五事乞賜施行又於十月二十六日乞檢會前奏早賜指揮前後共經三月有餘終未見可否伏惟天下利害其切於小民害於聖政未有甚於此者而大臣因循重於改作遲遲至此甚非陛下勤卹民物及深思遠慮之意伏乞更加申敕速令詳議立成定法以時行下取進止

欒城集卷第四十五

欒城集卷第四十六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六首

論邊防軍政斷案宜令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劄子

臣竊見大理寺審刑院舊制文臣吏民斷罪公案並歸中書武臣軍員軍人並歸密院而中書密院又各分房逐房斷例輕重各不相知所斷既下中外但知奉行無敢擬議及元豐五年先帝改定官制知此積弊遂指揮凡斷獄公案並自大理寺刑部申尚書省上中書取旨自是斷獄輕重比例始得歸一天下稱

明焉自元豐七年十月八日奉聖旨應緣保甲事元係樞密院指揮取勘及保甲司乞特斷公案令大理寺定斷刑部勘當申院元祐四年六月十八日又奉聖旨禁軍公案內流罪以下情法不相當而無例擬斷合降特旨者令刑部申樞密院取旨今年七月十三日又奉聖旨應係樞密院降指揮下所屬體量根究取勘者候奏案到令樞密院取旨十月四日又奉聖旨應官員犯罪公案事干邊防軍政並令刑部定斷申樞密院取旨二十九日又奉聖旨應官員犯罪公案事干邊防軍政文臣令刑部定斷申尚書省武

臣申樞密院臣竊詳前件五項條貫不唯斷獄不歸一處其間必有罪同斷異令四方疑惑失先帝元豐五年改法本意兼事干邊防軍政文臣歸向書省則維樞密院本職必有所不知武臣歸樞密院則自節度使克經略安撫有所廢黜雖三省亦有不得知者事之不便莫大於此臣今欲乞依先帝改法之舊應斷罪公案並歸三省其事干邊防軍政者令樞密院同進呈取旨而已如此則斷獄輕重事體歸一而兵政大臣各得其職方得穩便取進止

論禁官酒劄子

臣竊見有司近以在京酒戶虧失元額改定宗室外戚之家賣酒禁約大率從重謹案嘉祐舊法親事官等賣酒四瓶以上並從違制斷遠刺配五百里外牢成其餘以次定罪皇親臨時取旨仍許人告捉兩瓶以上賞錢十貫止及熙寧法每賣一斗杖八十一斗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許人告捕一斗賞錢十貫至百貫止及元祐四年所定刑賞與熙寧同而有告無捕及今年十一月六日十二月十八日敕刑從嘉祐而賞從熙寧既兼用兩重及並行告捕仍許入沽販之家而取旨之法兼及本位尊長是之此法一行人情驚擾臣竊惟有司所以立此法者止為酒戶虧額而已酒戶虧額但戶部財利一事耳今既兼取前後重法施於沽販小人足矣臣訪聞宗室之間頗有疎遠外住之人以窘乏之故或賣酒自給今既許人入其家捕捉小人無知以捕酒為名恣行凌辱何所不至兼逐位尊長爵齒並崇多連宗字而卑幼犯酒不免取旨若取旨而不行則雖取何益若遂有行遣竊恐聖意必不欲如此故臣愚見以為當去尊長取旨之法仍不許捕捉之人入皇親宅院如此施行頗為酌中伏乞特降指揮速行改定取進止

貼黃臣所言事干宗室欲乞聖意裁定如可施行更不出臣此章只作聖旨批降三省

論冬溫無氷劄子

臣伏見前年冬溫不雪聖心焦勞請禱備至而天意不順宿麥不蕃去冬此災復甚而加以無氷二年之間天氣如一若政非事過差上干陰陽理不至此謹案常燠之罰載於周書而無氷之災書於春秋聖人之言必不徒設臣謹推原經意而驗以時事惟陛下擇之蓋洪範庶證哲則時燠豫則常燠謀則時寒急則常寒哲之為言明也豫之為言舒也故漢如擇之

田上德不明暗昧蔽惑不能知善惡無功者受賞有
罪者不殺百官廢禮失在舒緩盛夏日長暑以養物
政既弛緩故其罰常燠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亡
無寒歲而秦滅無燠年今連年冬溫無氷可謂常燠
矣刑政弛廢善惡不分可謂舒緩矣臣非敢妄誣時
政以惑聖聽請爲陛下具數其實然事在歲月之前
者臣不能盡言請言其近者凡有罪不誅者七無功
受賞者四陸佃爲禮部侍郎所部有訟而其兄子宇
乃與訟者酒食交通獄既具而有司當宇無罪此有
罪而不誅者一也石麟之爲開封府推官與訴訟者

私相往來傳達言語獄上而罷更爲郎官此有罪而
不誅者二也李偉建言乞回奪大河朝廷信之爲起
夫役費用不貲今黃河北流如故漲水既退東流淤
填遂成道路臣屢乞正偉欺罔誤國之罪不蒙采納
任偉如故此有罪而不誅者三也開封府推官王詔
故入徒罪雖該德音法當衝替而詔仍得守郡至今
經管差遣還延不去此有罪而不誅者四也知祥符
張亞之爲官戶理索積年租課至勘決不當債償之
人沽賣欠人田產及欠人見被枷錮而田主毆擊至
死身死之後監督其家不爲少止本臺按發其罪而

朝廷除亞之眞州欲令以去官免罪此有罪而不誅
者五也孫述知長垣縣決殺訴災無罪之人臺官以
言然後罷任雖行推勘而縱其抵欺指望恩赦此有
罪而不誅者六也秀州倚郭嘉興縣人訴災州縣昏
虐不時受理臨以鞭扑使民相驚自相蹈藉死者四
十餘人雖加按治而知州章衡反得美職擢守大郡
此有罪而不誅者七也近日差除戶部尚書以下十
餘人其間人材粗允公議者不過二三人其它多老
病之餘及執政所厚善耳臣與僚佐共議以爲不可
勝言是以置而不論獨取其尤不可者杜常王子韶

二人論之然皆不蒙施行夫杜常在熈寧間諂事呂
惠卿兄弟注解惠卿所撰手實文字分配五常比之
經典及其所至謬妄取笑四方其在都司希合時倪
任永壽等旨意施之政事前後屢爲臺官所劾兼其
人物凡猥學術荒謬而寘之太常禮樂之地命下之
日士人無不掩口竊笑此無功受賞者一也王子韶
昔在三司條例司諂事王安石創立青苗助役之法
臣時與之共事實所親見及呂公著爲御史中丞與
爲臺官公著以言新政罷去而子韶隱忍不言先帝
覺其姦妄親批聖語指其罪狀自是以來士人不復

比數但以善事權要子弟故前後多得美官今又擢之祕書若日循例當得待從公議所惜實在於此此無功而受賞者二也張淳資才凡下從第二任知縣擢爲開封司錄曾未數月厭其繁劇求爲寺監丞郎得將作又不數月令權開封推官意欲因權即真也遷遷上此無功而受賞者三也丁恂罷少府簿經年不得差遣一爲轄維女壻耶特擢爲將作監丞此無功而受賞者四也其因緣親舊馳鶩請謁特從常調與之堂除以至除日很多待闕久遠孤寒失望中外嗟怨者尚不可勝數凡上件事皆刑政不修紀綱敗

壞之實也大率近歲所爲類多如此譬如天時有春夏而無秋冬方物雖得生育而不堅成天之應人類以類至宜指揮大臣令已行者即加改正未行者無踵前失勉強修飭以荅天變臣伏見去年歲在庚午世俗所傳木非善歲從以二聖至仁無私德及上下故此凶歲化爲有年然事有過差猶不免常燠無冰之異由此觀之天地雖遠得失之應無一可欺若更能恐懼修省戒飭在位相勉爲善則太平之功庶幾可致也臣備位執法實欲使陛下比隆堯舜無缺可指無災可救是以區區獻言不覺煩多死罪死罪取

進止

論顧河夫不便劄子

臣竊見祖宗舊制河上夫役止有差法元無雇法始自曹村之役夫功至重遠及京東西淮南等路道路既遠不可使民間一一親行故許民納錢以充雇直事出非常即非久法令自元祐三年朝廷始變差夫舊制爲雇夫新條因曹村非常之例爲諸路永久之法既已失之矣而都水使者吳安持等因緣朝旨造成弊政令五百里以上不滿七百里每夫日納錢一百五十文省七百里至一千里以上每夫日納錢三

百文省圍頭倍之甲頭火長之類增三分之一仍限一月過限倍納是歲京東一路差夫一萬六千餘人爲錢二十五萬六千餘貫由此民間見錢幾至一空差人般運累歲不絕推之他路槩可見矣近因京東轉運使范鍔得替回論其不便安持等方畧變法罷圍頭火長倍出夫錢工部知罰錢之苦又乞限至六月以前雖若虐比舊稍減然訪之公議終不爲穩便何者朝廷本欲寬省民力故許出錢雇夫若其錢足以充雇則朝廷後將何求今河上顧夫日破二百而已（謂京城顧夫每人日支一百二十文省河上日支二百已爲過厚）雖欲稍增數

目爲移用陪備等費亦不當過有裒斂以傷民財也故衆議皆謂七百里以下與七百里以上人戶若係差夫則一人致一人之力耳今乃利其遠近有費用多寡之殊遂令遠者多出五十以爲寛剩此豈朝廷卹民之意哉兼一夫出二百五十亦已自過多如臣愚見若於每天日支二百文外量出三十以備雜費則據上件京東所差夫數止約合出一十一萬貫省比本監所定五分之一耳昔王安石爲免役之法只緣多取寛剩致令民間空匱怨讟並作二聖臨御爲之改法令創痍猶未復也安持本安石之黨昔日主

行市易多出官本散與無根之人虛樁息錢以冒不次之賞雖略行追奪而尋復任使盖從來習爲聚斂之政至今不改是以顧夫之法名爲愛民而陰實剝下臣欲乞聖慈特降指揮應民間出顧夫錢不論遠近一例只出二百三十文省所貴易爲出備不至艱若兼臣聞自來諸路計口率錢百姓如遭兵火若用之河防之上一無枉費於理尚可也今取之良民之家而付之河埽使臣壕寨之手費一稱十出沒不可復知民獨何負而爲此哉且今河埽捎樁之類納時數目不足及私行盜竊比之他司官物最不齊整及

其覺知欠少或託以火燭或因河流向著一經卷歸大破數目雖有官司無由稽考今以免夫錢村之類亦如此矣兼訪聞河上人夫亦自難得名爲和雇實多抑配臣今仍乞令河北轉運提刑司同共相度如何措置關防所支顧夫錢以免欺盜之弊及乞體量所顧人夫有無抑配具結罪保明聞奏然後朝廷裁酌後長施行取進止

貼黃今歲修河夫人數不少且以遠近各率約之仍據見行法遠者每人一日多出五十文省則其錢數亦必甚多若蒙聖恩便令裁

減則民間受賜不少乞指揮速賜施行

論西邊商量地界劄子

臣聞善爲國者貴義而不尚功敦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爲棄義與信雖一快於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晉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非爲吳曰吾聞諸州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

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
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
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
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
將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
戮一人以世俗之言此二人者可謂踈於事情而怠
於功利矣然要其終文公以霸天下荀吳以強晉國
則信義之效見於久遠始此臣竊觀朝廷之所以御
西夏者可謂異矣方元祐三年夏人既受冊命不肯
入謝再以大兵蹂踐涇原大臣畏之明年遣使請以

所許四寨易蘭州塞門朝廷雖不許而大臣務行姑
息不俟之請而以歲賜等事許之一歲所賜凡二十
萬夏人仰之以爲命雖以一歲之入易蘭州塞門可
也而奈何與之蓋自失歲賜以來朝廷蕩然無復可
以要結夏人者然此既往之事臣不復追咎矣頃者
夏人既得歲賜始議地界朝旨許以見今州城堡寨
依綏德城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外量置堡鋪其餘
十里爲兩不耕地約束既定大臣中悔又欲堡寨相
照取直議猶未定而熙河將佐范育种誼欲於見今
城堡之外更占質孤勝如二堡大臣僥倖拓土之功

不以育等爲非從而助之尋爲夏人所破所殺兵民
皆不敢以實聞繼修城門再被焚毀其事至今未定
然夏人迫於內患不敢堅抗朝命許以照直爲界其
言猶未絕口而大臣又悔欲於堡鋪之外對留十里
通前共計三十里此命既出有識之士以爲失信太
甚非中原之體若使邊臣稍知義理必不忍自出反
覆之言以彰不信幸而夏人終以患內未解不欲遠
拒黽俛見從十里之地得之不足爲強失之不足爲
弱雖小人以爲得計而君子謂之失策何者要約未
定今歲已添屯重兵前後十將有餘十將之衆凡五

萬人使五萬人西食貴粟其費已不貲而夏人順否
又未可必雖復暫順要之久遠不信朝廷爲患何所
不至然此亦既往之事臣復何言哉臣之所憂但恐
大臣狃於小利罔覗夏國便利田地貪求不已訪聞
近遣穆衍與邊臣計議既欲取質孤勝如一帶良田
凡數十里又欲取秦鳳路隴諾城與熙河路碇城照
直地僅一百里規畫極大聞者驚愕若此謀復作夏
人不堪其忿竊出作過我曲彼直何以禦之且先朝
用兵所得四寨朝廷猶務息民棄而不惜況於其餘
何足計較在兵法有之曰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

又曰利大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今之所爲正犯此禁臣竊惟大臣皆一時儒者而皆棄所學貪求苟得爲國生事一至於此外人皆言前後討蕩皆出种誼誼本小人安知大慮而舉朝廷以從之乎要之不出數年此患必見患至而後言言雖易信而已無及矣伏乞陛下以社稷生民爲念斷之於心止其妄作則天下幸甚　取進止

貼黃添屯數目臣見陝西轉運使李南公言

貼黃在屯十待處添自元祐以來朝廷不起邊事凡因前邊臣欺罔殺略熟戶計級受賞虜掠財

物私自潤入及邊民幸於摸擴買賤貨貴如此等事皆不得爲故上下鼓唱願有邊寒凡此皆姦人自作身計非國之利也今勝知質孫等處良田實西邊第一等膏腴豈我獨知以爲利而夏人不知耶彼知愛之則不免於爭爭一起則兵革不息此正墮邊臣之姦計而大臣不察過矣臣訪聞夏國柄臣梁乙逋者內者繫國之心然其爲人狡而多筭寬而得衆方欲內安酋豪外結朝廷族內外無患然後徐蓦取之所以朝廷近日商量地界

雖前後要求反覆而乙逋一一聽從蓋見議地界止於二三十里之間於彼國不深繫利害故也今朝廷若見其易與因而別有大段求索使彼不能堪恐或至忿爭兵難一交必非朝廷所願至此而後反欲求知則所喪多矣

論黃河東流劄子

臣聞大河行流自來東西移徙皆有常理蓋河水重濁所至輒淤淤塡既高必就下而決以往曾驗之皆東行至太山之麓則決而西西行至西山之麓則決

而東向者天禧之中河至太山決而西行於今僅八十年矣自是以來避高就下至今屢決始決天臺次決龍門次決王楚次決橫隴次決商胡及元豐之中決於大吳每其始決朝廷多議閉塞今復行故道故道既高復行不久輒又衝決要之水性潤下導之下流河乃得安是以大吳之決雖先帝天錫智勇喜立事功而導之使行不敢復塞茲實至當之舉也惟是時民力凋弊堤防未完北流汗漫失於隄障由是元祐之初大臣過聽始開孫村之議欲導河使東之後故道此議一起都水官吏僥倖回河之功河上使臣

豪塞利在差遣請受相與唱和爭請回河自是公私困竭河北京東西之民爲之不聊生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仁民愛物恭儉節用如恐傷人今河本無事而生事之人公然欺罔坐使公私俱弊臣實深痛之謹案河朔民言效之左右惟陛下裁察夫河自天禧西行及其決於大吳其去西山不遠惟有此地未經淤填比之佗處地形最下故河水自擇其處決而北流直至瀛莫之郊地勢北高河遂東折入海其爲順便殆天意也惟北京之南孫村在其東岸東接故道其閒數十里地頗污下每歲夏秋漲水多

自此溢出昔之治河者以爲北京宮闕所在兵民夥煩而孫村近在南城之外若使漲水從此流入故道則都城生聚皆有魚鼈之憂故於河之東岸孫村之南開清豐口以洩漲水流入故道於河之西岸開闕村等三河門亦以洩漲水行無人之地迤邐流至舘陶復合入大河昨來朝廷如一依昔人措置則北京每歲夏秋漲水自可無虞城南堤防所費並可省罷自北京以北至瀛莫以南地迫西山漸有岡阜河水至此自不能爲害惟有深州當河流之衝所宜經畫今若從武強縣聞近東舊河道具見圖引河稍東則深

州之危必自紓解然後完治山谷一帶北堤極令高厚則河流赴海可無大患矣今自建孫村回河之議先閉塞閡村等三河門又於宋村築東西馬頭及鋸牙侵入河身幾半迫脅大河強之使東既河身壹塞則上流陽武靈平等處夫秋並告危急漲水至北京之南東西兩岸無所分洩又爲馬頭鋸牙所迫併入孫村直上北京南橫堤面北京告急當稱若雨不止風不定本京必定蹉虞其得平安蓋出天幸由此橫堤順水堤皆作木岸所費不貲然終亦不可全恃萬梁村東馬頭下崖至水面高七尺水深二丈以上若

欲開掘馬頭已東回奪河身須及三丈乃可訪聞入地一丈泥水不可復開雖復傾國應副力亦不及君欲略行開掘令漲水衝刷成河則二年以來已試不效況故道一帶堤內直高一丈上下而堤外直高二丈有餘架水行空最爲危事謹按自來河決必先因下流淤高上流不快然後乃決然則大吳之決已緣故道淤高今乃欲回河使行於此理必不可且見今北流深廣水行地中實得水性捨此不用而欲引入故道使水行空中雖三尺童子皆知其妄而建議之臣恣行欺罔居之不疑今雖變回河之名爲分水之

議摠都水奏請本謂回河與減水事體不同所有已修進馬頭三百餘步乞從修河同隨宜措置爲頭既在大河之中横攔水勢汎漲之時理須斟酌可存可折一面施行朝廷雖許其所請然本司收買馬頭物料至今不絶又與本路監司同奏乞隨宜開導口地一帶河槽務令深闊并修葺緊急堤岸擬爲二渠臣觀其指意雖名爲減水其實猶作回河之計也且自置修河司以來使過朝廷應副見錢四十九萬餘貫其他公私所費猶不在此數今歲春夫共得一十萬人而北流止得三千萬東流猶佔七萬蓋自來河北只

管一河東西兩岸而已今爲分水之故添爲兩河東西四岸内北流横添四十五埽使臣二十四員河清兵三千六百餘人物料七百一十六萬三千餘束其爲耗蠹何可勝言蓋都水官吏專欲成就決不可行之故道而療病已行之北流其欲成就故道則孫村開河馬頭等役當罷而不罷其欲療病北流則深州武強等患當講而不講建議分水之人利在深州觀急以勘此澱可爲而東流讙開其爲不忠莫其於此北京靈平陽武諸處危急實由分水所致則諱而不言深瀛恩冀去歲無害實由北流堤防稍立之功則指爲分水之效其爲罔上衆所憤歎臣

職在風憲疾之久矣近因訪問習知河事之人頗得其實采畫成圖隨事籤貼指崇可見今隨劄子上進臣雖未嘗閲視形勢然而朝廷大臣亦未嘗按行其地不可便以都水官吏爲信也欲乞聖慈特選骨鯁臣僚及左右親信往河北計會逐處安撫轉運提刑州縣及北外監丞司官同共踏行詳具圖録開述利害保明聞奏如臣所言不妄即乞罷分水指揮廢東流一行官吏役兵拆去馬頭鋸牙依上件所陳施行今年春夫仍並撥付北流開河築堤役使所貴河朔及都路兵民早獲休息國家財賦不至枉費有豐足

之漸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

貼黄今河上夫役不過二月半下手如蒙聖慈允臣所請伏乞火急差官前去定奪所貴未役之前早見可否不誤興役

欒城集卷第四十六

欒城集卷第四十七

中書舍人撰兩府請賀謝表狀十首

請太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等言臣等近奉表請太皇太后以時備禮膺受冊寶伏奉批荅不許者臣等聞謙雖盛德過則失中禮有必然義非所避方旱災未解則克己安衆人主之令猷及神人既和則備物正名有國之常法若乃務於損而不復有其實而非居使禮典不修則臣子何賴臣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躬任姒之至德蹈舜禹之休功無為而還躬自安不

言而忠邪自辨四海蒙福三年于今乃者雨不應時民斯艱食然而振廩已責之惠饑饉所以再生側身修行之誠鬼神所以助順今秋麥既阜黍稷可期人獲安居朝亦無事而禮廢不舉衆將謂何夫以擁佑神孫緝熙大業名號之施本由其實文物之盛復㳂其名夫何嫌疑固執謙畏而況遏密之期已極受戴之願方深抑損逾涯進退無據臣等重念君父之道不獨為身其於臣子之謀當使無過今時月協吉冊寶告成却而不施自為則至而使皇帝陛下不得盡人子之義百官有司不得舉人臣之職此臣等區區竊所未喻也伏願太皇太后陛下勉循斯請以安衆心仰以奉祖宗之舊儀俛以為國家之榮觀臣等無任懇款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賀擒鬼章表

臣某等言伏覩熙河蘭會經略司奏今月十九日兆東安撫种誼等領兵攻破洮州城生擒西蕃首領鬼章者天網雖寬久而必獲神理助順叛者自亡曾是偏師之出雍遂聞元惡之授首諸戎震疊西鄙肅清臣某等戚歡誠抃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承天

覆四方坤載萬物好生之德發於自然柔遠之功覃於無外昆蟲草木咸知此心天地鬼神陰相其業顧西蕃之遺種孫累聖之濡私頃在熙寧之間誘脅思立之衆置而不問猶覬知恩爵秩無隆賜予不絕而乃潛結西夏攻圍南川焚蕩傷夷動以萬計發摇驅虜不可數知桀驁臨洮傲睨天討當中太息念彊場之無辜諸將激昂知背誕之不赦兵刃既接凶黨奔亡臨衝未施壁壘自破老羌奪氣白首就擒即聽檻車之行以正藁街之戮乃者托跋小醜憑情解仇之謀倡狂大言陰晉窺邊之計辱亡則齒知難父背解

則胥不自持料其破膽之餘欸塞無日信矣得天之助本於愛物之誠臣等鎮撫無功罷勉備位幸依干羽之化庶覩兵華之藏欣戴之心倍萬倫等臣某等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等誠懽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謝入伏早出狀二首

伏以火老而煩金微斯伏忽被早歸之詔仰慙內恕之恩退食委蛇撫躬戰汗臣等叨塵近職與聞政幾庇廣厦之清陰飽泰倉而終日方慙懼於無補何勞苦之足云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推己及人使臣以禮

深念早衰之質許以中吳之休顧惟民事之至艱蓋有日入而後息臣等敢不上懷主眷俯念人勞廣清淨之餘風致安佚於無外

又狀

伏以候極南訛日臨庚伏方齋居之暇豫閔政務之勤勞亟命還歸得從燕息臣等猥以一介徧覽萬微殫日力而不遺知寸陰之可惜惕然祗畏敢有怠荒伏惟皇帝陛下雞鳴求衣日旰忘食致海內無警急之奏而朝廷有清淨之風醇化國之舒長念暑雨之咨怨曾匪賢勞之乂遂家風退之安臣等敢不上體眷懷益勵愚拙更寒暑而不易期歲月之有成

謝坤成齋筵狀

清光可企初奉萬年之觴妙供已成共薦三乘之福遽傳溫詔式燕羣工舉磬管以示和陳肴核而飽德與衆同樂旣均夷夏之懽俾壽而康當遂臣鄰之願

又狀

寅奉東朝方慶誕彌之節均慈列辟俾同旣醉之歡飫以和羹作之備樂舉太平之舊事竦衆目以榮觀呦呦鹿鳴士有盡心之願振振鷺下衆知胥樂之誠

謝講論語賜燕狀

志在多聞親講聖王之訓功惟日就遂見一經之終深念勤勞式均燕喜籩豆有楚鍾鼓畢陳既與好我之心旣優以禮將聞善道之告不絕於時

又狀

宸心莫測方寓志於詩書坤德無爲但勤求於髦彥曾未閱歲已聞終經式均燕豆之私以榮講席之報始於好學昕觀聖政之新終克肯堂益助慈心之喜

賀雪御筵謝狀二首

伏以微陽將復溫氣尚浮誠意感天不日而應同雲覆地雨雪載均信哉牟麥之祥稷稱癘疫之藥時方

嗣歲已知天造之回功在庶農益驗坤元之德臣等弼諧雖幸燮理何功安此豐年日有素餐之愧錫之備禮重叨曲燕之私醉飽而歸震惶無措

又狀

伏以近自頻年每愆特雪聖心勤念雖淵默以無言天意密符變凝陰而有作飛花先自於宫闕布潤俄遍於寰瀛九軌澄清已消塵壒之閡三晨踊躍載歌年麥之豐臣等幸此有年共安無事錫之醴酒益知和氣之克飫以肴烝顯均足食之惠醉飽盛德歌舞休功

編神宗御集奏請表狀二首

乞御製集叙狀

臣等頃被旨編次神宗皇帝御製文集檢尋遺放縣歷歲時於兵政二府得處置之詳於臣寮諸家得訓敕之要相從以類首以詩頌雜文備載無遺總以遺防祕討今者編錄粗定卷秩已分臣等恭惟神宗皇帝天縱彌文神授英略詞章淵妙不學而能籌策縱橫絕人遠甚而復屬精庶政親決萬機故其游華無益之文見存無幾至於經論成務之作著錄尤多足以上繼典誥垂世之書豈止追迹漢唐能文之主臣等雖觀章句莫測淵源竊見祖宗御製集聖製序文已有故事蓋天日之象非常人所能形容而堯舜之言非來聖莫適題品臣等欲乞皇帝陛下依前朝典故親譔神宗皇帝御製集序頒付本所以發揮聖作昭示來世

進御集表

臣某言竊惟神宗皇帝天縱聖德文章儁偉策略宏遠出於天性不由學致自初即位經營百度有綱紀海内鞭撻四夷之志老臣宿將拱手相視以聽可否至於發姦摘伏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皆發於文

詞臣頃被聖旨編次遺文始於禁中次及三省密院下至文武諸臣之家凡尺牘寸紙無所遺軼或文采煥發足以形容淵衷或事實明著足以考察時政謹已譔次成書然臣之愚陋不足以測知深淺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居堯舜之位纘曾閔之孝（太皇太后表改此二句云以文母之慈彰聖子之業）補述前志見於爲政綱羅遺事盡付史官猶恐平生文字久而散亡或致磨滅特置官局經涉歲時臣伏觀歷代帝王如漢武魏文唐德文宣三宗皆工於詩騷雜文舉一時文士比長絜大至於經論當世講論利害以文墨盡

天下事則皆不足以仰望先帝之萬一惟漢光武起
布衣治經術提三尺劍以平僭亂得治民馭兵之要
每以手迹十行細札號令海內竇融在河西詔書至
探融等情僞河西皆驚以爲不可欺即時欵附第五
倫爲京兆掾每讀詔書曰此聖主也太祖[illegible]
其用兵雖法孫吳然因事變化自作兵書十餘萬言
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爲節度從令者
克捷違敎者負敗惟此二君近之然先帝之文其高
處自當與典謨訓誥爲比非近世所能髣髴凡著錄
九百三十五篇爲九十卷目錄五卷內四十卷皆賜

二府及邊臣手札言攻守秘計先被旨録爲別集不
許頒行仍御製集序一篇以紀盛德發明大訓臣竊
見祖宗御集皆於西清建重屋號龍圖天章寶文閣
以藏其書爲不朽計又刻版模印遍賜貴近臣今已
繕寫分爲五帙隨表上進欲乞降付三省依故事施
行所有御集即付本所修寫鏤版臣無任戰汗慙懼
屛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
言

雜論薦書狀劄子八首

爲兄軾下獄上書

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
雖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
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爲命今者竊聞其得
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
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
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在
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
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託興作爲歌詩語或輕發向
者曾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
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爲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

哀軾愚於自信不知文字輕易迹涉不遜雖改過自
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
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
抱有爲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
効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
明主其道無由況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爲言者
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竊哀其志不勝
手足之情故爲冒死一言昔漢淳于公得罪其女子
緹縈請沒爲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刑今
臣蟣蟻之誠雖萬萬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仁聖過

於漢文遠甚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末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爲幸兄軾所犯若顯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憐赦其萬死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何以報臣願與兄軾洗心改過粉骨報効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勝孤危迫切無所告訴歸誠陛下惟寬其狂妄特許所乞臣無任祈天請命激切隕越之至

乞牽復英州別駕鄭俠狀

右臣竊見英州別駕鄭俠昔以言事獲罪投竄南荒俠有父年老方將獻言自知必遭屛斥取決於父父

慨然許俠誓不以死生爲恨而流放以來逮今十年屢經大赦終不得牽復父日益老而俠無還期有志之上爲之深泣況自陛下臨御一新庶政凡俠新言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等事改更略盡而俠以孤遠終無一人爲言其寃者臣與俠平生未嘗識面獨不忍當陛下之世有一夫不獲其所是以區區爲俠一言伏望聖慈特賜録用使其父子生得相見以慰天下忠直之望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乞擢任劉攽狀

右臣等伏見朝議大夫知襄州劉攽多聞直諒文有師法才力疆敏所至稱治流落外官衆所嗟嘆訪聞頃者將漕京東安靖不擾偶以前官財用窘乏嘗稱貸朝廷放繳其後未能即還奏乞展限適會吳居厚以聚斂進擢攽遂以不才黜退安於榮辱不自辯明雖蒙聖恩召還近郡而臣等竊謂攽才術有餘用之未盡陛下方網羅遺滯以助大化如攽之賢不可多得伏乞擢置侍從觀其所長臣等職在獻納知賢不薦實負愧責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乞推恩故知陳州鮮于侁子孫狀

右臣等伏見故朝議大夫集賢殿修撰知陳州鮮于

侁學有原本博通諸經政事精詳和而有斷熙寧之初爲利州路轉運判官時朝廷方行免役本路人貧地狹侁推行以理取於民有度能使一路獨無甚擾近者京東經吳居厚刻剝之餘人情不安朝廷特起侁於疾病之中付以安集侁勞徠幾歲民亦以寧旋蒙聖恩知其可用擢爲右諫議大夫侁感激知遇前後言事多蒙聽納不幸疾作不敢廢弛職事力求外補後蒙聖恩寵以要職俾守近藩仍指揮一年後取旨侁到任未幾遂至物故臣等竊聞侁平生守道歷任諸監司有補國事晚節被遇推實侍從適以病去

無絲毫之過而身後獨不得與侍從亡歿恩例子孫見有白身欲乞聖恩特賜閔察使得依諫議大夫恩例以慰忠賢之心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薦呂陶吳安詩劄子

臣今月二十四日面奏司馬康久病諫官闕人乞早賜選擇除授尋奉聖旨只爲難得人臣退而思之知人之難莫知已試之驗竊見前左司諫呂陶右司諫吳安詩昔任言責知無不言雖各曾罷去並不緣過惡同時臺諫已斥復用者迨今已遍惟陶以言韓維不公韓氏黨與強盛爲衆所疾安詩以言王讜進用

不當讜連姻權勢無由復進質之公議皆謂不平若蒙聖恩還舊付職俾得盡心圖報必有可觀方今臺諫並闕臣雖備位執法才短無助深恐言職曠弛無補聖明謹采衆論冒昧塵獻乞更加採察特賜錄用不勝幸甚取進止

薦林積劄子

臣竊見天下久安士久不試才者無以自見緩急之際朝廷不知所用昔漢丞相王嘉憂世乏人嘗上書言前蘇令起爲盜欲遣大夫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臣以不才竊位以爲侍從近臣誠及今閒暇各舉所知朝廷得以稍加優異則緩急宜有所補臣竊見右通直郎林積吏幹強敏長於應變所至可紀初任泉州惠安尉以選捕獲尤溪強劫賊二十四人蒙恩轉三官次任簽書亳州判官復以選補楚州漣水羣盜又獲二十八人累減六年磨勘仍不依名次指射差遣觀其措置方略頗得古人用兵之意若蒙朝廷拔擢更加試用宜有可觀今世智策之士不可多得若令吏部隨例注授碌碌

於外異日欲有使令不若素養之爲善也臣不勝區區採擇衆善以補萬一取進止

乞優卹滕元發家劄子

臣伏見故龍圖閣學士前知太原滕元發昔事先朝早蒙知遇方羣臣爭以財利求進之秋元發獨能守正時獻讜言先帝取其大節雖任用進退不一而卒蒙保全近者朝廷知其可用復還舊職擢實河東元發亦能裁損極邊冗戍爲國惜費頗有成効今不幸身亡子弱家貧已蒙聖恩特加賻贈欲乞檢會近例差破人船津送喪柩骨肉直歸蘇州候有葬日仍令

本州量事應副元發有弟申從來無行今元發既死
或恐從此凌暴諸孤不得安居緣元發出自孤貧兄
弟別無合分財產欲乞特降指揮在京及公路至蘇
州以來官司不許申于預元發家事及奏薦恩澤仍
常切覺察取進止

薦王鞏劄子

臣伏以方今人才衰少求備實難凡有所長皆當不
廢臣伏見右承議郎王鞏生於富貴志節甚堅好學
力文練達世務昔熙寧之初宰臣王安石用事擧欲
用鞏鞏自知守正不合拒而不從每上書言事多切

時病吳充馮京器其為人嘗與議及國事及王珪蔡
確執政李定舒亶為御史將傾充與京故起大獄廣
加羅織欲以次及二人鞏由此得罪南竄里三年而
歸剛氣不衰言事如故昨二聖臨御司馬光當國鞏
復預光議論光極喜之言之朝廷擢任宗正寺丞方
復欲進用而鞏狷介疾惡為衆所忌適會光物故衆
人据其微過因而排之遂至今日臣竊悲光平日所
薦皆布列朝廷而鞏獨連蹇不遇罷官者再凡鞏之
所長皆士人之所難能而其所短多暗昧不明或少
年之所不免前知楊州謝景温與鞏共事嘗上章明
辨其冤則愛憎之言未可偏信臣備位風憲區區之
意每欲為陛下掇拾遺材以備任使與鞏遊從最舊
知其所長伏乞陛下洗濯瑕疵稍加錄用必能上感
恩造臨事捐軀以報萬一取進止

辭免恩命表狀劄子二十六首

辭起居郎狀

右臣今月十九日准閤門告報已有告命除臣起居
郎者伏念臣頃自疎外擢居諫垣衰廢之餘才力耗
竭黽俛歲月無所建明近因朝廷除張頡為戶部侍
郎杜紘為右司郎中公議紛然謂非其人臣繼上封

章極言其事杜紘雖才性鄙妄黜辱華要而罪惡未
著臣亦不敢力言至如張頡為性險躁臨事弄方歷
任以來罪狀山積臣以為事既明白是以前後五次
上言不知頡久事要權植根深固一為左右之所保
任遂致聖意確然不移臣屢獻狂言誠不量力雖聖
恩寬貸未賜譴呵豈敢冒昧寵榮復塵要近言不稱
職臣猶自知當黜反遷衆必指笑伏乞特回誤恩除
臣一外任差遣俾臣得免清議不勝幸甚所有前件
告命臣不敢祗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第二狀

右臣准今月二十三日尚書省劄子以臣奏乞免起居郎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君父之命所當敬從臣實何人敢有固執特以臣前言張頡除户部侍郎不當前後五狀不蒙施行頡之罪名著在案牘傳於公議而大臣主之愈力朝廷用之不疑則是臣訪雙顛眩惑天聽任妄誅之所不當赦臣今不敢復論其事但以言爲職言旣不用理當廢黜銜愧冒寵義實不安伏乞檢臣前奏除臣一外任差遣以全臣進退之分所有起居郎告命臣不敢祗受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免修條支賜劄子

臣准門下中書後省牒准吏部牒以臣詳定參校六曹寺監吏人額祿文字幷修條特支銀絹各五十疋兩竊緣編修條貫及裁定吏額皆上禀朝廷議論下賴官吏勤力臣居其間別無勞効冒昧恩賞情所不安況范百祿等已有文字辭免乞賜檢會一處施行特寢誤恩以安愚分取進止

第二狀

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臣辭免詳定吏額幷修條特支銀絹者聖恩深厚不廢微勞豈合固辭上煩天聽然念臣頃自遭遇曾未數年致位近侍其間因緣職事備督官吏修定舊條在於微臣經無分毫之効若皆一一使僥恩賞實愧心顏伏乞聖慈察臣誠心非有矯飾追寢成命以安愚衷取進止

辭召試中書舍人狀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奉聖旨召試中書舍人者伏念臣頃自外官擢任言責雖竭陳狂瞽而報效蔑然遽蒙聖恩執筆柱下復緣乏使權掌命書資淺才微寵恩沓至自知非稱而況人言方欲上書自陳以辭要劇忽聞召命寵越非常況今多士盈廷詞臣間出或

久次不用或沉伏未聞豈患無人以備任使顧臣才力短拙重以衰殘曾未逾年致身華近必貽公議難以自安伏乞追回誤恩少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勑
旨

第二狀

右臣今月某日准閤門告報蒙聖恩除臣試中書舍人者頃蒙特旨召試中堂辭避不從黽俛而就遂忝成命意終不安雖知區區寸誠不能仰回天聽而匹夫之志終欲必行蓋人臣事君本求知遇有命不受近於不情然臣以義而言有三不可伏念臣少從父

學稍知爲文憂患以來筆硯都廢今雖勉強心志已衰此一不可也臣昨自縣道召充諫垣旋叨左史仍兼詞命駢繁寵數併在一年臣猶知非況復公議此二不可也內外兩制素號要途兄軾頃已擢在禁林臣今安敢復據西掖非獨畏避譏評實亦恐懼滿盈此三不可也臣既無一堪而有三不可冒昧寵祿將安用之伏乞聖慈鑒臣愚誠特寢前命俾臣得安閑地少弭人言則臣圖報恩私尚有他日謹具狀奏聞

伏候勑旨

辭戶部侍郎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已降告命除臣依前朝奉郎試戶部侍郎奉聖旨管勾右曹者待罪西掖雖已期年操觚文墨之間愧負寵祿之厚豈期過聽特有甄升竊以戶部右曹兼領昔日金倉司農之政侍郎職事專治天下差縣市易之餘奏請紛然法度未定方欲酌今昔之中制釆吏民之公言宜得強明練達之人立成久遠通融之法如臣暗陋何以克當願回誤恩別選能吏俾臣愚獲安於微分而國事不失爲得人公私兩宜衆議爲允懇迫之至冒昧以聞取進止

辭吏部侍郎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已降告命除臣試尚書吏部侍郎奉聖旨令官勾右選者臣待罪民部一期且半才微事劇智力俱殫方欲干扣聖明稍求閑地而猥蒙進擢俾佐天官地望愈華職業尤夥見今選集之亡五六千人一失銓量人言可畏伏望聖慈矜臣不逮察臣無他除臣一閑慢差遣上以明朝廷用人之公下以全愚臣知止之分干冒天威進退失措取進止

辭翰林學士劄子

臣今月十四日准閤門告報已降誥命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臣頃在民曹頗經歲月不能均調有無

仰助邦計日虞曠弛以速刑誅朝廷曲賜保全已爲至幸復加進擢必致煩言延被除書參掌吏選雖云寵命猶麗諸曹臣自量空疎尋已辭避而況玉堂之清秘號爲詞臣之極選臣兄軾舊以文學見稱流輩猶復畏避不敢久居得請湖如釋重負在臣微陋實爲叨竊兄出第虞或謂朝廷私臣一家地近職嚴姑願朝廷歷選多士雖或未欲置臣於外猶願特許假臣以閑地苟未滿盈庶可驅策悃誠迫切進退兢危

伏望聖慈即賜俞允取進止

辭御史中丞劄子

臣待罪禁林行將一歲兼權吏部復又累月常恐才小責重一有曠敗孤負聖恩今月三日得閤門報准告除臣御史中丞充龍圖閣學士聞命震恐罔知所措蓋自二聖臨御所用執法於今六人或由此進用或因事罷去凡任人之得失實係朝廷之重輕官吏視之以啓勤怠之心邪正因之以知消長之候是以前代所選至愼至難如臣鄙凡何以堪此況復職冠河圖之祕亦非近事之比雖朝廷過聽欲以寵借小臣而臣自度量顧顧少安愚分重念臣頃者爲邑江外被召還朝曾未五年遍歷華近無尺寸之功德稍

山岳之恩私區區之誠每懷傾覆若復冒居要任誠興本心況臣非獨自爲身謀亦爲朝廷惜此過舉伏乞追寢成命退就閑官上全知人之明下安守節之義惶恐迫切不知所裁取進止

辭尚書右丞劄子

臣今月五日准閤門告報蒙恩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臣備位南臺言事無補上負朝廷開納之意下姑朋友責望之誠徒以厚恩未酬欲去不忍豈謂非常之命猥加無補之臣别復二轄之官萬幾所在苟用人之一失實取輕於四方如臣舊自諸生誤叨近侍嶮嶇縣道曾未數年出入同行莫聞顯效資地淺薄積薪有後來之歎德業空虛在梁有不稱之誚伏乞追寢成命少安愚衷上以全二聖知人之明下以成孤臣審己之分臣無任祈天待命激切屛營之至取進止

第二狀

臣蒙恩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今日雖已具劄子辭免然意有未盡君父之前不敢復隱謹具披露惟陛下察之伏念臣幼無他師學於先臣洵而臣兄軾與臣皆學藝業先成每相訓誘其後不幸早孤友愛備

至遠此成立實兄之力也頃者兄弟同列侍從臣已自愧於心今茲超遷丞轄中臺與聞政事而臣兄軾適自外召還爲吏部尚書顧出臣下復以臣故移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實不遑安況軾之爲人文學事政過臣遠甚此自陛下所悉臣不敢遠慕古人內舉親戚無所回避只乞寢臣新命若得與兄軾同爲從官竭力圖報未亦必無補也如此則公議既允私意獲安其於愚臣實爲至幸取進止

第三狀

臣今月某日伏蒙聖恩賜臣詔書一道不允臣辭免

恩命者命降自天輒形懇避恩不加譴猶辱訓詞輒
緣叢蕪之私復伸愚陋之懇蓋陳力事上常自止於
不能而量才用人亦當務其已竭況臣位居執法職
在繩愆苟有官非其人爵踰於德法所當治臣敢弗
言今者擢寘近班實爲虛授若遂黽俛居位臣既自
已知非苟復傳播於人衆必指爲無耻在它人猶爲
不可況本職之所當言乎別選於長才冀稍安於私
意再殫誠悃非敢飾詞所有告命不敢祇受臣無任
震越待罪之至取進止

第四狀

臣今月某日蒙恩差到某官齎降詔書一道以臣再
辭恩命不允所請者特遣使車宣布君命里巷改觀
親黨增光雖聖聰之未回抑愚言之可聽與其順旨
而使聖朝不獲所任曷若違命而使柄臣舉惟其人
用此力辭期於得請昔楚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衛
多君子季札知其未亂若公卿類皆骨鯁則精神足
以折衝今雖忠賢在朝股肱協力不宜雜用小器以
示之人臣能知難國之福也苟不度德民何觀焉尚
冀察臣危誠追寢前命俾得粗陳薄技以効一官既
獲謀身之宜非無報國之所進退兩得家國俱安其
於微臣豈非厚賜無任恐懼懇禱之至取進止

免尚書右丞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蒙恩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
首居言責無補聖時方有黜幽之虞遽聞躐等之命
辭而不獲情實難安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
臣家世寒賤兄弟愚冥早坐狂言流落江湖而不返
晚逢興運聯翩禁近以偷安侍聖神之誤知蹈險夷
而莫顧前後歷居於臺諫彈擊多召於怨尤每圖自
安之宜惟有早退之便徙以受恩未報中夕以興進
退皆艱徬徨自失敢有望於殊寵以自速於煩言矧

茲丞轄之嚴號居弼諧之貳觀用人之當否知爲國
之重輕如臣迂闊而寡謀孤直而多怨進用茲始已
或紛然眷遇儻隆安能自保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眷
求一德以允僉言慎名器之假人念衣裳之在笥亟
取前命以保危蹤苟無隕越之憂盡出生成之造臣
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第二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蒙恩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
臺轄之重國論所存顧惟尺寸之材何與棟梁之選
比陳誠懇尚閟俞音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

臣家世寒儒僅守父兄之樸學文史末技不通邦國之大猷頃自元祐之初偶緣乏使召自南遷之後逮責使言旋由左史而踐掖垣復從右戶以居翰苑追茲執法曾未數年言何補於聖明志已殫於憂責以一日遭逢之幸擅諸臣積累之榮方懷滿溢之虞願求閑散之便豈意恩私之横被復叨丞轄之近班自昔政事之臣非處書生之地既犯不韙其何敢安伏望皇帝陛下以德愛人量才付位深察斗筲之陋難堪鍾鼎之藏追還誤恩選遠明德俾賢愚各安其所則中外無復間言其於微臣受賜多矣臣無任祈天

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欒城集卷第四十七

欒城集卷第四十八

雜謝恩命表狀二十一首

謝除中書舍人表二首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執筆柱下已愧空疏起草禁中尤爲清切上慙主眷下愧人言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以西臺政教之原紫微論思之地緝熙庶政事得起參進退具寮言成訓誥昔趙孟治晉叔向爲之謀主則楚無以當國僑爲鄭子羽掌其詞令則國鮮敗事今臣所領頗近於斯宜得博達詳練之人疎通敏捷之士考覈邦

典潤飾皇猷如臣樸訥少文迂拙自用在仁祖時始以直言見收下第在神考時復以封事獲對清光不能自結於一時旋復竄投於萬里雖謀身之不暇顧受任以何堪泰壇之樽何取溝中之斷清廟之瑟誤收爨下之焦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出震乘龍代天理物默然思道專意於用人穆若守成還眾而求舊憐臣一介之賤偶爲三世之陳遺替以故而見收老馬以病而復養不求其用聊廣吾仁臣雖力不追人而誠心未泯學忘其舊而一二猶存敢不靖恭於朝側聽高宗之言政勉強以俟幾見成王之措刑臣無任

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仍賜章服者越從左史擢領西垣口出命書身參法從深念山林之迹本無富貴之心聞命若驚固辭不獲臣某誠感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生本西蜀家世寒儒學以父兄爲師貧無公卿之助私有求於祿養輒自力於文詞慨然東遊無以上達際會仁祖訪求直言策語倡狂特聖神之不譴考官怪怒惡悖直之非宜孰知悟俗

之言特被愛君之詔感激恩遇遂忘死生莫酬國士之知適有私門之禍未塡溝壑重迫飢寒將於道塗望見神考一封朝奏夕聞召對之音衆口交攻終致南遷之患生雖不遇嘗辱顧於二宗時不見容勢殆濱於九死厄窮身致黽俛何言敢云衰病之餘復被寵光之幸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母慈均覆坤德無私欲以任姒之明躬行堯舜之道肆求多士以遺成王耆老畢會於朝廷耕築不遺於林莽遂令拔擢猥及空疎馮唐已衰猶願雲中之往貢禹雖老未忘封事之勤譬如木之在山生則荷恩而死無所怨水之於地行則潤下而正不敢辭臣之事君義亦如此欲報之意非言所殫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謝除戶部侍郎表二首

臣某言今月初四日伏奉告除臣依前朝奉郎試尚書戶部侍郎者掖垣淸閟奉鉛槧以踰安民部劇煩以金穀而爲職事非素學命不獲辭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起於南裔曾未再期擢在近班訖無少補開口論事適宸心延納之初引筆代言非書命縱橫之際竊祿而已功何足云許日以言時亦未

幾方自憂於汰去豈復意於超昇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仁聖無爲靜深照物坐閱工師之衆灼知情僞之端察臣朴愚憐臣孤遠才雖未能以應務性則不喜於爲邪試之劇曹冀其來効然臣觀當今右部之政正値昔日新法之餘召募憂於錢荒差僱患於戶少事既難辨法當通方尚賴聖算之明稍寬民力之憊臣之疎拙徒自勉强苟少緩於瘡痍亦圖報之萬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今月初四日伏奉告命除臣依前朝奉郎試
尚書戶部侍郎者田野之姿入朝未幾侍從之貴冒
寵已多方懷汰去之憂敢有超遷之望臣某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伏以右曹之政本專賦役之煩近歲以
來復益金倉之舊下關民力上計邦儲朝廷議論積
年於兹吏民封章繼日以上置局未遑於成法付郎
要責其奏功將以適四方之宜爲一代之典自非精
練吏事通知民情何以上付憂勤下究疲瘵如臣淺
陋殆難克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貴乘時孝先述
志明於因革之故達於利病之原上覽祖宗之成規

下釆今昔之公議昭然獨斷惠此小民謂臣出某賤
寒或知劭農之意性本愚拙庶無希合之情度越衆
賢付以要務臣敢不上體聖慮勉盡鄙心臣無任感
天荷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對衣金帶表二首

臣某言伏蒙聖恩賜臣對衣金帶者盛服在躬衰容
有耀兼金在袵綿力難勝顧視何功叨塵重錫臣某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本寒族誤點清班豈
曰無衣敢自求於安燠可使束帶顧未工於語言曾
是遭逢坐蒙恩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澤無外足
以衣被四方禮義有餘意將蕃飾羣下發在笥之珍
以明重愼易佩魚之飾以示等威結以會朝垂屬識
都人之舊服而拜舞顧影有彼巳之慚豈徒褒榑以
爲容顧盡塵捐而報德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屛營
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
言

又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賜臣對衣金帶者中逕拜命御府
推恩授安吉之禮衣兼熒煌之寶帶臣某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伏念臣西南賤士儒素傳家羊裘寬博以
禦寒牛犢連延而東體久從游宦幸此甦收曾何施
爲坐沾賜予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覆庶物子
養羣臣機杼告功遠取同裘之義範鎔成質式示斷
金之誠饋笥增輝旣燻暖於私室辭紳同結亦誇耀
於周行顧慚彼巳之譏當誓捐軀之報臣無任感天
荷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翰林學士宣召狀二首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西頭供奉官克待詔盛倚至臣

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成命莫回驚使
華之促召一家竦聽望雲關以馳情實儒者之至榮
豈平生之敢望竊以翰墨之任始自有唐供奉至尊
講聞前輩北廊奏事有如李絳之忠中禁論兵復數
畢誠之智迨我祖宗之盛最優文學之臣時舉舊章
多蒙召對頃自恭默之後稍虛顧問之常方今聖德
日躋羣臣備目蓋將虛前席以博問繼夜燭而疇咨
宜得儁良密侍燕語如臣草野微陋章句拙踈十載
江湖之間自纍魚鳥五遷臺省之要末愧冠裳敢謂
乏人遽令至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心廣大海德

幷包物無一介之遺意求萬目之舉臨朝訪道有元
老之在前燕處清心授衆正而自助從容盛德循致
承平塵露之微海嶽奚補修列聖之故事今將其時
因間見以納忠臣亦有志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狀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酉頭供奉官充待詔盛倚至臣
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力辭不免亟承
詔旨之溫就職有時復紆使節之重慙負之極俯伏
何言竊以法從之華禁林稱首田漁自奮信遭遇之
已難兄弟迭居況前後之無幾二劉二吳號有唐之
盛事二宋二韓稱本朝之得人或同處於一時或相
望於累歲今臣與兄軾皆塵西掖繼入北扉曾未三
年遍經兩制才不逮於前輩寵遂極於當年聖主何
私偏許一門之幸愚臣自料敢齊伯氏之賢莫為先
容獨不辛會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德含
氣必生日月之明容光咸照力判忠邪之黨首清侍
從之聯察臣兄孫直之無他適貝負偶闕而當補棄
遺簪而未忍意同氣之可收致此空疎亦承獎擢臣
敢不始終一節庶無隕於家聲勉強百為或有補於

國事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
聞謹奏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狀三首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
幷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者衣配重金光照從官
之右厩分上駟出忘徒步之勤齷齪何功便蕃若此
伏念臣生於寒遠仕則塵勞逢掖之衣加牛脅而自
約下澤之乘望田舍以懷歸曾是恩私不遺固陋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緝綏多士收攬成功五色彰施既
蓋藩飾之羨六轡調適復均緩急之宜不間衰殘特

加好賜無衣自請喜七節之吉今爲子衣懷悲三賜之及此糜捐之報造次不忘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狀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幷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者服章在笥騏驥出閑襲以會朝乘而拜賜周行悚觀陋室增華伏念臣家本寒儒誤塵法從既脫布常之陋稍從輿馬之安同乘之私本非所望康侯之錫顧亦何堪寵數便蕃循省愧歎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傳求舊人圖廣治

功歷覽搢紳之間深照奔走之病亦是迂拙偏被恩私賓客在前或將使之東帶大夫之後知遂免於徒行誓以糜捐少圖報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狀

右臣伏蒙聖恩賜臣對衣金帶鞍轡馬一疋者衣以旌禮錫之帶則有約束之嚴馬以代勞加之鞍則無隕越之懼荷國恩之深重知聖訓之寄微服以周旋益增愧汗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照臨多士抵廣德心捐廄庫之有餘憐臣庶之微陋拜命茲始曾無毫髮之勞受賜以歸先有滿盈之懼伏念臣起家寒遠遭世熙明才下位高畏維鵜濡翼之譏任重道遠懷老驥伏櫪之心量力自知覽物增愧幹何以光被顯服並驅衆賢惟當知無不言實亦匪以爲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勅設狀二首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今月二十六日入陛特賜勅設者初踐玉堂函頒燕俎仰示慈之豐厚增泄瑣之以華飽食何爲汗顏罔措伏惟皇帝陛下使臣以禮光祿後威四筵既盈豈復無餘之歎初筵有秩共成既

醉之和荷賜則多論報何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狀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今月二十六日入院特賜勅設者恩與禁林禮加燕豆頻年不講故事僅存偶追賢儁之游函蒙飫賜之舊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惠慈無外典禮畢修鳴鹿呦呦喜忠言之來告嘉魚汕汕豈術樂之從然祗服異恩敢忘仰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劄記二首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知制誥者有命自天懇辭無地伏念臣歸朝未幾受任過優榮燕伯仲之間寵先供奉之列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施普博恩及單平察任循之無他憐孤直之寡助生成之賜草木何知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記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職叨非分恩出異常伏念臣比自南遷擢居法從功未聞於一二寵遂及於便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急於用人不遺寸善置之翰墨之地忘其兄弟之嫌欲報洪私未知死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除龍圖閣學士御史中丞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御史中丞充龍圖閣學士者視草禁中既忝儒臣之選專席朝右復膺忠告之求燕延閣之寵名增諫司之榮觀退循淺拙徒積兢危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仁聖在宥五年于今恭儉無爲四方稱治然而矯枉之過苛吏適去而寬弛相尋革故之難敝事雖除而條綱尚紊民貧未可經遠吏縻難於責功是謂守成之難宜有勵精之實幸臺綱之一舉措國是於無疑如臣才力之微強勉何及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惟主善政貴日新閔風俗之惰媮審詞說之忠佞知逆耳之利行察邇志之多非是以度越儕輩收拔微賤然臣迂愚之實砥礪莫加顛沛之餘衰罷日甚言之無補昔已效於諫垣文不適時比復陳於翰苑恩深莫塞才短奚爲惟有事君之小心每欲終身於直道折而不屈蓋蓬蒿之自然晦而猶鳴亦雞鵠之常性志效捐軀之報未知授命之期拜伏在廷俯仰增愧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除尚書右丞表二首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累具辭免蒙降詔不允仍斷來章者待罪南臺閱時空久承恩右轄量分實逾雖循牆而固辭愧回天之無力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衰遲晚節遭遇聖時還朝首擢於諫垣求言終寘於臺長蓋古人事君之難事惟忠言拂意之易危迫切至於引裾顛危有或折檻大則死亡之不卹小則投竄而莫辭雖伏節之心沒而後已而保身之義明者非之臣今不然事出至幸蓋上方有道常導之使言故下獲安心知言之

無罪非徒無益而不譴抑又與進而超遷才不逮於中流幸則過於前輩出入數歲參陪大猷昔所罕聞衆或驚歎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奉身有禮體天無心均覆中外無戚疎之殊惠養黔黎有恭儉之實德則可紀過奪復聞遂使諫諍之臣不知激訐之懼因緣寵遇復享尊榮不貲之恩沒齒何報方今兵革既息年穀稍登唯當上體仁心治而弗擾勞來哲士守之愈堅庶羣后比義以致功則孤臣因人而成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累具辭免蒙降詔不允仍斷來章者渙汗之恩已行而不反傴僂之志雖勤而莫伸上愧鴻私下慙議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接堯舜之統蹈成康之仁體貌先正耆老之臣拔擢後來翹秀之士俛仰六載前後幾人坦然公明故不私賢否之實穆然淵默故坐照情偽之眞臨御久則鑒愈明得失分則下無隱如臣者西南賤士章句小儒早歲倡狂偶竊多聞之選中年流落旣安縣尹之卑遇時乏人致位近侍跌宕文墨之囿囁嚅議論之場舉皆空言安有實效顧惟省轄之重實參國論之餘豈無遺賢遽及微品地寒資淺何以望三事之餘光才短力能安能裁六聯之滯論雖復黽俛就職愧歎何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地之仁曲成草水之陋父母之愛不録子弟之非將建大廈以覆羣生故収衆材而無棄物然臣員過其力受非所容惟有潔已無私或不孤於託付引類自助幸得免於顛隮不渝始終少荅恩造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生日謝表二首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麪者忝二中臺庸循未睱恩須細札庖已分甘爰因誕辰寵賁私室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才無它技生實多艱近從江海之覊遽聞廊廟之政齷齪從衆曾何補於微塵出入彌旬已自驚於素食惟是累朝之故事本優當世之名卿不遺臣子之私特助室家之喜豈茲菲薄亦被寵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貴慎微禮思從厚旣竭大烹之養兼存推食之恩庶無飢渇之憂以盡腹心之報雖草木不

知於孕育而犬馬尚職於仁私彼服恩光永思報稱
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
羊酒米麪者時當生育情方切以懷親職忝文昌恩
忽驚於捧詔屢庖致饋門戶生光臣某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伏念臣夙稟庀窮年侵衰暮偶緣之使叨據
近班未嘗稼而取禾則多不能謀而食肉無恥辭乏
令德之美飽無用心之勤常恐食浮以為身累敢煩

好賜之厚曲記初生之期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
推天祿以養才因舊章而惠下旨酒肥羜見和平蕃
衍之祥香稻來年皆調節登豐之報顧惟孱陋坐食
甘腹況臣少也早孤祿不及養老而多感憂以終身
賜予在前莫施烏鳥之微志頒贈來事惟有忠義之
可為蕞爾寸心未知所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謹言

勑記

臣進擢未幾勞效未聞偶緣生育之辰遽蒙欽賜之
典辭酒飽德雖喜太平之風先事後祿愧非崇德之
義黽勉圖報愧畏交中

欒城集卷第四十八

欒城集卷第四十九

代人上表二十三首

陳州張公安道謝批答表二首

臣某言伏以衰病日侵曠官是懼敢期恩貸曲示撫存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塵侍從晚遇聖明犬馬之誠本期於竭盡烏鳥之志旋迫於艱難憂患既深志力俱耗比緣終制獲覲清光自顧衰殘之餘力求閑散之地荷聖恩之未棄付便郡以偷安勉強支持庶幾補報而自單車就道之日舊疾緣隙而生視事云初繼冀有瘳於歲月力疾爲治未敢即

訴於朝廷及此遷延愈增昏眩殆將廢撓於條教無以表正於吏民衆所共知信非矯飾報孤誠而未達服膺眷以徒勞感激之衷固無以喻進退之分終所未安雖明主優容舊臣而尸素之譏安可弗畏雖愚臣貪冒寵祿而筋力去難以強回苟矜察其罷羸實保全於終始臣無任祈天跂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老病既至昏眊及之恩澤未移撫存若此感幸雖切啓處未寧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覆育萬物體乾坤之不遺容養羣臣猶父母之曲盡始終愛惜左右保全雖或迹疎無用之才加以羸老難任之日猶未忍棄俾獲偷安德厚恩隆感深涕隕然念臣結髮從宦出身爲君遭遇聖明有犬馬自效之志酬報爵祿無山林獨往之心矯世求名既非所願要君自驕亦不忍爲誠以病勢侵凌理難勉強伏自去歲初泄死血風熱交攻面目幾廢回陳誠請未賜允從貪冒寵光明友之所譏笑曠弛條教吏民之所厭憎遠此千閭出於窘迫豈可復貪榮命不畏多言而況南都有先臣之敝廬留臺固遺老之清

職在臣不爲逸廢於國亦謂無嫌病而得閑斯人情之至願退之以禮知主眷之愈隆天高聽卑得請乃已臣某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齊州李肅之諫議謝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勅就差臣知齊州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者衰疲無用退避爲宜尚分邦符以便私計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幼蒙基業早與簪裳遭遇先朝荐更煩使逮聖明之有作登賢俊於無方誤識鄙凡首被選擢節制西夏尹正上都用

拾皆獨斷之明左右無一人之助才微地薄寵至心驚誓堅愚忠以報天造然自出入要地訖無絲髮之可稱驅馳莫年已覺筋骸之不逮錐東泰之典壤實故里之近邦顧惟綏撫之權非復羸老之任飛章自乞倚宸眷之未移明命俯從知聖恩之愈厚況復歷山舊治父老猶存濮水弊廬封畛相望首丘自得戀主徒深秋稼粗登民情稍復坐布德澤豈勞施爲惟是丘山之恩猥被桑榆之景報效無所寢興不遑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李諫議謝免罪表

臣某言頃者昧於周防自貽謗讟聰明坐照善惡俄分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幼服官箴惟知勤瘁老膺朝寄但守朴忠自無佗長以報殊遇力小任重常自知其不任勢薄地寒果大招於浮議煩言初起卒莫自明孤迹多危自甘朿棄賴聖神之不惑察誣罔之無根不勞辯明自獲昭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鑒在上物無遁形坤厚無容人獲安處知拙直之多怨憐衰朽之易摧不見瑕疵曲全終始感幸之切涕泗交流重念臣昔事先朝雖更煩使衰門無振起之望莫齒絕榮華之心自蒙選掄遂歷禁近初無左右之助惟恃日月之明入領要權出分重鎮況復弟昆之非薄並叨侍從之清華蒙國厚恩如臣有幾未能消於謗口實有累於知人每自省循謂宜廢黜尚竊方州之寄益明眷獎之深敢不勉勵疲駑要粉身而後已訓敕子弟期累世以無忘過此以還未知所措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南京張公安道免陪祀表

臣某言伏蒙詔恩以南郊大禮召臣陪祀者躬饗圜

丘祇見祖廟百辟在列有懷舊臣明詔及門許觀盛禮顧衰殘之羸瘠奉成命以震驚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頃守鄉國理極便安但以莫年勢難勉強飛章請老有負薪不逮之深憂竊祿偷安豈日莫思歸之本意恐再三之上瀆遂黽勉以逾時然而目疾侵凌比加昏眩足力耗竭殆不支持方陛下咸秩百神駿奔萬國恩以自天之福祿均畀在位之臣工惻然眷懷未忍遺弃而臣適丁病廢之日懼成跛倚之尤身滯周南信榮觀之有命心游魏闕念入侍之無期惟當望柴燎之餘煙伏茅簷而竊抃坐馳誠

意仰企清光媮惰之誅逃避無所臣無任祈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張公謝免陪祀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某日詔書許臣免南郊陪位者靡眷優隆不遺舊物老身衰病辜奉明恩未即譴何重加撫諭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奉若天地祇事祖宗鑿萬國之歡心洽百禮而為奉四海來格尚何竢於匹夫誠意旁周獨未忘於一介其為幸會豈合固辭況臣仕歷三朝班聯二府自當勉

強筋骸之力奔走籩豆之間聽工祝之告休均在廷之舉舞而乃自陳衰瘵苟便安閑始貢私誠謂嚴誅之莫逭重适細札識聖度之兼容雖蒲柳之質既衰而葵藿之心未已瞻望隕越寢興不遑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張公賀南郊表

臣某言伏見今月二十七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饗帝之功允屬於元聖好生之德遂洽於斯民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臣聞天地萬物之始祖宗百世之元在禮有合祭之文於經有嚴配之義曠三年而後舉竭四海以薦誠然後情意獲通多儀克備惠澤均於多辟賜予迨於六師自非聖神莫或修舉伏惟皇帝陛下仁孝天錫恭日儉躋祇事神祇勤卹鰥寡故能享安寧於歷歲效職貢於多方鑿事告成舊章不墜臣忝事累聖親承盛儀覩致誠備物之為難知持滿守成之不易其為喜慰實倍等倫臣某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南京留守賀南郊表

臣某言伏以今月某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親饗天地陟配祖宗咸秩百神均福四海舉此盛禮併在一時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纘嗣五聖勤學十年地平天成禮備樂奏親執圭幣三接神祇藁秸陶匏致精微於德產犧牷玉帛來職貢於多方祝嘏告休福祿薦至赦宥多辟思廣好生之心賞賚六師共享如茨之福罔有內外咸盡歡欣臣某居守別都阻陪列位徒與吏民之衆共被德澤之餘臣某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之聞臣某誠歡忭誠頓首頓首謹言

南京百賀南郊表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某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舉三年之盛典罄萬國之歡心蕆事既終鴻恩均被臣某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以天地之功施而不報祖宗之德大而難名惟有躬祀圜丘配神作主仰以荅靈休之嘿運俯以示聖孝之無窮伏惟皇帝陛下推而不有報本反始因以教人遂緣祝嘏之餘丕冒道被華夷澤浹幽顯百神受職四海宅心盛德元功生靈之衆幅員萬里歡喜一詞臣等分職晋都不獲奔走執事無任瞻望踴躍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

賀以聞臣某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南京謝頒曆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賜臣熙寧十一年新曆一卷者天方發春朝既頒朔歲功伊始民事有時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政先稽古動必法天將以正萬事於歲先大一統於宇內而臣官治留務職在勸農敢不奉順典常助宣化育勤率吏屬共質要成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張公謝南郊加恩表

臣某言伏以今月某日南郊禮畢特加臣恩命者元祀告成鴻恩溥及雖在退藏之品猶加輿數之榮祗奉絲綸貫增慙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竭誠致饗受祿自天樂與羣臣同霑大慶上自股肱之列下同筦庫之微嘉其顯相之勤錄其駿奔之助霈然大賚大豈無名如臣草木餘生桑榆莫景顧田廬而願逝竊秩祿以常驚多病支離已無任於陪祀寵光霑洽尚不間於推恩荷德滋深論報無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李誠之待制遺表

臣某言衰病既侵大期將至顧視日景瞻戀聖時恐死一言瞑目無恨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少年感槩有志功名晚節遭逢屢經驅策撫戎西北方朝廷旰食之秋爲國威懷竊將帥分憂之日誓將勉勵少荅恩私而施設未遑罪戾隨至荷聖神之普照曾竄逐之幾時安居里閭浪迹漁釣誠心自信冀天日之向回歲月潛移謂倚伏之可待而命之弗予寘不自知俛仰之間彌留已甚伏惟皇帝陛下躬堯

舜之明哲履漢唐之緒餘引領太平之功側身同德之士臣雖竊見其始而莫究其終興言及茲銜痛没地然臣聞之惟至誠可以格物惟至仁可以安人刑非爲治之先兵實不祥之器此皆陛下聰明之自得老生平昔之常談將死之言廢幾於善尚有取於萬一則雖没而猶生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龔諫議謝青州帥表

臣某言伏奉五月某日勅告授臣右諫議大夫知青州軍州事兼京東東路安撫使臣已於今月某日祗

受訖者守土無功曠官是懼成命既出懇避無由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儒術空疎吏能淺薄早蒙選擢屢典方州中被寵光荐歷臺省懷樸忠而不顧勑勤拙以自將然自違去中朝流落外補首尾經八年之久左右無一人之容自分衰朽之餘無復覬升之望頃緣乏使再守別京復覩日月之光親聞金石之訓粗陳本末方愧尸素之多俯念孤平尚有驅策之意自違天闕曾未期年亟升侍從之榮仍分旄鉞之寄鴻恩自至莫知其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地兼容陶鈞獨運識馮唐於郎省但取一言冀汲黯於淮陽未忘舊物恩深不報期銘骨以終身才拙自知誓見危而一節銜命東往誠心内馳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陳汝藏學士南京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南京留守知應天府事臣已於今月某日到任訖者越從散地擢領留都仰戴恩光惟知愧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蒙器使屢試煩難任重多憂積衰成病乞身閑冷但求安養於餘生絕慮功名不復干求於當世豈謂聖恩

未弃見收桑榆枯木再生重沾雨露自聞此命莫知其由洎復見於清光復親承於聖訓盡出陶鈞之化曾微左右之容昔漢宣起張敞於亡徒漢武用安國於梁獄古或有是今則無之儻非日月之照臨不遺隙穴之微陋則已廢之迹誰肯復收臣敢不勉勵疲駑宣布政令雖天地之恩不報而犬馬之志長存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南京留守謝減降德音表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進奏院遞到中書劄子一道跡

決見禁罪人臣已即時施行訖者德澤之厚常首於
京都原省之寬一清於多辟感天至速協氣可期臣
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本京頃自秋未逮茲歲
終愆陽爲災特雪不至麥田枯槁民氣厎煩雖嘗祇
奉詔音並走羣望而精誠未格應答不時衆皆嗷然
仰而有待伏惟皇帝陛下心存萬國知其艱難德配
上天體厥覆燾推臨軒決獄之意廣赦過宥罪之仁
謂三都之人均在輦轂使千里之内同起頌聲民心
既孚天聽非遠臣幸攝守畱鑰親被鴻休樂與都人
共陶聖化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

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張芻諫議南京謝表

臣某言伏以南陽重鎮久愧於無功留鑰乏人復叨
於龍寄祗奉綸綍初見吏民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伏惟皇帝陛下選用列辟藩屏四方獨化陶冶之
間不爲親疎之異乃眷別都之地實惟創業之邦控
引大河遠通江海之利列置諸將並擁貔虎之師舟
車四馳賓旅荐至歷觀近世多用重臣顧省庸虛豈
宜忝冒伏念臣遭逢早歲流落中年不意斑白之秋
置身侍從之列東持旄鉞鎮撫方州負乘有致寇之
憂老病非濟時之器向非荷天地生成之德被日月
臨照之明孰爲先容保此孱植臣敢不瞻望京邑推
廣風教之餘勉強疲駑少致涓埃之報臣無任瞻天
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謹言

張公安道乞致仕表三首

臣某言七十致仕國有舊章再三上聞情非虛飾臣
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塵顯仕才本空踈
晚依至道心存止足甘方未及亟請閑官老既當休
即求謝事陛下矜憐耆舊特屈典常許帶使名坐臨

優館臣眷戀德澤難於固辭勉強衰遲領此深眷空
糜厚祿已復二年仰愧朝廷俯慙朋友敢緣禮律之
舊力丐筋骸之餘蓋陛下欲優容老成而臣之蒙賜
已久臣將畏避滿盈而陛下之流澤愈多誠恐一朝
溝壑之虞遂有終身負乘之恥逮此未耄得以自陳
伏惟皇帝陛下成物如天愛人以德君臣之際非獨
以爵祿豢養爲恩進退之間固將以名節始終爲意
使臣得退伏閭里歌詠聖時行帶無牛羊之憂蒲柳
免風霜之患則私心自得國體兼存區區悃誠實冀
得請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

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老而求退豈以爲名病而得閑本其至願飛章自乞誠意未孚特蒙賜書勉以就職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引年去位事君之舊章懷祿忘歸人臣之深戒自昔不得謝者在禮雖或許之然皆廟堂注意之臣疆場折衝之任邦家倚以爲重神人賴以爲安留之者既自有詞居之者誠亦無愧是以禮存權制人絶間言未聞退處閑官坐糜厚祿竊此異數晏然偷安伏念臣早事三朝晚遭興運首被揀拔

與聞幾微貪戀聖明豈有窮已徒以寵祿盈滿懼速顛隮筋力衰罷理難勉強幸緣舊典敢固自陳伏惟
皇帝陛下量極乾坤德隆父母因至誠之勤請杜無名之誤恩念臣平生粗守廉隅恥於僥倖使臣今日得安分限即是恩私區區寸誠得請乃已臣無任祈
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誠發於中一言可信恩加望外再請未從顧惟衰朽之年久竊尊榮之寄雖蒙異眷敢以自安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事君之禮少壯不敢不勉行己之義老病不可不歸壯而不勉則失忠老而不歸則忘恥今臣心力衰退手足支離謝事之期已逾三歲祈天之請蓋又累年況復同列之間比多得請而去獨臣言辭淺陋未足以回天勢力孤單中無與爲地苟遂磐桓顧寵俯仰懷慙志不克伸沒有遺恨伏惟
皇帝陛下至誠樂善多士克生元首股肱自足名世奔走先後未嘗乏人豈臣去留足爲輕重徒以遠替可念遂忘朽弊之難堪老馬尚存不知驅馳之弗逮致之顛躓之地恐非愛惜之宜故寵臣以尊

名不若使臣得全廉恥之爲貴厚臣以重祿不若使臣得守分限之爲安凡厥保全之餘斯皆聖明之賜力陳危懇尚冀必從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張公謝致仕表

臣某言引年辭位忘三請之頻煩念舊推恩蒸異數之重復不替使名之重仍蒸宮職之崇身喜歸休心愳誤寵國有成命禮不敢辭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奮自諸生荐歷顯仕出入中外凡經四十餘年事業空疎未聞一二可紀量才無用早絶意於

功名聞道有年乆年心於閑退徒以風事累聖幾遇
昌期雖僂已衰未恐亟去逮此筋骸之俱廢自知驅
策之難堪瀝懇上聞輟雖蒙聽皇明委照私欲無違
復緣出震之初與聞馮几之命曲加恩禮度越典常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義不忘勞仁先貴老待疲馬以
芻粟之厚聊盡其年均枯木以雨露之恩豈責之報
使得優游卒歲安樂延齡惠澤至深反側爲愧雖老
身已矣將遂志於山林而物性自然終傾心於葵藿
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欽州賀登極表

臣某言奉今月初六日赦書伏承皇帝陛下天錫成
命君臨萬邦神人宅心中外相慶臣某誠歡誠忭頓
首頓首臣聞人倫莫先者父子神器不二者社稷付
與一定衆庶自安我國家接統漢唐配德虞夏世祚
乎泰古無擬倫先皇帝總御綱權肇新法度廣興百
世之利事追三代之隆大功甫成明命有屬皇帝陛
下仁孝天授聖智日躋承昭考作室之明顯艾毋翼
周之賜臨馭玆始沛澤汪洋寵及庶寮恩宥多辟民
田獨租稅之重邊吏禁侵擾之姦兆民允懷四夷求
賴昔周成致刑措之盛漢昭知時務之宜今古同符
治功可待臣守土南服親被鴻恩踊躍歡呼倍越倫
等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
聞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滕達道龍圖蘇州謝上表二首

臣某言近從鄆郡移領鄰邦舟楫之勞曾無幾日里
閭之舊足慰平生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
家世寒微學術疎淺介特無援歷事三朝繾綣愚忠
粗守一節方先帝臨御之始寔羣臣綜覈之秋拙直
之心偶蒙委照幾微之議每輒與聞知無不言徒自

竭於忠孝直故多怨遂寢結於憎嫉恩遇一移流落
十載雖欲自安於散地然猶横被以惡名投畀遐方
要令沒齒羇意網羅之莫脫豈知天日之自明昊與
之除聖意可見辜疑謗之已釋雖老死其何求敢冀
優恩復遷善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孝思天至聖德
日躋憐孤迹之多艱傷舊物之乆棄持推鴻造存養
餘齡臣老病出仍羈危多感動卹民物敢忘委寄之
深迎勞往還已覺筋骸之憊葵藿之心徒切桑榆之
報何時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地本鄉閭人情所樂物多魚稻衰病以安祗見吏民布宣德澤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坤儀正大母德慈仁照知四海之艱難洞鑒羣臣之情僞不遺疎逖均被憂恩臣早事三朝誤知先帝初睹變更之議每陳安靖之謀言拙計踈然多援寡始求補外本欲安身不圖寵幸之心未快憎嫌之素遂因緣事加以惡名流落十年必致死亡之地竄投三郡益加遠小之鄉賴聖神之至明察愚直之無過獨排衆謗移頓吾與危蹤再安孤根復植

遠茲新命不覺涕零惟天地之鴻私顧草木之何報東南少事深慙素食之恩江海坐馳私有自憐之意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欒城集卷第四十九

欒城集卷第五十

啓事二十二首

賀歐陽副樞啓

右某啓伏審延膺休命遂總兵樞允在下風孰不自慶以天下之辯士而議論兵革之要以朝廷之元老而臨御猛悍之臣士民所以歡欣夷狄所以震懼昔者漢之賈誼談論俊美止於諸侯相而陳平之屬實爲三公唐之韓愈詞氣磊落終於京兆尹而裴度之倫實在相府夫陳平裴度未免謂之不文而韓愈賈生亦常悲於不遇蓋人之於世美惡必有所偏而天

之於人賦予亦莫能備伏惟樞密侍郎天才奇特高出古人餘論溫純和樂海內士人之所望以開慰學者世俗之所待以師保斯民果承寵榮入踐鈞軸手執予奪身爲安危施之事實則可以慘舒四方之人見之筆墨則可以照耀萬世之下夫富貴之士所少者文字而終莫能得貧賤之士所急者爵祿而亦不可求有能力取其一端皆以自足於當世而况位在樞府才爲文師兼古人之所未全盡天力之所難致文人之羨夫復何加謹奉啓陳賀不宣謹啓

北京謝韓丞相啓二首

右某咨項遠軒闈尋至北門自領簿書復將期月魏
都雄盛號稱河朔之上游職官卑微最爲府中之末
吏事旣甚夥議皆得參顧惟茂庸何以堪處而况旱
氣方退流民未還盜賊縱横犴獄填委是健吏厲精
竭力而不足之日非庸人偷安自便而能辦之時伏
惟相公備量絶人盛業蓋世樂育賢俊誤知鄙凡竊
觀佐幕之司似若無責之地勉強之處則事皆可與
因循而去則身實甚閑敢無自強少答知遇

又啓

右某近准中書劄子就差管句大名府路安撫總管

司機宜文字者頃塵制科已授商幕尋輒請告以便
養親貧窶無資還復求仕旣來魏府幸還家庭曾未
逾時就改此職邊鄙無事最爲閑官俸給稍優尤便
私計自非昭文相公陶冶庶類順養衆情曲務鄙庸
常見存念則豈有進退之際皆從私心功效未聞旋
移新局顧恩造之甚厚思力報以未由區區之誠書
不能旣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伏審累章得謝故邑榮歸位冠東宮寵兼舊職高風
所振清議愈隆伏惟致政觀文少師道德在人術學
蓋世早遊侍從蔚爲議論之宗晚入廟堂隱然衆庶
之望爲三朝之終始更萬變之勤勞臨事而安其測
弛張之用釋位旣久始知靜鎮之功仰成績之不刊
信後來之難繼荐歷三鎮始終一心知無不言曾中
外而易意老而彌壯信賢達之過人衆皆以力事君
公獨以道自任仕以其力者力衰而後去進以其道
者道高則難晉故七十致仕在禮則然而六一自名
此志久矣築室清潁舉書足以忘憂遺名四方珪組
蓋已外物誰歟治國能就問以質疑惟是門人尚不
拒其來學伏以官守不獲躬詣門屏謹奉啓陳賀

迎陳述古舍人啓

右某啓伏審歷直玉堂公憂輔郡父老相慶吏屬竦
觀伏惟知府舍人道德精醇政術高妙東南舊治久
振於士林臺閣遺風特高於朝右曾侯爲國始自洋
水何武按部首訪諸生不謂古人復見今日某承乏
覺舍久聞德音樂與斯人共被餘澤

賀致政曾太傅啓

伏審得謝明廷進兼異數首被衮衣之錫仍因旄節
之崇終始恩榮中外慶慰伏惟致政太傅侍中舊德
隆重元勳著明輔相三朝純固一節良士在位不求

旅力之功尚父雖衰猶荷鷹揚之託西鄙無事中原思賢繼踈止足之誠自求清静之樂付青箱以遺事追赤松而並遊大節凜然四方仰止翊十載廟堂之舊多一時几杖之賓年德最先命秩九峻出同憂患措國步於安寧歸共優游播清風於長久某夙荷知奬實倍歡欣謹奉啓陳賀

賀韓相州啓

伏審懇辭晉務歸守鄉邦斂藏爲國之方勉就還家之樂進退有裕卷舒適宜伏惟某官才大難名功成不處方三朝之終始更萬變之勤勞抗大節於群疑

擅元勲於不朽楚國已定葉公遁其舊封唐室多虞裴度久而在外遺功名於簡策樂民社於方州雖無不宜信處心之有道衆循願治懷舊德以徙勞某夙荷奬知實倍歡慰限以官守阻詣門庭

謝韓許州啓

伏念某爲性迂踈居官簡惰日虞彈劾歸事耕桑敢謂撫容尚形論薦恭惟安撫相公德度宏遠謨猷老成不居公相之隆退就方州之寄惟世俗之多務豈棟梁之久閑後用之期曾無幾日顧知之士豈惟一人曾何已棄之身未改見知之舊嗟駑馬之獨後期枯枿於再榮爲力已難論恩則厚罷勉下禄心已切歸歟愧負鴻終私何爲而報此

賀河陽文侍中啓

伏審力辭樞務得請名邦恩禮便蕃中外慶慰伏惟判府司徒侍中韓相三世始終一心器業崇深不言而四方自服道德高妙無爲而庶務以成此朝廷所以遲遲於均佚之書而士民所以惓惓於保釐之命顧惟出處之義實繫功名之終晉侯志於赤松晉公安於緑野油然自得夫豈不懷矧惟三城密邇全洛政獨止於民社樂有助於林泉道大難名信後來之

莫繼民猶思治恐久安之未違

謝文公啓

伏念某遠跡已甚廢弃爲宜偶來宛丘遂後二歲留連寸禄久已愧於古人顧視當塗義無求於今日方將圖宦遊於南士即暇豫於鴒原自屏遠方少安愚分此者伏遇某官厭倦樞政偃息藩州忘陋質之無堪恃舊知而增氣尺書自達方懷冒進之憂奏牘上聞遽辱見收之請庠齋簡暇既深便於冗材德宇崇深固足安於一介仰慚伯樂之顧自知駑馬之姿雖取信之無疑猶恐難於必售其爲感激難既敷陳

賀張宣徽知青州啓

伏審入覲帝廷榮加使秩逐解南衙作鎮東諸新命既傳衆情胥悅伏惟某官宇量冠古德業在人直道而行神聽靖共之德不改其度人知賢達之風師保斯民望之已久進登異數禮亦爲宜雖分職於遐方實均榮於二府老成猶用人有望於安寧旌旆來東迹稍於安孫拙某官守有限慶謁未遑瞻望傾依衷誠踴躍

謝改著作佐郎啓

右某啓今月某日蒙恩改前件官者迂拙之人廢棄

已久偶歲成之及格蒙叙法之推恩忝冒既深榮幸兼至伏以方今聖人在上多士盈廷挾策讀書皆道德宏深之士滋官從政並才術縱橫之人珪璧熗煌顛尾磔而安用松筠挺拔嗟蕭艾之徒生固天地付予之特殊宜朝廷進退之亦異朝遊山林之士羣爲獸之喧卑暮登霄漢之塗接鸞皇之翔厲是以羣材並驚百度咸熙顧視駑駘伏鹽車而已幸旁脫樸樕埃樵爨以何詞曾謂庸虛亦蒙遷補伏念某才性鄙拙學問空疎早歲倡狂誤塵科舉蹉跎二紀見者興嗟奔走四方泰然自得老馬無求於再駕死灰豈意於後然無負郭之桑麻願歸耕而未果効乘田之畜牧荷竊祿以偷安實無望於榮華顧常憂於罪戾寵至逾分誠不自知此蓋伏遇某官二府左右明時陶鈞庶物春陽既至草木皆生有不次之舉以待賢才有銓綜之常以御羣吏使賢者無久留之嘆不肖者有寸進之緣雖三代用人之明何以過此故一介受恩之賤罔不知歸感戴徒深敷陳罔既

謝張公安道啓

右某啓伏以少年遊學方成都樂職之秋壯歲效官復淮陽卧治之日矧留都之清淨眷蕃府之優閑再

辱辟書重收孤迹哀憐廢弃之久誰復肯然綢繆籌俎之歡亦非偶爾伏惟留守宣徽太尉才高一世望重累朝體河岳之兼容納涓埃而不間衣食有奉已寬盡室之憂道德照人況復終身之幸

賀孫樞密啓

右某啓伏審王讜報政兵府登賢中外同歡士夫相慶伏惟樞密諫議才業兼劭忠厚有餘早試煩難識民間之情僞晚依潛躍相龍德之光享出當干城入贊心膂溫然不伐德望逾隆卓爾自持風節彌壯固上心之久簡且人望之攸歸方今武備戰張邊防未

弛導迎善意猶有望於仁人保養遺墟終愈光於令
問某早遊門下實倍歎情趨謁末由瞻依徒切

謝黃察啓

右某啓伏審不弃空疎過形論薦厤退已久慙懼靡遑誠以進無干世之才出爲祈祿之仕強顏未去猥被以須方河堤潰決之餘當流民紛委之地星華在隱務咨度以求賢鴆厲于飛待劬勞而安宅是宜舉爾精之能史劾奔走於當時老鈍之質樸樕何取豈謂採聽之役曲加奬飾之榮此蓋伏遇某官德在兼容仁存久棄有霜臺嚴肅之威而不用有繡衣擊斷

之勢而不施既示含容復蒙甄錄然以東州之廣才士如林輒先衆人豈勝厚愧感佩之切敷染奚殫

賀趙少保啓

右某伏審得謝明廷榮歸故里參東宮之羽翼增南國之光華搢紳竦觀貪懦知愧伏惟致政少保德侔金玉節貫冰霜早入諫垣凜乎蹇諤之足畏晚陪國論溫然忠厚之可依逮此分憂所至稱治因俗爲政無寬猛之常與民息肩有清靜之化士夫倚以爲重邦家仰以爲安而止足之心早已自許再三之請久而後從退居水石之鄉自放簪裳之外優遊空寂

有以知萬物之輕呼吸淸華有以期百年之壽激揚頹俗師表後生卓然先覺之風坐致不言之益某因緣未契誤辱見知舊德不替雖同海內之公然高節愈劭私喜哲人之克終欣慰之多敷染難盡

賀文太師致仕啓

右某啓伏審得謝中朝歸老西洛位極師保望隆古今止足之風中外所嘆伏惟致政太師躬夔皋之偉業兼方召之壯猷翼亮三朝始終一節百辟共傳於遺事四夷想聞於風聲民恃以安士思爲用尚父雖老而鷹揚未衰猛虎在山而藜藿不採況復坐而論

道本無黃髮之嫌出以濟時何負赤松之約而能去如脫屣名重太山延世以來一人而已方將翱翔嵩少之下沂回伊洛之間身寄白雲堂開綠野釋鳴鐘之重負收竹帛之餘光雖使國之丹青率以尸祝衆之所願誰復間然某叨以空疎誤辱知奬嘗欲借潤於河海庶幾自効於錙銖而蹇拙多艱漂流歷歲暫將歸掃墳墓絕意功名罪籍得除或成過洛之幸舊恩未棄尚許登門之遊一聽話言末畢微願猶能作爲歌頌傳示無窮俯慰平生仰答恩遇瞻望台屛不勝區區謹奉啓陳賀

謝兩發運啓

某啓竊以廢棄餘生黽俛祿仕偶依按治之末苟全疎拙之資敢謂弁容適形論薦某少年喜事誠有意於功名中歲早衰願投迹於莽徒以竊逐未久不敢言歸耕稼無資未能捨祿馬病伏櫪實畏驅走之勞木落歸根久忘發生之念伏承某官德業深厚名冠士夫委寄優隆地連湖海思與明主廣育材能遍求屬官不棄憔悴百里之政曾比毫髮之輕一言之容遂致鼎鍾之重然方今聖治初啓羣賢彙征敢以衰朽之餘輒塵英乂之列感激雖至慚懼寔深

賀范端明啓

某啓伏以仁厚之深老有餘福退閑雖久坐致優恩中外相傳歡欣一意伏惟致政端明丈文卿邦舊德翰苑老成蚤擅價於文章晚收功於忠義謀安社稷之重言發卿士之先事成耻於自陳功大難於久持旣及身而顯耀亦延世以褒嘉信天道之不誣而陰德之必報其早承眷與喜倍等倫不獲躬詣門屛惜慶謹奉啓陳賀

除中書舍人謝執政啓

某啓近蒙聖恩除前件官仍改賜章服者謫宦江湖歲月已久置身臺省志氣未安繼登翰墨之場勉出絲綸之語辭而不獲處之益驚凡物之生小大異稱惟人所處閑劇宜有但彼無事於冠裳爰居不樂於鍾鼓操之則慄舍之則安是以造物者聽其自然而用人者貴於因任然後才得其適性無所傷某少而讀書中頗喜事旣挾筴以干世誠妄意於濟時奏牘之多旣比狂於方朔流涕之切亦效直於賈生比因幽憂始聞大道汎若虛舟之無住寂如死灰之不然又於索居遂以無用以謂良冶之砥石不能發無刃之金大匠之斧斤不能器不才之木自放而已蓋將

終焉豈意大明之繼升廣收諸賢以自助驥騄之乘而罷駑與焉梗楠之林而樗櫟在是橫蒙見錄漫不自知此蓋伏遇某官道大難名才高不器深念格天之業本由得士之功致二老於幽遐登九官之汲引下逮微陋或蒙甄收曾是放棄之餘輒參侍從之列朝衣肉食雖懷歸而未由濡足纓冠顧所居之當爾冀斯民之大定幸四國之無虞祿祿何功循或一書於竹帛堂堂儒績尚能悉載於聲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除尚書右丞謝諸公免書

某啓伏蒙聖恩除某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恩出非常心知逾分雖懇辭之未獲要得請以爲安竊以政事之臣國勢所係得其人則四方斯訓非所用則百辟何觀顧可私於一人致坐失於大體某家世寒陋資稟冥煩早歲讀書徒以文翰自喜莫年臨事動由迂闊見識既自知之不疑翊豕言之何賴方虞汰斥遽尔超升況今二聖天臨羣公棄進五臣翊舜自格無爲之功一德承湯已曆克享之報豈容不肖或與其間伏望某官因進見之餘言達外廷之論進賢退否既鈞軸之當爲置散投閑抑空疎之常分苟無巤

盜之權盡出陶鎔之私

謝啓

某啓誤蒙詔恩選備臺轄小才知愧空匱傻以循牆成命莫回嗟負乘而致寇竊以先皇昔關於官制兩丞特異於唐餘上參萬務之幾下總六聯之劇既用人之不次宜得士之非常如某家世甚寒賢望尤薄雖學存於古而言輒謂迂志切於時而舉不知務禁林清要文墨缺然憲府密嚴忠言無幾方乞閑而自便遽躐等以叨榮此蓋伏遇某官至德在人清議服世推轂多士雅聞成就之功一意本朝樂有俊良之助積薪不嫌其居上蟠木函爲之先容坐致空疎誤蒙甄拔其爲感幸難盡言宣

代人答事八首

子瞻答周郎中啓

伏承不察空疎辱示書教稱道過實慚懼交至某自少讀書喜作文字志氣方銳以多爲貴流傳世俗誤見推許近歲以來遭罹患難舊學哀落加以當世文士述作至多每一開編終日驚嘆故自近日深自歛退未嘗有所爲文方欲收拾舊書而已傳布四方不可復掩豈謂賢達上復以此見稱每讀來書秖增愧

汗所示古今詩二卷詞藻既贍格律又高誦詠再三浩不可測辱賜之厚未知所報

張公安道答呂陶屯田啓

伏審決策大廷程文優等聲華籍甚慶慰良深某官學問該通業履淳固恥浮言之希世依直道以干時進不失榮退無所負惟是六科之建始於兩漢之隆衆所共趨久而成俗盛極則反固唯物理之常然患告未衰猶有設科之本意苟遺風之可挹曾外物之何加勿用猥弁本無求於執事不忘麋蒙終有獲於豐年比者過示長牋曲形厚意

陳述古舍人謝兩府啓

久塵近侍愧於無能出補外官適其素願始布條詔親見吏民秋夏豐登人懷富足之樂風俗淳厚庭無爭訟之諠曾何施爲遂底清淨某老大無取介特自將平昔之學嘗志於治民仕宦之勞每深於陟屺願之久矣乃今得之此蓋伏遇某官道德崇深器業宏遠銓綜羣吏不知中外之殊鎮撫多方常先陪輔之重舉此善地寄之鄙人私欲不遂知陶鈞之有自官守無事況迂拙之所宜感激之誠敷陳罔旣

又謝兩制啓

蹇拙之資久塵於侍從恩寵之誤猶寄於藩維祇服休光已臨所部某歷職無補每以爲慚揣己甚明固嘗自乞荷聖恩之未弃付近郡以偷安太昊之墟風俗猶厚長淮以北魚稻稍豐親養無違私計自得曾何鄙薄獲此便安此蓋伏遇某官學術精深才猷敏懋眷奬方厚議論持平頃與同朝固服膺之有素獲守善地滋荷德之不忘視事云初馳誠罔旣

張聖民修撰謝二府啓

待罪海壖方虞於曠敗分憂鉞外尤荷於陶鈞祇見吏民布宣條詔累歲豐稔略無罷人積兩閑明粗有秋稼方郡邑之無事顧庸懦以何爲某早從宦遊舊恍圖史旋承乏於劇職勉從事者歷年心迷簿領之煩力殫錢穀之計逮茲出守之地復修舊學之餘政事稍閒初心自得曾何幸會獲此便安此蓋伏遇某官道德濟時宇量包世燮和中外恥一物之未寧容養賢愚畢材之各遂顧鄙儒之無狀竊近輔以偷安雖荷德之深無忘於瞻仰而營職之外何補於涓埃惭懼之誠敷述難旣

齊州李諫議問候文侍中啓

伏審出鎮別京臨制北鄙政務休簡兵民乂安恭惟

某官德邁古人望隆當世陶冶多士盡布公卿之間輔翼累朝陟配皇王之化眷懷事業偃息方州俗未登非老成而莫定邊鄙尚竦須重德以謀安衆口所期天心將應即日多候凝列鈞衡康寧某迫此莫年尚玷鄉郡道路不遠德化所覃瞻仰彼深伏謁無路敢祈保衛以慰傾依

李諫議賀郭宣徽知幷州啓

伏審謀帥廟堂授鉞方面風聲所被邊鄙自安伏惟某官學本詩書思含韜略入參樞近出撫戎行謀慮宏深隱若長城之固動用安靜不求一日之功勳名

既隆舉故隨至進退有裕望實兼隆令尹三登曾喜色之莫見頻陽復起信前計之可從方今卒乘久安盟好猶在用人既得知廟勝之有成俾國咸休顧公策之安出某老拙無用退守鄉邦側聆休嘉以慰瞻望

李諫議謝二府啓

某爲性甚愚篤於自信與人無忌拙於周旋頃者得過監司造爲浮謗浼塵上聽紛然罪戾之多傳播四方重爲衰老之愧飛辭詛理跡雖循省之無瑕顧吹求之已密恃照臨於皎白信俯仰於平衡不俟辯明

坐獲昭洗枯根再生於時雨敗舟獲濟於驚瀾名節既全死生爲幸此蓋伏遇某官持大鈞而播物奮至鑒以臨人定妍醜於須臾無施巧僞憐衰罷之易毀曲爲保全德厚恩隆感深涕隕某老病既久思求歸而未能荷戴雖多恐圖報之無日激切之至數述奚殫

欒城集卷第五十

欒城後集目錄

第一卷

詩七十首

次韻子瞻感舊

次韻題畫卷四首 山陰陳迹 雪浪齋 四明狂客 西塞風雨

送姪邁赴河間令

次韻門下呂相公車駕眎學

傅欽青挽詞二首

大雪三絕

和王晉卿都尉茶藥二絕句

次韻門下呂相公同訪致政馮宣徽

滕達道龍圖挽詞二首

曾元翰中大挽詞二首

贈司空張公安道挽詞三首

蔡州任氏閱世堂

次韻子瞻和淵明飲酒二十首

次韻子瞻道中見寄

郊祀慶成

次韻姚道人

次韻子瞻上元扈從觀燈二首

蔡州壺公觀劉道士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次韻姚道人一首
次韻石芝
故樞密簽書贈正議大夫王彥霖挽詞二首
讀史六首
和子瞻雪浪齋
次韻子瞻生日見寄
寒師嵩山圖
望嵩樓

思賢堂
阻風
次韻子瞻遊羅浮山
次韻子瞻江西
雨中遊小雲居

第二卷

詩七首
次韻子瞻上元見寄
次韻子瞻連兩江漲二首
次韻姪過江漲

亡嫂靖安君蒲氏挽詞二首
寄題武陵柳氏所居二首　天真堂　康樂樓
筠州州宅雙蓮
奉同子瞻荔支歎
次韻子瞻櫃頭
勸子瞻修無生法
石盆種菖蒲甚茂忽開八九華或言此華壽
祥也遠因生日作頌亦為賦此
子瞻和陶公讀山海經詩欲同作而未成夢
中得數句覺而補之

成都僧法舟為其祖師寶月求塔銘於惠州
還過高安送歸
東西京二絕
唐相二絕
寓居六詠
和子瞻新居欲成二首
次遷韻二首
次遠韻
次韻子瞻和陶公止酒
次韻瞻子過海

過姪寄柳冠
寓居二首東樓
所寓堂後月季再生與遠同賦
浴罷
次遠韻齒痛
子瞻問瘦以詩見寄次韻
次韻子瞻獨覺
次韻子瞻夜坐
次韻子瞻寄賀生日
次韻子瞻寄黃子木杖

次韻子瞻謫居三適旦起理髮 午窗坐睡 夜臥濯足
同子瞻次過遠重字韻
次韻子瞻和淵明擬古九首
雨中招吳子野先生一絕
答吳和二絕
閏九月重九與父老小飲四絕
求黃家紫竹杖
賦豐城劍
范丞相堯夫挽詞二首
卜居
和子瞻過嶺
子瞻贈嶺上老人次韻代老人答一絕
第三卷
詩七十首
大行皇太后挽詞二首
追尊皇太后挽詞二首
贈史文通奉議二首
次前韻示楊明二首
唐修撰義問挽詞二首
寄題登封揖仙亭

吳坤卿夫人秦國挽詞二首
十一月十三日雪
補子瞻贈姜唐佐秀才
還居汝南
索居三首
聞諸子欲再質卞氏宅
任氏閱世堂前大檜
贈蔡駜居士
癸未生日
白鬚

寒食二首
穎川城東野老
汝南示三子
謝任亮教授送千葉牡丹
思歸二首
萬蝶花一絶
春盡
夢中詠醉人
立秋偶作
汝南遷居

寄內
病愈二首
九日三首
立冬聞雷
將歸二首
示資福諭老
三不歸行
罷提舉太平宮欲還居穎川
次遲韻寄适遜
次遲韻對雪

還穎川
題郾城彼岸寺二首
文殊院古栢
武宗元比部畫文殊玄奘
上巳日夕病不出示兒姪二首
葺東齋
次遲韻千葉牡丹二首
金池白蓮
詠竹二首
見兒姪唱酬次韻五首
初得南園

移竹
記夢
第四卷
詩七十首
葺居五首
再賦葺居三絶
歲莫口號二絶
雪後小酌贈內
喜雨
收蜜蜂

養竹
和遲田舍雜詩九首
雨病
施崇寧寺馬
南堂新甃花壇二首
夢中謝和老惠茶
新霜
戲作家釀二首
冬至雪
歲莫二首

春後望雪
除夜
喜雨
甲子日雨
新火
次韻和人詠酴醾
閑居五詠 杜門 買宅 堂成 種竹 讀書
城中牡丹推高皇廟園遲适騎往觀歸報
未開戲作
外孫文驥與可學士之孫也予親教之學作

詩後發猶有家風喜其不墮作詩贈之
春深三首
次遲韻示陳天倪秀才姪孫元老主簿
再次前韻示元老
築室示三子
遜往泉城穫麥
送元老西歸
蜀人舊食决明花耳頼川夏秋少菜嘗寄老
僧教人幷食其葉有鄉人西歸使為父老
言之戲作

諸子將築室以畫圖相示三首
題韓駒秀才詩卷一絕
秋社分題
釀重陽酒
中秋無月同諸子二首
予昔在京師畫工韓若拙為予寫真今十三
年矣客貌日衰展卷茫然葉縣楊生畫不
減韓復令作之以記其變偶作
九日獨酌三首

欒城田舍

第五卷
雜文十二首
和子瞻沉香山子賦
和子瞻歸去來詞
潁川擇勝亭詩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停雲詩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勸農詩
沐老圖贊
香城順長老真贊

自寫真贊
六祖卓錫泉銘
代李橅卧帳頌
夢齋頌
抱一頌
第六卷
孟子解二十四章
第七卷
歷代論
堯舜
三宗
周公
五伯
管仲
知罃趙武
漢高帝
漢文帝
漢景帝
第八卷
歷代論二首

漢武帝
漢昭帝
漢哀帝
漢光武上
漢光武下
隗囂
鄧禹
李固
陳蕃
第九卷

歷代論三

荀彧
賈詡上
賈詡下
劉玄德
孫仲謀
晉宣帝
晉武帝
羊祜
王衍

第十卷

歷代論四

王導
祖逖
苻堅
宋武帝
宋文帝
梁武帝
唐高祖
唐太宗
狄仁傑

第十一卷

歷代論五首
唐玄宗憲宗
姚崇
宇文融
陸贄
牛李
郭崇韜
馮道

兵民
燕薊

第十二卷

潁濱遺老傳上

第十三卷

潁濱遺老傳下

第十四卷

大行太皇太后謚冊文一首 進冊文劄子附
改園陵爲山陵手詔一首
擬答西夏詔書一首

擬殿試策題二首
第十五卷
擬合祭天地手詔一首
論合祭天地劄子一首
會計録叙三首
第十六卷
乞除翰林承旨乞外任劄子四首
舉王鞏乞外任劄子五首
乞賜張宣徽謚劄子一首
立皇后制書劄子一首

論黄河軟堰劄子一首申三省狀附
論御試策題劄子二首
待罪劄子一首
第十七卷
生日謝表笏記四首
辭門下侍郎劄子一首
免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謝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進郊祀慶成詩狀一首
免南郊加恩表二首

謝南郊加恩表二首
第十八卷
表疏一十九首
汝州謝上表
分司南京到筠州謝表
明堂賀表
雷州謝表
移岳州謝狀
復官宮觀謝表
南郊賀表

降朝請大夫謝表
謝復墳寺表
謝復官表二首
皇太后上僊慰表
欽聖憲肅皇后祔廟慰表
欽慈皇后祔廟慰表
大行太皇太后上僊功德疏
皇太后上僊功德疏
哲宗皇帝大祥功德疏
天寧聖節功德疏

東塋老翁井齋僧疏

第十九卷

青詞十一首

京師一首

高安四首

龍川二首

閤皁一首

許昌三首

祝文二首

嵩山

汝州謝雨

第二十卷

祭文一十八首

祭張宫保文

祭文與可學士文

祭亡壻文逸民文

再祭張宫保文

祭亡嫂王氏文

祭八新婦黄氏文

北歸祭東塋文

祭亡兄端明文

再祭亡嫂王氏文

再祭亡兄端明文

再祭八新婦黄氏文

祭范子中朝散文

祭子子敏奉議文

遣适歸祭東塋文

祭黄師是龍圖文

祭范彝叟右丞文

祭寶月大師宗兄文

祭逍遥聰長老文

第二十一卷

雜文一十三首

汝州龍興寺修吳畫殿記

汝州楊文公詩石記

李簡夫少卿詩集引

王子立秀才文集引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六孫名字說

書孫朴學士手寫華嚴經後

書楞嚴經後
書金剛經後二首
書白樂天集後二首
書鮮于子駿父母贈告後
第二十二卷
墓誌銘一首
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
第二十三卷
神道碑一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 爲公子叔弼書附

第二十四卷
雜文五首
巢谷傳
亡姊王夫人墓誌銘
龍井辯才法師塔碑
逍遙聰禪師塔碑
天竺海月法師塔碑
欒城後集目錄卷終

欒城後集引

予少以文字爲樂涵泳其間至以忘老元祐六年予五十有三始以空疎備位政府自是無述作之暇頃前後所作至多不忍棄去乃裒而集之得五十卷題曰欒城集九年得罪出守臨汝自汝徙筠自筠徙雷自雷徙循凡七年元符三年蒙
恩北歸寓居潁川至崇寧五年前後十五年憂患侵尋所作寖矣然亦班班可見復類而編之以爲後集凡二十四卷

欒城後集卷第一

詩七十首

次韻子瞻感舊一首

遥朝正三伏一再趨未央又從江海游苦此劍佩長夢中驚和璞起坐憐老房予嘗夢中見人誦詩云度數形名本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因作破琴詩以記之爲我忝水轄身顛竟流落子嘗每欲爲國守邊顧不敢請耳此心一自許何暇憂陟岡早歲發歸念老來未嘗忘淵明不久仕黔婁足爲康家有二頃田歲歉十口糧教敕諸子弟編排舊文章辛勤養松竹遲莫多風霜常恐先著鞭獨引社酒嘗火急報君恩會合心則降

次韻題畫卷四首

山陰陳迹

卧對郁人氣已眞晩依丘壑更無倫不須復預清言侶自是江東第一人謝遂少柳清言蕃害晉蘭亭記亦不免之淸言耳

雪溪乘興

亟往遄歸眞曠哉聳人不信有驚雷雖云不必見安道已誤扁舟犯雪來

四明狂安

失脚來遊九陌塵故溪何日定抽身便同賀老扁舟去已笑西山鄭子眞

欒城後集　入卷一　二

西塞風雨

雨細風斜欲暝時菱波一葉去安歸遥知夜宿蛟人室浪卷波分不著蓑衣

送姪邁赴河間令一首

老去那堪用恩深未敢歸誰能告民病一一指吾非爾赴河間治無嫌野老譏仍將尺書報勿復問從違

次韻門下呂相公車駕臨學一首

未識吾君龍鳳章諸儒望幸久南庠輦回原廟初移蹕鷺集西廱已著行執爵稍前疑問道獻琛不日數來王從官始悟熙寧意遣我親臨見肯堂

傷銀青挽詞二首

名自烏臺發恩從鳳沼深鹽梅和衆口金玉比誠心澹泊平生事彌留一病侵遺言自無憾朝野爲沾襟

又

丹旐國西門茅廬濟水源官清貧似舊名重沒猶存臺閣傳遺懿交遊拭淚痕君恩不改故延賞遍諸孫

大雪三絶句

閏歲窮冬已是春常寒卻暖未宜人陰風半夜催飛霰稍淨天街一尺塵

元冥留雪付句芒桃李雖憂麥未傷膏澤較遲三十日問天此意亦茫茫

欒城後集　天卷一　三

連歲金明不見冰上春風雪氣稜稜臺中曾奏五行傳到此施行愧未曾

和王晉卿都尉荼蘼二絶句

春到都城曾未知椒花時見萬年枝多情賴有王公子解剪金英寄所思春來未曾見花但於禁中時見椒花耳

後圃荼蘼手自栽清於芍藥釅於梅舊來詩客今無幾三嗅馨香懶舉杯

次韻門下呂相公同訪致政馮宣徽一首

懶從朝謁事驂騑此去高眠罷倒衣詔許敲門訪耆

舊天教築室俟來歸（石公熙載明守張氏賀加修完公得之以爲歸計頗非偶然者）有與尚肯追春色（公來春將往洛中看花）鼓年何妨傲夕暉所至成家仰安穩武昌誰乞釣魚磯

滕達道龍圖挽詞二首

才適邦家用學非章句儒遭逢初莫測流落一長吁大節經多難深言究遠圖收功太原守談笑視羌胡

又

南竄逢公弄水亭（公時守滁）北歸晉我閶闔城壯年不見日千里餘論猶驚敵萬兵簡冊何人知造膝邊防鄙處竦先聲傷心繫舸城東地目斷安知有死生

魯元翰中大挽詞二首

遺直通家舊持心本至誠何勞求皦察所至自安平氣象餘前輩才華屬後生飛騰看諸子相繼亦公卿

又

十年初見范公園知與錢塘結第昆樂易向人無不可疎慵憐我正忘言南遷卻返逢北渡遼聘相過適近藩無復放懷譚笑語挽詩空寄淚潺湲（予曉元始與元翰皆辭黃州及自彭城至上都門寓居范景仁東園元翰時來相過予始識之其後南遷元翰出守洛州又奉使契丹元翰復守滑臺皆獲從容者久之）

贈司空張公安道挽詞三首

道廣中無競才高治不煩安心本焉靜憂世亦時言壽考同儔盡經綸故事存猶應門下客微論記根原

又

抵爲出世學家邇謫仙人早歲猶和俗中年自識真定餘時發照塵盡四無隣聞道騎箕尾還應事玉宸

又

西蜀識公初南都從事餘一言知我可久好復誰知學術晉元數家聲付伯魚霜天近生日聞挽重郗歔

蔡州任氏閱世堂一首

朱君長桐鄉死食桐鄉社吏民安君德君亦愛其下遺言於斯葬老没勿相捨自知得民深千歲誰似者任君治新息寬惠洽鰥寡順教詔桴鼓不鳴野三年去復還園木栽拱把居人敬閭巷禽鳥依屋尾蒼然百尺檜直幹任大廈相要勿翦伐令尹昔所舍

次韻子瞻和淵明飲酒二十首

我性本疎懶父母強教之逡巡就科選逮此年少時幽憂二十年懶性粗如茲偶然踐黃閣俯仰空自疑已身未敢言當愧外物持

人言性本靜不必林與山世雖有此理知誰非妄言自我作歸計于今十餘年低回軒冕中此語愧虛傳

又

世人豈知我兄弟得我情少年喜文章中年慕功名
自從落江湖一意事養生富貴非所求寵辱未免驚
平生不解飲欲醉何由成
秋鴻一何樂空際乘風飛秋蟲一何憂壁間終夜悲
憂樂本何有力盡兩無依物生逐所遇久行不知歸
少年氣難回老者百事衰聊復沃以酒求與狂心違

又

昔在建成市鹽酒晝夜喧夏潦恐天漏冬雷知地偏
吏卒日告我胡不反故山一來朝廷上七年不知還

有寓均建成且忘昔日言
夢中見百怪一一皆謂是醉中身已忘萬事隨亦毀
此心不應然外物妄使爾安心十年後此語知非綺

又

開卷觀古人誰非一世英骨肉委黃壚汎滅俱無情
憧憧來無盡擾擾相奔傾蟄雷發未夏鮮能入秋鳴
得酒且酣飲問誰逃死生
明月出東墻萬物含餘姿孤螢庇繁蔭衆鳥棲高枝
解衣適少事捫腹知亡奇朝與群動作莫復何所為
此時不自有日出還受羈

尺書千里至輟食手自開將卜東南居故鄉非所懷
勿言湖山美未與平生乖鴻鴈秋南來及春思故棲
蛟龍乘風雲既雨反其泥兄弟通四海叩門事雖諧
直道竟三黜去國終恐迷何如自衛反闕里從參回

又

羌虜忘君恩戰鼓驚四隅邊候失晨夜驛騎馳中塗
詔書北窮征諸將爭來驅敵微勢可料師兢力無餘
防邊未云失憂懷愧安居
修已以安人嗟古有此道平生妄謂得忽忽恨衰老
年來亦見用何益世枯槁邊巡事朝謁出入自媚好

報君要得人彼褐有懷寶斯人何時見即上歸耕表

又

春旱麥半死夏雨欣及時出郊睎禾田父老有好辭
秋陰結愁霖似欲直敗茲冥冥人天際影響良不疑
精誠發中禁愍默非有欺雞號日東出乃令民信之

又

天厨釀冰池揺蕩畏出境年衰雜羸病一醉百不醒
鷟臺興諸曹有政非簿領頹然雖無適囙謝出囊穎
回首愧周行羣英粲庭炳
淮海老使君受詔行當至嘗官不避事無事輒征辟

平生自相許兄先弟亦次東南豈徒往多難嫌恭貴
白首六卿中胄蠅那復味
去年旅都城三月不求宅彼哉安知我爭攜習猶迹
三巳竟無怨心伏蟄爲百無私心如丹經患髮先白
功名巳不求餘事復何惜
家居簡餘事猶讀内景經浮塵掃欲盡火棗行當成
清晨委羣動末夜依寒更低帷閟重屋微月流中庭
依松白露上歷坎幽泉鳴功從猛士得不取兒女情

又

南方有貧士狂怪如病風垢面髮如葆自汗居酒中

導我引河水上與崑崙通長舒挽不盡不中無尤另

又

清秋九日近菊酒皆可得未愧陶翁飢鍾飢心不惑
懷忠受正命賦命本通塞斯人今倚在可與同事國
惜哉委荆榛恐飢長黙黙
我友二三子兼有仕未仕青松出林秀豈獨私與已
欽然不求人而我自羞恥臨風忽長鳴誰信日千里
江行縣漁父但自正綱紀持網起萬目紛錯皆可止
老成日就衰所餘殆難恃
諸妄不可賴所賴惟一真内欲求性命油然反清淨
外將應物化致一常日新商於四父老携手初逃秦
翻然感漢德投足復蹈塵出處蓋有道豈爲諸呂勤
嗟我十歲後溘然與之親還將山林姿俛首要路津
囊中舊時物布衣白綸巾功成不歸去愧此同心人

次韻子瞻道中見寄一首

兄詩有味劇雋永和者僅同如晝影短篇泉冽不容
挹長韻風吹忽千頃經年淮海定成集走書道路未
遑請相思半夜發清唱醉墨平明照東省(詩到適在省中)南
來應帶蜀岡泉西信近得蒙山茗出效一飯歡有餘
去歲此時初到潁

郊祀慶成一首

盛禮彌三祀初元正七年祭燕天地報儀自祖宗傳
講義金華久(近有旨講讀官講祖宗寳訓故事十五條日陳於前)齋心玉食
鮮秋成通四海麋實到窮邊(今秋諸道皆奏豐稔而陝西河東邊尤甚)
壓卷跳疆寇(西羌入寇環州邊吏擊敗去)琛來浸海船(高麗使前十日到闕)
(頃覩大禮)人和神亦答物備禮誠全廟室開深靚郊丘對
廣圜翠帷新秘殿寶仗溢通廛周冕裘續儉(周礼)黙大
(以光天有司欲為黑黍實用百上以其書物以黑繒代之)唐車保介便(玉輅有現缺)
(志徒退安重奏立齋室)尊前多讀德迎拜或華顛薦潔求陰
燧馳誠寄燎煙垂精緊星斗望秩遍山川降輅追前

蹈回班戒弗虔徹細深砥體毋蓋切承天門陛大輸步
三入事皆數經祖宗故事而去繳特出上意嶰谷灰初
應發室吹灰久寂不講近大史考求遺書復修其法扶桑日欲曙旌旗逐風
轉歌舞送天旋簾啓瞻宸極雞號識漏泉矜愚開罪
吾釋欠靖民編樂作波翻海書行箭脫弦東朝歸福
胙南極本高仙有道知難犯無私每得貫劬勞就聖
德謙畏絕私權治道初無象神功竟莫宜下臣叨進
王隨見頌誠然臣於景靈丘集選玉牌

次韻姚道人二首

西山學採薇東坡學煑㚘昔在建成市豈復衣冠情

朋友日已疎止接育趙生齋智術所安元氣賴以存
時於星宿中稍護亂與昏河流發九地欲挽升天門
枉用十年力僅餘一燈温老病竟未除驚呼欲狂奔
何日新兩餘得蒞李王論
高人隱陋巷至樂初無方心知無生妙運轉開陰陽
才如凌雲松豈受尺寸量氣如幽谷蘭時送清風香
嗟我本病肺寒景隨翁張冊砂苦落落青春去堂堂
清詩墮雲霧至音叩琳瑯山海信多士世俗非所望
遠遊居臨安闔出從請王他年解冠佩共遊無遐疆
儀麟既委煞末謝過隙光

次韻子瞻上元扈從觀燈二首

虜去邊城少奏章雪殘中禁罷焚香都人知有新年
喜爭看瑚與金鳳凰
春來有意乞歸耕足痺三年久未平頃奉使契丹墜馬傷足已三年
矣忽記上元鑾輅出起聽前殿曉鐘聲

蔡州壺公觀劉道士一首

元祐八年七月彭城曹煥子文至自安陸爲予言
過淮西入壺公觀觀縣壺之木木老死久矣環生
孫枝無數聞有老道士劉道淵年八十七非凡人
也謁之神氣甚清能言語服細布單衣縫補殆遍

壁間題者多以不易衣爲美煥問其意道淵辰然
曰此故淮西守歐陽永叔所贈也世人稱永叔工
文詞善辯論忠信篤學而已吾知是人竟何從來
耶公與我有夙契且齊年也昔將去吾州留此以
別吾服之三十年嘗破而補之矣未嘗垢而滌也
比嘗得其訊吾亦去此不及矣煥聞之愕然莫測
徐問其故皆不答予少與兄子瞻皆從公遊究觀
平生同嘗疑公神仙天人非世俗之上也公亦嘗
自言昔與謝希深尹師魯梅聖俞數人同遊嵩高
見解書四大字於蒼崖絕澗之上曰神清洞之間

同遊者惟師嘗見之以此亦頗自疑本世外人今
聞道淵言與曩意合因作詩以示公子裴叔彌
思顏求歸今幾年布衣猶在老劉師龍章舊有世人
識嬋蛻惟應野老知昔葬衣冠今在否近傳昔問不
須疑曾聞圯上逢黃石久矣留侯不見欺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內治隆三世尊臨極九年神孫克負荷大業付安全
有道華夷靖無心然懸倰和熹盛東漢從此不賢稱

又

約已心全小寬民德有餘外家思澤少先后禮容虛

有司每以章獻太后故事爲請后輒深自抑損不敢當而止原廟因前室有司請築神宗皇帝神御有闕自處治蓋以成就宣先中朝避册書頃歲皆受册寶嘗御前殿諸曰不欲遠退即御殿而已功名不勝紀四謚歎猶疏近以四謚進呈上歎曰太皇太后盛德豈四謚所能盡

次韻姚道人一首

道人偶許俗人知法喜非妻解養兒夜久金莖添流
瀣室虛寶月映琉璃遂來醉俠忽飛返近出詩仙句
句奇得怪區區蹤繩墨相逢未省角巾欹

次韻石芝一首并引

子瞻昔在黃州夢遊人家井間石上生紫藤枝葉如
赤箭主人言此石芝也折而食之味如雞蘇而苦起
賦八韻記之元祐八年予與子瞻皆在京師客有至
自登州者言海上諸島石向日者多生耳海人謂之
石芝食之味如茶久而益耳海上幽人或取服之言
益人客以一盤遺子瞻遂次前韻

雞鳴東海朝日新光家洲島霧雨勻一晞石上遍生
耳幽子自食無來賓寄書乞取久未許筠籠蕉囊海
神戶戶止也左傳屈蕩戶之一拘誰令墮我前無爲知我超諸
數此身不願淸廟瑚但願歸去隨樵蘇龜龍百歲豈
知道養氣千息存其胡塵中學仙定難脫夢裏食芝

空酷烈中山軍府得安閑更試朝霞磨鏡鐵

故樞密簽書贈正議大夫王彥霖挽詞二首

試吏有能名升臺挺直聲雄飛極九載修路止三城
壯志方墮隳遺書忽歎驚老人殊可念白首泣新塋

又

傾蓋曉相親東西省戶鄰聽君占諫草繼我出詞綸
京尹聲初浹樞庭迹尚新邯鄲炊未熟榮謝隔逡巡

讀史六首

晉侯決成敗面折愧周昌垂老召商叟鴻鵠自高翔

又

又

諸呂更相王陳平叙何索千金壽絳侯劉宗知有託

又

賈生料吳楚竟斃大梁城一身不自保庸哭空傷生

又

桓文服荆楚安取破國都孔明不料敵一世空馳驅

又

安石善談笑揮麈卻苻秦支起弁吞意終殘吳越人

又

江河浪如屋要須滄海容可憐狄仁傑猶復負婁公

和子瞻雪浪齋一首

謫居杜老嘗東屯波濤遶屋知龍尊門前石岸立精鐵潮汐洗盡苺苔昏野人相望夾木住扁舟時過江西村窓中縞練舒眼界枕上雷霆驚耳門不堪水怪妄欺客欲借楚些時招寃人生出處固難料流萍著水初無根旌旗旋逐金鼓發蓑笠尚帶風雨痕高齋雪浪卷蒼石比叟未見疑戲論激泉飛水行亦凍窮邊臘雪如翻盆一杯徑醉萬事足江城氣味猶應存

次韻子瞻生日見寄一首

日月中人照與芥心虛處盡氣則薰形霞點空來翠精誠上徹天無雲寸田幽關煥不焚耿耿中外絳錦紋冥然物我無復分不出不入當氤氳道師東西指示君乘此飛仙勿留墳茅山隱居有遺文世人心動隨蚉蚊不信成功如所云蚤夜賓餞同華勛爾來僅能破魔軍我經生日當益勤公棄正氣飲不醺梨棗未實要鉏耘日云莫矣收桑枌西還閉門止紛紛憂愁真能散凄熏萬事過耳今不聞(隱訣云日悴韻帝日熏蘁瞻祺獸人默)

奏師嵩山圖一首并引

蘇光法師奏君未嘗至嵩山欲往遊焉元祐九年春

磐桓都下得古畫一幅以示其客客曰此嵩山圖也予昔嘗遊焉峯嶺徑遂觀刹皆是君喜曰此將以導予也吾昔熙寧中自陳之洛往來皆出嵩少之間時方重九與僧行者約曰子與於此登高乎今筋力尚強可以一往與日復至或不能矣今年三月以罪出守汝州閱此州在嵩少之陽登城北望可以盡得其勝君何時爲此遊吾將舉酒與子相望雖不能同亦廢發焉系之以詩曰

岐極登高再十年汝州回望一依然君行亦是高秋後試覓神清古洞天(神清洞嵩山)

望嵩樓一首 在汝州

連山郭岳北二室分西東東山幾何高不爲太室容
西山爲我低少室見諸峯臨軒一長歎隱見由所逢
試問山中人三室竟誰雄雄雌久已定分别徐亦空
可憐汝陽酒味與上國同遊心四山外寄適杯酒中

思賢堂一首

楊公守臨汝俛仰八十載推遷城帝非散落篇章在
外物固難必清名竟安賴孤亭右洲渚斜日到冠佩
飛翔棟宇回滉蕩波流對稍存楸梧高大窮拔蒲稜
遺編訪諸子翠石補前廢吏民亦欣然未替甘棠愛

阻風一首 自汝赴筠歲月過真州江漲皆常岸而風不已

大水蔑洲渚挽無復施我舟恃長風風止將安爲
揭然委積水坐被芻纜維市井隔峯嶺食盡行將飢
長嘯呼風伯厄窮豈不知蓬蓬起東南旗尾西北馳
所望乃大謬開門訊舟師舟師掉頭笑沿泝要有時
泝者不少息沿者長嗟咨飄風不終日急雨常相隨
雨止風亦止條條弄清漪我言未見信君行自見之

次韻子瞻遊羅浮山一首

安迹墮澗逢玉京雲行天喬風號鳴暗中過盡石觀
滑驚喜觀闕朝霞明東坡南去類此客擠者力盡非
求生偶然瀕海少氣氣後有禍地容躬耕諸候歷聘
謝魯叟茅簷燕坐師老彭天樞旋結日珠重人寢下
視鴻毛輕俗緣漸覺氷雪解元氣乍復蛟虬停遠遊
脫屣入蒼竹初經長史留家庭後來玉斧小兒子亦
入真誥參仙經試令子弟學諸許遂家不用劍閣銘
洞天開亦有圖籍但恐未免如公卿此心願與世無
事不願與世平不平

次韻子瞻江西一首

許君馬老共一邦西山斷處流蜀江誰令十載重渡
瀧雖頭舊寺晨鐘撞亂流赤腳說淙淙道俗自謂丹

霞麗使令築室修畦矼往還二老第一雙 予謫筠州長老有朋
之辭

雨中遊小雲居一首

賣酒高安市早歲逢五秋常懷簡書畏未暇雲居遊
十載還上都再謫仍此州廢斥免羈束登臨散幽憂
鄉黨二三子結束同一舟雨餘江漲高林薄煩撐鉤
積陰散雷作兩山亂雲浮雨點落飛鏃江光濺輕漚
笑語曾未畢風雲遽誰收舟人指松檜古刹依林丘
老僧昔還住晚飯迎庵留食菜吾自飽饋肉煩賢侯
巖城迫吹角歸棹隨輕鷗驚翻問村塢燈火明譙樓

肩輿踐積雪塗潦分替滿居處方自適未知厭拘囚

欒城後集卷第一　入卷一　十八

欒城後集卷第二

詩七十首

次韻子瞻上元見寄一首

誰憐東坡老獨看南海燈故人隱山麓燕坐銷秫稜人生天運中往返成廢興炎起變下崩凍合瓶中水類有不變處寂如方定僧建城亦嚴邑燈火高下層頭陀舊所識天寒髮鬅鬙問我何時來嗟哉谷為陵幸此米方賤日食聊一升夜出隨衆樂餔糟共騰騰

次韻子瞻連雨江漲二首

南過庾嶺更千山烝潤由來共一天雲塞虛空雨翻

瓮江侵城市屋浮船東郊晚稻須重插西舍原蠶未及眠獨棹扁舟趁申卯米鹽奔走笑當年

客到炎陬喜蹔涼江吹虛閣雨侵廊回看野寺山溪隔卧覺晨炊稻飯香荔餉深紅隨櫻棗桂醅淳白比琳琅思移嶠北應非晚未省南遷日月長

次韻姪過江漲一首

陰淫夏爲秋雨暴溪作瀆鉄防搆通市流潦幾入屋雖幸廪粟空猶惜畦蔬綠麂駭不擇音鴻羈分遵陸室誚曾子還城謳華元睅中情久岑寂外物競排蹙設心等一慈開懷受諸毒道力雖未究游波偶然伏

糧須三月聚戈要七年蓄君恩許北還從此當退縮

亡嫂靖安君蒲氏挽詞二首

家風足圖史婦德儼蘋蘩湯沐從夫寵冠衣席弟恩
克家傳衆子有後慶多孫追養心何極增封禮尚存

又

宦遊非不遂流落自麄疎宗黨半天末存亡驚素書
住城東嶺外茂木故阡餘遥想千車送臨江淚滿裾

寄題武陵柳氏所居二首

天眞堂

宦遊閲盡山川勝歸老方知氣味眞歌哭不移身自

穩往還無間語尤親永懷前輩無因見猶喜諸郎有
此人千歲長含風未改不加琱琢世稱珍

康樂樓

邑居欲盡溪山好不作層樓無奈何巖谷滿前收蠟
屐滄漣極目卷漁蓑安心已得安身法樂土偏令樂
事多千里筠陽猶静治還家一笑定無它

筠州州宅雙蓮一首

緑蓋紅房共一池一雙遊女巧追隨鏡中比並新粧
後風際攜扶欲舞時露藥暗開香自倍霜蓬漸老折
猶疑殷勤畫手傳眞態道院生綃數幅垂

奉同子瞻荔支歎一首

蜀中荔支止嘉州餘波及眉半有不稻糠宿火却霜
霰結子僅與黃金侔近聞閩尹傳種法移種成都出
巴峽名園競擷絳紗苞蜜漬瓊膚甘且滑北遊京路
墮紅塵箬籠白曬稱最珍思歸不復爲蓴菜欲及炎
風朝露匀平居著鞭苦不早東坡南竄嶺南道海邊
百物非平生獨數山前荔支好荔支色味巧留人不
管年來白髮新得歸便擬尋鄉路棗栗園林不須頑
青枝丹實須十株丁寧附書老農圃

次韻子瞻梳頭一首

水上有車車自翻懸溜如線垂前軒霜蓬已枯不再
緑有客勸我抽其根枯根一去紫茸茁珍重已試幽
人言紛紛華髮何足道當返六十過去寃近有道士相教拔白
後以木火兼之者不復生數以教者

勸子瞻修無生法一首

除却靈明一一空年來丹竈漫施功掌中定有菴摩
在雲際懸知霧雨濛已賴信心晋掣電要須淨戒拂
昏銅誰言逐客江南岸身世雖窮心不窮

石盆種菖蒲甚茂忽開八九華或言此華壽祥
世遂因生日作頌亦爲賦此一首

否盆擴石蔡萬蒲沮洳沙泉蘊菁鍾世瑞華開雖值
遇天將壽考報勤劬心中本有長生藥根底培添無
限嶺更爾屈蟠增瘦硬它年老病要相扶

予聽和陶公讀山海經詩欲同作而未成夢中
得數句覺而補之一首

此心淡無著與物常欣然虛閑偶有見白雲在空間
愛之欲吐玩恐爲時俗傳逡巡自失去雲散空長天
未愧陶彭澤佳句如珠圓

成都僧法舟爲其祖師寶月求塔銘於惠州還
過高安送歸一首

少年能講大乘經法施堂中不出扃爲許先師傳後
世徑從西海集南溟忘身直犯黃茅瘴落意初成白
塔銘寄我淚痕歸萬里遥知露滴澗松青

東西京二絕

親祀耳泉歲一終爲車徐動不驚風袞妃何預詞臣
事指點譏訶豹尾中

犀著金槃不暇嘗更須石上椅黃粱數錢未免河東
舊不識前朝大練光

唐相二絕

楊王戚後少英雄猶自登思郤月中已得惠妃歡喜
見方頭笑殺曲江公

朝中寂寂少名鄉晚歲雄猜氣益橫心怕無賢少年
士可憐未識王奴兒

寓居六詠

手植天隨菊晨添苜蓿盤叢長憐夏苦花晚怯秋寒
素食舊所愧長齋今未闌殷勤拾落蘂眼暗讀書難

又

山丹炫南土盈尺愧西京所至曾無比知非浪得名
未須求別種尚欠剩繁英行復春風度天涯眼楚明

又

隣家三畝竹蕭散倚東墻誰謂非吾有時能惠我涼
雪深聞毁折風作任披猖事過還依舊相看意愈長

又

蒻播生挺冉掉竹強支叉旋壘封根否能開著子花
扶持物幾性綴緯我成家故國田園少何須恨海涯

又

大雞如人立小雞三寸長造物均付予危冠兩昂藏
出欄風易倒依草枯不殭後庭花草盛憐汝討與亡
或言雞冠即玉樹後庭花

又

西隣分伞井十口無渴憂歲旱百泉竭日供八家求
艱難念生理沾足愧寒流比聞山田婦出汲爭群午
山中嶺谷皆汲者每苦牛羣其水一人出汲鄰數人持杖護之

和子瞻新居欲成二首

老罷子卿還憂國功成定遠恨陽關漂流豈必風波
際顛沛何妨枕席間伏臘便應隨俚俗室廬聞似勝
家山因緣宿世非今日賴有陰功許旋還此說見
山連上帝珠明府心是南宗無盡燈過去歌詹空比
夢年來瘴毒冷如冰圖書一笑寧勞客膏信頻來尚
有僧梨棗功夫三歲辦不緣憂患亦何曾

次遲韻二首

老謫江南岸萬里修忝嘗三子留二子滿少道路長
累以二孀女辛勤具餱糧誰合南飛鴻送汝至我旁
飢寒不能病氣絎色亦康樹背問家事嗟我久已忘
力耕當及春無為久南方還家語諸女素剛非王章

又

世事非吾憂物理有必至常暘百川竭須亦防雨耳
陰陽相糾纏反覆更自治幽懷澹不起默坐識其意
長子念衰老遠行重慙愧疏慵身似僧寂寞家近寺
但聞事日新未覺吾有異器鍾本自出潛角徒不遂

得失衆共知窮達佛所記要令北歸日粗究一大事

次遠韻一首

萬里謫南荒三子從一幼諸追春秋餘賴爾牛馬走
憂病多所忘問學非復舊借書里諸生疑事誰當叩
吾兒雖懶教擢頴既冠後求友中巷人玩心竹間岫
時令撿遺闕相對忘昏晝兄來試謳吟句法漸超秀
暫特鴻鴈飛送發塤篪奏更念兆丘子頎然何時覯

次韻子瞻和陶公止酒一首雷州作

少年無大過臨老重復止自言衰病根恐在酒盃裏
今年各南遷百事付諸子誰言瘴霧中乃有相逢喜

連床問動息一夜再三起泝流儻仰得此病竟何理
平生不尤人未免亦求已非酒猶止之其餘真止矣
飄然從孔公乘桴南海涘路逢安期生一笑千萬祀

次韻子瞻過海一首

我遷海康郡猶在寰海中送君渡海南風帆若張弓
笑揖彼岸人回首平生空平生定何有此去未可窮
惜無好勇夫從此乘桴翁幽子疑龍鰕乎須竟誰雄
閉門亦勿見一顆同香風晨朝飽粥飯洗鉢隨僧鐘
有問何特歸茲焉若將終居家出家人豈復懷兒童
老聃真吾師出入初猶龍籠樊頎甚寬俛首姑爾容

衆人指我笑轀鎖無此工一瞬千佛土相期兜率宮

過姪寄椰冠一首

衰髮秋來半是絲幅巾緇撮強爲儀垂空旋取海棕子蜀中海棕即嶺南椰木但不結子耳束髮裝成老法師變化密移人不悟壞成相續我心知茅簷竹屋南溟上亦似當年廊廟時

寓居二首

東亭

十口南遷粗有歸一軒臨路闃奔馳市人不慣頻回首坐客相諳便解頤慙愧天涯善知識增添城外小

茅茨華嚴未讀河沙偈偃仰明窗手自披

東樓

明從海上湧金盆直入東樓照病身久已無心問南北時能閉目待儀麟颶風不作三農喜颶風海風也舶客初來百物新歸去有時無定在漫隨俚俗共欣欣

所寓堂後月季再生與遠同賦一首

客背有芳藂開花不遺月何人縱尋斧害意肯留折偶乘秋雨滋冒土見微茁猗猗抽條穎頗欲傲寒冽勢窮雖云病根大未容拔我行天涯遠幸此城南茇小堂劣容卧幽閤粗可蹑中無一尋空外有四隣匝窺墻數柚實隔屋看椰葉葱蒨獨茲苗愍愍侍其活及春見開數三嘆何恐折

浴罷一首

逐客例幽憂多年不洗沐予髮櫛無垢身垢要須浴顛隮本天運償恨當誰復茅簷容病軀稻飯飽枵腹形骸但癯瘁氣血尚豐足微陽閟九地浮彩見雙目枯槁如束薪堅緻比溫玉長齋雖云淨閱月聊一沃石泉磨巾帨土釜煮桃竹南窗日未移困卧久彌熟華嚴有餘袟默坐心自讀諸塵勿消盡法界了無瞩恍如仰山翁欲就溈叟卜猶恐墮聲聞大願勤自督

次遠韻齒痛一首

元明散諸根外與六塵合流中積緣氣虛妄無可託弊陋少空明婦姑相撑奪日出暵焦牙風來動危擇喜汝因病悟或免終身著更須誦楞嚴從此脫纏縛

子瞻聞瘦以詩見寄次韻一首

多生習氣未除肉長夜安眠懶食粥屈伸久已效熊虎倒掛漸擬同蝙蝠家人笑忍飢長拄門自恐莫年還入俗經旬輒瘦駭鄰父未信腦滿添黃玉海夷旋覺似齊魯山蕨仍堪嘗救飢孤船會復見洲渚小車未用安羊鹿海南老兄行尤若樵爨長須同二僕此身

所至即所安莫問歸期兩黃鵠

次韻子瞻獨覺一首

咄咄書空中有怔內熱搜膏發癰疥羨藜飯芋如固然飽食安眠眞一快午雞鳴屋呼不起欠伸吉貝重衾裏此身南北付天工竹杖芒鞋即行李夜長却對一燈明上池溢流微有聲幻中非幻人不見本來日月無陰晴

次韻子瞻夜坐一首

月入虛牕疑欲旦香凝幽室久猶薰清風巧爲吹餘瘴疎雨時來報斷雲南海炎涼身已慣北方毀譽耳

誰聞遙知掛壁瓢無酒歸舶還將一酌分

次韻子瞻寄賀生日一首

弟兄本三人懷抱喪其一頎然仲與叔耆老天所隣師心每獨往可否輒自必折足非所恨所恨羅丹實上賴吾君仁議止海濱黜淒酸念毋氏此恨何時畢平生賢孟傅尚生不謂言歸心天若許定卜老泉室婁京百年後事付何人筆于今兄獨知言之泣生日

次韻子瞻寄黃子木杖一首

老至亦有漸五十惟杖始行年日侵陋季免卿閭耻罪重瘴難平餘痂未脫痏登山足猶健不用扶兒子我兄念辛勤贈此拄且倚乞年賜環日田舍尤須此早收藤節杯旋綴烏皮几茅簷數間足不用伐桐杞

次韻子瞻謫居三適

旦起理髮

道人雞鳴起趺坐存九宮靈液流下田茯苓抱長松頹毛得餘潤冉冉欺霜風俯諒無數櫛九九爲一通洗沐廢已久徐之勿怱怱氣來自湧泉至此知幾重近聞西邊將袒裼擁馬鬃歸來建赤油不復齒伍同笑我守尋尺求與眞源逢人生各有安未肯易三公

午窗坐睡

定中龍蛇勝定起挪生肘心無出入異三昧亦何有晴窗午陰轉坐睡一何久頹然擁褐身剝啄叩門手蹇帷顧我笑疑我困宿酒不知吾爽我冰消不遺壽空虛無一物彼物自枯朽夢中得靈藥此藥從誰受使尋入四支欲洗自無垢從今百不欠只欠歸田叟

夜臥濯足

海民慢寒備不畜衾與裯雖苦地氣洩亦無徙跣憂逐客久未安集舍占鵂鶹念昔使胡中車駝卒不留貂裘遡北風十襲猶颼飀中塗履冰河馬倒身自投宛足費馮翼千里煩勝𩋾十年事湯劑風雨氣輒浮

南來足憂慮此病何時瘳名身孰親疎愼勿求封侯

同子瞻次過遠重子韻一首

孟子自誇心不動未試東嘉鐵輪重笫兄六十老病
餘萬里同遭海隅送長披羊裘類懸子罷食豬肝同
閔仲大男晋處事田畒幼子隨行躬釜甑低眉語笑
接隣父彈指吁嗟到蠻洞茅茨一日敢忘葺桑柘十
年須勉種來時避逅得相携歸去逡巡應復從莫舊
憂患爾來同久知出處平生共雖令子孫治家學休
炫文章供世用潁川築室久未成夜來忽作西湖夢

次韻子瞻和淵明擬古九首

客居遠林薄依墻種楊柳歸期未可必成陰定非久
邑中有佳士忠信可與友相逢話禪寂落日共杯酒
艱難本何求緩急肯相負故人在萬里不復為薄厚
米盡鬻衣衾時勞問無有
閉門不復出玆為若將終蕭然環堵間乃復有為我
我師柱下史久以雌守雄金刀雖云利未聞能斫風
世人欲困我我已安長窮甚當辟穀餘觀百年中

又

蕭蕭髮垂素晡日過西隅道人憫我老元氣時卷舒
嵗惡風雨交何不完子廬萬法滅無餘方寸可久居
將歸道上塵先拔庭中蕪一淨百亦淨我物皆如如

又

伎麥被髮翁騎驢下大荒獨行無與遊闊然款我堂
高論何崢嶸微言何渺茫我徐聽其說未離翰墨場
平生氣如虹宜不葬北邙少年慕遺文奇姿揖昂昂
衰罷百無用漸以圓斷方隱約就所安老退還自傷

又

海康雜蠻蜒禮俗久未完我居近闤闠顧先化衣冠
衣冠一有恥其下胡為顏東隣有一士讀書寄賈闤
歸來率親友趾步行必端慨然顧流俗嘆息未敢彈

提提烏鳶中見此孤翔鸞漸能衣裘褐袒裼知惡寒

又

佛法行中原儒者耻論玆功施冥冥中亦何負當時
此方舊雜染渾渾無名緇治生守家室坐使斯人疑
未知酒肉非能與生死辭熾哉吳閩間佛事不可思
生子多頴悟德報豈吾欺時俾正法眼一出照耀之
誰為邑中豪勤誦我此詩

又

憂來感人心悒悒久未和呼兒具濁酒酒酣起長歌
歌罷還獨舞黍麥力誠多憂長酒易消脫去如風花
不悟萬法空子如此心何

杜門人笑我不知有天遊光明遍十方咫尺隨九州此觀一日成衰衰通法流竿木常自隨何必返故丘老聃白髮年青牛去西周不遇關尹喜履迹誰能求

又

鉏田種紫芝有根未堪採逡巡歲月度太息毛髮改晨朝玉露下滴瀝投滄海須臾忽長茂枝葉行可待夜燒沉水香持戒勿中悔

雨中招吳子野先生一絶 循州作

柴門不出蓬生徑暑雨無時木及堂辟穀賴君能作客暫來與蜜餉桃康

答吳和二絶

三間浰水小茅屋不比麻田新草堂問我秋來氣如火此問何事得安康

慣從李叟遊都市及伴藍翁醉畫堂不似蘇門但長嘯一生晉恨與嵇康 子野嘗與李士寧遊京師與子瞻同在曾魯公家甚久

閏九月重九與父老小飲四絶

九日龍山霜露凝龍川九日氣如蒸偶逢閏月還重九酒熟風高喜不勝

獲罪淸時世共憎龍川父老尚相尋直須便作鄉關看莫起天涯萬里心

客主俱年六十餘紫萸黃菊映霜鬚山深瘴重多寒熱老大須將酒自扶

尉佗城下兩重陽白酒黃雞意自長卯飲下床虛已散老年不似少年忙

求黃家紫竹杖一首 并引

予於龍川買曾氏小宅宅西南隅有紫竹百餘竿爲藤蔓所困無復直幹雖爲伐藤而見竹偃弱無可爲杖者黃氏老家有紫竹甚茂乞得一莖勁挺可喜聞黃氏竹舊自曾氏移植偶爲詩示之

曾家紫竹君家種曾園竹與荒藤共藤驕竹瘁如

畏人不似君家竹森聳我來買宅非爲宅愛此風梢特一弄磨刀向藤久未忍樹倒藤披眞自送緊陰一谿新笋地狂鞭欲向青春動我身病後少筋力遍求柱杖扶腰痛蕭蕭瘦幹未能任一畝君家知足用一枝遺我拄尋君老酒仍煩爲開甕

賦豐城劍一首 北遷歸中作

劍氣夜干斗精誠初莫隔全身寄獄戶隱約還自得張雷彼知我勉爲汝一出腰間雖環佩亦既報之德凜凜天地間要非手中物躍入延平水三日飛霹靂出當乘風雷歸當卧泉石千年故穴在三嘆泉上客

范丞相堯夫挽詞二首 許州作

持身守忠恕臨事耻浮沉直道更三黜平生惟一心家風來自遠國論老彌深今待真如玉泥沙枉見侵

又

南遷頭已白北返病初加君意知無罪天心許到家同朝曾忝舊握手一長嗟時事紛無已還應付棣華

卜居一首

我歸萬里初無宅鳳去千年尚有臺誰爲送池先種竹可憐當砌已栽梅囊貲只數腰金在歸計長遭鬢雪催欲就草堂終歲事落成隣舍許銜杯

和子瞻過嶺一首

山林瘴霧老難堪歸去中原茶亦甘有命誰令終返北無心自笑欲巢南蠻音慣習疑傖語脾病禁縱帶嶺嵐手把祖師清淨水不嫌白髮照毿毿

子瞻贈嶺上老人次韻代老人答一絕

嶺頭虛老一爐灰長短根莖各自栽輕賤已消先世業知君海上去仍回

欒城後集卷第二

欒城後集卷第三

詩七十首

大行皇太后挽詞二首

累朝宗內治晚歲擅鴻勲立子得元聖收簾奉長君一言消横逆多難弭紛紜仙馭曾非遠長瞻鞏洛雲

又

家風承舊相國體繼皇姑定策從中禁傳聲震海隅春風開閉蟄朝露滋焦枯萬里生還客冠纓淚兩濡

追尊皇太后挽詞二首

月缺年何久龍飛事一新追崇名號正同祔禮容均

鳳髮低迎日龍輴細起塵都人知舜孝擁紼盡霑巾

又

德美鍾岐嶷榮華倍感傷一時朝野恨百世本支長出祖悲無憾因山儉有光它年過嵩洛望拜裕陵旁

贈史文通奉議二首

墻北吏居上掛冠心轉閑頂關人共怪神去夜深還白雪從僊髮丹砂又駐顏從君欲問道何日徑開關

又

有叟住東野畏人希入城君時共還往我欲問修行早歲識嚴客近時逢絳生真能訪茅屋屢屢試將迎

次前韻示楊明二首

曉歲有餘樂天教一向閑嵩陽百口住嶺外七年還十宅先齊晏携瓢欲飲顏吳儈來不久相約叩禪關

又

甘井元依廟于湖亦近城幅巾朝食罷芒蹻雨中行擾擾刃何事悠悠畢此生欲邀東郭叟煩子作郊迎

唐修撰義甫挽詞二首

家風臺栢老遺直故依然節見南遷後神凝末瞑前臨民舊有法訓子適成篇九轉今猶在參同豈妄傳

又

我返南荒日君臨舊許初笑談寬老病旌旆擁茅廬酒盞開雖數溪堂到尚踈誰言生死隔近在浹旬餘

寄題發封揖仙亭一首

靈王太子本讀書縱談穀洛參諸儒生來不見全盛初老成遺訓誰揩模心知漸失文武餘翛然直入山中居山間吹笙鳳凰呼升天白日乘龍車周人聚觀拜路隅明月爲佩雲爲裾歸來千歲執任無赤松老彭自爲徒上待玉宸臨九區烜赫不類山澤癯依山作邑賢大夫夜中焚香邀空虛我欲從之獨有興秋風入月來徐徐

吳冲卿大夫蔡國挽詞二首

國老相隨盡家風慨獨存見夫成相業聽子得忠言夫人長子起居言得論事以補之憂訪於夫人夫人以當官許駁氣節類多士聲華盛一門平生高義重未易俗人論

雅頌成章早春秋發論長風規晉叔向文采似中郎覽古明興廢臨危哲激昂南遷初不恨李杜得從滂

十一月十三日雪一首

南方霜露多雖寒雪不作北歸亦何喜三年雪三落我田在城西禾麥敢穢薄今年療宋災水旱更爲虐閉糴斯不仁逐熟自難卻飢寒雖吾患尚可省鹽酪

飛蝗昨過野遺種遍陂濼春陽百日至闊若蠶生箔得雪瓶土中及泉盡魚躍羨哉豐年祥不待炎火灼呼兒具樽酒對婦同一酌誤認屋瓦鳴更願開雪腳

補子瞻贈姜唐佐秀才一首

子兄子瞻謫居儋耳瓊州進士姜唐佐往從之遊氣和而言道有中州士人之風子瞻愛之贈之詩曰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異日登科當爲子成此篇君游廣州州學有名學中崇寧二年正月隨計過汝南以此句相示時子瞻之喪再逾歲矣覽之流涕念君要能自立而

其與終此詩者乃爲足之

生長茅間有異芳風流楔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它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目長

遷居汝南一首

我昔遷自南從此適舊許再歲常杜門壁觀無與語何人自驚顧未聽郎安處亟逃潁州暑來貫汝南戶妻孥不及將童僕具鳟俎身如孤棲鶴夜起三遶樹故人樂安生風節似其父忻然發一笑捨我西南去去已還閉門時作對田步讀脩古僧舍遺像得顏魯

精神凛如生今昔吾與女已同羈窮厄但脫生死怖幸世方和平有土非寇虜春寒燒黃茅晝飯煮青茹何必濮上田幸此足稉稌歸心念狂簡裁製時莫特

索居三首

索居非謫地垂老更窮迹去住看人意幽憂賴我無小園花草穢陋巷犬羊俱近覺根塵離忘言日益愚

又

平生亦何事十載苦顛隮夢險曾非險覺迷終不迷

又

客居無祉子別久愧良妻稍訝音書闊春陰道路泥許蔡古鄰國風煙相雜和蕭然客舍靜不願主人過野薺春將老淮魚夏漸多街南病居士有酒對酣歌

聞諸子欲再質卞氏宅一首

我生髮半白四海無尺椽卞氏昔冠冕子孫今蕭然願以棟宇餘救此朝夕懸頑我亦何有較子差尚賢傾囊不復惜埽地幸見捐南隣隔短墻兩孫存故廬松竹手自種風霜歲逾堅幽花亂蜂蝶古木嘶蜩蟬垂陰可數畝成功幾百年人心苦無厭隱居恨未圓得之苟有命老矣聊息肩畚土塡隙完結茅苴漏穿粗爾容偃息豈復求華鮮西歸信已乎未雜孫陳編

任氏閱世堂前大檜一首

君家大檜長百尺根如車輪身弦直壯夫連臂不能抱孤鶴高飛直上立任風動地舞枝餘太雪翻空洗顏色人言此會三百年未知昔是何人植君家大夫老不遇一生夜氣未嘗屈沒身不蔬歸故里遺愛自知懷舊邑此翁此檜兩相似相與閱世何終極汝南山淺無良材樸桂棟椽聊障日便令殺身起大厦亦恐衆林無匹敵且留枝葉挽雲霓猶得世人長太息

贈蔡駁居士一首

結茅汝上只三間種稻城西僅一廛梅老外生詩律

在秀公弟子佛心傳埋骨疊石當幽坐留客開樽輙醉眠開道隣僧乞米送時無錦子定誰憐

癸未生日一首

我生本無生安有六十五生來逐世法妄謂得此數隨流登中朝失脚墮南土人言我當喜亦言我當懼我心終頹然喜懼不入故歸來二頃田且復種禾黍或疑穎川好又使汝南去汝南亦何爲均是食粟處兒言生日至可就瞿曇語平生不爲惡今日安所訴老聃西入胡孔子東歸魯我命不在天世人汝何預

白鬚一首

中歲謬學道白鬚何由生故人指我笑問道未能行我笑謝故人唯唯亦否否老聃古道師白髮生而有佛告波斯匿汝有不白存亭中掌亭人何嘗隨客奔客去不用留主在亭不毀墁墻支折棟在我不在爾道成款玉晨跪乞五色丸肝心化黃金齒髮何足言

寒食二首

寒食今年客汝南餘樽傾瀉亦醺酣道人又厭世間濁僧舍猶存肉食慙花折困夫時送客餳留孫女尚分甘叔詩有爲翁食畜餳之句欲遊紫極誰爲伴長揖孤松對不談紫極宮有巨松可數人抱

寄住汝南懷嶺南五年一醉久猶酣身逃爭地差云靜名落塵寰終自慙耳畔飛蠅看尚在鼻中醇酢近能耳今朝寒食唯當飲買酒先防客欲談

穎川城東野老一首姓劉氏名正

我歸穎川無故人城東野老須如銀少年推埋起黃塵晚歲折節依仙真走如麏麚人莫親呼來上堂飲清樽踞牀閉目略頻伸指我黃河出混崘東流入海還天津沐浴周遍纏遶巡嬰兒聊跌乘日輪脫身遊戲走四隣逢人不告非自珍許我已老知閉門東朝太山款真君告我不返遊峨嵋還家一舍卧不晨闔

榴空空但衣巾平生自言師洞賓嗟世賤目貴所聞

汝南示三子一首

此生賴有三男子到處來看老病翁飲食粗便魚稻足音塵不隔馬牛風道場莫問何方是舍宅元依畢竟空且兩不歸歸亦得汝曹免復走西東

謝任亮教授送千葉牡丹一首

花從單葉成千葉家住汝南疑洛南亂剝浮苞任很籍併偷春色恐醲酣香襟得露久彌馥頭重迎風似不堪居士誰知已離畏金架剪送病中庵

思歸二首

汝南百日番走遍三男子思歸非吾計聊亦爲爾耳行裝理肩輿客舍卷床第兒盲世情惡平地風波起舟行或易捉舟靜姑且巳匏繫雖非願鑊且當有竢老人思慮拙小子言有理長炊摩粟紅晚市淮魚美索居庖無人歸去迎伯姊終歲得安閑幽居無彼此

又

我老不待言有女年四十念我客汝南無與具朝食翩然乘肩輿面有風土色許禁雖云近傳舍三經夕衰老累汝曹愧歎心不懌磨刀鱠縷紅洗盞酒花白毋老行役難女來生理葦外孫跨鞍馬遇事亦閑習

居然數口家解我百憂集厄窮須父子它人非所及

萬蝶花一絶

誰唱殘春蝶戀花一團粉翅壓枝斜美人欲向釵頭插又恐驚飛鬢似鴉

春盡一首 三月二十日立夏

春風過盡百花空燕坐笙簫起城中樹影連天開翠幕鳥聲入耳當歌童楞嚴十卷幾四讀法酒二升是客同試問隣僧行乞在何人閑暇似衰翁

夢中詠醉人一首 四月十日夢是篇首兩句覺而足之

城中醉人舞連臂城外醉捐人枕睡此人心中未必空楚爾頹然似無事我生從來不解飲終日騰騰少憂累昔年曾見樂全翁自說少年飲都市一時同飲石與劉不論升斗俱不醉樓中日夜狂歌呼錢盡酒空姑且止都人疑是神仙人誰謂兩人皆醉死此翁年老不復飲面光如玉心如木我今在家同出家萬法過前心不起此翁巳死誰與言欲言巳似前生記

立秋偶作一首 六月二十三日

十年憂患本誰知慙愧仙翁有舊期度嶺還家天許我斸山種粟我尤誰秋風欲踐故人約春氣潛通病樹滋心似死灰鬢似雪眼看多事亦奚爲

汝南遷居一首

庭暑巳退思歸未成歸人事不可期當受不當遣客居汝南城未覺吾廬非忽聞鵲反巢坐使鳩驚飛三遷擇所安一枝粗得依我來衆草生漸見百卉腓天行君循環物化如發機閉目內自觀此理良窮微

寄內一首

與君少年初相識君年十五我十七上事姑章旁兄弟君雖少年少過失昏晨定省歲月短五十還朝定何益憂深責重樂無幾失足一墜南海北身居穽中不見天仰面虛空聞下石丈夫學道等憂患婦人亦

爾何從得歸來舊許生白鬚回顧慚君髮如漆遷居
汝南復何事龜老支牀隨所擲相望一月兩得書聞
君肺病久消釋我經三伏常累下近喜秋風掃炎熇
病除寢食未復故相見猶驚身似臘劉根夫婦俱有
道去目銑君著鞭策

病愈二首

學道雖云久沉痾竟未除炎蒸度三伏朧腹覺中虛
嘉穀不自長荒榛終費鉏何辭用鍼石梨棗得扶疎

又

病退日身輕身輕心轉清山空流水上海靜寸燈明

朝市誰留住林泉自不行筠溪懸巧上流蕩過平生

九日三首

早歲寡歡意衰年仍病纏客居逢九日十酒破千錢
黃菊驚秋晚兒孫慰目前登高懶不出多酌任頹然

又

征夫老無賴見逐便忘歸小酌還成醉僑居不覺非
妻孥應念我風雨未縫衣憂患十年足何時賦式微

又

黃菊與秋競白鬚隨日添時人知不熹野老未相嫌
但酌清樽盡猶存薄俸霑日西聞客至更問酒家帘

立冬聞雷一首 九月二十九日

陽淫不收斂半歲苦常燠禾黍飼蝗螟秔稌委平陸
民飢強扶耒秋晚麥當宿閔然候一雨霜落水泉縮
薈蔚山朝隮滂沱雨翻瀆經旬勢益暴方冬歲愈慼
半夜發春雷中天轉車轂老夫睡不寐稚子起驚哭
平明視中庭松菊半摧禿潛發枯草萌亂起蟄蟲伏
薪槱不出市晨炊午未熟首種不入土春餉難滿腹
書生信古語洪範有遺牘時無中壘君此意誰當告

將歸二首 十月三日

久客初何事言歸似有名騰騰且隨俗落落竟無成

病苦醫猶厭窮空身自輕家人驚別後無限白髯生

又

為客不滿歲還家見兩孫遙知臨竹戶相對引瓢樽
老罷那嫌瘦心寬尚喜存風波隨處有何幸免驚奔

示資福諭老一首 并引

予讀楞嚴至塵既不緣根無所偶反流全一六用
不行釋然而笑曰吾得入涅槃路矣然孤坐終日
猶苦念不能寂復取楞嚴讀之至其論意根曰見
聞逆流流不及地名覺知性乃嘆曰雖知返流未
及如來法海而為意所留隨識分別不得名無知

覺明豈所謂返流全一也哉乃作頌以示諭老

幽居百無營跏坐若假寐根塵兩相接逆流就一意意念紛無端中止不及地寂然了無覺乃造真實際百川入滄溟衆水皆一味止爲潭淵深動作濤瀾起動止初何心乃遇適然耳吾心未嘗勞萬物將自理

三不歸行一首

客心搖搖若懸旌三度欲歸歸不成方春欲歸我自懶秋冬欲歸事自變問我欲歸定何時天公黙定人不知孔公晚歲將入楚磐桓陳蔡行且住昭王已死不復南意欲歸老父母邦衛靈父子無足取姑爾息

肩於魯三桓豈知用聖人哀公亦自不能臣冉求一戰却齊虜請君召師君亦許歸來閉户理詩書弁冕時出從大夫夢見周公已不復老死故國心亦足孔公愈老愈屯邅顧我未及門下賢鄉邦萬里不能往妻孥近寄潁川上依嵩架頳結茅茨自問此志於何期汝南一寓歲行復來年歸去栽松竹

罷提舉太平官欲還居潁川一首

避世山林中衣草食芋栗奈何處朝市日耗大倉積中心久自笑公議肯相釋終然幸寬政尚許存寄秩經年汝南居久與茅茨隔祠官一掃空避就兩皆失父子相携扶里巷行可即星弊且圬墻蝗餘尚遺粒交遊忌黙染遠往但親戚閉門便衰病杜口謝彈詰餘年迫懸車奏草屢濡筆籍中顔未敢〔?〕後儻容乞幽居足暇豫肉食多憂慄求懷城東老未盡長年術

次遲韻寄迨遜一首

飢民畏寒尤惡雪旋理破衷絍敗絮我雖久客未成歸黍酒釜羮還潑節汝南新炭舊如土爾來薄俸幾供爨眼前煖熱無可道心下清涼有餘樂潁川歸去知何時祠宮欲罷無同列夜中髣髴夢兩兒欲迓老人先娶說

次遲韻對雪一首

雪寒近可憂麥熟遠有喜我生憂喜中所遇一已委平生閱汝南米賤豚魚美今年惡蝗旱流民鬻妻子一食方半菽三日已千粥號呼人誰聞惻惻天自邇繁陰忽連夕飛霰墮千里巷舒驚大速原隰殊未被貧家望一麥生事如毛起荐飢當逐熟西去真納屣

還潁川一首

昔貧仕不遇避世遊金馬嗟我獨何爲不容在田野畝區寄汝南落泊反長社東西俱畏人何適可安者故廬已荆榛遺壠但松檟頹齡迫衰暮舊物一已捨

安能爲妻孥辛苦問田舍平生事瞿曇心外知皆假
歸休得濵渤坐受百川瀉何人實造物未聽相陶冶

題郾城彼岸寺二首

文殊院古栢

曾看大栢孔明祠行盡天涯未見之此樹便當稱子
行它山只可作孫枝棟梁知事誰家用舟楫唯應海
水宜日莫飛鵶集無數青田老鶴未曾知

武宗元比部畫文殊玄奘

遺墨消磨類陸餘開元一一數吳盧本朝唯有宗不
近國本長晋後世模出世真人氣雍穆入蕃老釋面

清癯居人不惜遊人愛風雨侵陵色欲無

上巳日久病不出示兒姪二首

春氣侵脾久在牀開門桃李著泥香牛鳴頗覺西湖
近鳳去長憐北謝荒欲出老人無伴侶退歸諸子解
農桑南鄰約買千竿竹拄杖穿林看笋長
卧聞諸子到西湖鵓鴿翩翩衆客俱紈扇騰鞭試輕
駃菱雞斗酒助歡娛行歌久已饒渠輩睡美猶應屬
老夫春服既成沂正浴孔門世不乏迂儒

葺東齋一首三月十八日

弊屋如鷰巢歲歲添泥土泥多暨完葺屋老終難固

况復非吾廬聊爾避風雨圖書易新幌几杖移故處
背眠不擇安鼻息若炊釜兒孫喜相告定省便蚤莫
我生溪山間窮冠衡茅住生來乏華屋所至輒成趣
苦恨無囊金莫克償地主投老付天公著身豈無所

次遲韻千葉牡丹二首

潩上名園似洛濵花頭種種鬭尖新共傳青帝開金
屋欲遣姚黄比玉真秦嶺猶應篆詩句杜鵑直恐降
天神老人髮少花頭重起舞欹斜酒力匀
老人無力年年懶世事如花種種新百巧從來知是
妄一機何處定非真園夫漫接曾無種物化相乘豈

有神畢竟春風不揀擇隨開隨落自匀匀

盆池白蓮一首

白蓮生淤泥清濁不相干道人無室家心迹兩蕭然
我住西湖濵蒲蓮若雲屯幽居常閉戶時聽遊人言
色香世所共眼鼻我亦存隣父閔我獨遺我數寸根
潩水不入園庭有三尺盆兒童汲甘井日晏泥水温
及秋尚百日花葉隨風翻舉目得秀色引息收清芬
此心湛不起六塵空過門誰家白蓮花不受風霜殘

詠竹二首

湖濵宜草木脩竹可三尋壓居多野思移種近簷陰

及爾迷未醒方予熱正使無兼不逺本地辨肯成林

又

南牖竹甚茂門巷不容賓縣印君當佳橐金我患貧翠旌梢亂起犀角筍初勻不惜圖書費端來作主人

見兒姪唱酬次韻五首

芝蘭生吾廬一雨一增積本亦何預人懷抱絲眷眷老傳時已迫塵垢日須浣未憇舊文書展讀不終卷

又

讀書雖不惡不讀亦自好根牙就區別花實隨時老耘鉏不可無雨露勿憂少我釣不在魚一竿寄洲島

又

宇宙非不寛閉門自爲阻心知塵外惡且悉閑居苦聊跌黙非睡龕燈翳復吐道士爲我言嬰兒出歌舞

又

身病要須閑閑極自成趣空虛雖近道慵拙初非悟偶將今生脚還著古人屨大小適相同本來無別處

又

西湖雖不到廿井竊餘涼三伏罷飲酒桂漿搗一觴冠者五六人起舞互低昂人生有離合此歡未易忘

初得南園一首

倒裳僅得千年竹掃地初開一畝宮十里故園荒夢裏百年生事寂寥中晏家不願諸侯賜顏氏終成陋巷風洗竹移花吾事了子孫它日記衰翁

移竹一首

檣陰竹蒙密枝葉念相妨欲補園東缺欣乘雨後涼三年生筍遍一徑引風長但恐翁彌老筇杖懶復將

記夢一首　七月二十六日五

長魚三尺困橫盆送入清流喜欲奔報我金是僅盈寸擲還聊喜不貪存

欒城後集卷第三

欒城後集卷第四

詩七十首

葺居五首

南堂初一家隔絶歳月久開牆北風入爽氣通戸牖棟梁未堪折斤斧聊結構非言事輪奐粗及昔人舊

又

庭方正數尋風月所從入百年養每樹櫕芒比刀戟伐之念生乂不伐愁跣足且復爲人謀庖揕利朝食餽餉林樾

又

竹林失蕃蕪春筍日瑣細草莖半紫纏穀櫟互蔽蔽已令具刀鐮稍䔥秋霜厲欲成林下飲更種園東地

又

雜花生竹間竹茂花亦瘁移花通在欄春到兩皆遂牆東破茅屋排去披遺址時來拾瓦礫細細晉花地

又

東南皆民居屋敗如齬齒一完城未能綴葺聊且爾內修長夜虞外結比隣喜無心本何營生理未免此

再賦葺居三絶

誰將脩竹寄隣家秋斫長竿春食芽旋築高牆護鋤犬稍容慈阮醉喧譁

短垣疏戸略藏遮翠竹長松夾徑斜遊宦歸來四十載祖成好事一田家

南北高堂本富家百年梁柱半欹斜略教扶起猶堪住西望吾廬已自奢

葺東口號二絶

六十來年又七年眼昏頭白意茫然逢人欲說平生舊少有能知兩世前

兩世相從今幾人回頭強半已埃塵此心點檢終如一時事無端日日新

雪後小酌贈内一首乙酉正月九日

滿雪爲瑩正和風應節來出遊吾已懶小酌意難裁竹徑泥方滑蔷畦凍欲開細君憐老病加料作新醅

喜雨一首三月二十三日

奪官分所耳年來祿又絶天公尚憐人歳賚禾與麥經冬雪屢下根鬚連地脉庖厨望豐餌甕盎思麴糵一春百日旱田作龜板折老農淚欲墮無麥真無食朱明候纔兆風雨起通夕田中有人至喜潤已逾尺縱來不饞饑飽食真可必民生亦何辛天意每相恤我辛又已多鉏來坐不執同爾樂豐穰與爾若稅役

時聞吏號呼手把縣符赤歲賦行自辦横歛何時畢

收蜜蜂一首

空中蜂隊如車輪中有王子蜂中尊分房減口未有處野老解與蜂語言前人傳蜜延客住後人秉艾催客奔布囊包裹開如市坐入竹屋新且完小窗出入旋知路幽圃首夏花正繁相逢處處命儔侶共入新宅長子孫今年活計知尚淺蜜蠟未暇分主人明年少割助和藥慙愧野老知利源

養竹一首

病竹養經年生筍大如拇初番放出林末番任供口

欲求五寸圍更聽三年後誅踈盡榛楠無復堪作帚吾廬適營葺便可開戶牖秀色到衣冠清風盪塵垢物生恨失養養至無不厚斧斤自摧割陰陽自雜揉閑居就草木衆圃即師友養人如養竹舉目皆孝秀

知還田舍雜詩九首并引

吾家本眉山田廬之多寡與揚子雲等仕宦流落不復能歸中寓嶺南諸子不能盡從留之潁川買田築室貽飢寒之患旣蒙恩北遷因而居焉然拙於生理有無之計一付諸子夏五月麥方登場遑往從諸農夫輩瓠鍾支知以爲樂作詩九章澹然有詩人之思歸而山之爲知之云

麥生置不視麥熟爲一來我懶客亦惰田荒誰使開勤事知有獲直爲獨求回交遊悉吾病門巷多蒼苔

又

我生無定居投老旋求宅未暇棟宇完先問松筠碧床錢日益銷車轄轉生澁東家雖告貧覇否猶未必

又

偶自十年閑非緣十人作早歲漫云云忘大終落落齒髮巳半空頭顱不難度顏曾本吾師終身羨藜藿

又

至人竟安在陶鑄皆秕糠世俗那得知楚楚事冠裳方辭任正作吾語未可莊天定能勝人更看熟黃粱

又

平湖近西垣杖屨可以遊偶從大夫後不往三經秋盎中掉蒲菱芡亦易求閉門具樽俎父子相獻酬

又

試問西寺僧云何古佛意別無安心法但復對師傀

外物來無從往亦無所至佛法見在前我亦從此逝

又

老佛同一源出山便異流少小本好道意在三袖洲

子房見黃石願封小國晉終老預人事斷殺爲呂憂

又

蒼然澗下松不願世雕刻斧斤百夫手牽挽千牛力
斲成華屋柱加以綴衣飾人心喜相賀松心終自惜

又

汲汲謂有爲昏昏謂無記湛然古井水心在獨無意
讀書非求解食粟姑自遂幸有三男子力田奉租稅

雨病一首

牘送麥入倉雨催穀含穗共怪天公仁曲盡老農意
誰爲三日霖下漉一丈地百谷爭奔流通川不可厲

夜聞屋山落晝説城闉開老癃知柰何脾病尤所長
中宵得暴下亭午卧忘起良醫過我言勿藥行自再
損食存谷神收心辟邪氣几然槁木居油爾元和至
天唯不窮人人則昧其理學道三十年愧爾良醫賜

施崇寧寺馬一首幷引

予自龍川還潁川安於閑放不畜車馬僧悟緣自
成都來爲予致一滇馬甚駿曰歸公歸自南方家
無良騎此可以備登山之乘予愧其意不能却也
然馬入吾廐輒苦多病意具非吾物也西鄰道僧
和禪庵之盛鄉閭之所奔走乃祝之曰俾爾爲和
馬歸依佛法乘病或已乎因爲詩以示和

南歸閉門萬事了病卧常多起常少未用田間下
澤車何須櫪上追風騾鄉人記我少年日滇馬爲
致風前鳥三年伏櫪人共怪馬不能古心可曉坐
馳千里氣蟠結日食生芻空自笑主人自是鈍頑
人誰復爲送洮岷道支公惠眼識神駿山下泉其
足芳草法流一洗百病消翹足長鳴且忘老

南堂新營花壇二首

亂竹侵紅藥病花羞晚春移根近談笑得土長精神
榮悴非由爾芬芳止爲人庭西井泉好汲灌毋躬親

又

老木不恐伐橫柯枝宜少除根莖漸有託雨露稍分
餘生意初無損開花終自如它年諸草木就此幽后

亭中謝和老惠茶一首

西鄰禪師憐我老北苑新茶惠初到晨興已覺三嗅
多午枕初便一杯少七椀煎嘗病未能兩腋風生空
自笑定中直徙蓬萊山盧老未應知此妙

新霜一首

敗簷疏戶秋寒早老人腳冷先知曉濃霜滿地作微
雪落葉投空似飛鳥新春未覺應庚空宿逋暗奪衾

調少旱田首種末言入敢信來年真食麨

戲作家釀二首

方暑儲麴櫱及秋舂秫稻井泉汲桐栢火候問隣媼
唧唧鳴甕盎嗷嗷化梨棗一撥欣已熟急篘嫌不早
病色變渥丹羸軀驚醉倒子雲多文遊好事時相造
嗣宗尚出仕兵廚可常到嗟我老杜門亦此牛好未
出禁酒國恥爲甕間盜一醉汁浮空入腹誰復告餘
臟入淡無之譏

又

我吹半合耳晨興不可無千錢買一斗衆口分須臾

月俸本有助法許吏未俞愁愁坐相眂饑涎落盤盂
頹漢舊乏水粳糯貴如珠今年利陂塌碓聲喧里閭
與衣易鍾釜入壅坐醱醐歡欣走童孺左右陳肴蔬
細酌奉翁媼餘潤霑庖厨詰朝日南至相叔留全壺
一家有喜色經冬可無沽莫怪杜拾遺斗米覺憂虞

冬至雪一首

旱久瘦不死連陰未成雪微陽凡地來顛風三日發
父老竊相語號令風爲節講武罷冬夫戲旬休保甲
槃囚出死地冗官去煩雜手詔可人心吾君信明哲
風頻雪猶吝來歲恐無麥天公聽一言惟幸早誅魃

歲莫二首

嶺南萬里歸來客頫上六年多病身未死誰言猶有
命長閒豈復更尤人眼看世事知難了手注遺編近
一新點檢平生無幾恨濁醪初熟正逢春

又

文章習氣消未盡般若初心老漸明粗有春秋傳舊
學終憑止觀定無生維摩晚亦諳生事彌勒初猶重
世名殘髮來年應更白莫留壓滓淘澄清

春後望雪一首

秋雨雖熟禾冬雪不掩塊溫風搜麥根天意欲爲害

老濃強推測妄謂春當改三陽已換節六出尚茫昧
朝春扶桑暾夜聽土囊噫倉場久空竭榆棗方伐賣
丁夫病風熱孺子作瘡疥無知此何辜得罪彼有在
造物伊誰憎亦復自無奈慎勿翻雪海凍餓無疆界

除夜一首

年更六十七旬滿三百六俛仰定何爲萬事如轉轂
禪心澹不起非人自歌哭芸芸初莫禦勢盡行將復
學道道可成無心心每足守歲聽兒曹自笑未免俗

喜雨一首

歷時書不雨此法存春秋請誅旱魃天公信聞不聽

去出末門油雲聚嵩丘濛濛三日雨入土如膏流二
麥返生意百草萌牙抽農夫但相賀漫不知其由慼
來有巢冗遺卵遍九州一埽不能盡餘孽未遽休安
得風雨師速遣雷霆搜殺愆誠巳去秋成儻無憂

甲子日雨一首

一冬無雪麥方病細雨逆春歲有望愁見積陰連申
子復令父老念耕桑瘦田未足終年計潤酒誰供清
旦嘗賴有真人不飢渴閉門却埽但焚香

新火一首

百口共一竈終年事烹煎力耕飼飢饞寬樊火亦煩

昨日一百五老釋俱食寒呼童戛枯竹欻然吐青煙
適從何方來熒熒百家傳性火出真空應量曾無邊
老病何所求石餅煑寒泉飲爲一夫用無心固當然

次韻和人詠酴醿一首

蜀中酴醿生如積開落春風山寂寂巳憐正發香曉
牘猶愛未開光的皪半垂野水弱如墜直上長松勇
無敵風中娜娜應數丈月下煌煌真一色故園聞道
開愈繁老人自恨歸無日百花巳過春欲莫撫坐繩
床空歎息朝來滿把得幽香按頭亂插銅缾濕一番
花藥轉頭空誰能往問天台拾

閑居五詠

杜門

可憐杜門久不覺杜門非淋銳日日銷髀肉年年肥
眼暗書罷讀肺病酒亦稀經年客不至不冠仍不衣
眎聽了不味色聲久巳微終然渾爲一誰言我無歸

坐忘

少年嘗病肺納息肺自飲靈液洗昏煩百藥無此驗
爾來觀坐忘一語頓非漸道妙有至力端能破諸暗
聊吠百無營純白乃受染至人不妄言此說豈吾僭

讀書

習氣不易除書魔閉即至圖史紛滿前展卷輒忘睡
古今浩無垠得失同一軌前人巳不悟今人復如此
悠然發嬌愛嗟哉肉食鄙掩卷勿重陳慟哭傷人氣

買宅

我老未有宅諸子以爲言東家欲遷去餘積尚可捐
一費豈不病百口儻獲安田家伐榆棗賦役輸緡錢
長大可雙棟瑣細堪尺椽生理付兒曹老幸食耳眠

移竹一首

前年買南園本爲一畝竹稍去千百竿欲廣西南屋
本心初不爾百口居未足區區斤斧餘慙愧琅玕綠

東園有餘地補種何年復㮣㮣歲寒姿餘水非此簇

城中牡丹推高皇廟園𨓏造騎往觀歸報未開戲作一首

漢廟名園甲潁昌洛川珍品重姚黃兩餘往看初疑晚春晝方開自不忙爭占一時人意速養成千葉化工長老人終歲關門坐花落花開已兩忘

外孫文驥與可學士之孫也予親教之學作詩俊發猶有家風喜其不墜作詩贈之一首

已矣石室老奄然三十年遺孫生不識妙理定誰傳孔伋仍聞道賈嘉終象賢文章猶細事風節記高堅

春深三首

郊原紅綠變青陰閉戶不知春已深猶喜荒畦添野薺坐看新竹補疎林簾中飛絮縈殘夢窗外啼鶯伴獨吟欲聽楞嚴終惱出道人知我粗無心(書雜(?)見時讀楞嚴)

小園松竹有清陰懶病從玆日益深醉客滿堂慙北海野僧同社憶東林逢人問道空長嘯久客思歸尚越吟三十年前誦圓覺年來雖老解安心

又

偶有茅簷溪水陰(溪水自西湖聽水亭下流自(?)北而東吾廬適在其前)近依城市淺非深幽居每自比陳寔古學何人賞社林隣

父時來階小飲兒曹頗解續微吟前年僅了春秋傳後有仁人知我心

次遲韻示陳天倪秀才姪孫元老主簿一首

茅簷有佳客肅肅清風與吾孫成均來左訪良朋爲鄰叟兄弟將冠未有稱條枚失燎燎巾林化薪蒸老夫方苦貧不辦酒如澠夏田已失麥種豆喜多蠅(人俗多見爲鷄(?)豆之稱)何以待君子簞瓢容一升君來豈非誤門庭冷如水

再次前韻示元老一首

豪傑多自悟不待文王興四方有餘師十室豈無朋

我老不知時早歲誰誤稱歸來理茅屋對客食黎蒸遇渴即飲水何嘗問淄澠冠裳強包裹鞍轡如飛蠅植根久已爾若類日自升忘我亦忘法無氷知消氷

築室示三子一首

宅舍元依畢竟空小乘慣住草庵中一生滯念餘妻子百口僑居怯雨風松竹已栽猶稍稍棟梁未具勿匆匆三道院吾真足餘問兒曹莫問翁

開窓一首

綠竹琅玕色紅葵旌節花開窓風細細窺戶月斜斜活計無多子文章自一家一牀方病臥隨意上三車

遜往泉城獲麥一首
少年食稻不食粟老居潁川稻不足人言小麥勝西
川雪花落磨麥成玉冷淘槐葉冰上齒湯餅羊羮火
入腹五年齒俗粗得飽晨朝稻米纔供粥兒曹知我
老且饞觸熱泉城正三伏田家有信呼即來亭午驅
牛汗如洛吾兒生來讀書史不慣田間争斗斛今年
久旱麥粒細及半罷休饑老宿歸來爛熳熟蒼耳來
歲未知還爾熟百口且留終歲儲貧交強半倉無穀

送元老西歸
畫錦西歸及早秋十年太學爲親留讀詩俛就當年

說答策甘從下第收莫嫌簿領妨爲學從此文章始
自由家有吏師遺躅在當令耆舊識風流曾父仕館十年讀時暇爲更

蜀人舊食決明花耳潁川夏秋少菜崇寧老僧
教人并食其葉有鄉人西歸使父爲老言之戲
作一首
飲疏舊埭決明花三嗅馨香每嘆嗟西寺衲僧并食
葉因君說與故人家

諸子將築室以畫圖相示三首
還家卜築初無地隨分經營似有時多所脩築終未
忍略存古栢更無疑書閣且作百間計入室猶應三
歲期得到安居真老矣一生歌哭任於斯
舊廬近已借諸子新宅分耳臨老時萬里松楸終獨
往四方兄弟亦何疑竹間疏戶幽人到林上長松野
鶴期已覺高軒慙衞賜可憐黄犬哭秦斯
積因得果通三世臨老長閑自一時久爾觀心終未
悟偶然見道了無疑南遷北返吾何病片尾尺椽天
與期自斷此生今已矣世間何物更如斯

題韓駒秀才詩卷一絕
唐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得到希我讀君詩笑無

語恍然重見儲光羲

秋社分題
天公閔貧病雨止得豐穰南畝傷功作東家社酒香
分均思孺子歸遺笑東方肯勤拾遺住休嫌父老狂

釀重陽酒
風前隔年麴甕釀重陽酒適從臺無餽飲啜不濡口
秋晉口已迫收拾煩主婦仰空露成霜搴庭菊將秀
金徽火猶壯未可多覆瓿唧唧候鳴聲消消報初溜
輕巾漉糟腳寒泉養豐缶誰來供嘉節但約鄰人父
生理正艱難一醉陶衷朽它年或豐餘此味恐無有

中秋無月同諸子二首

風雨來無定泥塗日向深直埋今夜月真失衆人心雲外天衢净人間𣵀霧侵幽人久不寐起坐夜愔愔

卷衣換斗酒欲飲月明中坐看浮雲合遥憐四海同（昔說中秋明月四海同之）清光知未泯來歲尚無窮且盡樽中淥高眠聽風雨

予昔在京師畫工韓若拙爲予寫真今十三年矣容貌日衰展卷茫然棄縣楊生畫不減韓復令作之以記其變偶作一首

白髮蒼顏日日新丹青猶是舊來身百年迅速何曾住方寸空虛老更真一幅蕭條寄衰朽異時髮㝡見精神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耼門下人

九日獨酌三首

府縣嫌吾舊黨人鄉鄰畏我昔黄門終年閉戶已三歲九日無人共一樽白酒近令沽野店黄花旋遣折

籬根老妻也說無生話獨酌油然對子孫

故國忘歸懶問人新居斫竹旋開門菊生𡉏下不知節酒滴床頭初滿樽漲水驟來真有浪净雲卷自去無根凡心漫作頻濱傳留與它年好事孫

平昔交遊今幾人後生誰復款吾門老曆適性輕華屋黍酒忘形敵上尊東圃旋移花百本西軒根斫竹千根舍南頓有凌雲栢父老經過說二孫（古栢二株，傳孫何孫僅所植）

泉城田舍一首

泉城欲治麥禾囷五畝鄰家肯見分莫問三吳朱處士似勝吾鄉楊子雲陰晴卒歲關憂喜豐約終身看逸勤家世本來耕且養諸孫不用耻鉏耘

欒城後集卷第四

雜文一十二首

和子瞻沉香山子賦一首

仲春中休子由於是始生東坡老人居於海南以沉水香山遺之示之以賦曰以爲子壽乃和而復之其詞曰

我生斯晨閱歲六十天鑿六竇俾以出入有神居之漠然靜一六爲之媒聘以六物紛然馳走不守其宅光寵所眩憂患所迮少壯一往齒搖髮脫失足隕墜南海之北苦極而悟彈指太息萬法盡空何有得失

色聲橫騖香味並集我初不受將爾誰賊收聨內觀燕坐終日維海彼岸香木爰植山高谷深百圍千尺風雨摧斃塗潦齧蝕膚革爛壞存者骨骼巉然孫峯秀出巖穴如石斯重如蠟斯澤焚之一銖香蓋通國王公所售不顧金帛我方躬耕日耦沮溺鼻不求養蘭茝棄擲越人髡裸章甫奚適東坡闕我寧下我息久而自笑吾得道迹聲聞在定雷鼓皆隔豈不自保而佛是斥妄真雖二本實同出得真而喜操妄而慄叩門爾耳未入其室妄中有真非二非一無明所歷則真如窟古之至人衣草飯麥人天來供金玉山積我初無心不求不索虛心而已何廢實腹弱志而已何廢強骨毋令東坡聞我而咄奉持香山稽首仙釋求與東坡俱證道術

和子瞻歸去來詞一首

昔予謫居海康子瞻自海南以和淵明歸去來之篇要予同作時予方再遷龍川未暇也辛巳歲予既還潁川子瞻渡海浮江至淮南而病遂沒於晉陵是歲十月理家中舊書復得此篇乃泣而和之蓋淵明之放與子瞻之辯予皆莫及也示不逆其遺意焉耳

歸去來兮歸自南荒又安歸鴻乘時而往來曾奚喜而奚悲憂所惡之莫逃今雖欲其足追蹈天運之自然意造物而良非蓋有口之必食亦無形而莫衣苟所賴之無幾則雖喪其亦微吾駕非良吾行弗奔心游無垠足不及門視之若窮挹焉則存俯仰衡茅亦有一樽既飯稻與食肉撫簞瓢而愧顏感烏鵲之夜飛樹三遶而未安有父兄之遺書命却掃而閉關知物化之如幻蓋捨物而內觀氣有習而未忘痛斯人之不還將築室乎西廛堂已具而無桓歸去來兮世無斯人誰與游獨自閉於床下息耿歸乎無求閱歲

月而不移或有爲子深憂解刀劍以買牛拔蕭艾以爲疇蓬累而行捐車捨舟獨棲棲於圖史或以佐而疑丘散衆謗之紛紛忽水潰而川流曰吾與子二人取已多其罷休已矣乎斯人不巧惟知時時不我知誰爲晉歲云往矣今何之天地不吾欺形影尚可期相冬凜之億稍知春蠶之耘耔睎白首之章敘信稚子之書詩若妍醜之已然豈復臨鏡而自疑

潁州擇勝亭詩一首

子瞻爲汝陰守以幄爲亭欲往卽設不常其處名之曰擇勝爲作四言一章轍受其文故繼之云

我嗟世人誰實與謀生伏其廬死安于丘旣成不化窘若繫囚我行四方所見或不江海之民生託于舟前炊釜鬵後鑿匽溲晝設豆觴夕張衾裯出入濤瀾歸宿汀洲與風皆行與水皆存坐食網罟以魚去晉居無四鄰行無朋儔胡貊之民駕車以游外纏毳裘內韝貂鼬茨木爲草驅馬縱牛逐射兔鹿聚爬薪櫍食肉飲水雨雪相咻草盡水乾風捲雲收所至成聚不懷一廐今我奈何橫自綢繆築爲華堂湧爲層樓繚以脩垣貫以通溝窮物變何異一漚棄之不忍從去莫由捌拔上夫況焉周流如鸞巢春知不期秋

脩棟高標從與民仇一日安居百年然尤我兄和仲寔剛立柔視民如傷有急斯周視身如傳苟完不求山磐水嬉習氣未瘳豈以吾好而俾民憂賴尾甚淸湖曲孔幽風有翠幄雨有赤油匪舟匪車亦可相攸民曰公來庶幾無愁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停雲詩一首

丁丑十月海道風雨儋雷郵傳不通子瞻兄和陶淵明停雲四章以致相思之意轍亦次韻以報

雲跨南溟南北一兩瞻望豈遠胥寧斯阻夢往從之引手相撫笑言未半捨我不佇晩稻欲登白露霄濛

人飲嘉平祭酒如江（瞻以十二月臘祭[illegible]）我獨何爲觀成于窓此心了然來無所從欣然而笑是無枯榮手足相依所鍾則情情忘意消神凝不征可以安身可以長生跛鼇飛揚誰匪南柯運歷相尋憂喜雜和我游其外所享則多削迹拔木其如予何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勸農詩一首

子瞻和淵明勸農詩六章哀儋耳之不耕子居海康農亦甚惰其耕者多閩人也然其民甘於魚鰍蟹蝦故蔬果不毓冬溫不雪衣被吉貝故藝麻而不績生蠶而不織羅紈布帛仰于四方之負販工

習於閭社故用器不作醫奪於巫鬼故方術不治手居之半年凡羈旅之所急求皆不獲故亦和此篇以著其窮蹙或有勸焉

我遷海康實編于民少而躬耕老復其真乘流得坎不問所因願以所知施及斯人我行四方稻麥黍稷果蔬蒲椅百種咸植糞溉耘耔乃後有穡爾獨何為開口而食掇拾于州捜捕于陸俯鞠婦子仰竊昭稷閭乘其媮載來迭遞計無百年謀止信宿我歸無時視汝長久孰為沮溺風雨相耦築室東皋取足南畝后稷為烈夫豈一手斷木陶土器則不匱績麻繅蠶

衣則可裁藥餌具前病安得至坐而告窮相視徒愧莫為之先冥不謂鄙一夫前行百夫具屬以為不信出視同軌朔爾十年風變而美

沐老髑贊一首

老聃新沐晞髮于庭其心迫然若遺其形夫子與回見之而驚入而問之強使自名曰豈有它哉夫人皆然惟役於人而喪其天其人苟亡其天則全四支百骸孰為吾纓死生終始孰為寒暑赫赫者將為吾溫肅肅者將為吾寒一溫一寒交而萬物生獨物皆賴之而況吾身乎溫為吾和寒為吾堅忽乎不知而更千萬年祿光志之夫非養生之根乎

香城順長老真贊一首

長老順公昔居圓通從先子游數日耳頃予謫高安特以先契訪予再三予嘗問道於公以搐鼻爲荅予即以偈謝之曰搐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公領之紹聖元年予再謫高安而公化去已愈年矣其門人以遺像示予焚香稽首而贊之曰

與訥皆行與璉皆處於南得法爲南長子成就緇白可名爲老慈悲黑闇可名爲姥我初不識以先子故

訪我高安示搐鼻語再來不見作佛纔素向也無來今亦奚去

自寫真贊一首

心是道士身是農夫悞入廊廟還居里閭秋稼登場社酒盈壺頹然一醉終日如愚

六祖卓錫泉銘一首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湧清涼滑甘贍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于山下今長老辯公住山四歲泉日湧溢衆嗟異之聞之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叩者與湧泉落問何從來

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衆集須水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石寒泉自列衆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蓋其人乎辯來四年泉水洋洋衆僧濯漑飲及牛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負飽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訊于祖師其亦可哉

代李燕卧帳頌一首

子瞻在黃日以卧帳遺李燕以頌問曰問李燕若何心居此愛護鐵牛障閑佛子燕不能答紹聖二年九月於子高安戲代答之

鐵牛正卧佛子正渴奪我與爾是天人業爲我害爾是地獄業安卧此間我爾休歇拔大寶帳爲降魔設

夢齋頌一首

曇秀上人遊行無定予兄子蟾作夢齋二字名其所至居室爲作頌曰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寐爲正以寐爲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遭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非遊遊四方齊則不遷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抱一頌一首

道士朱元經舊居光州彭城曹九章演甫少年過光元經禱之演甫曰聞君未嘗求人今求我何故元經曰君後自當知之後若干年演甫知光州復見元經元經知黃白術演甫每問之元經不答曰有抱一法君不問我問此何用演甫在光而元經蛻去演甫爲治後事此元經昔見演甫之意也崇寧甲申歲予閑居潁川演甫之子煥爲我道此因采道書中語作抱一頌此非獨道家事乃瞿曇正法也

眞人告我晝夜念一行一坐一眠一食一子若念一

一亦念子子不念一一則去子子若得一萬事皆畢飢而念一一與子粮渴而念一一與子漿寒而念一一與子衣病而念一一與子方闘而念一一與子兵念一之至至於忘一忘一之至與一爲一與一爲一人火不然入水不濡是謂念一

欒城後集卷第五

孟子解二十四章（本予少作此解後失其本近得之故錄於此）

梁惠王問利國於孟子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先王之所以爲其國未有非利也孟子則有爲言之耳曰是不然聖人躬行仁義而利存非爲利也惟不爲利故利存小人以爲不求則弗獲也故求利而民爭民爭則反以失之荀卿子曰君子兩得之者也小人兩失之者也此之謂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周雖大國未有以七十里爲囿而不害於民者也意者山林藪澤與民共之而以囿名焉是以芻蕘雉兎者無不獲往不然七十里之囿文王之所不爲也

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小大之相形貴賤之相臨其命無不出於天者畏天者知其不可違不得已而從之樂天者非有所畏非不得已中心誠樂而爲之也堯禪舜舜禪禹湯事葛文王事昆夷皆樂天者也

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孟子曰

畜君者好君也君有逸德而能止之是謂畜君以臣畜君君之所尤也然其心則無罪非好其君不能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孟子學於子思子思言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子思言至誠無敵於天下而孟子言不動心與浩然之氣凡孟子之說皆所以貫通於子思而已故不動心與浩然之氣誠之異名也誠之爲言心之所謂誠然也心以爲誠然則其行之也安是故心不動而其氣浩然無屈於天下此子思孟子之所以爲師弟子也子思舉其端而言之故曰誠孟子從其終而言之故謂之浩然之氣一章而三說具焉其一論養心以致浩然之氣其次論心之所以不動其三論君子之所以達於義達於義所以不動心也不動心所以致浩然之氣也三者相須而不可廢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是何氣也天下之人莫不有氣氣者心之發而已行道之人一朝之忿而鬬焉以忘其身是亦氣也方其鬬也不知其身之爲小也不知天地之大禍福

之可畏也然而是氣之不養者也不養之氣橫行於
中則無所不爲而不自知於是有進而爲勇有退而
爲怯其進而爲勇也非吾欲勇也不養之氣盛而莫
禁也其退而爲怯也非吾欲怯也不養之氣衰而不
敢也孔子曰人之少也氣血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
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
得一人之身而氣三變之故孟子曰志一則動氣〻
一則動志夫志意既修志盛奪氣則氣無能爲而惟
志之從志意不修氣盛奪志則志無能爲而惟氣之
聽故氣易致也而難在於養心孟子曰我四十不動

心而告子先我不動心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
言勿求於心不可何謂也告子以爲有人於此不得
之於其言勿復求其有此心不得之於其心勿復求
其有此氣夫言之不然而心則然者有矣未有心不
然而氣則然者也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
於言勿求於心不可由是言之氣者心之使也心所
欲爲則其氣勃然而應之心所不欲而强爲之則其
氣索然而不應人必先有是心也而後有是氣故君
子養其義心以致其氣使氣與心相御而不相離然

後臨事而其氣不屈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志之所至
而氣從之之謂也昔之君子以其耿然之身而臨天
下言未發而衆先喩功未見而至先信力不及而勢
與之者以有是氣而已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
也養志以致氣盛以充體體充而物莫敢逆然後其
氣塞于天地雖然心之所以不動者何也博學而識
之强力而行之卒然而遇之有自失焉故心必有所
守而後能不動心之所守不可不多也多學而無守
之事至而有不應也是以落其枝葉損之又損以至
於不可損也而後能應故孔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

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
之北宮黝之養勇也曰吾無辱於兩也孟施舍之養
勇也曰吾無懼於兩也無辱勇矣而未見所以必勇
也無懼而後能必勇故曰北宮黝之守氣不如孟施
舍之守約北宮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曾子之所
以自守者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
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夫縮入也入受也自反而心
受之以爲可爲者無愧於吾心也則吾心囂然爲之
而吾氣勃然應之矣孟子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
是餒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夫餒不充之謂也有

行於此而義不受則心不慊心不慊則氣不能充體氣不能充體之謂餒矣故心不能不動也而有待於義君子之所由達於義者何也勉強而行之則勞苦而失其真放而不之求則終身而不獲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夫君子之於道朝夕從事於其間待其自直而勿強正也中心勿忘待其自生而勿助長也而後獲其真強之而求其正助之而望其長是非誠正而誠長也逍於外也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待其自至而不強是學道之要也

孟子曰我知言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何謂也曰是諸子之病也孟子之於諸子非辯過之知其病而已病於寒者得火而喜以爲萬物莫火若也病於熱者得水而喜以爲萬物莫水若也一惑於水火以爲不可失矣誠得其病未有不覺而自泣也彼其爲是險詖之辭者必有以蔽之而不能自達也爲是淫放之辭者必有以陷之而不能自出也爲是邪辟之辭者必有以附之而不能自解也苟能知之發其蔽平其陷解其離未有不服者也不服則遁遁必有所窮要之於所窮而執之此孟子之所以服諸子也

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反求諸己夫射之中否在的而所以中否在我善射者治其在我正立而審據之的雖在左右上下無不中者矣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居於人上而一爲非禮則害之及於物者衆矣誠必由禮雖不爲仁而仁不可勝用矣此仁者如射之謂也

龍子曰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

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故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夏后氏之法也而其不善如此何也曰何特貢也作法者必始於粗終於精篆之不若隸也簡策之不若紙也車之不若騎也席之不若牀也俎豆之不若盤盂也諸侯之不若郡縣也肉刑之不若徒流杖笞也古之不爲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寢於泥塗者冀之於陸而安矣自陸而後有藁秸自藁秸而後有莞簟捨其不安而獲其所安足矣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爲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貢之未善也法非聖人之所爲也

之所安也聖人者善因世而已今世之所安聖人何易焉此夏之所以貴也

陳仲子處於於陵齊人以為廉孟子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抑亦盜跖之所築歟所食之粟伯夷之所種歟抑亦盜跖之所種歟人安能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若是則孟子之責人也已難曰否居於於陵而食其食非孟子之所謂不可而仲子之所為不可也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天下無伯夷仲子之義為不居且不食也天下不可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

然則非其居於於陵食於辟纑之果污也而不食於母避兄之室之不可繼也故曰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君子之行為可充也為可繼也然後行有類若仲子將何以繼之故曰禦人于國門之外而餽以道則不受以不義取之於民而餽以道則受於孔子以不義取之於民者猶禦也其交於孔子何也曰以其非禦也非禦而謂之禦充類至義之盡也君子充其類而極其義則仲子之兄猶盜也仲子之兄猶盜也則天下之人皆猶盜也以天下之人皆猶盜而無所容則誰與立乎天下故君子不受於盜而猶盜者有所不問而後可以立於世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也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蓋謂是也

學者皆學聖人學聖人者不如學道聖人之所是而吾是之其所非而吾非之是以貌從聖人也以貌從聖人名近而實非有不察焉故不如學道之必信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是以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所謂天下之言性者不知性者也不知性而言性是以言其故而已故非性也無所待之謂性有所因之謂故物起於外而性作以應之此豈所謂性哉性之所有事也性之所有事之謂故方其無事也無可而無不可及其有事未有不就利而避害者也知就利而避害則性滅而故盛矣故曰故者以利為本大人之方無事也物未有以入之有性而無物故可以謂之人之性及其有事則物入之矣或利而誘之或害而止之而人失其性矣譬如水方其無事也物未有以參之有水而

無物故可以謂之水之性及其有事則物之所參也或傾而下之或激而升之而水失其性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水行於無事則平性行於無事則靜方其靜也非天下之至明無以窺之及其既動而見於外則天下之人能知之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吾將何以推之惟其有事於運行是以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也此性故深淺之辨也

孟子嘗知性矣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者

以利爲本知故之非性則孟子嘗知性矣然猶以故爲性何也孟子道性善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信有是四端矣然而有惻隱之心而已乎蓋亦有忍人之心矣有羞惡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無恥之心矣有辭讓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爭奪之心矣有是非之心而已乎蓋亦有蔽惑之心矣忍人之心不仁之端也無恥之心不義之端也爭奪之心不禮之端也蔽惑之心不智之罪也是八者未知其孰爲主也均出於性而已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今孟子則別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也以告於人而欲其信之難矣夫性之於人也可得而知之不可得而言也遇物而後形應物而後動方其無物也性也及其有物則物之報也惟其與物相遇而物不能奪則行其所安而廢其所不安則謂之善與物相遇而物奪之則置其所可而從其所不可則謂之惡皆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譬如水火能下者水也能上者亦水也能熱物者火也能焚物者亦火也天下之人好其能下而惡其能上

利其能熟而害其能焚也而以能下能熟者謂之水火能上能焚者爲非水火也可乎夫是四者非水火也水火之所有事也奈何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雖堯桀而均有是性是謂相近及其與物相遇而堯以爲善桀以爲惡是謂相遠習者性之所有事也自是而後相遠則善惡果非性也

孔子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故有性善有性不善以堯爲父而有丹朱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安在其爲性相近也曰此非性也

故也天下之水未有不可飲者也然而或以爲清冷之淵或以爲塗泥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雖是亦有可飲之實信矣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吾將飲之可乎此上智下愚之不可移也非性也故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者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以巧諭智以力諭聖何也巧之所能有或不能力之所嘗至無不

至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人之一方也而以終身爲故有不可得而充至於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仕而仕可以處而處然後終身行之而不匱故曰由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是可常也其中非不力也是巧也是不可常也巧亦能爲一中矣然而時亦不中是不如力之必至也

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孟子曰孔子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二者非相反也孔子之去曾爲女樂之故也去於膰肉之不至爲君也於其君之有大惡也孔子有不忍行焉於其君之無罪也孔子有不安行焉曰上以求免吾君下以免我是以去於膰肉之不至曰是可以辭於天下也故曰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必信之謂亮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要止於正而不必信而後無所執否則執一而廢百矣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竢之所以立命也天者莫之使而自然者也命者莫之致而自至者也天畀我以是心而不能存付我以是性而不能養是天之所以受我者有所不事也

壽則爲之夭則廢之夭壽非人所爲也而寘力焉是命有所未立也修身於此知夭壽之無可爲也而命立於彼矣

孟子曰莫非命者順受其正何謂也天之所以受我者盡於是矣君子修其在我以全其在天人與天不相害焉而得之是故謂之正忠信孝弟所以爲順也人道盡矣而有不幸以至於大故而後得爲命巖牆之下是必壓之道也桎梏之中是必困之道也必壓必困而我蹈之以受其禍是豈命哉吾所處者然也

人之為不善也皆有愧恥不安之心小人惟畜而行之君子惟從而已之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

孟子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叟殺人皋陶則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於海濱吾以為此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論也舜之親事烝烝乂不格姦何至於殺人而負之以逃哉且天子之親有罪議之孰謂天子之父殺人而不免於死乎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踐形形色者所強於外也中雖無有而猶知強之孟子以是為天性也

有人於此其進之銳也則天下以為不速退矣是不然勉強而力行之則其進也必銳不勝而怠厭之則其退也必速曷不取而覆觀之於其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其所厚者薄無不薄也故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烏可哉亡親戚君臣上下而可是所謂不可已而已者也能居於於陵食於辟纑而不顧而不能以不義不受齊國是所謂進銳而退速者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之為是言也則未見司馬懿楊堅也不仁而得天下也何損於仁仁而不得天下也何益於不仁得國之與得天下也何以為異君子之所恃以勝不仁者上不愧乎天下不愧乎人而得失非吾之所知也

孟子曰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無欲害人之心與無穿窬之心人皆有之然苟將充之則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猶未免乎穿窬也此所謂造端乎夫婦而其至也察乎天地也歟

欒城後集卷第六

欒城後集卷第七

歷代論一并引

予少而力學先君子師也亡兄子瞻子師友也父兄之學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爲議論之要以爲士生於世治氣養心無惡於身推是以施之人不爲苟生也不幸不用猶當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聞焉予旣壯而仕仕宦之餘未嘗廢書爲詩春秋集傳因古之遺文而得聖賢處身臨事之微意喟然太息知先儒昔有所未悟也其後復作古史所論益廣以爲略備矣元符庚辰家恩歸自嶺南卜居潁川身世相忘

俛仰六年洗然無所用心復自放圖史之間偶有所感時復論著然已老矣目眩於觀書手戰於執筆心煩於慮事其於平昔之文益以疎矣然心之所嚮不能自已輙存之於紙凡四十有五篇分五卷

堯舜第一

堯之世洚水爲害以意言之堯之爲國當日夜不忘水耳今考之於書觀其爲政先後命羲和正四時務農事其所先也末乃命鯀以治水鯀九年無成功乃命四岳舉賢以遜位四岳稱舜之德曰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以爲然而用之君臣皆無一言及於水者舜旣攝事黜鯀而用禹洚水以平天下以安堯舜之治其緩急先後於此可見矣使五教不明父子不親兄弟相賊雖無水患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使五教旣修父子相安兄弟相友水雖未除要必有能治之者昔孔子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古之聖人其憂深慮遠如此世之君子凡有志於治皆曰富國而強兵患國之不富而侵奪細民患兵之不強而陵虐隣國富強之利終

不可得而謂堯舜孔子爲不切事情於乎殆哉

三宗第二

黄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三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無以大相過

也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帝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勝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夭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已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志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傳說之詔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

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傳說其知此矣

周公第三

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棋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都相距皆百里千里於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為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

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為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為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為方百里萬乘之國為方數圻矣古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為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強家猶有不及五十

里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爲井田鄉遂爲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爲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爲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爲也楚蔿掩爲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

爲井者井之原阜隄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爲小頃町杜預以町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爲井田而鄉遂必爲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五伯第四

五伯桓文爲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桓公帥諸侯以伐楚次於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完如師桓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師成列而未試也桓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於城濮楚人請戰文公思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咎犯曰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桓等無戰勝之功矣故桓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

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凌虐邾鄫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竊伯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楚莊王克陳入鄭得而不取皆有伯者之風矣然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襲鄭覆師於殽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終成伯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舟知必死而王不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圍之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爲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靈王之所爲王亦爲

老而尚何以爲伯乎於乎此二君者皆賢君也兵一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桓文齒而況其下者哉

管仲第五

先君管言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以桓公伯孔子稱其仁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亂使桓公死不得葬曰管仲蓋有以致此也哉管仲身有三歸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而不以爲非此固適庶爭奪之禍所從起也然桓公之老也管仲與桓公爲身後之計知諸子之必爭乃屬世子於宋襄公夫父子之間至使它人與焉智者蓋至此乎於乎三歸大嬖之害溺於淫

欲而不能自克無已則人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四方且猶順之而況於家人乎傳曰管仲病且死桓公問誰可使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卒近三子二年而禍作夫世未嘗無小人也有君子以閑之則小人不能奮其智語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豈必人人而誅之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無以禦之何益於事內既不能治身外復不能用人舉易世之憂而屬之宋襄公使禍既已成而後宋人以干戈正之於乎殆哉昔先君之論云爾

知罃趙武第六

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然桓公沒而齊亂其後不能復伯文公子孫世爲盟主二百餘年與春秋相終始其故何也雖襄公悼公之賢齊所無有然其所以保伯業而不失者則有在也伯者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能不用兵以服諸侯之爲難耳文分之後前有知罃後有趙武皆能不

用兵以服諸侯此晉之所以不失伯也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郤楚晉之羣臣中行偃欒黶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衆矣惟知罃爲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故不與之戰卒以敝楚而服鄭此則知罃不用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屬任趙武武嘗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夫于宋以求弭兵趙武於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將以襲武武與叔向謀之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武從其言卒事而楚不

敵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此二者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將衷甲以襲我我亦衷甲以待之此勢之所必至也不幸不勝無可言者雖幸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是始晉爲盟主常先諸侯矣晉未失諸侯而楚求先之皆與之爭楚必不聽晉楚之禍亦必自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之忍也近於弱不忍近於強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而諸侯賴之故吾以爲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晉之所以不失諸侯而趙氏之所以卒與於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

宋之盟實先晉而後楚孔子亦許之歟

漢高帝第七

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非人也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遣章邯出兵擊之秦雖無道而其兵方強諸侯雖銳而皆烏合之衆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皆起於羣盜不習兵勢陵藉郡縣狃於亟勝不知秦之未可攻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降魏咎斃田儋兵鋒所至如獵狐兔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梁遇苦戰再三然後破之梁雖死而秦之銳鋒亦略盡矣然邯以爲楚地諸將不足復慮乃渡河北擊趙邯旣北而秦國內空至是秦始可擊而高帝乘之此正兵法所謂避實而擊虛者蓋天命非人謀也項梁之死也楚懷王遣宋義項羽救趙羽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沛公方入關而項羽已至河北與章邯相持邯雖欲還兵救秦勢不得矣懷王之遣沛公固當然非邯羽相持於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謀也

漢文帝第八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強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強者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陵駕中國帝屈體遺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鼂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

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強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疾而禍小不削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爲信吾以爲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爲害亟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牆深其陷穽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爲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於乎爲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爲鼂錯者鮮矣

漢景帝第九

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克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帝之爲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局提殺之濞之叛逆勢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鄧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吮癰之怨困迫至死鼂錯始與帝謀削諸侯遺衆用之及七國反袁盎一說誦而斬之東市曾不之卹周亞夫爲大將折吳楚之鋭鋒不數月而平大難及其爲相守正不阿惡其悻悻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母弟也驕而從之幾致其死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母失愛至使酷吏殺之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悖理而傷道者一至於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春秋之法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陳侯平國蔡侯般皆以無道弑而弑皆稱臣以爲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猶稱賢君豈非躬行恭儉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以爲不恭儉者戒也

欒城後集卷第七

欒城後集卷第八

歷代論二

漢武帝第十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為名所眩下不為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見其利不覩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特患

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愬帝詘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聶壹因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甚苦帝從恢議使聶壹賫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實而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內則骨肉相賊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以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漢昭帝第十一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都郎道上

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爾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為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為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夭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以為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國之大臣受其

寵祿而任其大節有當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獄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賢夏侯勝感蒯聵之事而賢雋不疑然終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

養之朝夕寄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為此霍光之過也

漢哀帝第十二

漢哀帝自諸侯為天子方其在國好禮節儉知成帝優容舅家權奪於王氏及即位收攬威柄朝廷竦然庶幾於治既而傅太后侵侮王后僭竊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復寵任倖臣董賢位至三公富擬帝室雖欲鉏損王氏而身既失德朝無名臣所以資之者多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二

者帝皆失之其啓王氏何方帝之崩也王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助君賢頓首幸甚莽既至使尚書劾免賢即日自殺王氏代漢之禍實成於此昔高帝寢疾有呂氏之憂呂后問以後事帝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王陵少戇可以助之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及產祿之變王陵爭之於前平勃定之於後皆如高帝所慮文帝末年有亡國之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及吳

楚之變亞夫爲大將破之數月之間亦如文帝所慮今王氏之亂與呂氏士國等耳而哀帝無其人漢遂以亡非特天命蓋人謀也

漢光武上第十三

人主之德在於知人其病在於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己至焉雖至於堯舜可也多才而自用雖有賢有無所復施則亦僅自立耳漢高帝謀事不如張良用兵不如韓信治國不如蕭何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西破強秦東伏項羽曾莫與抗者及天下既平政事一出於何法令講若畫一民安其生天下遂以無事

又繼之以曹參終之以平勃至文景之際中外晏然凡此皆高帝知人之餘功也東漢光武才備文武破尋邑取趙魏鞭笞羣盜算無遺策計其武功若優於高帝然使當高帝之世與項羽爲敵必有不能辦者及既登大位懲王莽篡奪之禍雖置三公而不付以事專任尚書以督文書繩姦詐爲賢政事察察下不能欺一時稱治然而異己者斥非讖者棄專以一身任天下其智之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多矣至於明帝任察愈甚故東漢之治寬厚樂易之風遠不及西漢賢士大夫立於其朝志不獲伸雖號稱治安皆其父子才志之所止君子不尚者也

漢光武下第十四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致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鼂錯而文景不以爲猜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刻非

張安世之謹畏保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悍然無惻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筲之才濟之以欺罔而仕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畧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横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

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及其誅閻顯立順帝功出于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禍勢極於此夫人君不能皆賢君有不能而爲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戮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隗囂第十五

智者爲國知所去就大義既定雖有得失不爲害也隗囂初據隴坻謙恭下士豪桀歸之形政修舉兵甲富盛一時竊據之中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衆入關君臣貪暴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勢匹夫匹婦皆知之矣而囂舉大衆束手稱臣遠方望之言陷諸父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賢士滿朝羣盜十去六七而囂臣既往之禍方擁兵自固爲六國之計謀臣去之義士笑之而囂與王元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吝終背光武而不悔去就之計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亡國蓋不足惜也劉表專制荊州土廣民衆勢重於天下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二人皆求助於表表方晏然自守一無所與韓嵩說表曰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果欲有爲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則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救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表猶豫不能用卒爲曹公所并隗囂劉表雍容風議皆得長者之譽然其敗也皆以去就不明失之不

知張魯之庸敗亡之餘知所歸往猶能保其後嗣兵法有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而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輒殆夫惟知彼知己而後知所去就哉

鄧禹第十六

鄧禹初以兵入關乘勝獨克關輔響震是時赤眉方入長安將諸豪桀皆勸禹徑乘其亂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兵銳未易當也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

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變乃可圖也於是引兵北屯栒邑光武聞之敕禹以時進討禹固執前意盤桓不進明年赤眉西走扶風禹方入長安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然卒不能定關中無功而歸蓋赤眉之亂光武欲急攻之禹欲緩取之議者見禹之敗因以禹爲失計吾以爲不然赤眉方強急之實難緩之爲得遠其自敗西走扶風而禹乘之猶能還兵敗禹而况其未走也哉如光武之計蓋不知赤眉方強而禹兵力不足若審知此聽禹堅守北道時出撓之而使別將挾持其東東西

蹙之磨以歲月而赤眉成擒矣禹之敗而西歸也與禹與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遇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令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又不從而敗由此觀之禹本計不失而帝不能用禹亦迫於君命不能自固耳

李固第十七

孔子謂顏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用而不行則何以利人舍而不藏則何以保身聖人之於天下理極於是而已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宣淫於朝洩冶強諫以死春秋書之曰陳殺其大夫洩冶君雖無道而洩冶亦名以爲無益於事而害其身君子不爲也李固立於順桓之間內無愧於其心外無負於其人東漢名臣如固一二人耳然事有可恨者沖帝之亡也固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不從而立質帝質帝之亡也固復以清河爲請與胡廣趙戒同謀廣戒懼而中變固獨與杜喬爭之冀積怒憤發策免固而立桓帝其後歲餘劉文劉鮪謀立清河冀遂誣固與文鮪通謀殺之吾竊怪固爲三公再欲立蒜而不克冀如豺狼疾之如仇讎獨一梁太后知

其賢欲宥之而不能固雖貪立賢君存漢社稷勢必無成矣一舉不中奉身而去得免於禍斯已幸矣再更大變固守前議遲之不去以陷於大戮則固之死僅自取也不然如固之賢吾何間然哉

陳蕃第十八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故鷙鳥將擊必匿其形非以智御物而事不得不爾謀未發而使人知之未有不殆者也陳蕃將與竇武共誅宦官蕃自謂外從人望內有德於竇后事無不克乃先奏疏章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

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均此二者臣寧得禍不忍欺天今道路喧譁皆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若不急誅必生變亂傾覆社稷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令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從聞者莫不震恐謀未及發曹節等矯詔殺之時蕃七十餘矣聞難將官屬門生八十餘人拔刃入承明門攘臂大呼適遇王甫甫收殺之嗚呼天之將亡漢邪蕃一朝老臣名重天下而倡狂寡慮乃與未嘗更事者比幾乎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斯豈孔子所謂賢哉

欒城後集卷第八

欒城後集卷第九

歷代論三

荀彧第十九

荀文若之於曹公則漢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之議文若不欲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或以為文若先識之未究或以為文若欲終致節於漢氏二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於東郡致其筭略以摧滅羣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予哉方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於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往文

若之意以為劫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志徐而俟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儌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惜乎曹公志於速得不忍數年之頃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子乃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賈詡上第二十

曹公入荊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

謂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爲用諸葛孔明以爲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荆州使辯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卽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寄借兵於吳吳既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因可蹙矣惜乎謀之不善荆州既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既降張魯下漢中

劉曄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震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人既定據險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天下皆惜曄計之不用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曄欲以虛聲下玄德其愚智蓋已遠矣彼曹公不用曄計豈非以詡言爲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晉羣帥皆欲戰智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謂武子曰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既遷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克爲辱已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夫兵久於外狃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彼奮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賈詡下第二十一

用兵之難蓋有怵於外而動者矣力之所及而義不可君子不爲也義之所可而力不及君子不強也魏文帝始受漢禪欲用兵吳蜀以問賈詡詡曰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

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權備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帝不能用遂興陵江之役士卒多死是時帝始受禪欲以武功夸示四方貪得幸勝末暇慮兵敗勢屈之辱也魏多謀臣蓋必有知之者矣然皆莫敢言詡能言之可謂不怵於外矣晉末符堅擁百萬之衆恥吳會之未服欲一舉下之而不欲晉之無釁謝安乘符堅之敗知中原之蕩析而不知江南之微弱勢必不能成大功故符堅至於失國而謝安至於喪師二

人者皆耻不若休於外之患也

劉玄德第二十二

事固有當作而不可作者智者論其公私權其輕重而可否可決也蜀先主之於關羽名雖君臣而義則父子也先主入蜀而羽攻曹仁張於荊州吳乘其敝羽以敗死先主欲爲羽報讎義不可已也然吳蜀之於魏國小而兵弱本以季漢君臣之分締友相親與魏爲敵則報讎之義其公且重者在魏也釋魏而事羽之怨則爲失所先後矣先主文在白帝也吳之君臣懼而乞和若以讎魏之重俛而從之義無不可也

先主念羽之厚拒而不許君臣之義則至矣至於奮不慮害兵敗而繼之以死忘兩國之大計而徇一夫之遺忿則未爲得矣諸葛孔明有言法孝直若在必能止君此行雖行亦必不至於敗然則孔明亦自以伐吳爲失計矣哉

孫仲謀第二十三

任人莫難於託國漢武帝因文景富庶之後虐用其民厚自奉養征伐四夷幾喪天下逮其晚歲託國於霍光光知用兵之害罷均輸榷酤與民休息而天下復安凡武帝之所以得稱賢君者惟用霍光故蜀也

先主知嗣子之暗舉國而付之諸葛孔明孔明又廢李嚴楊儀援蔣琬費禕而授之雖後主之不明而守國三十餘年君臣相安蜀人免於塗炭之患過於魏具遠甚吳大帝方其盛任賢將抗衡中原曹公憚之及其老也賢臣死亡略盡喜諸葛恪之勁悍越衆而付以後事恪乘其用兵勞民之後繼起大役兵折於外既歸而不能自克將復肆志於僚友恪既以喪其軀而孫氏因之三世絕統吳越之民陷於炮烙之地國隨以亡彼以進取之資用進取之臣以徼一時之功可耳至於託六尺之孤寄千里之命而亦爲之斯人其勢必至是哉

晉宣帝第二十四

世之說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是不然二人智勇權略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之後內潰外畔獻帝奔走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勢盡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擁而植之許昌建都邑征畔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其爲義不終使獻帝不安

於上義士憤怨於下雖苟文若猶不得其死此則曹公之過矣如司馬仲達則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業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衆曹爽以驕縱得罪而顛覆之形未見天下未畔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猶其背而奪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帝於霍光昭帝尚幼燕王蓋主有篡取之心上官桀桑羊助之此其禍急於曹爽霍光內制燕蓋外誅桀羊擁護昭帝訖無驕君之色及昭帝早喪國空無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屢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有

異議者以仲達擬光孰爲得之邪然光猶不足道蜀先主將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復語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有異志一搖手而定矣然外平徼外蠻夷內廢李平廖立旁攝魏吳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禕歷一昏主三十餘年而無纖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也故人患不誠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甲終無間然者自仲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取之者多矣皆以地勢迫切畏而不取則身必爲國必亂至自此騎虎不可復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晉武帝第二十五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今之正義也然堯廢丹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以亡古之人蓋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得已而不已不得已而已之二者皆亂也予非朱紂而廢天下之正義君子不忍也予如朱紂而守天下之正義君子不爲也漢高帝始謂惠帝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既而知人心戴太子也則寢廢立之議而用平勃平勃錯而權任均故惠帝雖沒產祿雖橫而援立文帝漢

室不病也武帝既老知燕王旦廣陵王胥之不可用也廢之而立少子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羊以後事當是時昭帝之賢否未可知而四人枉直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桀羊雖欲爲亂而不遂其後復廢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無事蓋人君不幸而立幼主當如二帝屬任賢臣乃免於亂此必然之勢也魏明帝疾篤而無子棄遠宗子而立齊王始欲輔以曹宇曹肇而倖臣劉放孫資不便宇肇之正勸帝易以司馬仲達曹爽齊王既非天下之望而爽又以庸才與仲達姦雄爲對數年之間遂成篡弑之禍

晉武帝親見此敗矣惠帝之不肖羣臣舉知之而牽制不忍忌齊王攸之賢而特懸懷之小惠以爲可以消未然之憂獨有一汝南王亮而不早用舉社稷齊重而付之楊駿至於一敗塗地無足怪也帝之出齊王也王渾言於帝曰攸之於晉有姬旦之親若預聞朝政則腹心不貳之臣也國家之事若用后妃外親則有呂氏王氏之虞付之同姓至親又有吳楚七國之虞事任輕重所在未有不爲害者也惟當俊正道求忠良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也若以智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亦安能自保乎人懷危懼

非爲安之理此最國家之深患也渾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計使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強帝室然晉室之亂實成於八王吾嘗籌之如攸之親賢奉嫡之禍非其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宗社之計猶有賴也如佑之計使子弟擁兵以捍外患如梁孝王之禦吳楚尚可若變從中起而使人人握兵以救內難此與何進袁紹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異古人有言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如武帝之擇禍福可謂不審矣

羊祜第二十六

善爲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同安樂而後有爲故功成而無後憂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鄭晉人知楚有可乘之隙欒武子爲政欲出兵擊之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范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爲外懼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厲公侈而多嬖寵諸大夫富而陵上國有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亂之所自生也既謀之不從出而遇楚猶欲避楚而歸既勝反國曰亂將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厲公殺三郤立胥童欒書殺胥童弒厲公文子

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與晉國相終始范蠡事越王句踐反自會稽撫人民厲甲兵七年而殺吳王夫差歸未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文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范文子至於自殺范蠡至於逃亡而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晉武帝既受魏禪中原富強羣臣用命吳孫皓以淫虐失衆有亡國之釁晉人習於長江之險以爲未可取也羊祜爲襄陽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歿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吾嘗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爲

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賈充荀勗之流以為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為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於女色蔽於庸子疎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故人常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祜不慮此而鋭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或曰吳滅而晉亂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曰為國當論人事使祜不為滅吳之計孫皓窮凶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未成越也吳計不亡則

晉之君臣厲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不猶愈於吳滅而晉亂乎祜之將死也武帝欲使卧護諸將祜曰滅吳不須臣自行但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推祜此言蓋亦憂在乎吳矣憂在乎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王衍第二十七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形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形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為體而入於群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正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捐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

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觀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以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號法術而天下貴名刑魏文始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相乘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颺導其源阮籍父子張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欲惡理法之成其姦也故蔑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泆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為墟

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喪期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亦爲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而刑器之說備矣上自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昏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爲道之極然反而察其所以施於世者內則讒諛以求進外則聚歛以求售廢端良聚苛

刻杜忠言之門關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僞要之與王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揚墨塞路而莫之闢吾則罪人爾矣

欒城後集卷第九

欒城後集卷第十

歷代論四

王導第二十八

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淫欲風俗既敗夷狄乘之遂喪中國相隨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衆俗亂於下政弊於上而莫能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爲相達於爲國之體性本寬厚容衆衆人安之然生於衍澄之間不能免習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

有無君之心劉隗刁協剛介狷淺見信於帝專以法繩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横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爲詞兵再犯闕幸而敦死元明既沒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後失人心蘇峻擁兵歷陽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亂以大司農召之衆人皆知不可而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內向塗炭京邑此二釁者皆導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變以隗亮爲是耶敦峻之禍發不旋踵以導爲是耶使人主終身含垢何以爲國晉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之子家羈曰捨民數世求以克事不可必

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舉也齊景公以會暴失民田氏以寬惠得衆公問於晏嬰求所以救之嬰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諂大夫不收公利公歎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嬰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呂氏蓋大家世族爲患於其國常若心腹之疾必與人命相待爲一攻之以毒藥翊之以鍼石病若不去命亦隨盡非良醫賢臣未易處也子產爲鄭國小而偪族大多寵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

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何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以予之又使爲卿以次已位鄭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矣人之忠儉者從而予之泰侈者因而斃之逐豐卷戮子皙鄭乃大治如導所爲知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予忠儉斃泰侈以成其終也以爲賢於隗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產則遠矣

祖逖第二十九

敵國相圖必審於彼已將強敵弱則利於進取將弱敵強則利於自守違此二者而求成功難矣東晉渡江以江淮爲境中原雖屢有變而南兵不出匕亦無功皆夷狄自相屠滅而已石勒之死也庾亮爲北伐之計石虎之老也庾翼爲從鎮之役皆無成而死及符堅之敗謝安父子乘戰勝之威有席卷之意終以兵將弃潰無尺寸之得其後宋文自謂富強以兵挑元魏梁武志於并吞失信於高氏陳宜乘高氏之衰據取淮南皆繼之以敗亡何者東南地薄兵脆將非

命世之雄其勢固如此也方石虎之斃中原大亂晉人皆謂北方不足復平而蔡謨獨以爲憂或問其故謨曰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今諸人皆不辦此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才不副意徒使財單力竭終將何所至哉吾見韓盧東郭俱斃而已矣至哉此言實當時好事之者病也自江南建國惟桓溫東討慕容征符健兵鋒所及敵人震動及宋武破廣固陷長安所至蕩定有弔伐之風此二人者誠非常將也然桓溫終敗以衄不能成大功宋武志在禪代未能定秦狼狽而返而況下其者乎惟晉

元帝初定江南未遑北伐祖逖言於帝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釁毒流中原耳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誠能奮威命使若逖等為之統主郡國豪桀必有應者沉弱之士喜於來蘇庶幾國耻可雪也帝以逖為豫州刺史使進屯淮陰逖兵力甚弱乃鑄造兵器招合離散稍誅鉏叛涣後進據譙然未嘗為入深計也石勒遣兵攻逖々輒就破其衆每於兵間勤身節用禮下賓後懷撫初附專以恩信接人不尚詐力故人爭為之用自黃河以南盡為晉土雖石勒之強

不敢以兵窺其境逖毋葬成臯勒使人修其墓復遣使通好且求互市逖不答其使而許其市通南北之貨多獲其利方將經略河北而帝使戴若思擁節直據其上逖怏怏不得志死蓋敵強將弱能知自守之為利者惟逖一人夫惟知自守之為進取而後可以言進取也哉

符堅第三十

符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伯功雖齊桓管仲不能過也猛之將死也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然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實也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讎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寧社稷言終而死堅不能用卒大舉伐晉敗於淝上歸未及國而慕容垂叛之既及國而姚萇叛之地分身死終斃於二人之手故後世皆多猛之賢而咎堅之不明吾嘗論之堅雖有伯者之略而懷無厭之心以天下不一為深耻雖滅燕定蜀并秦涼下西域而其貪未已兵革歲克而不知懼也晉雖微弱謝安桓沖為之將相君臣相安民未患晉而欲以力穡之穡之天道論之人情雖內無垂萇之釁而堅之堅必不免矣然堅以夷狄之餘而有帝王之度其滅慕容姚萇

也收二姓之子弟錄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滿中外凡其舊臣而不疑者若以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如猛之計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堅之意未必過也大雅之稱文王曰殷之子孫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文王用人其廣如此而堅何尤焉德雖不若文王而竊慕焉顧其所以處之何如耳文武既沒周公成王之際殷之遺孽猶與管蔡閒周之隙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故周公既克殷改封微子々宋而遷其頑民于洛邑保釐東郊作多士而撫寧之

所以慮其變者至矣至君陳畢公皆洪居成周而董師之故康王之命畢公曰周公悲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由此觀之文王之用殷人豈苟然而已哉今堅畜養豺虎于其後心而貪功務勝不顧其後宜其斃於垂萇也哉使堅信猛之策南結鄰好戢兵保境與民休息雖有垂萇百人安能動之文王雖未可覬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宋武帝第三十一

東漢之衰曹公始踐五伯之迹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志本欲盡掎羣雄而後取漢耳既滅二袁呂布劉表欲遂取江東而不克既破馬超韓遂欲并擧巴蜀而不果再屈於吳蜀而公亦老矣於是董昭進九錫之議幡然聽之而桓文之業至此盡矣然方是時公在河朔而漢都許昌雖使主盟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爲周文王下亦不失爲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王莽九錫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爲恨也至司馬仲達父子其勢蓋與公異矣擁兵天子之側固已不順既殺王凌害諸葛誕非人臣矣又降劉禪服曹氏之所不能服非貪其土地而利其民人也志亦在九錫耳雖欲復爲桓文尚可得乎宋武既誅桓氏收遺晉而封植之又克譙縱執慕容超逐盧循擒姚泓立四大功天下莫能抗然其志不在桓文而在九錫亦已卑矣方帝之克長安也中原震恐元魏雖姚氏之昏姻而不敢救羌氏雖關中之脣齒而不敢爭此其智力有餘足以有爲之時也若能因其兵勢據秦隴之形勝引吳越之饒富以經略中夏成曹公河朔之勢則王伯之功可冀顧所以用之何如耳然其兵未入秦而使傅亮南走建業發九錫之議劉穆之死南方無

復可託雖已入秦而無留秦之意擧千里之地付一孺子而去赫連勃勃乘之兵將死者過半狼狽而反僅乃得脫以帝之明非不知諸將之不足以保秦而志有所在不暇他慮矣悲夫以目前之利而棄百世之功有曹公剗平之業而循從司馬父子擅竊之陋此君子之所追恨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古之爲國必具此四者而後能成大功如武帝之用兵無敵於天下可以言智矣至其棄秦而歸以求九

錫之淫名尚可以爲仁乎惟其仁智不具故其功業止於是也

宋文帝第三十二

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國人不順其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納惠公春秋皆以弒君書之矣惠公既立而殺里克以弒君之罪罪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稱人以殺々有罪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里克弒君而以無罪書此春秋之微意也奚齊卓子之立以淫破義雖已爲君而晉人不君也既已爲君則君臣之名正故里克爲弒君而國人之所不

君則勢必不免里克因國人之所欲廢而廢之因國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則里克之罪與宋華督齊崔杼異矣雖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里克之罪猶可議也惠公以弒得立而歸罪於克以自悅於諸侯其義有不可矣然惠公殺克而背內外之賂國人惡之敗人怨之兵敗於秦身死而子滅至其謀臣呂甥郤稱冀芮皆以兵死蓋背理而傷義非獨人之所不予而天亦不予也宋武帝之亡也託國於徐羨之傅亮謝晦少帝失德三人議將廢之而其弟義眞亦以輕動不任社稷乃先廢義眞而後廢帝兄弟皆不得其死乃迎立文帝文帝既立三人疑懼羨之亮內秉朝政晦出據上流爲自安之計自謂廢立亂以安社稷不以賊遺君父無負於國矣然文帝藩國舊人王華孔寧子王曇首皆陵上好進之人也惡羨之亮據其要路每以弒逆之禍激怒文帝帝遂決意誅之三人既死君臣自謂不世之功也是時寧子已死華與曇首皆受不次封賞文帝在位三十年其治江左稱首然元嘉三年始誅三人是歲皇子劭生劭既壯而爲商臣之亂華寧子之子孫無聞於世而曇首之子僧綽以才能任事亦幷死於劭於乎天之報人不遠如

此不然晉惠公宋文帝禍發若合符契何哉謝晦將之荆州自疑不免以問蔡廓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耳善夫蔡廓之言不學春秋而意與之合太史公有言爲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饞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蹈簒弒之誅其意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宋之君臣誠

略通春秋則文帝必無惠公之禍徐傅謝三人必不受里克之誅悲夫

梁武帝第三十三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後雖召公畢公之賢君子不以爲知道者至春秋之際管仲晏子子産叔向之徒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下然其於道則已遠矣孔子出於周末收文武之遺而得堯舜之極其稱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嘗自謂我下學而上達者於其門

人惟顏子曾子庶幾以道許之一時賢者若老子之明道其所以尊之者至矣史稱孔子既見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與其斯世也捨禮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略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絶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絶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興區區一隅招延緇素譯經談妙至者凡數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梁武繼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捨身爲奴隸郊廟之祭不薦毛血父子皆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亡議者觀秦梁之敗則以佛法爲不足賴矣後魏太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法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既滅佛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唐武宗欲求長生徇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期年而以疾崩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爲不可

悟矣二者皆見其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氣養心其高不可嬰其潔不可溷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聖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老子曰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天無以淸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絶侯王無以爲正而貴高將恐蹶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尚可非乎雖然棄君臣廢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弊必有不可勝言

者誠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遺意也哉

唐高祖第三十四

唐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鉏羣盜天下爲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付予人心之所歸向其在太宗者審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辭於是兄弟疑間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後武氏之

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爲太子矣及中宗之復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祚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憲憲辭曰時平先長敵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於爭奪玄宗之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專其私也以爲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敢違胡不考之前世乎太王捨太伯仲雍而立季歷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爲亂何自生雖然太伯奔吾以避王季亦畏亂故爾廢長而立少雖聖賢猶難之憲與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間言蓋古今一人而已

唐太宗第三十五

唐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以來未見其比也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爲戮不絶如綫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觀之惜乎其未聞大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

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及將死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周史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亦弗禜孔子聞之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吾觀太宗所爲其不知道者衆矣其能免乎貞觀之間天下既平征伐四夷滅突厥夷高昌殘吐谷渾兵出四克務勝而不知止最後親征高麗大臣力爭不從僅而克之其賢於隋氏者幸一勝耳而帝安爲之原其意亦欲誇當

時高後世耳太子承乾既立十餘年復寵魏王泰使兄弟栢傾承乾既廢晉王嫡子也欲立泰而使與日傳位晉王疑不能決至引佩刀自刺大臣救之而止父子之間以愛故輕予奪至於如此帝嘗得祕讖言唐後必中微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欲求而殺之淳風曰其兆既已成在宮中矣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自今已往四十年其人已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能絶李氏若殺之後生壯者多殺而逞則子孫無遺類矣帝用其言而止然猶以疑似殺李君羨夫天命之不可易惟修德或

能已之而帝欲以殺人弭之難哉帝之老也將擇大臣以輔少主李勣起於布衣忠力勁果有餘俠之氣嘗事李密友單雄信密敗不忍以其地求利密死不廢舊君之禮雄信將戮以股肉啗之使與俱死帝以是為可用疾革謂高帝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即授以僕射高帝從之及廢王后立武昭儀召勣與長孫無忌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絶嗣將廢之遂良等不可它日勣見帝曰將立昭儀而顧命大臣皆以為不可今止矣勣曰此陛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定勣匹

夫之俠也以死徇人不以為難至於禮義之重社稷所由安危勣不知也而帝以為可以屬幼孫寄天下過矣且使勣信賢託國於父竭忠力以報其子可矣何至父逐之子復之而後可哉挾數以待臣下於義既已薄矣凡此皆不知道之過也苟不知道則凡所施於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楚昭王惟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太宗惟不知道雖天下既安且治而幾至於絶滅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狄仁傑第三十六

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

之常患不克漢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背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為之起兵於外裴炎爭之於內皆不旋踵為戮何者仕尊權重臣下所無柰何勢必至此也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彊計封王諸呂呂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故周勃得入北軍左袒一呼而呂氏以亡豫王既立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俊

志得氣滿以爲武氏有太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爲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爲太子訪之大臣仁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旬浹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大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爲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於太廟三思立宮

廟無祔姑之禮后感悟即日遣徐彦伯迎廬陵於房州而立之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惟呂后無子親止於姪故沒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備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必至於毁傷故耶老氏有言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欒城後集卷第十

歷代論五

唐玄宗憲宗第三十七

唐玄宗憲宗皆中興之主也玄宗繼中睿之亂政齊於內而外無藩鎮分裂之患約己任賢而貞觀之治可復也憲宗承代德之弊政僨於朝而畿甸之外皆爲畔國將以求治則其勢尤難雖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終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齊桓公用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首及管仲死用豎刁易牙身死不得葬五公子爭立伯業隨毀蓋中人可

以上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於憂患厄困之中知賢人之可任以排難則勉强而從之然非其所安也及其禍難既平國家無事則其心之所安者佚樂所悅者諛佞也故禍發皆不旋踵若合符節昔太宗既平天下始任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終用長孫無忌岑文本褚遂良帝亦恭儉節用去冗官節浮費內無宮掖侈靡之奉旁無近幸賜予之失貞觀之治斯已過半矣侍書御史權萬紀嘗言宣饒部中鑿山冶銀歲可取數百萬緡以佐國用帝怒罵曰吾所乏忠言嘉謨有益於民者耳汝爲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而訴吾以利豈謂我漢桓靈耶斥去不用於是士莫敢以利言者故房杜諸人得効其中力以致貞觀之盛及玄宗初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後用張說源乾曜張九齡憲宗初用杜黃裳李吉甫裴洎裴度李絳後用韋貫之崔群雖未足以方駕房杜然皆一時名臣也故開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幾於貞觀然玄宗方用宋璟而宇文融以括田幸逮至宰相後雖以公議罷去而思之不已謂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已罪之矣然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答融既死而言利者爭進韋堅楊慎矜王鉷日以益甚至楊國

忠而聚歛極矣故天寶之亂海內分裂不可復合憲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還朝而程异皇甫鎛皆以利進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以天下略平欲崇臺池宮觀以自娛樂异鎛揣知其意數貢羨財以順所欲故度卒逐去而异鎛皆相不三年而禍發於宦官蓋玄宗在位歲久聚歛之害遍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禍止於其身然方鎮之强宦官之橫遂與唐相終始可不哀哉嗚呼太宗之恭儉所損無幾耳而福至於不可勝盡玄憲之淫佚所獲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言而世主終莫之悟覆車相尋

不絕於世蓋未之思歟

姚崇第三十八

唐史官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斯言固二人之所長也然應變者要不失正而後可孟子有言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唐玄宗豪傑之君也而崇復以豪傑事之方其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刃而解若無足爲者雖然以术濟水後將有不可食者開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且拜之坐視

食苗而不敢捕崇奏遣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群臣多不以爲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亦爲息捕蝗雖古之遺法然遇災而懼修德以答天變古之正道也崇置之不言而專以捕爲事已可疑矣旣而崇所親吏趙誨以財死崇懼還政時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宰相宋璟蘇頲皆言三年喪未終不可巡幸壞壓之變天戒也請罷東巡修德以答至譴帝以問崇崇曰苻堅故殿也山有朽壞而崩木蠹而折理無足怪但壞與行會非緣行而壞也今關中無年餽餉勞弊出幸東都所以爲人非爲已也百司已戒供擬已具請車駕即東而遷神主太極殿更作新廟此大孝也帝用其言崇由此復相開元末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皆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李林甫獨曰二都本東西宫耳車駕往來何用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崇建東幸之計林甫獻西還之議其意同耳孰謂崇賢乎從崇之議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廟下不卹人言三者皆忠臣之所諱而崇居之不疑何哉其後崇璟旣沒玄宗愈老愈輕蔑群臣方任張九齡而廢太子瑛用牛仙客則聽李林甫方發楊國忠而縱

安祿山則用輔璆琳專以適已爲悅類崇有以啓之也故吾謂開元之治雖出於崇而天寶之亂亦崇之所自致此人臣之至戒也

宇文融第三十九

開元之初天下始脫中寧之亂玄宗厲精政事姚崇宋璟彌縫其闕而損其過庶幾貞觀之治（世諱）易天下雷行物與無妄開元之初無妄之世也無妄之爲言不正之謂也君子之處此尤全其大正而略其小不正而已蓋詳其小必廢其大古語有之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

故無妄之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其曰無妄
之災或繫之牛行之人得邑人之災其五曰無妄之疾
勿藥有喜夫必耕而後穫必菑而後畬小之人所謂無
妄也而君子不然於義可穫不必耕也於道可畬
不必其所菑也然後無所不行今有失牛於此得故
行人也而責得於邑人意亦以求無妄也而邑人罹
其橫故無妄之疾雖勿藥可藥之其損或有甚於病
者開元之初雖號富庶而口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
文融得其隙請治籍外羨田逃戶命攝御史分
行括實玄宗毒之朝臣莫敢言其非者惟陽翟尉皇

甫憬戶部侍郎楊瑒以為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
償失而二人皆坐左遷諸道所括凡得客戶八十餘
萬田亦稱是然州縣希旨多張虛數以正田為羨編
戶為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其名似是而實失民心
淺言之則失在求詳深言之則失在貪利時帝方以
耳目之奉責得於人行之不疑於是羣臣爭為聚斂
以迎侈心天寶之亂實始於此吾觀近世士大夫多
此病賢者不忍天下情不平而欲平之小人僥倖其
利以為進取之計天下每每多弊宰相李沆近世之
賢相也嘗言吾在朝廷十有餘年無功可紀惟加之

言利者未嘗有一施行持此聊以報國古今善言醫
者患醫之難以為有病不服藥常得中醫蓋良醫不
可必得而愚醫舉目皆是愚醫類能殺人而不服藥
者未必死李公之言蓋類此也

陸贄第四十

昔吾先君博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為賢吾幼而讀
其書其賢比漢賈誼而詳練過之贄始以從官事唐
德宗老而為宰相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彌縫其闕
而濟其危亡比其老也功業定矣而卒斃於裴延齡
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不可

以作巫醫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贄以有常之德
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醫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
承其羞耳帝即以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二叛父子
相襲三十年矣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田悅驚疑而
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馬燧李抱真李芃三將往
迎其鋒勝負之勢未決也帝急於成功復使李晟出
禁衛之兵李懷光舉朔方之衆五將萃於魏郊而淮
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禍結常賦所不能贍於是
為之抽貫算閒架貸商賈空內以事外關中已亂而
帝不知也贄曰今兩河淮西為禍亂之首者獨四五

凶人而已臣料其間必有旁遭詿誤內畜危疑而計不能止者未必皆處心積慮果於僭逆也而況脅從之黨乎陛下若能招懷以禮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人知獲免則誰願復爲惡老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猶意西師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幾而涇原畔卒之變起倉皇避寇半年而歸帝亦老而厭兵矣於是行一切之政專以姑息涵養藩鎭凡節度使死將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後雖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宣武劉氏寧以暴慢失衆其將李萬榮因其出畋閉門逐之帝將命以其位

贄曰如士寧之惡萬榮棄而逐之可也討而逐之可也惟何隙而篡取其位則不可何者方鎭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無詞者若使傾奪之徒輒得其處則日方諸將無復安者矣且萬榮搆亂之日諸郡守將固非其同謀也一城士衆亦未必皆其黨也方欣敗逆順之勢交戰於中其肯捐軀與之同惡乎今若選命賢將降詔軍中獎萬榮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輯睦之義例賜恩賞使衆知保安則誰肯復助其亂萬榮縱欲跋扈勢亦無所至矣帝方苟安無事竟亦不許由此觀之帝常持無常之心故前勇而後怯贄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當然其君臣之間異同至此雖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會昌中盧龍諸將逐害帥臣最後張絳殺陳行泰宰相李德裕以爲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稍緩之必且有變既而回鶻烏介可汗擾天德塞軍使張仲武請以本軍擊之德裕問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舉以可帥張絳既爲其下所殺而仲武遂以功名終德裕之謀則贄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陳京趙贊而贄之逐也以程异裴延齡其禍皆出於聚斂之臣而贄實非不知也帝歸自興元贄因事言曰齊桓公自莒

入齊伯業既成而管仲以不忘在莒爲戒衛獻公自齊還衛諸大夫逆諸境者其執手而與之言逆於門者頷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生齊衛之君陛下之蓍龜也贄言雖切而帝終不改吾以爲使贄及國而爲鴟夷子皮浮舟而去則其君臣之間超然無後患然可以言智矣哉

牛李四十一

唐自憲宗以來士大夫黨附牛李好惡不本於義而從人以喜慍雖一時公卿將相未有傑然自立者也牛黨出於僧孺李黨出於德裕二人雖黨人之首然

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氣勝德與才不同雖古人鮮能兼之者使二人各任其所長而不爲黨則唐末之賢相也僧孺相文宗幽州楊志誠逐其將李載義帝召問計策僧孺曰是不足爲朝廷憂也范陽自安史後不復係國家休戚前日劉總納土朝廷糜費且百萬終不能得斗粟尺布以實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猶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捍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及武宗世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復殺行泰以求帥德裕以爲河朔

命帥失在太速使姦臣得計遷延久之擢用張仲武而絳自斃僧孺以無事爲安而德裕以制勝爲得此固二人之所以異較之德裕則優矣德裕節度劍南西川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維州西南要地也是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吐蕃綿地萬里失一維州不害其強今方議和好而自遠之中國禦戎守信爲上應變次之彼若來責失信贊普牧馬蔚茹川東襲汧隴不三日至咸陽雖得百維州何益帝從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誅之德裕深以爲恨雖議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爲邊患幾終唐世則

孺之言非爲私也帝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侵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強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全盛亦足爲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吾可久處此耶既罷未久李訓爲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爲諫官德裕固爭言訓小人咎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人所趣不同及其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人吾以是知其皆偉人也然德裕代僧孺於

南訴其乾沒府錢四十萬緡覈之非實及在朱崖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僧孺有僭逆意悻然小丈夫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遷於循老而獲歸二子蔚蕃後皆爲名卿德裕沒於朱崖子孫無聞後世深悲其窮豈德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所不予耶

郭崇韜第四十二

國無釁而後可以伐人冒釁以伐人敵無釁則已受其災敵有釁則我與敵皆斃楚靈王殘民以逞衆思亂之民以伐吳吳不可動而棄疾攻之若升虛邑靈

王遂死於外齊湣王貪而好勝知桀宋之可攻而忘齊國之既病燕師乘之遂以失國自古冒禍以攻人其禍如此矣唐莊宗勇而善戰與梁人夾河相攻十戰九勝涉河取鄆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諸國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其克敵之後幸一日之安沉湎聲色之虞宦官伶人交亂其政府庫之積璧於耳目之奉民怨兵怒國有土崩之勢而不知也一時功臣皆武夫倔起未有識安危之幾者惟樞密使郭崇韜智勇廉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見聽求去而不見許中外佞倖視之反目崇韜欲立大功為自安之

計議以魏王繼岌為元帥而已為之副將兵六萬以出兵不逾時而克成都降王衍料敵制勝之功可謂盛矣然崇韜知蜀之易與而不知唐之已亂挈其良將勁兵西行數千里雖立大功而不免讒死于蜀征蜀之兵未還而趙在禮爲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禮皆反帥兵南向克汴入洛遂無一人能禦之者向使西師不出蜀雖未下而京師有重兵崇韜不死河朔叛臣心有所畏不敢妄動則莊宗不亡崇韜不死禍福未可知也嗟乎崇韜冒釁以伐人蹈齊湣之禍而以爲安借其有智而未始學也

馮道第四十三

馮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識者譏其反君事讎無士君子之操大義既虧雖有善不錄也吾覽其行事而竊悲之求之古人猶有可得言者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從而相之子貢以爲不仁問之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管仲之相桓公孔子既許之矣道之所以不得附於管子者無其功耳晏嬰與崔杼俱事齊莊公杼弒公而立景公晏子立

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而爲何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卒事景公雖無管子之功而從容風議有補於齊君子以名臣許之使道自附於晏子庶幾無甚愧也蓋道事唐明宗始爲宰相其後歷事八君方其廢興之際或在內或在

外雖爲宰相而權不在己禍變之發皆非其過也明宗雖出於夷狄而性本寬厚道每以恭儉勸之在位十年民以少安契丹滅晉耶律德光見道問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顧夷狄不可既以莊語乃曰今時雖使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罷殺戮中國之人類爲周太祖以兵犯京師隱帝已沒太祖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道待之如平日太祖常拜道是日亦拜道受之不辭太祖意沮知漢未可代乃立湘陰公爲漢嗣而使道逆之於徐道曰是事信否吾平生不妄語公毋使我爲妄語人太祖爲誓甚

苦道行未返而周代漢簒奪之際雖賁育無所致其勇而道以拜跪談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議者無之曾不少借甚矣士生於五代立於暴君驕將之間日與虎兕爲伍棄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於溝瀆何異不幸而仕於朝如馮道猶無以自免議者誠少恕哉

兵民第四十四

事固有出於不得已而爲後世之利者分兵民一也割燕蘇二也何謂分兵民古利人生而天界之才界之才則付之祿隨其精粗適其高下使食其技而資其身是未有知其所由然者也故士大夫讀詩書執射御習書計爲可以治人不可以爲役而祿從之矣農工商賈服田疇通貨賄運機巧上可以雄里閭下可以養親戚而利從之矣有人於此才力過人操行凡鄙上不能爲吏下不能爲民天畀之才而無以資之嬰之以勞苦迫之以饑饉不羣起爲盜則無以求濟其欲此勢之所必至自秦漢以來天下未嘗無是患也唐衰而府衛之兵廢朝廷有禁兵藩鎮有衛兵兵民之分蓋漸於此及五代之際而黥涅之兵分布內外於是兵民判矣使民出其賦以養兵兵盡其力

以衛民民有耕耨之勤而兵有征戍之勞更相爲用而不以相德此固分兵民之本意也至於山林之材武田里之凶悍放蕩無著之人一隸於伍符尺籍食其粟衣其帛悅甘安習而不敢肆居則學弓劍出則效首級積歲月以取祿位有其才必得其養氣願相從凡凶人勇夫皆萃於軍中然後人人各得其歸故雖凶旱水溢天下小小不寧而盜賊不起較之漢唐之間十不三四天下陰享其利而不知其故也然儒者方且攘臂而言民兵之便民力既盡於養兵而又較版圖數丁口使之執干戈習戰陣奪其農時而齊

之以鞭扑民有怨心而責其效死以報國求信其私説而不卹後害嗚呼其亦未之思歟

燕薊第四十五

何謂割燕薊之利石晉始以燕薊之地賂契丹高祖思援兵之惠屈體以奉之雖號爲創業而日不遑給出帝不勝其詬未有以待之而輕犯其怒遂以亡國是時割地之害烈矣至於本朝乃見其利眞宗皇帝親御六師勝虜於澶淵知其有厭兵之心稍以金帛啗之虜欣然聽命歲遣使介修鄰國之好逮今百數十年而北邊之民不識干戈此漢唐之盛所未有也

古者戎狄迭盛迭衰常有一族爲中國之敵漢文帝待之以和親而匈奴日驕武帝御之以征伐而中原日病謂之天之驕子非一日也今朝之所以原之者不過於漢文帝而虜弭耳馴服則石氏之割燕薊利見於此夫熊虎之搏人得牛而止契丹據有全燕擅桑麻棗栗之饒兼玉帛子女之富重飲其人利盡北海而又益之以朝廷給予之厚賈生所謂三表五餌兼用之矣被氈飲乳之俗而身服錦繡之華口甘芻豢之美至於茗藥橘柚無一不享犬羊之心醲然而足俛首奉約習爲禮義吾無割地之耻而獨享其利此則天意非人事也昔唐天寶之亂朔方河隴之兵起而東征吐蕃乘虛襲據郡縣唐内苦藩鎮背叛置而不問百年之間獸心倡狂無復顧忌理極而變部族内潰而唐土遺黎解辮内嚮中原未嘗血刃而壤土自復今吾不忍塗炭生民而以皮弊犬馬結異類之驩推之天理儻亦有唐季吐蕃之變乎

欒城後集卷第十一

欒城後集第十二

潁濱遺老傳上

潁濱遺老姓蘇氏名轍字子由父曰眉山先生隱居不出老而以文名天下天下所謂老蘇者也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獨步當世見先生而歎曰予閱文士多矣獨喜尹師魯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見君之文予意足矣先生既不用於世有子軾轍以所學投之曰是庶幾能明吾學者母成國大夫人程氏亦好讀書明識過人志節凜然每語其家人二子必不負吾志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仁宗親

策之於廷時上春秋高始倦於勤轍因所問極言得失曰陛下即位三十年餘矣平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敢竊意陛下有其言矣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羌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臣疏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十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北狄西戎之奉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黜然考官司馬君實第

以三等范景仁難之蔡君謨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爲不遜力請黜之上不許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棄之天下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除商州軍事推官知制誥王介甫意其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宰相韓魏公哂曰此人策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誥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當制有愛君之言諫官楊樂道見上曰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也乞宣付史館上悅從之是時先君被命

修禮書而兄子瞻出簽書鳳翔判官傍無侍子轍乃
奏乞養親三年子瞻解還轍始求為大名推官逾年
先君捐館舍及除喪神宗嗣位既三年矣求治甚急
轍以書言事即日召對延和殿時王介甫新得幸以
執政領三司條例上以轍為之屬不敢辭介甫急於
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為之謀主轍議事多牾一日
介甫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有不便
以告勿疑它日轍告之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
以救民之困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
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

錢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箠必用州縣事不勝煩
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
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
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
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
為晏之所言則漢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
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俟也介甫
曰君言有理當徐議行之後有異論幸勿相外也自
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召議事
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為本錢行陝西漕司私

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介甫意合即請而施之河北
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四方初陳陽叔以樞密副使與
介甫共事二人操術不同介甫所唱陽叔不深和也
既召謝卿材侯叔獻陳知儉王廣廉王子韶程顥盧
秉王汝翼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訪遺利中外傳笑
知所遣必生事迎合然莫敢言者轍求見陽叔陽叔
逆問君獨來見何也對曰有疑欲問公耳近日召入
人者欲遣往諸路不審公既知利害所在事有名件
而使往案實之耶其亦未知其實漫遣出外網捕諸
事也陽叔曰君意謂如何對曰昔嘉祐末遣使寬卹

諸路事無所指行者各務生事既還奏例多難行為
天下笑今何以異此陽叔曰吾昔奉敕看詳寬卹等
事如范堯夫輩所請多中理對曰今所遣如堯夫者
有幾陽叔曰所遣果賢將不肯行君無過憂對曰公
誠知遣使之不便而恃遣者之不行何如陽叔曰君
姑退得徐思之後數日陽叔召屬官於密院言曰上
即位之初命天下監司具本路利害以聞至今未上
今當遣使宜得此以議可草一劄子乞催之惠卿覺
非其黨中意不樂漫具草無益也轍知力不能救以
書抵介甫陽叔指陳其決不可者且請補外介甫大

怒將見加以罪陽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會張文定知淮陽以學官見辟從之三年授齊州掌書記復三年改著作佐郎復從文定簽書南京判官居二年子瞻以詩得罪轍從坐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平生好讀詩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爲之傳老子書與佛法大類而世不知亦欲爲之注司馬遷作史記記五帝三代不務推本詩書春秋而以世俗雜説亂之記戰國事多斷缺不完欲更爲古史功未及究移知績溪始至而奉神宗遺制居半年除祕書省校書郎明年至京師除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

馬君實呂晦叔等欲革弊事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中外憂之轍言曰先帝臨御僅二十年厲精政事變更法度將以力致太平追復三代是以擢任臣庶多自小臣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無與比者究觀聖意本欲求賢自助以利安生民爲社稷長久之計豈欲使左右大臣媮合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竊取利祿以養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以來民力凋弊海内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棄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弊

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德聖繼之以泣是以皇帝踐阼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臣愚不知朝廷以爲凡此誰之罪也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之惡下則小臣貪冒榮利奔競無恥二者均皆有罪則大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既已罷黜小臣至於大臣則因而任之將復使燮和陰陽陶冶民物臣竊惑矣竊惟朝廷

之意將以體貌大臣待其愧恥自去以全國體今確等自山陵以後猶偃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天下謹案確等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最重而有靦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爲是耶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行爲非耶則昔日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蓋以爲是皆先帝所爲而非吾過也夫爲大臣忘君徇已不以身任罪矣而歸咎先帝不忠不孝寧有過此臣竊不忍千載之後書此簡策大臣既自處無過之地則先帝獨被惡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當食不飽至於涕泗之

横流也陛下何不正其罪名上以為先帝分謗下以慰臣子之意今獨以法繩治小臣而置確等大則無以顯揚聖考之遺意小則無以安反側之心故臣竊謂大臣誠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從君竭力自效以洗前愆伏乞出臣此章宣示確等使自處進退之分臣雖萬死不恨也三人竟皆逐去然卒不以其前後反覆歸咎先帝罪之世以為恨呂惠卿始諂事介甫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其後勢鈞力抗則傾陷介甫甚於仇讎世尤惡之時惠卿自知罪大乞宮觀自便不預貶竄轍具疏其姦請

加深譴乃以散官安置建州天下韙之司馬君實既以清德雅望專任朝政然其為人不達吏事知雇役之害欲復行差役不知差雇之弊其實相半講之未詳而欲一旦復之民始闕而喜徐而疑懼君實不信也王介甫以其私說為詩書新義以考試天下士學者病之君實改為新格而勢亦難行方議未定轍言自罷差役至今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況役法關涉衆事根牙盤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剩大約足支數年若且依舊僱役盡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趁今冬成法來年役使鄉戶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又言進士來年秋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不免惶惑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欲乞先降指揮來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已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為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為晚也皆從以為便而君實始不悅矣是歲上將親饗明堂轍言曰三代常祀

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州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近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之疏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圜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丘別行他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圜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為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遂用此法最為得禮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

用鄭氏說偶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偶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為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遍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疏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即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祠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

精誠陟降溥及上下時大臣多牽於舊學不達時變奏入不報然轍以為周禮一歲遍祭天地皆人主親行故郊丘有南北禮樂有同異自漢唐以來禮文日盛費用日廣事與古異故一歲遍祀不可復行唐明皇天寶初始定三歲一親郊於致齋之日先享太清宮次享大廟然後合祭天地從祀百神所以然者蓋謂三年一次大禮若又不遍則於人情有所不安至於遍祭之禮已自差官攝事未嘗少廢此近世變禮非復三代之舊而議者欲以三代遺文參亂其間失之遠矣至七年上將親郊轍備位政府乃與諸公共

仲前議合祭天地識者以為當初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延安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至此夏國雖屢遣使而未修職貢二年夏始來賀登極使還未出境又遣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然大臣議弃守未決轍言曰頃者西人雖至而疆埸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為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使其來使徒手而歸一失此機必為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為恩不予則

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今議者不深究利害妄立堅守之議苟避弃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為國計其意止欲私已自便非社稷之計也臣又聞議者或謂弃守皆不免用兵弃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以地予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筭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濞內懷不軌稱病不朝積財養兵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終不能發及景帝用晁錯之謀欲因

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爲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帝發天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計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決近於柔仁景帝則斷必行近於强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爲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日雖食晁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弃之策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計與景帝類臣宣諭執政欲弃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孰爲利害況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倡狂弃守之議皆不得其便於是朝廷許還五寨夏人遂服轍尋遷起居郎爲中書舍人時朝廷起文潞公於既老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初元豐中河決大吴先帝知故道不可復還因導之北流水性已順惟河道未深隄防未立歲有決溢之患本非深害也至此諸公皆未究悉河事而潞公欲以

河爲重事中書侍郎呂微仲樞密副使安厚卿從而和之始謂河西北流入泊淀久必淤淺異日或從北界入海則河朔無以禦狄故三人力主回河之計諸公莫能奪呂晦叔特爲中書相轍間見問曰公自視智勇孰與先帝勢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與先帝晦叔驚曰君何言歟對曰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且河決自元豐導之北流亦自元豐是非得失今日無所預諸公不因其舊而修其未完乃欲取而回之其爲力也難而其爲責也重矣晦叔唯唯曰當與諸公籌之既而回河之議紛紛而起晦叔亦以病没轍遷户部侍郎嘗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户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審藏之計猶極豊厚是以斂散及時縱捨由己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户

部亦憊矣兩司既困故內藏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筭故臣頗舉近歲朝廷無名封樁之物歸之轉運司蓋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脚與外江綱船之類一經聖畫例皆封樁夫闕額禁軍尋當以例物招置而出軍衣糧罷此給彼初無封樁之理至於清汴水脚雖減於舊而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綱船雖不打造而顧船運糧其費特甚重復刻剝何以能堪故臣謂諸如此比當一切罷去况祖宗故事未嘗有此但有司固執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斷而與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户部亦有賴矣

朝廷重違近制卒不能改尋又言臣謹以祖宗故事考今日本部所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冑案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猶爲它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至大半權任之重非他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爲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况於安且壽乎今户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它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群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舉輙以三司舊職分建它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它司以辦集爲效則不卹財之有無户部以給財爲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户部得才智之

臣終亦無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爲用而轉運司不勝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監爲户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故

事多隷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胥案所學今內爲軍器監而上隷工部外爲都作院而上隷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近歲爲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乏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爲物稍經歲月必至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事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爲戶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爲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

以爲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營造歲有料制遂令般運堆積以破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爲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爲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遍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監皆兼隷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戶部則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

工部則敗事之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矣朝廷以爲然從之惟都水監仍舊轍自爲中書舍人與范子功劉貢父同詳定六曹條例子功領吏部元豐所定吏額主者苟悅群吏比舊額幾數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減已再上再却矣子功奉使轍兼領其事吏有白中孚者進曰吏額不難定也昔之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煩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比

舊爲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爲一人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以其言遍問屬官皆莫應獨李之儀對曰是誠可爲也即與之儀議之曰此群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爲人數必大有所損將大致紛訴雖朝廷亦將不能守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俟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羨額當盡功雖稍緩而見吏知非身患不復怨矣諸公以爲然遂申尚書

省取諸司兩月生事諸司吏皆疑懼莫肯供冊申乞榜諸司使知所立額媄它日見闕不補非法行之日即有減損也榜出文字即具至是成書以申三省左僕射呂微仲大喜欲攘以為己功以問三省吏皆莫曉有諸司吏任永壽者頗知其意微仲悅之於尚書省創吏額房使永壽與三省吏數人典之小人無遠慮而急於功利即背前約以立額日裁損吏員復以好惡改易諸吏局次凡驟遷下吏人超越上名各於它司闕補分欲入要地者徇自請徵入省曹之類是也凡奏上行下皆微仲專之不復經三省法出中外洶洶微仲既為御史所攻永壽亦以恣橫贓汙以徙罪刺配久之微仲知衆不伏乃使左右司再嘉詳定略依本議行下時子瞻自翰林學士出知餘杭朝廷即命轍代為學士尋又兼權吏部尚書未幾奉使契丹虜以其侍讀學士王師儒館伴師儒稍讀書能道先君及子瞻所為文曰恨未見公全集然亦能誦服伏苓賦等虜中類相愛敬者

欒城後集卷第十二

欒城後集卷第十三

潁濱遺老傳下

還朝為御史中丞命由中出宰相以下多不悅所薦御史率以近格不用自元祐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微仲與中書侍郎劉莘老二人尤畏之皆持兩端為自全計遂建言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於延和面論其非退復再以劄子論之其一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竊觀聖意似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預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與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有必然非一人之私言也其於周易所論尤詳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為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為復二陽在下其卦為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為

始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德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旣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莫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於反覆故泰之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

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一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坰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氷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

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踧踖若無所措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

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睥睨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未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爲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它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舍施設

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爲少彼旣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誠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皐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惟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臣旣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從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後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黜迹可見之爲善也奏入宣仁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

仍諭之曰蘇轍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公相從和之自此參用邪正之說衰矣轍復奏曰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能推至誠之心而加之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況於斯人誰則不服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隨時弛張改革弊事因民所惡屏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群黨自作浮議近者德音一發衆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嚮惟二聖不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衛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苟存至誠不息之意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繁布列中外豈免窺伺若朝廷施設必當則此曹覬望自消昔田蚡爲相所爲貪鄙則竇嬰灌夫睥睨宮禁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則廖立李嚴雖流徙遠郡終身無怨此則保國寧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者也臣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

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遣官按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壘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覬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顧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

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傭顧法有所未盡但當隨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顧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爲便差法一行即時差足顧法雖在誰復肯行臣頃奉使契丹河北官吏皆爲臣言豈朝廷欲對賣坊場錢別作支費耶不然何故惜此錢而不用竭民力以供官此弊四也爲損非細又熙寧顧役之法三等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怨然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

不多顧法之行最爲其便及元祐罷行顧法上下二等忻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爲害臣請且借畿內爲比則其餘可知矣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法既行諸縣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顧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今法爲害而熙寧爲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戶等六色役錢只得支顧役人不及三年處州役而不及縣役寬剩役錢只得通融鄰路鄰州而不及鄰縣人戶願出錢顧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爲雇如此之類條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見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釁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

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所同豈不休哉然大臣怙權恥過終莫肯改比轍爲執政三省又奏除李清臣爲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進呈不允祖禹執奏如初左正言姚勔亦言不當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謂諸公且候邦直命下然後議此如何皆不應及簾前微仲奏諸部久闕尚書見在人皆資淺未可用又不可闕官須至用前執政上有黽俛從之之意轍奏前日除李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宜仁后曰奈闕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

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
昔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
尚書共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互進黨類氣勢
一合非獨臣等耐何不得亦恐朝廷難耐何矣且朝
廷只責安靜如此用人臺諫安得不言臣恐自此闕
矣宣仁后曰信然不如且靜蘇公遂卷除目持下轍
又奏臣去年初作中丞首論此事聖意似以臣言為
然今未及一年備位於此若遂不言實恐陛下怪臣
前後界同上曰然乃退六年春詔除尚書右丞轍上
言臣幼與兄軾同受業先臣薄祐早孤凡臣之宦學

皆兄所成就今臣蒙恩與聞國政而兄適亦召還本
除吏部尚書復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
遑安況兄軾文學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遠慕古人
舉不避親只乞寢臣新命得與兄同備從官竭力圖
報亦未必無補也不聽時呂微仲與劉莘老為左右
相微仲直而闇莘老曲意事之大事皆決於微仲惟
進退士大夫莘老陰竊其柄微仲不悟也轍居其間
迹危甚莘老昔為中司臺中舊僚多為之用前後非
意見攻宣仁后覺之莘老既以罪去微仲知轍無它
有相安之意然其為人則如故天下事卒不能大有

所正至今愧之蓋是時所爭議大者有二其一西邊
事其二黃河事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
界朝廷許之本約地界已定然後付以歲賜久之議
不決明年人多保忠以兵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
人而去朝廷隱忍不問即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
倨慢以地界為詞不復入謝且再犯涇原四年乃復
來賀坤成且議地界朝廷急於招納疆議未定先以
歲賜予之尋覺不便乃於疆事多方侵求不守定約
而熙河將佐范育种誼等又背約侵築質孤勝如二
堡夏人隨即平盪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又擅招

蕃部千餘人朝廷却而不受西邊騷然轍力言其非
乞罷育誼更擇老將以守熙河宣仁后深以為是面
大臣主之轍面奏此輩皆大臣親舊不忍壞其資任
雖其同列亦不敢異議陛下獨不見黃河事乎當時
德音宣諭至深至切然非大臣意至今不了人君與
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嘉須至
且止人主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得行則事權去矣
臣今言此蓋欲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
若專聽其所為不以漸制之及其太甚必嘉之罪只
如韓維專恣太甚范純仁阿私太甚皆不免逐去事

至如此豈朝廷美事故臣之意盖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宣仁后極以爲然而不能用六年六月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上挑掘所爭崖巉殺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軍未能復出急移近裏堡寨於界上修築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諸公會議都堂轍謂微仲今欲議此事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兵耶微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欲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則兵決不當用朝廷頃與夏人商量地界欲用慶曆舊例以漢蕃見今住坐處當中爲界此理最爲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盖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寨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爲堡鋪十里爲草地非所賜城寨諸延州塞門義合石州吳堡蘭州諸城寨通遠軍定西城要約纔定朝廷又要於兩寨界首相望侵係蕃地一抹取直夏人黽俛見從要約未定朝廷又要蕃界更留草地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見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者又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相望一抹取直所侵蕃地凡百數十里隴諾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寨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今須欲不顧曲直一面用兵不知二聖謂何莘老曰持不用兵

之說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固執轍曰相公必欲用兵須道理十全敵人横來相嘉勢不得已然後可耳今吾不直如此兵起之後兵連禍結三五年不得休將奈何諸公乃許不侵熙河之討明日面奏之轍曰夏人引兵十萬直壓熙河境上不於它處作過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巉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微仲曰朝廷指揮亦不至大段不直轍曰熙河帥臣輒敢生事奏乞不守誠信乘夏人抽兵之際移築堡寨臣以爲方今堡寨雖或可築至秋深馬肥夏人能復引大兵來爭此否諸人皆言今已不許之矣轍曰臣欲詰責帥臣耳若不嘉詰責或再有陳乞諸人皆曰俟其再乞詰責未晚宣仁后曰邊防忌生事早與約束諸人乃聽已而蘭州又以遠探爲名深入西界殺十餘人轍曰邊臣貪功生事不足以示威徒足以敗壞疆議理須戒敕不聽既又以防護打草爲名殺六七人生擒九人微仲知不便欲送還生口因奏其事轍曰邊臣貪冒小勝不顧大計極害事今送還九人甚善可遂戒敕邊臣微仲不欲曰近日延安將副李儀等深入陷沒已責降一行人足以爲戒轍曰李儀深入以敗事被責蘭州深入得

功若不戒敕將謂朝廷責其敗事而喜其得功也宜
仁后曰然乃嘉戒敕然七年夏人竟大入河東朝廷
乃議絶歲賜禁和市使沿邊諸路爲淺攻計命熙河
進築定遠城夏人不能爭未幾復大入環慶復議使
熙河進築汝遮中書侍郎范子功獨不可轍度其意
昔延安帥臣趙卨范氏姻家也方議地界以綏州二
十里爲例議出於卨熙河斥其不可議久不決而卨
死故子功持之轍謂之曰綏州舊例施於延安可耳
熙河遠者或至七八十里其不從宜矣方請國事親
舊得失不宜置胷中也衆皆稱善而子功悻然不服

會西人乞和議遂不成未幾右相蘇子容以事去位
子功以同省待罪因遂其請實以汝遮故也轍自爲
諫官論黃河東流之害及爲執法最後論三事其一
存東岸清豐口其二存西岸披灘水口其三除去西
岸激水鋸牙朝廷以付河北監司惟以鋸牙爲不可
去轍於殿廬中與微仲論之微仲曰無鋸牙則水不
東水不東則北流必有患轍曰然北京百萬生靈歲
有決溺之憂何以救之且分水東入故道見今淤合
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復能久若候漲水已過盡
力修完北流隄防使足勝漲水之暴然後徹去鋸牙

免北京危急此實利也莘老曰河北監司不如此言
奈何轍曰公豈不知外官多所觀望耶微仲曰河事
至大難以聽斷轍曰彼此皆非目見當以公議參之
耳及至上前二相皆以分水爲便轍具奏前語且曰
必欲重慎候漲水過故道增淤即併力修完北隄然
後徹去鋸牙庶幾可也近至都堂二相遂批聖語曰
依都水監所定轍語堂吏邀所奏不然莘老失措微
仲知不可乃曰明日別議卒改批不得添展乃已入
年正月都水吳安持乞於北流作軟堰定河流以北
淤塡時微仲在告轍奏曰先帝因河決大吳導之北

流已得水性惟隄防未完每歲不免決溢此本黃河
常事耳是時北京之南黃河西岸有閻村樊村等三
十門過河水泛溢即關此三門分水北行於無人之
地至北京北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無大危急自數
年來大臣創議回河水官王孝先吳安持等卽塞此
二門貼築西隄又作鋸牙馬頭約水向東直過北京
之上故北京連年告急然約水既久東流遂多於往
歲蓋分流有利有害秋水泛漲分入兩流雙時且免
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則生淤既分爲二
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

北添進五七埽繂臣知安持意欲因此多進埽繂約
令北流入東即令轉運司同監視不得過所乞繂數
安持姦意復露第三次即乞晉河門百五十步臣知
安持意在回河改進馬頭之名為晉河門即不許安
持計窮第四次即乞作軟堰凡安持四次擘畫皆回
河意耳臣昨已令中書工房問水監兩事其一勘會
此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闊幾里逐年開排直至去年
只闊三百二十步有何緣故其二勘會東流河門見
闊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北闊幾里南面有無
隄岸北京順水隄不沒者幾尺將來北流若果淤斷

漲水東行係合併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定今
兩問猶未答便即施行實太草草后嗟歎久之深以
所言為然二十四日與微仲同進呈微仲曰蘇轍所
議河事今軟堰已不可作無可施行轍曰軟堰本自
不可作然臣本論吳安持百日之間四次妄造事端
動搖朝聽若令依舊供職病根不去河朔被害無已
微仲曰水官弄泥弄水別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
持轍曰水官職事不輕奈何以小人主之易曰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未聞小人有可用之地也此後是非
終不能決會宣仁晏駕九年正月安持奏乞塞梁村

漲水之後流河東北蓋未可知臣等昨於都堂問吳
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今年安知河水不自
北宣仁后笑曰水官尚作此言況他人乎轍又奏曰
臣今但欲徐觀夏秋河勢所向水若東流則北流不
塞自當淤斷水若北流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似此
處置安多危少行之無疑若行嶮徼倖萬一成功如
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也乞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流
所向及軟堰既成有無填塞河道致將來之患然後
遣使按視可否利害后復笑曰若令結罪必謂執政
脅持之且水官猶不保河之東北況使者豈任乎姑

別議之可也二月微仲乃朝轍具以前語諭之微仲
口雖不伏而意甚屈曰軟堰且令具功料申上朝廷
更行相度轍曰如此終非究竟必欲且爾亦可入日
轍方在式假三省得旨批曰依水監所奏下手日具
功料取旨轍以非商量本意以劄子論之微仲即日
在告十二日轍入對奏曰自去年十一月後來至今
百日間耳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搖撼朝廷第一次
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乞一面措置河事舊法馬頭
不得增損臣知安持意在添進馬頭即指揮除兩河
門外許一面措置安持姦意既露第二次乞於東流

口纔張包口開清豐口以東鷄爪河入日轍以所報
宿齋三省即令安持與北京留守司相度施行時微
仲為山陵使行有日矣轍見之待漏語及河事微仲
直視曰此大事不可不慎轍曰誠然公亦宜慎之時
范堯夫為右相舊不直東流轍告之曰當與微仲議
定乃定西去堯夫曰命已下奈何轍曰事有理誰敢
不從議於皇儀門外再降指揮使都水與本路安撫
提轉同議可即施行有異議亟以聞堯夫自外來始
意轍與微仲比及此大相信服既而安撫許沖元乞
候過漲水因河所向閉所不行口堯夫奏乞令許將

與吳安持同議一面施行轍曰河勢難定恐須令諸
司共議乃得其實上以為然既行上特宣諭曰河事
不小可遣兩制以上二人按行相度堯夫曰河役已
起方議遣官恐稽留役事上曰但使議論得實雖遲
一年何損乃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井亮
采往視之二人歸極以北流為便方施行樞密簽書
劉仲馮援舊例乞與河議仲馮本文潞公吳沖卿門
下士也其言紛然呂井之議遂格而轍亦以罪見逐
於是河流遂東凡七年而後北流復通微仲之在陵
下也堯夫奏乞除執政上即用李邦直為中書侍郎

鄧聖求為尚書右丞三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
事激怒上意邦直尤力舊法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門
客時皇太妃之兄朱伯材以門客奏徐州富人實氏
堯夫無以裁之一日日中請轍於都堂與邦直議之
轍曰上始親政皇太妃閣中事當過議之車服儀制
已付禮部矣皇太后月費尚書省已奏乞依太皇太
后矣皇太妃宜付戶部議定至於奏薦亦當議有所
予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以法裁處朝廷又酌
其可否而後行於體為便明日奏之上曰月費族內
中批出奏薦皇太后家戚二年皇太妃十年議已定

邦直夠曰此可為後法今姑予之可也上從之邦直
之附會類如此會廷策進士邦直撰策題即為邪說
以扇惑群聽轍論之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
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
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
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
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
愛君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
之才行大有為之志其所施設度越前古蓋有百世
而不可改者也臣請為陛下指陳其略先帝在位近

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之隨兵罷客禄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禄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於其它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

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天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號稱太平群臣因其極盛為天書之說及章獻明肅太后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仁宗聽政亦絕口不言天下至今韙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計創濮廟之議朝廷為之洶洶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有不可不以廟社為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真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詞則大事去矣奏入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上不悅李鄧從而媒糵之乃以本官出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人皆會於朝再謫知袁州未至降授朝議大夫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居三年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未期年或言方南行兄弟相遇中塗至雷賃富民屋以居復移循州今上即位大臣猶不悅徙居永州皇子生復徙岳州已乃復

舊官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宮有田在潁川乃即居焉居二年朝廷易相復降授朝請大夫罷祠宮凡居筠雷循七年居許六年杜門復理舊學於是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四書皆成嘗撫卷而歎自謂得聖賢之遺意繕書而藏之顧謂諸子今世已矣後有達者必有取焉耳家本眉山貧不能歸遂築室於許先君之葬在眉山之東昔嘗約祔於其夾雖遠不忍負也以是累諸子矣予居潁川六年歲在丙戌秋九月閱篋中舊書得平生所為惜其久而忘之也乃作潁濱遺老傳凡萬餘言已而自笑曰此世間得失耳何足以

語達人哉昔予年四十有二始居高安有一二衲僧游聽其言知萬法皆空惟有此心不生不滅以此居富貴處貧賤二十餘年而心未嘗動然猶未覩夫實相也及讀楞嚴以六求一以一除六至于一六兼忘雖踐諸相皆無所礙乃油然而笑曰此豈實相也哉夫一猶可忘而況遺老傳乎雖取而焚之可也

欒城後集卷第十三

欒城後集卷第十四

大行太皇太后謚冊文一首

維元祐某年歲次甲子某月甲子朔某日甲子孝孫嗣皇帝臣謹再拜稽首言曰臣聞聖人之興黙契天運昔眞祖仁祖之際章獻臨御歲周一紀實能協和神人以綏靖國家逮我聖考晉厭萬國惟未小子未堪多難則亦聖祖母躬受其艱始終九年臣民以寧社稷以固欲報之德未獲其所惟周人以諱事神以謚易名明詔聖德以示後嗣廢我不忘世以爲憲恭惟大行太皇太后實天生德作合皇祖無私如天溥

愛知地内自宫省之祕外薄華戎之廣丕冒德澤以生以成昔在景德北戎弗若時則烈武參定大計師次澶淵克遂有功南北底定垂九十年民俊養生送死功書鼎彝澤加于後及我仁祖將授宜孝以與天位亦惟慈聖實以從母先識潛德宜于室家施及朝廷元豐之末天地震裂疾方彌留羣公卿士拱手相視罔知所措而大策中定與天爲謀肆時冲人實生神器惟懼旣旋號令時叙稽于衆庶爾一二老政無舊新以便民爲先人無戚疏以守正爲用故士恥奇衺民知嚮方耕田而食遂底于今雨暘小愆責躬非

食飢饉時告振廪輟漕憂世之心常若不及人賴其賜神享其誠熙然和平無大戎害閒修咸平之政大弛逋責中外所釋以千萬計飢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安處歌舞之音流于四方遠人恃和時肆猾姦一聞信義然知畏遂無一言之爭夏人恃遠更出侵擾一被恩德㬥畔仍留辛爲乞盟之計雖燕處于中實大又千萬邦究觀設施莫見其朕惟約心以公自二王一主消于外家均遇以法無僥倖之求處躬以儉自飲食服器至于宮室取足于用無華靡之飾雖發大位以天下釀歲月之奉子弟之薦猶視長樂之故是以

貴戚近習相視而愧元臣耆老聞風而歎不言而化成不威而心服自三代漢唐一人而已若夫先后舊儀具在有司每自抑畏置而弗舉受冊之禮當在文德也而退卽於崇政明堂之賀當在集英殿儀止於東閣將成宣光則原廟之設自處於治隆將損任子則族人之恩下比於列辟凡輕於約身而於重遠禮推之庶政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臣夙遭閔凶未習師保之訓提携閔閔若農之望歲誘之以詩書之樂滋之以勸講之良示之以聽納之寬導之以決斷之明久而弗忘遂以成性方將率德以自度致養以盡誠而命之弗知哀恫邦國臨朝憫然未知攸濟易月之制旣弗敢違因山之期茲後以告是用博訪于卿士受命于祖宗惟德之至不可以名言而功之隆不可以數舉敢因古人一惠之義益以累朝四謚之法庶以盡子孫之誠而慰海內之望謹遣攝太尉右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汲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三百戶食實封二千戶臣呂大防奉冊寶上尊謚曰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伏惟靈德在天令名垂世光配廟祏貽子太史沒而不亡永永無極於乎哀哉謹言

進謚冊文劄子一首

臣奉勅差撰大行太皇太后謚冊文幷謚書冊謚寶者臣學以病衰書無師法受命震恐久不成章然念頃自元祐之初召還諫省漸更侍從復預丞弼前後入載未嘗一日不在朝廷耳聞號令目覩風化躬侍帷幄親承德音其於大行太皇太后聖德休功實稍究萬一況近者因禀呈謚法復面承聖訓稱道盛美多昔所未聞雖文詞鄙拙不足以稱陛下追崇聖母孝思罔極之懷而直紀事實略無一詞稍涉虛美施之四方可以無愧其冊文謹先繕寫進呈謹進

改園爲陵山陵手詔一首

大行太皇太后受遺稱制保佑朕躬勤勞九年阜安
四海大德未報奄棄東朝布宣末命中外悲怛末惟
平日謙恭之至意毎避先后臨御之常儀遠玆遺言
止以園陵爲號既非朕尊崇之本志又失臣下愛戴
之誠心宜詔有司易園陵爲山陵餘恭依遺誥

擬荅西夏詔書一首

鴻惟祖宗撫覆中外眷爾西夏號爲父子之邦依我
至仁世享爵秩之賜雖叛服非一而懷柔有常頃朕
纘服之初深示含容之意釋其往事加以新恩而冊
命之使方還冦擾之兵已發將吏憤怒卿士獻言請

興問罪之師以詰稱亂之故朕念爾在位未久勢不
自由有臣弗率衆則何咎遂命戢兵以竢尋亦款塞
自歸仍念兵禍以來諸族疲弊是用棄四寨山川之
廣畀每歲賚予之豐開懷不疑施德逾厚方畫疆而
會議忽掃境以乘虛再犯誓言專求小利罔念自焚
之禍蚤出無名之師眷彼遺民皆吾赤子姑勑邊吏
止爲保境之謀亦許兵間勿拒悔禍之請今覽所奏
良副本心接刃之殃非從我始來庭之順豈不爾容
然尚詭詞鄰邦失誠請之意多求邊壤非欵伏之宜
蓋中國舊疆西蕃故地已有前詔不係可還況彼本

國前後背誕之餘雖執向來委曲聽從之命應今來
所奏乞除延州塞門寨本非所賜已指揮鄜延經略
司依前後朝旨分畫及通遠軍定西城東北界見有
漢蕃兵民住坐去處已指揮熙河經略司依前後朝
旨與夏國商量分畫可差官前去熙州議定其餘並
依所乞仍候畫界了日依例別進誓表然後常貢歲
賜一切從初朕本推誠心坦無疑間雖經反覆猶示
寛恩尚恪守於信言庶永綏於蕃服

擬殿試策題二首 靳麟中

皇帝若曰朕奉承祖宗丕緒上觀三王下覽漢唐考

其爲治之實商周之際其政成於禮樂而以法令輔
之至於漢唐其術一出於政刑禮樂雖設而非其所
以爲治矣是以三代之盛教化明於上習俗成於下
後世有不能繼者然其治亂盛衰朕蓋有疑焉自三
代聖賢之君没而子孫陵替亦與漢唐無異豈禮樂
刑政之効遂無以大相過耶今自祖宗創業積之百
餘年間律令明具公卿奉法郡縣循理兵民安業大
盜不作四夷馴服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此其久也
其所以度越三代而超絶麟者祖宗何術而臻此哉
雖然朕夙夜東朝祗服明訓居安慮危若蹈泉谷不

惟近歲之治雖散利施惠以賙窮困而民日益貧雖勤身節用以阜財賦而官日益匱役民之力將以厚其財也而民或告病馭吏以寬將以責其耻也而吏滋不肅河決而西導之使東費不貲矣而功不就羌弱不振招之使來謀既久矣而納不定此六者皆今日之所當慮也子大夫明於古今其講之詳矣恃祖宗磐石之固而忽今日之患則朕所不敢因今日之安而推求祖宗致治之術則士之所當知也其悉心以陳勿畏疑朕將親覽庶幾有補焉

朕惟天下之治須才以濟凡吾左右前後之臣皆儒

者矣每三歲一舉所取必累數百猶懼草野之中耆舊好學之士有或遺焉而不用者是以親策于廷子大夫幼而習之長而欲行之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凡平昔之所懷而欲效之于上者皆何事乎朕既不敏不明惟取士之道未得其要今大學之士動以千計四選之士員累數萬而臨事須才或患不足引而進之則官冗於上抑而排之則士壅於下將制厥中其道何由子大夫身處其間而有不知其說者乎蓋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今設官之衆數倍於古蓋尚有可幷省者矣古語有之省事不如省官信如斯言則士又何以處之子大夫其推言本統以開釋朕意

欒城後集卷第十四

欒城後集卷第十五

擬合祭天地手詔一首 元祐擬

朕惟周禮王者親祀天地歲無不徧故郊丘有南北之辨禮樂有同異之別降及漢唐事與古異禮文從盛費用增廣旣難躬行以徧享遂於三歲而親祀事非周舊禮適時變故致齋之日躬見祖考圜丘之饗兼禮天地蓋將因此盛典咸秩百神變禮之得實始於此故祖宗以來常祀從周而親祀周唐神祇領享中外蒙福百有餘年矣乃者元豐之中禮官建議將舉三代之故而革近世之宜見上帝於南郊禮皇地

於北墱二祀特舉議與周合然而享廟之制尚從變禮先帝法古從衆始命親祀北郊如南郊儀仍具上公攝事之禮朕踐祚臨祭於今八年旣已再見昊天未嘗親奉神媼惟父天母地不可以獨疏故以人揆神禀焉而夕惕博謀多士參訂輔臣或欲郊祀之歲先行方澤而大禮之舉併在恭年仲夏之時憂於暑兩或欲以夏至之祀施於孟冬而考之前王初無此制併舉大事勢終難行或欲天地二祀互用三歲而祀天厤地情旣未允以卑略尊禮尤非順國之大事朕何敢專是用存先帝之新儀昭示稽古之訓循祖宗之故事一本於情之實將來南郊合祭天地並以百神從祀皆如熙寧十年以前舊制其元豐六年親祠北郊及上公攝事儀注並令太常寺檢尋元勑如法收藏仍備錄前後文案送國史院及令三省條件合用舊典令禮官詳定儀注聞奏

論合祭天地劄子一首 韓祀稍旨後上

臣伏見禮官等同議合祭天地之禮其間有以合祭爲非者稽考之禮義參之古今竊謂以合祭爲非者皆按禮而未窮義據古而未達今者也何以言之天子父事天母事地自生民以來未有事父而遺母事

天而遺地者也周人之法王者一歲親祀天者四親祀地者二當其時禮文簡而儀衛少又未有肆赦推賞之煩蓋一歲六祭而不爲勞故雖天地別祭而不爲闕也自漢以來事與周異故武宣之間已三歲然後一郊間歲然後一祠后土矣雖禮文殘缺不可復詳然三輔故事有合祭天地之語至平帝元始之初合祭之議始見光武因而行之其後或疏或數或合或別皆無常制不足取法惟唐天寶初始定以三年冬至帝皇合祭天地於圜丘祀前親享太清宮及太廟於是三年一郊而始祖祖廟天地百神無不咸秩

變禮之得實始於此本朝一祖五宗監觀前世議定郊祀而以唐制爲是因而行之逮今百有餘年鬼神享德四海蒙福則其效驗可見矣嘗竊原祖宗之意蓋以謂三代舊典時異事異不可復行然而先王遺法則不可廢是以著之通禮每歲使有司攝事以示無忘古初而天子親祀則定從三年凡今三年一郊蓋已非三代之舊則其合祭天地不用三代之故蓋不當復議矣元豐三年議禮之臣不達此意枉以三代每歲別祭之儀而非本朝三年合祭之禮其說初無它義惟有始非求神以類之意一句遂於四年有

旨北郊親祠並依南郊仍修上公攝事之儀六年南郊遂罷合祭而北郊之祀迄今不舉其議始於黄履而成於張璪先帝重違羣臣俛而從之耳伏惟皇帝陛下踐祚臨祭於今八年旣已再見昊天而未始一見皇地事天而遺地有事父而遺母之嫌推之人情神意不遠故中外有識之士咸願復舉祖宗故事合祭天地從以百神以迓無疆之休以解天下之惑願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深惟祖宗因時施宜之意毋徇諸儒執禮拘文之說斷自聖意舉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元祐會計錄叙 此本有六篇時與人分撰後又不果用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幷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逡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譔錄元和國計幷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

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畜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賦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以畜金幣爲殄虜之費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眞宗繼之

懷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集禧景靈之功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與遂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閒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復汰加以宗子蕃衍充

牣宮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強兵富國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此國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

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計會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它書以備覽觀焉臣謹叙

收支叙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九年之蓄可跂而待也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四十八萬（除米鹽錢後得此數）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浙諸路未破應在及緒絲得此數）紬絹以匹計者一百五十一萬而其出之多其十七萬穀以石計者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者七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然則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之一歲之出矣故凡國之經費

折長補短常患不足小有非常之用有司輒求之朝廷待內藏米鹽而後足臣身典大計以為是逾歲月可也數歲之後將有不勝其憂者矣是以輒嘗推原其故方今禁中奉養有度金玉錦繡不逾其舊宮室不修犬馬不玩有司循守法制謹視出入之節未嘗有失也而其弊安在天下久安物盛而用廣亦理之常也顧所以處之如何耳臣請歷舉其數宗室之衆皇祐節度三人今為九人矣兩使留後一人今為八人矣觀察使一人今為十五人矣防禦使四人今為四十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緑諸曹郎中）今為二百三十人矣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矣（景德為員外郎）今為六百九十五人矣承議郎一百二十七人（景德中為博士）今為三百六十九人矣奉議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為三丞）今為四百三十一人矣諸司使二十七人今為二百六十八人矣副使六十一人今為一千一百一十人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今為一千三百二十二人矣侍禁三百一十六人今為二千一百一十七人矣三班之吏六十人今為一百七十二人矣其餘以類推臣不敢遍舉也昔者郎止前行卿有定員今之大夫朝議皆無限法尚書侍郎歷改三曹而今之正議銀青

合歸一官秩併增不知其義夫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室官之吏衆可以禮法節也宗祖之世士之始有常秩者族闕則補否則循資已矣不妄授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復推恩袒免之內以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為之將以為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況於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勢既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積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

實疑之誠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爲之節文使見任者無損而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賈誼言諸侯之變以謂失今不治必爲痼疾今臣亦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也

民賦叙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爲言而爲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爲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熙寧

之初爲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贅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劍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爲保馬之法使民許産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閲視可否權在醫駔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戸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爲姦請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産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

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戸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稅少而田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畝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決私隱崇告訐以實

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虛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歛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爲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强校之民數之戰陣以衞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爲理償還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

靜不撓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貸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爲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爲後世好名者之戒矣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綱運小者治廚傳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倉官縣吏之所誅求仰以爲生者先帝深究其病籍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顧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苛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取寬剩之積而民始困弊不堪其生矣今二聖鑒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旣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顧之中推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即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籍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欒城後集卷第十五

欒城後集卷第十六

兄除翰林承旨乞外任劄子四首

臣伏見兄軾近除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以臣備位執政不敢復居要職比雖受命仍奏乞候過坤成上壽再乞外任伏念臣頃蒙誤恩擢居丞轄才微德薄常有負乘致寇之憂但以遭逢聖明恩德深厚未之所報不敢求去今者乃以忝冒之故伏致兄軾逡巡退避不敢安職於臣私情莫遑寧處況兄軾才高行備過臣遠甚不唯衆所共知抑亦聖鑒所亮蓋臣自蒙擢用今將半年雖日夜勉勵終無所補若使兄

軾得安處侍從論思講讀正其所長未必無補於聖德也故臣以謂陛下只可使弟避兄不可使兄避弟只可使不肖避賢不可使賢避不肖區區愚懇竭盡於此伏乞聖慈察臣深心除臣一郡上以全朝廷之公道下以伸兄弟之私義臣不勝至願冒昧自陳取進止

貼黃臣自聞兄軾相次到闕即欲上章避位意謂恐涉援引兄軾之嫌今者竊覩朝廷擢用兄軾首冠禁林經筵眷遇之意可謂至重榮名厚祿亦云極矣雖愚無知豈敢更有僥倖無厭之望臣以此不敢復避小嫌今兄軾不安其職伏乞聖慈體察早賜施行

第二

臣竊以君臣之間譬如父子中有所懷不當不盡臣近以兄軾爲臣備位省轄不敢安職援引故事力求補外臣內緣長少之義外量賢愚之分冒瀆聖聰欲求一郡以厭公義今月十二日面被德音以臣與軾既非同官不須回避臣退而思念聖恩隆厚不以兄弟並處要劇爲嫌略去形迹責之實效臣等雖復捐

軀何以爲報然而兄弟孤遠愚拙寡援前後進用皆出聖造臣既預聞國政兄復首冠侍從一家寵榮朝臣未見其比若不知退避下則羣言可謂上則陰譴可虞既兄弟未可並退而臣自知才氣學術皆不如兄是以自求引去意欲使軾稍安於位竭力圖報庶幾有補於國而無害於家耳區區之誠非復矯飾伏乞指揮檢會前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第三

臣忝備執政無補萬一而兄軾自外召還以臣故不敢安處要近力求補外臣比以長少之宜能否之分

再歷肝膽乞守郡自効以安私義皆面蒙聖訓不允所請雖再三干冒已不容誅而區區寸誠終不可已特以坤成在近臣子皆得上千萬歲壽況臣遭逢恩寵倍常是以未敢復有所請欲俟過聖節即伸前懇伏乞聖慈特賜鑒察取進止

第四

臣伏以兄軾近自杭州召還爲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以臣備位政府避嫌請外臣亦再上章自陳以謂朝廷若以長幼論之則當使弟避兄若以才否論之則當使臣避軾事理至順意必見從而志淺言輕不

蒙聽察兄軾近已蒙恩除知潁州雖聖恩深厚曲遂其請而緣臣忝冒致之外徙不惟私意有所未順質之公議尤曰非宜況臣供職以來於今半年雖勉強自將而毫髮無補久妨賢路心自不遑欲乞聖慈諒臣誠心非有矯飾特除臣一郡以安愚衷干冒宸嚴不勝戰汗隕越之至取進止

舉王鞏乞外任劄子五首

臣伏見御史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言臣前任中憲日舉王鞏不當臣伏自念臣昔薦鞏本緣方今人物衰少惜其才有可採謂宜洗濯瑕疵稍加錄用朝廷因此過聽除鞏大藩臣雖無欺君之言終有輕舉之罪人言不已情實難安伏乞聖慈速正典刑以弭羣議取進止

第二

臣昨以鄭雍楊畏言臣薦王鞏不當奏乞速正典刑以弭羣議尋復見諫官虞策與臺官安鼎亦論此事內虞策所言與鄭雍楊畏不甚相遠惟有安鼎謂臣欺罔詐謬機械深巧不速譴責恐臣挾朋誕謾日滋日橫信如鼎言則臣死有餘責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今臣既以舉官不當乞行朝典不敢復與鼎辨別曲

直然鼎頃與趙君錫賈易等同構飛語誣罔臣兄軾以惡逆之罪嘗與君錫等同上殿奏對上賴聖鑒照察知其挾情虛妄君錫與易即時降黜惟鼎今在言路是以盡力攻臣無所不至朝廷若不逐臣鼎必不肯已伏乞聖慈憫臣孤立無援早賜責降使鼎私意得伸不復煩瀆聖聽則臣死生幸甚臣謹已家居待罪伏乞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本欲候二十二日奏事面陳家居待罪之意但以鼎攻臣甚急若不早自引避恐再以惡言見及伏乞聖慈體察

第三

臣適蒙恩押赴起居奏事尋面奏以臺諫有言理合回避乞除外任以安危迹蒙德音宣諭臺諫所言止是舉官不當一事令臣具爲朝廷安心供職臣仰服聖恩察臣無他過惡便合祗稟訓詞不當再有陳請然臣備位執政而舉非其人國有成法在臣則當奉法以率衆於朝廷則不宜曲法以私臣況臣比年以來再任言責每有論奏不敢觀望以此仇怨滿前孤立寡援每一念此不寒而慄雖無人言自當引去今羣言未已其鋒可畏若不蒙聖恩諒臣此心許臣補

外實恐橫被攻擊立見顛隮臣已不敢復入東府見在天壽院聽候指揮伏乞聖慈愍臣窮迫早賜施行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屛營之至取進止

第四

臣今日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不允陳乞外任詔書一道仍傳宣聖旨令臣早赴省供職者孤危之迹以外爲安保全之恩留而不遣仰荷眷獎惟知感泣然念臣兩任臺諫因緣言事仇怨甚多今輕舉之罪雖蒙寬貸終恐難以自安伏乞聖慈察臣危懇檢會前奏早賜開許再三干瀆天聽無任惶懼戰慄之至取進止

第五

臣今月二十五日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詔書仍傳聖旨令臣赴省供職愚直寡助朝多仇怨尋具劄子復申前請臣之愚意非止欲求安身蓋將稍息煩言免致上瀆天聽俯伏俟命今已三日未聞報可憂懼實深尚冀聖慈察其孤慄畏人之心恕其再三冒聞之罪檢會累奏早賜施行則臣死生幸甚取進止

乞賜張宣徽謚劄子一首

臣伏見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贈司空張方平始

以博學高文名冠多士終以中立不倚望重累朝練達政體信虛發遭遇聖明眷禮隆異每用其輒言效見當世其所不用皆有驗於後當熙寧變法之際與大臣議論不合引就外補年方七十懇請致仕杜門不出十有餘年觀其始終動合典禮有古人大節然性本渾朴不近名譽臨終戒其子孫不許請謚立碑士大夫聞之莫不嘆息臣昔少年識方平於成都一見以忠義相勉其後兩從奏辟分兼師友竊以謂約身殺禮雖人臣執謙之美而謚行易名本人君追遠之義況自方平之亡臣親聞德音許其忠直竊見故

事臣寮之家有不乞謚者皆因奏請特詔禮官定議
以示褒勸伏乞聖慈以臣此奏降付太常寺於其家
取索行狀依例施行取進止
貼黃本朝翰林侍讀學士承旨兵部侍郎燕
祕書監贈太子太師楊徽之翰林學士承旨
工部尚書宋祁此二人身亡皆不請謚其後
參知政事宋綬爲徽之請謚曰文莊翰林學
士承旨張方平爲祁請謚曰景文伏乞付有
司檢會施行

立皇后制書劄子一首

臣昨日竊聽制書伏承太皇太后陛下（上皇帝云皇帝陛下奉承）
聽公選賢淑下逮側微明建中宮以助內治羣臣在
位無不忻歡臣每因進見備聞德音知采擇之艱前
後經涉二歲所訪何止百家逮茲成命聖心勤止臣
今日偶以在告不獲隨衆面致懇誠不勝區區激切
惶恐之至

論黃河軟堰劄子一首（申三省狀附）

臣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預進呈公事竊見三省同奏
聖旨北流軟堰依都水監所奏候下手日光將檢計
到功料奏取指揮竊緣臣從來都堂聚議常以謂軟
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明蓋東流本人力所開闊
止百餘步冬月河流斷絕故軟堰可爲今北流既是
大河正溜比之東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
軟堰何由能立蓋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爲名實作硬
堰陰爲回河之計耳朝廷既已覺其意則軟堰之請
不宜復從昨已於正月二十八日面奏大略以謂昔
先帝因河決導之北流已得水性惟隄防未立每歲
不免決溢之患蓋小小決溢是黃河常事本不爲大
害而數年前朝廷議欲回河王孝先吳安持等因此
橫生河事昔北京以南黃河西岸有閻村等三河門

過河水決溢即開此三門放水西行空地至北京之
北却合入大河故北京坐象無大危急只自建議向
河先塞此三門又於西隄作鋸牙馬頭約水東流直
過北京之上故北京連年告急緣此水勢趴東故去
年東流遂多於昔由此言之分流之說非徒無利實
亦有害也何者每年秋水泛漲分入兩流一時之間
稍免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即生淤既分
爲二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已見淤塞此分水之害
也然將來漲水之後河流東北蓋未可知臣等昨問
吳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安知今年河水不

自此太皇太后宣諭曰水官尚如此言餘人更安敢保臣又奏曰昨來安持等因河流稍東乞於東流添埽五七緷稱此機會不可少緩臣等恐安持意欲因此指揮多添埽緷塹過北流不爲穩便卽乞指揮所增埽不得過元乞數然時方河水埽緷皆不到地所稱機會悉是妄言安持等既未得如意卽又奏乞此流河門只留一百五十步蓋北流河門本闊三百餘步今若塞其太半河流既未可保其不北若使所塞堅壯不可動搖則漲水咽怒必爲上流之患京師以來皆未免憂也若所塞浮虛漲水一至隨流蕩去人

工物料無慮數百萬頃刻而盡民之膏血深可痛惜然臣愚意亦非敢便謂河水必北而不東也但欲候今年夏秋漲水之來徐觀河勢所向水若全東則北流不塞自當淤斷水若復北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朝廷作事務在萬全若行險儌倖萬一成功此則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也安持等既見前計不行則又要横截北流以爲軟堰見今北流稍緩安持等奏恐因此生淤故立此堰然却因作堰欲盡留使臣人工物料積漸增卑擦淺卽是用河上諸埽人力般土塡河數月之後積土成山不與知見今河淤孰爲多少名欲分水實是同河決不可許臣欲乞先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流所向及土堰若成有無塡塞河道致將來之患然後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太皇太后曰水官備不能保河之東北時暫遣使又安能知且可重別商量臣奏曰臣迫於異同之論故乞遣官若出自聖斷只朝廷商量亦無不可太皇太后又曰縱令水官結罪待其敗事然後施行於事何補臣奏曰誠如聖旨昔修六塔河先責李仲昌狀其功不成隨卽貶降此是富弼等當時謬政不足復用今來聖旨極爲允當臣退復思之嘗聞頃歲北流河門闊十餘里水

面闊七八里今來河門止闊三百餘步蓋水官數年以來堙塞大河一至於此使洪流不安誰任其咎又東流河門止闊百餘步每年漲水東行已有滿溢之懼今復欲併入北流理難包畜遂指揮中書工房令作畫一問都水監至今未有回報朝廷欲作軟堰當候問得此二事委無妨礙有實及臣等看詳實有利無害乃可施行若不待報遽降依奏指揮必恐有悞國事雖云先具功料奏取指揮然已令依奏下手則是邪說已行必致驚動叅聽且貽後患伏乞聖慈特賜詳察降此議付三省所有入日指揮乞未行下候

臣叅假商量取旨河事至重措置不當一方生靈被
害非細臣時暫在告心有所見不敢默已干冒天威
并俟誅譴取進止

工房畫

一勘會北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闊幾里水面闊幾
里逐年開排直至去年只闊三百二十步有
何緣故

一勘會東流河門見今闊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
面南北闊幾里南面有無堤岸北京順水堤
不沒者幾尺今來北流若果淤斷將來漲水

東行係併合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
盡

貼黃看詳軟堰之義吳安持等本只是奏乞
令外丞司相度北流水勢如更有減落即令
用軟堰權閉元未敢便乞下手今朝廷指揮
更不相度便令下手即依奏之言深爲未當
蓋將來敗事安持等得以歸過朝廷尤爲不
便臣忝預執政只合每事反覆商量不當獨
入文字只爲此命一行臣自度忝假之後必
不敢不爭已行之命顯異同之迹非所以示
天下故須至密入此疏仍乞一面密中三省
乞未施行

論軟堰申三省狀

右轍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預進呈公事竊見中書省
錄黃北流軟堰事三省同奉聖旨依都水監北外都
水丞司所奏候下手日先將檢計到功料奏取指揮
竊緣轍從來於都堂商量以謂軟堰不可施於北流
利害甚明兼曾於正月二十八日面奏蒙聖旨令別
其商議聞奏今來八日指揮愚意實未以爲然況轍
時暫在告心知不便難以緘默已別具論奏謹具申

三省所有八日指揮乞未行下工部俟忝假日更別
商量取旨謹狀

論御試策題劄子二首

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
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
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牢於父子之恩不復深
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
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爲悅
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
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變者矣臣請

為陛下指陳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折西戎之狂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之困其微至於設抵當賣熟藥凡如此類皆先帝之聖謨廟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如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而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昔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賦匱

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平準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豈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為天書之說章獻明肅太后臨御覽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亦絕口不言天下至今韙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計創濮廟之議朝廷為之洶洶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靖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事有不可不以廟社為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真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詞則大事去矣臣不勝憂國之心冒犯天威伏俟譴責取進止

第二

臣近以御試策題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尋具劄子論先帝所行善政見今遵行者自已非一其間

事有過差元祐以來隨宜修改以安天下者正是子孫孝敬之義未審陛下以臣言為然否然臣竊觀自陛下親政於今已是半年臣等日侍清光若聖意誠謂先帝舊政有不合改更自當宣諭臣等令商議措置合自宰臣以下未嘗略聞此言而忽因策問進士宣露密旨中外聞者莫不驚怪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為子弟有不預知而亟與行路謀之可乎臣聞兩喜必有溢美之言兩怒必有溢惡之言喜怒不忘於心而以議天下之政必有過甚而不平者朝廷雖有今昔之異其實一家欲有所為當愛惜事體豈可如

仇讎之相及惟患不速也哉須其元祐初匕議改更亦未免此病故役法一事隨改隨復數年而後稍定臣於此時初為諫官後為御史每言差役不可盡行而河流不可強退上下顧望終不盡從陛下以此察之臣非私元祐之政也蓋知事出忽遽則民受其病耳議者誠謂元豐之事有可復行而元祐之政有所未便臣願陛下明詔臣等公共商議見其可而後行審其失而後罷深以生民社稷為意勿為此忽匕則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貼黃臣竊見章惇昔任樞密使與司馬光爭

論役法其言有曰免役之法利害相雜又曰見行役法今日自合改更又曰自行免役所遣使者不能體先帝愛民之意差役舊害雖已盡去而免役新害隨而復生今日正是更張修完之時又曰凡改更政事固有不可緩者有可以緩者如京東西保馬緩一日則民間有一日之害此不可緩者也如後法歲月之間改更了當誠不為緩陛下謂惇豈欲破壞元豐故事者哉而言猶若此則元祐改更誠不為過矣

待罪劄子一首

臣以愚拙特蒙聖恩擢用不次備位政府已及三年報效不聞負乘為罪前後累致煩言瀆天聽孤危之迹寢食不遑秪自去秋以來紛紜少止欲祈天請命力求補外適以東朝變故不敢自陳今者偶因政事懷有所見輒欲傾盡以報知遇而天資闇冥不達機務論事失當冒犯天威不敢自安謹以還入觀音院待罪伏乞聖慈察臣久欲退避以免素餐之譏憐臣不識忌諱出於至愚之性少寬刑誅特賜屏逐以允公議臣無任瞻天瀝懇戰懼殞越之至取進止

欒城後集卷第十六

元祐七年生日謝表二首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麪者與聞幾政每懷尸祿之憂特及初生曲蒙好賜之厚使華臨賞親族增榮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臣念起自畎畝之微貧無甔石之積永念屬厭之戒曾無求飽之心迨玷近班適緣乏使不稱是懼如醉其憂豈意生育之期復煩慶賜之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政本於惠禮從其隆萬物盛多如魚麗之時群臣和樂有鹿鳴之喜斥餘牽以爲饋助燕

私而不忘自顧何功敢竊大烹之養誓將圖報少逃素食之譏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麪者孤矢之祥求記於生育廡庇之賜曲被於涣恩祇荷寵靈豈勝愧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少方志學曾蓼莪之莫詠長欲事親愧旨甘之不贍雖居近列之寵常懷罔極之悲顧乏遠謀徒叨亟饋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約於奉己侈在養賢躬周公吐餔之勞服大禹惡酒之戒特推觴豆之賜以助室家之私敢不下酌民言助調國政庶無覆餗之患以圖報德之方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物記

臣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麪者伏以文昌冊經生育荐蒙慶賜之典仰承慈惠之風食浮於人念素餐之可愧任過其量無令德之足觀欲報之心未知所措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元祐八年生日謝表二首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麪者若逢誕日泣親養之無從賜出天廚愧君恩之莫報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生於窮陋晚被寵榮粗飯垢衣未改生平之舊嘉肴旨酒每驚日食之豐復緣載育之辰曲霈駢蕃之典室家交慶心口自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儉以約身優於養士勑廩人而繼粟閔楊父之覗盛力行舊章以惠列辟德非易物澤配洊泉矧兹異數之隆非復周行之比食無遊雖敢忘臣子之心志在屬厭更誦古人

之戒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轍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麪有惠以饑牽示同安於飽滿繼之麴糵思共享於和平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生自寒鄉幼被慈訓父篤教忠之義母有擇鄰之風孤苦積年衰羸無用每逢生日私竊疚懷敢期老病之餘復霑好賜之末既醉且飽燕喜與悲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知臣下之劬勞散廩庖之充積謂漿或不以而問稚作剌食每無餘而泰風變衰需爲大烹度

越前世蓋視如手足俾知體貌之隆况門有桑蓬本效馳驅之用欲圖報德誓以移忠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劄記

臣伏蒙聖慈之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麪者任蒙寄任空閑歲時每遇初生輒被好賜醉酒飽德雖喜太平之風嗚野食苹未長盡心之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屛營之至

謝門下侍郎劄子一首

臣竊覩今月內降聖旨臣轄官除門下侍郎伏以執政近臣預聞國論可用才衆難以次遷苟以先後歲月爲倫必致忝冒况淪之議况臣頃由縣道擢寘從官首尾七年歷盡華貫遽居丞轄之地訖無絲髮之功黽勉逾年慙負塡膺敢期聖眷未已擢任愈隆臣反覆思之始者旣以不次度越衆賢今者又因見任遷貳元宰前後僥倖豈可常然苟復冒居出納之司不知進退之分公論不允必致顚隮况臣久以愚拙謏蒙矜閔幸今命出未下勢尚可回伏乞聖恩念臣孤危非有矯飾特寢明命以安微衷臣無任祈天俟

命激切屛營之至取進止

免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告命蒙恩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者久塵右轄無補於時進貳東臺有慙在列言莫宣於誠意聽未感於高明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頃以虛名誤蒙收錄旋塵近侍非有勞能咀噍文詞本腐儒之事業彈治邪枉犯衆口之憎嫌及夫進貳文昌日侍軒闥隨衆出入得失何補於萬幾奉行文書勉強自懟者期歲此則聖主之所親見孤臣之所自知豈待人言難逃天鑒敢謂超升累級復進

崇階雖用負乘行自招於寇盜未嘗素食何取於
鵜貊伏望太皇太后陛下因功以舉賢選衆以拔士
釆其譽者必考其實聽其言者皆原其心如臣空疎
自難隱伏特追成命以慰公言使聖朝無失於用人
則臣愚若蒙於厚賜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
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臣轍言伏奉告命蒙恩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
者喉吻之任密侍於禁中綸綍之行風傳於海內苟
用人之失當於累上以非輕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
首伏念臣西南陋儒境文樸學非有過人之大節惟

守事君之小心無其實不敢居其名非其任不敢竊
其祿任歷三世年逾半生奉以周旋未始失墜今者
乃欲以尋尺之材居棟梁之任以斗升之量受鍾庾
之藏雖欲欺君且非本志矧復躐等超累級之上遷
秩非舊比之常靖言以思未見其可伏望皇帝陛下
因任授物照臨百官短長各盡其宜大小無失所養
必其力有餘而後用則其任逾久而常新抑將多士
皆賴以安豈惟微臣獨被其賜愚衷已竭天聽尚回
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謝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制命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再具
詞免蒙降批答不許仍斷來章者黃閣之崇推賢是
用四品之貴匪功弗加自慙迂拙之餘併荷寵先之
及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政
由家出德與性成盡心與民雖萬鍾無愛於國絜身
由義雖一毫未嘗取人惟至清故大臣小吏不察而
盡知惟至公故貴戚近習不戒而自飭臣每因雙日
獲覩清光嘗恐病癃不中於規模固陋難逃於水鑑
方欲仰于聰聽少避衆賢敢謂未見瑕疵尚加進擢

豈以其拙直無欺罔之過而遲鈍少狂躁之心致此
誤恩濫於末品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人非求備
志在養賢將欲因鮑以致管生尊隗以招樂子援十
亂五人之用累百求一鶚之精廣而不遺多故致雜
臣敢不仰體聖意旁求哲人既以寬羇旅之久勞亦
以救空疎之不逮逐此以往未知所裁臣無任感天
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轍言伏奉制命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再具
詞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掌轄逾年何補六

曹之劇納言罝貳仍忝一階之崇雖曰次遷要爲非據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臣之事君理先審己器小受大有滿溢之禍力薄負重有顛覆之虞臣世本寒微技止文墨向者翱翔翰苑才殫於書詔之間總執壹綱力盡於議論之際至於忝陪大政實匪其人久爾冒居日深愧畏未能謀遠常恐見譏於匹夫有若發蒙何以折衝於下國方知難而欲退偶進擢之非常貪戀恩榮已乖行意之義顧瞻中外豈無潛德之人徒以天聰甚高異命已發循墻雖切反汗無緣上累朝廷知人之明下愧朋友責善之實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游神淵默灼見羣臣之情運智容微陰扶聖母之斷人惟求舊德用日新念臣嘉祐之直言仕亦既久識臣建元之司諫心則無邪忘其鄙凡日加親近身非木石猶有圖報之心恩隆父兄當騐服勤之效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進郊祀慶成詩狀一首

右臣伏覩今月十四日親饗郊廟禮成肆赦者恭以莫大之儀成於一日無窮之澤施及四方歡聲所同和氣畢應伏惟皇帝陛下奉烈祖之成憲蹈文母之訓言臨御七年慎守一德人服孝慈之化物知仁厚之心神祇降休麥禾若熟長日既至舊章不忘以爲冊享明堂未暇圜丘之大祀躬調皇地久稽先帝之遺言惕然不寧述而非作是用修合祭之舊補不講之文人情所安神意昭荅況復肆眚之令一寬於宣頒已責之恩大弛於纍縶施仁於不報之地收福於無求之中臣每侍清光畧聞大旨勉強吟味形容盛明愧周頌二后之精深乏唐賦三禮之廣麗圖寫天日自知難成開雜風謠猶或有取謹賦皇帝郊祀慶成詩一首謹繕寫隨狀上進輕冒宸嚴臣無任慚懼激切之至謹進

免南郊加恩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告命以郊祀禮畢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者幸以空疎獲陪元祀敢祈恩霈下逮無功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以三年而郊百禮咸至上則六聖德澤洋溢於無盡下則四方奔走勞苦而不辭鳩工聚財講禮修器經涉累歲克舉舊儀斯皆恭儉足以感神仁聖足以服衆故得事舉如素禮成不違其於左右之臣豈有纖芥之助今當宁之美以譙而弗居相祀之勞雖微

而咸録苟不知避將何以安伏望太皇太后陛下上屈至恩俛從私欲使無勞者不得受賜而辭寵者獲遂本心體天地無私之明厲臣下有耻之節聰聽雖遠懇誠必聞臣無任祈天㦤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轍言伏奉告命以郊祀禮畢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者叨陪祀事已極忻榮貪冒寵光實增愧畏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以皇帝陛下紹統六聖臨政七年愛敬盡於事親故道要而用博繹始念於典學故德修而弗知間者

稽參古今並享天地人情既協神理弗違月㫝以還雨雪猶作齋宿之際風霾未除及夫晝漏盡而天宇霽清月幾望而雲物晏爍執玉而進如將弗勝受福以歸謙不自有衆庶知堵歡欣一詞此則聖性得於自然臣下望而莫及曾何誤寵横及無勞伏望皇帝陛下徇固請之誠収已行之命福胙既均於在列名器豈宜以假人益慎予奪之權深厲廉耻之節耿然徹聽冀在必從臣無任祈天㦤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南郊加恩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告命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尋具表辭免蒙降批答不許仍斷來章者元祀告成靈貺昭答推廣乾坤之施普霑臣子之私顧惟何勞竊冒斯寵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母儀三世坤載四方享天下之養而非以厚其身攬天下之務而非以私其族培附帝業保佑神孫譬如農夫之養苗耘鉏以俟其長玉人之作器琢磨而望其成厲之以講學之勤示之以聽斷之敏尊之事天而天錫之福訓之祀地而地應以和凡下民所以知戴吾君皆東朝有以啓迪

其意如臣等蠻絶企光塵雖復因時以舉儀祇令以從事忝備羽衛進執豆籩豈有勞能坐被光寵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因脤膰之餘慶録左右之微勤以謂承天之休不可以專享及物之恵不嫌於過優致此誤恩首霑近列辭避無所寢興莫遑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轍言伏奉告命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尋具表辭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祇相元祀徂免弗虔敢緣均福之常妄攄

及私之寵重紆訓語秪益兢慚臣轍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恭惟郊廟之崇祖宗所敬先之以寛刑薄歛使
民罔艱虞副之以絜粢碩牲使神無恫怨民神胥協
家國用寧顧臣何人預聞庶政務民之意詔令具存
事神人誠威儀可效乃者密侍旒冕手薦璧琮晬容
穆然而祗畏之心明羣工肅然而異敬之意息聽於
輿人之誦知有列聖之風臣目覩盛儀無周南之嘆
位在近列有粃前之譏首被恩私實增戰越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體二儀之博施襲累聖之成規霈然雨
露之私無復賢愚之間勲封之錫深愧於勞臣田邑

之加幾至於成國功無毫髮恩積丘山臣無任感天
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謹言

欒城後集卷第十七

欒城後集卷第十八

表疏一十九首

汝州謝上表一首

臣轍言伏奉告命差知汝州軍州事臣已於四月二
十一日到任上訖者論事非宜本虞於大譴承命出
守猶荷於寛恩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性
本迂愚學非練達頃值時來之始偶同彙進之餘由
一邑之棲遲歷九年之僥倖遍塵侍從未聞毫髮之
勞久處廟堂滋見斗筲之陋疎拙日慙於君父滿盈
每誚於友朋貪戀寵光不知引避愚而自用言之不

疑寡慮直前初獨任其狂斐于時妄作信自取於顛
隮尚賴深仁黜臨善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舜相
受常懷善繼之心父母兼容崇照不遺之實稍寛憲
法特許省循收去幹之冤雖知甚幸若喪家之犬私
竊自憐恐懼未忘寢興何暇有民與社求知愧於明
時使過與愚冀或收於異日臣無任瞻天荷聖惶懼
戰越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謹言

分司南京到筠州謝表一首

臣轍言臣前得罪蒙恩落職知汝州六月十二日再

被告降三官知袁州郎治陛行趨陳留具舟赴任九月十日行至江州彭澤縣界復被告降授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尋拜受前行於九月二十五日至筠州居住訖者愚守一心漫無趨避歲更三黜始悟愆尤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傳樸學任偶聖時本無意於功名徒自勤於翰墨因時乏使亟塵言事之班竊食無功復預聞政之列幾經九歲遍歷要塗人心忌其超遷天意惡其盈滿捫心自省事猶可追任意直前罪所從出惟闇故不明利害惟拙故不達幾微以至罪積如山命輕若髮薦經彈擊

雖九死以猶輕黜守幽遐累千里而爲近今兹責分留務棄置陋邦不親吏民許追思其過咎稍霑祿秩俾粗免於飢寒人微固無可言恩深繼之以泣自違天日分委泥塗朝爲無言恩出獨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廣覆配地無容雖雷霆之震驚與雪霜之嚴冽未始絕物之命要在厚民之生故兹賤微猶得陳述臣自處本復何言顧惟兄弟二人迭相須爲性命江嶺異域恐遂隔於存亡況復墳墓闊疏父子離散若臣家之憂患實今世之孤窮瑣言思之誰可告著惟有自投於君父庶幾有冀於生全泣血書詞叩闕仰訴生有捐軀之日死存結草之誠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明堂賀表一首

臣轍言伏覩今月十九日赦書明堂禮畢大赦天下者饗帝尊親古今之大典推恩肆眚天地之至仁舉此盛儀併在今日臣轍誠懽誠忭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以仁御世以誠事天乾清坤寧兵戢民阜人悅故神罔不宥物備故禮得以成一享圜丘三謁路寢誠敬之心與日兼茂覆大之澤靡物不蒙能事既

修全福自至方將享堯舜之上壽隮成康之令名民願所同天心是若臣頃侍帷幄稍歷歲時譴責之深坐甘沒齒江湖之遠猶冀首丘久蟄泥塗聞震雷而揚若深因龍檻得清風而自疑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轍誠懽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雷州謝表一首

臣轍言臣先蒙恩責降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於今年閏二月內又蒙恩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已於今月五日至貶所訖者謫居江外已閱三年再斥海濱

通行萬里罪名既重威命猶寬臣轍誠惶誠懼頓首
頓首伏念臣性本朴愚老益頑鄙連年驟進不知盈
滿之爲災臨出妄言未悟顚危之已至命微如髮纍
積成山比者水陸奔馳霧雨烝濕血屬星散皮骨僅
存身錮陋邦地窮南服夷言莫辨海氣常昏出有踐
蛇茹蠱之憂處有陽淫陰伏之病艱虞所迫性命豈
常念咎之餘待盡而已伏惟皇帝陛下仁齊堯舜政
述祖宗日月之明無幽不燭天地之施有生共霑憐
臣草木之微念臣犬馬之舊未忍視其殞斃猶從許
以生全臣雖棄捐尚識恩造知殺身之何補但沒齒

以無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移岳州謝狀一首

得罪南遷於今七歲投竄嶺表又已四年瘴癘所侵
僅存皮骨親屬淪喪生意幾盡自分必死荒徼不復
歸見中原豈意聖神御極恩貸深廣不遺舊物尚許
北還元子赦書重加開宥事出特旨恩實再生臣見
具舟前往自爾稍近華風遂脫瘴死君恩至厚力報
無由臣無任云云

復官宮觀謝表一首

臣轍言昨於虔州准告授臣濠州團練副使岳州居
住臣尋乘船至鄂州復准告授臣太中大夫提舉鳳
翔府上清太平宮外州軍任便居住臣已望闕祇受
訖者謫徙南方自分必死恩移近地已苦再生復玆
舊秩之還仍領眞祠之秘居從私欲感極涕零臣轍
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稟生甚微處世多難反
身自省本欲忠孝於君親報國何功祖免愧畏於俯
仰徒以氷炭難於同器仇怨因而滿前被以惡名指
爲私黨將杜其生還之路遂立爲不赦之文前後三
遷奔馳萬里瘴癘纏繞骨肉喪亡聞者爲臣傷心見

者爲臣隕涕雖百夫所聚公議自明而衆楚相咻有
口誰訴此者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地之造坦然無私
奮堯舜之明斷然有作自初踐阼卽聞德音內推聖
母之慈仁外照羣臣之情僞荐垂恩宥至於再三春
雷發聲蟄戶咸震臣得以還莫復覩盛明頃嘗卜居
潁稹之間粗有伏臘之備杜門可以卒歲蔬食可以
終身生當擊壤以詠聖功死當結草以效誠節至於
陰陽之施草木何酬臣無任瞻望闕庭披瀝肝膽激
切屛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懼頓首
頓首謹言

南郊賀表一首

臣轍言伏覩今月二十三日皇帝親饗圜丘禮成肆赦者臨御再朞初見上帝神人交感德澤旁周臣轍誠懽誠忭頓首頓首伏以本朝六代八聖承平之久曠古所未聞三年一郊極盛之儀有唐之成法因四海來祭之廣成百神受職之文推演神休肆宥多辟恭惟皇帝陛下體天地之大德性堯舜之深仁受命之符本繇斯致御世之道亦由是隆復因行禮之終益廣好生之澤臣頃斥居荒服豈意生還今容遁邦畿亟聞敦命造庭稱慶雖絕望於餘生鼓腹載歌竊

有幸於今日臣無任瞻天望聖踴躍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轍誠懽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降朝請大夫謝表一首

臣轍言伏奉告降授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差遣勳封食實封如故者罪大恩寬言者未厭官高德薄法所不容尚領真祠實出寬憲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塵近列無補明時下則拙於身謀上則闇於國體先朝矜其愚陋宥以遐荒前後七年浮沉萬死偶真人之御歷敷大號以惟新普復舊官亟叨厚祿然臣年迫衰暮知復何為身利退藏願未敢請因循於此遥俛自慙雖復追削者五官仍且復於安閑局涵恩至厚為幸已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堯舜之仁行成康之政衰未忘於舊物恩許畢其餘生臣謹當杜門躬耕沒齒蔬食知生成之難報姑靜默以待終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復墳寺表一首

臣轍言准頴昌府牒准御筆手詔節文應係籍宰執墳寺昨經改正任並給還者名書罪籍慙負明時恩念私堂特還舊刹九泉受賜荒隴生光臣轍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以空疎叨居近密始終無補愚不自量恩禮誤加驟及既往一被黨人之目上遺先臣之憂舊恩已移沒齒何覬豈謂詔恩一出故物復還丘壠絕芻牧之虞松檟變燋枯之色骨肉感涕閭里咨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性仁無私聖孝不匱覽二帝初潛之地動一物失所之懷號令所加存沒感賴臣衰病已久報恩之日不長子孫在前竭忠之心未替過此以往無所裁之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復官表二首

屏居田里忽捧絲綸恩音非常驚喜交至臣中謝伏念臣向者叨塵名位自取顛隮亟蒙召歸即還舊物之厚中雖貶奪不失便地之安衰老之餘退藏爲幸閉門念咎既久謝於交游没齒無言蓋僅同於木石雖未即死豈復于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德日新仁心天覆躬受八寶推恩萬方朝陽一升雖幽咸照時雨既至靡物不蒙遂使死灰再然朽骨重肉顧臣筋骸已憊不任鞭策之施耳目俱昏絶望清明之化論報無日荷恩則深臣無任云云

誕膺八寶承天地之休連錫二階均雲雨之施恩深難報感極何言臣中謝伏念臣憂患餘生老病無至麽然雖久尚露品秩之餘奉養雖微更獲耕耘之助一毫以上皆出於君恩累歲偷安有慚於公議復叨寵數深愧無名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造曲成聖功獨運深憐枯槁重許發生示人以無私之心施德於不報之地臣雖頑鄙粗識恩私筋力已衰莫展驅馳之用忠誠尚在豈以生死而移臣無任云云

皇太后上僊慰表一首

臣轍言伏覩今月十四日大行皇太后遺誥至穎昌府者母儀淪喪率土震驚臣轍誠哀誠殞頓首頓首大行皇太后定策艱難之中力辭政務之要功存社稷德及生靈奉諱云初痛心罔極伏惟皇帝陛下方以天下爲養遽有終身之憂孝愛無隆哀慕日遠臣久居謫籍適此召還感恩至深奉慰無路臣無任瞻望闕庭哀慟殞越之至謹奉表陳慰以聞臣轍誠哀誠殞頓首頓首謹言

欽聖憲肅皇后祔廟慰表一首

臣轍言伏聞今月二十六日欽聖憲肅皇后神主祔廟禮畢者復土告終祔姑成禮悲動宸極痛徹寰瀛

臣哀誠頓首頓首欽聖憲肅皇后内治有光坤元至順方艱難之際好謀而成迨聽斷之餘退藏於密奄棄萬邦之養永嚴七世之祠伏惟皇帝陛下仁孝自天感慕踰等捨曾閔匹夫之志念文武創業之艱深抑誠心以幸天下臣限以在外不獲奔詣闕庭臣無任瞻望摧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慰以聞臣轍誠哀誠殞頓首頓首謹言

欽慈皇后祔廟慰表一首

臣轍言伏聞今月二十六日欽慈皇后神主祔廟禮畢者孝不及養永深敬愛之情禮極追崇亟成陵廟

之制臣轍誠哀誠殞頓首頓首欽慈皇后毓德仁里作嬪皇家蚤棄宮闈未逮福祿之盛禮誕育仁聖克復祖宗之舊章神人共依中外追感伏惟皇帝陛下孝恭成德思慕終身雖盡顯親之儀未忘念母之志中外瞻仰啓處不遑臣限以在外不獲奔詣闕庭臣無任瞻望攀慕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慰以聞臣轍誠哀誠殞頓首頓首謹言

大行太皇太后上僊功德疏一首

臣伏以道大難名本無心於民上功成即去空結想於人間贊罷褁脩襚陳禱祓敢薦竺文之祕少資天

福之餘大行太皇太后伏願乘佛妙因稱民善禱超升彼岸既資福於今生降澤斯民終未忘於故國臣無任瞻望涕泗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皇太后上僊功德疏一首

右臣伏以仙馭賓天聖功在物哀纏率土痛切遺臣伏惟大行皇太后祖烈崇高坤儀博厚定立長之大議宗社以安避成功而不居中外咸仰奄棄東朝之養倏起西方之遊易月有期因山非遠願假佛乘之妙少資净土之因超三界以無方福羣生於罔測臣無任瞻望涕泗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哲宗皇帝大祥功德疏一首

右臣伏以日月有期祥禫成禮甫終過隙滋極痛傷伏惟哲宗皇帝陛下臨御積年威神在物紹聖考之遺業啓華鄂之遠圖至矣成功盡然永慕爰假佛乘之妙少資仙馭之遊伏願追列聖於九霄齊光斗極福遠黎於四海等固山河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天寧聖節功德疏一首

臣伏以地厚天高取數固多於萬物堯仁舜孝降年獨永於百王理雖出乎自然事必從乎衆欲是用假

佛乘之至妙祝宸算之無疆皇帝陛下伏願追繼祖宗之隆度越漢唐之盛恭儉以永仁而仁至愷悌以祈福而福生兼後華夷之心大副臣民之望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東塋老翁井齋僧疏一首

降授朝請大夫護軍賜紫金魚袋蘇轍伏爲東塋老翁井近歲以來泉源耗竭人失烹飪田失灌種先塋攸託中情惕然今因姪孫新授廣都主簿元老西歸謹請戒律僧就墳側晨設齋轉經夜設水陸道場以祈冥應謹具疏如後

齋僧七人每僧各轉妙法蓮華經一部七卷設

水陸道場一夜

右伏以先君太子太師兆自東山躬卜靈宅泉出右麓流于西南旱暵不乾霖潦不溢實有常德紀于耆舊越自近歲漸致枯竭夫惟艮坎之德行止相孚山下出泉在易爲蒙蒙極必發失其常性厥咎在人轍以愚暗曩竊名位積譴致罰以累茲泉今者歸依佛乘救拔衆苦伏願道場清淨山神歡喜泉流濆發草木滋潤呂人蒙賜塋域增固伏乞三寶證知稽首謹疏

欒城後集卷第十八

欒城後集卷第十九

青詞十二首

京師一首

臣久以空疎預聞國政上愧天地下慙君父常願茂私以徇公損身以濟物而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事不稱心十常三四俯仰愧負朝夕不忘而復愚幼之年過咎未免長而知悔往不可追頃自十載以來心存至道清心寡欲僅乃少完浩如涉川未知攸濟敢以初生之日仰祈真聖之恩察其誠心祐以妙力令臣所志獲遂所學有成國以永寧身以長久臣不

勝大願頓首頓首謹詞

高安四首

伏以生於微賤性極冥頑叨冒國恩預聞政事才短德薄福過禍生任意直前不知罪譴之增積終年三黜遂涉江湖之嶮艱手足之親播遷瘴海父子之愛晋寓中原寄迹高安遠逢生日術者荐告厄運稍移仰叩天閽冀回聖造矜其愚而多慾察其中之無它赦宥往愆刊除罪籍俾我同氣俱復近郛苟獲閑地以偷安非復要途之敢望棲心澹泊粗成止欲之因畢老勤行竊冀長年之幸傾倒激切不知所裁臣無

任瞻天瀝懇惶恐戰越之至謹詞

伏以臣夫婦歸誠至道託迹塵寰自幼至今隨世所行豈免過咎況復近歲預聞國事福祿盈滿功行虧闕致此顛隮將發謫咎重以兄軾平生悻直仇怨滿前流竄海濱日虞瘴癘以至墳墓隔絕父子分離相望萬里患不相救今斥逐以來荐歷寒暑追惟既往非有邪慝憂患已深理或當復惟真聖慈閔與物無私庶幾北還近獲成命非徒有心於榮遇惟覬少獲於安全憐其虛心養氣之勤錫以問道逢師之幸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伏以謫居高安行將再歲杜門自省日懼禍災乃者火焚閭閻勢極熾猛風從北來正趨館舍治任挈族未知所適臨回火轉幸免焚爇向非神祇明察憐憫困窮則雖免灰燼之虞必有狼狽之患敢陳菲供少答靈貺伏願稍垂慶祐洗除宿殃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伏念本鄉遁義以任為家再謫高安累年于此以忠獲罪夫婦漂流携家不前男女離散宿有疾疢不甚康強飽暖安閒雖感恩於造物拘縻窘迫常興嘆於異鄉日留初生家陳薄供望三清而稽首仰衆聖以馳誠稍回恩光照此陰邪願涉新歲脫去宿殃移命增長骨肉和合悄悄誠意莫敢盡宣臣無任瞻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頓首頓首謹詞

龍川二首

伏念臣頃自甲戌之歲大運在酉命運相衝是歲生日之後自門下侍郎謫守汝州爾後四經流竄今在循州嶮阻厄窮何所不歷疾疢喪禍近復纏作雖邪正逆順天理難逃微生不幸適丁其會然術推陰命先凶後吉自始入運今已七年豈始迎其災而終亡其吉伏願俯念窮困稍垂寬宥覺悟朝廷解釋羅網

骨肉安樂相從北還區區寸誠願盡於此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伏念臣始自甲戌得罪於朝流竄南方於今七載再投嶺表亦又三年瘴毒所侵骨肉凋喪衣食所迫囊橐空虛脾肺冷洩藥石不效北歸無日老而益窮常懼寄死南荒末隔鄉井因上元之穀旦依道士之靈科稽首泥塗歸命仙聖一願養心煉氣日見成功積陰消散真陽充滿二願朝廷覺悟羅網解脫振衣北還躬耕為樂三願南北眷屬各保安寧北歸之時一一相見臣已身心自誓屏去邪淫等觀究觀普加慈

恕遇有方便知無不為或在廟堂或在田野並推此
心無有變易天地鬼神實聞此言雖生成之恩茲未
能報而螻蟻之志死且不渝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伏念臣頃自丁丑之春得罪朝廷流放海上是時舟
閤皁一首
過臨江近聽閤皁遥望玉笥誠心惕然徼福聖境願
得生還中原當就玆山恭陳薄供以答靈造今已蒙
恩授前件官岳州居住乘舟北歸復出山下而私行
無力仰止勝地不能自致惟神格斯不可揆度容光
必照何所不臨臣遭回瘴癘之鄉得脫病苦出入嶺

海之際復返江湖天地之恩草木何報重念臣志荊
才短學術空虛頃歲忝冒實為過分然其中固愛民
始終一心粗若無愧人不可罔而況於天儻玆心不
誣願今日已往隨福所有隨力所堪除其難艱錫之
安穩至於壽考由命富貴在天不敢妄祈所有非覬
臣無任懇倒激切之至謹詞
許昌三首
伏念臣頃以宿世積殃七年流竄天鑒在上矜其無
他還寓潁川粗霑微祿願聽世事自知難堪姑願築
室耕田養生送死優游里社聊以卒歲伶是學道之
心澹泊已久雖勉求虛靜而習氣未除力行升降而
天路猶壅疾病雖去精氣未凝方當厄運之終復遇
生日之至仰祈真聖愍我勤勞洗濯往愆助成道力
臣無任懇倒激切之至謹詞
伏念臣頃自嶺外還居潁川雖身沾薄俸而心虞多
難汝南經歲老病遍身今玆甲申建歲庚申乘運卯
人至此法當小泰偶於歲首復返舊廬敢以初生之
辰仰祈真聖之祐然臣久慕至道中無它求唯是欲
習初乾日望增進願心廣博終冀成就伏願隨力所
堪隨福所有內以安身外以及物雖退轉之咎自誓

以必無而保全之功實冀於冥助臣無任懇倒激切
之至謹詞
伏念臣幼為諸生力學雖蚤聞道則遲中歲從仕憂
患常多安樂則少晚年學道用力雖篤成功未期所
經生日六十有七來日無幾有志未從　自謫居南
服首尾七歲旋居潁川又復五載齒髮衰變氣血消
亡回首功名自分已矣存心性命猶冀得之伏願真
聖哀矜成就微志苟復安身之福敢忘及物之心臣
無任懇倒激切之至謹詞
祝文一首

嵩山祝文一首

轍昔緣吏役自陳如洛道出嵩少秋雨方遲繁雲如絮纏覆山上究觀近巃莫矚諸嶺揉鞍黙禱庶幾一見俛仰未幾豁然雲移如卷重帷卻覓山後連峯角立草木可數驚顧竊歎莫知其由昔韓愈南征有感於衡豈以無似克配前烈黙然慙惕不以語衆至于今日十有八年求懷疇昔有不能已謹遣家兵以茶酒香燭及佛經疏仲導薄誠神鑒不昧景響昭答謹告

汝州謝雨文一首

維紹聖元年歲次甲戌四月壬寅朔二十六日丁卯太中大夫知汝州軍州事護軍蘇轍謹以清酒特羊之奠恭祭于北園社令后土神君轍以罪戾謫守兹土自春徂夏旱飢爲苦麰麥殄悴禾未出畝吾民憂傷巫覡旁午念予罪人餘譴累汝聞行北園淳曰致雨前守趙王有禱成許顧慙昔賢覼縷前式掃地而祭弃去牖户青嶺繞屋喬木環渚微風蕭然神物來處吾儕祗敬齋宿吾府雲興山際倏遍天宇風來不疾雷發不怒祁祁在澤如哺如乳酒不濡地厲不升俎仁哉有神未請而予再宿告晴高下咸溥朝陽既升俎豨畢來宿麥斯實施及禾黍吏免訶譴民病獲愈念惟始至神則何取祇薦醪牲以求斯祐尚饗

欒城後集卷第十九

祭張宮保文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乙卯朔二十日甲戌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眉山蘇轍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贈司空張公四文之靈轍之方冠公守西蜀時予先君幅巾田服尺書見公一見而知曰此鴻鵠困于棘茨君亦嘻嗟世莫知我孰謂斯人獨明且果顧我與兄復往從之少未更事見亦弗疑後時有成達于家邦斯言是信不折不降涉世多艱久而莫伸從公陳宋庇予有仁既

博以支又約以禮示我夷易行不知止南遷而還迎我而笑世將用予要至于道我曰不然將復見公俛仰六年斯志莫從遺章上聞匪私爾傷慶曆之道今也則亡嗚呼公之少年坦然不羈自放於酒竹林是師及其從宦精深粹密禮家法士莫見其際公之問學初亦弗勤汎然游心功倍於人有疑而問時罔弗達禮則鄭產樂則吳札公之行已色溫言厲卒然相逢忽若無意有所與友金石弗踰可以託六尺之孤公之事君道大言深心所不欲富貴莫淫讒詞削草人亦弗知雖罔克用亦罔克疑公老于世事見于外人之知公茲亦其槩公性靜深灼見安危遇物斯應動復所宜退而自養湛然淳一與天爲徒惟道非役逮其將亡言若平生寂然委蛻不怛于行道實在天後必有傳謂予可教而亦弗聞公入不出我出不遇而便斯道忽乎泯然嗚呼尚享

祭文與可學士文一首

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知湖州與可學士親家翁之靈嗚呼漢蜀太守石室之孫散居梓潼耕稼隱淪是生高人文如西京雅詩楚詞雲溶泉清心恬手柔

隸草從橫毫墨之餘遇物賦形怪石賞列翠竹羅生得於無心見者自驚嗟世知公以是謂賢公心浩然實而弗炫有觸不屈始知其堅世在熙寧士鋭而躁利誘于旁奔走傾旋公居其間澹乎忘言洋人病荼徐爲一宣抱志不伸委化而遷惟我與公交友忘年以靜爲我申以婚姻子喪婦存諸孫在前撫而教之尚傳公門窈窕有時送車盈阡千里寓詞闐乎不聞嗚呼尚饗

祭亡壻文逸民文

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以清

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文郎逸民秀才之靈我與君翁
忘年之義長女未笄許適君子少君不羣介然老成
誦詩屬文亦繼家聲我獨愛君吐詞悲傷是必多難
否則不長別我于宋送君于株扶喪舟行萬里有餘
我還南方君旅成都相望天涯逾歲一書我還京師
華將見君一病不復發書酸辛女有烈志晉鞠諸孫
賦詩栢舟之死不渝惸惸遺孫教以詩書庶幾有成
歸大君閭嗚呼尚饗

再祭張宮保文

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眉山蘇轍

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
保贈司空張公四文之靈公志大而才高氣直而慮
深世俗之所不悅而君子之所服膺轍從公游實見
而知矽視世間若無足為及其觀會通以行典禮蓋
未嘗失時沉觀衆人澹然無心及其結意氣而同憂
患蓋堅如斷金故方其出也仕歷三世雖未嘗不用
而才莫能既遠其處也與衆雜居雖罔有不伏而中
情實疏究觀始終疑者天人或因物以有覺或逢人
而益信由是嗇氣養神以終其身中忘我以發聖外
忘物而遠塵至於委化之日怕然反真嗚呼我之從
公始於父兄師友之交親戚之情而掩捐不哭送葬
不行無以寄哀請易公名惟文與定庶幾平生公雖
不求朝有典刑嗚呼尚饗

祭亡嫂王氏文

元祐八年歲次癸酉九月丙子朔十八日癸巳太中
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與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謹
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于亡嫂同安郡君王氏之靈
轍幼學於兄師友寔兼志氣雖同以不逮愁兄剛而
塞物或不容既以名世亦以不逢轍騤而從初未免
叟嫂以婦人處之則優兄坐語言收畀藜棘竄逐邪

城無以自食賜環而來歲未及期飛集西垣遂入北
扉貧富感忻觀者盡驚嫂居其間不改色聲冠服肴
蔬率從其先性固有之非學而然族人咨嗟觀行責
報謂必多福繼以壽考中歲而殂理有莫知三子俱
良耶以慰之兄牧中山始殯而往謂我在茲屬以時
享距城半舍旁撫仲婦無感無懼祭遣諸子嗚呼哀
哉尚饗

祭八新婦黃氏文

元祐二年十一月四日辛未舅姑躬以家饌酒果之
奠致祭于故八新婦黃氏之靈吾不善處世得罪乎

朝擕還南荒水陸萬里家有三子李子季婦實從此
行自筠徙雷自雷徙循風波恐懼蹊遂顛絕所至言
言不通飲食異和瘴霧昏翳䕺棘無者歲行方鬧氣
候殊異晝熱如湯夜寒如冰行道殭仆居室困瘁始
自僕隸浸淫不已十病六七而汝獨甚天乎何辜遂
殞于瘴追惟平昔慈祥寬厚孰亡不淑而止於是南
北異俗伏臘饑饎燔炙豚魚漸漬果蔬承祀寧賓不
異中夏卒無一言歎恨流落逮及啓手脫然而逝惟
我風禁累爾幼稚與言澌落呼天何益五里禪室頃
所嘗寓土燥室完密邇吾廬權厝有間毋或恐怖二

子雖幼資可成就姑自勤養無水火患猶望災厄有
盡天造有復全柩北返歸安故土寬而不恭誠此誠
意嗚呼哀哉尚饗

北歸祭東塋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十五日丙子男具官轍因姪
千之等西歸謹以家饌酒果之奠昭告于先考編禮
贈太子太師先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之靈轍恭
承先業奉教不謹紹聖之初權臣擅命普害忠良先
除異己轍與兄軾同時遷南遭回江西流落嶺外奔
走萬里始終七年尚賴世德有憑遺澤未泯久處瘴
霧雖病不死庚辰正月帝出于震推恩四海澤及兄
弟同復舊秩皆侍真祠轍遂自龍川北還許下與諸
子濡沫相收西望松檟鬱葱在目然念灑掃弗躬齋
祭遐逖歲月滋久悔咎何贖兄軾來自海南道遠未
至昔以困躓之餘思歸未獲如人病躄心不忘起瞻
望弟泗不知所言謹告

祭亡兄端明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九月己未朔初五日癸
亥弟具官轍謹遣男遠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于亡
兄端明子瞻之靈嗚呼手足之愛平生一人幼學無

師受業先君兄敏我愚賴以有聞寒暑相從逮壯而
分涉世多艱竟奚所為如鴻風飛流落四維渡嶺涉
海前後七春瘴氣所烝颶風所吹有來中原人鮮克
還義氣外強道心內全百折不摧如有待然真人龍
翔雷雨浹天自儋而廉自廉而永道路數千亦踰嶺
終止毗陵有田數頃逝將歸休築室鑿井嗚呼天之難
忱命不可期秋暑涉江宿癉乘之上燥下寒氣不能
支啓手無言時惟我思念我伯仲我處其季零落盡
矣形影無繼嗟乎不淑不見而逝號呼不聞泣血至
地兄之文章今世第一忠言嘉謀古之遺直名冠多

士義動蠻貊流竄雖久此聲不沒遺文粲然四海所
傳易書之祕古所未聞時無孔子孰知其賢以俟聖
人後則當然我來自東病不克迎卜葬嵩陽既有治
命三子孝敬罔留于行陟罔望之涕泗雨零尚饗

再祭亡嫂王氏文

維崇寧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乙酉朔二十三日丁未
具官蘇轍與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
之奠致祭于亡嫂同安郡君王氏之靈嗚呼天禍我
家兄歸自南沒于毗陵諸孤護喪行于淮汴望之潸
隮自嫂之亡旅殯西折九年于今兄沒有命葬我嵩

少土厚水深遂往告遷及迎初婦靈輀是升道出頻
川家寓于茲迎哭傷心遠日孟秋水潦方降畏行不
能瑩兆東南精舍在焉有佛與僧往寓其堂以須兄
至歸于丘林雖非故鄉親族不遐勿畏勿驚嗚呼尚
饗

再祭兄亡端明文

維崇寧元年歲次壬午五月乙卯朔日弟具官轍與
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于
亡兄子瞻端明尚書之靈嗚呼惟我與兄出處昔同
幼學無師先君是從遊戲圖書寤寐其曰予二人要
如是終後追寒飢出仕于時鄉舉制策並驅而馳猖
狂妄行誤為世羈始以是得終以之失兄遷于黃我斥
于筠流落空山友其野人命不自知還復簪紳俛仰
幾何寵祿過臻欲去未遑禍來盈門大庾之東漲海
之南黎蜒雜居非人所堪不起襲帷颶來掀簷卧不
得寐食何假耳如是亡年雷雨一覃兄歸晉陵我還
頻川願一見之乃有不然瘴暑相尋醫不能瘥嗟兄
與我再起再顛未嘗不同今乃獨先嗚呼我兄而止
斯耶昔始宦遊誦韋氏詩夜雨對牀後勿有違進不
知退踐此禍機欲復斯言而天奪之先壟在西老泉

之山歸骨其旁自昔有言勢不克從夫豈不懷地雖
郟鄏山曰峨眉天實命之豈人也哉我寓此邦有田
一廛子孫安之殆不復遷兄來自西於是磐桓卜告
孟秋歸于其阡頻川有蘇肇自兄先嗚呼尚饗

再祭八新婦黃氏文

維年月日舅具官蘇轍姑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
饌酒果致祭于亡第八新婦黃氏之靈我昔南遷自
筠徂雷自雷徂循萬里之行季子季婦同此艱勤婦
生名家有德有容幼不逮門繾綣相從冒嶮涉瘴初
無咎言念我厄窮往反累汝愧于心顏瘴病彌月藥

否不効卒殞當年弱子稚女躑躅吾側念毋悽然徃
汝莫追撫此二孫冀其成人命降自天舉家北返與
柩俱還嗟哉吾兄没于郟陵返葬郟山兆域寬深舉
棺從之土厚且堅種柏成林以付而子百年以安嗚
呼尚饗

祭范子中朝散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十二月丁亥朔初十日
丙申太中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護軍蘇轍
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朝散范君子中之靈
蘇氏范氏同出坤維蜀公告休居潁之湄我老去國

歸亦從之公逝久矣見其長子婚姻之故莫我遐棄
一叩我門遂不再至嗟夫不淑病日以侵一卧歷時
弗寤弗興一子既冠一衣始勝我見蜀公帝城西偏
君與仲叔笑言相驩叔先仲亡君獨恭順內撫族黨
外接友朋恭敬愷悌此邦所稱嗟我寓新執慰此心
升堂不見哭不復聞俛仰幾何獨爲古人鄉黨之好
盡此一鐏嗚呼尚饗

祭王子敏奉議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
知縣奉議王君子敏之靈昔我在宋吾兄在徐君家
伯仲來學詩書行義不回詞章有餘我曰可人綴以
婚姻既親且友其行日新伯氏不淑殞于方春君登
丙科又敏于政惠于上官民亦不病矯然衆中氣和
而正孝友之善中發於誠均其有無以及孤㷀嫁女
娶婦期不負兄我居潁川君令陵臺十日枕駕爲我
徘徊受法道師不近酒杯我顧君笑自若奚爲隙駒
逝矣爲樂何時去我三年遂病以衰失官居汝啓處
未安伏枕不興將没何言有志弗從使我永歎嗚呼
尚饗

遺适歸祭東塋文

維崇寧三年歲次甲申八月壬寅朔二十一日壬戌
男降授朝請大夫護軍賜紫金魚袋轍謹遣第二男
承事郎監東嶽廟适西歸致祭于先君贈太子太師
先妣程氏五三君追封成國太夫人之墓轍自元符
庚辰蒙恩北歸西望松檟即懷歸志低拙多難事與
心違俛仰四年進退惟矣日月不待齒髮變衰深懼
溘然無復歸日遣适代往周行兆域有忘不復涕泗
垂聽兄軾已没遺言葬汝轍與婦史夙約歸祔常指
庚穴以敕諸子苟未即死猶幸一歸躬行汛掃以畢
餘願尊靈未泯鑒此誠意尚饗

祭黃師是龍圖文

嗚呼尊先使君與我早歲旅于天廷自唐已然同年友朋異姓弟兄南北東西不約而親義均同生君家在陳我宦陳庠時始合弁君方少年出從鄉貢皡然有聲一飛絕羣不入州縣教載公卿無惡於民無怨於友氣和且平我遷南方歸來老矣故舊無幾君家父子見我京師相顧而喜往來綢繆昏姻之好實始于此我廢于時君仕日躋一榮一瘁親友之恩始終不渝允也君子君於父兄人無間言閔子是似其於吏民不剛不柔文公之比謂當百年仰事慈親以及

愛弟奈何不淑有志不終中遺而棄丹旐翩然死丘之隅萬事已矣我老杜門素車不行一慟未已嗚呼

尚饗

祭范彝叟右丞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遣男具官遲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右丞范公彝叟之靈維昔先正文正擁首嗟我晚生不識耆舊從事南都見其叔子議論瑰然前人是似我遷南方六年而歸平生交舊多聚京師晚遇仲氏秉國之維以義知我傾蓋不疑我復遷南仲亦繼徂瘴癘侵凌氣血凋喪同歸潁川白首相向間疾于牀執手無言慟哭其堂殲此忠賢公方在朝四方所瞻居未逾歲亦來守邦顧我里門盃酒相從往還之歡意若將終我寓汝南公旅彭城尺書不通期我以誠我還舊廬終歲杜門公歸訪我欣然笑言二日不見而以訃聞老病無朋誰復念我末懷仲叔言出涕墮於乎哀哉尚饗

祭寶月大師宗兄文

維紹聖二年歲次乙亥十月癸亥朔十一日癸酉降授左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護軍蘇轍因僧汝舟西歸以香茶果蔬之奠致祭于故寶月大師宗

兄之塔轍方志學從先君子東遊故都覽觀釆市鮮缺精舍時始見兄頎然如鶴介而善鳴宗黨之故情若舊識砥信臂項閱歲四十性直且剛纖惡不容與人盡言口如病風惟我兄弟不見瑕疵行有利病勢有隆汙始終一意不為薄厚交遊之間蓋未始有昔我之東師則有言遊宦如寄非可久安意適忘歸憂患所由亟還于鄉泉石可求我志師言未返而顛師亦不待與化俱遷遣舟與榮萬里來訃開緘失聲悔恨無所彈指西望卯塔既成臨絕之言求我以銘自我竄逐憂病相襲緝綴清風得一忘十追懷曩好徒

有此心心則不忘而病未能收涙語弁歸酌流水一生一死誠則無已嗚呼尚饗

祭逍遥聰長老

紹聖三年九月二十九日降授左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護軍蘇轍謹以香茶果蔬之奠告于故逍遥長老聰公我生多故再謫於筠萬里故鄉孰爲故人師自吾蜀爲筠導師坦然無心言直氣勇顧我如故彌久而堅逮抜再來爲我出山逍遥無師衆願師往師念我獨爲衆所強入山幾何自春徂秋一病不治蟬蛻莫留此心超然去住不疑筠人懷思涕泣

嗟容山中來告卯塔將成一奠之哀斯未忘情尚饗

欒城後集卷第二十

欒城後集卷第二十一

雜文一十三首

汝州龍興寺修吳畫殿記一首

予先君宮師平生好畫家居甚貧而購畫常若不及予兄子瞻少而知畫不學而得用筆之理轍少聞其餘雖不能深造之亦庶幾焉凡今世自隋晉以上畫之存者無一二矣自唐以來乃時有見者世之志於畫者不以此爲師則非畫也予昔游成都唐人遺迹遍於老佛之居先蜀之老有能評之者曰畫格有四曰能妙神逸蓋能不及妙妙不及神神不及逸稱神

者二人曰范瓊趙公祐而稱逸者一人孫遇而已范趙之工方圓不以規矩雄傑偉麗見者皆知愛之而孫氏縱横放肆出於法度之外循法者不逮其精有縱心不逾矩之妙於眉之福海精舍爲行道天王其記曰集潤州高座寺張僧繇予每觀之輒歎曰古之畫者必至於此然後爲極歟其後東遊至岐下始見吳道子畫乃驚曰信矣畫必以此爲極也蓋道子之迹比范趙爲奇而比孫遇爲正其稱畫聖抑以此耶紹聖元年四月予以罪謫守汝陽間與通守李君純繹遊龍興寺觀華嚴小殿其東西夾皆道子所畫東

爲維摩文殊西爲佛成道比岐下所見筆迹尤放然屋兎弊漏塗栈缺强幾侵於風雨蓋事之精不可傳者存乎其人人二十而迹存達者猶有以知之故道子得之隋晉之餘而范趙得之道子之後使其迹亡雖有達者尚誰發之時有僧惠真方葺寺大殿乃喻使先治此予與李君亦少助焉不逾月堅完如新於戲危之中得記曰治平丙午蘇氏惟政所葺衰異之曰前後葺此皆蘇氏豈偶然也哉惠真治石請記五月二十五日

汝州楊文公詩石記一首

祥符六年楊公大年以翰林學士請急還陽翟省親疾繼稱病求解官章聖皇帝以其才高名重排群議貸不加罪逾年以祕書監知汝州公至汝常稱病以事付僚史以文墨自虞得詩百餘篇既還朝汝人刻之於石皇祐中郡守王君爲建思賢亭於北園之東偏紹聖元年四月予自門下侍郎得罪出守茲土時亭弊已甚詩石散落亡者過半取公汝陽編詩而刻之仍增廣思賢龕石于左右壁嗚呼公以文學鑒裁獨步咸平祥符閒事業比唐燕許無愧所與交皆賢公相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然方其時則已有流落之歎既沒十有五年聲名猶籍於士大夫而思賢廢於隸舍馬廄之後詩石散於高臺華屋之下矣凡假外物以爲榮觀蓋不足恃而公之清風雅量固自不隨世磨滅耶然予獨拳拳未忍其委於荒榛野草而後完之抑非陋歟抑非陋歟

李簡夫少卿詩集引

熙寧初予從張公安道以弦誦教陳之士大夫方是時朝廷以繇役溝洫事責成郡邑陳雖號少事而官吏奔走以不及爲憂予循以詩書諷議竊祿其閒雖幸得脫於簡書而出無所與遊蓋亦無以爲樂也時太常少卿李君簡夫歸老於家出入於鄉黨者十有五年矣閒而往從之其居處被服約而不陋豐而不餘聽其言未嘗及世俗徐誦其所爲詩曠然閑放往往脫略繩墨有遺我忘物之思問其所與遊多慶曆名卿而元獻晏公深知之求其平生之志則曰樂天吾師也吾慕其爲人而學其詩患莫能及耳予退而質其里人曰君少好學詳於吏道蓋嘗使諸部矣未老而得疾不至於廢而棄其官其家肅然饘粥之不給而君居之泰然其子君武始棄官以謀養浮沈里閭不避勞辱未幾而家以足閒陳人喜種花比於洛

陽每歲春夏遊者相屬彌月君攜壺命侶無一日不在其間曰未嘗問家事晚歲其詩尤高信乎其似樂天也予時方以遊宦爲累以謂士雖不遇如樂天入爲從官以諫爭顯出爲牧守以循良稱歸老泉石憂患不及其身而文詞足以名後世可以老死無憾矣君仕雖不逮樂天而始終頗爲夫又將何求蓋予未去陳而君亡其後十有七年元祐辛未予以幸遇與聞國政祿浮於昔人而令名不聞老將至矣而國恩未報未敢言去蓋嘗恐兹心之不從也君之孫宣德郎公輔以君詩集來告願得予文以冠其首予素高

君之行嘉其止足而懼不能蹈也故具道疇昔之意以授之凡君詩古律若干篇分爲二十卷

王子立秀才文集引一首

昔予既壯有二壻曰文務光王適務光俊而剛適秀而和予方從事南都二子從予學爲文皆長於詩騷然務光之文悲哀摧咽有江文通孟東野感物傷己之思予每非之曰子有父母昆弟之樂何苦於此務光終不能改也既而喪其親終喪五年而終予哭之慟曰悲夫彼其文固有以兆之乎始予自南都謫居江南凡六年而歸適未嘗一日不從也既與予同憂患至於涵泳圖史馳騖浮圖老子之說亦未嘗不同之故其聞道益深爲文益高而予觀之亦益久蓋其於兄弟妻子嚴而有恩和而有禮未嘗有過故予嘗曰子非獨予親戚亦朋友也元祐四年秋予奉詔使契丹九月君以女弟將適人將歸濟南之由以還之告予爲一月之行明年春還自契丹及境而君書不至予固疑之及家問之曰噫嘻君未至濟南病沒於奉高予哭之失聲君大父諱駿慶曆中樞密使以厚重氣節稱考諱正路尚書比部郎中樂易好施得名於士大夫而君以孝友文章居其後謂當久遠而中

道天理有不當然者況予老矣而并失此二人能無悲乎君之沒女初未能言而子裔未生君弟適昔與君客徐始識予兄子瞻子瞻皆賢之意王氏之遺懿其卒在適乎適裒君之文得詩若干賦若干雜文若干分爲若干卷以示予予讀之流涕爲此文冠之庶幾俟裔能立以畀之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一首

東坡先生謫居儋耳寘家羅浮之不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藷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爲園囿文章爲

鼓吹至此亦皆罷去獨喜為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并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子為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貧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

必貽俗患黽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夫淵明不肯為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為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於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常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為不若也然自其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杜子美李太白為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紹聖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

六孫名字說一首

予三子伯曰遲仲曰适叔曰遜始各一子耳予年六十有五而三人各復二子於是予始六孫皆予兄子瞻命其諸孫皆以竹名故名遲之子長曰簡幼曰策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

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故簡之字曰業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易之始未有策也文王演而重之然後策可見故策之字曰演适之子長曰籀幼曰範書起於篆而究於隸史籀始篆之隸皆成於斯也故籀之字曰斯範法也王良與嬖奚乘不獲一禽曰我為之範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故範之字曰御遜之子長曰筠幼曰築始予得罪於朝而放於筠遜從而筠生傳曰禮之於人如松柏之有心也

如竹箭之有筠也皆其堅者也故筠之字曰堅孔子
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
簣進吾往也爲山者必築前無所見則未成一簣而
止猶有見矣則雖覆一簣而進進而不止雖山可成
也故築之字曰進予蓋老矣而三子方壯將復有子
而予不及見乎則已矣如猶及見焉則又將名之俟
其長而示之使知名之之意焉可也

書孫朴學士手寫華嚴經一首

開府孫公歷仕四朝與聞國政者再經涉夷險而不
改其度世皆知貴之矣至其中心純白表裏如一平

生無負於物則世之人未必盡知之公之守眞定也
聞其覺山僧惠實說法惻然有契於心遂以爲善知
識復受詔祈雨此山能出其靈蛇以救枯槁此僧此
蛇豈其用意專精通有以識公誠心歟公亦嘗爲請
於朝得開歲度僧又爲實立碑于塔終身眷眷若有
遇於此公子元忠復手書此經藏之山中以成公遺
意如佛所說因緣不爲妄語則予兄子瞻所記可信
不疑矣元祐八年十二月八日

書楞嚴經後一首

予自十年來於佛法中漸有所悟經歷憂患皆世所
希有而眞心不亂每得安樂崇寧癸未自許遷蔡杜
門幽坐取楞嚴經翻覆熟讀乃知諸佛涅槃正路從
六根入每跌坐燕安覺外塵引起六根根若隨去即
隨生死道中根若不隨返流全一中々流入即是涅
槃眞際觀照既久如淨琉璃內含寶月稽首十方
三世一切佛菩薩羅漢僧慈悲哀愍我無生法忍
無漏勝果誓願心心護持勿令退失三月二十五日
志

書金剛經後二首

予讀楞嚴知六根源出于一外緣六塵流而爲六隨

物淪逝不能自返如來憐愍衆生爲設方便使知
出門即是歸路故於此經指涅槃門初無隱蔽若衆
生能先心行法使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
用不行晝夜中々流入與如來法流水接則自其肉
身便可成佛如來猶恐衆生於六根中未知所從乃
使二十五弟子各說所證而觀世音以聞思修爲圓
通第一其言曰初於聞中入流無所所入既寂動靜
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々聞不住覺所
覺空々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見前若能
如是圓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彈指頃遍歷三空

即與諸佛無異矣既又讀金剛經說四果人須陀洹名爲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乃厯經而歎曰須陀洹所證則觀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無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唯不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往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所謂四果者其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予觀二經之言本若符契而世或不喻故明之言經言

如來有五眼近睹牆宇遠覧山河肉眼也隨其福德見有遠近天眼也知物皆妄坐而轉物惠眼也入萬法遍法界法眼也以惠眼轉物以法眼遍物佛眼也謂如來有惠眼法眼佛眼可也何肉眼天眼之有曰如來爲衆生故入諸趣在人則同其肉眼在天則同其天眼如聲聞人住無爲法而異生死則亦有惠眼而已耳

書白樂天集後二首

元符二年夏六月予自海康再謫龍川冒大暑水陸行數千里至羅浮水益小舟益庳煬然有瘴暍之慮乃留家於山下獨與幼子遜葛衫布被乘葉舟秋八月而至既至廬於城東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終日欲借書於居人而民家無畜書者獨西鄰黃氏世爲儒粗有簡冊乃得樂天文集閱之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胷中了然照諸幻之空也故其還朝爲從官小不合即捨去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達者如樂天寡矣予方流轉風浪未知所止息觀其遺文中甚愧之然樂天處世不幸在牛李黨中觀其平生端而不倚非有附麗者也蓋勢有所至而不能已耳會昌之初李文饒用事樂

天適已七十遂求致仕不一二年而沒嗟夫文饒尚不能置一樂天於分司中耶然樂天每閑冷衰病發於咏嘆輒以公卿投荒僇死不獲其終者自解予亦鄙之至其聞文饒謫朱崖三絕句刻覈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也且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饒之竄在會昌末年此决非樂天之詩豈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附益之耶樂天之賢當爲辨之圓覺經云動念息念皆歸迷悶世間諸修行人不墮動念中即墮息念中矣欲兩不墮必先辨眞妄使眞不滅則妄不起妄不起而六根之源湛如止水則未嘗息念而念自

靜矣如此乃爲眞定眞定旣立則眞慧自生定慧圓滿而衆善自至此諸佛心要也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旣不住六塵亦不住靜六塵日夜遊於六根而兩不相染此樂天所謂六根之源湛如止水也六祖嘗告大弟子假使坐而不動除得妄起心此法同無情卽能障道道須流通何以却住心心不住卽流通住卽被縛故五祖告牛頭亦云妄念旣不起眞心任徧知皆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者也佛祖舊說符合如此而樂天入漸偈亦以見此事故書其後寄子瞻兄

書鮮于子駿父母贈告後　二首

中山鮮于子駿世居閬中昔伯父文甫郎中通守是邦子駿方弱冠以進士見伯父稱之曰君異日學爲名儒仕爲循吏遂以鄉舉送之其後子駿宦學日以有聲予侍親京師始從之遊已而予在應天幕府子駿以部使者攝府事朝夕相從也元祐初予爲中書舍人子駿爲諫議大夫出入東西省無日不見是時司馬君實呂晦叔范堯夫皆在朝廷與子駿有平生之舊方將大用之而子駿已病矣是歲明堂赦書贈其先人金紫光祿大夫安德郡太夫人予適當制實爲之詞未幾子駿以疾不起歸葬陽翟後十年士大夫遭南遷之禍凡七年予自龍川歸潁川子駿之子綽來見弟泗言曰伯兄頵季弟焯不幸亡矣惟舉綽任公與先君有文字之好願錄舊詞將刻之石以慰諸孫思慕不已之意予亦流落南荒不自意全得至于此撫念存沒流涕而從其請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十七日記

欒城後集卷第二十二

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一首

予兄子瞻諱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即位推恩
海內澤及鳥獸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歸明年舟至
淮浙秋七月被病卒於毗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
其君子相弔於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
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嗚呼斯文墜矣
後生安所復仰公始病以書屬轍曰即死葬我嵩山
子為我銘轍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吾兄公諱軾姓蘇
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諱杲贈太子太

保妣宋氏追封昌國太夫人大父諱序贈太子太傅
妣史氏追封嘉國太夫人考諱洵贈太子太師妣程
氏追封成國太夫人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
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
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為滂
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
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
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二年歐陽文忠
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
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

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
也乃寘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
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
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伏丁太夫
人憂終喪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薦之
祕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
義粲然時以為難比答制策復入三等除大理評事
簽書鳳翔府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
盡心其職老吏畏伏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
下歲以南山木栰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前以破

產者相繼也公徧問老校曰木栰之害本不至此若
河渭未漲操栰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患其乘河
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即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
工栰行無虞仍言於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
半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聞公名欲
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試秘閣上
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宰相猶不可
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直史館丁先君憂服除時熙
寧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
異既還朝寘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變更科舉上疑

爲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蘇
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
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
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聽受曰卿
三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
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問益遠會上元有旨
布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
罷殺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公
爲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
愈恨御史知雜事者爲誣奏公過失窮治無所得公

未嘗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是時四方
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常
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
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横至與鈐轄亢禮公
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
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爲之小
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
朝稱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
然後受之時以爲得禮吏民畏愛及罷去猶謂之學
士而不言姓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

疏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
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
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
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
害罷之密人私以爲幸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
轉運司憂之遣一二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
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鬬至殺人畏
罪驚散欲爲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
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自密徙徐是時河
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

梁百步扼之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
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
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衞營呼
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
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
也執梃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
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隄成水至隄下害
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沈
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堵而守卒完
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

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發之餘人至今思焉徙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爲謗遣官逮赴御史獄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言者從而媒櫱之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是以不得已從其請既付獄吏必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上終憐之促具獄以黄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屩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五年上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略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未

至上書自言有飢寒之憂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書朝入夕報可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會晏駕不果復用至常以哲宗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召爲禮部郎中公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君實及知樞密院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謔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助於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子厚以爲然君實賴以少安既而朝廷緣先帝意欲用公除起居舍

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力辭之見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公固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持正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然希亦由此繼補記注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改賜銀緋二年遷中書舍人時君實方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戸充役不習官吏虐使之多以破産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戸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顧役實費之外取錢過

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爲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君實爲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云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會其病卒乃已時臺諫官多君實之人皆希合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已爭求公瑕疵既不可得則因緣熙寧謗訕之說以病

公公自是不安於朝矣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每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上有所覺悟上雖恭默不言聞公所論說輒首肯喜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寬其禁約使得盡其技而巡鋪內臣伺其坐起過爲凌辱公以其傷動士心虧損國體奏之有旨送內侍省提而逐之士皆悅服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

寖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公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公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降敕置獄逮治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公出郊未發遣內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所以慰勞甚厚及至杭吏民習公舊政不勞而治歲適大旱飢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

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于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泛溢害稼公度來歲必飢復請于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糴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多從之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

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近歲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公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

葑田積之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菱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粮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一祝皇帝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

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矣未測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意尠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為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公按舊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公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為岸不能十里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于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為便奏聞有惡公成功者會公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公復言三吳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

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公二十年間再莅此州有德於其人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召入為翰林承旨復待邇英當軸者不樂風御史攻公公之自汝移常也授命於宋會神考晏駕哭於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為公買田書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公聞諱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公懼請外補乃以龍圖閣學士守潁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

澤注之患氏河河不能勝則陂亦多水至是又將鑿
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黄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
之公適至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
一丈若鑿黄堆淮水顧流浸州境矣不可爲朝廷從
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羣黨驚劫殺變主及捕盜
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者噤不敢言公
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禽此當力言於朝乞
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羣盜
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
九十母子泣别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

賞不及公爲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爲直方
賞朝廷不從其後吏部以公當遷以符會公考公自
謂已許直方卒不報七年徙揚州發運司舊主東南
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
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而周船夫之乏困故其
所載率無虞而速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
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病之公奏乞
復故朝廷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並侍讀是
歲親祀南郊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貴戚以其車
從爭道不避伏衛公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

申敕有司躐整伏衛尋遷禮部復兼端明殿翰林侍
讀二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於朝朝廷以故事盡許之
公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與今高
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之乎不聽公臨事必以正
不能俯仰隨俗乞守郡自劾八年以二學士知定州
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墮不教軍校蠶食其
廩賜故不敢呵問公取其貪汙甚者配隸遠惡然後
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
衆皆畏伏然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史復以贓訴其
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
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戎服奔走執

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公召書
史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
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比戎久和邊兵不試
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爲鄰以
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公守邊因其故俗立隊
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爲保甲所
撓漸不爲用公奏爲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
以時訓勞不報議者惜之時方例廢舊人公坐爲中
書舍人日草責降官制直書其罪詆以謗訕紹聖元

年遂以本官知英州尋復降一官未至後以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公以侍從齒嶺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蜒所侮胷中泊然無所帶芥人無愚皆得其歡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竁又率衆為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為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之為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元符三年大赦北還

初徙廉再徙永已乃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公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勳上輕車都尉封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獨以諸子侍側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怛化問以後事不答湛然而逝實七月丁亥也公娶王氏追封通義郡君繼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亦先公而卒子三人長曰邁雄州防禦推官知河間縣事次曰迨次曰過皆承務郎孫男六人簞符箕籥筌箾明年閏六月癸酉葬於汝州郟城縣鈞臺鄉上瑞里公之於文得之於天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也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耳既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先君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

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書然後千載之微言煥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說時發孔氏之秘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絕學多先儒所未達既成三書撫之嘆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至其遇事所為詩騷銘記書檄論譔率皆過人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幼而好書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柳髣髴近之平生篤於孝友輕財好施伯父太白早亡子孫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沒有遺言公既除

喪卽以禮葬姑及官可蔭補復以奏伯父之曾孫彭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爲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爲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銘曰

蘇自欒城西宅于眉世有潛德而人莫知猗歟先君名施四方公幼師焉其學以光出而從君道直言忠行險如夷不謀其躬英祖擢之神考試之亦旣知矣而未克施晩侍哲皇進以詩書誰實間之一斥而疏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不變生死孰爲去來古有微言

衆談所蒙手發其樞付此以終心之所遇物則見聲融金石光溢雲漢耳目同是舉世畢知欲造其淵或眩以疑絶學不繼如已斷弦百世之後豈其無賢我初從公賴以有知撫我則兄誨我則師皆遷于南而不同歸天實爲之莫知我哀

欒城後集卷第二十二

欒城集後卷二十三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一首 [illegible]

熙寧五年秋七月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文忠公薨于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喪葬于新鄭旌賢鄉自葬至崇寧五年凡三十有二年矣公子棐以墓隧之碑來請轍方以罪廢于家且病不能執筆辭不獲命乃曰病苟不死當如君志旣而已謹案歐陽氏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孫琮爲吉州刺史後世因家于吉曾祖諱郴南唐武昌令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南唐南京街院判官

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考諱觀泰州軍事推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鄭國公妣鄭氏追封韓國太夫人公諱脩字永叔生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誓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覧輒能誦比成人將擧進士爲一時偶儷之文已絶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推官始從君師魯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

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薦之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公見諫官高若訥若訥詆誚范公以為當黜公為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明年移乾德令復為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為陝西經略招討安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脩崇文總目慶曆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求補外通判滑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約京東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

始擢進范公及杜正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士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公每勸上延見諸公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于前諸公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公知其必為害嘗為上分別邪正勸力行諸公之言初范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

公乃為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其言懇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讎而公愈奮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逮公二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歐陽脩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

州天險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為孤壘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內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駐兵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為禁地吾雖不耕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為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它日且盡為虜有議下太原帥臣以為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奏罷者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以公為龍圖

閣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上面諭無爲久留朴有
所欲言〻之公曰諫官御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
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爲意河北諸軍怙亂驕
恣小不如意輒負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壓
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
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爲宣撫使恐後生
變與公相遇於内黄夜半屏人謀欲諸州同日誅之
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
一不從爲變不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
以督糧餉邊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一路

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
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
族人歲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詔
獄窮治張貲産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
知滁州事居二年徙揚州又徙潁州遷禮部郎中復
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遷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
人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鬢髮盡白上怪之問勞惻然
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内銓小人畏公且大用僞爲
公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堯當
改官坐嘗以官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循資公引對

取旨上特令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
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謂公
無罪上悟留刊脩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自滁州之
貶至是十年矣上臨御既久遍閲天下士羣臣未有
以大稱上意上思富公韓公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
曆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
致治之意翕然相慶公以學士判三班院二年奉使
契丹契丹使其貴臣宗愿宗熙蕭知足蕭孝友四人
押燕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爾嘉祐初判太常寺
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

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凡以險怪知名
者黜去殆盡牓出怨謗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
變而復古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
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
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曰公凡人材性不
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
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求罷遷給事中充羣牧使
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公在翰林
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魏公留守
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仲曰者欲道商胡入

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公故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匕從下起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後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恭公當國主橫壠之議恭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為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狄武襄公為樞密使奮自軍伍

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訛言籍籍公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辭不以為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公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群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覦陷于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公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明年為參知政事公在兵府

與曾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久以母憂去位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為得時東宮猶未定臣僚問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將因二疏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公對曰宗室不接

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出自聖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將退公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即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請之崇政上曰決無疑矣諸公皆曰事當有漸容臣等議所除官時英宗方居濮王憂遂議起復除泰州防禦使判宗正寺來日復對上大喜諸公奏曰此事既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時六年十月也及命下英宗力辭上聽候服除七

年二月英宗既免喪稱疾不出至七月韓公議曰宗
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
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朝廷不可回之意衆稱善乃
以其累表上之上曰今當如何韓公未對公進曰宗
室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詔
勑付閤門得以不受今若以爲皇子詔書一出而事
定矣上以爲然遂下詔及宫車晏駕皇子嗣位海內
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後天下皆詠歌仁宗之聖以及
諸公之賛而向之黨議消釋無餘至於小人亦磨滅
不見矣英宗即位之初以疾未親政慈聖光獻太后

臨朝公與諸公往來二宫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密
使富鄭公當次補韓公曾公議將進擬不以告公
公覺其意謂二公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
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後張
康節公去位英宗復將用公公又力辭不拜公用辭
重位諸公不愉其意而服其難八年遷户部侍郎治
平初特遷吏部神宗即位遷尚書左丞公性剛直平
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
而喻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
而公不卹也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

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議未下臺官意公主
此議遂專以詆公言者既以不勝補外而來者持
公愈急御史蔣之奇并以飛語汙公公杜門求辨其
事神宗察其誣連詔詰問詞窮遂去公亦堅求退上
知不可奪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事熙寧初遷兵部
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諸縣散青苗
錢公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爲利罷提舉管勾官
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
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辭求知蔡州從之公
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

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
公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
處之怡然不以爲意公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瑯
邪山以醉翁名之晩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
録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
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亦名其
文曰居士集居潁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贈太子
太師謚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涕相弔後以諸子
贈太師追封兖國公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
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

可有欲效之不能則俗不能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於六經長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凡爲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公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師魯石守道孫明復梅聖俞既沒皆經理

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獎進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後歷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揚之人至爲立生祠鄭公嘗有遺訓戒慎用死刑韓國以語公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鄭公意也昔孔子生於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雖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天下而其文卒不可揜孔子既沒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名於世數傳之後子思孟子孫卿並爲諸侯師秦人雖以塗炭遇之不能滅也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未已而叔孫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矣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蓋孔氏之遺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漢以來更魏晉歷南北文弊極矣雖唐正觀開元之盛而文氣衰薾燕許之流倔強其間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闢其頹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之以來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爲文祖宗之治禮文法度追迹漢唐而文章之士楊劉而已及公之文行於天下乃復無愧於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衰而復興

惟得二人焉夫豈偶然也哉公初娶胥氏即翰林學士偃之女再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之女後娶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岐國太夫人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奕故光祿寺丞棐朝奉大夫辯故承議郎餘早亡孫男六人憲故臨邑縣尉憲通仕郎恕奉議郎愬故宣義郎恩懋皆將仕郎孫女七人皆適士族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以布衣隱居鄉閭聞天子復用正人喜以書遺公公一見其文曰此孫卿子之書也及公考試禮部亡兄子瞻以進士試稠人中公與梅聖俞得其程文以爲異人識徹亦

中下第公亦以謂不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館舍亡兄
與轍皆流落不偶元祐初會於京師公家以公碑議
子瞻子許焉旣又至於大故轍之不敏以父兄故不
敢復辭銘曰於穆仁宗有臣文忠自儉而夷保其初
終惟古君臣終之實難匪不用賢有孽其間公奮自
南聲被四方允文且忠燁其光上實開之實下梶之
三朝三復咸達嘉祐君臣一德左右天達民用饒蓮實使之復而後全惟天子克明克明忠乃卒肯
食舜禹相授不改舊臣白髮蒼顏翼然在廷功成而
歸維公本心彼亦何知言恐不淼穎水之濱甲第朱
門新鄭之墟茂木高墳野人指之文忠之遺忠臣不

危仁祖之思

答歐陽叔弼學士書一首

轍啓令子承務見訪象示手書以先公神道碑未立
猥以見屬轍與亡兄子瞻俱出先公門下亡兄平昔
已許譔述不幸奄至大故此志不申則轍今日不當
復以鄙陋不足以發明先公事業為辭矣但有一事
自患難以來八九年間驚怯畏避未嘗秉筆為文衆
所共悉又自北歸衰病日侵須髮變白志意消縮非
復曩日之比斯文一時大手筆也雖復勉强爲之深
恐失前忘後不能成文重以譏罪奈何若叔弼不以
朝夕見迫許遲延三數年間如其病疾少差幸未至
死則不復辭矣然恐孝思切急於表見當難世以
歲月竢耳不能如教悚息悚息

欒城後集卷第廿三

欒城後集卷第二十四

雜文五首

巢谷傳一首

巢谷字元脩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爲里校師谷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爲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有韓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爲金石交熙寧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奇之

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予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託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沈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兄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遺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脩也將復見子瞻於海南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即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橐中無數千錢予方乏困亦強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

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知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沈者三版縣釜而爨易子而食羣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羣臣以恭爲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爲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爲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爲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

及見之循州改名谷云

亡姊王夫人墓志銘一首

伯父太中大夫生女子四人仲姊適進士王君東美器之獨享上壽年七十有五從其子肆爲梓州桐山尉官滿而歸没於鄉閭實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庚寅也前一歲轍與兄子瞻皆自嶺南蒙恩北還將歸埽先墓是時兄弟惟仲姊在耳而子瞻舟行至毗陵復以疾不起轍既哭之則訃於鄉曰天倫之愛惟仲姊一人矣東西相望將誰訴者訃未達而仲姊又亡蓋哭之慟曰已矣手足盡矣何以立於世惟夫人幼

敏而靜四歲而知絲績十歲而知饋饍父母以爲能既長奉己法不妄言笑二十而歸王氏蚤莫不懈舅姑亦賢之舅祕書丞兼没於耀州貧不能歸夫人勸其家盡所有以歸葬未幾而姑亡器之亦即世生事不給人不堪其憂夫人處之哀而不傷被服飲食雖寠必脩與親族交雖貧不傲雖富不屈訓導諸子不失家法遇其有過未嘗見聲色曰使爾自悟則善勉強從我無益也春秋祠事必親視滌濯執庖爨夜以達旦以此終其身嘗夢一老人旁有贊拜者既覺猶拜未已且求其家繪像則四代祖母也自是并祭四代肆及元祐九年進士第時轍備位政府以親祀圜丘恩賜冠帔使肆以歸奉夫人肆迎養銅山夫人常稱内外祖父從政之方以勑之及其疾病肆刲股以具饍既執喪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哀毀殆

龍井辯才法師塔碑一首

生十年而出家口不茹葷血每見講堂坐輒嘆曰吾願登此說法度人年十六落髮受具足戒十八就學

於天竺慈雲師雲門人方盛厭衆欲郤之雲曰昔吾夢甚異此子殆法器也勿郤師日夜勤力學與行進不數年而為其高第雲沒復事明智韶師韶嘗講摩訶止觀至方便五緣曰淨名所謂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衆賢聖然後可食此一方便也師聞之悟曰今乃知色聲香味皆具第一義歸因泣下如雨由此遇物中無疑矣嘗夢與其同門友元素入一寺曰妙樂有僧出師問之曰此非荆溪尊者與法華文句記處耶曰然師訪以尊者遺像相與至東閣見一梵僧趺坐不動容貌甚偉謂師曰我汝過去師也當為我作禮師拜已而覺忽若有得年二十五恩賜紫衣及辯才號僉代韶為衆講說者凡十五年知杭州呂公溱請師住大悲寶閣院師嚴設紀律犯者秋毫皆斥去其徒畏敬之居十年沈公遘治杭以謂上天竺本觀音大士道場以聲音懺悔為佛事非禪那居也乃請師以教易禪師至吳越人爭以檀施歸之遂鑿山增室幾至萬礎重樓傑觀冠於浙西學者數倍其故有禱於大士者亦鮮弗答詔名其院曰靈感觀音熙寧初龍圖祖公無擇在杭言者或不悅其政遽起制獄師以鑄鐘事預逮居其間泰然擬金剛觀撰

圓事理說居十七年有僧文捷者利其富倚權貴人以動轉運使奪而有之遷師於下天竺師恬不為忤捷猶不厭使者復為遷師於潛逾年而捷敗事聞朝廷復以上天竺畀師捷之在天竺也吳人不悅施者不至巖石草木為之索然及師之復士女不督而集山中百物皆若有喜色清獻趙公抃與師為世外友親見而賛之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然師復留三年終欲捨去謂其徒曰吾祖智者聖人也猶以急於化人害於行已位本五品而證止鐵輪況吾凡夫也哉固謝去老於南山龍井之上以

茅竹自覆吳越聞之爭為之築室廬具像設氅尾金碧咄嗟而就三年後為太守鄭公溫伯請居南屏一年鄭公去乃歸龍井終焉師於講說不擇晝夜常曰鬼神盛德不具多畏人晝說或不得至比夜人常曰幾能聽嘗焚指以供佛右三左二僅能以執其徒有欲效之者輒禁之曰如我乃可平生脩西方淨業未嘗以須臾廢行成力具能以其餘見於外者非一也子兒子瞻中子迨生三年不能行請師為落髮摩頂祝之不數日能行如它兒布衣李生者習禪觀甚辯而無行欲從師出家子瞻憐之為請於師未言其名

師拒不許若知其為人者秀州嘉興令陶象有子得魅疾巫醫莫能治師呪之而愈越州諸暨陳氏女子心疾漫不知人父母以見師師警以微言醒然而悟嘗與僧熙仲會食仲視師眉間有光如螢遽起攬之得舍利師曰慎毋以告人不知者將以妄疑我曰是常有於其臥起得之者及其將化入室燕坐謝賓客上言語飲食召其常所往來僧道潛告之曰吾西方業成好是七日無魔橫右脅吉祥而逝吾願足矣至五日出偈告眾七日奄無而寂皆如其言師度弟子若千人四方學者不可以數計頗能以其道教化吳越

至十月庚午塔成頌曰

如來昔在世心禪語為教譬如大四海惟是一濕性於其濕性中變化千萬億風來為濤瀾風去為湛然魚龍所游戲神鬼所出沒船筏皆其力網罟取其利其上為洲渚諸國所生育其下為淵谷百怪所藏伏東西出日月上下屬江漢觀者不能了聾瞽何暇就如來知迷悶隨變為解釋因變所說者是則名為教彼善聞教人當知是幻爾既已知是幻則當識真實我觀世教師皆謂教是實由謂教實故則為禪所訶禪雖訶教乎終以教致禪禪若不取教是杜所入門教

而不知禪是不識家也辯才真法師於教得禪那口舌如淵翻而不失道根心湛如止水得風飄繁然以是於東南普服禪教師士女常奔走金帛常圍遶師惟不取故物來不得拒道成數有盡西方瞬息西方亦非實要有真實處

逍遙聰禪師塔碑一首

予元豐中以罪謫高安既涉世多難知佛法之可以為歸也是時洞山有文贊禪有全聖壽有聰是三老人皆具正法眼超然無累於物予稍從之遊既久而有見也居五年予自高安移宰績溪未幾而全委化

文去洞山聰去聖壽庀年十再謂高安而文住歸宗
聰退老黃蘖不復出矣聰聞予來出見曰吾夢與君
遊於山中知君復來去來宿緣也無足怪者與予處
一年弊衣糲食澹然若將終焉高安之人曰有如聰
禪師而不至道場者耶師曰吾未始不在道場顧以
蘇公一來餘無求也衆曰逍遥唐帝子遺築實旅不
至而貲粮可以老居之無害師不聽予告之曰師豈
以我故廢傳法耶師笑而許之紹聖乙亥十有二月
始杖策入山山久荊不理十方不至師方治其缺圮
延衆予亦得般若涅槃寶積華嚴四大部舊經於聖

壽補其殘破而授之明年夏師得疾山深無醫愈而
復劇九月戊申而寂春秋五十有五師本綿州鹽泉
王氏幼事劍門慈雲海亮師年二十三誦經得度始
遊成都從講師捨之南至吳越見淨慈大本禪師又
而不悟本曰吾疇昔夢汝與甚汝不勉則死師茫然
不知所謂常志南嶽惡大口吞三世諸佛語一日為
僧伽作禮醒然而喻即見本具道所以然本曰汝得
之矣吾夢汝吞一世界一繫刀知汝自今始真出家
也即為擊鼓告衆師遊江西高安人敬愛之延住真
如開善聖壽三道場師性靜默與物無忤所居不問
有無安於戒律不知持犯之別平居未嘗談說叩之
輒亹亹不竭予見之二十年口不言人過逍遥祖師
曰僖唐肅宗少子也出家事忠國師忠記之居逍遥
賜田甚廣經五代亂民盜耕之幾盡前長老文因訴
於縣十得一二可以居衆矣而衆未集因相山之勝
環植松栢將自為窣堵波既没或言其不利改葬它
所及師之寂即因之以葬衆皆曰有得之報十月庚
午而葬銘曰
逍遥峨深帝子道場百年無人龍天悲傷師遊吳中
得法本翁口吞大千不蔕于胸律精不持道備不言

遊戲諸方物知其賢翼然歸之師郤避之草庵布衣
逝與世辭忽來自山衆迎而喜為予而出予豈堪比
衆曰逍遥法鼓不鳴師雖老矣強為我行師人居之
草木欣無俯仰幾何寂如蛻蟬吁嗟前人度是塔址
成而不居若有所俟新塔歸然松栢離匪人所圖緣
則在茲

天竺海月法師塔碑一首

餘杭天竺有二大士一曰海月一曰辯才皆事明智
部法師以講說作佛事而心悟最上乘不為講說所
縛吳越多禪衆聞其言者皆曰說教如是是亦禪也

故吳越之人歸之與佛菩薩無異熈寧中子兄子瞻
通守餘杭從二公遊敬之如師支海月之將寂也使
人邀子瞻入山以事不時往師遺言須其至乃闔棺
旣寂四日而子瞻至發棺視之膚理如生必頂溫然
驚嘆出涕後十有六年子瞻守餘杭復從辯才遊及
其滅也子瞻守淮南其徒請爲塔銘子瞻以屬子文
十三年予與子瞻皆自嶺外得歸而子瞻終於毗陵
餘杭參寥師弔予穎川旣而泣曰辯才旣以子瞻故
得銘於公海月獨未有銘公以子瞻其亦勿辭予亦
泣許之公名惠辯字訥翁姓富氏秀之華亭人也幼

不好弄其父奇之以施普照寺年十有九受具足戒
從韶於天竺受天台教習西方觀復事三衢浮石矩
法師皆盡其學韶之將老也命公代之講者八年學
者宗之及其老遂領寺事翰林沈文通治杭以威猛
御物僧徒嚴憚之見者惶駭失據公獨從容如平日
文通異之遂以泝僧職卒至都僧正凡講授二十五
年往來千人得法者甚衆西方觀成與同社人造塔
及閣公容止端靜不畜長物有盜夜入其室脫衣與
之導之出門使從支徑逃去熙寧六年十月有疾十
七日旦起盥濯與衆別焚香跏趺而逝年六十臘四
十一公初入天竺及洞有老人冠帶傴僂逾梁迎之
入門而失始代師講夢章安尊者以金篦刮其目曰
汝勤於誨人當得辯慧嘗苦脾痛久而不愈夢天神
以金盤盛水使師盥目而先其腸浣已復內覺而痛
止公沒之歲吳越大旱禱於天竺觀音像不應公以
疾晝寢夢老人白衣烏帽告曰明日日中必雨問其
人曰山神也如期而雨公學行高妙報在西方其以
感通者不可勝言而聞於人者如此今住天竺德賢
師實公之高第以銘授之俾刻之石銘曰
佛本說一乘無二亦無三空洞無一物應物無不住

欲以是教人人或不能信以其不信故故示以方便
方便皆是幻惟惠爲真實有方便惠解無方便縛有
惠方便解無惠方便縛惟惠惟方便更相爲縛解縛
脫解亦除然後至佛乘智者古智人具惠與方便示
人西方觀其實則是幻由幻而得佛於以度衆生會
歸於一乘何者非佛法海月辯才師智者之孫曾由教
而得禪皆僧中第一我不識其面知其心中事作銘
書塔石二公知其然

欒城後集卷二十四

欒城第三集目錄　　全

第一卷

詩七十首

丙戌十月二十三日大雪

晝歎

夢中反古菖蒲

次遲韻復雪

次韻文氏外孫驥以其祖父與可學士書卷還謝倧學士

守歲

上元不出

將築南屋借功田家

丁亥生日

初葺遺老齋二首

謝人惠千葉牡丹

移陳州牡丹偶得千葉二本喜作

因旱

初成遺老齋二首

蠶麥二首

文氏外孫入村收麥

李方叔新宅

苦雨

收麥二首

立秋後

初築南齋

中秋月望十六終夜如晝

釀重陽酒

戲題菊花

九日三首

十日二首

初成遺老齋待月軒藏書室三首

久雨

方築西軒穿地得怪石

肺病

送遜監淮西酒并示諸任二首

風雪

讀傳燈錄示諸子

夢中詠西湖

買炭

欲雪

那吒
示諸子
戊子正旦
題舊鍾馗
七十吟
久旱府中取虎頭骨投邪山潭水得雨戲作
生日
將拆舊屋權住西廟
種花二首
同遲賦千葉牡丹

同遲賦春晚
春無雷
閻卞氏舊有怪石藏宅中問其遺孫指一廢井云盡在是矣井在室中牀下尚未能取先作一首
仲夏始雷
入夏
讀舊詩
五月園夫獻紅菊花二絶句
夏至後得雨
遲往泉店殺麥
夏夜對月
千葉白蓮花
追和張公安道贈別絶句
第二卷
詩七十一首
遺老齋絶句十二首
移花
服栗
白菊

九日家釀未熟
南齋獨坐
西成
栽菜
示諸子
示諸孫
十一月一日作
冬至日
除日
臘中三雪

伐雙殺
上元夜适勸至西禪觀燈
程八信孺表弟剖符單父相過潁川歸鄉待
闕作長句贈別
種松
二月望日雪二絕
遲自淮康酒官歸覲逾旬而歸二絕句
去年秋扇二絕句
讀舊詩
堂成不施丹雘唯紙窓水屏蕭然如野人之

居偶作
南齋竹三絕
中秋新堂看月戲作
午寢
九日陰雨不止病中把酒示諸子三首
落葉滿長安分題
臘月九日雪三絕句
己丑除日二首
同外孫文九新春五絕句
上元前雪三絕句
上元雪
春陰
庭中種花
曾郎元矩見過踰月聽其言久而不厭追感
平昔爲賦
閉門
林筍復生
老柏
蠶麥
喜雨

題東坡遺墨卷後
洗竹
寄張芒叟
第三卷
詩七十首
雨中秋絕句二首
贈德仲
閏八月二十五日菊有黃花園中粲然奪目
九日不憂無菊而憂無酒戲作
九日三首

戲題三絶
木氷
夜坐
老史
臘雪次遲韻
小雪
土牛
除夜二首
遺老齋南一栢雙榦昔歳坐堂上僅可見也
今出屋已丈餘偶賦
正月十六日
七十三歳作
春旱彌月郡人取水邢山二月五日水入城
而雨一首
龍川道士
重贈
食櫻筍二首
西軒畫枯木怪石
悟老住慧林
蠶麥

北堂
秋稼
七夕
食雞頭
秋雨
補種牡丹二絶
曹郎子文赴山陽令
九日三首
早睡
聽前栢
十月二十九日雪四首
冬日即事
畫學董生畫山水屏風
冬至日作
冬至雪二首
讀樂天集戲作五絶
記病
除日二首
上元
壬辰生日兒姪諸孫有詩所言皆過記胷中

所懷亦自作
白鷴
林筍
西軒種山丹
遊西湖
泛潩水
風痺三作
新作南門
春旱
感私扇

第四卷
詩十二首
喜姪賓選家
次前韻
喜雨
雨過
溽暑
外孫文九伏中入村曬麥
大雨後詠南軒竹二絕句
秋後即事

送遜赴登封丞
省事
廣福僧智昕西歸
第五卷
詩賦銘贊共十首
種藥苗二首（種罌粟　種決明）
上巳
上巳後
堂成
雙柳

卜居賦
銅雀硯銘
壬辰年寫真贊
管幼安畫贊
第六卷
策問論一十六首
觀會通以行典禮論
第七卷
論語拾遺
第八卷

易說三首
洪範五事說一首
詩病五事
第九卷
書傳燈錄後
第十卷
遺老齋記
藏書室記
待月軒記
墳院記

欒城第三集目錄卷終

欒城第三集引

崇寧四年余年六十有七編近所爲文得二十四卷自之欒城後集又五年當政和元年復收拾遺藁以類相從謂之欒城第三集方昔少年沉酣文字之間習氣所薰老而不能已旣以自喜亦以自笑今益以老矣餘日無幾方其未死將復有所爲故隨類輙空其後以俟異日附益之云爾

欒城第三集卷第一

詩七十一首

丙戌十月二十三日大雪一首

秋成粟滿倉冬藏雪盈尺天意怒無辜歲事了不逆
誰言豐年中遭此大泉死肉好雖甚精十百非其實
田家有餘粮靳靳未肯出閭閻但坐視愍愍不得食
朝饑願充腸三五本自足飽食就者飲竟亦安用十
姦豪得巧便輕重竊相易鄰邦穀如土胡越兩不及
閑民本無賴翻然去井邑土著坐受窮忍饑待捐瘠
彼哉陶鈞手用此徒且慎天且無奈何我亦長太息

畫歎一首并引

武宗元比部學吳道子畫佛菩薩鬼神燕肅龍圖學王摩詰畫山川水石皆得其彷彿潁川僧舍往往見

之而里人不甚貴重獨重趙董二生二生雖工而俗
不識古名畫遺意作畫歎
武燕未遠嗟誰識趙董紛紛枉得名已矣孫陳舊人
物至今但數漢公卿

夢中夾古菖蒲一首 并引

古詩云石上生菖蒲一寸十二節仙人勸我食令我好顏色十一月八日四鼓夢中夾之作四語見一愚公在側借觀示之赧然有愧恨之色

石上生菖蒲一寸十二節仙人勸我食再三不忍折
一人得飽滿餘人皆不悅已矣勿復言人人好顏色

次遲韻復雪一首

老人怕寒愁早作夜聞飛霰知相虐栗車未到泥徑
深場新欲盡心驚愕山川澒澒勢如海孤舟一葉知
安泊山中故人消息斷欲問有無隔溪壑入言王生
好事人同船不顧山陰約故候生來本貧窶妻子至
今美愁糴曳履長歌鮮忍飢裹飯往餉今誰託家人
來告酒可發洗盞開瓶同一酌

次韻文氏外孫驥以其祖父與可學士書卷題謝悰學士一首

西南自是賢俊府衰老思歸謾晉許春禾瘠麥非平
生子孫便推我作古賢哉與可詩中禁筆墨餘功散
緒猶南陽諸謝世有人此邦亦自非其土一時與我
俱作客白髮蒼顏愧非伍儒術真傳漢太爺風流未
減晉諸度兩家向有往還帖舊集脫遺應可補明窗
展卷清淚滴慨然似與故人語欲鎖空厨付長康恐
君譏我不與取

守歲一首

歲云莫矣誰能守唯有此心初不移宇宙隨流任爾
去虛空對面即吾師三盃醉倒聊從俗一點靈明欲
語誰來日日新無限事歸根一笑彼安知

上元不出一首

春寒未脫紫貂裘燈火催人夜出遊老厭歌鍾空命
酒病嫌風露怯登樓擁袍坐睡曾無念結客追歡久
已休試問西鄰傳法老此時情味似儂不

將築南屋借功田家一首

先人敝廬寄西南不歸三紀今何堪卜營菟裘聞歲
三酉戍柔豆餘石廩借功田家幷鏝杴農事未起來
不嫌併遣浮客從丁男芒鞋麻巾短後衫忤督登登
駭鬧鬨期我一月久不厭我方窮困人所諳有求不
答心自甘一言見許不妄談飲汝信厚心懷慚晨炊

暮餉增醯鹽歸時不礙田與蠶

丁亥生日一首

少年卽病肺喘作鋸木聲中年後病脾暴下泉流傾因苦始知道處世百欲輕收功在晩年二疾忽已平來年今日中正行七十程老聃本吾師妙語初自明至哉希夷微不受外物嬰非三亦非一了了無形形迎隨俱不見瞿曇謂無生湛然琉璃內寶月長盈盈

初葺遺老齋一首

鬚鬢渾白已經歲腰痛春來日又多一味安閒猶有礙却令斟酌擬如何築居定作子孫計好事乆遺僧

佛呵尤愧白家癡道宅十年成就飽經過爲留十步南牆竹莫旌門前鳥雀多陋巷何妨似顏子勢家應未奪蕭何詩書懶惰何曾讀氣息調勻不用呵多病從來少賓客杜門今復幾人過

謝人惠千葉牡丹一首

東風催趁百花新不出門庭一老人天女要知摩詰病銀瓶滿送洛陽春可怜最後開千葉細數餘芳尚一旬更待遊人歸去盡試將童冠浴湖濱

移陳州牡丹偶得千葉二本喜作一首

小園初開清潩岸名花近取宛丘城争言千葉根難認忽發雙葩眼自明謫墮神仙終不俗飛來鸞鳳有餘淸細鉏荒礫除荊棘未可令齊衆草生

因舊一首

予因卞氏故居改築新宅其廳事陋甚有柴氏廳三間求售二百餘萬錢力不能致予過日因卞之舊而易其左不可子孫若賢當師公儉予愧其言從之作因舊詩

君不見林上鵲冬深始營巢及春巢已成又不見梁上燕春來初作窠及夏雛已生我爲一區屋三年費經營紛紛代椿楸日厭斤斧聲老境能幾何乜日安

餘齡一言愧吾兒事忌與力争靑楊易三棟赤楡換雙楹指顧行卽具構築役亦輕鄰侯念子孫不處高閈閎吾今何人斯此則坐右銘

初成遺老齋二首

花時懶出伴遊人暑雨深藏養病身新宅丁丁厭斤斧舊書寂寂老埃塵乆將生事累諸子頓斂根浮付一眞遺老齋成謀宴坐濟然無語接來賓

舊說潁川宜老人朱櫻班筍養閒身無心已絶衣冠念有眼不遭車馬塵靑簡自書遺老傳白鬚仍寫去年眞齋成護作笑談主已是蕭然一世賓

蠶麥二首

踈慵自分人嫌我貧病可憐天養人蠶眠已報冬裘具麥熟旋供湯餅新頻桑晚出露濡足拾穗暮歸塵滿身家家辛苦大作社典我千錢追四鄰

三界人家多鮮福一時蠶麥得難兼鉏耰已愧非吾力湯火尤驚取不廉賈客爭誇大浣布貧家祖有木積鹽薄衫冷麪消長夏捫腹當知百不堪

文氏外孫入村收麥一首

欲收新麥繼陳穀賴有諸孫替老人三夜陰霪敗場圃一竿晴日舞比鄰急炊大餅償飢乏多博村酤勞

苦辛閑廩歸來真了事賦詩憐汝足精神

李方叔新宅一首

我年七十無住宅斤斧登登亂朝夕兒孫期我八十年宅成可作十年客人壽八十知已難從今未死且磐桓不如君家得衆力咄嗟便了三十間李君維貧足圖史旋鑿明窗安淨几閉門但辦作詩章好事時來置樽俎我很年來不出門不見君家棟宇新心安即是身安處自揣頭顱莫問人

苦一雨首 七月朔

蠶婦繅出盆田夫麥入倉斯人薄福德二事未易當忽作連日雨坐使秋田荒出門陷塗潦入室崩垣墻覆壓先老稚漂淪及牛羊餘粮詎能久歲晚憂糟糠天災非妄行人事容有償嗟哉竟未悟自謂予不戕造禍未有害無辜輙先傷箪瓢吾何憂作詩熱中腸

報麥二首

麥幸十分熟雨過三日霪初晴尚未伏半夜叅重陰細築場無隙輕推磨有音驚聞諸縣水一溉直千金

又

雨後麥多病庚巾蛾欲飛不辭終日暑幸脫半年飢潦水來何暴秋田望已微農夫愚可念此報定誰非

立秋後一首

伏中苦熱焦皮骨秋後清風濯肺肝天地不仁誰念爾身心無著偶能安詩書久爲消磨日毛褐還須準擬寒護許百年知到否相從一日且磐桓

初築南齋一首

我老不自量築室盈百間舊屋收半料新材伐他山盎中粟將盡槖中金亦殫涼風八月高扶架起南邊首成遺老齋願與客周旋古檜長百尺翠竹森千竿隔城過清潁有井皆甘泉平生隱居念眷眷在山川誰言白髮年有作竟不然我本師瞿曇所過無不安

諸子知我懷勉更求補棣堂成鋪莞簟無夢但安眠
中秋月望十六終夜如晝一首
秋氣久已到月明如可期雲生未望夜天借極圓時
冷澈登臨倦夜慵起舞遲兎搗長椅藥桂老尚生枝
運轉何年住清明與物直油然任消長斤斧定何施
釀重陽酒一首
家人欲釀重陽酒香麴甘泉家自有黃花悒藥有佳
思金大未調無好手老奴但欲致村酤小婢爭言試
三斟我年七十似童兒逢節歎欣事從厚廩粟已空
豆方實羔豚雖貴魚可取病嫌秋雨難為腹老憐饑

涎空有口折花誰是送酒人來客但有鄰家父閑門
一醉莫問渠巷爭不用纓冠救
戲題菊花一首
春初種菊助巢蔬秋晚開花抻酒壺微物不多分地
力終年乃爾任人須天隨七箸幾時輟彭澤樽罍未
遂無更擬食根花落後一依本草太傷渠
九日一首
昔忝衣冠舊今從野老遊籬根菊初綻甕面酒新篘
不負重陽節都無舉世憂人生定誰是萬事本悠悠
又
欲就九日飲旋炊三斟醉今朝不一醉坐客有空回
白髮何須客黃花恨晚開問知餅未罄相勸盡餘盃
又
從古重此日今人那得違菊遲知歲閏酒貴念人飢
身安且自慰家遠不成歸尚憶少年樂驚呼人盡非
十月二首
酒經重九尚殘卮雨送初寒問褚衣養氣安閑真得
計讀書勤苦已知非謾存講說傳家學深謝交遊絕
世譏築室未成中自笑何如茅屋對柴扉
安患經懷沃漏卮榮華過眼脫輕衣定心稍覺無來

往時事誰能問是非祿去身安常自喜宅成囊竭可
無譏交遊散盡餘親戚酒熟時來一扣扉
初成遺老齋待月軒藏書室三首
老人身世兩相遺綠竹青松自蔽虧已喜形骸今我
有枉將名字與人知往還尚許鄰家父問訊纔通說
法師燕坐蕭然便終日客來不識我為誰遺老齋
軒前無物但長空孤月忽來東海東圓滿定從何處
得清明許與衆人同憐渠生死未能免顧我盈虧略
已通夜久客寒要一飲油然細酌意無窮待月軒
讀書舊破十年功老病茫然萬卷空插架都將付諸

子閑門猶得養衰翁案頭螢火從乾死窗裏飛蠅久
未通自見老盧真面目平生事業有無中藏書室

久雨一首

雲低氣尚濁雨細泥益深經旬勢不止晚稼日已侵
閑居賴田食憂如老農心堆場欲生耳棲畝將陸沉
常賦雖半釋雜升起相尋凶年每多暴此憂及山林
號呼天不聞有言不如瘖願見雲解駁秋陽破羣陰

方築西軒穿地得怪石一首

下氏平日本富家庭中怪石蹲磨覆子孫分散不復
惜排棄坑谷埋泥沙一株躍出隨畚鍤知我開軒方

種花頹然遠嶺蟠澗谿谽然洞穴通煙霞十夫徙置
幸不遠軒前桐栢陰交加我家舊隱久不到小池尺
水三流楂少年旋遶猶不足時呼野老來煎茶老人
得此且自慰更訪餘石探幽遐或言但結軒於石側不必徙置多

肺病一首

肺病比不作屈信三十年今年胡爲爾呀然上衝咽
寒氷未易溫死友誰使然醫言無庸怪此理環無端
少年少壯攻今日存精堅假年復除害非人豈非天

送遜監淮西酒并示諸任二首

疇昔南遷海上雷縣難唯與汝同來再從龍尉茅蕺
庭旋卜雲橋揚子堆相與閉門尋舊學誰言復出理
官酤乘田委吏師專矣學陶翁到即回
淮西留滯昔經年唯有諸任時往還炊黍留賓不嫌
陋借書度日免長閑歸來潁水無人問夢遶伊家古
檜間二老舊遊唯我在後生誰復識蒼顏真里師中二老人鄉人對余識之者

風雪一首閏十月十一日

冬溫未宜人風雪中夜止疾雷略吾窗輕冰入吾被
病去適三日驚起存一氣心安氣亦安二物本非二
皎然一寸燈下燭九泉底物來無不應物去未嘗昧

恨我俗緣深挽此古佛智醫來視六脈六脈非昔比
贈適有言

讀傳燈錄示諸子一首

大鼎知難一手扛此心已自十年降舊存古鏡磨無
力近喜三更月到窗早歲文章真自累一生憂患信
難雙從今父子俱清淨共說無生或似龐

夢中詠西湖一首

誰鑿西湖十里中扁舟載酒聽輕風草木蕃滋百事
足寒暄淡薄四時同東鄰適與吾廬便西岸遥將岳
麓通閑遊草莽無人識竹杖藤鞋一老翁前四句夢中得後四句

句起而足之

買炭一首

苦寒搜病骨絲纊莫能禦析薪燎枯竹勃鬱煙充宇
西山古松櫟材大招斤斧根槎委溪谷龍伏熊虎踞
挑抉靡遺餘陶穴付一炬積火變深黳牙角猶憤怒
老翁睡破氊正晝出無屨百錢不滿筐一坐幸至莫
御爐歲增貢圓直中常度閭閻不敢售根節姑付汝
升平百年後地力已難富知夸不知嗇俛首欲誰訴
百物今盡然豈爲一炭故我老或不及預爲子孫懼

欲雪一首

今年麥中熟餅餌不充口老農畏冬旱渾雪未覆畝
驕暘引狂風三白知應否久晴車牛通薪炭家家有
惟有口腹憂此病誰能救達官例謀身一醉日自富
尚應天愍人雲族朝來厚飛花得盈尺一麥可平取

那吒一首

方北天王有狂子只知拜佛不拜父佛知其愚難教
語寶塔令父左手擎兒來見佛頭輒俯且與拜父略
相似佛如優曇難値遇見者聞道出生死嗟爾何爲
獨如此業果已定磨不去佛滅到今千萬祀只在江
湖挽船處

示諸子一首

老去惟堪一味閑坐令諸子了生緣般柴運水皆行
道挾策讀書那療田兄弟躬耕真盡力鄉鄰不慣枉
稱賢裕人約已吾家世到此相承累百年（先[illegible]德[illegible][illegible]語[illegible][illegible]吾家兒弟書治田甚勤其不足稱爾）

戊子正旦一首

百歲行來已七分筋骸轉覺不如人法傳心地初投
種雨過花開不待春識路一時如有得到家諸事本
非新舊陳芻狗今無用付與時人轄兩輪

題譙鍾馗一首并引

癸丑歲予爲興德軍掌書記是歲大旱除日府中賜
畫鍾馗行雪中狀甚怪後三十六年檢篋中舊畫得
之戲作此篇

濟南書記今白須歲節鍾馗舊録稱舉手托天欣見
雪破靴蹋凍可憐渠滔滔時輩今黃壤六六年華屬
老夫兒女未容翁便去銀瓶臘夜潑屠酥

七十吟一首

年來霜雪上人頭我爾相將七十秋欲去天公未遣
去久留敝宅恐難留六窓漸暗猶牽物一點微明更
著油近聽老盧親下種滿田宿草費鉏耰

又旱府中取虎頭骨投邢山潭水得雨戲作一
首
邢山潭中黑色龍經年懶卧泥沙中嵩陽山中白額虎何年一箭肉爲土龍雖生虎雖死天然猛氣略相似生不益人死何負虎頭枯骨金石堅投眼潭中潭水旋龍知虎猛心已愧虎知龍懶自增氣山前一戟風雨交父老曉起看麥苗君不見岐山死諸葛能真奔走生仲達

生日一首

扶杖今年見國人懸弧早歲憶茲晨佛身三世歸依

地隣寺百僧清净因篋子知非慾已晚白公起定惜餘春舞雩一躍平湖水鄉黨驚呼白髮新是日請堂僕三並飯寺齋僧人

將折舊屋權住西廊一首

平生未有三間屋今歲初成百步廊欲趁閑年就新宅不辭暑月卧斜陽儲簟已謝前人種井何妨衆口嘗奔走從來成底事安居到處漫爲鄉

種花二首

築室力已盡種花功尚疎山丹得春雨艶色照庭除末品何曾數羣芳自不如今秋接千葉試取洛人餘

又

築室少閑地種花能幾畦松筠舊滿眼桃李漸成蹊無計通湖水長思種藕泥幽懷終不愜拄杖出城西

同遲賦千葉牡丹一首

未換中庭三尺土漫種數叢千葉花圃工言近家譏土多蟲故不宜花須換黃土三尺乃發云造物不違遺老意一枝頗似洛人家名園不放尋芳客陋巷希聞載酒車未忍畫瓶修佛供清樽酌盡試山茶

同遲春賦晚一首

池塘春早欲生塵一雨能令草木新脚病不嫌櫻笋

薄釀空偏喜麥禾勾白須照水湖光净淥酒留人爲呼頻但恐少年嫌老醜眼前無復一時人

春無雷一首

經冬無雪麥不死秋雨過多深入土人言來歲定無麥老父掉頭笑不許清明雨足麥欣欣旋敕奴婢修破囷大麥過期當半熟小麥未晚猶十分東家西舍發陳積十錢一𣂐猶難得向來天公不爲人市人半是溝中瘠前望麥熟一月期老稚相勸聊忍飢誰令伏蛇作寒熱壺中無錢誰肯醫天公愛人何所吝一春雨作雷不發雷聲一起百妖除病人起舞不須扶

聞卞氏舊有怪石藏宅中問其遺孫指一廢井云盡在是矣井在室中床下尚未能取先作一首

昔人遊宦久江湖怪石欺空駭里閭一井深藏綠底事百年不出待潜夫弃指泥土性仍在脾睨林亭氣漸蘇微物廢興猶有定此生窮達謾長吁

仲夏始雷一首

陽氣湏濛九地來經春涉夏始聞雷麥禾此去或可望桃李向來誰使開號令迹遲人共怪陽陰顛倒物猶猜一聲震蕩雖驚耳遍地妖氛未易回

八壐一首

秦人一壐十五城百二十城當八壐元日臨軒組綬新君臣相顧無窮喜九鼎崢嶸夏禹餘八壐錯落古所無古人鄙陋今人笑父老不慣空驚呼

讀舊詩一首

早歲吟哦已有詩年來七十未全衰開編一笑恍如夢閉目徐思定是誰敵手一時無復在賞音他日更難期老人不用多言語一點空明萬法師

五月園夫獻紅菊二絕句

黃花九月傲清霜百草滿園無此香紅紫無端盜名字試尋本草細商量

南陽白菊有奇功潭上居人多老翁藥似蟠蒿莖似蘇未宜放入酒杯中

夏至後得雨一首

天惟不窮人旱甚雨輒至麥乾春澤匝禾槁夏雷墜一年失二雨麋實其不繼我窮本人窮得飽天所畀奪祿十五年有田潁川涘躬耕力不足分穫中自愧餘功治室廬棄積窮徇藥久養無用身未識彼天意

遲往泉店殺麥一首

罷氏不耕穫豈利有依往古人爲我言許此亦無妄

一冬免鉏犁二麥盈壟畝火老金尚伏雨過禁場壞隣家助伯亞耆耳割捋莽朝賜得終日經歲可無恙老夫終病懶長子幸可仗劬勞慎勿厭蔬餌家共享秋田雨初足已作豐熟想歸來報好音相對開腸釀

夏夜對月一首

大火直南方萬物委爐炭微雲吐涼月中夜初一浣老人氣如縷枕簟亦流汗披衣造中庭星斗粲相粲鳴蜩思清露抱葉一長歎栖鵲亦未安遶樹再三轉我生仰田食俟雨占雲漢愕然未可期無食終誰怨褰帷覓不寐夜氣淨如練受之不忍觸惟恐朝來散

千葉白蓮花二首

蓮花生於泥淨色比天女臨池見千葉謫墮問何故

空明世無匹銀瓶送佛所清泉養芳潔為我三日住

蔫然落寶牀應返獘天去

追和張公安道贈別絶句一首并引

予年十八與兄子瞻東遊京師是時張公安道守成都一見以國士相許自爾遂結忘年之契公既事裕陵君臣之義初不淺也既而與用事者異議拂衣而出初守宛丘次守南都予亦以議論不合違從公遊元豐初子瞻以詩獲罪貶居黃州予謫監筠州酒稅

公凄然不樂酌酒相命手寫一詩為別曰可憐萍梗飄浮客自歎匏瓜老病身從此空齋掛塵榻不知重掃待何人後七年蒙恩召還復見公南都自是又八年而有升沉之歎時公薨已數年矣及自龍川還潁川姪過出子瞻遺墨中有公所贈章覽之泣下不公止乃追和之

少年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為幕下賓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

欒城第三集卷第一

欒城第三集卷第二

詩七十首

遺老齋絶句十二首

杜門本畏人門閉自無客孤坐忽三年心空無一物

又

泉音入我耳諸色過吾目聞見長歷然靈源不受觸

又

茲心淨無垢尚愛南齋竹當暑得清風冷然若新沐

又

老檜真百尺疎竹疑千畝紛紛霰雪中見此歲寒友

又

我竹種松檜十年未成陰昔人定知我為我養南林

又

久無叩門聲剝啄問何故田中有人至昨夜盈尺雨

又

我居近西城城枕湖一曲不到平湖上何物禁吾足

又

北臨鳳凰臺鳳去臺亦圮萋萋脩竹林喈喈何日至

又

昔我過嵩麓雲移見諸峯重遊未有日想像曀靄中

又

避事已謝客養性不看書乜中多感遇掩卷輒長吁

又

人言里中舊獨有陳太丘丈若命世人惜哉憂人憂

又

巢由老箕山遁世聊可耳臨流愧堯舜又甚陳仲子

移花一首八月十六日

種花南堂南堂毀花亦悴理畦西軒西花好未恐棄慇懃拔陳草秋雨流入地移根傳生土指日春風至花來本陳洛盈尺不爲異方求千葉枝更與一溉水

人功誠已盡天巧行可致我老百不爲愛此養花智

服栗一首

老去日添腰脚病山翁服栗舊傳方經霜斧刃全金氣插手丹田借火光入口鏘鳴初未熟低頭咀嚥不容忙客來爲說晨興晚三嚥徐收白玉漿

白菊一首

白菊長先黃菊開年年九日泛新醅猶存古曆標花候不奈時人信手栽得勢從教盈九畹傍閒聊復引三盃愈風明目須眞物能使神䰟爲爾回

九日家釀未熟一首

平生不喜飲九日猶一酌今年失家釀節到眞寂寞床頭瀉餘樽畦菊吐微萼洗盞對妻孥肴蔬隨厚薄興來欲徑醉量盡還自却傍人歎身健省已知脾弱尚有姑射人自守常綽約養生要慈儉已老慚矍鑠燕居漸忘我杜門奚不樂風麴日已乾濁醪可徐作

南齋獨坐一首

獨坐南齋久忘家似出家香燈懷作穗茶面結成花細竹纔通徑長松初有槎往還眞斷絕一一數歸鴉

西成一首

野老揣相慶西成僅十分寒來多釀酒客過莫留饋

近事姑求飽遂憂要浪聞一壺眞有理終日得醺醺

藏菜一首

蔓菁葵芥充朝饍藏晚風霜斷菜根百日園枯未易過一家口衆復何言多排甕盎先憂盡旋設盤盂未覺煩早晚春風到南國侵凌雪色有新萱

示諸子一首

諸子才不惡功名儻有言窮愁念父母心力盡田園志在要須命身閑且養源遊魚脫淵水何處有飛翻

示諸孫一首

少年眞力學玄月閉書帷老去渾無賴心空自不知

交遊誰識面文字略存詩笑向諸孫説踈慵非汝師

十一月十一日作一首

晝短圖書看不了夜長皷角睡難堪老懷騷屑誰爲伴心地空虛成妄談酒少不妨隣叟共病多賴有衲僧諳鬅腳纔爲積陰深厚陽初復一點靈光勸自參

冬至日一首

陰陽升降自相催齒髮誰教老不回猶有髮珠常照物坐看心火冷成灰酥燭龍坂經年在柑橘吳江半月來官冷無因得官酒老妻微笑潑新醅

除日一首

年七最後飲屠酥不覺年來七十餘十二春秋新罷講五千道德適親書木經霜雪根無蠹船出風波載本虛自恠多年客冥頑每因吾黨賦歸歟

臘中三雪一首

一臘不空度三雪自相因暗添池上凌稍壓麥中塵餘潤想猶在苦寒將及春慇懃欲盡酒扶養病衰人

伐雙榖一首十二月二十七日作

芳蘭非不嘉當門自宜鋤翦此惡木陰久妨長者車僕夫礪尋斧告我日方除久恃不忍意柯條益扶踈植根雖云固伐去曾須臾我塗雖不寬出入自有餘

開門聽蹊徑弁納賢與愚荒穢一朝盡來者皆虛徐

上元夜追勸至西禪觀燈一首

三年不踏門前路今夜仍看屋裏燈照佛有餘長自照燈心無法便成澄追歡任客去忘返入定孤僧喚不膺更到西禪何所問隔墻魚皷正登登

程入信孺表弟剖符單父相過頴川歸鄉待闕作長句贈別一首

我生猶及見大門弟兄中外十七人兩家門户甲鄉黨正如頴川數孫陳嘐嘐鳴鴈略雲漢風吹散落天一垠歸來勉強整毛羽飲水啄粒傷離群東西隔絶

不敢恨死生相失長悲辛蕭蕭華髮對妻子往往老淚流衣中仲叔已盡季亦老雙星孤月耿獨存老夫閉門不復出喜君三度乘朱輪今春剖符地尤勝不齊自古留考塵回車訪我念衰老挽衣把臂才逡巡君行到官我未死杖藜便是不速賓一尊酌我當有問此國豈有賢於君兄弟中惟僕與程入程九在耳

種松一首

城郭人家歲寒木檜栢森森映華屋青松介僻不入城野性特嫌塵土辱中庭冉冉盈天苗條幹雖短風霜足培根不用糞壤厚揷竹預防雞犬觸他年期汝

三丈高獨立仙翁毛髮綠老人自分不及見子孫見汝知遺直

二月望日雪二絶

玄冥晉雪惱中春損麥傷花病老人已典布裘捎衲襪朝來酒盡乞比鄰

老翁衰病不愛花百口唯須麥發家閒道巳中猶要雪蕪收凝白試山茶

遞自淮康酒官歸覲逾旬而歸二絶句

宦期未滿許寧親平日宦遊無此恩兩遍公田及私畝學書兼得問鈎孫

來田委吏責無多舊學年來竟若何開卷新詩可人意到官無復廢吟哦

去年秋扇二絶句

篋中秋扇委塵埃春晚炎風拂面來舊物不辭爲世用故人相見莫心猜

篋中秦女舊乘鸞拂去浮塵色尚鮮未盡炎風早歸去不堪秋後乞哀憐

讀舊詩一首

老人詩思如枯泉轆轤不下甕盎乾舊詩展卷驚三年藂然佳句擬昔賢老來百事不如前藜莧稻飯嗟偶便飽食餘暇晝日眠安用琢句愁心肝

堂成不施丹艧唯紙窗水屛蕭然如野人之居

偶作一首

高棟虛窗五月涼客來掃地旋焚香白雲低繞明月觀漲海東流清暑堂病久渴心思沆瀣夢回餘念屬瀟湘老人夫婦修行久此處從今是道場

南齋竹三絶

幽居一室少塵緣妻子相看意自閑行到南窗脩竹下怳然如見舊溪山

舊山脩竹半塵埃誰種南林待我來新筍出墻秋雨

足閉門長與護蒼苔

里中佳客舊孫陳我自疎慵不見人目倦細書長掩卷心遊法界四無鄰

中秋新堂看月戲作一首

年七看月茅簷下今歲堂成月正圓自笑吾人強分別不應此月倍嬋娟虛窗每怯高風度碧瓦頻驚急雨懸七十老翁渾未慣安居始覺貴公賢閭闠下諸家新第甲第壯麗頃所未有

午寢一首

食飽年來幸有秋倒床清夢百無憂恐飢終愧首陽

客鞭足何須雲夢州氷酒黄封生不啻春牙紫筍向
誰求平生尚有書魔在一卷還堪作枕頭

九日陰雨不止病中把酒示諸子三首

旱久翻成霖雨災老人腹疾强啣杯官醅菉豆適初
熟籬菊黄花終未開兒女共憐佳節過雞豚恐有故
人來衰年此會真餘幾薄酒無多不用推
九日不能飲吻乜覺胃寒妻孥勸把盞箕菊正堆槃
懶極久成病年高終鮮歡道人嫌服藥心息自相安

又

庭菊兼黄白村醪雜聖賢微吟遥自喜不飲信徒然

陶亮貧非病孟嘉醒亦顛相看莫相笑與爾各當年

落葉滿長安分題一首

有客倦長安秋風正颯然九衢飛亂葉八水凝寒煙
搖落南山見凄凉陋巷偏名園失綠暗清渭泛紅鮮
衣信催煩杵狼烽報極邊長江苦吟處日暮想横鞭

臘月九日雪三絶句

天公留雪待嘉平飛霰來時曉未明病士擁衾催煖
酒閉門不聽掃瑶瓊
去年家釀不須沽林米今年絶市無雪没前山薇蕨
盡誰憐無語獨撈鉏

臘中得雪春宜麥壟衰無精寒惱人未暇樽罍伴伴
客先將麯餌許比鄰

己丑除日二首

閲遍時人身亦老卷殘舊曆意茫然髭鬚白盡無添
處甲子重來又十年酒後不容時一醉堂成且喜夜
安眠春秋似是平生事屋壁深藏付後賢
摘紅安穩近誰傳（予由有厩疾數服變定經月良愈）簑雪蕭騷久
已然梅擲任教脩故事蠶絲聊與祝新年（客夢和人以鍚）
（梅枝鈔葉又以日賦名之綿絲）敲門賀客辭多病守歲諸孫聽
不眠粗有官醅供夜飲一瓶渾濁且稱賢

同外孫文九新春五絶句

佳人旋貼釵頭勝園父初挑雪底芹欲得春來怕春
晚春來會似出山雲
甕中臘脚長憂凍户外春風那得知酒熟定應花木
動舉觴先對柳千絲
菊葉萱牙初出土凍蝅冷蝶欲宜人老人脾病難隨
汝洗釜磨刀待晚春
築室恨除千本竹及春先補百株花隔年預與園夫
約春雨晴時問汝家
雪覆西山三頃麥一犂春雨祝天工麥秋幸與人同

飽昔日黃門今老農

上元前雪三絕句

臘中平地雪盈尺蒿隴山田麥尚乾不管上元燈火
夜飛花處處作春寒

閉門不問門前事燈火熏天自不知聞道朝來雪又
下老人今歲未應飢

天公似管人間事近事傳聞半是非但使麥田饒雨
雪飢人得飽未相違

上元雪一首

上元燈火家家辦遍地瑠璃夜夜深衲被蒙頭真老

病紗籠照佛本無心床頭酒甕恰三斗山下麥田真
百金乞我終年醉且飽端能擁鼻作微吟

春陰一首

春後誰令百日陰雨淫風横兩相侵天公未有惜花
意野老空存念麥心共怪叢篁亦黃落終憐老檜獨
蕭森過中不克陽安在夏旱前知未易禁是春所在竹林皆黃檜頭有未見

庭中種花一首

空庭一無有初種六株花青桐綠楊椰相映成田家
春雨散膏油朝暾發萌牙造物知我心初來盡枯槎
開花已可賞結子誠益佳百事盡如此一生復何嗟
我生本窮陋中年旅朝衛失腳墮南海生還學荒遐
築室雖不多於我則已奢松竹伴衰老已矣無復加

昔爲賦詩一首

曾郎元矩見過踰月聽其言乂而不厭追感平

胥子相從得佳婿遵初於大事議元矩時有婚議披垣同直喜良朋
交情不意隔生死世事休論有廢興宿草芊緜淚入
土故琴牢落恨填膺遠來似覺清談勝試問傳家今
幾燈

閉門一首

閉門潁昌市不識潁昌人身閑未易過閑久生暗塵
我念作閑計欲與黃卷親少年病書史未老目先昏
掩卷默無言閉目中自存心光定中發廓然四無鄰
不知心已空不見外物紛壘壘昔嘗去咄哉不肯信
一見勿復失愈久當愈真

林筍復生一首

春寒侵竹竹憔悴父老皆云未嘗記偶然雷雨一尺
深知爲南園衆君子從地湧出長如人一一便有凌
雲氣吾家老圃倦栽接但以歲寒相嫵媚一朝紛紛
看黃落嵇阮相過無辟地陰陽往復知有數已病還

瘦非郎死呼童徑語隣舍翁種竹未改當年意姚黃
魏紫終誤人千葉重臺定何事

雪栢一首

栢根可合抱栢身長百尺我年顏汝老我心同汝直
我貧初無居愛汝買此宅索居懷舊友開軒得三益
風中有餘勁老後不改色我貧不栽花遶屋多種竹
全家謬聞道舉目無他物晨興輒相對知我有慙德

蠶麥一首

春寒風雨遲蠶麥止半熟耕桑未嘗親有穫敢求足
隣田老翁嫗囊空庾無粟機張久乏緰食晏惟薄粥

熟耕種未下蠶穡雲不族私憂止寒餓王事念鞭扑
為農良未易為吏畏簡牘閉門差似可忍飢有餘福

喜雨一首

夏田已報七分熟秋稼方憂十日乾好雨徐來不倉
卒天公似欲救艱難魃強應大無遺力社近雞豚趁
早寒老病隨人幸一飽爐香無語只長歎

題東坡遺墨卷後一首

少年喜為文兄弟俱有名世人不妄言知我不如兄
篇章散人間墮地皆瓊英凜然自一家豈與餘人爭
多難晚流落歸來分死生晨光迫殘月回顧失長庚
開卷得遺草流涕濕冠纓斯文久衰弊涇流自為清
科斗藏壁中見者空嘆驚廢興自有時詩書付西京

洗竹一首

寒甚南軒竹半黃晚抽早筍雜榛荒不嫌毒手千竿
盡稍放清風入月涼短彗只堪除糞壤新萌會看伏
牛羊扶持造化須人力早聽人言布麥穰

寄張芸叟一首并引

張芸叟侍郎編樂府詩相示繼以書問手戰之故
懇懇有見憐衰病意作小詩謝之

老矣張芸叟親編樂府詞才高君未覺手戰我先衰

點竄猶無對吟哦今與誰十年酬唱絕歡喜得新詩

欒城三集卷第二

欒城第三集卷第三

詩七十首

雨中秋絶句二首并引

昔予謫居龍川己卯歲閏九月重九南方初有凉氣予置酒招同巷黄氏老與之對酌作四絶句其卒章曰尉他城下兩重陽白酒黄雞意自長卯飲下牀虚已散老年不似少年忙明年蒙恩北歸寓居頴川庚寅歲閏八月過雨中秋賦兩絶句以繼前作俛仰十有二年時正苦腹疾秋思索然老病日加亦理勢然矣

頴川城下雨中秋金氣初凝火尚流脾病家人不教飲官厨好酒亦難求

兩逢重九尉他城與叟相從倒酒瓶十二年來均寂寞此心南北兩冥冥

贈德仲一首

我昔見子京邑時鬢髪如漆無一絲今年相見頴昌市霜雪滿面知爲誰故人分散隔生死子然惟以影自隨憐子肝心如鐵石昔所謂可今不移世間取舍竟誰是惟有古佛終難欺嗟哉我自不知子意子清浄持律師忽然微笑不言語袖中錦繡開新詩可憐相識二十載終日對面初不知蚌含明珠不肯吐暗行沙底藏光輝蚌爲身計良可耳旁人不悟寧非嗤

閏八月二十五日菊有黄花園中粲然奪目九日不憂無菊而憂無酒戲作一首

年年九日長無菊今歲牀空未有糟世事何嘗似人意天公端解惱吾曹金龜解去瓶應滿玉液傾殘氣尚豪門外白衣還到否今時好事恐難遭

九日三首

瓶尊空挂壁九日若爲歡白髪逃無計黄花開已闌酒慳煩對客風起任飄冠頼有陶翁伴貧居得自寛

又

解衣換村酒酒薄不須嫌節到匆空過盃行且強拈得閑身尚健適意事難兼醉卧南窗日誰知酸與甜

又

幼子淮西客雙壺思老人遠來經頴淡細酌喜清醇飲罷還憐汝歸來早及春南齋昔未有餘使舊持貧

戲題三絶

興惱嘉榮白髪年逢人依舊唱陽關渭城朝雨今誰聽研鼓跳踉一破顔

謝傅淒凉已老年胡琴羌笛怨遺賢使君於此雖不

俗撓斷髭鬢誰見憐
遍地花鈿歡百年蒼顏白髮意淒然回頭笑指此郎
子破賊將來知有天

木冰一首

老病不眠知夜寒晨興薄冰滿庭前枯榆老柳變精
妍細稍嫋嫋苗猶如椽風敲碎玉落紛然冰裹柳葉誰
雕鐫鄰家父老呼東垣欲沽官酒囊無錢我亦強起
試一觀樹稼不見今十年

夜坐一首

少年讀書目力耗老怯燈光睡常早一陽未復夜正

長城上鼓聲寒考考老僧勸我習禪定跏趺正坐推
不倒一心無著徐自靜六塵消盡何曾掃湛然已似
須彌有久尔不負瞿曇老回看塵勞但微笑欲度群
迷先自了平生誤與道士遊妄意交梨求火棗知有
毗盧一逕通信腳直前無別巧

老史一首

口食陽翟粟身衣陽穀絲二物不相即飽暖常不時
老史知我窮一歲一奔馳方暑勸脂車苦寒何來歸
嗟我垂老年未免憂寒飢老史甚忠信但恨性重遲
事我三十年閔閔不相離我門了無求辛苦終不辭
平生金石交至此或已攜老史未易得試復養其兒

臘雪次遲韻一首

冬儲久未辦佳雪為人留穀豆入高廩薪蒸轉千軸
紛紛了歲事閱閱念農疇家有二頃田一頃種來年
風聲夜中變飛霰曉來休粗畢今歲寒復免來歲憂
天公知人心未禱得所求傾瓶有遺酌起和田中謳

小雪一首

小雪僅能消臘熱苦寒偏解惱衰翁年豐誰使百物
貴心淨要令萬事空老去禪功深自覺生來滯運與
人同閑中未斷生靈念清夜焚香處處通

土牛一首

天地非不仁萬物自芻狗土牛適成象遨巡見屠剖
田家挽雙角歸理繅絲釜生無負重力死作初耕候
碎身初不辭及物稍無負君看劉表牛豈脫曹公手

除夜二首

年年賦除夜一賦二衰殘家有三斗釀春餘半月寒
雞豚不改舊鄰里自相歡元日應無客蕭然不著冠

又

七十三年客相從尚幾年西方他日事東魯一經傳
漸解平生縛初安半夜禪紛紛爭奪際何意此心全

遺老齋南一栢雙榦昔嵗坐堂上僅可見也今
出屋巳尺餘偶賦一首
翠栢擢雙榦冉冉出屋危栢長雖云喜我老亦可知
苦寒不改色烈風終自持門閑斷來客相對不相欺
正月十六日一首
上元巳過欲收燈城郭遊人一倍增陌上紅塵𩄲似
霧雲間明月冷如冰誰言世上驅馳客老作庵中寂
定僧漏水半消燈火冷長空無滓色澄澄
七十二歲作一首
一生有志恨無才久雨蕭蕭白髮催力學當年貞自

信初心到此未應回舊人化去渾無幾新障重生㧞
不開七十三年還住否後麟後事轉難栽
春旱彌月郡人取水邢山二月五日水入城而
雨一首
春旱時聞𡎴火然邢山龍老不安眠麥生三寸未𢖏
壠雨過一犁初及泉深愧貧民飢欲死可憐肉食坐
稱賢南齋遺老知尤幸湯餅黃虀又一年
龍川道士一首幷叙有象
昔我遷龍川不見平生人傾囊買破屋風雨庇病身
頎然一道士野鶴墮鷄羣飛鳴閭巷中稍與季子親

剌口問生事褰裳觀運斤俛仰忽三年愈久意愈真
送我出重嶺長揖清江濱方營玉皇宮棟宇期一新
成功十年後脫身走中原見公心自足徒步非我勤
我歸客箕頴晝日長掩關僕夫忽告我門有萬里賓
問其所從來笑指南天雲心知故人到驚喜不食言
我老益不堪惟有二頃田年年種麥禾僅能免饑寒
君來亦何爲助我耕且耘豈古或有是今世非所聞
重贈一首
出家無復家視身等雲浮東西隨風行忽然遍九州
君居龍川城築室星一周屋老如暈飛象設具晃旒

弟子五六人門徒散林丘本爲百年計自可一世留
胡爲不復顧脫去如弊裘萬里一藤杖來從故人遊
故人病老翁輕重恐未酬疑君了心法萬物皆浮漚
去彼非有嫌來此亦無求是心摩尼珠不受塵垢收
故人感君意一言還信不遠行不爲此浪走非良謀
食櫻筍二首
一旱經春草木焦朱櫻結子獨盈條架中宛轉明珠
滑舌上逡巡絳雪消仰羾佳人露猶濕偷銜啼鳥語
尤嬌南方荔子爭先後羞見炎風六月燒
林竹抽萌不忍挑誰家盈束伴晨樵籜龍似欲號無

罪食客安知惜後凋不顧塩梅調鼎味姑從律呂應
韻韶林間老死雖無用一試冬深雪到腰

西軒畫枯木怪石一首

西軒素屏開白雲婆娑老桂依霜輪巔免出走蟾蜍
奔河漢吞海機石礴牽牛自載倚桂根清風颯然吹
四鄰東坡妙思傳子孫作詩髣髴追前人筆墨墮地
稱奇珍閉藏不聽落泥塵老人讀書眼病昏一看落
筆生精神

悟老住慧林一首

能公住嶺南正觀呼不起忠公客中禁朝恩不爲累

道人無净穢所遇忘嗔喜悟公清净人心厭紛華地
慧林虛法席去有遲遲意投身於泥中佛法何處是
引身山林間過患差無幾力小難自欺心安似無愧
悟世常失人遠心輙喪已徐行勿與較乘流得坎止
君看净因指忘以直自遂殺身竟何益犯難豈爲智
去住本由天毋求亦無避相期明且哲大雅亦如此

蠶麥一首

春旱麥半熟蠶收僅十分不憂無餠餌已幸有襦袴
造化真憐汝耕桑不謾勤經過話關陝貧病不堪聞

北堂一首

吾廬雖不華粗有南北堂通廊開十窻爽氣來四方
風長日氣遠六月有餘凉兒女避不居晉此奉翁娘
翁娘髮如絲不耐寒暑傷單衣焦葛輕軟飯菰芥香
無客忽卧起有客羅壺觴今年得風痺摩膏沃椒湯
念終捨此去故山松栢蒼此地亦何爲歲時但烝嘗

秋稼一首

雨晴秋稼如雲屯豆没雞兒禾没人老農歡笑語行
路十年儉薄無今歲無風無雨更一月黍菽禾飯供
四鄰天公似許百姓足人事未可一二論窮邊逃卒
到處滿燒場入室才遼趣縣符星火雜鞭箠解衣乞

與猶怒嗔我願人心似天意愛惜老弱憐孤貧古來
堯舜知有否詩書到此皆空文

七夕一首

火流知節換秋到喜身安林鵲真安在河橋晚未完
得閑心不厭求巧老應難送酒誰知我瓢樽昨暮乾

食雞頭一首

風開芡觜鐵爲背斧斫沙磨旋付厨細嚼蕪收上池
水徐嚥還成滄海珠佳客滿堂須一斗閑君賴我近
平湖多年不到會靈沼氣味宛然初不殊

秋雨一首

禾田已熟畏愁霖積潦欲乾泥尚深一雨涼秋向
晚似安似病老相侵人間有盡皆歸物世外無生賴
有心要覓塵埃不到處一燈相照夜愔愔

補種牡丹二絕

野草凡花著地生洛陽千業種難成姚黃性似天人
潔糞壤埋根氣不平

換土移根花清性猶嫌入伏午陰煩清泉翠幄非難
辦絕色濃香別眼看

曹郎子文赴山陽令一首

囊空口衆不堪閑却喜平生得細論鶴髮進封償舊

德彩衣聽訟勉平反楚風剽疾觀新政淅水簞條詠
舊恩記取老人臨別語茶瓶霜後早相存

辛卯九日三首

九日貞佳節年年長賦詩深愁鶴髮老每與菊花期
帽落無人拾酒狂聊自持豐年餘社麥天意念衰羸

又

我飲不為酒黃花競此時茱萸誤辟惡麴蘖助和脾
淺酌何勞訴獨醒徒爾為來年我猶健相對亦如斯

又

河朔今將到山陽近欲行老懷驚聚散一酌慰平生
陋巷連墻久長淮照眼明到官紛訟牒應憶此時情（遲歸自河朔即當至曹郎赴山陽則當行也）

早睡一首

老人如嬰兒起晏睡常早氈毯薄絮被孤枕自媚好
側床作龜息遊巡輒復覺隔門燈火明琴鶴閒語笑
杯棬相勸酬往往見譏誚披衣坐聊跌衰老當自了
室空窗亦虛半夜明月到老盧下種法從古無此妙
根生花輒開得者自不少要須海底行更問棗山老

廳前柏一首

穉柏如嬰兒冉冉冉尺長移根出澗石植幹對華堂

重露忽膏沐清風時抑揚我老不耐寒憐汝堪風霜
朝夕望爾長尺寸常度量知非老人伴可入諸孫行
想見十年後簷前蔚蒼蒼人來顧汝笑誦我此詩章

十二月二十九日雪四首

床頭啣啣槽鳴甕夜半蕭蕭雪打窗擁褐旋驚花著
樹潑醅初喜酒盈缸鄰翁晨乞米三斗釣戶暮留魚
一雙自笑有無今粗足遂憐逐客過重江（時遜家有過灘嘗者）
龕燈照室久妨睡雪氣侵人不隔窗枕上詩成那起
草槽頭酒滴暗鳴缸遙來狂客應回去高臥幽人未
有雙猶憶新灘泊船處堆蓬積玉擁長江

幽居漫不存三徑燕坐何妨應六窓老憶舊書時展
卷病封藥酒旋開缸小園撻落黄花盡古檜飛鳴白
鶴雙珍重老盧留種子養生不復問王江
鵠子一飛超漲海蜂兒終日透晴窓心空莫著書千
卷客到長留酒半缸性命早知元有分文章詎言舊
無雙何年結束尋歸路還着蓑顧下飲江

冬日事即一首

寒日初加一線長臘醅添浸隔羅光新年只願多新
酒舊疾微令變舊方自昔杯棬元窄小得閑筋力尚
康強買田種秫貧無計自有人家爲捭秩疑逸來騰湊

朋膾一二書畫生書向旛用葉瀨少豐摘

畫學董生畫山水屏風一首

承平百事足鴻都無不有策牘試篆隸丹青寫飛走
紛然四方集仮兔萃林藪何人知無益長嘯呼鷹狗
奔逃走城邑驚顧念餬口素屏開白雲彌我茅簷陋
濡毫願揮洒峯巒映巖竇巨石連地軸飛布瀉天漏
縈山一徑通過水微橋構出家煙火然遠寺晨鐘叩
僧從何方來行逑午齋後有客呼渡船隔水惟病叟
听然發一笑此處定真否人生初偶然與此誰夭壽
厄窮妄自憐一醉輒日富客至一笑然邀我酤斗酒

冬至日作一首

羲和飛轡留不住小兒逢節喜欲舞人言老翁似小
兒烝豚釀酒多爲具潁川本自非吾鄉鄰里十年成
舊故誰令閉戶謝往還壽酒獨向兒孫舉飲罷跏趺
閉雙目寂然自有安心處心安自謂無老少不知鬢
髮已如素似聞錢重薪炭輕今年九九不難數

冬至雪一首

一氣潛萌九地中雪花微落四無風初陽便有回天
力宿瘴徐看卷地空家釀冉投猶恨薄官酤多取定
無功時人淺陋終無益都就天公借一豐

佳節蕭條陋巷中雪穿窓戶有顛風出迎過客知非
病歸對先師喜屢空黍酗盈瓢終寡味石薪供爨信
奇功頗嫌半夜欺毛褐卻喜年來麥定豐

讀樂天集戲作五絕

樂天夢得老相從洛下詩流得二雄自笑索居朋友
絕偶然得句與誰同
樂天得法老凝師後院猶存楊柳枝春盡絮飛餘一
念我今無累百無思
樂天投老刺杭蘇溪石胎禽載舳艫我昔不爲二千
石四方異物固應無

樂天引洛注池塘畫舫飛橋映綠楊溝水隔城來不得不辭策杖看湖光

樂天私竹自成園我亦墻陰數百竿不共伊家鬪多少也能不畏雪霜寒

記病一首

我病在脾胃一病四十年微傷輒暴下傾注如流泉去年醫告我此病猶可痊試取薑豆附三物相和丸服之不旬浹病去如醫言醫言藥有毒病已當速捐我意藥有功服久功則全侵尋作風痺兩足幾蹣跚徐悟藥過量醫初固云然舊病則已除奈此新病纏

醫言無甚憂前藥姑捨旃藥毒久自消眞氣從此完鄙夫不信醫私智每自賢咄哉已往咎終身此當弘

除日二首

屠酥最後不辭飲七十四人今自希筋力明年應更減誠心憂世久知非脾寒服藥近方驗風痺經冬勢漸微得罪明時歸已晚此生此病任人譏

七十四年明日是三千里外未歸人酒籌泉湯如迎節詩句雲生喜見春賀客不來知我病鄰家竊語笑吾眞時人莫作樂天看藂坐端能畢此身樂天居洛閒日正與予年相若非有居道場餘勞酒尋花遊賞泉石晨暮處日予生此顧杜門養病已僅十年樂天未必能爾也

上元一首

上元車馬正喧喧老病無聊長掩門不著繁燈眩雙目獨邀明月上前軒跏趺默坐闌三鼓寂寞誰來共一樽已覺城中塵土臭急將清雨洗乾坤

壬辰生日兒姪諸孫有詩所言皆過記冒中所懷亦自作一首

生日今朝是忽忽又一年讀書眞已矣閉目但茫然下種言非妄開花果定圓驅羊舊有法視後直須鞭

白髮一首

少年不擗求良藥老病無疑生白髮下種已遲空悵望無心猶幸省工夫虛明對面誰知我寵辱當前莫問渠自頃閉門今十載此生畢竟得如愚

林筍一首

竹林遺凍曾枯死春筍連年再發生天與歲寒終倔強澤分淇奧轉敷榮狂鞭已逐草侵徑疎影長隨月到楹嵇阮欲來從我飲開門一笑亦逢迎

西軒種丹山一首

淮陽千葉花到此三百里城中衆名圃栽接比桃李吾廬適新成西有數畦地乘秋種山丹得雨生可喜

山丹非佳花老圃有深意宿根已得土絶品皆可寄
明年春陽升盈尺爛如綺居然盜天功信矣斯人智
根苗相因依非貞亦非僞客來任一笑勿問所從致

遊西湖一首

閉門不出十年久湖上重遊一夢回行過閭閻爭問
訊忽逢魚鳥亦驚猜可憐舉目非吾黨誰與開罇共
一杯歸去無言掩屛卧古人時向夢中來

泛潁水一首

早歲南遷恨舳艫歸來平地憶江湖卑畬春水花千
片入尺輕船酒一壺徐轉城陽平野闊稍通竹徑小

亭孤前朝宰相終難得父老咨嗟今亦無自漢齊乏舒至曲水

園本文潞公園物潞公以遺費覲公今爲費氏園矣

風痺三作一首

年老百病生風痺已三作主家長患聾詬法仍害脚
十年學趺坐從此罷雀躍閉目時自觀寸田飽耕鑿
下種本無種服藥亦非藥田熟根自生病去如花落
吾生默已定有數誰能却數盡吾則行未應墮冥漠

新作南門一首

于公決獄多陰功自知有子當三公高作里門車馬
通定國精明有父風飲酒一石耳目聰漢家宰相仍
侯封左右中興始且終我家讀書自我翁恥言法律
羞兵戎中年出入黄門中智巧不足稱愚忠雖云寡
過亦無功不伎不求心空粗舉世知我推天工恃此
知不累兒童作門不痺亦不隆陋巷正與顏生同勢
家笑嗤儒見容

春旱一首

舊俸存無幾生齒日益多蔽廬雖粗完空廩無麥禾
首種二頃田奈此春旱何誰能持隻雞一酹邢山阿
飢寒誰相念莘龍未見訶去年投虎頭扣門用干戈
邂逅一尺雨豈復陰陽和幽明初不隔誠意豈在多

惻然上天通矧此一盤渦雲興雨隨至父老行且歌

感秋扇一首

團扇經秋似敗荷丹青彷彿舊松蘿一時用舍非吾
事舉世炎凉奈爾何漢代誰令收汲黯趙人猶欲用
廉頗心知懷袖非安處重見秋風愧恨多

欒城第三集卷第三

欒城第三集卷第四

詩十二首

喜姪邁還家一首

一別忽七歲五除還家恠我白髭鬚懷中初見孫三世巷口新成宅一區（姪房孫一男孫千亦歎盧皆新婦後軒）林下酒尊還漫設床頭易傳近看無老年遊宦真安往南北相望結草廬

次前韻

心空煩惱不須除白盡年來罷鑷鬚隨俗治生終落落苦心憂世漫區區居連里巷知安否食仰田園問

有無我已閉門還往絕待來明月過君廬

喜雨（五月十九日夏至）

一旱經春夏已half好雨通宵曉未收氣爽變令多病喜來遲未觧老農憂力耕僅足公家取遠乘休遺寡婦求時向林間數新竹錚龍騰上欲迎秋

雨過一首

東南流注已嗚潤西北雖微僅歛塵人意共懷艱食病天公那有不仁人雲移已分貧無福雩應方知社有神田里相望無一舍終年苦樂會須句

溽暑一首

東風吹雨方然新遊魚出沒一世人臨湯上下猶欣欣不識河漢濟涼津十年我已不出門可憐尚寄生死濱老知下種功力新開花結子當有辰寒暑一過聊頻呻至此有道非有神

外孫文九伏中入村糶麥一首

春田不雨變無麥入囷得半猶足食伏中一糶不可緩旱田蒼耳猶難得人言春旱夏當潦入伏未保天日好老農經事言不虛防風防雨如防盜外孫讀書舊有功五言七字傳祖風旋投詩筆到田舍知我老來纔且慵秋田正急車難起汗滴看賴愧鄰里磨聲

細轉雪花飛舉家百口磨牙齒食前方丈我所無烝餅十字或有諸孫歸何用慰勤苦烹雞亦有烹胡盧（僧得盡饌謨家居諸公嘗往同表公盛食待客糊麻夫爭去毛如餅新其烹客喜為帶食亦饗胃也食至乃延胡廣耳諸公皆不飽公食之麻美）

大雨後詠南軒竹二絕句

苦寒壞我千竿綠好雨還催衆筍長榆飲雖無嵇阮客瓢尊一試午陰涼

葉開翡翠才通日節涑琅玕不怕風稍放西邊深二丈端谷如幽茂中林（竹西有二大隙崗路未蹊）

秋後即事一首

苦熱真疑不復凉火流漸見迫西方清風一夜吹茅屋竹簟今朝遊石床露濕中庭菊含藥水浮西浦稻生芒秋成得飽家家事莫笑農夫喜欲狂

送遲赴登封丞一首

昔我過嵩陽秋高日重九晨邀同行客共舉登高酒藤鞵生胼胝一覽河山富封壇土消盡中夜捫星斗下山雙足腫欲上知難又回首煙雲中隱約見巖岫未老約來遊何意七十後吾兒性靜默丞邑山路口秋暑山尚煩冬雪山方瘦春山利遊觀安輿郎迎父

省事一首

早歲讀書無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自許平生初不錯人言畢竟兩皆空空中有實何人見實際心知與佛同煩惱消除病亦去閉門便了此生中

廣福僧智昕西歸一首

先人寄東巖蕭然四無隣入尺清冷泉中有白髮人婆娑弄明月松間夜相賓平生指庚壬終老投此身築室潁川市西望長悲辛故山比丘僧重足超峨岷歸塗三千里秋風入衣巾北崦百步外我夢一室新速營二間堂來奉兩足尊我歸要有時父遠與子親悟老非凡僧瓦礫化金銀歸去味玄言見日當自陳

欒城第三集卷第四

欒城三集卷第五

詩賦銘贊共十首

種藥苗二首 引并

予閑居潁川家貧不能辦肉每夏秋之交菘芥未成則盤中索然或教予種罌粟決明以補其匱寓潁川諸家多未知此故作種藥苗二詩以告之皆四章章八句

種罌粟

築室城西中有圖書窻户之餘松竹扶踈拔棘開畦以毓嘉蔬畦夫告予罌粟可儲罌小如罌粟細如粟

與麥皆種與穄皆熟苗堪春菜實比秋穀研作牛乳烹爲佛粥老人氣衰飲食無幾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槌石鉢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調養肺胃三年杜門莫適往還四人衲僧相對忘言飲之一杯失笑欣然我來潁川如遊廬山

種決明

閑居九年禄不代耕肉食不足藜藿烝羹多求異蔬以佐晨烹秋種罌粟春種決明決明明目功見本草食其花葉亦去熱惱有能益人刱可以飽三嗅不食笑社陵老人平生以書爲累夜燈照惟未曉而起百骸未病兩目告痒決明雖良何補於是自我知非卷去圖書閉目內觀妙見自如閑阿那律無目而視決明何爲適口乎爾

上巳一首 六言

春服初成日暖溱河漸滿風凉欲從孔門故事略有童冠相將城西百步而近杏花半落草香欣然顧與數子臨水一振衣裳故人有酒未酌爲我班荆舉觴我雖少飲不醉未怪遊人若狂春風自爾一月花絮極目飛揚誦詩相勸行樂良士但取無荒

上巳後一首 六言

上巳已過旬日西湖尚有遊人老人復歸閉戶戶外百事日新呼兒試問築室春晚何日堂成我家舊廬江上隱居三世相因晏子不願改卜我今已愧先君始有苟合則止已老姑欲安身西堂烝嘗有處傳家圖史常陳門中此外何事世故有耳不聞食訖跌坐日昃此心皎皎長存萬事汝勿告我婚嫁自畢諸孫

室成一首 四言

築室三年堂成可居我初不知諸子勞劬父母老矣風雨未除營裝幾何勿問有無伐木於山因此舊廬不約不豐燕處無餘堂開六楹南北四達晝明廓然

夜冥黯然四鄰無聲布被纔覆身非蚌螺一睡經年
夜如何其卧坐燕安善惡不思此心自閑東廂靖深
以奉嘗烝老佛之廬朝香夜燈西廂千卷圖書之林
先人所遺子孫是承杖屨經行直如引繩頷視而笑
此如我心諸子之宫左右吾皆將食擊板一擊而會
瓜畦芋區分布其外鉏去瓦礫壤而不堀廢非重浚
泉眼仍在轆轤雷鳴抃雨時霈園夫能勤家足于菜
有客叩門賀我堂成揖客而笑念我平生三世讀書
粗免躬耕明窗脩竹惟我與兄蔭映茅茨吐論崢嶸
倡狂妄行以得此名老而求安匪以爲榮

雙椰一首 四言

我作新堂中庭蕭然雙椰對峙春陽既應千條萬蕤
風濯雨洗如美婦人正立梳髮髮長至地微風徐來
掩冉相繆亂而復理要之爲纓綰之爲結屈伸如意
燕雀翔舞蜩螿嘶鳴不召而至清霜夜落衆葉如剪
顏色憔悴末愧松栢歲寒不改見嘆夫子聊問淵明
攀條嘯詠得酒徑醉一歷粗給三黜不去如亦餕惠

卜居賦一首 并引

昔予先君以布衣宦學四方嘗過洛陽愛其山川
慨然有卜居意而貧不能遂予年將五十與兄子
瞻皆仕於朝裒橐中之餘將以成就先志而獲罪
於時相繼出走予初守臨汝不數月而南遷道出
潁川顧猶有後憂乃留二子居焉曰姑餬口於是
既而自鈞還雷自雷遷循九七年而歸潁川之西
三十里有田二頃而無廬以居西望故鄉猶數千
里勢不能返則又曰姑寓於此居五年築室於城
之西稍益買田幾倍其故曰可以止矣蓋卜居於
此初非吾意也昔先君相彭眉之間爲歸全之宅
指其庚壬曰此而兄弟之居也今子瞻不幸已藏
於郟山矣予年七十有三異日當追蹤前約然則

潁川亦非予居也昔貢少翁爲御史大夫年八十
一家在琅琊有一子年十二自憂不得歸葬元帝
哀之許以王命辦護其喪譙允南年七十二終洛
陽家在巴西遺令其子輕棺以歸今予廢棄久矣
少翁之寵非所敢望而允南舊事庶幾可得然乎
昔好道今三十餘年矣老死所未能免而道術之
餘此心了然或未隨物淪散然則卜居之地惟所
遇可也作卜居賦以示知者
吾將卜居居於何所西望吾鄉山谷重阻兄弟淪喪
顧有諸子吾將歸居歸與誰處寄籍潁川築室耕田

食粟飲水若將終焉念我先君昔有遺言父子相從歸安老泉闕歲四十松竹森然諸子送我歷井捫天汝不忘我我不忘先廢我百年歸掃故阡我師孔公師其致一亦入瞿曇老聃之室此心皎然與物皆寂身則有盡惟心不沒所遇而安孰匪吾宅西從吾父東從吾子四方上下安有常處老聃有言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銅雀硯銘

客有遊河朔登銅雀廢臺得其遺瓦以爲硯甚堅而澤歸以遺予爲之銘曰

土生萬物而能長存銅雀初成萬瓦雲屯得水而埏得火而堅水乾火冷而土不遷否質金聲水火則然臺毀棟摧誰使獨全披榛得之如見古人來爲吾硯明窻細氊老尚著書撫之長歎川捨有時一愚一賢

壬辰年寫真贊

頻濱遺民布裘葛巾紫綬金章乃過去人誰歟丹毒畫我前身遺我後身一出一處皆非吾真燕坐蕭然莫之親與

管幼安畫贊 并引

予自龍川歸居頻川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稍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一焉曰管幼安寧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歸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沒功業不加於人而予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而審於處已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西漢然特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頻川孫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於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

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逾城出降雖卒以爲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已者終害其身而枉已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而誰與哉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裙宅後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園圃歲時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爲饌饋跪拜成禮予欲使

畫工以意髣髴畫之昔李公麟善畫有顧陸遺思
令公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為之贊曰
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予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
審於虞已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
閉不求通白帽布裙舞雩而風四時烝嘗饋奠必躬
八十有四嬋娟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
天之逸民

欒城三集卷第五

欒城第三集卷第六

策問論一十七首

問大泉直十行於世僅十年矣物重而泉輕私鑄如雲百物踴貴民病之久矣朝廷知之凡官府之積以數千萬計而民間之畜不可勝數以民之不易也棄而不惜十損其七聖人仁民之意可謂深矣然竊意大泉耗於盜鑄新泉在者十三而公私百用大率如故求所以善其後者不可不預講也願著之于篇有司將有擇焉

問堯舜周孔之道行於天下無一物而不由無一日

而不用而佛老之教常與之抗衡於世世主之欲舉而廢之者屢矣而終莫能此豈無故而能然哉諸生皆學道者也請推言其所以然辯其不可去之理與雖不去而無害於世者詳著之于篇

問河朔有橋非古也河流於澶而橋始成南北通行契丹來和百有餘年夫豈偶然也哉今河出於滑古所謂白馬之津也白馬之津是謂官渡渡則可橋則否橋屢成矣而河漲輒敗以虜使之歲至也而不能已朝廷睦鄰之意厚矣而河朔之人或以為病方今之計其便安在

問士大夫居閭閻習知民病其多不可盡言也姑問其六曰何以使民習於孝弟而無邪僻何以使士安於實行而無矯僞何以使吏食其祿而無妄取何以使文符稀少而賦歛時辦何以使兵安其戍而無逃叛何以使囹圄空虛而無數赦

問堯憂洚水之害朝多賢者不用而用鯀鯀九年無成功民被其患者多矣武王克商微子帝乙之元子其賢聞於天下不立而立武庚武庚卒與三監叛幾爲周室大患此二聖人者知其不可用而用之耶抑亦未之知耶宜有以辨之

問孔子稱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一時門弟子莫及之者而韓子以此爲哲人之細事子路稱千乘之國師旅饑饉之餘可使有勇而知方孔子目之以政事不以仁許之而孟子以爲賢於管仲孟子韓子之言果得孔子之意矣乎

問三代聖人其所以治天下大者諸侯其次井田其次肉刑自三代之衰強弱相吞而諸侯自滅貧富相幷而井田自壞剕刖傷人而肉刑自廢漢唐之間儒者咨嗟太息欲復三代之故而不能者多矣請詳論之此三者誠非耶三代聖人以此治天下九千有餘年而未嘗變當時亦莫以爲非者誠是耶自漢至今亦數千載時用時舍迨今掃蕩無餘而天下未嘗不治學者宜知其故不可不論也

問學者皆宗孔孟今考之於書猶有異同之說姑論其一二孔子之於管仲雖以爲小器而許其九合之仁其於子路雖稱其有折獄之明無縕袍之恥而知其不得其死至於孟子則高子路下管仲孔子之於伯夷叔齊以爲古之賢人稱柳下惠言中倫行中慮而譏其降志辱身至於孟子則皆以爲聖人然則學者今將從孔子歟從孟子歟其明言之

問舜命九官九爲國之政無一不舉歷夏商至周宅六官之典備至于今循之然以今之官考舜之舊而虞稷二官獨廢而不修蓋耕耨稼穡草木鳥獸皆民之所賴以生而國用之所由以足者而獨無以專治其事豈后稷伯益之官皆爲虛設而舜之所命亦有不切於事者歟可詳論之

問魯自宣公失政三桓竊據其民至昭公五世不競將逐季氏遂以失國然孔子相定公將墮三都費人不順兵及公側僅而勝之成人拒命伐之不克幾至於亂孔子之爲是何也及其自衞反魯雖爲大夫不

任其事矣季氏將用田賦使冉有訪焉默而不答然齊有田氏之禍則沐浴而朝請舉兵討之夫哀公君臣非能正鄰國之亂者孔子以爲是亦何也

問郊祀天地見於詩書固有國之常禮也三代既衰禮失其舊秦漢之間祀五畤封太山禮汾陰雜出於郊祀之外儒者以爲此禮之大者然五畤廢於漢元封禪止於晉武當時自以爲賢於秦漢今將考論其實此三者於唐虞三代抑嘗行之乎所謂封禪七十三君亦可信乎秦不足言漢之諸儒初不言封禪封禪之端發於相如相如之言抑可信乎

問祖宗承五代之餘禮樂未完學校未立其所以爲天下者皆漢唐之遺事也然自今觀之其削平僭亂攘却夷狄戰必勝攻必取及天下已平祥符景德之間百姓家給人足相賢將勇中外無事朝廷有諍臣州郡有循吏至於文章之盛至與漢唐相若敢問其所以致此者何也今自十有餘年禮樂學校之政幾一新矣其將追繼祖宗而上耶漢唐不足言其於三代其亦庶幾矣乎

問桓文五伯之盛也方是時楚以諸侯而僭稱王召陵之會桓公責包茅之不入而不及其僭柯之盟曹沫兵劫桓公以求侵地而桓公不以爲罪城濮之戰文公以君避臣而不以爲耻圍鄭之役秦伯私與鄭盟引兵先歸而文公不討其貳敢問伯者之盛因若是而可乎

問人之所同好者生也所同貴者位也所同欲者財也天下之大情盡於是矣然此三者常相爲用生者人之本也無財則無以生無位則無以養生而理財作易者蓋知此矣既言三者而參之以仁義其旨安在

問賢不肖之不能相及雖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免焉

堯舜之朱均周公之管蔡蓋無足疑者至於孔子門弟子三千餘人其所謂賢者十人而已此十人者與孔子周旋於天下久者數十年其歷試而詳觀之者審矣然子路事衞出公莊公自晉反衞劫孔悝而盟之子路爲孔悝攻莊公於臺上不知父子爭國之不可也田常亂齊宰我助田氏以陷於大戮此二人者亦何爲立於孔氏之門乎

問善爲國者惟其稱耳其取士也因官而取人故士無溢員其用財也量入以爲出故財無不足其治邊也量力而闢土故邊無不守今也取士日廣則官不

能容用財無藝則常賦不足開邊日遠則見兵愈勞將以救此蓋有擧意而辦者亦有改途易向變久而不能辦者試詳論之

觀會通以行典禮論

論曰事物之變紛紜雜出若不可知然而有至理存焉禍福治亂之際傾側多故若不可處然而有要路存焉世之人不知至理之所在也迷而妄行於是有風波作於平地親戚化為仇怨者矣聖人不然虛心以待物物至而情僞畢陳於前夫知所以御之是以遇繁而若一履險而若夷未嘗有所難者易曰聖人

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會通者理之所出也典禮者其所以接物也易有八卦重而爲六十四卦有六爻爻之多至於數百皆聖人指會通以示人陳典禮以教人者也今將言之其多不可勝擧姑以乾坤明之乾之初不潛則危其身四不躍則喪其功二不田則無以廣其德五不天則無利於人至於坤之初警之以履霜其上戒之以龍戰其三教之以無成其四慎之以括囊凡易之談會通而陳典禮者可以類求矣舜之為庶人也父頑母嚚象傲艱哉舜之處於其家也周公之為冢宰也外則管蔡讒之以為將不利於孺子內則成王疑之殆哉周公之立於其朝也然四岳之稱舜曰烝烝乂不格姦詩人之美周公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舃几几蓋舜與周公臨天下之至變履天下之大艱而泰然如拱揖於廟堂之上跪起於尊俎之間可不謂善觀會通以行典禮也哉昔庖丁之論解牛曰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蓋聖人之於事如庖丁之於牛

知之明故處之暇處之暇故事無不濟者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謹論

欒城三集卷第六

論語拾遺并引

予少年爲論語略解子瞻謫居黃州爲論語說盡取以往今見於書者十二三也大觀丁亥閑居潁川爲孫籀簡錡講論語子瞻之說意有所未安時爲籀等言凡二十有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質之子瞻也

巧言令色世之所說也剛毅木訥世之所惡也惡之斯以爲不仁矣仁者直道而行無求於人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而何巧言令色之有彼爲是

者將以濟其不仁爾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夫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亦可謂賢矣然貧而樂雖欲諂不可得也富而好禮雖欲驕亦不可得也子貢聞之而悟曰士之至於此者抑其切磋琢磨之功至也歟孔子善之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賴其成功而告之而知其所從來者所謂聞一以知二也歟

易曰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詩曰思無邪孔子取之二者非異也惟無思然後思無邪有思則邪矣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而思之正也若夫以物役思皆其邪矣如使寂然不動與木石爲偶而以爲無思無爲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也哉故曰思無邪思馬斯徂苟思馬而馬應則凡思之所及無不應也此所以爲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致力於思徒思而無益是以知

思之不如學也故十有五而志于學則所由適道者順矣由是而適道知道而未能安則不能行不能行則未可與立惟能安能行乃可與立故三十而立可與立矣遇變而惑則雖立而不固故四十而不惑則可與權矣物莫能惑人不能遷則行止與天同吾不違天而天亦莫吾違也故五十而知天命人知至於此也其所以施於物而行於人者至矣然猶未也心之所安耳目接於物而有不順焉以心御之而後順則其應必疑故六十耳而耳順目所遇不思而順矣然猶有心存焉以心御心乃能中法惟無心然後縱

心而不踰矩故七十而縱心從所欲不踰矩
我與物爲二君子之欲交於物也非信無自入矣嘗
如車輪輿既具牛馬既設而判然二物也夫將何以
行之惟爲之輗軏以交之而後輪輿得藉於牛馬也
輗軏轅端持軛者也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
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車與馬得輗軏而
交我與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有誠信
無所不通吾然後知信之爲輗軏也
不仁而久約則怨而思亂久樂則驕而忘患故曰不
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然則何所處之

而可曰仁人在上則不仁者約而不怨樂而不驕管
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與豎刁易
牙俱事桓公終仲之世二子皆不敢動而況管仲之
上哉
仁者無所不愛人之至於無所不愛也其蔽盡矣有
蔽者必有所愛有所不愛無蔽者無不愛也子曰惟
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以其無蔽也夫然猶有惡也無
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其於
不仁也亦哀之而已
性之必仁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然方土之未去也
水必有泥方薪之未盡也火必有煙土去則水無不
清薪盡則火無不明矣人而至於不仁則物有以害
之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
是非不違仁也外物之害既盡心一而不雜未嘗不
仁也若顏子者性亦治矣然而土未盡去薪未盡化
力有所未逮也是以能三月不違仁矣而未能遂以
終身其餘則土盛而薪強水火不能勝是以日月至
焉而已矣故顏子之心仁人之心也不幸而死學未
究其功不見於世孔子以其心許以矣管仲相桓公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仁人之功也孔子以其功許

之矣然而三歸反坫其心猶累於物此孔顏之所不
爲也使顏子而無死切而磋之琢而磨之將造次顛
沛於是何三月不違而止哉如管仲生不由禮死而
五公子之禍起齊遂大亂君子之爲仁將取其心乎
將取其功乎二者不可得兼使天相人以顏子之心
收管仲之功庶幾無後患也夫
孔氏之門人其聞道者亦寡耳顏子曾子孔門之知
道者也故孔子歎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苟未聞道
雖多學而識之至於生死之際未有不自失也苟一
日聞道雖死可以不亂矣死而不亂而後可謂學

矣
孔子歷試而不用既然而歎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歟此非孔子之誠言蓋其一時之歎云尒子路聞之而喜子路亦豈誠欲入海者耶亦喜孔子之知其勇耳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蓋曰無所取材以爲是桴也亦戲之云尒雖聖人其與人言亦未免有戲也
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孔子以忠許之而不與其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孔子以清許之而不與其仁此二人者

皆春秋之賢大夫也而孔子不以仁與之孔子之以仁與人也固難哉之三人孤竹君之二子至於近世惟齊管仲然後以仁許之如令尹子文陳文子雖賢未可以列於仁人之目故冉有子路之政事公西華之應對與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一也臧文仲魯之君子也其言行載於魯而孔子少之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智也捨是大者其餘皆仁且智也歟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君子而不仁則臧文仲之類歟

孔子惡曾陽貨欲見而不往陽貨時其亡也而饋之豚孔子亦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與孔子三言孔子答之無違孔子豈順陽貨者哉不與之較耳孟子曰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夫先之而必答禮之而必報孔子亦有不得已矣孔子之見南子如見陽貨必有不得已焉子路疑之而孔子不辯也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以爲世莫吾知而自信於天云尒
泰伯以國授王季逃之荊蠻天下知王季文武之賢而不知泰伯之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泰伯其可

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子瞻曰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者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其禍予以爲不然人患誠誠無爭心苟非豺狼孰不順之魯之禍始於攝而宋之禍成於好戰皆非讓之過也漢東海王以天彊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兄弟終身無閒言焉豈亦斷髮文身乎子貢曰泰伯端委以治吳仲雍繼之斷髮文身孰謂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者太史公以意言之耳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穀善也善之成而可用如穀苗之實而可食也盡其心力於學三年而不見其成功者世無有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婦人者太姒也然則武王蓋臣其母乎古者婦人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春秋書魯僖公之母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太姒雖母以九人故謂之臣可也

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鄭公孫夏無足言者蓋非所問也楚令尹子西相昭王楚以復國而孔子非

之何也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使聖人之功不見於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耳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孔子為魯大夫鄰國有弒君之禍而恬不以為言則是許之也哀公三桓之不足與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猶告以為雖無益於今日而君臣之義猶有徵於後世也子瞻曰哀公患三桓之偪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以越伐魯豈若從孔子而伐齊既克田氏則魯公室自張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志也予以為不然古之君子將有立於世先擇其君齊桓雖中主然其所以任管仲者世無有也然後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今哀公之妄非可以望桓公也使孔子誠克田氏而返將誰與保其功然則孔子之憂顧在克齊之後此則孔子之所不為也

孔子以禮樂遊於諸侯世知其篤學而已不知其他

犂彌謂齊景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衛靈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猶犂彌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其所不知蓋問陳焉孔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日而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之事可也

道之方充塞天地贍足萬物誠得其人而用之無所不至也苟非其人道雖存七尺之軀有不能充矣而況其餘乎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此里巷之鄙夫直情而徑行者也而孔子何難焉蓋知不義之可惡而欲以小惠徵

興於世上必以是取之此孔子之所難也

古之教人必以學學必教以道道有上下其形而上者道也其形而下者器也君子上達知其道也小人下達得其器也上達者不私於我不役於物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下達者知義之不可犯禮之不可過故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如使人而不知道雖至於君子有不仁者矣小人則無所不至也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有道者不知貧富之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一也然而飢寒切於身而心不動非忘身者不能故曰貧而

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孝弟忠信汎愛而親仁皆其質也有其質矣而無學以文之者皆未免於有過也故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此六者皆美質也而無學以文之則其病至此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質如孔子而不知學皆六蔽之所害蓋無足怪也

人生於欲不知道者未有不爲欲所蔽也故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學者未可以語道也故古之教者必始於周南召南周南召南知欲之不可已也而道之以禮以禮濟欲夫是以樂而不淫始學者安焉由是以免於蔽也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歟言欲之蔽也

古之傳道者必以言達者得意而忘言則言可尚也小人以言害意因言以失道則言可畏也故曰予欲無言聖人之教人亦多術矣行止語默無非教諸子

貢習於聽言而未知其餘也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豈無以感而通之乎

衞靈公以南子自汙孔子去魯從之不疑季桓子以女樂之故三日不朝孔子去之如避寇讎子路曰衞靈公未受命者故可季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予以爲不然孔子之世諸侯之過如衞靈公多矣而可盡去乎齊人以女樂間孔子魯君大夫既食餌矣使孔子安而不去則坐待其禍無可爲矣非衞南子之比也

君子無所不學然而不可勝志也志必有所一而後可志無所一雖博術雜學也故曰博學而篤志將有問也必切其極退而思之必自近者始不然疑而不信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自夫婦之所能而思之可以知聖人之所不能也故曰切問而近思君子爲此二者雖不爲仁而仁可得也故曰仁在其中矣

欒城第三集卷第七

欒城第三集卷第八

易說三首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何謂道何謂性請以子思之言明之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者性之異名也性者道之所寓也道無所不在其在人爲性性之未接物之寂然不得其朕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可以樂特未有以發耳及其與物接而後喜怒哀樂更出而迭用出而不失節者皆善也

所謂一陰一陽者猶曰一喜一怒云爾言陰陽喜怒皆自是出也散而爲天地斂而爲人言其散而爲天地則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其斂而爲人則曰成之者性其實一也得之於心近自四支百骸遠至天地萬物皆吾有也一陰一陽自其遠者言之耳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此何數也曰一氣判而爲天地分而爲五行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十者天地五行自然之數雖聖人不能加損也及文王重易將以揲蓍則取其數以爲蓍數曰大衍之數五十大衍云者大衍

五行之數而取其五十云不用於揲蓍則可而非天地五行之全數也故繼之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明此天地五行之全數古之聖人知之所以配天地參陰陽其用有不可得而知者非蓍數之所及也及子驗論易乃以蓍數之故而損天地五行之全數以合之爲之說曰大衍之數五十者五不特數以爲在六七八九之中也言十則一二三四在其中言六七八九則五在其中矣一二三四在十中然而特見者何也水火木

金特見於四時而土不特見故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夫五行迭用於四時其不特見者均也謂土不特見此野人之說也今謂五行之數止於五十是天五爲虛語天數不得二十有五天地之數不得五十有五而可乎且上之生數既不得特見而其成數又以水火木金當之是土卒無生成數也使土無生成數則天地之數四十巳而尚何五十之有且天地五行之數人之所不與也今也欲取則取欲去則去是以意命五行也蓋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行既生矣而未及成地安於下天運於上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地以五合一而水成天以五合二而火成地以五合三而木成天以五合四而金成地以五合五而土成天之所生不得地五則不成地之所生不得天五亦五成此陰陽之至情而古今之定論非臆說也且土之在天地四行之所賴以成而土之賴於四行者少其實可視而知不可誣也今將求合蓍數而黜土其爲說疏矣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乾之健坤之順皆其材之

自然也譬如鳥之能飛魚之能游非有使之者也乾以其健濟天下之險坤以其順濟天下之阻皆有餘矣然而或亦不濟如鳥之能飛而困於弋魚之能游而斃於網健順之不可恃者亦若是矣且天下之險阻果安在乎物固有強弱有遠近有高下有好惡有向背有取舍此爭之端而險阻之所出也方其不爭乘之以至健和之以至順無不濟也遇其方爭健能勝之順能說之尚可也不能勝不能說而險阻作矣然則何爲而可易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健而無心者其德易其形確然順而無心

者其德簡其形隤然易簡積於中而確然隤然者著於外吾信之物安之雖險阻在前而無不知知之至則渙然氷釋無能爲矣此則簡易之功而非健順之所及也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物得非理則吾何爲哉亦位於其中而已矣

洪範五事說一首

昔禹觀洛書而得九疇之次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二者天人之道而九疇之源本也漢劉向父子始采諸儒之說而作五行傳其論五事失其實者

過半後世因之予以爲不然乃爲之說曰五行天事也五事人事也五行之先後以天事言之五事之先後以人事言之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此五行之所以爲先後也人之生也形色具而聲氣繼之形氣具而視聽繼之形氣視聽具而喜怒哀樂之變至喜怒哀樂既既而思生焉喜怒哀樂之未至則無思也無爲也無思無爲則性也性非五事而五事之所依也故形色爲貌聲氣爲言目爲視耳爲聽心爲思此五事之所以爲先後也皆爲五藏發爲五事以應五行故脾之發爲貌而主土肺之發爲言而主金肝之發爲視而主木腎之發爲聽而主水心之發爲思而主火自黃帝以來知醫者言之詳矣捨此則無以治病無以生殺人也漢儒之說以言爲金以聽爲水則亦既得之矣至於以貌爲木以視爲火以思爲土則不可何以言之土之爲物形色先具而水火木金附焉故形色之著者莫如土土實爲脾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土之發而脾之餘也此佛氏所謂地大者也其於人爲貌貌之德恭恭之至肅肅則土得其性土得其性則能勝水故其休徵時雨肅之反爲狂狂則土失其性土

失其性則不能勝水故其咎徵常雨肺之於人氣之所從出入也方其有氣而未聲則無以接物而物亦莫之喻也失其性火失其性故其咎徵常風此五者洛書之本說與黃帝之遺書合醫者由之至于今不變而漢之諸儒反之此智者之所大息也

詩病五事

李白詩類其爲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豈其誠能也哉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

竊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致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帝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發於其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識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

大雅緜九章初誦太王遷豳建都邑營宮室而已至其八章乃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始及昆夷之

怒尚可也至其九章乃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脉理之爲一也蓋附離不以鑿枘此最爲文之高致耳老杜陷賊時有詩曰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汙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劒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霑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詩人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密曰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其於克崇曰崇墉言言臨衝閑閑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其於克商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極於此

矣韓退之作元和聖德詩言劉闢之死曰宛宛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闢駭汗如雨揮刀紛紜爭切膾脯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雅頌何其陋也

唐人工於爲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郊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安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是以卒窮而死而李翺稱之以爲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猶下顧沈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聞道也孔子稱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回雖窮困早死而非其處身之非可
以言命與孟郊異矣
聖人之御天下非無大邦也使大邦畏其力小邦懷
其德而已非無巨室也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
一國慕之矣魯昭公未能得民而欲逐季氏則至於
失國漢景帝患諸侯之強制之不以道削奪吳楚以
致亡國之變竭天下之力僅能勝之由此觀之大邦
巨室非為國之患患無以安之耳祖宗承五代之亂
法制明具州郡無藩鎮之強公卿無世官之弊古者
大邦巨室之害不見於今矣惟州縣之間隨其大小

皆有富民此理勢之所必至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
也然州縣賴之以為強國家恃之以為固非所當憂亦非所當去
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
富相恃以為長久而天下定矣王介甫小丈夫也不
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
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為兼并之詩其詩曰三代子
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
自我兼并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
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
以媮聖經久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咍俗吏不
知方偕克乃為才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摧利孔至
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及其得
志專以此為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
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緣為姦至倍息公私皆
病矣呂惠卿繼之作手實之法私家一毫以上皆籍
於官民知其有奪取之心至於賣田殺牛以避其禍
朝廷覺其不可中止不行僅乃免於亂然其徒世守
其學刻下媚上謂之享上有一不享上皆廢不用至
於今日民遂大病源其禍出於此詩蓋昔之詩病未
有若此酷者也

欒城三集卷第八

書傳燈錄後

予久習佛乘是知出世第一妙理然終未了所從入路頃居淮西觀楞嚴經見如來諸大弟子多從六根入至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混入性海雖凡夫可以直造佛地心知此事數年於茲矣而道久不進去年冬讀傳燈錄究觀祖師悟入之理心有所契必手錄之寘之坐隅蓋自達磨以來付法必有偈偈中每有下種開花之語至六祖得衣法南遁有明上坐者追至嶺上知衣不可取悔過求法祖誨之曰汝諦觀察不

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坐本來面目明聞時大悟遍體流汗曰頃在黃梅隨衆實不省自己本來面目今蒙指示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祖知明已悟教之善自護持而已及內侍薛簡問祖心要祖亦曰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亦豁然大悟予釋卷歎曰祖師入處儘在是耶既見本來面目心能不忘護持不捨則謂下種也耶譬諸草木種子若置之虛空不投地中雖經百千歲何緣得生若種之地中潤之以雨露曝之以風日則開花結子數日可待六祖嘗頌大

衆汝等諸人自心是佛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因教之以一相一行三昧曰若人於一切處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就其實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沾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決證妙果一相一行三昧則治地法也予至此復歎曰祖師之言備矣而人自不知雖知未必

能行如予蓋知而未能行者也昔李習之嘗問戒定慧於藥山藥山曰公欲保任此事須於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閨閤中物捨不得便為滲漏予欲書此言於紳庶幾不忘也凡諸方妙語昔人有未喻者予輒為釋之錄之於左凡十二章大觀二年二月十三日書

佛說法有一女人忽來問訊使於佛前入定文殊師利近前彈指出此女人定不得又托升梵天亦出不得佛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有網明菩薩能出此定須臾網明便至問訊佛了去女

人前彈指一聲女人便從定而起頻濱老曰有心要出此女人定雖是文殊親托往梵天也出不得無心要出此女人定一彈指便了

僧問老宿師子捉兎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什麼力老宿曰不欺之力頻濱老曰師子捉兎時亦全用一箇師子力捉象時亦全用一箇師子力不爲兎小象大而有差別若有差別則物有大於象者師子捉不得矣善發斷取三千大千世界置右掌中如持針鋒舉一棗葉耶此理也

僧舉教云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攝向二鐵圍山

五雲曰如今若有人起佛見法見我與點兩椀茶且道賞伊罰伊同教意不同教意頻濱老曰攝向鐵圍山令知起見知非與他茶喫令他識本來處與教意異而不異保福僧到地藏地藏和尚問彼中佛法云何曰保福有時示衆道塞却你眼教你覷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地藏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什麼不塞你耳聞箇什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或人問此二尊宿意爲同爲不同頻濱老曰六根爲物所塞爲物所坐則不見自性不聞自性不能分別自性若不爲物所塞不爲物所坐則可以聞見自性分別自性矣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是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爲一一則性也凡老子之言與佛同者類如此

鄧隱峯在馬師會下一日推土車馬師展脚路上坐峯曰請師收足馬曰已展不收峯曰已進不退推車直進碾損馬師脚馬歸法堂執斧子曰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峯出引頸於前馬師乃置斧子頻濱老曰馬師展脚不收執斧而問二者皆以試驗隱峯臨機見觧土耳車進退於事初無損益而直推不顧此隱峯

任直之病也若執斧問之而縮頸畏避則十分凡夫無足取矣猶能引頸而俟則猶可取也故其終也不坐不立倒立而逝雖去來自在而任病猶未痊也

南泉欲遊莊舍土地神先報莊主莊主乃預爲備泉至問曰安知老僧來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神相報泉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有僧便問旣是善知識因何被鬼神覷見泉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頻濱老曰昔大耳三藏自謂得它心通忠國師見而問之曰老僧心在何處大耳曰在西川看競渡忠再問心在何處大耳曰在天津橋看弄胡孫及三

問大耳良久莫知去處忠叱之曰這野狐精宅心通在什麼處仰山聞而釋之曰前兩度是涉境心故爲大耳所見後是自受用三昧故大耳不能見今南泉欲遊莊舍而土地知之亦見其涉境心耳本無足怪者南泉自謂修行無力亦姑云爾僧因其言而詰之非識理者也答之以土地前更下一分飯蓋言前後皆涉境心耳

仰山嘗謂第一坐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對曰正恁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仰山曰何不問老僧曰恁麼時不見有和尚仰山曰扶吾教不起或

曰不思善不思惡此六祖所謂本來面目而仰山少之何也穎濱老曰在周易有之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無思無爲者其體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其用也得其體未得其用故仰山以爲未足耳長沙岑和尚嘗遣僧問同參會老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未見南泉時如何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以告岑有偈曰百尺竿頭坐底（一云）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蓋亦責其用耳

香嚴閑師嘗謂衆曰如人在千尺懸崖口銜樹枝脚無所踏手無所攀忽有人問西來意若開口答即喪身失命若不答又違問者如何耶是衆無對穎濱老曰我若當此時便大開口答他西來意不管喪身失命管別有道理也

玄妙備頭陀謂衆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主只好盲聾瘂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拈法竪拂他且不見共他說話他且不聞口復瘂若接不得佛法安在時雖有答者備皆不肯穎濱老曰三種病若人只用諸方拈提竪拂說話等伎倆接他真是奈何他不得如諸

佛菩薩修行功到虎狼蛇蝎崖石草木無物透不得而況三種病人乎玄沙之意儻在是耳非一時老宿境界故未有能道者耳

德謙禪師嘗到雙巖巖長老問金剛經云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且置和尚喚什麼作此經雙巖無對師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既以無爲法爲極則人安有差別且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一過切聖賢盡有過若不是過決定喚什麼做差別雙巖亦無語穎濱老曰佛本無經此經者此心也佛惟無心故萬法由之

而出若猶有心一法且不能出而况萬法乎四果十地皆賢聖也其所得法各有淺深然皆非無心則不能得故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如扁之斲輪傴僂之承蜩皆非無心無以致其功其以無致功則與聖賢同而其功之大小則與賢聖異賢聖之有差別蓋無可疑者也經所謂以無為法者謂以無為法耳非謂有無為之法然自六祖以來皆讀作無為之法蓋習宗拙於文義耳

杭州報恩院惠明禪師庵居人梅山有二禪客至師曰上坐離什麼處來曰都城師曰上坐離都城至此山則都城少上坐此山剩上坐剩則心外有法少則

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住不會卽去二客不能對又有朋彥上坐訪師師問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一時消隕今天台嶷然如何得消隕去朋彥亦無措頼濱老曰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此理也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一時消隕亦理也二理無可疑者人能達此理則去來之想盡山河之礙泯真性朗然物莫能隔此所以為充滿法界消隕虛空矣達者聞而信之昧者疑之則天台嶷然在前未嘗泯矣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嘗訪淨惠禪師會四衆士女入院淨惠曰律中隔壁聞釵釧聲卽為破戒見覩金銀合沓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淨惠稱善頼濱老曰隔壁聞釵釧聲而欲心動安得不謂破戒金銀合沓朱紫駢闐而心不起安得謂之破戒

欒城第三集卷第九

欒城第三集卷第十

遺老齋記

庚辰之冬子蒙恩歸自南荒客於潁川思歸而不能諸子憂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修竹古柏蔚然如野人之家乃闢其四楹如明窗曲楹為燕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之予曰予潁濱遺老也盍以遺老名之汝曹志之予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應詔者予采道路之言論宮掖之秘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

為不遜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宣后臨朝擢為右司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蓋予之遭遇者再皆古人所希有然其間與世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雖號為得志而實不然予聞之樂莫善於如意憂莫慘於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却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處遺老齋可也

藏書室記

予幼師事先君聽其言觀其行事今老矣猶志其一二先君平居不治生業有田一廛無衣食之憂有書數千卷手緝而校之以遺子孫曰讀是內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遺法也先君之遺言今猶在耳其遺書在櫝將復以遺諸子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蓋孔氏之所以教人者始於灑掃應對進退及其安之然後申之以弦歌廣之以讀書曰道在是矣仁者見之斯以為仁智者見之斯以為智矣顏

閔由是以得其德予賜由是以得其言求由由是以得其政游夏由是以得其文皆因其才而成之譬如農夫墾田以植草木小大長短甘辛鹹苦皆其性也吾無加損焉能養而不傷耳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如孔子猶養之以學而後成故古之知道者必由學學者必由讀書傳說之詔其君亦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而況餘人乎子路之於孔氏有兼人之才而不安於學嘗謂孔子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子非之曰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好仁不好

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凡學而不讀書者皆子路也信其所好而不知古人之成敗與所遇之可否未有不爲病者雖然孔子嘗語子貢矣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一以貫之非多學之所能致則子路之不讀書未可非耶曰非此之謂也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以日益之學求日損之道而後一以貫之者可得而見也孟子論學道之要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

助長也心勿忘則莫如學必有事則莫如讀書朝夕從事於詩書待其久而自得則勿忘勿助之謂也譬之稼穡以爲無益而捨之則不耘苗者也助之長則揠苗者也以孔孟之說考之乃得先君之遺意

待月軒記

昔予遊廬山見隱者焉爲予言性命之理曰性猶日也身猶月也予疑而詰之則曰人始有性而已性之所寓身爲天始有日而已日之所寓爲月日出於東方其出也萬物賴焉有目者以視有手者以執有足者以履至於山石草木亦非日不遂及其入也天下顯然無物不廢然日則未始有變也惟其所寓則有盈闕一盈一闕者月也惟性亦然出生入死出而生者未嘗增也入而死者未嘗耗也性一而已惟其所寓則有生死一生一死者身也雖有生死然而此生彼未嘗息也身與月皆然古之治術者知之故日出於卯謂之命月之所在謂之身日入地中雖未嘗變而不爲世用復出於東然後物無不覩非命而何月不自明由日以爲明以日之遠近爲月之盈闕非身而何此術也而合於道世之治術者知其說不知其所以說也予與其言而志之久矣築室於斯闢其東

南爲小軒之前廓然無障幾與天際每月之望開戶以須月之至月入吾軒則吾坐於軒上與之徘徊而不去一夕舉酒延客道隱者之語客漫不喻曰吾嘗治術矣初不聞是說也予爲之反復其理客徐悟曰唯唯因志其言于壁

墳院記

旌善廣福禪院者先公文安府君贈司徒墳側精舍也先公既壯而力學晚而以德行文學名於世夫人程氏追封蜀國太夫人生而志節不羣好讀書通古今知其治亂得失之故有二子長曰軾季則轍也方

其少時先公先夫人皆曰吾嘗有志茲世今老矣二子其尚成吾志乎轍兄弟雖少而仕亦流落不偶年幾五十乃始得還朝兄氣剛寡合已入復出轍碌碌無能輕重五年而至尚書右丞與聞國政以故事得於墳側建刹度僧以薦先福墳之東南四里許有故伽藍陵阜相拱得松竹深茂相傳唐中和中任氏兄弟所捨也轍以請於朝改賜今榜時元祐六年也既三年兄弟皆以罪廢南遷海上又六年蒙恩北歸兄至毗陵以病沒轍中止潁川不能歸又五年前執政以黜去者皆奪墳上刹又二年上哀矜舊臣手詔復

還昇之墳之西南十餘步有泉焉廣深不及尋晝夜瀵湧清冽而甘冬不涸夏不溢自轍南遷而水日耗至奪利遂竭父老來告轍惕焉疑獲譴於幽明徬徨不知所爲而手詔適至泉亦滃然而復山中人皆曰詔書乃與天通耶轍聞之遡闕而拜以廣上賜久之乃爲之記使世世子孫知故刹廢興所自以無忘朝廷之德政和二年壬辰九月乙卯朔六日庚申中奉大夫護軍欒城縣開國伯賜紫金魚袋蘇轍記

欒城第三集卷第十

右欒城先生家集校閱蜀本篇目間有增損從郡齋紬繹其故蓋復官謝表後所附益章疏藁有所削也於政事書條例司狀見公入朝之始揆事中遠如漢賈誼議河流遏事茶役法分別君子小人之黨反復利害深入骨髓竊比之陸宣公贄歌詩千數百篇曾無幾微見用舍廢興之異曉歲

杜門潁川喜秋稼句曰我頭人心似天意愛惜老弱憐孤貧仁民愛物可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矣伏讀欽祚請事斯語淳熙六年七月望日從政郎充筠州州學教授鄧光謹書

太師文定欒城公集刊行于時者如建安本頗多缺謬其在麻沙者尤甚蜀本舛亦不免是以覽者病之今以家藏舊本前後并第三集合為八十四卷皆曾祖自編類者謹與同官及小兒華校讐數過鋟版於筠之公帑云旹淳熈已亥中元日曾孫朝奉大夫權知筠州軍州事詡謹書

校勘官

文林郎筠州軍事判官倪　思

從政郎充筠州州學教授鄧　光

奉議郎知筠州高安縣事閭丘　沐

先文定公欒城集先君吏部淳熈已亥守筠陽日以遺藁校定命工刊之未幾被召到闕除郎因對

孝宗皇帝玉音問曰子由之文平淡而深造於理欒城集天下無善本朕欲刊之先君奏曰臣假守筠陽日以家藏及閩蜀本三攷是正鏤板公帑字畫差太粗亦可觀容臣進呈對畢

得旨速進來翌朝上詣德壽宮起居升輦之際宣諭左右催進後聞丞相曾國正公丞相鄭國梁公云上置諸御案上日閱五板森無所肯似濫承人乏到官之初重念先君所刊家集遭際乙夜之觀實為榮遇其板以歲久字畫悉皆漫滅殆不可讀今撙節浮費趣一新之昔文忠文定二祖筠

實舊游之地邦人建祠祝之又况先
君嘗守是邦遺愛在人此集之再刊
亦從邦人之請也開禧丁卯上元日
四世孫朝奉郎權知筠州軍州事蘇
森謹書

欒城集後序

欒城集暨欒城後集三集凡八十四卷宋
蘇文定公潁濱先生所著我
皇明
蜀王殿下所刻也巡撫臺東阜劉公監察侍
御合川王公胥有論撰弁之首簡金輝王
潤光映縹緗廷樞睹而嘆曰嗟乎可以傳
矣夫文章與世運相爲流通者也六籍以
還作者相繼春秋戰國先秦兩漢魏晉齊
梁之間屈宋班馬荀楊董賈曹劉沈謝嵇
阮之徒下逮盛唐李杜韓柳諸公郁郁彬
彬號稱極盛雖其體裁風格律調音響抑
揚變化言人人殊要之發紓道德之光闡
明鬼神之秘窮探天地之變左右典墳羽
翼風雅則異世而同符焉嗚呼至矣宋興
文教炳蔚詞人輩出嘉祐以後眉山三蘇

名擅天下而一代文宗歐陽文忠公肇極
力爲之延譽一時學士大夫閒談三蘇氏
罔弗斂衽敬服蓋當世之絶倡也乃文定
公以沉靜簡潔之資席家庭師友之訓平
生著作與東坡相上下而氣充才贍自成
巳格議者謂爲汪洋澹泊有秀傑之氣充
其所至蓋已闖李杜韓柳之門窺古人堂
室之奥矣乃其時有稱述之曰蘇黄曰歐

蘇曰歐曾蘇云云然者類指東坡而東坡
自謂則云子實勝我豈其兄弟自相標榜
耶抑當時之人以其父兄之故而軋之使
後耶今天下之士崇治理者嘉唐虞敦行
誼者師周孔鴻名偉績後先相望至其發
軔之始文藝之塲無弗躋李杜韓柳歐蘇
而進焉則斯集之刻也固天下之士所願
見者乃歷宋至今幾數百載而全編始出

又得傅雅諸公崇尚而表章之謂非斯集
斯文之大幸與廷梘不敏不足與論古今
作者之意乃幸游公之鄉與聞刻集事而
又猥以不腆之辭附諸群玉之後故不蘄
摭拾如右因長史高君鵬爲
王誦焉若
王樂善好禮崇古右文賢明之懿太宰玉溪
公校録之勞通政石川公剟賛之力暨我

東皐公合川公屬
王刻集之故則前序見之茲弗敢贅也
嘉靖辛丑夏六月朔四川按察司提督水
利帶管提學僉事膠東崔廷梘書

欒城應詔集十二卷

（宋）蘇轍撰

清影宋鈔本

欒城應詔集目錄

第一卷
進論五首
夏
商
周
六國
秦
第二卷
進論五首

漢
三國
晉
七代
隋
第三卷
進論五首
唐
五代
周公
老聃上
老聃下
第四卷
進論五首
禮
易
書
詩
春秋
第五卷

進論五首
燕趙
蜀
北狄
西戎
西南夷
第六卷
進策
君術五道
第七卷

進策
臣事五道上
第八卷
進策
臣事五道下
第九卷
進策
民政五道上
第十卷
進策

民政五道下
第十一卷
秘閣試論六首
王者不治夷狄
劉愷丁鴻孰賢
禮義信足以成德
形勢不如德
禮以養人爲本
旣醉備五福
秋試論一首
史官助賞罰
省試論一首
刑賞忠厚之至
第十二卷
御試制科策一道

欒城應詔集目錄終

欒城應詔集第一卷

進論五首

夏論

聖人之道苟可以安於天下不求夫爲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天下以爲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從授之其子孫也夫聖人之於天下不從其所安而爲之而求異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淺耶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爲天下而湯不以與其臣武王不以與其弟誠以爲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

者則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爲異也而天下之人何獨疑夫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爲而思以與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爲不可易故從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堯舉其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爲之豈以爲異哉夫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爲爲異而襃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實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而舜肯傳之禹以爲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爲不足授也使天下復有禹而愚知禹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啓足以爲天下故也啓爲天下而益爲之佐是益不失爲伊尹周公而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蓋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昔者嘗聞之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夫子嘆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爲功此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者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爲異以其有時而窮也閔子終三年之

喪見於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樂子夏取琴而鼓之其樂衎衎然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爲賢由此觀之聖人之行豈求勝夫天下之人哉亦有所守而已矣

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蓋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而反不如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也此二者所以使天下之人疑焉而不知其故也蓋常

以爲周公之治天下務爲文章繁縟之禮以和柔馴擾天下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而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勇果之政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之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也若夫商人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竊嘗求之於詩書之間見夫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

矣夫惟天下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於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故夫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且此非聖人之罪也物莫不有所短方其盛也長用而短伏及其衰也長伏而短見夫聖人惟能就其所長而用之也是故當其盛時天下惟其長之知而不知其短之所在及其後世用之不當其長日已消亡而短日出故夫能久者常不能強能以自奮者常不能久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乎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蓋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奮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也故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奪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寖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於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周論

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愚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商周蓋嘗以爲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爲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鬬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有所不寧於其心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於虞夏之

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而飯土塯啜土鉶土堦三尺茆茨而不剪至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際而其精布於天下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以為文於前世而其後之人乃更以為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鼎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以為神之縮之也體魄降於地魂氣升於天怳忽誕謾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祊以為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

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安也於是先黍稷而後稻粱先太羹而後庶羞以為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覆優游而不忍去以為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之際蓋以為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於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婚喪葬而不為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為法也

六國論

愚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

常為之深思遠慮以為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為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

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遍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安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内以陰助

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間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秦論

秦人居諸侯之地而有萬乘之志僵仆六國斬伐天下不數十年之間而得志於海内至其後世再傳而遂亡劉季起於匹夫斬艾豪傑蹙秦誅楚以有天下而其傳子孫數十世而不絶蓋秦漢之事其所以起者不同而其所以取之者無以相遠也然劉項奮臂於閭閻之中奉天下蜂起之兵西嚮以攻秦無一成之聚一夫之衆驅罷弊適戍之人以求所非望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以匹夫而圖天下其勢不得不疾戰以趨利是以冒萬死求一生而不顧今秦擁千里之地而案累世之業雖閉關而守之畜威養兵拊循士民而諸侯雖欲謀秦覩天下之釁而後出兵以乘其弊天下夫誰敢抗而惠文武昭之君乃以萬乘之資而用匹夫所以圖天下之勢疾戰而不顧其後此宜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夫劉項之勢天下皆非吾有起於草莽之中因亂而爭之故雖馳天下

之人以爭一旦之命而民猶有待於戡定以息肩於此故以疾戰定天下天下既安而下無背叛之志若夫六國之際諸侯各有分地而秦乃欲以力征强服四海不愛先王之遺黎第爲子孫之謀而竭其力以爭隣國之利六國雖滅而秦民之心已散矣故秦之所以謀天下者匹夫特起之勢而非所以承祖宗之業以求其不失者也昔者嘗聞之周人之興數百年而後至於文武文武之際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然商之諸侯猶有所未服紂之衆未可以不擊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賢退而脩德以待其自潰誠以爲后稷

公劉太王王季勤勞不懈而後能至於此故其發之不可輕而用之有時也嗟夫秦人舉累世之資一用而不復惜其先王之澤已竭於取天下而尚欲求以爲國亦已惑矣

欒城應詔集第一卷終

欒城應詔集第二卷

進論五首

漢論

古之聖人制爲君臣之分天子以其一身立乎天下之上安受天下之奉己而不辭天下之人奇才壯士爭出其力自盡於天子之下而無所逃避此二者何爲如此也天下之事固其賢者爲之也仁人君子盡其心以制天下之事而無所不成武夫猛士竭其力以剪天下之暴亂而無所不定此其類非不智且勇也然而不得其君則其心常緦緦然曠四海而不能

以自安功成事立缺然反顧而莫之能受是以天下之賢才其才雖足以取之而常喜天下之有賢君者利其有以受之也蓋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不失其心故天下皆爭歸之而英雄之士因其君之資以用力於天下功成求得而不敢爲背叛之操故上下相守而可以至於無窮惟其君臣相戾而不能以相用君以爲無事乎其臣臣以爲無事乎其君君無所用以至於天下之不親臣無以用之以至於悍悍而無所底麗而天下始大亂矣且彼不知夫天下之意也天下之人皆人臣也而誰能以相從惟其因天

子之權而用之是以雖其比肩之人而莫敢抗彼見天下之莫吾抗也則以爲天下之畏我而不知己之戴君之威而行也故或狃天下之畏己而反以求去其君其君既去而天下之人孰畏而不爲變哉昔者西漢之衰王莽竊取其人君之權而執之以求取其天下方其執之而未取也天下不知其將取之是以俛首而奉其所爲何者天下之心猶以爲漢役之也至於天下在莽而其英雄之士遂起而共攻之不數年而莽以大敗何者天下不服無漢之王莽也其後東漢之亂獻帝奔走於草莽之中曹操出之以爲帝

王當是之時天下已無漢矣而唯曹氏之爲聽然天下之英雄猶以爲名皆起而爭之終曹公之身而不能以自安猶幸其當時之人皆知漢之天下已去而操收之也是以心服曹氏而安爲之臣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天下之位居下而干其上之政者以爲己之享其利也而不知天下之爭心皆將憤然而不平是以其素所服者愈狹則其失之也愈速何則其不平者衆也故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在大夫四世矣而三桓之子孫微矣嗚呼公室既微則三桓之子孫天下之所謂宜盛者也而終以衰弱而不振則夫君臣之分可知也已

三國論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蜂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眞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邪漢高祖唐太宗是以

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

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就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敗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

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椎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戰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帝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晉論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逸處而能愛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獵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爲勉强而去其惰傲厲精而日堅勤勞而日彊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爲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嘗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爲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爲則有以乘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夫其上之

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鬬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耶彼以死傷戰鬬之事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然沖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

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霜雪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富其衛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蓋古之君子其治天下爲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糲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

失爲君子至於後世爲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爲秦之糧食其甚美而無以自實而爲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爲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七代論

英雄之士能因天下之勢而遂成之天下之勢未有可以必成者也而英雄之士常因其隙而出於其間堅忍而不變是以天下之勢遂成而不可解自晉以下天下何其紛紛也彊者不能以相吞而弱者不能以相服其德不足以相君臣而其兵不足以相吞滅天下大亂離而爲南北北又離而爲東西其君臣又自相篡取而爲七代至於隋而後合而爲一蓋其間百有餘年之中其賢君名臣累累而出者不爲少矣然而南不能渡河以有北之民而北不能過江以侵南之地豈其百年之間南無間之足乘而北無隙之可入哉蓋亦其勢之有所不可者也七代之際天下嘗有變矣宋取之晉齊取之宋梁取之齊陳取之梁而周齊取之後魏此五霸者兵交而不解內亂而無救其間非小也而其四隣拱手遠望而莫敢入蓋其取之者誠有以待之而不可以乘其倉卒也嗟夫北

方之人其力不足以并南而南方之勢又固不可以爭衡於中國則七代之際天下將不可合邪嘗試論之姚泓宋武之際天下將合之際也姚興既死而秦地大亂武帝舉江南之兵長驅以攻秦兵不勞而關中定此天下之一時也及夫劉穆之死關中未安席不及煖兵不及息而奔走以防江南之亂留孺子孱將以抗四方彊悍之虜則天下之勢已遂去矣且此唯不能因天下之勢而遂成之也則夫天下之勢亦隨去之而已矣且夫孫權曹操之事足以見矣曹操之不能過江以攻孫權力有所未足也而孫權終莫

背求逞於中國蓋其志將以徼倖乎北方之大亂然後奮而乘其獘而非以爲其地之足以抗衡於中原也嗟夫使武帝旣入關因而居之以鎭撫其人民南漕江淮之資西引巴漢之粟而內固關中之盛厲兵秣馬以問四方之罪戾當此之時天下可以指麾而遂定矣而何江南之足以蔕芥夫吾心哉然而其事則不可以不察也其心將有所取乎吾而恐夫人之反之於南是以其心憂懼顚倒而不見天下之勢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故夫有可以取天下之勢而不顧以求移其君

而遂失之者宋武之罪也

隋論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爲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秦隋之亡其獘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脅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爲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爲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

爲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獘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符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幷吞滅取略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爲周齊周幷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爲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全得天下之衆

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皆有異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爲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誅臣舊將誅滅略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脩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爲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爲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悸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豳之人民扶老攜

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亾然後知聖人之爲是寬緩不迫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欒城應詔集第二卷終

欒城應詔集第三卷

進論五首

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奸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之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

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外而亦不可使在內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

山河之固而不敢拔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

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剪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愚嘗以爲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彊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公邊

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其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其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

奪之危而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狃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彊兵之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

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振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慴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五代論

昔者商周之興始於稷契而至於湯武凡數百年之間而後得志於天下其成功甚難而享天下之利至緩也然桀紂既滅收天下朝諸侯自處於天子之尊而下無不服之志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定蓋其用力亦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士逐天下之利唯恐不及而闘天下之釁惟恐其後之也奮臂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轉戰終日而辟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內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百世而不變而數歲之間功臣大國反者如蝟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際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王起於匹夫艱苦海內戰勝攻取而自梁以來不及百年天下五禪遠者不過數十年其智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此亦甚可怪也蓋嘗聞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滅晝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遭聖人之興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不疑於其間也而後唐之莊宗明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特異之姿據天下太半之地及其子孫材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此其勢必有以自取之也蓋唐漢之亂始於功臣而晉之亂始於戎狄皆其以易取天下

之過也莊宗之亂晉高祖以兵趨夷門而後天下定於明宗後唐之亡匈奴破張達之兵而後天下定於晉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於漢故唐滅於晉晉亂於匈奴而漢亡於周蓋功臣負其創業之勲而匈奴恃其驅除之勞以要天子聽之則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動一功臣天下遂並起而亂之矣故唐奪晉高祖之權而亡晉絕匈奴之和親而滅漢誅陽邠史肇而周人不服以及於禍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則不與而功臣匈奴卒起而滅之故古之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

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爲苟仁而已矣誠以爲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於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無所不爲也無所不爲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顧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晉獻公既没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殺奚齊卓子而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縶往弔且告以晉國之亂將有所立於公子重耳再拜而辭亦不敢當也至於夷吾聞召而起以汾陽之田百萬命里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命丕鄭而秦

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内外之賂殺里克丕鄭而發兵以趣秦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於内而秦楚推之於外既反而霸於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無賂於内外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無後憂也其後劉季起於豐沛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暴秦秦降子嬰當此之時功冠諸侯其勢遂可以至於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爲而諸將不與也然至追項籍於固陵兵敗而諸將不至乃捐數千里之地以與韓信彭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背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不可以僥倖於一時之利僥倖於一時之利則必將有百歲不已之患此所謂不及遠也

周公論

伊尹既立大甲不明而放諸桐天下不以爲不義武王既没成王幼周公攝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而召公不說管叔蔡叔咸叛天下幾至於不救二者此其故何也大甲既立矣而不足以治天下則夫伊尹猶有以辭於後世也蓋周公之事其迹無以異於伊尹然天下之人舉皆疑而不信此無足怪也何者天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以

服天下之心而遽攝焉以爲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攝其事則有所不得已而然爾大甲雖廢而伊尹未敢有所復立以召天下之亂故寧以己攝焉而待夫大甲之悔是以天下無疑乎其心今夫周公之際其勢未至於不得已也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爲之佐以成王之名號於天下而輔之以周公此所謂其勢之未至於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則夫天下之謗周公之所自取也然愚以爲不然挾天子以令天下此諸葛孔明之事耳而周公豈不足以知之蓋夫人臣惟無執天子之權人臣而執天子之權

則必有忠於其心而後可以自免於難何者人臣而用天子之事此天子之所忌也以一人之身上爲天子之所忌而下爲左右之大臣從而媒孽其短此古之忠臣所以盡心而不免於禍而世之奸雄之士所以動其無君之心而不顧者也使成王用事於天下而周公制其予奪之柄則恐成王有所不平於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隙而間之以至於亂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恐周公有所不忍於其志赧然其有不安之心也是以寧取而攝之使成王無與乎其間以破天下讒慝之謀而絕

其爭權之心是以其後雖有管蔡之變而天下不搖使其當時立於羣臣之間方其危疑擾攘而未決也則恐周公之禍非居東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於天下成王將遂不立也嗚呼其思之遠哉

老聃論上

善與人言者因其人之言而爲之言則天下之爲辯者服矣與其里人言而曰吾父以爲不然則誰肯信以爲爾父之是是故不若與之論其曲直雖楚人可以與秦人言之而無害故夫天下之所爲多言以排夫異端而終以不明者唯不務其是非利害而以父屈人也夫聖人之所爲尊於天下爲其知夫理之所在也而周公仲尼之所爲信於天下以其弟子而知之也故非其弟子則天下有不知周公之爲周公而仲尼之爲仲尼者矣是故老聃莊周其爲說不可以周孔辯也何者彼且以爲周孔之不足信也夫聖人之於言譬如規矩之於方圓爾天下之人信規矩之於方圓而以規矩辯天下之不方不圓則不若求其至方極圓以陰合於規矩使規而有不圓矩而有不方則亦無害於吾說若此則其勢易以折天下之異論昔者天下之士其論老聃莊周與夫佛之道者皆

未嘗得其要也老聃之說曰去仁義絕禮樂而後天下安而吾之說曰仁義禮樂天下之所待以治安者佛之說曰棄父絕子不爲夫婦放雞豚食菜茹而後萬物遂而吾之說曰父子夫婦食雞豚以遂萬物之性夫彼且以其說而吾亦以吾說彼之不吾信如吾之不彼信也蓋天下之不從莫急於未信而强劫之故夫仁以安人而行之以義節之以禮而播之以樂守之以君臣而維之以父子兄弟食肉而飲酒此明於孔子者之所知也而欲以諭其所不知之人而曰孔子則然嗟夫難哉愚則不然曰天下之道唯其辯

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果孔子而有窮也亦將舍而他之惟其無窮是以知其爲道而無疑蓋天下有能平其心而觀焉而不牽夫仲尼老聃之名而後可與語此也

老聃論下

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昔者六國之際處士橫議以熒惑天下楊氏爲我而墨氏兼愛凡天下之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舉皆歸於楊子而道路之人皆可以爲父兄子弟者舉皆歸於墨子

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絕其相屬之親而合其無故之歡此其勢然矣歟老聃莊周知夫天下之不從也而起而承之以爲兼愛爲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爲爲我不爲兼愛而處乎兼愛爲我之際此其意以爲不兼愛則天下議其無親不爲我則天下譏其爲人故兩無所適處而泛泛焉浮游其間而我皆無所與以爲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夫天下之人惟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是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夫老莊無所是非而其終歸於無有此其思之亦已詳矣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此其爲道莫不有所執也故爲我者爲兼愛之所詆而兼愛者爲爲我之所毀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間而固守之則可以杜天下之異端而絕其口蓋古之聖人惟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大服而其道遂傳於後世今老聃莊周不得由其大道而見其隙竊入於其間而執其機是以其論縱橫堅固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事安可以一說治也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愛斷之以爲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夫惟聖人能處於其間而制其當然兼愛爲我亦莫棄也而能用之以無失乎道處天下之紛紜而不失其當故曰

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老聃莊周之所以爲辯也而仲尼亦云則夫老聃莊周其思之不可以爲不深矣蓋嘗聞之聖人之道處於可不可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今將以求夫仲尼老聃之是非者惟能知虛實之可用與否而已矣蓋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物相遺則固亦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

治其有實之事則天下夫亦何一事之不可爲而區區焉平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用力不已甚勞矣哉夫老聃莊周則亦嘗自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不若從其有而有之之爲易也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觀其徼旣曰無之以爲用而又曰有之以爲利而至於佛者則亦曰斷滅而又曰無斷無滅夫旣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爲窮旣曰斷滅矣而又恐斷滅之邇以爲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歟

欒城應詔集第三卷終

欒城應詔集第四卷

進論五首

禮論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爲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而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

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恥退讓之心盎然見於其面而盎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於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偪僂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彊使爲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常有巢居穴處汙樽坏飲燔黍捭豚蕢桴土鼓而以爲是

足以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為不足大利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爛之以為是不忘本而非以為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選懦而不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韍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為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於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

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卹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為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於牀而食於牀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為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倣以為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闊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惟其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遂以為不可蓋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固不可易也

易論

易者卜筮之書也挾策布卦以分陰陽而明吉凶此

日者之事而非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存乎其爻之辭而不在其數數非聖人之所盡心也然易始於八卦而至於六十四此其為書未離乎用數也而世之人皆恥言易之數或者言而不得其要紛紜迂闊而不可解此高論之士所以恥而不言歟夫易本於卜筮而聖人闊言於其間以盡天下之人情使其為數紛亂而不可考則聖人豈肎以其有用之言而託之無用之數哉今夫易之所謂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也九為老陽而七為少陽六為老陰而八為少陰此四數者天下莫知其所為如此者也或者以為陽之數

極於九而其次極於七故七爲少而九爲老至於老
陰苟以爲以極者而言也則老陰當十而少陰當八
今少陰八而老陰反當其下之六則又爲之說曰陰
不可以有加於陽故抑而處之於下使陰果不可以
有加於陽也而曷不曰老陰八而少陰六且夫陰陽
之數此天地之所爲也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
其予奪哉此其尤不可者也夫陰陽之有老少此未
嘗見於他書也而見於易易之所以或爲老或爲少
者爲夫揲蓍之故也故夫說者宜於其揲蓍焉而求
之揲蓍之法曰掛一歸奇三揲之餘而以四數之得

九而以爲老陽得八而以爲少陰得七而以爲少陽
得六而以爲老陰然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
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六徒以爲識焉耳老者陰陽
之純也少者陰陽之雜而不純者也陽數皆奇而陰
數皆偶故乾以一爲之爻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
爲主故乾之子皆二陰而坤之女皆二陽老陰老陽
者乾坤是也少陰少陽者乾坤之子是也揲蓍者其
一揲也少者五而多者九其二其三少者四而多者
八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一爻而三揲譬如一卦而三
爻也陰陽之老少於卦見之於爻而於爻見之於揲
使其果有取於七八九六則夫此三揲者區區焉分
其少多而各爲之處果何以爲也今夫三揲而皆少
此無以異於乾之三爻而皆奇也三揲而皆多此無
以異於坤之三爻而皆偶也三揲而少者一此無以
異於震坎艮之一奇而二偶也三揲而多者一此無
以異於巽離兌之一偶而二奇也若夫七八九六此
乃取以爲識而非其義之所在不可據以爲說也

書論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定令變更秦國之風
俗誅秦民之議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劓太子

之傅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
嗟夫世俗之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終使天下之人
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
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
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亹亹
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不
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爲如此而後從事其言回曲
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者愚始讀而
疑之以爲近於濡滯迂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從
而無黽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發而無紛紜異同之

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爲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之心歡樂而無間相與吁俞嗟歎唯諾於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是非論辯以求曲直之當亦無足怪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惟其天下既安君民之勢闊遠而不同天子有所欲爲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齟齬其上之畫策令之而莫肯聽當此之時形驅而勢脅之天下夫誰敢不聽從而其上之人優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不倦歟蓋

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悅盤庚爲之稱其先王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於今今不承於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既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罔暨余同心我先后將降汝罪疾乃祖先父亦將告我高后曰作大戮於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爲要使汝獲其利而何卹乎吾之所爲故無所求於衆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諭於天下然其事亦終於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爲三代之治柔懦而不決然此乃王霸之所以爲異者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於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向及其不可聽則又反覆而諭之以窮極其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霸之所爲不同也哉

詩論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於責其義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皆曲爲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强牽合以爲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夫聖人之爲經惟其於禮春秋

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近於人情至於書出於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爲卜筮而作故時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說此其於法度已不如禮春秋之嚴矣而況乎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爲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其言上及於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迹而下及於飲食牀笫昆蟲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尚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以見其志之不通矣夫聖人之於詩以爲其終要入於仁義而不責其

一言之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今詩之傳曰隱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爲興者有所取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爲此事而作而其言有及於是物者則必獲爲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爲學亦以勞矣且彼不知夫詩之體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爲興夫興之爲體

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隱其靁曰隱其靁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靁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爲興也若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以與比同而無强爲之說以求合其作時之事則夫詩之義庶幾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春秋論

事有以拂乎吾心則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順適乎吾意則吾言優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樂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豈可以爲怒之言邪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於聖人其言丁寧反覆布於方册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惡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爲聖人之文章非復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過求之太過是以聖人之言更爲深遠而不可曉且夫天下何不以己推之也將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之之言則天下且以爲病狂而聖

人豈有以異乎人哉不知其好惡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謂大惑也昔者仲尼刪詩於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於幽厲失道之際而下訖於陳靈自詩人以來至於仲尼之世蓋已數百餘年矣愚嘗怪大雅小雅之詩當幽厲之時而稱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終篇又不見幽厲之暴虐此誰知其爲幽厲之詩而非文武成康之詩者蓋察於辭氣有幽憂不樂之意是以係之幽厲而無疑也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夫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

之喜怒之間矣今夫人之於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怨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誠此其大凡也春秋之於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來於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之言也於魯鄭之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於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於河陽此所謂怒之之言也於叔牙之殺曰公子牙卒於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矣至於公羊穀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

皆所以爲訓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爲喜而何足以爲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於楚丘而以爲衛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以爲吾仲孫怒而至於變人之國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觀其辭氣之所嚮而已矣

欒城應詔集第四卷終

欒城應詔集第五卷

進論五首

燕趙論

昔者三代之法使天下立學校而教民行鄉射飲酒之禮於歲之終田事旣畢而會其鄉黨之耆老設其籩豆酒食之薦而天子之大夫親爲之行禮蓋以爲田野之民裸裎其股肱而勞苦其筋力長幼褻作以趨一時之利習於鄙野之俗而不知孝悌之節瀆冒無恥不可告語而易與爲亂是以因其休息而教之以禮使之有所不忘於其心故三代之民離耕田荷

任之賤其所有爲者甚鄙而其中必有所守其心甚朴而亦不至於無知以犯非義何者其上之人不以爲鄙而不足教而其民亦喜於爲善也至於後世之衰天下之民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美而天下之風俗日已敗亂今夫輕揚而剽悍好利而多變者吳楚之俗也勁勇而沈靖椎鈍而少文者燕趙之俗也以輕揚剽悍之人而有好利多變之心無三代王者之化宜其起而爲亂矣若夫北方燕趙之國其勁勇沈靖者可以義動而其椎魯少文者可以信結也然而燕趙之間其民常至於自負其勇以爲盜賊無以異

於吳楚者何也其勁勇近於好亂而其椎鈍近於無知上失其道而燕趙之良民不復見於當世而其暴戾之夫每每亂天子之治仲尼曰君子好勇而無義則爲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爲盜故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爲亂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子之兵而以爲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之士唯無義也故舉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順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常產而

有常心者唯士爲能若夫民無常產因無常心苟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若夫士大夫之寡也

蜀論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亂常至於漸深而莫之能止蓋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所易者不得志而怨以爲亂也秦晉之勇蜀漢之怯怯者重犯禁而勇者輕爲姦天下之所知也當戰國之時秦晉之兵彎弓而帶劍馳騁上下咄嗟叱咤蜀漢之士所不能當也然而天下既安秦晉之間豪民殺人以報讐椎埋發冢以快其意而終不敢爲大變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人意有所不適輒起而從亂此其故何也觀其平居無事盜入其室懼傷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亂難制之氣也然其弊常至於大亂而不可救則亦優柔不決之俗有以啟之耳今夫秦晉之民倜儻而無所顧負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號紛呶奔走告訴以爭豪釐曲直之際而其甚者至有懷刃以賊其長吏以極其忿怒之節

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晉之俗有一朝不測之怒而無終身戚戚不報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競犯之而不能報循循而無言忍詬而不驟發也至於其心有所不可復忍然後聚而爲羣盜散而爲大亂以發其憤懣不洩之氣雖有秦晉之勇而其爲亂也志近而禍淺蜀人之怯而其爲變也怨深而禍大此其勇怯之勢必至於此而無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無怨於其心怨而得償以快其怒則其爲毒也猶可以少解惟其鬱鬱而無所洩則其爲志也遠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亂以發其怒而後息古者君子之治天

下彊者有所不憚而弱者有所不侮蓋爲是也書曰無虐惸獨而畏高明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智不足以與辯勝之不足以爲武而徒使之怨以爲亂故也嗟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下哉

北狄論

北狄之人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飢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坂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然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

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使其之民亦以此恐愓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爭重墮壞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戰國之盛非隣國之所深憂也要在養兵休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懾而已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爲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爲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者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合從以

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餘燼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爲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趙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爲不可蓋夫天下之士所爲奮不顧身以抗彊虎狼之秦者爲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拒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納幣以爲兄弟之國奉之如驕子不敢一觸其

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畏夷狄豪橫之勢耳今誠養威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求以爲民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北　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西戎論

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強則臣狄狄強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強而後侵略之患不至於中國蓋一強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強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強者幷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

而無復反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間是以中國之士常不得解甲而息也昔者冒頓老上之盛惟西戎之無強國也故匈奴之人得以盡力而苦吾中國使西戎有武力戰勝之君則中國之禍將有所分而不專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後也故北狄強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託於中國然而西戎非有強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於匈奴惟其國大而好勇其君之意欲區區自立於一隅而不畏北狄之衆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然天下之人皆以爲北方有強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國則中國將不勝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戎狄之人惟其愚陋而多忿是故可與共憂也惟其強很而好勝是故可以激而壯也使之自相攻擊而不能相下則其勢必走於中國中國困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圖也然天下之議又將以爲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鬬而喜擊中國之衆此其勢固不可得而合也蓋亦以爲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國者爲夫吾兵之不能苦戰而金玉錦繡之所交會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據險阻明烽燧吏士練習而不敢懈彼雖

壯騎無所施設則其利不在於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無所掠虜將不忍而熱中將反而求以相詬以爲起兵之名彼兵交於匈奴而怨結於中國則何以自固故中國舉而收之必將得其歡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強而莫或收之而使爲北狄之用此何其不識戎狄之情也

西南夷論

古者九夷八蠻無大君長紛紛籍籍不相統制惟北狄之種常爲大國以抗中夏然蠻夷之俗種姓分別千人爲部百家爲黨見利則聚輕合易散族類不一

其心終莫相愛故其兵利於疾戰而不利於遲久北狄之人綿地千里控弦百萬俟王君長通爲一家人畜富庶蔓延山谷之間其心常有所愛重而不忍去故其兵利於遲久而不利於疾戰此二者其大小之勢各有所便宜乎中國之所以待之者各有道也今夫北狄之人伏於陰山之下養兵休士久居而不戰此其志豈嘗須臾忘中國也然其心以爲戰而勝人猶不若不戰而屈人之兵戰而不勝民之死者未可知也故常大言虛喝而不進以謀弊中國蓋其所愛者愈大故其謀之愈深而發之愈緩以求其不失也

若夫西戎南蠻西南夷之民悉其衆庶尚不能當狄人之半而其酋豪每每爲亂不能自禁此誠無愛於其心而僥倖於一戰以用其爲合之衆而已故夫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類皆可以謀來也愚嘗觀於西南徼外以臨蠻夷之衆求其所以爲變之始而遂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寧絕而不之通今邊鄙之上利其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凌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爲擾民而不之禁窮恚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解讎結盟攻剽蹂踐殘之於鋒鏑之間而後其志得伸也嗟夫爲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戢吏民待之如中國之人彼尚誰所激怒而爲此哉然事不患乎不知而患乎人之不能用昔班超處西域數十年西破龜茲北伏匈奴及將東歸或以爲必有奇謀乃就問其計然其言止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屯戍之士皆非忠臣孝子不可盡繩以法當是時莫不皆笑以爲不足用然及西域之亂終亦以此故夫謀非必奇而後可用而在乎當否而已古者四夷皆置校尉而益州有蠻夷騎都尉以治其事使其強者不能內侵而弱者不爲中國之所侮蓋爲是也

欒城應詔集第五卷終

欒城應詔集第六卷

進策五道

君術

第一道

臣聞天下之事非宰相不可盡行非諫官不可盡言天下之人誰能必至於諫官宰相者惟其少而學之長而欲行之終其身而不當其位不可以侵官而求盡其意是故士大夫之間猶有不能自盡其才於天子者也今臣幸而生於天下無事之時每一聞歲天子常詔兩制之大臣使舉天下之士上自登朝之吏

而下至於山林之匹夫咸得竭其所懷以盡天下之利害非天子出納耳目之官而得以言萬民之情僞非天子黜陟賞罰之臣而得以論百官之長短非天子武力將帥之士而得以議兵革之籌策非天子錢穀大農之吏而得以權財用之多少蓋天下之人必其爲宰相諫官而後可以盡行而盡言者使之一旦得以詳數而悉說之此有以見天子之意所以待之者甚重而不輕也而臣何敢以無說而處於此臣常以爲天下之事雖其甚大而難辨者天下必有能辨之人蓋當今之所爲大患者不過曰四夷猖獗而兵革不振百姓凋弊而官吏不飭重賦厚斂而用度不足嚴法峻刑而姦軌不止此數四者所以使天子坐不安席中夜太息而不寐者也然臣皆以爲不足憂何者天下必有能爲天子出力而爲之者而臣之所憂在乎天下之所不能如之何者也臣聞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御天下之術術者所謂道也得其道而以智加焉是故謂之術古之聖人惟其知天下之情而以術制之也萬物皆可得而役其生皆可得而制其死牛服於箱馬服於轅鷹隼服於韝牛不可以有所觸馬不可以有所踶鷹隼不可以

背而高翔此三者惟其喜怒好惡之情發於外而見於人也是以因其所急而投之以其術至於終身制於人而不去且治天下何異於治馬也馬之性剛很而難制急之則奔而不勝緩之則惰而不趨王良造父爲之先後而制其遲速驅之有方而掣之有時則終日騑騑而不知止此術之至也古之聖人驅天下之人而盡用之仁者使効其仁勇者使効其勇智者使効其智力者使効其力天下之人雖檏然皆列於前安得仁人君子而後任之且雖有天下之善人與之處而不知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則雖有好善之

心而不獲好善之利何者彼不徒爲吾用也而況乎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不制其心哉昔者秦漢之際姦宄猛悍之人所在而爲寇高祖發於豐沛之閒行而收之黥布彭越之倫皆撫而納諸其中所以制之者甚備也玉帛子女牛羊犬馬以極其豪侈之心輕財好施敦厚長者以服其趍起之懷倨肆傲岸輕侮凌辱以折其强很之氣其視天下之英雄不啻若匹夫孺子然皆得其歡心而用其死力至於元成之世天下久於太平士大夫生於其閒無復英雄難制之風天下之士皆書生好儒其才氣勇力無足畏者

俛首下氣求爲之用而不暇元成哀平亦欲得天下之賢才而用之然而不知其情不獲其術賢人君子避譏畏讒遠引而去而小人宦豎縱橫放肆而制其事此甚可憫也夫人之平居朋友之閒僕妾之際其不有術以制其變蓋非有渺遠難見之事也欲其用命而見其所害欲其樂從而見其所利欲其喜而致其所悅欲其懼而致其所忌欲其開心見誠而示之以無所忌欲其守死不去而示之以無所往此天下之人皆能知之而至於治天下則不能用且此過矣天下以爲天子之尊無所事術也而不知天下之事惟其英雄而後能有大功而世之英雄常苦豪橫大過而難制由此觀之治天下愈不可以無術也

第二道

臣聞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畧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令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爲姦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爲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爲歡而不禮焉則雖逼之而不食其祿力爲廉恥之節以高天

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養之以厚利則其心誠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爲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强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於其中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鬬而不和人惟無所相忌也有所相忌而不爲少避之則事其私怨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强之也强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制天下之姦雄蓋臣聞之天下之姦

雄其爲心也甚深而其爲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翺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爲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爲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之既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故常恐其下之人從而傾焉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釋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

可以久居而不去古之人有爲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貴之以爲姦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其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爲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爲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爲此聲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刼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爲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爲古之人有爲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說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恥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第三道

臣聞天子之道可以理得而不可以名推其於天下

不取其形而獨取其意其道可以爲善而亦可以爲不善何者其道無常其道無常者不善之所從生也夫天下之人惟知不忍殺人之爲仁也是故不忍殺人以自取不仁之名惟知果於殺人之爲義也是故不敢不殺以自取不義之名是二者其所以爲仁者有形而其所以爲義者有狀其進也有所執其規而其退也有所蹈其矩故其爲人也不失爲天下之善人而終不至於君子有所甚而不堪有所蔽而不見此其爲人是自全之人也今夫君子有所殺人以爲仁而有所不殺以爲義義不在於殺人而仁不在於

不殺其進也無所據依而其退也無所底屬故其成也天下將皆安之而其不成也將使天下至於大亂是以天下憚其難明而畏其難就人臣以是戒其君而人君者亦以自戒曰姑爲無殺人以爲仁而姑爲果於殺人以爲義是其仁可以全身而其義可以無謗於天下斯足以爲無過也已矣孟子有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有禮而謂吾君不能者謂之賊且夫爲人臣而詔其君不曰必爲大人之仁義而曰姑爲其易者以苟避天下之謗此非恐其君不能之故歟蓋臣聞之聖人之道惟其不可以名稱

而迹求者其爲道也甚深而難成而其成也亦不若小道之淺而無功所御甚廣而所處甚約握之甚微而播之無極故孔子曰吾非多學而識之吾一以貫之夫一者何也知天下萬物之理而制其所當處是謂一矣而能得吾一者甚難故夫天下之畏之者亦不足怪也古之聖人已能知之則行之而無疑已不能知之則不敢以己之私意而破天下之公義使己而不好殺人則安可盡無殺以成仁之形使己而好殺人則安可盡殺以成義之狀蓋必有大臣救其已甚而補其不足使義不在於殺人而仁不在於不殺

方今天下之治所不足者非仁也吏聞有以入人之罪抵重罰而未聞有以失入之罪抵深法者民聞有以赦除其罪而未聞有以不義得罪於法之外者此亦足以見天子之用心矣古者君臣之間和而不同上有寬厚之君則下有守法之臣上有急切之君則下有推恩之臣凡以交濟其所不足而彌縫其闕今也君臣之風上下如一而無以相濟是以天下苦於寬緩怠惰而不能自振此豈左右之大臣務以順從上意爲悅而豈亦天子自信以爲好仁之美而不喜臣下之有所矯拂哉方今之制易於行賞而重於用

罰天下之以獄上者凡與死比則皆蹙頞而不悅此其爲意夫豈不善然天下之姦人無以深懲而切戒之者此無乃爲仁而至於不仁歟臣愚以爲輔君之善而補其不足此誠大臣之事苟天子自信以爲善欲以一人之私好而破天下之公義則夫大臣者猶不可爲也惟知天子之仁義而無務其迹以成匹夫之節使大臣得參於其間而救其所短此不亦近於天子之道歟

第四道

臣聞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

之中優游悅懌歡然相得而無間知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開心平意表裏洞達終身而不見其隙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而無所憂懼安神定氣以觀天下之政蕩然肆志有所欲爲而上不見忌其所據者甚堅而無疑是以士大夫皆敢進而搏天下之大功至於後世君臣相虞皆有猜防之憂君不敢以其誠心致諸其臣而臣亦不敢直己以行事二者相與齟齬而不相信上下相顧鰓鰓然而不能以自安而尚何暇及於天下之利害故天下之事每每擾敗而無所成就臣竊傷之而以爲其敝在

於防禁之太深而督責之太急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所至寬至易而有所至險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測用之各當其處而不失節是以天下畏其嚴而樂其寬至於後世之君徒知天下之不可以甚寬也而用之其君臣之際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不得安意肆志以自盡於其上而以爲長威徒知天下之不可甚嚴也而用之其法律之事使其天下之官吏欺其長上得以苟免取容不畏天子之法而以爲行意益其所以用之之術甚悖而不順者至於如此夫天下之人上自百官而下至於庶民其爲歡安

可窮盡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乎其中論其衆寡之勢則天下至衆而天子至寡論其智詐巧僞之術則天下之衆固必有適於天子者吾欲臨之以天子之威則彼有畏憚而不敢言多爲之隄防以御其變詐則彼之智將有以出於隄防之所不能及是以古之聖人推之以至誠而御之以至威容之以至寬而待之以至易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之士而不防其爲詐談笑議論無所不及以開其歡心故天下士大夫皆欣然而入於其中有所愧恥而不忍爲欺詐之行力行果斷而無憂懼不敢之意其所任用雖其兄

弟朋友之親而不顧徇私之名其所誅戮雖其讎怨睚眦之人而不卹報怨之嫌何者君臣相信之篤此所謂至嚴而有所至寬者也然至大吏縱橫放肆犯法而無所忌天下之所指目律令之所當取則雖天子有所不可輒釋使之一入而不可解而後天下知有所畏此所謂至易而有所至險二者其事不同而相與爲用夫是以至寬而天下無頹惰靡迤之風至險而君臣無猜防逼迫之慮夫惟能通其君臣之歡而盡行其刑法之所禁而後可以及此也

第五道

臣聞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咻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爲者然及其爲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禦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其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而觀其所爲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勃潰亂蕩然而四出壞堤防包陵谷汗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

於激怒奔涌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其勢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狃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爲去其所激觀其激作相變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爲不至於大懼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既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爲敦厚默默以爲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懾者皆樂從而羣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顧直行犯上而不忌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

矣然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衆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小激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臣恐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爲而天下從之今不爲決之於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悻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踊不顧而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可可救譬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黨慷慨議論本欲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爲分別天下之邪

正以快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以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唯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奔走奮迅悅豫而不暇及於爲變苟其潴蓄渾亂壅閉而不決則水之百怪皆將勃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爲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欒城應詔集第六卷終

欒城應詔集第七卷

進策五道

臣事

第一道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爲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善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

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内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爭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没其君之威惠内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其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已之私恵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畏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而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使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

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皆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究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其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窮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

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能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令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

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第二道

臣聞仲尼之稱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及讀蜀志其言諸葛孔明遷李平極廖立及孔明既死而此二人皆哭泣有至死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嘆歎古人之不可及而竊怨今世之不能也夫爲天下國家惟剛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賞罰之柄予奪之事其出於天子本無敢言者惟其不公故有一人爲受戮而去雖其當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而上之人雖其甚公於此而亦畏其不服而不敢顯然明斥其罪故夫天下之不公足以敗天下之王剛而天下之不剛亦足以破天下之至公二者相與並行然後可以深服天下之衆臣常竊悲唐季五代之亂外有執兵强忿之臣威登天下而以其力內脅天子天子不敢輒忤其

意意有所不悅則其上下不能自保故當此之時人主務爲安身之政不敢以其剛心而守其公事此其勢不得不然耳方今海內治安外無諸侯之虞而內無執政之患然臣竊觀之於政令刑賞之際常若有所畏而不能自必者此其故何也夫朝廷之臣無罪而留有罪而黜此爲臣之常也故其有罪以爲當黜則官必削以爲不當黜則無故而置之外地猶爲不可也今有罪而推之於外反從而增其爵秩是將以爲賞耶爲刑耶是不可得而知也蓋曰姑以鎭撫其耿耿之意彼其失爲近臣而去也雖賜之千金而猶

有所慊然於其心且天下之罪人而皆欲滿其所慊則爲天子安可以有所刑戮哉然而事之所不平者又非特如此也黜之者一人則必有折而辯之者一人以爲黜者之有所不悅乎其辯之者而使與之皆黜夫此二人其罪果誰在以其言而黜人亦以其言而黜之是爲黜者報讐耳是以天下雖無强臣之災而臣下竊揣天子之心皆有所持而邀之此其嬖始於執之不剛而成於守之不公矣朝廷之事臣安得知其有所不安者然竊怪每有所除吏民間莫不切切口語以爲此誰人之親戚故舊而得之者每有所

措置亦莫不以爲此誰人之所欲而行之者使上之人凡果如此則宜乎人之受罪而不服而吾亦不敢加於人也詩云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唯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强禦夫人惟不侮鰥寡也而後能不畏强禦臣故曰惟無私者能以剛服天下此其勢然也且夫古之爲君者有所大樂而今世不知也人君之樂非樂夫有天下而樂得與天下去惡而獎善以快吾志今使天下有不義之臣誅之不獲而又從而尊之尊之不足以爲悅而又從而黜其所惡以慰其盛怒此二事者夫豈爲君之樂哉蓋事有所不可並從而欲不可以皆得今夫人之有所私愛而不公者是亦人之所樂爲耳然其爲樂有所害於爲君之樂是以不若棄彼而全此也且事之利害有知之而患不可爲者有患不之知而可行者今欲潔然無私而行吾法之所至有罪而黜黜而無所姑息使天下皆知賞之爲賞罰之爲罰此非有所勤苦而難成者而顧患不肯爲夫管仲孔明惟其爲之而已哉

第三道

臣聞天下有無窮之才不叩則不鳴不觸則不發是

以古之聖人迎其好善之端而作其勉强之氣洗濯磨淬日夜不息凡此將以求盡天下之無窮也夫天下譬如大器爲有器不用而寘諸牖下久則蟲生其中故善用器者提攜不去時濯而漑之使之日親於人而獲盡其力以無速敗有小丈夫知愛其器而不知所以爲愛也知措諸地之安而不知不釋吾手之爲不壞也是以事不得成而其器速朽且夫天下之物人則皆用其形而不求其神也神者何也物之精華果銳之氣也精華果銳之氣其在物也曄然而有光確然而能堅是氣也亡則物皆枵然無所用之夫

是氣也時抑而存之則日長而不衰置而不知求則
脫去而不居是氣也物莫不有也而人爲甚孟子有
言曰人之日夜之所息與平旦之氣晝日之所爲有
以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夫夜氣
者所謂精華果銳之氣也天下亂則君子有以自養
而全之而天下治則天子養之以求其用今朝廷之
精明戰陣之勇力獄訟之所以能盡其情而錢穀之
所以能治其要處天下之紛紜而物莫能亂者皆是
氣之所爲也蓋古者英雄之君惟能抑天下之才而
存之是以有求而必從有欲而必得漢武帝唐太宗

國富而兵强所欲如意而天下之才用之不見其盡
當其季年元臣宿將死者太半而新進之士亦自足
以辦天下由此觀之則天下固有無窮之才而獨患
乎上之不抑不觸而使其神弛放而不張也臣竊觀
當今之人治文章習議論明會計聽獄訟所以爲治
者其類莫不備有而天下之所甚少者獨將帥武力
之臣往者天下既安先世老將已死而西寇作難當
此之時天子茫然反顧思得奇才良將以屬之兵而
終莫可得其後數年邊鄙日蹙兵勢日急士大夫始
漸習兵而西夏臣服以至於今又將十有餘年而曩

之所謂西邊之良將亦已略盡矣而天下之人未知
誰可任爲將此甚可慮也夫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
而今世之所畏莫甚於爲將責之以難事强之以其
所畏而不作其氣是以將帥之士若此不可得也蓋
嘗聞之善用兵者雖匹夫之賤莫不養其氣然後求
其用方其未戰也使之投石超距以致其勇故其後
遇敵而不懼見難而致死何者氣盛故也今天下有
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
冗官而廢天下之武舉彼其見天下之方然則摧沮
退縮而無自喜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孫之家往往轉

而從進士矣故臣欲復武舉重武臣而天子時亦親
試之以騎射以觀其能否而爲之賞罰如唐正觀之
故事雖未足以盡天下之奇才要以使之知上意之
所悅有以自重而爭盡其力則夫將帥之士可以漸
見矣

第四道

臣聞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
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
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
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

能究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爲
必起於諸侯之太强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
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爲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
之間朝廷之强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
既平天下以爲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强臣矣
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
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
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
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啟之是
以勞力而能爲灾飲酒而能爲病而天下之人豈必

皆死於此昔唐季五代之亂其亂果何在也海內之
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
鞠養美衣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爲
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其時軍旅之士各知其將而
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
爲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
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爲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
而必固良將勁兵遍於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上
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
其將而樂爲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爲戒而

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將兵
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所附著而欲爲之
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
其面夫莫敢仰視是禍之本也此其爲禍非有脅從
驕起之殃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
二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
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爲不然天
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
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所能要在不究其利
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

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
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
太祖　太宗以爲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
時之安爲將者去其兵權而爲兵者使不知將凡此
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爲足以
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爲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
以爲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遠天下
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
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　搖撼而
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

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將苟誠知其忠雖舉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況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爲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爲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疑其爲姦要以無畏其擇之之勞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益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第五道

臣聞天下之勇士可使用兵而不可使主兵天下之智士可使主兵而不可使養兵養兵者君子之事也

故用兵之難而養兵尤難何者士氣之難服也舉兵而征行三軍之士其心在號令而其氣在戰息兵而爲營三軍之士其心在壘壁而其氣在禦陳兵而過敵三軍之士其心在白刃而其氣在勝氣之所在者毒之所尚也故兵在外士氣在敵而不在其上是故撫之而易悅予之而易足誅之而易定動之而易使其上之人禦之以勇而驅之以智則百萬之衆可以無足憂者及夫天下既安三軍之士各反其家美衣甘食優游無爲投石超距不足以洩其怒而各求其上之所短當此之時軍中之士環視四顧而始不可忍矣是故久於不用則其意不欲復戰久於不使則其意不欲復役夫惟不欲而強使之與之出戰則不樂而與之從役則爲亂此必然之勢也夫古者兵出於農其欲動之尤難然當周之季諸侯之強天下之民日起而操兵齊晉秦楚以其兵車役天下萬里而役反而天下之民不敢言病至於後世平居無事竭天下以養士卒一旦有急當得其力乃反傲睨邀賞不肯卽去夫其平時衣食其上有難而起起而鬬死有事而役役而盡力此其勢宜若愈於三代之兵夫矣而當今之病方病其不然此豈非其養之之過歟

臣觀天下之兵其數莫如京師之多而士卒趫趫難制亦莫如京師之甚何者天子在位以仁禦兵士不知戰而狃於賞令之稍急則瞋目攘臂而言不遜此甚可惡也且京師宗廟禁闈之所在而使不義之徒周環布列於其左右而尚何以爲安臣聞養兵而兵驕其責在將方今京邑之將所任者誰乎匹夫小人以次當遷而爲之什伯之長此其爲名尚未離乎卒伍也而其上之所統獨有三太尉推而上之則至於樞密使此數四大臣者非在什伍部曲之間以日夕訓練之者也且夫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

則難用也今使大臣獨制其上恩意不交而德澤不洽上下不相信特其勢相從而無以義附者則是未可以法治也使朝廷大臣而曲躬傴僂親問疾苦如異時出兵行陣之間此則其勢有所不給矣古者南北軍有監軍御史有護兵諸校各有軍正正丞是以任安胡建之徒忠信守節之士得以出入軍中獲其歡心而後訓之以禮繩之以法有所誅滅而士卒皆服如此而後兵可用也今奈何獨使很戾之人自相臨御而天子獨以貪暴無知之匹夫爲左右之衛哉臣愚以爲宜畧如漢制設爲諸校使常處軍中既以

撫之且漸誅戮其豪横而訓之知理傳曰晋悼公知欒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以爲戎御使訓諸御知義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以爲戎右使訓勇力之士時使故軍中之吏非其近之則不能得其歡心不得其心則雖有法而不能用有法不能用則士不可以勞苦而兵不可以應卒有兵不能以應卒而有將不能以使衆此最天下之大患也

欒城應詔集第七卷終

欒城應詔集第八卷

進策五道

臣事下

第一道

臣聞聖人之治天下常使人有孜孜不已之意下自一介之民與凡百執事之人咸願竭其筋力以自附於上而上至公卿大夫雖其甚尊志得意滿無所求望而亦莫不勞苦其思慮日夜求進而不息至有一沐而三握一飯而三吐食不暇飽卧不暇煖汲汲於事常若有所未足者是以天下之事小大畢舉無所

廢敗而上之人可以不勞力而萬事皆理昔者世之隆替臣常已畧觀之矣堯舜之時洚水横流民不粒食事變繁多災害並興而堯舜之身至於垂拱而無爲何者天下之人各爲之用力而不辭也至於末世海内乂安四方無虞人生於其間其勢皆有荒怠之心各安其所而不願有所興作故天下漸以衰憊而不振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夫國之所以至於亡者惟其舊而無以新之歟天下舊而不復新則其事業有所斷而不復續當此之時而不知與之相期於長久不已之道而時作其怠惰之氣則天下之事幾

乎息矣嗟夫道路之人使之趨十里而與之百錢則十里而止使之趨百里而與之千錢則百里而止何者所與期者止於十里與百里而其利亦止於此而已今世之士何以異此出於布衣者其志不過一命之祿既命則忘其布衣之學仕於州縣者其志不過於改官之寵官既改則喪其州縣之節自是以上因循遷延十有餘年之間則其勢自至於郡守此不待有所脩飾而至者其志極矣幸而其間有欲持自奮厲之心然後其意稍廣而不肯自棄於貪汙之黨外自漕刑內自臺諫館閣而至於兩制亦又極矣又幸

而有求爲宰相者則其志又益廣至於宰相而極矣蓋天子之所以使天下慕悅而樂爲吾用者下自一命之臣而上至於宰相其節級相次者有四而已彼其一命者或無望於改官郡守者或無望於兩制兩制者或無望於宰相而爲宰相者無所復望則各安於其所而誰肯爲天子盡力者且夫世之士大夫如此其衆也仁人君子如此其不少也而臣何敢妄有以誣之哉蓋臣聞之方今之人其已改官者有廉隅節幹之效常不若其在州縣之時而爲兩制者其慷慨勁挺之操常不若其爲漕刑臺諫之日雖其奇才

偉人卓然特異不爲利變者固不在此而世之爲此者亦已衆矣夫以爵祿而勸天下爵祿已極則人之怠心生以術使天下則天下之人終身奔走而不知止昔者漢之官吏自縣令而爲刺史自刺史而爲郡守自郡守而爲九卿自九卿而爲三公自下而上至於人臣之極者亦有四而已然當此之時吏久於官而不知厭方今　朝廷郡縣之職列級分等不可勝數從其下而爲之三歲而一遷至於終身可以無倦矣而人亦各自知其分之所止而清高顯榮者雖至老死而不可輒入是以在位者懈而不可自奮何者

彼能通其君臣之歡坦然其無高下峻絕不可扳援之勢而吾則不然今天下之小臣因其朝見而勞其勤苦丁寧訪問以開導其心志且時擇其尤勤勞者有以賜予之使知　朝廷之不甚遠而容有冀於其間上之大吏時召而賜之閑燕與之講論政事而勉之於功名相邀於後世不朽之際與夫子孫皆享其福之利時亦有以督責其荒怠弛廢之態使之有所愧恥於天子之恩意而不儆於事此豈非臣所謂奔走天下之歎歟

第二道

臣聞聖人之於人不恃其必然而恃吾有以使之不恃其皆賢而恃吾有以驅之夫使天下之人皆有忠信正直之心則爲天下安事乎聖人唯其不然是以使之有方驅之有術不可一日而去也今夫天下之官莫不以爲可任而後任之矣上自兩府之大臣而下至於九品之賤吏近自　朝廷之中而遠至於千里之外上下相伺而左右相覺不爲不密也然又内爲之御史而外爲之漕刑使督察天下之姦人而糾其不法如此則天下何恃其皆賢而期之以必然哉然尚有所未盡者蓋天下之事任人不若任勢而變

吏不如變法法行而勢立則天下之吏雖其非賢而皆欲勉强以求成功故天子可以不勞而得忠良之人今世之弊任弊法而用不便之勢勞苦於求賢而不知爲法之弊是以天下幸而得賢則可以僥倖於治安不幸而無賢焉則遂靡靡而不振且御史漕刑天子之所恃以知百官之能否者也今不爲之立法而望其皆賢故臣所謂有所未盡者謂此事也夫此二官雖其内外之不同而其於擊搏羣下權勢輕重本無以相遠也而自近歲已來爲御史者莫不洗濯磨淬以自見其圭角慷慨論列不顧天下之怨是以

朝廷之中上無容姦而下無宿詐正直之士莫不相慶以爲庶幾可以大治然臣愚以爲方今内肅而外不振千里之外貪吏晝日取人之金而莫之或禁遠人咨嗟無所告訴莫不飲泣太息仰而呼天者深惟國家所以設漕刑之意正以天下有此等不平之故耳今海内幸無變而遠方之民戚然皆苦貪吏之禍則所謂漕刑者尚何以爲然人之性不甚相遠豈其爲御史則皆有嫉惡之心而至於漕刑則皆得闒茸苟容之人蓋上之所以使之者未至也臣觀御史之職雖其屬吏之中苟有能出身盡命排擊天下之姦

邪則數年之間可以至於兩制而無難而其不能者退斥罷免不免爲碌碌之吏是以御史皆務爲訐直之行而漕刑之官雖端坐默默無所發擿其終亦不失爲兩制而其抗直不撓者亦不過如此而徒取天下之怨是以皆好爲寬仁以收敦厚之名豈國家知用之御史而不知用之漕刑哉臣欲使兩府大臣詳察天下漕刑之官唯其有所舉按不畏强禦者而後使得至於兩制而其不然者不免爲常吏變法而任勢與之更新使天下之官吏各從其勢之所使而爲之而其上之人得賢而任之則固已大善如其不幸

而無賢則亦不至於紛亂而不可治雖庸人亦可使
之自力而爲政如此則天下將內嚴而外明姦吏求
以自伏而不得其處天下庶乎可以爲治矣

第三道

臣聞天下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權
者天下之所爲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爲奔走也能
是非可否之謂權能貧富貴賤之謂利天子者收天
下之權而自執之斂天下之利而親用之者也故天
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於閭閻匹夫之
賤府史胥徒僮僕奴妾以次相屬而相役至於疲弊

勞苦老死而不去緩急可以使之相救危難可以使
之相死蹈白刃赴深谷可使用命而不敢辭何者彼
利於人者固役於人也千金之家持其贏餘以討貸
鄰里之貧民薄息緩取而可以豪橫於鄉黨刺客武
士爲之效死而莫之能制此權利之所致也臣聞天
子者執天下之權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祿慶賞金
玉錢幣此其富非特千金之利也予奪可否刑戮誅
滅此其勢非特千金之權也古之人君得天下之權
利而專之是故所爲而成所欲而就謀臣猛將爲之
盡力有死而無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廟郡縣之臣
可使死封疆文吏可使死其職武吏可使死其兵天
下之人其存心積慮皆以爲當然是以寇至而不懼
難生而無變方其平居無事之際天子衣食而養之
以待天下之事故有事而死亦其勢然也當今天下
之人食天子之祿被天子之爵衣青紫佩印綬從吏
卒縱橫赫奕者常遍天下一旦有急皆莫肯死者甚
可怪也往年廣南之亂大吏據城擁兵賊至而莫敢
擊逃遁奔走伏於草莽之間以避兵革之禍至使蠻
夷之人得以橫行於中原人民流離方數千里幾爲
丘墟而無一死戰之吏國家每歲收天下之士士之

發於飢寒取官而去者動以數百爲輩六年之閒考
足而無過則又爲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幸而又有超
羣拔類之才則公卿大臣又得薦之於天子而特寵
貴之翱翔 朝廷之閒不出十年可以安坐談笑而
爲兩制此其爲法尚何所負於天下而士大夫終莫
肯奮而爲之用也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之人
而其不能者天下之人反以其法邀之故邀在我則
奔走者人也邀在人則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夫豈
不欲以邀人哉雖官六七考求舉者五六人凡皆備
具而無所過失然後爲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夫此豈

誠足以邀人哉為法而不足以邀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邀今之官吏考足而無過且有舉者則天子寧有以卻之邪是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子之爵祿非天子之意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祿是以舉皆不德其上凡今天子之權反而入於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為輕取易得之物矣蓋臣聞之天下有二弊有法亂之弊有法蔽之弊法亂則使人紛紜而無所執法蔽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之聖人法亂則以立法救之而法蔽則受之以無法夫無法者非縱橫放肆之謂也上之人投棄規矩而使

天下無所執以邀其君是之謂無法今夫官吏之法其亦無曰舉者與考而已使一二大臣得詳其才與不才舉者具而考足才也與之而不才也置之雖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或亦與之也凡皆務與天下為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吾法以邀我收天子之權利而歸之於上如此則議者將以為蕩然無法則大吏易以為姦臣聞人惟不為姦也而後任以為大吏苟天下之廣而無一二大臣可信者則國非其國矣且自唐季以來世之設法者始皆務以防其大臣蓋唐之盛時其所以試天下之士與調天下之遷人者皆無一定之法而惟有司之為聽夫是以下不得邀其上而上有以役其下臣故曰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眾此不可不深察也

第四道

臣聞聖人之為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為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於天下不得已而後有所矯拂而不用蓋非以為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順適其意也昔生民之初生而有饑寒牝牡之患飲食男女之際天下之所同欲也而聖人不求絕其情又從

而為之節教之炮燔烹飪嫁娶生養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後世有小丈夫不達其意之本末而以為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為以制天下之非僻徒見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於禮義之法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惡此何其不思之甚也且雖聖人不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而不與天下同心違眾矯世以自立其說則天下幾何不叛而去也今之說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私欲必有害於國之公事而國之公事亦必有所拂於天

下之私欲分而異之使天下公私之際譬如吳越之不可以相通不恤人情之所不安而獨求見其所爲至公而無私者蓋事之不通莫不由此之故今夫人之情非其所樂而强使爲之則皆有怏怏不快之心是故所爲而無成所在而不稱其職臣聞方今之制吏之生於南者必置之北生於東者必投之西嶺南吳越之人而必使冒苦寒踐霜雪以治燕趙之事秦隴蜀漢之士而必使涉江湖衝霧露以守揚越之地雖其上之人適而行之無所不從而行者望其所之悲歎咨嗟不能以自安吏卒送迎於道路遠者涉數

千里財用殫竭困斃於外既至而好惡不相通風俗不相習耳目之所見飲食之所便皆不得其當譬如僑居於他鄉其心常屑屑而不舒數日求去而不肯處長久之計民不喜其吏而吏不善其俗二者相與齟齬而不合以不暇有所施設而吏之生於其地者莫不自以爲天下之所不若而今之法爲吏者不得還處其鄉里雖百里之外亦輒不可而又以京師之所在而定天下遠近之次凡京師之人所謂近者皆四方之所謂至遠而京師之所謂遠者或四方之所謂近也今欲以近優罷勞之吏而不知其有不樂者

爲此之故也且夫人生於鄉閭之中其親戚墳墓不過百里之間至於千里之內則譬如道路之人亦何所施其私而又風俗相安上下相信知其利害而詳其好惡近者安處其近而遠者樂得其遠二者各獲其所求而無汲汲之心耳目閑明而心不亂可以容有所立凡此數者蓋亦無損於國矣而特守此區區無益之公此豈王者之意哉且三代之時九州之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而小者數十里數十里之間其民之爲士者有之爲大夫者有之凡所以治其國人者亦其國人也安得異國之人而後用哉

臣愚以爲如此之類可一切革去以順天下之欲今使天下之吏皆同爲姦則雖非其鄉里而亦不可有所役容苟以爲可任則雖其父母之國豈必多置節目以防其弊而況處之數百千里之間哉

第五道

臣聞大人之道行之而可名名之而可言布之天下而無疑施之後世而無愧堂堂乎立於四海雖一介之事而無所不安此其所以爲大人之道歟今夫天下之人天子誰不役其力者而天下皆不敢以爲非此誠得其可役之名而役之是以天子安坐於上而

士大夫爲之奔走於天下大者爲之運籌畫策治百官以濟其大事而小者爲之按求鹽覈鞭箠以奉其小職文吏爲之簿書會計詳其出內取予之數而使天下不敢欺武吏爲之擐金被革習其戰陣攻鬬之事而使天下不敢犯勞苦其筋力而竭其思慮甚者捐首領棄骨於原野而不知避何者食其祿也至於田野之民耕田而食或生而不至市井然及其有役而可役趨走於縣吏之前恭謹有禮不教而自習而其尤難者至使之斬捕盜賊挽弓巡徼疲弊而不敢求免此豈非食地之故歟故夫天下之人凡天子之

所得而使令者皆可得而名也而臣竊怪府史胥徒古者皆有祿以食其家而其不足者皆得計口而受田以補其不給夫是以能使之盡力於公事而不卹其私計蓋周之所謂官田者府史胥徒之田也而今世之法收市人而補以爲吏無祿以養其身而無田以畜其妻子又有鞭朴戮辱之患而天下之人皆争爲之其所以責之者甚煩且難而其所以使之者無名而可言而其甚者又使之入錢而後補雖得復役而其所免不足以償其終身之勞此獨何也天子以無名使之而天下之人亦肯以無名而爲之此豈可

不求其情哉且夫天子舉四海而寄之其臣郡縣之官又舉而寄之其郡縣之小吏刑法之輕重財用之多少無所不在是以掌倉庫者得以爲盜而治獄訟者得以爲姦爲姦之利上足以養父母而下足以畜妻子其所以無故而安爲之者爲此之故也是以雖無爵祿之勸而可得而使雖有刑戮恥辱之患而不肯捨而去而其上之人驅其無祿之身而遇之以有祿之法恬不爲怪此乃公使之爲姦以當其所得之祿而遂以爲可得而使之也如此則尚何以視天下臣愚以爲凡人之在官不可以無故而用其力或使

以其稅而或使以其祿故夫府史胥隸不可以無祿使也然臣觀方今天下方苦財用之不給而用度有所不足其勢必無以及此而古者周官之法民之爲訟者入束矢爲獄者入鈞金視其不直者而納其所入益自秦漢以來其法始廢而不用故臣亦欲使天下之至於獄者皆有所入於官以自見其直而其不直者亦皆沒其所入以爲胥史之俸祿辨其等差而別其多少以時給之以足其衣食之用其所以取之於民者不暫而其所以爲利者甚博益上之於民常患其好訟而不直以身試法而無所畏忌刑之而又

使之有入於官此所以深懲其心而又其所得止以厚吏此有以見乎非貪民之財也而爲吏者可以無俟爲姦而有以自養名正而言順雖其爲姦從而戮之則無愧乎吾心嗚呼古之所謂正名者猶此類也夫

欒城應詔集第八卷終

欒城應詔集第九卷

進策五道

民政上

第一道

臣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爲小人　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爲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心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爲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其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強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太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強狠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狃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

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飢餓之民皆有盜跖趍起
之心而閨門之內父子交愈而不知反 朝廷之上
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遠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
以爲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文王
於詩而以爲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
喜乎此是未得爲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爲詩道其耕
耨播種之勞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
以感動其意故曰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
函斯活或來瞻汝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
鎛斯趙以薅荼蓼當此時也民既勞矣故爲之言其

室家來饁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業而其終章曰荼
蓼朽止黍稷茂止獲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
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
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
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酒食
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
有以輕用其力而狠戾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
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道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知
其樂亦如是云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
此臣所以爲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

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之於 朝廷之
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
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
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親郡縣之吏自以爲非其比肩
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袒背受笞於前不爲之愧此
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匿此豈非
其近而無所與競者耶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
與同戲而壯之所以共事此則其所與競者也臣愚
以爲古者郡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
無過力田不惰爲民之素所服者爲之無使治事而

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
縣頗置禮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恥
勉強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競而教之而從其與
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爲伍而何敢求望
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
於下矣

第二道

臣聞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
脩潔以求爲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
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

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耕耘戰鬪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爲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其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

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工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爲之而尙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昬而不知教然臣以

爲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弟兄欲其相與爲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爲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逆求之來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爲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爲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

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爲牧邪將爲樵邪爲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爲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爲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爲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爲聲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唯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惟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尙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

可恥而不爲者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臣以爲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一收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爲所爲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復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其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第三道

臣聞聖人將有以奪之必有以予之將有以正之必有以柔之納之於正而無傷其心去其邪僻而無絕其不忍之意有所矯拂天下大變其俗而天下不知其爲其變也釋然而順油然而化無所齟齬而天下遂至於大正矣蓋天下之民邪淫不法紛亂而至於不可告語者非今世而然也夫古者三代之民耕田而後食其粟蠶繅而後衣其帛欲享其利而勤其力欲獲其報而厚其施欲求其父子之親則盡心於慈孝之道欲求兄弟之和則致力於長悌之節欲求夫婦之相安朋友之相信亦莫不務其所以致之之術故民各治其生無望於僥倖之福而力行於可信之事凡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如此其精也至其不幸而死其親戚子弟又爲之死喪祭祀歲時伏臘之制所以報其先祖之恩而安卹孝子之意者甚具而有法籩豆簠簋飲食酒醴之薦大者於廟而小者於寢薦新時祭春秋不闕故民終三年之憂而又有終身不絕之思愛惕然若其父祖之居於其前而享其報

也至於後世則不然民怠於自脩而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皆歸於鬼神冥寞之間不知先王喪紀祭祀之禮而其所以追養其先祖之意皆入於佛老虛誕之說是以四夷之教交於中國縱橫放肆其尊貴富盛擬於王者而其徒黨遍於天下其宮室棟宇衣服飲食常侈於天下之民而中國之人明哲禮義之士亦未嘗以爲怪幸而其間有疑怪不信之心則又安視而不能去此其故何也彼能執天下養生報死之權而吾無以當之是以若此不可制也蓋天下之君子嘗欲去之而亦既去矣去之不久而還復其故其

根之入於民者甚深而其道之悅於民者甚佞世之君子未有以解其所以入而易其所以悅是以終不能服天下之意天下之民以爲養生報死皆出於此吾未有以易之而遂絕其教欲納之於正而傷其心欲去其邪僻而絕其不忍之意故民之從之也甚難聞之曰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作乎此者必有以動乎彼也夫天下之民非有所悅乎佛老之道而悅乎養生報死之術今能使之得其所以悅之實而去其所悅之名則天下何病而不從蓋先王之教民養生有方而報死有禮凡國之賞罰黜陟各當其處貧

富貴賤皆出於其人之所當然力田而多收畏法而無罪行立而名聲發德成而爵祿至天下之人皆知其所以獲福之因故無求於鬼神而其祭祀之禮所以仁其祖宗而慰其子孫之意者非有畏禁不詳之意也故孝子慈孫有所歸心而無事於佛老臣愚以爲嚴賞罰勅官吏明好惡愼取予不赦有罪使佛老之福不得茍且而賊其生因天下之爵秩建宗廟嚴祭祀立尸祝有以塞人子之意使佛老之報不得乘隙而制其死蓋漢唐之際嘗有行此者矣而佛老之說未去嘗有去者矣而賞罰不詳祭祀不謹是以其

道牢固而不可去既去而復反其舊今者國家幸而欲減損其徒日朘月削將至於亾然臣愚恐天下尚猶有不忍之心天下有不忍之心則其勢不可以久去故臣欲奪之而有以予之正之而有以柔之使天下無憾於見奪而日安其新此聖人所以變天下之術歟

第四道

臣聞管子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爲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中之士爲兵鄙野之民爲

農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兵以衛農農以資兵發兵征行暴露戰鬬而農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露體塗足而士卒不知其勞當是之時桓公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西攘白狄逾大行渡辟耳之溪九合諸侯築夷儀城楚丘衛徙四方國無罷獘之民而天下諸侯往來應接之不暇及秦孝公欲并海內商君爲之唱謀使秦人莫不執兵以事戰伐而不得反顧而爲農陰誘六國之民使專力以耕關中之田而無戰攻守禦之役二者更相爲用而天下卒以不抗何者秦

能累累出兵不息而彼不能應我能外戰而內不乏食而彼必不戰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謀也自管仲死其遺謀舊策後世無復能用而獨其分兵與民之法遂至于今不廢何者其事誠有以使天下也今夫使農夫竭力以闢天下之地豫其所得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死亡戰鬭之患此人之情誰不可者然當今天下之事與管仲商鞅之時則已大異矣古者霸王在上倉廩豐實百姓富足地利已盡而民未乏困當此之時謂之人有餘今天下之田疾耕不能徧而蓬蒿藜莠實盡其利人不得以爲

食禽獸之所蕃息當此之時謂之地有餘古之聖人人有餘則務在於使人是以天下之人雖其甚蕃而舉無廢功地有餘則務在於闢地是以天下之地雖其甚寬而舉無遺力今也海內之田病於有餘而上之人務在於使人不已過哉臣觀京師之兵不下數十百萬沿邊大郡不下數萬人天下郡縣千人爲羣而江淮漕運之卒不可勝計此亦已侈於使人矣且夫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爲少減是謂很天而違人昔齊桓之世人力可謂有餘矣而十五鄉之士不過三萬車不過八百乘何者懼不能久也方今天下之

地所當厚兵之處不過京師與西邊北邊之郡耳昔 太祖太宗既平天下四方遠國或數千里以爲遠人險詐未可以盡知其情也故使關中之士往而屯焉以鎮服其亂心及天下既安四海一家而因循久遠遂莫之變夫天下之兵莫如各居其鄉安其水土而習其險易而特病其不知戰故今世之患在不教鄉兵而專任屯戍之士爲賊之備且天下治平非緣邊之郡則山林匹夫之盜及其未集而誅之可以無事於大兵苟其有大盜則其爲變故亦非戍兵數百千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塞之地不可無備之處乃當

厚其土兵以代之耳聞之古者良將之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樂戰今之爲兵之人夫豈皆樂乎爲兵哉或者饑饉困躓不能以自存而或者年少無賴既入而不能以自脫蓋其間常有思歸者矣故臣欲罷其思歸之士以減屯戍之兵雖使去者太半臣以爲處者猶可以足於事也蓋古者有餘則使之以寬而不足則使之以約苟必待其有餘而後能辦天下之事則無爲貴智矣

第五道

臣聞近代以來天下之變備矣世之君子隨其破敗

而爲之立法補苴缺漏疏剔蕪穢其爲法亦已盡矣
而後世之弊常不爲之少息其法旣立而旋亡其民
皆享其利而不能久因循維持至於今世承百王之
弊而獨受其責其病最爲繁多而古人已行之遺策
又其不盡廢而不擧是以爲國百有餘年而不至於
治平者由此之故也蓋天下之多虞其始自井田之
亡田制一敗而民事大壞紛紛而不可止其始也兼
幷之民衆而貧民失職貧者無立錐之地而富者連
阡陌以勢相役收太半之稅耕者窮餓而不耕者得
食以爲不便故從而爲之法曰限民名田貴者無過

若干而貧者足以自養此董生之法也天下之人兼
幷而有餘則思以爲驕奢驕奢之風行於天下則富
者至於破其資畜而貧者恥於不若以爭爲盜而不
知厭民皆有爲盜之心則爲之上者甚危而難安故
爲之法曰立制而明等使多者不得過而少者無所
慕也以平風俗此賈生之法也民之爲性豐年食之
而無餘饑年則轉死溝壑而莫之救富商大賈乘其
不足而貴賣之以重其災因其有餘而賤取之以待
其弊予奪之柄歸於豪民而上不知收粒米狼戾而
不爲斂藜藿不繼而不爲發故爲之法曰賤而官爲

糴之以無傷農貴而官爲發之以無傷末小饑則發
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
此李悝之法也古者三代之兵出而爲兵入而爲農
出兵臨敵則國有資糧之憂而兵罷役休則無復養
兵之費及至後世海內多故而征伐不息以爲害農
故特爲設兵以辦天下之武事其始若不傷農者而
要其終衣食之本農亦必受其困故爲之法曰不戰
則耕以自養而耕之閑暇則習爲擊刺以待寇至此
趙充國之法也蓋古之遺制其不可施於今者甚多
而臣不敢復以爲說而此四者皆天下之所共知而

不行者也夫知之而不行此其故何歟臣聞事固有
可以無術而行者有時興事變無術而不可行者均
民以名田齊衆以立制是無術而可以直行者也平
糴以救災屯田以寬農是無術而不可行者也古者
賢君在上用度足而財不竭捐其有餘以備民之所
不足而不害於歲計今者歲入不足以爲出國之經
費猶有所不給而何暇及於未然之備古者將嚴而
兵易使其兵安於劬勞故雖使爲農而不敢亂今者
天下之兵使之執勞者皆不知戰而可與戰者皆驕
而不可使衣食豐溢而筋力罷憊且其平居自處甚

倨而安肯爲農夫之事 屯田平糴之利舉世以爲不可復者由此之故也臣亦思其術矣臣嘗聞之實人之治產也將欲有爲而無以爲資者不以其所以謀朝夕之利者爲之也益取諸其不急之處而畜之徐徐而爲之故其業不傷而事成夫天子之道食稅衣稅其餘之取於民者亦非其正矣茶鹽酒鐵之類此近世之所設耳夫古之時未嘗有此四物者之用也而其爲國亦無所乏絕臣愚以爲可於其中擇取一爲而置之用度之外歲以爲平糴之資且其既已置之用度之餘則不復有 惜而發之也 輕發之

也輕而後民獲其利其與今之所謂常平者亦已大異矣抑嘗聞之嘗已收馬者不可使之畜豚彘馬彘之相去未能幾也而猶且不可使今世之兵以兵募之而欲强之以爲農此其不從固無足怪者今欲以兵屯田蓋亦告之以將屯田而募焉人固有無田以爲農而願耕者從其願而使之則雖勞而無怨省屯田之兵既多而可用則夫不耕而食者可因其死亡而勿復補以待其自衰矣嗟夫古之人其制天下之患其亦已略盡矣而其守法者常至於怠惰而不舉是以世之弊常若近起於今者而不求古之遺法而

依之以爲治可不大悲矣哉

欒城應詔集第九卷終

欒城應詔集第十卷

進策五道

民政下

第一道

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為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強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

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責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鬬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細勞之民以為大憂故調其財以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為田之租人入布帛以為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為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為之而遊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大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為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為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為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為使故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

坐食天子之奉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遊民無尺寸之庸調為農者常使陰出古者遊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為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益當使盡出

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閑無職之徒常過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爲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遊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唯重於苟廉而無求唯其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爲義今者雖能使遊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

天下之人皆知爲農之不便則將率而事於末末衆而農寡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遊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舒農夫之困苟天下之遊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知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使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第二道

臣聞古者天下皆天子之人田畝之利衣食之用凡所以養生之具皆賴於天子權出於一而利不分於強族民有奉上之憂而無役屬附麗之困是以民德其上而舉天下皆可使奉天子之役使至於末世天子之地轉而歸於豪民而天下之遊民飢寒朝夕之柄天子不卹而以遺天下之富賈夫天子者豈與小民爭此尺寸之利也哉而其勢則有所不可何者民之有田者非皆躬耕之也而無田者爲之耕無田者非有以屬於天子也而有田者拘之天子無田以予之而欲役其力也實難而有田者授之以田視之以奴僕而可使無憾故夫今之農者舉非天子之農而

富人之農也至於天下之遊民販夫販婦工商技巧之族此雖無事乎田然日食其力而無以爲朝夕之用則此亦將待人而生者也而天子不卹其闕乃使富民特其羸餘貸其所急以爲之父母故雖遊民天子亦不可得而使而富者獨擅其利日役其力而不償其力之所直由是觀之則夫天下之民舉皆非天子之人而天子徒以位使之非皆得其歡心也夫天下之人獨其有田者乃使有以附屬於天子此其爲衆豈足以當其下之仰給之民哉此亦足以見天子之所屬者已甚寡矣臣愚以爲當今之勢宜收天下

之田而歸之於上以業無田之農夫卹小民之所急而奪豪民假貸之利以收遊手之用故因其所使而爲之計以爲莫如收公田而貸民急夫陳蔡荆楚之地地廣而人少土皆公田而患無以耕之而吳越巴蜀之間拳肩側足以爭尋常尺寸之地安土重遷戀戀而不能去此非官爲之盡策因其山流饑饉之歲乘其有願徙之心而遂徙之於不耕之公田則終不能以自去今欲待其已去而收其田畝籍其室廬田爲公田室爲公室以授無田之民使天下雖富庶之邦亦常有天子之田而又因其籍沒積而勿復鬻募

天下之丁男使分耕其中而無使富民端坐而欲收公田之遺利使天下之農夫稍可以免僕隸之辱而得上麗於天子而其新徙之民耕牛室屋飲食器皿之類有　又皆得以貸於國可以無失其所失

所謂貸者雖其爲名近於商賈市井之事然其爲意不可以不察也天下之民無田以爲農而又無財以爲工商禁而勿貸則其勢不免轉死於溝壑而使富民爲貸則有相君臣之心用不仁之法而收太半之息其不然者亦不免於脫衣避屋以爲質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徒使富民執予奪之權以豪役鄉里故其勢莫如官貸以賙民之急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其貴賤而以國服爲息今可使郡縣盡貸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以防其逋逃竄伏之姦而一夫之貸無過若干春貸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薄收其息而優之使之償之無難而又時免其息之所當入以收其心使民得脫於奴隸之中而獲自屬於天子如此則天下之遊民可得而使富民之貸可以不禁而自息然臣以爲收公田者其利遠非可以歲月之間而待其成也要之數十百年則天下之農夫可使太半皆天子之農若夫所謂貸民急者則可以朝行而夕獲其利此最當今之所急務也

第三道

臣聞古者建都立邑相其丘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之道通其所無而導其所有使民日取而不盡安居於中而無慕於外利各安其土樂其業無來去遷徙之心膏腴之鄉民不加多而貧瘠之處民不加少天下之戶平均若一皆足以供其郡國之役使而無所乏困益今天下所謂通都大邑十里之城萬戶之郭其陰陽向背與其山林原隰之勢陂池泉水之利皆秦漢以來所爲創置擘畫使足以衣食其民而無乏絕

者也臣嘗讀周詩公劉之一篇其言自戎遷豳之際登高望遠以求其可居之地與其可用之物莫不詳悉而曲盡其詩曰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岡乃覯于京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夫古之君子居於其邦其欲知民之所利與器用之所出蓋如此其詳也及觀史記貨殖列傳郡國之所有東方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稻與西方之五穀畜牧北方之棗栗裘馬則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備養生送死之具尊之有　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豈

樂饒足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其山林藪澤之所生與其民之所有往往與古不類夫自大江以北漢水之側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荆州其在戰國最為強大外抗羣蠻內禦秦晉常以其兵橫於天下計其所都安肯用瘠鹵墝埆之地而當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潁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穀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澤之迹迤邐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為意一遇水旱民乏菜茹往者因其死喪流亡廢縣罷鎮者蓋往往是矣臣聞善為政者不用甲兵不斥疆界興利除害教民稼穡收斂倍稱而獲兼地之福今者舉千里之地廢之為場以養禽獸而不甚顧惜此與私割地以與人何異嘗聞之於野人自五代以來天下喪亂驅民為兵而唐鄧蔡汝之間故陂舊堤遂以堙廢而不治至今百有餘年其間猶未甚遠也益修敗補闕亦旬月之故耳而獨患為吏者莫以為事若夫許州非有洪河大江之衝而每歲盛夏泉水決溢無以救禦是以民常苦饑而不樂其俗夫許諸侯之故邦魏武之所都而唐節度之所治使歲輒被水而五穀不熟則其當時軍旅之費宗廟朝廷之用將何

以供此豈非近世之弊因循不治以至此哉然此乃特臣之所見而天下之廣又安能備知嘗以為方今之患生於太怯而成於牽俗太怯則見利而不敢為牽俗則自顧而愛其身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不成而何獨在此臣欲破其牽俗之風壯其太怯之氣意凡天下貧寠破散之郡縣使皆擇善事能幹之人而往為之長因其去也而天子親諭以此使得稍久於其任而察其人民多田野闢者書以為課何者此非難辦之事是以不待非常之才而後能濟唯其弛放怠惰是以至此今誠少嚴其事使為吏者知上之屬

意於此十歲之後臣以爲此必爲宿壞之區而方今
天下重征之處亦爲漸減而取諸此矣

第四道

臣聞天下有二病好戰則財竭而民病畏戰則多辱
而無威欲民之無貧則無疾夫無威欲君之無辱則
無望乎財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嘗兼有也古之
人君各從其所安而處其偏是以不獲全享其利而
亦未嘗有兼受其病者昔者匈奴之於漢可以見矣
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至老死不知征役之勞府庫
盈溢其賦於民者三十而取一可謂盛矣然而匈奴

傲慢侵侮王甚不遜輸金繒納錦繡天子之至辱也
而文景不以爲意以求全其民至於武帝不忍數世
之忿盡天下之銳而攻之闢地千里斬馘百萬匈奴
之民死者太半洗除先帝之宿耻而夸大中國之氣
得志滿意無以加矣而内自疲弊中民之家大抵皆
破無復十金之户此二者皆有所説其成功是以有
所忍而不顧而智者之論已謂非中國之長筭矣今
者中國之弊在於畏戰畏戰因多辱矣而民又不免
於貧無所就其利而徧被其害重賦厚斂以爲二邊
之賂國辱而民困益今世之病病已極矣賢人君子

竭其智慮以求安其民而民常爲夷狄之所擾天子
欲使其澤下布而海内常爲夷狄之所困此其弊蓋
有原矣二邊之賂不絶是以天下之賦斂雖知其甚
重而不可輕天下之賦斂甚重而不可輕是以天下
之民雖知其甚困而不可得而安也故臣於民政之
終而特備論其要云蓋方今天下之議莫不以爲二
邊之賂決不可去也獨其勇者則曰寧戰而無賂戰
不必敗而賂必至於之困臣竊以爲此古之漢武帝
唐太宗堅忍而不顧者是以行之然亦有所犯天下
之至危何者吾民之不戰久矣用不戰之民而待必

戰之敵竊恐世俗之難之也夫古者霸王之臣因敗
而成功轉禍而爲福若反覆手之間耳桓公見脅於
曹沫欲背其盟管仲因而信之以自結於諸侯桓公
伐蔡本以誅少姬之罪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之不
入而諸侯大服臣竊疑之方今二虜之賂雖有所不
得已而然者然其勢偶有似夫戰國之際以謀相傾
而陰相潰者是故臣欲因而成之以潛破二虜之國
古語有之曰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昔者晉之取虞越
之取胡冒頓之取東胡石勒之取王浚此四者皆其
予之之力也夫隣國之患惟其相忌而相伺以不敢

相易是以其慮詳密而難圖今夫中國之不競亦已久矣彼其相視以爲無能爲者非一日也然猶未肯釋然而無疑夫惟釋然而無疑而後其國可取今吾猶有所齟齬於其間彼以吾爲猶有不服之心是以君臣相親而未敢懈蓋古之英雄能忍一朝之耻而全百世之利臣以爲當今之計禮之當加恭待之當加厚使者之往無求以言勝之而其使之來者亦無求以言犯之凡皆務以無逆其心而陰墮其志使之深樂於吾之賄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於內兢士揀馬擇其精銳而損其數以外見至弱之形而內

收至強之實作內政以寓軍令凡皆務以自損吾強大之勢而見吾衰弱之狀使之安然無所顧忌而益以怠傲不過數年彼日以無備而吾日以充實彼猶將以吾爲不足與也而有無厭之求彼怠而吾奮彼驕而吾怒及此而與之戰此所謂敗中之勝而弱中之強者也嗟夫方今之事其勢亦有二而已矣能奮一朝之勞而盡力以攻之則其後可以大安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勤能忍一朝之辱而自損以驕之則其後可以驟勝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耻此二策者皆足以謀人之國敗人之兵而有勝矣而臣竊謂今世之所安者必其予之而驕之者也嗟夫智能攻之以洗天下之大憝不能攻之則驕之而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拱手以望其成功者方今每歲委百萬之資以予人而不能使人無疑其有不服之心罄竭四海而其終不能以成事特幸其一時之安而欲得其閒隙之際以治天下天下可得而治哉

第五道

臣聞御戎有二道屯兵以待其來出兵以乘其虛方今二邊固常已屯重兵矣而天下之議以爲中國之

兵無由而出而臣以爲不然何者斂天下之財以奉夷狄彼求之無厭則吾之應之將有所不稱其意大抵不過數十年之間用兵之釁不發於彼之不悅則發於吾之不忍此亦其勢之不可逃者也方其無事之時中國既不得不畜兵於邊而及其有閒又必將出兵而乘其弊此二者不可不素爲之所也今每歲發郡縣之兵以戍邊此其未戰之謀也而臣未知其所以爲戰之術臣聞古者三代之制未有戍邊之役六國之際燕趙最被邊患而當其時西備秦東備齊南備楚內備韓魏千里之國而其四境莫不皆有所

備則其所以備胡者安得戍卒而用之計亦不過沿邊之民自爲卒伍以制其侵畧而已戍邊之謀始於秦漢內無敵國之虞而郡縣之兵材官騶張皆出於民之爲役其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以次相承而迭相更代邊郡之民不可使常爲兵是以不得不驅中原之民而納之塞下以捍寇虜故其邊戍之兵歲初而來終歲而去寒暑不相安險易不相習勇怯不相程志氣不相企上無顧於墳墓而下無愛於妻子平居憂愁無聊無樂上之心而緩急苟免無死戰之意不可 得其用古之謀臣晁錯陸賈

之徒蓋常以爲言矣今世之兵皆天子之所廩食以終其身在秦則廩於秦在趙則廩於趙不可一日而闕非如漢之戍卒有休罷更代之期也然猶守此區區既往之陳迹豈不惑哉且舉中原之士而屯之於邊雖無死傷戰鬬之患而其心常自以爲出征行役苦寒冒露爲國勞苦凡國家之所以美衣豐食以養我者止爲此等事也故士卒百萬端坐而食實不知行陣之勞不見鋒刃之危而皆已自負以爲有勞於國其勢不可有所復使此其獘在於使之不得其道耳今夫陰伺二虜之怠而出兵以逐利於塞外此誠

今世之至計也而臣竊恐緩急之際士卒皆已自負而不可用且夫人之情嘗已用其力則其心自滿而不復求報其上士無求報之心則不可以與之犯大難而涉大勞惟其飽食而無所試優游無爲以觀夫人之成功而不得自効者則其氣剛銳而其心不倦古之善用兵者惟能及其心之未倦而用其銳氣是以其兵無敵於天下臣愚以爲方今之計內郡之兵當常在內而不以戍邊戍邊之兵當常戍邊而不待內郡之戍卒募內郡之兵其樂從邊者而稍厚之不足則募民之樂爲邊兵者以足之使二邊有一定不

遷之兵而頗損內郡之衆計其內外之數相通如舊而止平居無事以此備邊而一旦欲有所攻奪掩襲則獨發內郡之卒使二者各思致其勇力以報其上銳而用之墮而置之屯兵歷年而士無所怨其勞出兵千里而士無所憾其遠兵入則出者得以休息而無乘塞之苦兵出則守者閑暇而無行役之困交相爲用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竭此眞與今世之法竭天下以養兵守亦使此戰亦使此未戰而士卒皆怠者其亦少異矣

欒城應詔集第十卷終

欒城應詔集第十一卷

秘閣試論六首

王者不治夷狄論

儒者必慎其所習習之不正終身病之公羊之書好爲異說而無統多作新意以變惑天下之耳目是以漢之諸儒治公羊者比於他經最爲迂闊至於何休而其用意又甚於公羊蓋其勢然也經書公及戎盟于潛公羊猶未有說也而休以爲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公之及戎盟于潛也時有是事也時有是事而孔子不書可乎故春秋之書

其體有二有書以見褒貶者有書以記當時之事備史記之體而其中非必有所褒貶予奪者公之及戎盟于潛是無褒貶予奪者也而休欲必爲之說是以其說不得不妄也且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乎王者不治夷狄是欲苟安於無事者之說也古之所以治夷狄之道世之君子嘗論之矣有用武而征伐之者高宗文王之事是也有脩文而和親之者漢之文景之事是也有閉拒而不納之者光武之謝西域絕匈奴之事是也此三者皆所以與夷狄爲治之大要也今曰來者必不可拒則是光武之謝西域以息中國之民者非乎去者必不可追則是高宗文王凡所以征其不服而討其不庭者皆非也凡休之說施之於中國强盛夷狄暴横之時則將養寇以遺子孫之憂施之於中國新定休息自養之際則爲夷狄之所役使以自勞弊而不得止凡此二者休之說無施而可也蓋愚聞之聖人之於戎狄也吾欲來之則來之雖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去之則去之雖有欲來者亦不可得而來也要以使吾中國不失於便而置夷狄於不便之地故其屈伸進退莫不在我而休欲其自來而自去也耶此其尤不可者也治休之學

者曰春秋託始以治天下當隱公之際未暇遠畧故先書晉滅夏陽不書楚滅穀鄧夫穀鄧之不書是楚之未通而不告也如使聖人未欲與夷狄交通則雖有欲至尚可得而至哉愚故曰春秋之書公及戎盟于潛是記事之體而無休之說也

劉愷丁鴻孰賢論

天下之讓三有不若之讓有相援之讓有無故之讓讓者天下之大功大善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聖人深疾而排之以爲此姦人之所以盜名於暗世者也昔者公族穆子之讓韓起范宣子之讓智伯宣子

穆子中心誠有以愧於彼二人也是不若之讓也舜之命禹也讓於皐陶其命益也讓於朱虎熊羆夫皐陶之不能當禹之任朱虎熊羆之不能辦益之事亦已明矣然猶讓焉者此所謂相援之讓也夫使天下之人皆能讓其所不及則賢材在位而賢不肖不爭皆能讓以相援則君子以類升而小人不能間此二者天下之大美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天下之大不善也東漢之衰丁鴻鄧彪劉愷此三人者皆當襲父爵而以讓其弟非是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別而徒讓焉以自高於世俗世之君子從而譏之然此三

人者之中猶有優劣焉劉鄧讓而不反以遂其非丁鴻讓而不終聽其友人鮑駿之言而卒就國此鴻之所以優於劉鄧也且夫聞天下之有讓而欲竊取其名以自高其身以邀望天下之大利者劉愷之心也聞天下之讓而竊慕之而不知其不同以陷於不義者丁鴻之心也推其心而定其罪則愷在可戮而鴻爲可恕此眞僞之辨也賢愚可以見矣故范曄曰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末世徇其名而昧其致則詭激之行興矣若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夫君子之立言非以苟顯其理將以啟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以苟顯其身將以教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愼乎丁鴻之心主乎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與乎數子之徇名者也嗟夫世之邪僻之人盜天下之大利自以爲人莫吾察而不知君子之論有以見之故爲國者不可以不責君子之論也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周衰凡所以教民之具既廢而戰攻侵伐之役交橫於天下民去其本而爭事於末當時之君子思救其

弊而求之太迫導之無術故樊遲請學爲稼又欲爲圃而孔子從而譏之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釋之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又安用稼哉嗟夫仁人之言其始常若迂闊而不可行然要其終其取利多而卒以無弊者終莫能易其說蓋孔子之於衛常欲正名而子路笑之冉子之於魯常欲徹而魯君非之矣何則衛之亂若非正名之所能安而魯之饑若非徹之所能救然而欲天下無饑與亂則非此二者

莫之能濟故夫欲取其利而取之於遠則取利多而民不知欲圖其事而圖之於深則事有斷而後無弊今夫樊遲欲爲農圃以富民而孔子答之以禮義信也天下疑之而愚以爲不然若觀於孟子而求其所以辨許行之說則夫農圃之事乃有可以禮義致而可以信取之道何者許子欲使君臣竝耕饔飧而治此豈非樊子所願學者哉而孟子答之以堯舜無所用心於耕稼堯以不得舜爲憂舜以不得禹爲憂堯得舜舜得禹而禮義流行忠信洋溢則天下之民將不勸之耕而自爲耕不督之圃而自爲圃而何致於

身服農圃之勞而憂農圃之憂哉且夫欲勸天下之農而至於親爲之者亦足以見其無術矣古之聖人其御天下也禮行而民恭則役使如意義行而民服則勞苦而不怨信行而民用情則上下相知而教化易行三德旣成則民可使蹈白刃而無怨而況農圃之功哉故夫欲致其功而形之於遠則功可成欲力其事而爲之於近則百弊起今欲君子小人而皆從事於農則夫天下之民尚誰使治之哉

形勢不如德論

三代之時法令寬簡所以隄防禁固其民而尊嚴其君者舉皆無有而其所都之地又非有深山大河之固然而歷歲數百長久而安存者何耶秦之法令可謂峻矣而其所都又關中天府之固古之所謂百二者也然而二世而亡者何耶太史公曰權勢法制所以爲治也地形險阻所以爲固也然而二者猶未足恃也故曰形勢雖强猶不如德也天下之形勢愚嘗論之矣請易至於坎喟然而嘆曰嗟夫聖人之所以敎人者甚詳之矣夫坎之爲言猶曰險也天之所以爲險者以其不可升而地之所以爲險者以其有山川丘陵天地之險愚聞之矣而人之險愚未之聞也或

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人之險而高城深池之謂也曰非也高城深池此無以異於地之險而人之險法制之謂也天下之人其初蓋均是人也而君至於爲君之尊而民至於爲民之卑君上日享其樂而臣下日安其勞而不敢怨者是法制之力也然猶未也可以禦小害而未可以禦大害也大盜起則城池險阻不可以固而留衆叛親離則法制不可以執而守是必有非形之形非勢之勢而後可也故至坎之六四而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夫六四處剛柔相接之時而乃用一樽二簋土盎瓦缶相與率

曲俯仰於户牖之下而終獲元吝此豈非聖人知天下之不可以强服而爲是優柔從容之德以和其剛强難屈之心而作其愧耻不忍之意故耶嗟夫秦人自負其强欲以斬刈齊天下之民而以山河爲社稷之保障不知英雄之士開而關之刑罰不能禦險阻不能拒故聖人必有以深結天下之心使英雄之士有所不可解者則坎之六四是也

禮以養人爲本論

君子之爲政權其輕重而審其小大不以輕害重不以小妨大爲天下之大善而小有不合爲者君子不顧也立天下之大善而以小有不合而止則是天下

無聖人大善終不可得而建也自周之亾其父子君臣冠昏喪祭之禮皆以淪廢至於漢興賢君名臣比比而出皆知禮之足以爲治也然皆拱手相視而莫敢措非以禮爲不善也以爲不可復也是亦自輕而已故元成之間劉向上書以爲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於死傷然有司請定法令筆則筆削則削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然而爲是者則亦有故律令起於後世而禮出於聖人敢變後世之刑而不敢變先王之禮是亦畏聖人太過之弊也記曰禮之所生生於義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則亦何至於悍之而不敢邪今夫冠禮所以養人之始而歸之正也昏禮所以養人之親而尊其祖也喪禮所以養人之孝而爲之節也祭禮所以養人之終而接之於無窮也賓客之禮所以養人之交而慎其瀆也鄉禮所以養人之本而教之以孝悌也凡此數者皆待禮而後可以生今皆廢而不立是以天下之人皇皇然無所折衷求其所從而不得則不能不出其私意以自斷其禮私意既行故天下之弊起奢者

極其奢以傷其生儉者極其儉以不得其所欲財用匱而饑寒作饑寒作而盜賊起盜賊起而民之所恃以爲養者皆失而不可得雖日開倉廩發府庫以賙百姓民猶未可得而養也故古之聖人不用財不施惠立禮於天下而匹夫匹婦莫不自得於閭閻之中而無所匱乏此所謂知本者也

既醉備五福論

善夫詩人之爲詩也成王之時天下既平其君子優柔和易而無所怨怒天下之民各樂其所年穀時孰父子兄弟相愛而無暴戾不和之節莫不相與作爲

酒醴剁烹牛羊以享以祀以相與宴樂而不厭詩人欲歌其事而以爲未足以見其盛也故又推而上之至於朝廷之間見其君臣相安而親戚相愛至於祭祀宗廟旣事而又與其諸父昆弟皆宴於寢旅酬下至於無算爵君臣釋然而皆醉故爲作旣醉之詩以歌之而後之傳詩者又深思而極觀之以爲一篇之中而五福備焉然愚觀於詩書至抑與酒誥之篇觀其所以悲傷前世之失及其所以深懲切戒於後者莫不以飮酒無度沈湎荒亂號呶倨肆以敗亂其德爲首故曰百禍之所由生百福之所由消耗而不享

者莫急於酒周公之戒康叔曰酒之失婦人是用二者合幷故五福不降而六極盡至愚請以小民之家而明之今夫養生之人深自覆護擁閉無戰鬭危亾之患然而常至於不壽者何耶是酒奪之也力田之人倉廩富矣俄而至於饑寒者何耶是酒困之也服食之人乳藥餌石無風雨暴露之苦而常至於不寧者何耶是酒病之也脩身之人帶鉤蹈矩不敢妄行而常至於失德者何耶是酒亂之也四者旣備則雖欲考終天命而其道無由也然而曰五福備於旣醉者何也愚固言之矣百姓相與歡樂於下而後君臣乃相與偕醉於上醉而愈恭和而有禮心和氣平無悖逆暴戾之氣干於其間而壽不可勝計也用財有節御己有度而富不可勝用也壽命長永而又加之以富則非安寧而何旣富而壽且身安矣而無所用其心則非好德而何富壽而安且有德以不朽於後也則非考終命而何故世之君子苟能觀旣醉之詩以和平其心而又觀夫抑與酒誥之篇以自戒也則五福可以坐致而六極可以遠却而孔子之說所以分而別之者又何足爲君子陳於前哉

私試論一首

史官助賞罰論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夭橫窮困之憂不賢者無以享其富貴壽考之福然而季次原憲古所謂賢人者也伏於窮閻之下布衣饘粥之不給盜跖莊蹻横行於天下食人之肝以爲糧而老死於牖下不見兵革之禍如此則是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故君人用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爲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

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著暴見於萬世之下故君舉
而屬之於其臣而名之曰史官蓋史官之權與天與
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故
荀悅曰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夫史官之與
其來尚矣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
氏在晉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觀其爲人以度其當時
之所書必有以助賞罰者然而不獲見其筆墨之所
存以不能盡其助治之意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丘
明而得其載籍以作爲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雖
其名爲經而其實史之尤大章明者也故齊桓晉文

有功於王室王實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國之權而
春秋又從而屢進之此所以助乎賞之當於其功也
吳楚徐越之僭皆得罪於其君者也而春秋又從而
加之以斥絶擯棄不齒之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於
其罪也若夫當時賞罰之所不能及則又爲之明言
其狀而使後世嗟嘆痛惜之不已嗚呼賢人君子之
功烈與夫亂臣賊子罪惡之狀於此皆可以無憂其
無聞焉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號曰太史
令而其權在丞相之上郡國計吏上計於太史而後
以其副上于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權之可以助賞罰

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省試論一首

刑賞忠厚之至論

古之君子立于天下非有求勝於斯民也爲刑以待
天下之罪戾而唯恐民之入於其中以不能自出也
爲賞以待天下之賢才而唯恐天下之無賢而其賞
之無以加之也蓋以君子先天下而後有不得已焉
夫不得已者非吾君子之所志也民自爲而召之也
故罪疑者從輕功疑者從重皆順天下之所欲從且
夫以君臨民其强弱之勢上下之分非待夫與之爭

尋常之是非而後能勝之矣故寧委之於利使之取
其優而吾無求勝焉夫惟天下之罪惡暴著而不可
掩别白而不可解不得已而用其刑朝廷之無功鄉
黨之無義不得已而愛其賞如此然後知吾之用刑
而非吾之好殺人也知吾之不賞而非吾之不欲富
貴人也使夫其罪可以推而納之於刑其迹可以引
而置之於無罪其功與之而至於可賞排之而至於
不可賞若是二者而不以與民則天下將有以議我
矣使天下而皆知其可刑與不可賞也則吾猶可以
自解使天下而知其可以無刑可以有賞之說則將

以我爲愚人而愛夫爵祿也聖人不然以爲天下之人不幸而有罪可以刑可以無刑刑之而傷於仁幸而有功可以賞可以無賞無賞而害於信與其不屈吾法孰若使民全其肌膚保其首領而無憾於其上與其名器之不僭孰若使民樂得爲善之利而無望望不足之意嗚呼知其有可以與之之道而不與是亦忘於殘民而已矣且彼君子之與之也豈徒曰與之而已也與之而遂因以勸之焉耳故捨有罪而從無罪者是以耻勸之也去輕賞而就重賞者是以義勸之也蓋欲其思而得之也故夫堯舜三代之盛捨

此而忠厚之化亦無以見於民矣

欒城應詔集第十一卷終

欒城應詔集第十二卷

策一道

御試制策 問目具東坡集

臣謹對曰臣不佞 陛下過聽策臣於庭使得竭愚衷以奉大對臣性狂愚不識忌諱伏讀 陛下制策凡所以問臣之事數十條者臣已詳聞之矣然臣内省愚誠欲先以聞而後荅 陛下以所問伏惟 陛下承 先帝之業即位以來三十餘年四方乂安陛下守此太平之成基平日無事端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 陛下策臣曰朕承 祖宗

之大統 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又曰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玆三紀此 陛下憂懼之言也然臣以謂 陛下未有憂懼之誠耳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羌作難 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當此之時天下皆謂 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而自西方解兵 陛下棄置憂懼之心而不復思者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 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爲 陛下失所憂矣故願 陛下雖天下無事而不忘憂懼之心 陛下誠

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臣雖不言可得而舉也茍未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臣雖言之無益也。制策曰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　陛下思慮至此此則聖人之用心也臣請爲　陛下推其本原而極言其故臣聞之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昔者夏之衰也有太康商之微也有祖甲周之敗也有穆王漢之卑也有成帝唐之亂也有穆宗恭宗此六帝王者皆以天下之治安朝夕不戒沈湎于酒荒耽于色晚朝早罷早寢晏起大臣不得盡言小臣不得極諫左右前後

惟婦人是侍法度正直之言不留于心而惟婦言是聽讒行于內勢橫于外心荒氣亂邪僻而無所主賞罰失次萬事無紀以至於天下大亂而其心不知也是以三代之季詩人疾而悲傷之曰匪教匪誨時惟婦寺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又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蓋傷其不可告教而至于敗也臣疎賤之臣竊聞之道路　陛下自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夫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其所以召亂之由　陛下已知之矣久而不正百蠹將由之而

出內則將爲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將爲讒謟之所亂以敗政害事婦人之情無有厭足迭相誇尚爭爲侈靡賜予不足以自給則不憚於受賂賄賂既至則不憚於私謁私謁既行則內外將亂　陛下無謂好色於內而不害外事也且臣聞之欲極必厭樂極必反方其極甚之時一陷於其中而不能以自出然及其覺悟之後未始不以自悔也　陛下何不試於清閑之時上思　宗廟社稷之可憂內思疾疢病恙之可惡下思庶人百姓之可畏則夫嬪御滿前適足以爲　陛下憂而未足以爲　陛下樂也伏

惟　聖心未之思爲是以遲疑而不去詩云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方今承　祖宗之基四方無虞法令修明百官緝完而　陛下奈何先自撥其本哉臣恐如此德教日以陵遲闕政將至於敗戾氣將至於災而不可救也　制策曰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可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臣以爲地有所未闢是以民不得安其生邊境雖安而非誠安是以兵不得徹其備浮費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能休何者自京以西近自許鄭而遠至唐鄧凡數千里列郡數十土皆膏腴古之賦輸太半多出於此自

兩漢以來名臣賢守所以爲民興利除害溝洫畎澮之迹往往猶在而荊棘成林無尺寸之耕狐貍豺狼之所嘷而逃兵罷士之所竄伏　陛下所使守此地者終無一人焉　陛下深思極慮招來流亡以變化其地賢才良士以爲此僻遠之處而不肯往　陛下何不使大臣擧人而守之親召而勉勵其志屬以此事而亦以此爲殿最之課不及十年此將皆爲天下之沃壤臣故曰地有所未闢是以民不得安其生也臣又聞古之制邊備者外有亭障內有屯兵亭障欲繁屯兵欲簡繁則耳目明簡則氣勢合今者邊境之

患患在亭障之地而皆屯兵以待寇至屯兵之處兵分力弱而不足以備禦夫屯兵於亭障之地者兵必不能甚多也兵不能甚多則寇至必不能抗而徒棄甲兵於無用此拙守者之計也然今之人又患夫屯之不密而歲益增爲小屯不滿百人大屯不過數百城壘之廣狹弱弓之矢可以越而過者往往是也然而前守之所成後守不敢徹非不知徹也恐後之有敗事而以是爲過也兵法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夫敵不知所攻非建壁而守之也雖建壁而守之敵尚可得攻而絕也古之善守者置

兵於要害之地則敵人不敢過而爲盜何者畏吾之乘其背也過人之城而又過城焉則腹背而受敵此用兵之深忌也今國家不料敵之不敢過吾城以深入吾地而懼敵之敢入深也夫敵之過吾城以深入吾地是吾利也而又何患乎臣故欲收諸小屯無益之兵而聚之大屯諸故小屯皆廢以爲亭障嚴斥候謹烽燧以爲大屯之耳目置大屯於要害之地以形制戎狄高城深池精爲守備使可以對敵逾月而不陷制爲諸屯使其相去之遠近可以輕兵十日而相救臣讀古兵書戰國策未嘗見有敵人敢越大城深

入而爲寇者臣故曰邊境雖安而非誠安是以兵不得徹其備也臣又聞人君之於天下本非有情愛相屬如父子兄弟之親也上以其勢臨下則下以其勢奉上二者相持而行不相悅則解不相合則叛譬如草木之於地也託之而生判然二物也有根而綢繆之交横相入而至於不可拔及其不相入也木槁於上而根不下屬地確於下而氣不上接一夫之力可拔而取也飄風暴雨可拔而離也是以古之聖人於其無事之時必深結百姓之心使之歡忻交通分義精厚而不忍相棄於緩急之際昔漢之文景優裕天

下時使薄斂寬田租宥罪戾當此之時雖天下和平猶未見其利及至末世賊臣竊命國統已絕而天下之心猶依依不忍離漢者徒以文景之所以深之者深而不可忘也國家自　祖宗以來至於　陛下四世矣　陛下之所以深結於民者何也民之所好者生也所惜者財也　陛下擇吏不精百姓受害於下無所告訴則是　陛下未得以生結民也　陛下賦斂煩重百姓日以貧困衣不蓋體則是　陛下未得以財結民也吏之不仁尚可以爲吏之過賦斂之不仁誰當任其咎且　陛下凡所以用財者果何事乎

上有官吏之俸下有士卒之稟外有夷狄之賂此三者　陛下未得省之之術臣亦未敢以爲言也臣獨怪　陛下內有宮中賜予玩好無極之費此何爲者凡今百姓所爲一物已上莫不有税茶鹽酒鐵關市之征古之所無者莫不並行疲民咨嗟不安其生而宮中無益之用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無有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　陛下外有北狄西戎歲邀金繒而又內自爲一弊以耗其所遺餘臣恐　陛下以此獲謗而民心之不歸也故臣願　陛下日夜自損以聽左右痛爲節儉以寬百姓

損錦繡棄金玉以質素爲貴賦稅之入獨以供不得已之費使天下知戴　陛下之德一旦有緩急則民尚可以使之無叛臣故曰浮費日廣是以利入沒而不能止者此之謂也　制策曰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夫軍冗未練則爲無兵官冗未澄則爲無吏古者民多則兵衆兵衆則國强今兵衆而至於以爲冗者則是不耕而食之過也然而屯田之利是當今之至計也然而屯田之不用則亦有説有兵而不可使耕一也天下須兵之地無官田而閑田之鄉不須兵二也此二患者臣嘗慮之蓋亦以爲無難也有兵而

不可使耕臣亦不敢强使也計今天下之兵一歲死亡幾何而以其數募民爲兵且屯田民自將有應此選者則今不耕之兵十數歲之後其存者將有幾此非屯田之所當畏者一也天下郡縣未嘗無官田郡縣之無官田者嘗有之而官鬻之也籍沒之田歲歲不絕舉而積之而田皆在官矣閑田之鄉不過京師之西雖差遠於京畿然而車馳卒奔可以不過旬日而至有欲用之可以緩急而召雖禁衛之兵亦可以循漢之故發郡縣之兵充之朞年而一易京師可獨置天子腹心之軍數萬人以制四方之客軍使之獨

得不耕而食如周之環人漢之羽林佽飛之類此又非屯田之所當畏者二也如此而兵冗之弊可以去矣臣又聞方今用人之弊有二吏多也吏雜也吏多之弊輕吏雜之弊重吏多而不雜則賢不肖猶有辨也多而不免於雜既費廩祿又不得賢也費廩祿則國貧不得賢則事不舉均之二弊事不舉者所當先治也如臣之意且可使審官銓曹密院三班分別天下之官其事之爲天下之要而其地之爲一方之急者別之以爲一等而使諸道之職司各第其吏之廉明喜事最異者而上之於審官銓曹密院三班而審

官銓曹密院三班節任之以此至於其餘不急之官則又爲一等使碌碌之吏以今先後之法占之此法既行要以世之庸吏必將羣議而聚怨然臣以爲聖人之爲天下不憚人之有怨心而問其怨之當否今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下之人持上太過上以其去郤下而下反以法攻上之失是以在上者不敢有所興利除害而惟去之總法者上之所當用耳而豈不使天下之人以繩上哉此太甚也臣讀後魏書觀其始時天下用兵武夫悍卒皆得爲吏而當此之時吏道不雜何者其所用者皆賢而不賢者未嘗用也及其後世患夫不用者之多怨也是以崔亮從而吏之不問士之賢愚而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沈滯者皆稱其能而魏之失人自是而始故臣欲分而別之以爲賢不肖之辨如此而官冗之弊可除矣　陛下興庠序於久亡悼禮樂之未備思繼可封之俗欲隆皆讓之節而訟未息深求其故歸咎在位以爲教化不足而法律有餘是以民不知避吏不知懼咨嗟怨謳並興而不止思所以治之不得其道臣聞善治天下者不必有美名而有豐登之實功不善治天下者其名不必不美而其實空虛無益於事　陛下自即

位以來登庸俊良力興美政以教化天下者於今凡幾矣慶曆之中勸農桑興學校當此之時天下以爲三代之風可以漸復然而學校既興農桑既勸而天下之風俗卒何以異於慶曆之始今者　陛下又發德音分遣使者巡行天下或以寬恤或以減省或以均稅名號紛紜而出天下又皆翕然知　陛下之欲速於爲治也然臣以爲　陛下惑於虛名而未知爲政之綱也且　陛下以爲此數事者足以致治耶不足以致治耶　陛下設官置吏其職亦有治此等事者耶其未有耶臣以爲凡　陛下之所以分裂海內

以爲郡縣其中上有守令下有丞尉大有會府次有
職司者凡所以治此數事耳今 陛下欲寬卹百姓
以至於特命使者則是此等常爲暴也 陛下欲減
省均稅以至於特命使者則是此等皆不可使也臣
觀 陛下之意不過欲使史官書之以邀美名於後
世耳故臣以爲此 陛下亦於虛名也今夫諸道之
職司是天下之綱雖然尚非 陛下之所當擇 陛
下當擇宰相而宰相當擇職司耳天下諸道凡十有
七一道之職司少者三人而多者不過四人均之十
七道者其替換迭代不過四五十人也以士大夫之

多擇四五十人而用之宜其甚足今乃不擇賢否而
任之至於有事則更命使者故臣以爲 陛下未知
爲政之綱也夫綱雖大不知舉而何教化之能興故
臣願 陛下興教化自擇職司始而天下可以漸治
矣 陛下戒慎天災震懼日食淫雨煥氣江河之失
度而思聞告戒消伏之理推劉向之傳考呂氏之紀
夫劉向之說五行事各以類感滯於一方而不得相
通呂氏之書隨其時月而指其必然之災異其言皆
迂怪而難信安足爲 陛下道哉臣聞災異之說有
二有可得而推知其所從來者有不可得而推知其

所從來者可得而推者人之所爲也不可得而推者
天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者不過盜賊竊發於山林戰
敗兵破而不得復盜賊竊發是衣食不足政暴吏苛
之罪也戰敗兵破是任人不明將不爲用之過也至
於天之所爲凶旱水溢蟲蝗霜雹日食地震星辰隕
墜是安知其所由來哉譬如人之將病也五臟失據
於中而變見動於四肢發於百體醫者切其脉而觀
其色曰是心病也肺病也是皆可也至於鬼嘯於梁
狷死於堂而動之曰是心也是肺也則可乎要以人
之神明精爽消散而不充是以邪物得而干之而尚

何擇于心肺之間哉古之儒者其論災異則皆有此
弊也今使國家治強人民乂安和氣充實於天地之
間則天爲之明地爲之靜三辰爲之光及其少衰則
天地三辰皆將虧缺而不寧頃者水冒京城日食季
夏江河淮汴破溢爲害地震生毛水變赤色此數事
者使董仲舒劉向之徒出而論之必將指國政之一
二以爲其驗而臣以爲不然蓋臣非以爲不爲災也
以爲天地之遠而至於爲之變動此非一事之所能
致蓋天下之政皆失其中是以其氣衰弱挫沮而不
振以至於是以爲 陛下歷數天下之弊而使 陛

下盡脩之云耳非正陽之月而伐鼓救變說者以爲非經然而要以脅陰助陽則雖非正陽而不爲失當盛夏之月而論囚報重說者以爲非古然而要以使犯法者無久繫之殃而民覩爲惡之速及則雖當盛夏而亦不爲非也　陛下懸四方之未治而推其源於京師知淫巧僭差之失度而欲各爲之節然而未獲所以禁之術是以欲先治內則惑於何以爲京師之言欲先摘姦則惑於不撓獄市之說今　陛下任人使爲京兆如得趙廣漢耶則安可以不撓獄市而拘其才如得黃霸耶則安可以摘姦而責其效各隨

其才而用之則可以至於治矣然臣以爲莫若先之以猛而終之以寬頃者　陛下之所任皆能猛矣而不能寬皆得其始矣而不知其所以爲繼之術是以京兆之政大則斬戮小則笞箠歷歲百餘而終無有一人能以仁恕爲治者故其民狃於刑戮而不知懼然而不先之以猛臣又恐仁恕之不能折夫強暴也

陛下深探儒老之是非而至於漢文漢武治亂之際臣聞老子之所以爲得者清淨寡欲而其失也棄仁義絕禮樂儒者之得也尊君卑臣而其失也崇虛文而無實用然而道之可以長行而無弊者莫過於儒

術其所以有弊者治之過也漢文取老子之所長而行之是以行之而天下豐漢武取儒者之失而用之是以用之而天下弊此儒老得失之辨也昔者周公遭變而作幽詩雖言王業之本而要以自明其身之無罪是以謂之國風宣王北伐其事雖大而其詩非大雅之體是以謂之小雅故夫寬柔敦厚者大雅之風也慷慨勁正者小雅之文也以此推之則可以辨矣三代之時財賦之用有司掌之而冢宰特因其歲之凶豐上下而制其用度多少之節蓋亦如此而已至於有唐正觀開元之際猶委之郎官其後四方用

兵而財用之間亦逆有權時應變之事郎官有所不能辦故立使以主之及其末世使又不能辦則又舉而歸之宰相是以李德裕之徒皆治其事以一有司之職而累天下之宰由此言之則夫陳平靠質之論有不妄矣若夫泉貨之輕重始於周景王而後有二品之差命秩之實始於魏武帝而後有六等之號水旱蓄積之備莫如李悝之平糴邊陲守禦之方莫如張仁愿之築城圜法九府之名自天府太府王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歲職幣皆列職於周官樂語五均之義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其

說見於河間獻王之禮此數事者皆非有益於當世
之務是以不足深論也伏惟　陛下諮謨國事丁寧
反覆終而復始不忍捨去故於制策之終則又曰富
人殭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
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夫　陛下丁寧激切至於如此而臣何敢不爲　陛
下申重其說今　陛下憂思天下若此其至而其功
不就者豈非無其人之故耶臣聞求賢不如變俗俗
所不悅雖有賢者將不能自立俗苟好之雖天下之
人將從風而靡昔　太祖好武略則天下之猛士出

而爲之兵　太宗好奇謀則天下計畫之士出而爲
之慮　眞宗好文而愛儒則海內無有不學以待上
之所使令　陛下公卿滿朝進趨揖讓文學言語上
可以不愧於古人而下可以遠過於近世者以　陛
下誠好之也然　陛下中夜不寐起坐而思之天下
之事所未能舉者凡有幾何府庫空虛入不支出而
不能均兵革怠惰驕而不爲用而不能制閑田滿野
民食不足而不能闢河水歲決北人受害而不能救
戎狄放肆邀取金幣而不能服　陛下治天下而至
使不察察有如此者得非　陛下所好非所當用耶

狄仁傑有言文士中不足快意要得奇才之士與共
天下乃進張柬之以代李嶠蘇味道而臣亦以爲治
天下當得渾質剛直不忌不克不擇劇易之人而任
之如漢之絳侯條侯魏之賈逵鄧艾晉之溫嶠周訪
唐之婁師德郝處俊得此數人唯　陛下所欲用之
致之　朝廷之上則賢人益親置之邊境之上則惡
言不至如此人者　陛下豈不欲用之故臣願　陛
下改易所好以變天下之俗則當今之文人皆可使
爲朴直之士　陛下何憚而久不爲也臣本布衣書
生　陛下授之以爵祿而又親策之於廷　陛下罄

竭所疑以問之於臣而臣何敢不盡其中之所懷以
輸之　陛下凡制策之所以問臣者臣謹已直率愚
意竊揣而妄論之矣才智短淺不足以上塞　明詔
無補於聰明之萬一謹俯伏待罪然臣之微意所欲
丁寧而致之　陛下者終欲爲　陛下畢盡其說臣
聞聖人欲有其富則保之以儉欲久其尊則守之以
謙欲安其佚則行之以勞欲得其欲則濟之以無欲
此四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之利而人不以爲貪極
天下之樂而不爲人所厭者也老子曰聖人以其無
私故能成其私由是觀之則夫欲樂其富而用之以

奢者其富必亡欲大其尊而用之以倨者其尊必替欲享其逸而用之以惰者其佚必窮欲獲其欲而用之以肆者其欲必廢是以聖人處衆人之所惡而使天下無異辭然後全享天下之利而無所失故夫斥弃金玉不貴錦繡非以爲愛財也畏大臣禮小臣非以爲尚賢也雞鳴而起日昃不食非以爲集事也去聲色放犬馬非以爲美名也凡所以深服天下而消其爭心焉耳伏惟 陛下覽策之始以無忌憂懼之心則又覽其終以去其太甚消天下不平之意二者既行則大臣之所言者舉可以漸用而無弊矣惟

陛下慎思之力行之無以臣言爲妄蓋臣之所見當今天下之事未有急於此者 陛下幸而留意天下不勝幸甚謹對

欒城應詔集第十二卷終